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一〇册目次

經部・禮類

禮學彙編六十四卷

〔清〕應撝謙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丁氏八千卷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樂彙編七十卷》提要

禮學彙編序

撝謙生於閭巷素不習禮天良所賦亦知向[illegible]常大法罔知所由迨乎稍長漸慕典彝但家貧獨學不能就師窮經以遡源流就問所知罕有習者是以若其難明旋學旋置逡逡獲一遺萬求得而愈失且自顧其根本之未立每慊然于聖人禮後之旨闕然者久之然自十餘年來幽居攝處兢兢于獨知之中以庶幾為受采受和之地雖昏失時有未能純徹而朝夕致力於日用矢死靡他實知生人之務唯此為急反覆是經覺有無窮之味而孜孜乎其不能已焉

顧其為書雜出于記者殽于秦漢之間已非復孔子刪定之舊是以先儒每欲釐正莫敢奮筆學士童而習之白首茫然竊聞子朱子曾合三禮一為脩改求而觀之見其措意精密規摸弘大措業之未終篇章多闕不揣愚鄙欲續而終之凝神其間出入游息若有所得以為大禮雖各相通而成書自有一體具體不亂則讀者有所深好然後可傳若彼此相亂破裂其體則讀者厭倦其書必廢禮書既廢禮教自衰今周禮儀禮之自為一書可知也唯禮記稍為厖雜然如內則曲禮等篇係日用之禮須臾不可離者當全

其篇章正其條貫使可誦讀冠昏喪祭等篇條行之有時然人道之大當如朱子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平時熟玩臨事時省而行之其朝聘喪祭國家之大禮禮記所闕則以周禮補其闕畧蓋周禮雖非周公之書觀其規摹自是周末賢者損益當代之制禮文既闕天子諸侯之禮非是無所取之要不可亂其全與儀禮禮記相雜此其大要也至若諸書之足以證禮亦依文公經傳之例採而存之而本經之中聖賢經訓雖不關於禮者莫非行禮之本則合大小戴記家語凡聖門之言不悖於論語者類為一編顏曰論

語外篇列之篇中而其有附會聖言顯倍經理則辯而置之庶幾本末詳明悉括無遺明知僭踰之罪有不可逃然使後之學禮者顯有端緒不至如撝謙半生之悵悵或亦罪中之微勞云爾錢塘應撝謙序

傳禮源流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篇曲臺后倉九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六篇周官傳四篇劉歆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禮古經者出于

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説按古經三十九篇藏祕府不得立學宮至唐初遂亡今所存者漢戴德刪先儒所記禮為八十五篇為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為小戴禮高堂生傳十七篇為儀禮河間獻王所得周官六典闕冬官為周禮因以考工記附入補冬官之亡今列學官者小戴所刪禮記也

儀禮經傳原載文公乞脩三禮劄子

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于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

而莫知其原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皆以附于本經也不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久也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扎油燭之費其鈔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于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取進止

文公子朱在儀禮經傳目錄後記曰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刋于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二十三卷

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爲絕筆之書次第具見于目錄唯書數一篇闕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藁至于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它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本末具備顧念先君早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昨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

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闕樂崩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爲千古之恨也夫

秦溪揚氏復儀禮經傳續篇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迨文公屬纊之前所與書尤拳拳以脩正禮書爲言先生服膺遺訓不敢少忘然其書久未脫藁嘉定乙卯先生歸自建鄴奉祠家居先取向來喪禮藁本精專修改至庚辰之夏而書成凡十有五卷復嘗伏

而讀之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嘗有也復何足以窺其閫奥然竊嘗聞其略曰禮時爲大要當以儀禮爲本今儀禮唯有喪服士喪士虞僅存而王侯大夫之禮皆缺近世以來儒生誦習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昔之僅存者皆廢矣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攷後之言禮者有所依據不至于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故總包尊卑上下之服則有喪服明士禮之節文次序則有士喪禮上士喪禮下士虞禮三侯大夫之禮闕于剛常者爲尤重儀禮既缺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其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爲慨歎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缺而王侯大夫之禮粲然可攷故有喪大記上喪大記下本經士喪士虞補經喪大記皆至虞禮而止而王侯大夫士卒哭祔練祥禫之禮又無所稽決故有卒哭祔練祥禫記本經喪服之外凡服之散見于傳記注疏者莫得而推尋故有補服哀殺有漸則變除有節其文錯出于經傳者不可不表而出之故有喪服變除喪服當辨其名物衰與其不當物也

穿無衰故有喪服制度聖人制服之意文理密察不可以不明故有喪服義喪禮之外三年通行之理其目不一有喪通禮變禮非常情文尤密故有喪變禮賓弔主人之禮不可以無所致故有弔禮禮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故有喪禮義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没矣嗚呼此千古之遺憾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

國遂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為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翻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掊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將就奉而

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摸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如此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喪服圖式別為一卷

右具錄儀禮經傳朱黃二先生傳授之意以見今日私淑所在然二先生立此規摸專以為天子諸侯士大夫行禮之地而分類以就條目不免斷裂本文儘甘有不顧本篇文義之處則前人微意或反廢失而後人誦讀亦復無由觀文公前數篇尚欲整齊章句而後多不及料理則未成之書也今雖各就條目而至於本篇文勢有不可損裂者則仍因地制流各還原旨裁節之際實有苦心焉

厥後草廬吳氏有三禮考註黎川鄧氏有三禮繹亦有整齊三禮之意然觀其大意所在似祇在於篇章而于文公經世大法則猶未得其一班故今不復祖述也

或問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猶不敢不闕而況於經乎今子之為是書其改編原文亦已甚矣不亦

失傳舊之意而啟後生以僭妄乎撝謙曰僭妄之罪固不敢辭然余之為是書固若記禮者之錯綜疊出而無所會歸故欲整齊之以使觀覽非欲廢原經而獨行其書也則後之學者讀三禮而以余書補之未必無功於聖人若以余為欲廢舊傳而務改作則余罪深矣烏乎敢

先儒禮註姓氏

漢北海鄭氏玄字康成注　司農鄭氏沖周禮解詁

唐冀州孔氏穎達字仲通正義　洺州賈氏公彥疏

宋秦溪楊氏復禮解　儀禮圖　番陽陳氏澔禮記集註

余定此編欲以先儒原註依類編入而力未能也以喪禮尤人道之大而學者廢業為甚故先為編入其通論上則沈生楷先編一篇冠禮則錢生俊發錄入婚禮則趙生為章次之亦一時之勤也有繼志者則以望之好學者矣

禮學彙編目錄

禮學彙編卷之一

後學應撝謙蓳次

通論篇上

用陳澔禮記註類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先王制禮廣大精微惟忠信者能學之然而纖悉委曲之間皆有義理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昧於義理則禮不可行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禮器　甘於五味屬土土無專氣而四時皆王故惟甘味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為質所謂繪事後素也以此二者況忠信乃可學禮道猶行也大傳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陳氏曰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行去聲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曲禮人之所以為人言行而已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曰禮之質也　鄭氏曰言道言合於道也　行去聲　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表記　儳士鑑反　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强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强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日偷儳應氏曰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敬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于如不終日乎

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執辨訟非禮

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視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疏曰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若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不服是決疑也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道猶路也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身故謂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蓋禮以敬為本敬者德之聚也立教于上示訓於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齊之以禮則或有教訓所不及者故非禮不備朱氏曰爭見于訟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形于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

所以正曲直則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君臣上下主于義父子兄弟主于恩恩義非禮則不能定宦仕也仕與學皆有師事師所以明道也而非禮則不相親愛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分職以勵位官謹守以行法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達四者非禮則威嚴不行禱以求為意祠以文為主祭以養為事祀以安為道四者皆以供給鬼神誠出于心莊形于貌四者非禮則不誠不莊今按供給者謂奉薦牲幣器皿之類也是以承上文而言博哉抑也禮主其哉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離去聲猩音星麀音呦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阯封谿等處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聚猶共也獸之牝者曰麀朱子曰聖人作絕句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曲禮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無禮而安者也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壞音怪喪去聲去上聲肌膚之總會筋骨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飭之則情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竇孔穴之可出入者由于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實譬之理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不可以已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也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禮運人以禮而成德如酒以麴糵而成味君子厚於禮

故為君子小人薄於禮故為小人亦如酒之有醇醨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販方萬反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雖卑賤不可以無禮也馬氏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言行禮不可自用自專變其國之俗禮從宜使從俗使去聲不可常也鄭氏曰事呂氏曰敬者禮之常禮時為大時者禮之變禮者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旋應氏曰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又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所以入國而必問俗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說音悅求以悅人已失處心之正況妄乎不妄悅人則知禮矣躁人之辭多君子之辭達意則止言者煩聽者必厭禮不踰節不侵海不

好押 好去聲踰節則招辱侵侮則忘讓好押則忘敬三者皆叛禮之事不如是則有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而遠於恥辱矣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朱子曰此與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取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即其事也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曲禮 施去聲 太上帝皇之世但貴其德足以及人不貴其報其次三王之世禮至三王而備故以施報為上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器 無節于內言胸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察物而不由禮以察之何以能得其是非之實作事而不

由禮何以能存其主敬之心出言而不由禮何以能使人之信其言故曰禮者事物之極致也 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坊記 疑者或未決微者隱而未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賓客主恭祭事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少儀 恭以容言敬以心言詡者辭氣明盛之貌禮器言德發揚詡萬物義亦相近軍行舍止經由之處以思為險阻之防人當隱寄己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 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禮運 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于義而合當為者則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之于義而創為之禮焉此所以三代損益不相襲也 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禮器 禮之為用能消釋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箭竹之小者也筠竹之青皮也以人之一身言之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于外如松柏之有心足以貞固于內故能貫串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也 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君子惟有此禮故外人之疏遠者無不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所怨憾人歸其仁神歆其德也 君子之于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禮器 言君子有以內心為敬而見其誠有以美其文飾而見其誠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如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

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仲尼燕居

禮 彙編卷之一終

禮學彙編卷之二

通論篇中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檀弓）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國語）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

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左傳）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直言舊註言當作朝廷）

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　太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

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　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哀公問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于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大傳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　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

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先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

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經解)子曰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于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于車也行而無隨則亂于途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仲尼燕居)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

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莫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干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哀公問)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白虎通)

禮學彙編卷之二終

禮學彙編卷之三

通論篇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

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

帝皆從其朔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舊以及其死也一段加于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之上讀之疑為錯簡蓋未有宮室則無屋可升未有火化則所苴非孰移下覺皆從其朔皆從其初文理甚順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口君非禮也

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孔子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

惡存焉故欲惡者之大端　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味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

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孔子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于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運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圭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

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

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太守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禮器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及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　賢大夫

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雜下

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家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于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

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器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曲禮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

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慼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順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昔先王之制禮也因

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于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儀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禮器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　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郊特牲

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玉藻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于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郊特牲　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

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仲尼燕居

禮樂彙編卷之三終

禮學彙編卷之四

名稱篇

父為考母為妣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之妣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從祖父之子相謂為從祖晜弟族父之子相謂

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晜弟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為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為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為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為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為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為族曾王母父之妾為庶母祖王父也晜兄也

右宗族

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母之王考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為外曾王母母之晜弟為舅母之從父晜弟為從舅母之姊妹為從母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晜弟其女子子為從母姊妹

右母黨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晜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妻之姊妹同出

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為姪謂出之子為離孫謂姪之子為歸孫女子子之子為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為似後生為娣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父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似婦

按禮大傳曰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黨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儀禮喪服記亦云則此段弟之妻為婦婦字必有誤

右妻黨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為少姑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姊為女妹子之妻為婦長婦為嫡婦衆婦為庶婦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壻相謂為亞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爾雅

右親屬婚姻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祚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大宰太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陳氏澔曰已上四條舊說皆為殷制其實無所攷

證 按周制六官曰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

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玉藻曰凡自稱伯曰天子之力臣

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

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曲禮擯者亦曰孤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玉藻

曲禮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曲禮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

曰寡大夫

按曲禮止言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又自稱曰某今用玉藻補之

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玉藻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剌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士相見禮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

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曲禮士于君所言大夫歿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玉藻

坊記曰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右天子諸侯大夫士名稱之別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曲禮

右天子諸侯大夫相見之名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父前子名

君前臣名曲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檀弓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言謚曰類曲禮

右名字長謚之別

卒哭乃諱曲禮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雜記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

玉藻曰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

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
小功不諱 曲禮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
字 雜記

右諱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
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
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
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曲禮

右生死異稱

禮學彙編卷之四終

禮學彙編卷之五

內則篇上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
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
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
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
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
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
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
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

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饘酏
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
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
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
縰拂髦總角衿纓皆珮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
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幼子常視無誑 曲禮 童子不衣裘裳不帛不屨絇 曲禮
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
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曲禮 童子之節
也緇衣錦緣錦紳並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玉藻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起晏寢唯所欲食無時父子不同席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在父母舅

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裳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用曲禮補）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用玉藻補）

曲禮曰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祭義）　單離居問于曾子曰事父母有

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
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
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
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為無咎則寧
由己為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
母所樂樂之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
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
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單離居問曰事兄有道乎曰
有尊事之以為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
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單離

居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嘉事不失時也弟之
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
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　曾子曰弟
者不衘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俯從命
不大戴禮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曲禮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没没身敬
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
食飲服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没不衰子
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没身不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
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
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玉藻曰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
此孝子之疏節也　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
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為人子者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
采連上段七十三字用曲禮補　父母雖没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玉藻曰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

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舅没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
請于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敢無禮于介婦舅
姑若使介婦毋敢敵偶于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
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
必請于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
不敢私與
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檀弓曰
未仕者不敢稅人稅人則以凡父之命　玉藻曰
親在行禮于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于兄弟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于賢者于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

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于丘木（以上七十一字用曲禮補）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王制）

右言子婦事父母舅姑及敬宗立廟之禮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二羹胾庶人耆

老不徒食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臊鳥　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雁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雁腎鴇奧鹿胃

少儀曰君子不食圂腴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葅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兎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少儀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葅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兎為宛脾皆聶而切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凡養老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饍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

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凡養老以下重出王制不係家政者共一百五十一字歸養者篇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自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下有凡養老五帝憲共四十八字不繫內則今亦歸之食制老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

酏以付豚煎諸膏二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擣珍取 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肝膋取狗肝一

幪之以其脊濡炙之舉燋其脊不蓼取稻米舉糔溲
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
右言飲食品數及養老之珍

禮學彙編卷之五終

禮學彙編卷之六

內則篇下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內女不
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
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曲禮曰不親授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內言不
出外言不入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

男子入內不笑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
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
子由左車從中央（四字出王制）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弗與
同器而食（以上三十四字用曲禮補）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
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四字用曲禮補）不通衣裳不敢縣
於夫之㮯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
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

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
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
在妾御莫敢當夕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
故君子非有大故也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
不晝夜居於內 檀弓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
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
列女傳曰妊子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
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

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政事 祗子之時必謹所
感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妊子者能謹於此
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識必過人矣此之謂胎教
至於子生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
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
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
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
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
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

太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
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
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於室
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 男角女羈
否則男左女右是月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
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視具朔
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
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
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
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父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

宰名宰徧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
之宰告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
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世
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
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凡名子不以日月
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妾
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
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
特餕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

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

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以上十三字用曲禮補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繹繹不盡飫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趨度於禮矣國語

禮學彙編卷之六終

禮學彙編卷之七

内治篇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　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

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昏義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繫成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誼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大戴禮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入廷立君出朝 尚書大傳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

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而晏朝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卒成中興為周世宗 列女傳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作於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

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静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廢興未有不由此者也漢匡衡傳

齊華孟姬曰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輧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内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列女傳

三夫人在周禮無其職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掌其屬而以時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率女宮而濯溉為粢盛女御叙御于王之燕寢以歳時獻功事宮中

有酒人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凡飲共之籩人掌四籩之實凡籩事共之醢人掌四豆之實凡事供醢鹽人掌鹽之政令凡百事共鹽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辨外内命婦之服幕人掌共巾幕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掌凡内之縫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内治之貳以詔后 治内政逆内宮書内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檜禳之事以除疾殃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内豎掌内外凡小事之通令凡進御者一百二十人分職者一百三十七人女奚六百四十六人外有春官世婦取内外宗婦之有齒德者為之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内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 事於婦人則詔相

凡内事有達於外宮者世婦掌之按古者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謂之女師此即是也

内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設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歳終則會内之稍食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内宮之財用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腹之七月而就

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各以其職御於門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荷升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大戴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大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

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　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以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賈誼新書

賈誼新書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皆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則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左傳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孔叢子

齊桓公葵丘之會初命曰誅不

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孟子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太寢之門外問於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内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内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也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

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晉里克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文王世子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音迂

漢賈誼曰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

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稍 長知妃色則入於學承師問

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理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

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積習貫則左右而已胡粤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從文公儀禮經傳刪本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

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檀弓

禮學彙編卷之七終

禮學彙編卷之八

宗族篇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傳

傳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四字衍文者百世不遷者也五世而遷者繼高祖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記大傳互文從儀禮經傳定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小記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大傳庶子不得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大傳小記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大傳 白虎通義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

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與其子孫為祖繼別者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曲禮）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

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書大傳）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小記）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儀人道竭矣（大傳）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大傳）

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此之謂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

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

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文王世子

傳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賵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

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文王世子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

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叢子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大傳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家語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左傳

傳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

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晉語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以上檀弓

禮學彙編卷之八終

禮學彙編卷之九

後學應撝謙壚次

曲禮篇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右通論一生之禮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曲禮不疑

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少儀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曲禮

少儀曰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少儀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曲禮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少儀

右通論存心敬身之禮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比年以長

則肩隨之(曲禮)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少儀)見先生從人而入(玉藻)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曲禮)

少儀曰城上不趨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曲禮)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燕見不將命喪俟事不特弔(少儀)

右事長之禮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曲禮)將入門問孰存(少儀)

(玉語?)母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曲禮)執龜策不趨(少儀)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堂中不翔

右入門上堂入戶即席及賓主步趨之禮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曲禮)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少儀)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曲禮)贊辭自左詔辭自右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少儀)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

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曲禮)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玉藻)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並坐不橫肱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右洒掃布席即席言語之禮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無餘

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曲禮)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執燭不讓不辭不歌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少儀)尊客之前不叱狗(曲禮)請見不見退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少儀)

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

侍坐者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曲禮)侍坐弗

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坐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少儀)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曲禮)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少儀)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曲禮)

授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少儀)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曲禮)

右侍長坐起進退之禮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曲禮)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少儀)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讓食不唾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

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曲禮)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少儀)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食者先君子食棗桃李弗致於核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玉藻)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
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御同於長者雖貳
不辭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曲禮飲酒者機者醮者
有折俎不坐未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
尸則坐取俎進俎不坐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少儀
飲玉爵者弗揮曲禮未步爵不嘗羞凡洗必盥洗盥執
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尊者以酌者之左
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少儀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
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
齕之曲禮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玉藻餕餘不祭父不祭

子夫不祭妻曲禮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
　玉藻作不食肉而飧
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
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
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
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客不敢不盡禮
也家語
　少施氏一段亦見雜記下
　右賓主長少食飲之禮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
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
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
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
豕則以豕左肩五个○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
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其以鼎肉則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
命委其餘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
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少儀犬馬不
上於堂曲禮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

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
手屈韣執拊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笏書
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策籥其
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
授人則辟刃少儀○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右手執簫左手承拊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
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拊鄉與客並然後
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尊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
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牛者右牽之效犬者左
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雁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

弓劍者以袂〇水潦降不獻魚鱉獻鳥者佛其首畜
鳥者則弗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
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
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以弓劍
苞苴箪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〇酒肉之賜
弗再拜 曲禮並

右膳告獻遺之禮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
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為
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

不相襲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
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
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曲禮
不貳問問卜筮曰志與義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少儀

右卜筮之禮 凡卜筮附於後

卜人定龜史定墨 玉藻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周禮筮人
祭義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
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
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
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
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
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
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表記

右卜筮之禮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
行必正直遊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
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

是謂學則

右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
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
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如作

右蚤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
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
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
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

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右受業對客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袵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以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右饌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袵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為鄉席各徹其餕如于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右乃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反立是協是稽

右灑掃

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止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右執燭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

右請衽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右退習

禮學彙編卷之九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

後學應撝謙謹次

士相見篇 儀禮 鄭玄注

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

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於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請見○記凡贄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右復見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右士見大夫

若常為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贄再拜主人荅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賓對曰

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右嘗為臣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

右大夫相見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蚤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右請退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右長者請見○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曲禮下）○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反走（玉藻）男

女相答拜也（曲禮）

士相見義（劉敞補亡仍儀禮經傳）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贄贄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贄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雁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者致贄者也君之贄以事神臣之贄以養人唯君受贄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贄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贄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疎者此强親而彼冷絶之也君子三讓而進一辭而退不使人疎慢）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贄主人三辭贄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末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通於辱也所以使

人慎其交而毋通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贄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投壺禮附（仍禮記陳澔註）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

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
固以請賔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
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賔曰某固辭不得命敢
不敬從賔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
賔般還曰辟
右請投○記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賔黨樂
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降揖其作階及樂事
皆與射同節大戴禮○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下
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
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

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已升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賔就筵司射進度
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右就筵○記算多少視其坐
請賔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
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二馬既立請慶多馬請
主人亦如之
右請賔○記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
喻言偝立喻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
毋偝立毋喻言若是者浮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太師曰諾
右作樂○記鼓○□○○□□○□○○□半○
□○□○○○□□○□○魯鼓○□○○○□
□○□○○□□○□○○□□○半○□○○
○□□○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
禮魯鼓○□○○□□○○半○□○○□○○
○○□○□○薛鼓○□○○○○□○□○□
○○○□○□○○□○半○□○□○○○○
□○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

賔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
請數二算為純一筭為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
某黨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右請投視算⊙記侍投則擁矢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
勝者跪曰敬養
右卒投飲不勝者○記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
不角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
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賔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

請徹馬

右三授廣多馬○記不攉馬（以上仍儀禮經傳本）

禮學彙編卷之十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一

後學應撝謙釐次

威儀篇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玉藻）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雝雝（少儀）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凡

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凡行容惕惕立容辨卑毋諂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玉藻）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曲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士相見禮）

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表記）介胄則有不可犯

之邑致君子戒慎不失邑於人○天子穆穆諸侯皇
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曲禮
賈誼容經曰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
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
喪紀之志漻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
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
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
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
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沵平衡祭祀之視
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拉虎張喪紀之視下沵垂

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國朝廷之言也文言
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
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
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
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
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
趺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
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
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側
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

若沵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
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跧旋之容也跪以
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
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
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
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
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
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
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
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

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
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趍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
不以度妄欬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
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
仰視瞻無儀安顧欬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
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

右容貌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
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子父

凡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忠信士相見禮在朝
言禮問禮則對以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
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
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當食不嘆臨
樂不嘆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儗人必於其倫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
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
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曲禮

少儀曰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
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
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
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
薪未能負薪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
人之富數畜以對○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
某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曲禮聞
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
名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
役於司徒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
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
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
甸於有司少儀○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
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曲禮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
問道藝則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少儀○弔喪弗
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不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不
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

所欲○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曲禮

右言語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
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
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服也之居冠屬
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玉藻
○雜記曰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後
緌

右冠

朝玄端夕深衣（玉藻）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深衣）

深衣曰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而弗費善衣之次也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袂可以回肘（玉藻）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深衣）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

玉藻曰緣廣寸半

以帛裹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纊為繭縕為袍禪為絅帛為褶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玉藻）

右衣裘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玉藻）

右笏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舊誤而下有諸侯字）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

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玉藻

右帶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下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紱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玉藻

右韠韍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玉藻 珮玉上有雙衡下有雙橫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 大戴禮保傅篇

曲禮曰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右佩

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節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信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

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公卒于瑕

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柯陵之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曰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

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明年晉弒厲公

晉孫談之子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及晉弒厲公迎而立之是爲悼公晉以復霸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明年令尹圍弒楚子而自立是爲靈王後十三年楚人弒之于乾谿以上五段

條二傳原文從禮儀經傳刪節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俛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後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歸左傳

禮學彙編卷之十一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二

後學應撝謙釐次

學記篇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不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學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

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明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

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之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

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物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禮學彙編卷之十二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三

後學應撝謙釐次

禮樂篇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

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争

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怨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時與事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

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

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乎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與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

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

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此下當有易字）故先王著其教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

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

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

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以上皆樂記

子曰禮也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仲尼燕語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禮器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禮學彙編卷之十三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四

後學應撝謙撰次

樂義篇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樂師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

魯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左傳）

白虎通曰八音者何謂也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

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鍾鼓半為堵全為肆○凡樂事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以上周禮）

考工記曰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斡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

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三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筰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韗人為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

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

器用於是乎出故聖王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於伶州鳩對曰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喻曰平今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㰈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

則樂窕則不咸㰈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㰈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以上左傳國語

右樂制以上係經傳之明正可據者列於篇其律呂原委作樂條貫別具古樂書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

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

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于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

以先王之制禮樂非以極耳目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

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

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四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

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

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

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旣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

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

於是語於是道古脩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聲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溺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

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以上皆樂記）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樂記○此段恐亦非聽樂之正琴瑟之聲亦不惟哀仁樂之一端耳）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以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

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記○凡樂記不在此篇者載之於禮樂篇）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

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為此也師襄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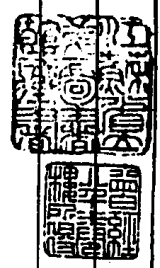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喟然有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也昔者舜禪五絃

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由今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家語）

禮學彙編卷之十四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五

後學應撝謙鑒次

冠禮篇

用儀禮鄭註禮記陳註家語國語註編註

鄭氏曰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

士冠禮○筮于廟門（筮者以蓍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也緇帶黑繒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

韠曰韋韠也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三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玄則六入與）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吏及假吏是也）卒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筮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闑門橛也閾閫也古文闑為槷閾為蹙）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韇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兼并也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韇音獨）宰自右少退贊命（宰有司主政教者也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

卽就也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還音旋後做此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主人受眡反之反還也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古文旅作臚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徹筮席徹去也斂也宗人告事畢宗人有司主禮者也

右筮日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札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退去歸也

右戒賓○辭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

吾子之教之也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古文某為謀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古文病為秉○共音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

右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衆賓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宿之以筮賓之明日

右宿賓○辭宿曰某將加布於某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厥其也宿服朝服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正也宰告日旦日正明行冠事告兄弟及有司擯者告也告事畢宗人告也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右為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墉牆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於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于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今文纁皆熏○韎為妹韐音閤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莫夕于朝之

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士皆爵常為韠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緇布冠缺項素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為頍屬猶著纚今之幘梁也終充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以上凡六物隋方曰篋櫛實于簞簞笥也○簞音丹蒲筵二在南筵席也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笭者勺尊升所以㪺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

也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古文甒作廡○甒云甫反觶之豉反柶音四醢音海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為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古文匴為篹坫為襜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屨者順裳色玄端黑屨以玄裳為正也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絇其于反繶於力反純章允反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魁蜃蛤柎注也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爵弁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繐屨喪屨也縷不灰治曰繐○繐音歲

右陳器服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玄端士入廟之服也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袗為均也擯者玄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飾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古文紒為結○紒音界

右即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大門外擯者告告者出請入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左東

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每曲揖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賓俱升立相鄉贊者盥於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古文盥皆作浣

右迎賓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少北辟主人將冠者出房南面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古文櫛為節

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即就也設施也

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主人降為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賓盥卒一揖一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揖讓皆壹者降于初古文壹皆作一

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緇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

右始加○辭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令吉皆善

也元首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爾女也既冠為成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福叶筆勤反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如初為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

右再加○辭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辰子丑也申重也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猶遐也遐遠也遠無窮古文眉作麋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為之

右三加○辭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三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黃黃髮也耇凍梨也皆壽徵也疆竟○耇音苟慶叶音羌

筵于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戶西室戶西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東隅篚在洗東北面盥側酌者言無為之薦者面前也葉柶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古文葉為擖賓揖冠者就

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戶東室戶東今文枋為柄○枋皮命反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答拜于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為禮異于答主人薦脯醢贊者別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捷柶報柶于醴中其拜皆如初文啐為呼

右醴冠者○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嘉善也善薦謂脯醢香也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不忘長有令名

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

辟北面見於母荐東荐左凡奠爵將舉者于右不舉者于左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
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于丈夫雖其子猶俠拜

右冠者見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冠者
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對應也其辭未聞

右字冠者。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備叶筆力反
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昭明也爰于也孔甚也字叶音滋嘉叶居之反○髦
士攸宜宜之于假髦俊也攸所也于猶為也假大也宜之是為大矣○假音雅反
叶古音永受保之曰伯某有仲叔季惟其所當伯仲叔季
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不出外門將醴之請醴賓賓禮辭許
賓就次此醴當作禮次門外更衣處也必帷幕簟席為之

右賓出就次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
亦如之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

右冠者見兄弟姑姊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
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之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摯亦作贄音至

右奠摯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
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賓禮不用柶者沛其醴內則曰飲重醴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沛字禮反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飲賓容而
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為離贊者皆與贊
冠者為介贊者眾賓也皆與亦飲酒為眾賓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
次為介與音預。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禮
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

右醴賓

若不醴則醮用酒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

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
當為禮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
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
古也洗有篚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亦以盛勺觶陳於洗西南順北篚
為上也盛音成。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
卒洗升酌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加冠于東序醮之于戶西同耳始加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冠者拜受賓
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
答拜如初贊者筵于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答拜如醴禮也
於賓答拜贊之者則亦荐之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
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

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為聶如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為俎嚌當之○嚌才計反

右醮○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誠也古文亶為癉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為嘏凡醮者不祝○來叶力之反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湑清也伊惟也湑思呂反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祜福也三醮曰旨

酒令芳籩豆有楚旨美也楚陳列之貌咸加爾服肴升折俎肴升折俎亦謂豚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慶叶音羌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特豚一豚也凡牲皆用左胖煮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嚌也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扃古營反鼏亡歷反鑊戶郭反始醮如初亦薦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矣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蠃醢螔蝓醢今文蠃為蝸○蠃力禾反螔音移蝓音俞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攝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加俎嚌之嚌當為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右殺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父兄諸父諸兄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古文紒為結今文禮為醴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於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于門外

右孤子冠

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房外謂尊東也不于阼階非代也不醮于客位成而不尊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側使人受脯於西階下

右母不在以上皆儀禮

女子十有五年許嫁笄而字玉藻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雜記○疏曰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婦人執其禮者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者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鬈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分髮為綪紒也此為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

右女子笄雜記補

冠義第二

傳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

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人重冠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顔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呂氏曰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方氏曰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然筮而不卜何哉蓋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下之事始為小終為大冠為禮之

始聖王之所重者重其始而已非大事也故止用筮焉至于喪祭之慎終則所謂大事也故于是乎用卜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呂氏曰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賛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而無酬酢日醮醮于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為成人敬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為成人敬也冠于阼醮於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見于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母之拜于先儒疑焉疏以為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為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

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與為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啟讀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為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為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斯言盡之矣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行去聲將焉責四者之行于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

祖也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于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己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于廟聘禮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禮既啟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以上冠義

邾隱公既即位邾今兖州邾城也隱公名益將冠男子二十而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世子諸侯之適子冠于阼階以著代也明其代父醮於客位客位在戶牖之間加其有成於阼階而期之以主於客位而崇之以賓禮於其有成之人也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三加而彌尊所以

導引之使喩知益大其志以求稱也考之冠禮不特冠彌尊而衣履亦莫不然祝辭醮辭皆有進焉無非以導喩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郊特牲曰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喩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冠義小異

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與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祼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享祭獻先君將行禮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鐘磬也

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林氏曰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必加冠于先君之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禮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恠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主喪已重於成人之服矣任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諸侯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是時邾君已先爲冠具矣有疑而後因懿子問焉懿子孔謂邾君之冠非禮也以其不知夫子之所言也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當時諸侯之有冠禮其必異于夫子所言如世子之冠者矣天子冠者因論諸侯而論反之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塟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得民之心遠於年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時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袞職天子龍袞職王職也欽若昊天欽敬若順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式法也率爾祖考脩文武之道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

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儀禮曰醴賓以一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階也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韠蔽膝也朝服素韠示不忘古公冠四加玄冕祭服已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天子擬焉皆擬諸侯之冠禮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緌冠之飾也言今有緌未聞古之有緌也今則冠而敝之可也冠而敝之言冠服而敝之也懿子曰三王

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冠皆時王所制弁名出于槃槃大也冔名出于幠幠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形制有不同也○以上家語

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始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為飾耳不可常服唯始加緇布冠可常服以致于敝

郊特牲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

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按此段陳註疑有誤今更之曰古者謂夏商以前無爵謂但有官而無一命二命之爵也無謚無文王武王之謚也今謂周至周乃有九命之爵周人以諱事神乃以謚易名故曰周以官爵人德之殺也以公侯伯子男鄉大夫之官列為九命之爵乃德之漸降而非降古之禮也若言古者生有爵死方有謚則商以前帝王亦無謚死而謚今也此句又不可通但前言古者五十而後爵後言古者生無爵則此又是太古之時象賢而立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冠者賓與贊禮之人也此人已及門而與主人揖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夫子言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之于廟之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是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冠禮三加之後設醴以禮新冠之人今值凶事止三加而止不醴之也初欲迎賓之時醴及饌具皆陳設今悉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淨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于太廟中賜冕服弁服其受賜者榮君之命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矣于此之時惟有冠之醮無冠之醴醮是以酒為燕飲醴

則獨禮受服之人也其禮如此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之醮者酌而無酬酢曰醮醴重而醮輕者醴是古之酒故為重醮之所以異于醴者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加而行一醮也○此段疑有闕文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之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以上曾子問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出就次所也○三者之三去聲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

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為卒哭之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己身而言舊說父及己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父小功之末末二字疑是衍文○以上雜記之）

晉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也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于卿大夫先生美美其成人也）昔吾逮事莊主（莊子趙朔之謚也大夫稱主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華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華者有色貌也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范文子（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不知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

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喻自脩潔）見知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也）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物以備行行與否在子之志也）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也露潤也○以上國語依文公儀禮經傳刪本）

禮學彙編卷之十五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六

後學應撝謙蕃次

士昏禮篇鄭氏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

禮於五禮屬加禮

用儀禮、鄭註禮記陳註家語註編

昏禮○下達納采用雁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詩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納采而用雁為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使者玄端至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玄端士莫多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

擯者出請事入告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為庪授于楹間南面授于楹間明為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賓降出主人降受老雁老羣吏之尊者

右納采○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受諸禰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宗子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弟宗子母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腆善也擯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摯雁也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如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壻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婿父名也某使名也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古文弗為不無能字致命曰敢納采

擯者出請不必賓之事有無賓執雁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古文禮為醴

右問名○記問名主人受雁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受雁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辭問名曰某既受命將

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其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但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為主人之女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此醴亦當為禮禮賓者欲厚之賓禮辭許禮辭一辭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于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甒音武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逡遁古文校為技○辟音闢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贊佐也佐主人酌事

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古文葉作擖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于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為飲食起○疑魚乙反贊者薦脯醢薦進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于脯醢之豆間必所為祭者讓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之鼓反啐七內反扱初洽反觶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謂使者從者授于階下西面然後出去

右醴賓○辭醴曰子為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言從者謙不敢斥也今文於為于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將行先人之禮敢固以辭主人辭固如故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辭已之命○記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又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于壻父○辭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告禮所執脯主人曰聞命矣

納吉用雁如納采禮歸卜于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于是定

右納吉○辭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如名也某壻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敎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猶兼也古文與為豫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今文纁作熏

右納徵○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手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手隨入為門中阨狹西上中庭位併○辟音僻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至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為官長自由也○皮帛必可制皮帛儷皮束帛是也○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一節係雜記補一束十卷也八尺為尋每五尋為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鄭氏曰四十尺謂之匹猶匹偶之匹言古人每匹作兩箇卷子○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典常也法也○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祖廟未毀敎于公宮主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敎于宗室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請期用雁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右請期○辭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己及子皆為服期期之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期音朞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前受命者申前事也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曰某婿父名也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對曰某敢不敬須須待也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

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時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于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扃所以扛鼎鼏覆之古文純為鈞髀為脾今文扃作鉉鼏皆作密○今鄉許亮反

設洗于阼階東南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為禦塵蓋為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敦音對食音嗣齊才許反下同

大羹湆在爨大羹湆煮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爨火上周禮曰羹齊視夏時○大音泰湆音泣

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幕加勺皆南枋墉牆也禁所以庪甒者玄酒不忘古也綌粗葛今文枋作柄尊于房中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無玄酒者略之也夫婦酌于內尊其餘酌于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為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巹音謹

右陳器饌○記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殽全者不餒敗不剝傷○父醮子子壻也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宗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師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太姒嗣徽音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

執燭前馬主人壻也壻為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吝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袘以緇緣裳象陽氣下袘從者有司也乘二者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炬火居前炤道○袘音移從去聲乘去聲婦車亦如之有裧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裧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裧音炎

至于門外婦家大門之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袡如占反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纚

緇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為
領因以為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潁
黼在其後女從者謂姪娣也詩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袗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潁禪也詩云
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夫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
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潁苦逈反禪音丹刺七亦反○主
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賓壻主人揖
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
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
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明○主人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壻御
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

綏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
衣加之以為行道御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今文景作憬壻乘
其車先俟于門外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
此始也俟待也門外壻家大門也
右親迎○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
使某將請承命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之使某某行昏禮來迎對曰
某固敬具以須○記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
房外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婚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壻
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女出于母左父西
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

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辭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
毋違命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教命古文毋為無母施衿結帨曰勉
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悅佩也庶母及門內施鞶申
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
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悅巾之屬為
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
嫌忘之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鞶步干反○壻授綏母辭曰未教
不足與為禮也○記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
几相對持几者重慎之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

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升自西階
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夫婦
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媵以正反御依註音訝贊者徹尊冪舉者盥
出除冪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執匕
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北面載執而俟執俎而立
俟豆先設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至
此乃著其位畧賤也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
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豆東菹醢之東贊設黍于醬東稷在
其東設湇于醬南饌要方也設對醬于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菹
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湇于醬北御

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啟發也今文啟作開古文卻為綌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者西面告饌具也揖揖婦使即席薦菹醢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涪醬皆祭舉食舉也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啜涪用指咂醬古文黍作稷○啜昌悅反咂子闔反咂音酌三飯卒食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酳漱也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酳酌內尊○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卒爵皆拜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內則女拜尚右手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亦無從也贊洗爵酌于戶

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贊酌者自酢也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面之位南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為媵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授姆授巾巾所以自潔清今文說作稅○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上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覸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燭出昏禮畢將臥息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外尊房中外之東尊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為尊者有所徹求今文侍作待

右婦至○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屬注也玄酒涗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啟之三注于尊中屬音燭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于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古文舅作咎○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𥫱蘆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笲音領筥音祛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還又拜者還于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人有司姑執笲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腶丁亂反

右婦見○記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笲被表也笲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橋所以庪笲其制未聞今文橋為鎬○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雜記○立于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見之也

贊醴婦醴當為禮贊醴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席于戶牖間室戶西牖東南面位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止立自定之貌○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

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右醴婦。記婦席薦饌於房醴婦之席薦也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為上其他謂醬湆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并當作餅取音娶。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

席于北墉下室中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者即席將餕辭易醬者嫌淬汙也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

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奠于篚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婦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為姑

右婦饋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姑洗于北洗奠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酬者獻酬酢以潔清為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主明代己為歸婦俎于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于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右饗婦。記婦席薦饌于房饗婦之席薦也饗婦姑薦焉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婦酢

舅更爵自薦更爵男女不相因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者為禮。辟音避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者在上。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不同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醮子召反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

弟之妻妾凡饗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贈送也就賓館

右饗送者

婦人三月然後祭行入夫之室三月之後子祭乃行謂助祭也

右祭行補記

若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沒終也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菫音謹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為婦嘉美也皇君也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婦降

堂取笲菜入祝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于姑言敢告舅尊于姑）婦出祝闔牖戶（凡廟無事則閉之）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醴婦之禮（因于廟見禮之）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右奠菜 補記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覿（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覿見也）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對曰某以非宂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

（今文無終賜）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弥親之辭）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于賓客也壻見于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女父）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壻立于門外東面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婦人于丈夫必俠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幣異于賓客）壻出主人送再拜

右壻見婦之父母 補記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曲禮○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含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非賀也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昏義第四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取遠皆去聲○附遠附猶托也托于遠嬪之義也厚則重其如別之禮也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有為婦之德也○鄭氏曰齊謂同牢而食同尊卑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先謂倡道之也執摯奠鴈也行敬以明其有別故云敬章別也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之發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壻親御受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有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之親己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

公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親道以至于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壻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師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服玄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共牢之禮雖三王所作而俎

之外器用皆如古之用陶匏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以上郊特牲○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疏曰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者以一匏分為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

方氏曰筵几于廟者交神以筵之奉神以安之也父必親醮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其婦車所以尊之也授之綏所以安之也以輪三周為節者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射御此禮之大體也父子親而後君

臣正者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

夙興婦沐浴以後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笲棗栗段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以特豚饋明婦順也笲之為器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棗栗段脩之贄修脯加薑桂治之曰段修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

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着代也厥明昏禮之人又明日也昏禮註云舅姑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曰舅洗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酬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之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而婦行更爵自奠及奠獻之禮歟○疏曰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獻祭酒畢于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于阼階上受酢飲畢及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于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降階各還燕寢也○方氏曰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為主于外婦之成姑將以為主于內故此與冠禮並言着代也○石梁王氏曰此皆為家婦也今按此一節雖曉儀禮圖亦不詳明開之以後之者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着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

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方氏曰于舅姑言順于室人言和者蓋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此其別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于此祖有服也則于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于君為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則婉娩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為羹也○以上昏義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于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以以一作而為化育之始陰冬也萬物翕聚于冬所以為發育之始也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時謂婚姻之時窮天數即下文季秋

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水泮之義承閒藏于陰而言季秋霜降嫁娶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于此者始于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泮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采桑昏禮始殺言猶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已起乃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

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及冰未泮散之盛時也男子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乾知大始男乾道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坤作成物女坤道也是故無專治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禮女子當嫁父母醮而命之再醮之端統言不改事人也無教令不出于閨門禮女不言外也事在共酒食而已易曰無攸遂在中饋無閨外之非儀也閨門限也婦人以自專為與閨外之事詩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言婦人得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所宜也者不越境可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

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亡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也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也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于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于天也喪父長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謂其無受命也無子者謂其絕世也淫僻者謂其亂俗也嫉妬者謂其亂家也惡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三也凡此聖人順男女之際順慎通際交際之道重婚姻之始也家語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行媒謂媒氏之往來也名謂男女之名也受幣然後親友之禮分定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日月娶婦之期也媒氏書之以告于君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析薪如之何而篇風伐柯篇言代柯如何匪斧不克克能也橫從其畝言從橫耕治其田畝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于男子也以此坊民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別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卜其吉凶也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之禮繆音穆○陽侯繆侯而君之諡也鄭云其國未聞○方氏曰大享兩君相見之享也因陽侯之事而廢夫人之禮則陽侯以前夫人因與乎大享而有交爵之禮矣乃云非祭不交爵者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此云不交爵謂享異姓國君耳○石梁王氏曰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為弒君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于德見音現辟

音避遠去聲○寡婦之子見曲禮辟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子云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入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于族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于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荒于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餘並見前篇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民猶有不至者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論語註云送與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雖行不女不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

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且相敬也○坊記

白虎通義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遣女于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去不辭誠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家廣繼嗣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

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兩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下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有之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言大夫功成天子立之為諸侯則當備九女之制而原配本嫡不可忘故但別取八妾合原配為九女而已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亦無再取之義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故使攝父事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

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從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又祿也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傳姆何尊之也

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

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見儀禮經傳未詳所出

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以上春秋左氏傳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于季氏桓子問禮于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公羊子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春秋公羊傳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令先配而告廟則非禮矣○春秋

魯莊公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廟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春秋左氏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曰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弔之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母或在他所則稱伯父伯母名如無伯父母則用叔父母名可知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尚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命使之別嫁他人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為兄弟若言繼此不得為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也未成昏禮也使某致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致如致仕之致謂還其許昏之命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于他人禮也及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敢而后此女嫁于他族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之父母死母之父伯致命于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同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

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生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尺爲深衣縞爲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此以奔舅姑之喪女子在室爲父三年父卒亦爲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故服亦布深衣縞總也○迎去聲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于初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迎之服而服深衣于門外之次也女謂婦也入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禮禮畢乃

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及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爲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其亦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時猶追祭也○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傷感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君舅姑已沒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祝辭告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爲婦也蓋選擇吉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即是一事言非見廟之後更擇日祭也而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禮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不遷于廟不遷柩而朝于壻之祖廟也不祔于皇姑以未

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壻齊衰期但不杖不草履不別處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以上曾子問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作柏舟之詩以絕之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其于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

亦官受之比音卑○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敢謂納采時固當以此爲辭矣○疏曰有司官陳器皿者使使從己來有司之家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侍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遣妻必命由尊者故稱舅稱兄謂夫之兄也此但言夫致之之辭未聞舅與兄致之之辭也上文已有主人對辭下文因姑姊妹故重言對言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

[之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雜記]

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命況大事乎遂出之不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痛知其得免於非乎 家語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雜記下

禮學彙編卷之十六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七

後學應撝謙薈次

士喪篇 [用鄭氏原註及禮記陳澔註章句用勉齋黃幹本]

死於適室幠用斂衾 [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齋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牖下死而遷之南牖下有牀衽幠覆也斂衾大衾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北牖仁山金氏謂古寢室無北牖當作北牖○適音嫡幠音無]

右始死○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

乃行禱于五祀 [本經記○齊者正性情也徹琴瑟去樂也疾甚曰病皆埽為有賓客來問也故衣沾污為來人穢惡之持體為不能自轉側御者侍從之人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屬纊為氣微難節也纊新絮男女相遠者齋備褻也行禱盡孝子之情也士二祀曰門曰行五祀傳言之○屬音燭]

喪大記曰疾病廢牀御者持體體一人 [廢牀臥地始生在地望其生氣復反]

乃卒主人啼兄弟哭 [本經記○哀有甚有否于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禮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 ○婦人哭踊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喪大記

問喪曰親始死雞[笄]斯[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 [笄骨]

笄也纚韜髮之繒也徒跣去屨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插之于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扱音插

王制曰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者也紟單被也絞與紟皆用十五升布為之凡衾皆五幅士小斂緇衾赬裏大斂則二衾冒所以韜尸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次以質韜首而下齊于手士緇冒赬殺象生時至衣纊裳也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何作荷○純音緇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

受者受之于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扉音非

右復○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本經記

○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屋中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稅音彖號平聲○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榮屋翼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已翼在屋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履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一號于上一號于下二號于四方也複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絳緣衣之下曰袡蓋嫁時盛服非

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喪大記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喪小記○銘書死者名字于明旌也見後○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并作檀弓

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楔齒為將含恐其口閉急也綴猶拘也為將屨恐其辟戾也

右楔齒綴足○記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病卒之閒廢牀至是設之遷尸于牖下乃撫用斂衾○此當牖取其明耳仍當近北也若竟遷之南牖下恐未然觀後商祝當牖北面可見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

之本經記○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古文校為枝

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鬼神無象設奠以憑依之帷堂

右始死奠帷堂○記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本經記○腢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也或卒無醴用新酒○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檀弓○蓋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赴走告也賓僚友群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

右命赴拜賓○記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本經記○士訃于同國大夫曰某死訃于士亦曰某死訃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雜記○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文王世子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親者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

右室中位○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本經記○既正尸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喪大記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居之事畢則下之居羌據反○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右君使人弔○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不二主本經記○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徒跣者未著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衽于帶也拊心擊心也曲禮曰升降不由阼階○喪大記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其襚○襚音遂要音腰遺音異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如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于士旅拜也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為賓出不成禮也

右君使人襚○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器不逆于

門外喪大記

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于主人也即陳陳在房中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於位委衣於尸東牀上庶兄弟即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曰某使某襚拜于位室中位也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于君襚也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于襚者出有司徹衣

右親友襚○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不坐者牀高由便于室始死時也○本經記

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

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為
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為柩○識
識上音式下音志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杠銘橦也宇梠也○杠音
江橦音牀旌旗之幹梠音呂楣也

右為銘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為垼于西牆下東鄉甸人有司主田
野者垼塊竈西牆中庭之西今文鄉為面垼音役鄉音向○新盆槃瓶廢敦重鬲
皆濯造于西階下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槃承渜濯瓶以汲水也廢敦敦
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于重者也濯滌溉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敦音對重音
虫鬲音歷瓦瓶也受三升造音糙渜音煖即湯也縣音玄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
上不綪襲事謂衣服也綪讀即綪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綪音爭明衣裳用
布所以親身為圭潔也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
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中削約笄之中央以安髮○鬠音膾纋音歐布巾環幅不鑿環幅
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為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袤音茂惡去聲
掩練帛廣終幅長伍尺折其末掩裹首也折其末為將結于頤下又還結
於項中瑱用白纊瑱充耳纊新綿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
組繫幎目覆面者也赬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為可結也○幎音縈赬音經握手用玄
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為樓樓為削約
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樓為纋旁為方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
二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曰決拾既佽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為決極猶放弦

也以沓至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擇音澤冒緇質
長與手齊赬殺掩足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
足而上後以質韜手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殺音晒
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純音緇
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也○衣音意褖衣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褖之為言緣也所以表袍
者也○褖音彖緣衣邊也緇帶黑繒之帶韎韐一命縕韍○韎音妹韐古答反縕音溫韍音弗
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士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三分而
去一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冬皮屨變言白屨
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繶
者旁與底接處縫中有紃以絲為之約者屨頭以繩為鼻或用繒一寸屈之為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蓋
飾屨以為行戒使低目不敢妄顧視純者屨緣○繶于力反純諸允反庶襚繼陳不用
不用襲也多陳之為榮少納之為貴貝三實于笄貝水物古者以二貨江水出焉笄竹
器名○笄音頌稻米一豆實于筐豆四升沐巾一浴巾二皆用
綌於笄巾所以拭汙垢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綌麤葛櫛于簞簞葦笥浴衣
于筐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皆者
皆貝以下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
深三尺南其壤南順統于堂輪者從也垼用塊塊堛也堛音壁○明
衣裳用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
也長下膝又有裳于蔽下體深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不辟積也轂足

蹠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縓綼緆一染謂之縓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

○縓音愿綼音卑又日畢緆音異緇純七入為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

以縓象天地也○純音準○本經記○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

長與手齊殺三尺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

裳謂之一稱喪大記○袍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偏露衣與

裳亦不可偏如如此乃成稱也○卒帶士二采雜上○卒與綍同死者著衣畢而加

此帶謂之綍者但禰帛邊而熨殺之不用緘線也二采天子之士○卒音律○士飯三

三貝雜上○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

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

也喪大記○註見大事篇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繘音聿

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淅音析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

煑于垼用重鬲祝盛米於敦奠于具北盡階三等之上貝北復于

筐處也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謂夏月而加賜冰也夷槃者承尸之槃外御

受沐入外御小臣侍從者沐管人所煮潘也主人皆出戶外北面象生平沐

浴裸裎子孫不在旁主人出而襢第乃沐櫛挋用巾挋晞也清也○挋音震浴用

巾挋用浴衣用巾用拭之也渜濯棄于坎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古

文渜作緣荊沔之閒語蚤揃如他日蚤讀為爪斷爪揃鬚也人君則小臣為之他日平生

時○揃子前反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為括

右沐浴○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

襢第差擇之抗衾為其裸裎蔽之也襢袒也袒簀去席盡水便○盡音津襢音袒其母

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內御女御也無笄但括髮而不設笄猶丈夫之不冠也中帶若褌襂○褌音昆襂音衫○以上本經

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綌巾挋用浴衣如

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沐梁甸人為垼

于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授沐乃煑之甸人取

所徹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

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喪大記○註見大事篇

主人入即位已設明衣可以入也商祝襲祭服褖衣次商祝祝習商禮

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

送終之禮也襲衣于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

之右盥於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

俱入戶西鄉也○扱音插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

楔受貝奠于尸西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

尸南明矣首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米奠之口實

不由足也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米在貝北

便扱者也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主人扱米實于右三實一

目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唯滿而已主人襲

及位襲復衣也位在尸東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

約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 揜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跗足上也約
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遷尸于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設牀
又不言遷尸于襲上以其俱當牖與大異不在算明衣禪衣不成稱也 設韐帶搢笏 韐帶
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 設決麗于
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為之
籍有彄彄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于掔之表也設握者
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為連掔作椀○掔音椀彄苦侯反擐
音患 設冒櫜之幠用衾 櫜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者始死時斂衾○櫜音高 巾柶
鬠蚤埋于坎 坎至此築之也將襲辟奠既則反之○鬠音括蚤音爪辟音闢
右襲飯含○飯于牖下 禮弓 ○卒洗貝反于笄實貝

柱右顛左顛 家盬堅○笄音頻顛音顛 夏祝徹餘飯 徹去鬻 瑱塞
耳 塞充窒○瑱佗殿反 ○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 掔掌
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 甸人築坅坎
築實土其中堅之穿坎之名一曰坅 隸人涅厠 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涅塞也為
人復往褻之 ○既襲宵為燎于中庭 以上皆本經記 士堂上一
燭下一燭 喪大記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木也縣物
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為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
墻下 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為鬻也重主道也士鬲鬲則
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鬻音粥 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

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 久謂為灸謂以
葦塞鬲口也靲竹䈽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灸音究篾音密 祝
取銘置于重 祝習周禮者也
右設重置銘 重平聲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折
其末 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者也以布為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折其末者令可
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為三 緇衾赬裏無紞 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于前後凡衾
制同皆五幅也○赬音稱紞音膽識音志 祭服次 爵弁服皮弁服 散衣次 褖衣以下袍繭
之屬 凡十有九稱 祭服與散衣 陳衣繼之 庶襚 不必盡用 取稱而已
不務多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

饌東 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古文奠為尊 設盆盥于饌東
有巾 為奠設盥也喪事畧故無洗也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
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
東方 苴絰斬衰之絰也苴麻者其貌苴以為絰服重者尚麤惡絰之言實也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
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于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
絰也牡麻絰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服輕本于陰而統于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
變也饌于東方東坫之前苴絰為上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婦人亦有苴絰
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 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 第簀
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殺色芥反 西方盥
如東方 為擧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於西堂下 陳一鼎于寢門外

當東墊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鬄解也四解殊肩髀而已喪事畧去蹄去其甲為不潔清也胉脅也素俎喪尚質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鬄音剔胉音博髀音拔辟音闢

右陳小斂衣經帶奠○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士以葦席喪大記○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倫北也本經記○○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緇衾一衣十有九稱○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君大夫士

皆用複衣複衾喪大記○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從者在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便結束衾在絞之上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故十有九稱也袍夾衣衣裳單衣單複具曰稱衾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列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于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己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無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喪大記○註見大事篇○設楘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本經記○楘今之舉也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籩豆二以併則是大斂饌也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籩豆偶而為具具則饌饌中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楘於庶反齊如字枋音柄錯音醋○與大斂條通用

○喪服先散帶詳見喪服○朼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雜記○註見大事篇○凡喪祭陳鼎者通用

奠以素器檀弓○後凡奠通用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立俟舉尸也布席于戶

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顛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又言美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服上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服膺之○馮音憑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髻髮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于房于室釋髻髮宜于隱者○髻音括免音問紒音計著丁略反幓七消反婦人髽于室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

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髽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髽側瓜反

右小斂○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檀弓○解見大事篇○大斂條通用○小斂辟奠不出室本經記○無踊節既馮尸主人袒髺髮絞帶衆主人布帶同上○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于室設于序西南畢事而去之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衆主人齊衰以下○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向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士之喪胥為侍胥作祝

士是斂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一不食凡斂者六人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于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喪大記○註見大事篇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君不撫僕妾雜記○凡斂者袒以下至此大斂條通用

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撫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今文侇作夷○侇音夷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拜賓向賓位拜之也即位踊東方位襲絰于序東東夾前○鄉音向

右奉尸于堂拜賓襲絰○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于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

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外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喪大記○註見大事篇○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檀弓○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喪大記○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同上○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雜記○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首小記○小斂大斂啟皆辯拜雜記○以上註皆見大事篇

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
西面錯錯俎北面奠祝與執事為之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
手執俎因其使也攝持也西面錯鼎于此宜西面錯俎北面俎宜西順之○錯七故反右人左
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
抽扃取鼏加扃於鼏上皆右手乃朼載載兩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胉
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乃朼以朼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
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匕體皆覆為塵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朼必李反柢丁計反
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大夫
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已不
設祝既錯醴將受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立而

俟後錯要成也豆錯俎錯於豆東立於俎北面上醴酒錯於
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
南東丈夫踊巾之為塵也東其位○重平聲反賓出主人拜送于門
外廟門外也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
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右小斂奠○小斂之奠於東方檀弓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喪禮署于威儀
既小斂擯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擯者出告須以賓入須亦待也
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
自西階出足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

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
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
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為褶無絮雖複與襌同有裳
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褶音牒複方服反襌音丹
右有襚者
宵為燎于中庭
右設燎○士堂上一燭下一燭喪大記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
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紟單被也衾二
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紟其

鴆反復扶又反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
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
四脡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毼白也齊人或名全菹為芋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布巾籩
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特牲饋食禮有籩巾○甒之甫反毼若臈反蠃力禾反縢大登反脡大頂反
緣悅面反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掘肂見
衽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也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
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
漆二衽二束○肂以二反又音四要平聲輴音春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
蓋在下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挽而行○輁九勇反輴音晚又作挽熬黍稷各
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為舉者設盆盥于西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于鼎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匕俎之陳如小斂時合升四鬐亦相互耳○鱄市轉反又市專反鮒音附胖音判

右陳大斂衣奠及殯具○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曲禮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士棺六寸裏棺不綠蓋不用漆二衽二束以上喪大記○註皆見大事篇

燭俟於饌東燭燋也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燭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小斂設盥于饌東有中大斂設盥于門外彌有威儀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于阼階下為大斂奠又將巾之祝還徹醴也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北面立相待俱降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謂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為求神于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憑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設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帷堂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執醴尊不為便事變位饌東方之新饌也帷堂者徹事畢

右徹小斂奠帷堂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袒大斂變也不言髽免髻髮小斂以來自若矣士盥位如初亦既盥並立西階下布席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為少南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則告以古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於客位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北面於西階東眾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阼階上下之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以木覆棺木而塗之為火備銘設柎樹之肂東○柎方于反主人復位踊襲

右大斂及殯○士之喪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喪大記○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本經記○三日而殯王制○士殯見衽塗上帷之熬三種四筐如魚腊焉喪大記○君於士有賜帟檀弓○既殯至人脫髦本經記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於奧東面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于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于生也凡未異于生者不致死也古文鬐為耆○鬐音耆

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
鼎如初先升祝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西亦如初設豆右
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
籩南巾如初右菹菹在醢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醴當栗南酒當
脯南既錯者出立於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
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為神馮依之也賓出
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
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眾主人出
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

右大斂奠○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

人之北東本經記○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大功以
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

主人揖就次斬衰倚廬齊衰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堊音惡

右喪次○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經帶哭晝夜無
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
果本經記解見喪服○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
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出迎於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
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袒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巫止於廟
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小臣
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
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
君升則使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茢音列君釋采入門主人辟釋采祝為
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中東鄉君
墻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出不敢必君之
卒斂事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事君升主人主人西
楹東北面命主人使之升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
國之孤四命也春秋傳曰吾公在塈谷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
出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

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撫手案之凡馮尸興必踊今文無成君及之
復初位眾主人辟于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君降
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
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奉尸斂
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肂在西階上入門左
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君升即位眾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
命之反奠入門右亦復中庭立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君要
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卒奠主人出
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讙囂聒尊者也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
君式之辟逡巡避位也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曲禮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辟音闢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其命數各視其 / 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
[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輅曲禮曰 / 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襲入即位衆主人襲
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衣 / 而後來者]賓出主人拜送[自 / 賓]
[出以下如君 / 不在之儀]
右君視斂○君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喪大]
[記]○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
而至卒事[本經]○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
奠君退必奠[喪大記]
二日成服杖[既殯之明日全 / 三日始歠粥矣]
右成服○生與來日[曲禮 / 見前]○三日絞垂冠六升外

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履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本經]
[記○詳 / 見喪服]
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尊者加惠明日必 / 往拜謝之棺中之賜]
[不施 / 己也]
右拜君命及賓○主人乘惡車[拜君命拜衆賓及 / 有故行所乘也記]
[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 / 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則白狗幦[未成豪狗幦覆 / 笭也以狗皮為]
[之取其臑也白于喪飾宜○幦 / 亡狄反笭力丁反臑乃管反]蒲蔽[藩蔽]御以蒲蔽
[不在於馳驅蒲蔽牡 / 藩蔽也○蔽則留反]犬服[笭間兵服以犬皮為 / 之取堅也亦白色]木
錧[取少聲今文錧 / 為錧○錧音管]約綏約轡[約繩綏所 / 以引升車]木鑣[亦取 / 少聲]
[○鑣皮 / 苗反]馬不齊髦[齊翦也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 / 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

[駹車漆車與○ / 音早駹步江反]繅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裧者 / 車裳]
[幃于蓋弓垂之 / ○裧尺占反]貳車白狗攝服[貳副也攝緣也狗 / 皮緣服差飾○緣]
[悅絹反 / 勑責反]差其他皆如乘車[如所乘惡車○惡 / 車以上本經記]○端
衰喪車皆無等[雜記]
朝夕哭不辟子卯[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 / 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
[事 / 焉]闕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
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
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外 / 兄]
[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凡廟門 / 有事則開無事則閉○辟婢亦反]婦人拊必不哭[方 / 有]
[事止 / 讙囂]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 / 乃南面拜]

[東面 / 拜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
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
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賓 / 皆]
[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 / 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
[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 / 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于列尊之拜諸其位就]
[其位 / 特拜]
右朝夕哭○朝夕哭不帷[雜記]
徹者盥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
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
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徹者徹大斂之 / 宿奠序次也]設于豆

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敦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遂先明祝不復位也適饌適新饌將復奠）

右徹大斂奠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入於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不巾無籩無栗也籩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右朔夕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檀弓）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如初者謂大斂時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黍稷併于甒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日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徹宿奠也）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俎行者俎後執俎者行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次）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當籩位俎南黍稷會蓋也今文無敦）祝與執豆者巾乃出（共為之也）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序出如入（啟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執之令足間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其設于外如于室（外序西南）

右朔月奠薦新○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手卻之示未用）從徹者而入（童子不專禮事）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比猶先也室東南隅謂之窔○比必二反窔一弔反鬣音獵先悉見反）○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本經記）

禮學彙編卷之十七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八

後學應撝謙瞿次

士葬篇 章句用冠齊黃餘本 註用康成鄭玄本

筮宅家人營之 宅葬居也家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 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 為葬將北首故也 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 兆域也新營之處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 命筮者在主人之右 命尊者宜由右出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筮者東面抽上韇南面受命 韇藏筴之器也兼與筴執之○韇音獨 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 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為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為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

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于偽反 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 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為述命中封中央壤也卦者識爻卦畫地者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曰從 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從猶吉也 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 更擇地而筮之 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易位而哭明非常

右筮宅○祔葬者不筮宅 小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雜記○墓田不請 王制○筮宅家人物土 本經記

既葬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 匠人為椁刊治其材以井構于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矣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竁昌絹反 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 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還刑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

右井椁獻明器○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檀弓○士雜木椁棺棺之間容甒不虞筐 喪大記○竹不成用瓦不成味 沫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 檀弓○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 檀弓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 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以明火爇燋遂灼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焞存悶反又徒敦反燋祖堯反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 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 闑東扉主婦立于其內 扉門扉也 席于闑西閾外 為卜者也○闑音業 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 涖卜族長也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 既奠燋又執龜以特之 宗人受卜人龜示高 以龜腹甲高起所當

灼處示泚卜也泚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泚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卻也宜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于悔咎者乎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畧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負東扉俟龜之兆也卜人坐作龜興作猶灼也周禮卜人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興起也宗人受龜示泚卜從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泚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執之也復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不執龜者下主人也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衆賓僚友不來者也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

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右卜葬日○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本經記○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王制○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曲禮○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雜記○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事畢○本經記

以上見士喪禮以下為既夕

既夕哭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請啟期告于賓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于是乃請啟肂之期于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肂以二反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侇牀饌于階間侇之言尸也正柩用此牀朝

右陳朝祖奠具○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啟明階間者位近西也夷牀饌于祖廟輁軸饌于殯宮其二廟者于禰亦饌輁軸焉二廟則饌于禰廟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本經記

二燭俟於殯門外早闇以為明也燭用蒸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為將啟變也此旦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朝夕哭門外位○丈夫字下疑脫免婦人三字○髽音檛免音問冠去聲婦人不哭主人拜殯入即位袒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哭者將有事止讙囂也○橋

謹按上文丈夫下脫免婦人三字此不哭上多婦人二字此疑古本遺字因旁註而誤也○袒音但讙音歡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命哭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枋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啟三三言啟告神也舊說以為聲噫興也○三息暫反燭入炤徹與啟肂者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為啟肂遷之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重直龍反踊無算主人也商祝拂柩用功布撫用夷衾拂去塵也覆之為其形露

右啟○啟之昕外内不哭將有事為其讙囂既啟命哭○本經記○

啟殯拜雜記

遷于祖用軸朝祖廟也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

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輁音拱軹音紙著丁畧反輴音春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大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從才用反升自西階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俟正柩也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主人東即位東方之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兩楹間象鄉户牖也是時柩北首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如殯宮時也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席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于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爲禦當風塵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設奠時婦人皆室户西南面奠畢乃得東也親者西面堂上進疏者可以居房中

薦車直東榮北輈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于中庭質明滅燭質正也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徹者辟新奠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爲褻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爲遷祖奠也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主人要節而踊節升降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駕車之馬每車二疋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絛絲也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絛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爲其踐汙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于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賓出主人送于門外

右朝祖薦車設奠薦馬○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奠止於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于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便也○重直龍反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照正柩者先先柩者後後柩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于此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如其降拜賓至于要節而踊不薦車不從此行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爲後既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凡喪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

人以下本經記○○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團輇槫並音市專反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幦覆笭玉藻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干盾也笮矢服也靾韁也旜旌旗之屬通帛爲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弁服者視朔之服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乘繩證反靾息列反旜之然反縣音玄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稾車載簑笠稾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簑笠備雨服比道車稾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稾右老反簑素禾反○同上○祥車曠左曲禮士

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國作輇音船○
喪大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
而行雜記
有司請祖期日曰側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側昳也謂將過中之時
右請祖期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袒為載變也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于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謂此車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也
右載○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

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將于柩西當前束設之○本經記○君若載
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
反而後奠雜記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赬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為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一池縣于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君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紐女九反赬丑貞反霤力又反笭力丁反縣音玄揄音遙設披披輅柳棺上貫結于戴人自旁牽之以備傾○披彼義反屬引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
右飾柩○巾奠乃牆本經記○牆飾柩也○池視重霤檀弓○

節棺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喪大記
陳明器於車之西明藏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于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陳器于乘車之西則重之北也○乘繩證反註味作沐折橫覆之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為苞筲以下綍于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折之設反庪九委反窆拔驗反綍耕反見賢遍反側抗木橫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也者其橫與縮各足揜壙加抗席三席所以禦○抗音剛塵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
亦縮二橫三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

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細看文勢則抗木一抗席三加茵一如是者共橫三縮二耳今註若謂每一抗木加一抗席皆橫于上茵用二縮于下不似原文器西南上綪器自言之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綪側耕反茵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苞二
所以裹奠羊豕之屬筲三黍稷麥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畚音本觳音斛
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冪覆也○甕烏弄反冪亡狄反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甒亦瓦器○甒亡甫反皆
木桁久之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為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桁○桁戶庚反用
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敦音對杅音于匜音移盛音成無祭器士禮畧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有燕樂器可也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役器甲

冑于笮此皆師役之器甲鎧冑兜鍪干楯笮矢箙○笮則白反鍪音矛燕器杖笠翣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簝蓋也翣扇○笠音立翣所甲反

右陳器○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荼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御濕○荼音塗葦苞長三尺一編用便易也管筲三其實皆瀹米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湛子廉反○

弓矢之新沽功設之宜新沽示之不用有弭飾焉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為飾弭面爾反緣以緡反亦可張也亦可使張有柲柲弓檠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詩云竹閉緄縢○檠音景設依撻焉依纏弦也撻弣側矢道也皆以韋為之有韣韣弓衣也以緇布為之○韣音獨翭矢一乘骨鏃短衛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曰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衛

羽其一○鍭音侯射食亦反笴古老反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曰若射之有志輖摯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矢志骨鏃凡為矢前重後輕也○軒摯猶曰如輕如軒前後適中也○輖音周摯音至○以上皆本經記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巾席俟于西方祖奠將用焉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于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為神憑依之久也祖為將祖變商祝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為還柩車為節祖還柩向外為行姑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柩還所當前束南婦人降即位于階前為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祖還車不還器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己南上祝取銘置于茵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薦馬如初柩動車還宜新之也賓出主人送

右祖奠薦馬○祖於庭檀弓○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還車為鄉外耳未行四人前後左右各二人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言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既祖祝乃饌○本經記

有司請葬期亦因在外位時入復位主人也自死至于殯自啟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

右請葬期

公賵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擯者出請

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西面馬入設設于庭在東南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賓使者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間少前三分庭之北輅有前後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於棧左服出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棧士板反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士受馬以出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間可也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

右公賵

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也擯者請入告出告須不迎告曰孤某須

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初公使者主人拜于位不踊柩車東位也既啟之後與在室同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賓出在外請之為其復有事若奠賓致可以奠也入告出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士亦謂胥徒之長若賵賵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賵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出者賵主施于主人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若無器則梧受之謂對相授不委地○梧五故反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贈送擯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入告出告須賓奠幣如初亦於棧左服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就猶善也贈無常惟玩好所有陳明器之

陳如字○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兄弟賵奠可也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所知則賵而不奠所知通問相知也降于兄弟奠施于死者為多故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各主于所知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于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書遣于策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乃代哭如初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初謂既小斂時宵為燎于門內之右為哭者為明

右親賓賵奠賻贈○凡贈幣無常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

本經記

厥明陳鼎五於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大斂奠時其實羊左胖反吉祭也言左胖者禮不殊骨也○胖音判髀不升周貴肩賤髀腸五胃五亦盛之也離肺離挂○挂若圭反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腸胃者君子不食圂腴魚腊鮮獸皆如初鮮新殺者士腊用免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畧之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嬴醢脾讀為雞脾肶之脾脾析百葉蜱蜯也○蜱皮佳反蠃力禾反肶天之反蜯步講反四籩棗糗栗脯糗以豆糗粉餌○去九反餌而志反醴酒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陳器明器也夜斂藏之滅燎執燭俠輅北面照徹與葬賓奠也入者拜之明自啟至此主人無出禮

右陳遣奠明器○凡糗不煎以膏煎之則褻非敬○本經記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于柩東西北亦猶序西南徹者東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鼎入舉入陳之也陳之蓋于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乃奠豆南上綪籩嬴醢南北上綪籩嬴醢南辟醴酒也○辟音避俎二以成南上不綪時鮮獸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古文特為俎醴酒在籩西北上統于豆也奠者出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為節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

右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也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于恒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于道側由此○闑魚列反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

馬駕於門外西南而俟南上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槀序從○槀古老反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臑乃到反骼音格不以魚腊非正牲也行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先後車從次器徹者出踊如初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算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算燭在右南面炤書便也○毋音無讀書釋算則坐必釋算者榮其多卒命哭滅燭書與算執之以逆出卒已也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

右重出車馬奠器從讀賵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八人○仰伍郎反主人袒乃行踊無算袒為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于祖之序出宮踊襲哀次

右柩行

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邦門城門也贈送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去起呂反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于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及柩車後

右公使人贈○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本經記○不敢留神也堩道也○堩古鄧反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北上統于壙茵先入當藉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于緘耳西面東面使義道為位

右至壙○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柩車至壙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亦禮之宜○說土活反○本經記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下棺也今文窆為封襲贈用制幣玄纁

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主婦拜女賓也即位及位也賓出則拜送相問之賓也元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藏器於旁加見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如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乃言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檀弓曰周人牆置翣○見賢遍反藏苞筲於旁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宜次也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謝其勤勞即位踊襲如初哀親之在斯

右窆○大司徒施叙法于邦國都鄙四閭為族使之相葬周禮○庶人縣封窆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

王制○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檀弓○魯人之贈也

三玄三纁廣尺長終幅雜記○醴者稻醴也甕甒筲

衡實見間而後折入雜記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西階

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婦人入丈夫踴升

自阼階辟主人也主婦入於室踴出即位及丈夫拾踴三

入于室及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

何主人拜稽顙賓弔者衆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為甚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

拜于位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

顙遂適殯宮皆如啟位拾踴三啟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兄

弟出主人拜送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衆主人出門哭

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次倚廬也猶朝夕哭不奠

是日也虞易奠

右反哭○卒窆而歸不驅孝子往如慕反如疑為親之在彼○本經記

○無柩者不帷雜記反哭升堂主婦入於室檀弓○

升自客階受弔于客位坊記

三虞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

卒哭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止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明日

以其班祔班次也祔卒哭也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

禮學彙編卷之十八終

禮學彙編卷之十九

後學應撝謙藿次

士虞篇章句用勉齋黃榦本註用康成鄭玄本

士三虞○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

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合奠於墓左反日

中而虞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檀弓○虞沐浴不

櫛本經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喪服小記○並

有喪虞先重而後輕曾子問○父母之喪偕先葬者

不虞祔待後事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

之祔則舅主之小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雜記○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

特豕饋食饋猶歸也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胖也亨於

爨用爨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亨音

烹胖音判鑊音活魚腊爨亞之北上爨竈饎爨在東壁西面炊黍

稷曰饎饎北上上齊於屋宇於虞有烹饎之爨彌吉○饎音熾設洗於西階西南水

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尊於室中北墉下當

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酒在東上

醴也絺布葛屬○冪七狄反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鬼神也苴刌茅

長五寸束之實於篚饌於西坫上苴猶藉也刌七本反○饌兩

豆菹醢於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

菹右取菹佽其設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於尸祝北上菹與衆不東陳別於正饌黍稷二敦於階間西上藉用萑席○藉猶薦也敦音對匜水錯於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布在其東流匜吐水口也錯音醋簞音丹○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門外之右門西也今文扃為鉉匕俎在西塾之西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於南西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

右陳饌具○虞而立尸有几筵檀弓○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腊用棜○棜音預日中而行事朔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殺於

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主人視牲不視殺凡事略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今文無廟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於上鼎肉謂之羹飪熟也脊正脅也喪祭略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膉脰肉也○臑乃報反將音達膉音益升魚鱄鮒九實於中鼎差減之鱄布專反鮒音附升腊左胖髀不升實於下鼎腊亦七體牲之類○髀步禮反皆設扃鼏陳之嫌既陳乃設扃鼏也○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苦苦荼也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荁音九荼音徒堇音謹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蒸栗擇棗蒸栗擇則菹射也棗蒸栗擇則豆不獨籩有縢也○蠃力禾反膌苦腊反又音佶○

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於階間敦東不升於鼎賤也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以上皆本經記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於堂亦如之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臨力蔭反下同髽側瓜反祝免澡葛絰帶左席於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於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士人變服則除右几於席近南也○免音問

右門外位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夕哭

主人即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於西方如反哭位既夕曰乃反哭入則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異於朝夕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詔主人及賓之事

右門內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縮從也從音宗○主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贊薦菹醢醢在北主婦不為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舉鼎也長在左在西方位也凡事宗人詔之鼎入設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

佐食及右人載載載於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卒朼者逆退復位復賓

位也俎入設於豆東魚亞之腊特亞次也贊設二敦於俎

南黍其東稷簋實尊黍也設一鉶於豆南鉶菜羹也佐食出立

於戶西饌已也贊者徹鼎反於門外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

食許諾啓會卻於敦南復位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於戶西祝奠

觶於鉶南復位復位復主人之左

右設饌〇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小記〇載

猶進柢魚進鬐本經記〇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柢本也鬐脊也〇鬐音尸

柢音帝〇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佐食無事

則出戶負依南面同上〇宗人升當詔主人室事佐食無事出戶室中尊不空立

戶牖之間謂之依〇依於豈反

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此祭祭於苴也〇相息序反

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

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鉤袒

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故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

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〇擐音患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右饗神〇始虞用柔日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曰哀

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日辭也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

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敢用絜牲剛鬣敢昧

冒之辭豕曰剛鬣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淳而已此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

黍又不得在薦上〇香本又作薌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

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普淖云〇淖如孝反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

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兎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

哀薦祫事始虞謂祫事者主欲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〇祫音合適爾皇

祖某甫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〇女

音汝饗勤強之也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丁日葬已日再虞其祝辭

異者一言耳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當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

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

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

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

於祖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〇以上本經記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尸親之形象心無所

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

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淳尸盥宗人授巾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

者也尸及階祝延尸延進也告之以升尸升宗人詔踊如初言詔

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哭止尊尸婦人入於房

辟執事者〇辟音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妥安坐也

右迎尸〇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

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適丁狄反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惰○說音脫湆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槃以盛棄水為淺汙人○以上也執巾不授巾卑也本經記○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曾子問

從者錯篚於尸左席上立於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祝命佐食墮祭北席北也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為墮○擩人悅反墮許志反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脊才許反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於席上邇近也尸祭鉶嘗鉶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泰羹湆自門入設於鉶南胾四豆設於左博異味也湆肉汁也胾切肉也○湆去及反胾側吏反尸飯播餘於篚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於會○飯扶晚反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於篚飯間啗肉安食氣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於篚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胳

音格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肩者貴要成也舉魚腊俎俎釋三个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个猶枚也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於篚反黍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肵俎

右獻尸○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潔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本經記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酳以刃反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柢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於俎賓降反俎於西塾復位取肝右手也加於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於味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不相爵喪祭於禮略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醋報○醋才各反本亦作酢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

右主人獻尸尸酢主人

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筵用萑席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獻祝因反西南位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於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於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

右主人獻祝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出實於篚升堂復位篚在廷不復入事已也亦囷取杖乃東面立

右主人獻佐食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自反兩籩棗栗設於會南棗在西尚棗棗美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

右主婦亞獻尸

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於房初主人儀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繶於力反篆大轉反婦人復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右賓長三獻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間嫌

右祝告利成

祝入尸謖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遵尊者之道也○謖所六反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從尸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道音導

右尸謖降○尸謖祝前鄉尸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鄉許亮反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還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漱踖之致○上漱子六反踖子亦反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向尸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本經記

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扉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几在南變吉又明東面不南面漸也扉隱也於扉隱之處從其幽闇○扉音非祝薦席徹入於房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

右陽厭○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本經記

主人降賓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復位門外未入位送拜於大門外賓就事既出徹饌者兄弟也

右事畢○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於苴祝祝卒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儀謂衣服即位升降既饗以下記異者節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綏當爲墮主人哭出復位於祝祝卒祝闔牖戶降復位於門西門西北面位也男女拾踊三拾更也三更踊○更音庚如食間隱之如尸

(一食九飯之頃也)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主人入(親之)祝從啓牖鄉如初(牖先闔後啓扇在左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主人哭出復位(堂上位也)卒徹祝佐食降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宗人詔降如初(初贊闔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本經記)○重既虞而埋之(雜記)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卒哭祔練祥禫附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謂士也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已見前記今重述起下文)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尸旦將始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鼏不久陳)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在門之左又少南)饌籩豆脯四脡(酒宜脯也)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折以為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其從也)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席設於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出即位於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於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尸即席坐帷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於薦東朐在南(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授乾肉之祭)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於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尸奠爵禮有終)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於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尸出門哭者止(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

(闈門如今東西掖門)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入徹主人不與(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婦人說首絰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說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筵而出)

右卒哭祭畢餞尸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饗明主為吉祔也今文隮為齊)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女孫祔於祖母)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不言爾者孫婦差疏也)

其他辭一也來日某祔尚饗隮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見饗辭前註

右祝辭

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沐浴櫛搔翦彌自飾也搔當為爪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肵俎亦甚誣矣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虞用嗣尸虞祔尚質未暇筮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搞謙按鄭註據曾子問謂士之皇祖亦於卒哭反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或以其幣告之夫士有二廟者本篇記夕禮有朝禰之禮則士大夫之稱主當不合於祖可知矣

右祔

朞而小祥祥吉也小祥祭名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朞而祭禮也

右小祥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又復也

右大祥

中月而禫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禫大感反

右禫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右吉祭

凡君大夫士之禮備載於大事篇皆其略也唯士喪禮有專記故兎齊以凡士禮皆附入之今亦詳載以為行禮便考也而大事篇不免重出以文義連屬不宜割截云爾

禮學彙編卷之十九終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

俊學應撝謙纂次

大事篇上刪陳澔禮註編入

疾病內外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埽去聲縣音玄去上聲首去聲屬音燭纊音曠○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問故埽潔所居之內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者東首向生氣也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為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者北牖指此乎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其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之牀上手足為四體各一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

女皆改服亦擬賓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纊新綿也置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其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褻也○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適音的○諸侯與大夫皆有三寢君正適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一正寢二小寢卒當於正處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之次婦其尊卑與命婦等故兼言之內子卿妻也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士之妻皆不於寢謂士與其妻故云皆也○士喪禮反死於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檀弓下作僕○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體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遷尸則仍用此人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雜記上○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為等降無異禮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放上聲○負手反手也消搖自適之貌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

寢疾七日而沒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為主猶在西階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賓與主夫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之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旨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己而使南面坐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檀弓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

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子也童子曰華而

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辛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睆呼板反簀音責瞿音懼呼音呼與平聲革音亟○華而睆美而可觀也簀簟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歎而噓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知禮以為曾子未嘗為大夫豈卧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主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使彼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食如字下食音嗣輯音集貿音茂奉上聲與平聲○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斂其足困憊而行窶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閔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右正終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喪大記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雜記下○哀痛之極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滅子蒲名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夫音扶○弁地名孺子泣者無長短高下之節也聖人制禮期於使人可傳可繼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去上聲○一猶常也言見孺子之號慕知踊之情在於此其為此故也夫蓋孺子之號必踊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子游言先王處賢者之過其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以殺其情故曰有微情者猶殺也處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為之興起哀經之物使之睹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者酌人情而為之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戎哀戚不哀樂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之禮道則不然也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陳註言舞斯慍一句可疑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去舞斯慍三字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陶和樂之意詩曰君子陶陶猶作搖言身動搖也慍不悅也）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惡去聲絞音爻蔞音柳翣音霎為去聲遣去聲食音嗣舍上聲刺音次訾音疵○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惡太古無禮之時人多如此於是推原聖人所以制禮之初意止為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始死即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乎然自上世制禮以來未間有舍而不為者為此則報本反始之思自不能已豈復有倍之之意乎）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平日出入公堂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蓋以其賢而知禮也○以上檀弓）

右哭

大司徒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閭胥凡喪紀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師掌之五族為黨凡其黨之喪紀黨正教其禮事掌其禁令五黨為州使之相賙凡州之大喪州長皆涖其事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師掌其戒令糾禁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凶服鄉共凶器小司徒掌建邦之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喪紀之政令○邦之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酇長治其酇之喪紀○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小宗伯掌其禁令與其用等凡國之大事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

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令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為趣其事宰夫凡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大喪太祝掌國事小喪小祝掌事（周禮）

右治喪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檀弓○天子之郭門曰皋門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即天子皋門是庫門者郭門也○疏曰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廟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

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侯太祖之廟也○馬氏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所有事之地
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嚮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氣之往來未離生時習熟之地也○馬氏以小寢大
寢為燕寢正寢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頳
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
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
榮卷音袞屈音闕頳敕貞反襢之彥反稅音彖號平聲○小臣君之近臣也君以袞謂上公用袞服也
循其等而用之則侯伯用鷩冕之服子男用毳冕之服上公之夫人用褘衣侯伯夫人用揄狄子男夫人
用屈狄此言君以袞舉上以見下也夫人以屈狄舉下以知上也頳赤色玄頳玄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
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襢衣也襢衣而下六服說見下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

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大夫以下但前屋後屋而已翼在屋之兩頭
似翼中屋當屋之中也危也主於屋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上一號於下一號於四方也其辭曰皐○某
復皐長聲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乃自西北榮而下也
雜記上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褒衣者始命為諸侯
之衣從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之下猶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
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稅作褖音彖揄
音搖○稅衣色黑緣以纁揄狄色青伊洛而南素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翟狄當為翟雉名也此
服蓋並揄翟狄稅素沙言自揄狄並褖衣皆用素沙為裏即今之白絹也○按內司服六服褘衣揄
狄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也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
衣其餘如士復西上襢之彥反○內子卿之適妻其服用鞠衣蓋始命為內子

時所褒錫者故云揄衣褒衣也亦以素沙為裏下大夫之妻用襢衣周禮作展衣其餘如士者士妻之
復用褖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亦兼用褖衣也復之人數多寡如其命數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
下三命則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凶事尚左○檀弓篇曰邾婁復之以
矢自戰於升陘始也婁音閭陘音刑○時與魯戰邾師雖勝死者多軍中無衣
復者用矢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
左轂而復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
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
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

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
問○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自為也私館者
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又曰諸侯行而死於館
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
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
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門外大
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
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
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
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

帷殮作幠精千見反○精象宮室以覆藏柩之中以蒨染赤色故名蒨後者蒨之四旁所畫屋小帳覆棺也殯輴拆去衰帷也輴作輇音船無輴曰輇自如死至家皆用輴車既殯則唯見輴耳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於西階之上唯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闕蓋不忍近之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椑音擗從去聲共音所菲扶衰反免音問○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恐未得所也於是以親身之棺隨行慮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人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未人殯時所著之服謂

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着麻弁絰疏衰而蔴屨苴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絰也柩入之時毀宮門西邊牆而入其處空闕故經謂之闕非門闕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從客階而升也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免而身着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親未在棺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也凡君與大夫及士之卒於外者其禮皆一等無異制故曰一節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衣去聲袡如占反○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袡緣衣之下曰袡蓋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陳註○

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周天子曰皋天子復諸侯曰皋某甫復陳註以為此記或殷禮也

唯哭先復之而後行死事以上喪大記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朱子曰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

右復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病困時遷尸於地冀其復生死則舉而置之於牀也幠覆也斂衾斂為大斂之衾先時備褻衣如新衣今復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楔拄也以角為柶長六寸兩頭屈曲為將含恐口閉故以柶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以燕几拘綴之

令直也○喪大記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飯實米貝於尸口設飾襲斂也帷堂堂上設帷也六事一時並起○檀弓

掘中霤而浴毀灶以綴足中當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連綴死人足使可著屨用毀灶之甓此皆殷道周士則用燕几耳

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躐曰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轢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處之仍得躐行此躐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之○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

徹帷（夫婦方亂請哭位未定鄭云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〇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於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庋置飲食蓋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〇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剝不巾覆也脯醢之奠不忍虗設故可無巾覆凡覆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〇以上俱檀弓）

右揳齒綴足帷堂設奠

父兄命赴者（檀弓）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音的）子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

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雜記上）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死必赴練祥則告（文王世子〇適者之適作敵實讀作王）

右訃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〇喪大記）

文王世子篇曰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〇檀弓篇曰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〇君皆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

本服之精麤使衰麤者在前精者在後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為位以哭

右哭位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奔喪）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喪服小記）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服問）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小記）

大夫不主士之喪（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小記）

雜記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謹按小記言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子則可此不攝大夫言大夫之旁親也而雜記遂謂父母不能主其子之喪是誤解禮文而然耳）○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凡喪有無後無無主（喪大記）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小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雜記○女君死而妾攝女君若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按祔有事於宗廟不可使卑幼也）○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小記○陳註曰大功者主人之喪謂從父兄弟來主此死者之喪也三年者謂死者之妻與子也妻既不可爲主而子又幼小則無近親故從父兄弟主之必爲之主行練祥二祭朋友但可爲之虞祭祔祭而已）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雖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亦爲之舉虞祔之祭○雜記）

右喪主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雜記上）

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　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喪可也（喪大記）

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雜記上）○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免制見喪服陳註曰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爲之免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子故爲過情之免以譏之）仲子舍

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

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惠子廢嫡子虎而立庶子故子虎〕

〔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經於弔服之經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經與齊衰經同矣文子亦尚未喻子游之意子游又趨就臣位文子又辟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之位主而子游仍就客位○疏曰大夫之位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卜人言沐浴佩玉則吉也○以上皆檀弓〕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必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裨冕者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服裨衣而冕者冕故曰裨冕〕遂朝奠小宰升舉幣〔舉幣舉而埋之兩階之間〕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

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三者三三踊為一節如是者三節也〕

〔東反位者堂上人從西階降而反於東堂下者亦皆東反其朝夕之哭位也奠朝奠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告於禰告其主也此時神主在殯宮因見禰而立其名〕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禮與孔子曰未知其為禮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弔康子立於門右北

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以上皆曾子問○既哀公為主主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按衛公先桓子卒而孔子又先哀公卒此皆門人記曾子所述之言而訛誤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而父命之為子母此謂為慈母後者也若庶母當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之子為其後故云為庶母可也若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已命已之妾子後之亦可故云為祖庶母可也○小記〕

右定後

天子之喪大宗伯為上相小宗伯佐之大行人詔相

諸侯之禮衆昏詔相國客之禮儀而定其位凡王后有擇事於婦人則春官世婦詔相之內小臣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職喪贊詔主人周禮

右置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樂記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檀弓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雜記○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檀弓○沽麤也○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

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既封而歸子游問焉子曰喪事從其質而已矣家語○哭不盡聲而退蓋為主人不哀容亦不欲盡禮也○禮器曰凶事不詔

為銘各以其物士喪禮○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疏曰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半幅長一尺經末終幅長二尺總三尺○按天子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故士喪禮鄭註曰雜帛為物大夫之所建也

檀弓篇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士喪禮集氏某之柩祝置於重下西階上反為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肂坎之東

右書銘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於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寄公失國而託於諸侯者也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為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徒跣者未著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拜寄公國賓於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

拜之卽位於西階下東面○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喪大記

坊記曰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檀弓篇○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雜記云大夫至絶踊而拜之者亦謂斂俟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右迎弔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說音脫繘音聿枓音主挋音震○管人主

管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繩上室也急遽不暇解脫此索但縈屈而執也於手亦從西階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抖酌盆水以沃尸以絺為巾蘸水以去尸之垢抿拭也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爪足浴竟而翦尸足之公甲也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甸中取土為灶所掘之坎內御者婦人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差七何反垼音役重平聲鬲音歷厞扶味反濡乃亂反濯音棹○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淅粱或稷之潘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垼塊灶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為塊灶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罌瓦瓶也受一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垼灶鬲中夏之令溫甸人為灶畢則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爨灶煮沐汁謂正寢為廟神之也舊說厞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之簷用瓦盤以盛此汁也挋用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以巾煩撋其髮濯不淨之汁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檀弓○無此禮爨字恐有誤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大盤造冰納冰於大盤中也夷盤小於大盤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設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冰在下設牀於上襢單也去席而袒露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此謂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以上皆喪大記

檀弓篇曰飯於牖下○又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雜記曰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在西室牖下南首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於笄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又曰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大夫以上貴使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含玉得以入口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無憎穢之心故不以巾覆面公羊賈士也而鑿以飯是憎穢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所由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至於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陳註曰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以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后字衍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

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雜記○卷音袞○陳註曰卑者以卑服親身公貴者以上服親身卷衣最外尊顯之也卷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朝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為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重本也玄冕其服玄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褒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尸用革帶以為紐束此帶則素為之而飾以朱綠之采也申重也己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此帶即五采

○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衣斂左氏傳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率與律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繂者但緶帶邊而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雜記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為之者也稅衣黑色纁緣色帛袡裳下緣也繭衣褻故用稅衣為表合為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第二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第三稱也爵弁一其服玄衣而纁裳第四稱也玄冕見上第五稱也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袡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雜記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賁音奔司士之名也禮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褖衣益布於牀上也飯含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襲於牀上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司士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所以起縣子之譏也汰矜大也凡稱有諮問禮事者當據禮答之子游專輙許諾則如禮自己出也是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字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桓作宣含去聲襲賤者之事諸侯從之不知禮也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荊人欲因君以賤役故魯人以君臨臣喪之禮愚之○君臨臣喪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桃性辟惡鬼神畏之茢苕帚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故以此三物辟祓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以上皆檀弓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殺色介反赬丑貞反○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曰錦冒黼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質從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喪大記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檀弓

右沐浴飯襲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斂去聲○簟席竹席也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

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衾不在列絞音交稱去聲紟其鳩反○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從者在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絞之上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十有九稱也袍表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具曰稱衾單禮也不在列不在十有九稱之數也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一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辟音百紞丁敢反○此明大斂之事絞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為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於直者之下也紟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

凡十五升也疏一幅爲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爲三殺而中不擘列也紟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也又按士沐浴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蓋說此爲天子之士小斂之衣

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大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必須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己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祭服無算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褶衣褶衾衣衾之袂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複衣複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複音福褶音牒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禪音丹○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禪露衣

禮學彙編 卷之二十 三十三

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詘音屈紵音佇○凡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者所安之衣也不詘舒而不卷也非列采為間色雜色也斂尸者當著亦用袍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裁去聲○小斂以後用夷衾覆之夷尸也裁猶製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為覆冒尸形而作也舊說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以上皆喪大記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去之檀弓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少儀○以衣送死者謂之襚賈人識物貫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敵者則直以襚言矣凡言襚若非親者則須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若親者兄弟之類但直將進而陳之不須執以將命故云不以襚進也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右陳衣及襚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縣音玄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為薪以供爨鼎蓋冬月恐漏水冰凍也角斛水之斗狄人樂吏也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夏官卿屬也其屬有挈壺氏司馬親臨視其縣此漏器乃官代哭者木擯

禮學彙編 卷之二十 三十四

哭不絕聲為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哭不以官者親疏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一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燭呼火炬為燭也○以上皆喪大記

右縣漏代哭設燭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柩則其事易矣故不袒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大音泰胥作祝胥讀為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也周禮太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御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故知當為祝○侍猶臨也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疏曰

衽衣襟也生向右右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來畢結之不為紐也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與去聲○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徹帷男女奉尸侇於堂降拜斂去聲馮音憑說音脫髽側瓜反奉上聲○檀弓云小斂於戶內馮之踊者馮尸而踊也髦幼時翦髮為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髽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於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也降拜適於堂下而拜賓也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士句汜音汎○君謂遺喪之嗣君也寄公國賓入弔因拜之矣其於大夫士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風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汜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劫反○主人拜賓後即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諸侯禮故先襲絰乃踊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至大斂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斂奠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上之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絰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踊更踊也

檀弓篇曰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疏曰儀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喪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將以為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義也

雜記曰小斂大斂啟皆辯拜辯音徧○禮當大斂小斂及啟攢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若士與大夫當事而大夫至則亦出拜之也

君與大夫之禮此句用陳註補賓出徹帷小斂畢即徹帷士禮也此君與大夫之禮小斂畢下階拜賓賓出乃徹帷也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鄉音向○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之西故退而近北以鄉南也○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斂後男女主人迎送弔賓之禮婦人於敵者固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之弔亦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迎亦不哭也君將大斂於弁絰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

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升經素升上加環經未成服故也序謂東序端序之南頭也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楹南近堂廉者父兄堂下北面謂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小臣鋪席絞紟衾鋪於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即斂處也卒斂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踊者馮尸而起踊也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君釋采禮門神也宰告亦告主人以斂畢也君撫之撫尸

也主人拜稽顙謝君之恩禮也升主人馮之君使主人升堂馮尸也命亦君命也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其餘禮如鋪衣列位等事

雜記曰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於盤北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前喪大記衾下多一衣字盥下少一北字多上士二字夫人東面下有亦如之三字又曰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鋪平聲○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紟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為斂事蓋崇君之至而舉其禮也

檀弓篇曰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家語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此踊之節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以上皆喪大記動尸舉柩哭踊無數問喪

檀弓篇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辟婢亦反○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算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跳

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有三次踊大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

雜記曰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之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陳小斂五也小斂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斂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明日之朝及小斂四也小斂之明日大斂五也士三日而殯凡三次踊者始死一也小斂時二也大斂時三也凡踊者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世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之心沒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為三踊之限也

○又曰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

踊乃襲於士旣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疏曰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士有喪當祖之時而大夫來弔盖斂竟時也雖當主人踊時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此大夫反還也改更也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祖之衣也於士旣事成踊襲者旣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爲之成踊也

檀弓篇曰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爲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士皆入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入爲畢而後踊焉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雜記○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絕地者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絕地者其情重也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

置重設銘 補

檀弓篇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平聲綴音拙○禮註云士重木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於殯廟之庭暨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按家語此孔子答子罕之問

雜記曰重旣虞而埋之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姪音迭○撫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娣貴妾故大夫撫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爲娣姪以從大夫內子亦有姪娣姪者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士昏禮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娣猶先媵士有娣媵則大夫有可知矣

雜記曰君不撫僕妾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馮卑者後馮○疏曰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本上辟拘音俱○撫之者當尸之心胸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胸之處不當君所者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馮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馮尸之際哀情切極故起必踊以泄哀也○以上喪大記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重平聲兕音似杝音移○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爲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爲一重杝木亦耐濕故次於革棺所謂椑也梓木棺二一爲屬一爲大棺杝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四者皆周言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惟梓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二以上檀弓○衡音橫○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二道俟來之三道衽形如今之銀錠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爲小要不言何物爲之其亦木乎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

凡卿大夫之喪喪祝掌事而斂飾棺焉周禮

檀弓篇曰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椑音僻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物備即位即造為親尸之棺蓋杝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故名椑毋年一漆不如未成也藏焉者不欲令人見故藏之○右木曰喪吾聞諸縣

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音異○右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鴻氏曰此條重在不可不深長思一句買棺之時外內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囑記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說夫言也○

喪大記曰君夫人鬊爪實於綠巾士埋之鬊音舜綠音角○鬊亂髮也綠棺之四角也

右小斂大斂

君之喪三日子大夫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輯音集去上聲○子兼嫡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子人大夫盧在寢門外得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並言者據禮大夫適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來不杖與子相隨故云大門外杖門內輯者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內有王命則予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鄰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聽卜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虞與卒哭及祔之祭也於大夫所則杖者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同是為君故並得以杖拄地而行也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

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去上聲為去聲○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上為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子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斷音短○子凡庶子不稱言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illegible]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大夫子諸侯尊子不敢也以杖入殯宮內故哭殯哭柩皆出杖也杖於喪服為重大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之也○以上喪大記

曲禮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猶數也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數之死明日為三日斂殯死者之事也從死日數之為三日是三日成服者乃死之第四日也

小記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苴音疽○竹杖圓以象天削杖方以象地父母之別也○疏曰苴者黯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禮仲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也削者殺也桐隨時凋落謂母喪外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檀弓篇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皆長官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受命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今按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小記曰庶子不以杖即位此言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避祖之尊破服非欲之也今父既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得以杖

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故妾子亦以厭而
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大降庶子而孫不降其父也父在庶子為
妻以杖即位可也男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男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
位此以即位言蓋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不得持以即位故明言之也○婦人不為
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
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此明婦與女當杖之
微女子在室而為父母杖者以然男昆弟而使同姓為攝主也○雜記曰為長子
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長上厭○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
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己位耳為妻父母在不杖○古者
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

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輠胡罪反○輪人作卓輪之人也關穿也輠迴
也謂以其喪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迴轉其輪御喪甚矣日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
也○問喪篇曰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
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
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
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
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
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
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喪服四制曰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

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
病也擔音贍○疏曰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
設故云爵也遂歷敘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服傳云無爵而杖
者擔主也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
皆杖為輔病故也婦人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幼少之男子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子服檀弓○疏曰祝太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斂先
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大夫士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
齊衰三月而除必侍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者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
夫為王繐衰既葬而除近者亦不侍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及喪服

四制云云然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

右杖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殯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
三日而殯此因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可知故三累言之數孔氏引左傳
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是大
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為正○王制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槨加斧於槨上畢塗屋天
子之禮也菆才官反輴音春○疏曰菆叢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

車戴柩而畫轅為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繡覆棺之衣為斧文先致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此棺衣從椁入上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以覆於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今按菆塗龍輴是輴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輴車而殯棺也○檀弓

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欑才冠反幬音燾○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欑猶叢也叢木於輴之四面至於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欑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欑其三面上不為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幬覆也故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也塗不暨於棺者天子諸侯之欑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足於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幬也貴賤皆有帷故帷朝夕之哭乃褰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種上聲○熬以火煼穀令熟也熟則香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每種二筐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加魚與腊筐用異未聞○石梁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喪大記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掌次為之周禮君於士有賜帟帟幕之小置者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司供之○檀弓

檀弓篇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司几筵凡喪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凶事仍几周禮

置明旌於肂坎之東以檀弓註補

雜記曰主妾之喪其殯祭不於正室雖攝女君猶降於正適其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益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

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為字並去聲○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而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為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也外命婦乃臣之妻其恩禮殺君待其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後至也士妻雖卑亦宜有恩賜故亦視其大斂疏曰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賜大斂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賜小斂已上言君夫人視之皆有常禮而為之賜則加禮也○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往先使大告戒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俟於門外見君車之馬首入立於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立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視相

君之禮稱言擧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擧主人乃踊也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擧即釋此殿其於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畢不敢留君持奠徹先出俟於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於門外君去而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揖上聲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檀弓○頎音懇○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拜賓也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拜以禮賓稽顙以自致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敬於人而后盡哀於亡為得其序也頎者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於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取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却交手如常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至也檀弓○隱痛也以顙觸地無復禮容无痛

之甚也○○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小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雜上○為去聲○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父母尊也長子正體也故從重雖緦服之喪必稽顙而後拜尊大夫也此言大夫弔於士○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其禮不杖不稽顙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不主喪則子可以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賜謂人以物來贈已助喪事也毋在跪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曰其贈也拜○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也雜記下○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后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今按檀弓鄭註以拜而後稽顙為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為周之喪拜疏云鄭如此者以孔子所言亟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衰者但殷之喪拜自斬衰至緦麻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制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蓋首絰免而深衣也不散帶散小記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雜記曰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一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比音畀為去聲○喪大記三問此云無筭或恩義如師保之類乎或三問者君親往而無筭者恩遣使於士有疾君問之惟一次賤也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

卿卒不繹仲遂魯卿垂齊地繹祭之明日又設祭以賓尸謂之繹萬文武舞之總名文舞吹籥以舞今為其有聲故去之但用干羽也○胡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方入去籥聖人以為非禮也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從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

世萬子孫無變也從去聲靮音的縣音玄○爵所以絡馬靮所以羈馬者縣二邑名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祀而不終以賂侯之命服而從大夫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知去聲蕢音快飲去聲○知悼子晉大夫名罃平公晉侯就也凡三酌者既罰二子又復酌以自罰也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諫教開發於我我是以不先

與爾言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爾之飲曠何說也蕢言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況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以作樂燕飲乎○知音智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為君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也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共音供與去聲○宰職在刀匕今乃不專供刀匕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亦自罰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觶音志毋音無○揚觶舉觶也平公自知其過又欲以此爵為後世戒至後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言此觶乃昔杜蕢所舉○以上檀弓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

小記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少儀曰婦人為喪主則不手拜為喪主夫與長子之喪也為喪主則稽顙故不手拜若有喪而不為主則手拜矣

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故主婦之侍夫人猶主人之侍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君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

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也言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於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君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專代為主必以主人在己後侍此君拜竟主人後拜也○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己在前拜使主人陪後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前章既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後踊似與前文異一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為榮也○喪大記

右殯及君夫人弔賜之禮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檀弓○逮日逮日之未落也○方氏曰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無事不辟廟門小記○辟亦反○辟闢也廟門殯宮之門也鬼神尚幽闇故有事則辟無事不辟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雜記○國有大祭祀則哀者不敢哭然朝奠夕奠之時自即其作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檀弓○齊音齋○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故也至於祭祀之吉禮則必自盡以致其文焉然亦豈知神之所享以自表其心而已矣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雜記○朝夕之閒孝子欲見殯故哭則褰舉其帷哭畢仍垂下之無柩謂葬後神主祔廟之遐在室無事於堂故不能施帷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檀弓○敬姜哭夫避嫌使人送微之○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檀弓○哭夫以禮哭子以情○有薦新如朔奠未葬以前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而已或得時新之味或五穀新熟而為之奠則其禮亦如朔奠之儀○檀弓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與去聲說音脫相去聲○饋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眾曾子問己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

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未太輕己之服而重於相為乎孔子乃答之曰非此為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為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問與於祭是虞與卒哭之祭餘與上章同曾子又問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己有喪服可以助為亡之執事否夫子言己有緦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己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曾子又問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才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大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

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啟啟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及送君復往送君之奠也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奠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為大之君如為舅姑服齊衰故殷事亦之君所此三段皆對言君親之喪如親既殯未殯及啟而有君喪亦如之以上曾子問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三年之喪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故聞緦服兄弟之哭居而遠者亦乃往哭其喪者非兄弟則雖近不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側室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方氏曰哭於側室欲其遠殯宮也於門內之右者不居主位亦為之變也同國則往者以其不遠也○以上檀弓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雜記○外喪即兄弟之喪在遠者於他室明非哭殯也入奠者哭之明日之朝奠者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宮奠畢而出乃服已本喪服若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昨日他室所哭之位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之即哭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即位之禮也

右朝夕奠哭及朔望殷奠及在殯聞喪

臨喪不笑不惰必有哀色入臨不翔哭日不歌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曲禮○臨哭也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相舂人為歌以助舂也巷歌歌於巷也

右凡臨喪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衰音催蕤而追反○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者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布帶以布為帶也因喪屨因喪服之屨也蕤與緌同古者緇布冠無緌後代加緌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為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占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皮弁者於天子為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為視朔之服也筮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為純緣占者當卦爻吉凶之人也朝服卑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去聲大宗人小宗人即大宗伯小宗伯也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以上雜記

祔葬者不筮宅小記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雜記○宅謂塋壙也祔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祝辭曰哀父則子某卜葬其父某甫孫則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則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助語之辭妻卑故爾若弟為兄則曰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

右卜葬○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劉氏曰伯玉始從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惡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為身後計

遂訊之曰吾子樂此則璞請前行以去子矣○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疾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比音畀樂音岳下樂音洛首去聲○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狐雖微獸丘其所藏之地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亦不忘其本也○以上檀弓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終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一

後學應撝謙纂次

大事篇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檀弓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喪大記

檀弓篇曰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此下有不至者廢其祀刜其人九字殊為欠理今闕之○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

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

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蓋細而後集之意非有意於貧富之間也有子此言亦未嘗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亦不愚至此此章語未可信

喪服小記曰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檀弓篇曰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沬木不成斲

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雜記章去聲○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同上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雜記下○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已恭敬之有馬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

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檀弓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王制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披去聲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一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
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以上喪大記）
池視重霤（檀弓）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雜記）
檀弓篇曰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子張之喪
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孺子䵍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
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
侯輴而設幬為揄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
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子游問喪具夫

子曰稱家之有無也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
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窆）
人豈有非之者哉

右明器棺飾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
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賻者既致命坐
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少儀）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
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
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賻賵及事禮之大
也○檀弓篇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
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
伯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夏曰於門人之喪未有
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
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
可也○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
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粥人之母以
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

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昆
弟之貧者

右賻賵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
次如此也○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
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
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
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
命曰寡人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
弔者降反位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

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
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
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襚
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
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
拜稽顙委衣於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
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
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
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向上介賵執
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

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
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賵者出反位
於門外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
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
西階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
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
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
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
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
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

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
客對曰寡君命使臣其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
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於門西介立於門左東上
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
拜稽顙 雜記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雜記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小記 其國有君喪不
敢受弔 雜記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
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小記 ○若國禮喪則小行人

令賻補之 周禮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
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
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
他如奔喪禮然 雜記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
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
辱敝邑者易則易於則於易於雜者未之有也容
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
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

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檀弓）

右他國弔含襚賵臨之禮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輴音輇）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國作輇）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喪大記）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引去聲）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雜記）

三公之喪卿士為之前驅而辟六卿之喪遂士為之

前驅而辟大夫之喪縣士為之前驅而辟（周禮）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雜記）○讀賵非古也曾子曰是再告也○喪之朝也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據家語此段孔子答子罕之問）○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填作奠池作撤）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檀弓）

坊記曰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引去聲）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封音窆）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

檀弓篇曰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

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雜記曰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專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檀弓篇曰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小記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

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殯作實）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

諸老聃云○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君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執紼不笑望柩不歌適墓不歌（曲禮）

檀弓篇曰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雜記曰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

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檀弓）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作窆咸作緘○喪大記）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窆）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

若堂矣者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檀弓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檀弓○

稻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後折入雜記○庶人縣封窆不為雨止不封不樹王制 國高子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易墓非古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劉氏曰成寢而夫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嬌僞以文過也且殯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塚上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

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劉氏之說固然然當時權貴之家力不可抗先世一二塚尚可遷也倘數十塚相連其可遷乎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闕疑○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家語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

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
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
之為人也於是弗果用○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
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
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
同棺乎弗果殺○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
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
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
焉○路馬死埋之以帷○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

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以上皆檀弓
既封封音窆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檀弓
既葬各以其服除檀弓○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
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
友虞祔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
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雜記

右葬

反哭升堂主婦入於室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
養也檀弓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
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
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故弔之死人之卒事
也殷已慤吾從周家語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
左反日中而虞檀弓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虞而立
尸有几筵檀弓○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小記○凡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小記○凡
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雜記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
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雜記虞杖不入於室祔
杖不升於堂小記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
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雜記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
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
七雜記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
檀弓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檀弓

孔子曰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於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家語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可以祔於士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婦

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小記

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附作祔○雜記上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小記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雜記

主妾之喪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 雜記

祔練祥太祝掌國事 周禮

右虞祔卒哭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檀弓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

謂之貞惠文子 檀弓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曾子問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檀弓○周禮曰小喪太史賜謚卿大夫之喪小史賜謚讀誄

右諱謚誄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小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雜記下）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曾子問）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

酬弗舉亦非禮也（此亦係曾子問中孔子語以論語陳司敗章格之蓋非孔子之言記者之未失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雜記下）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雜記）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雜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小記）○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檀弓）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小記）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雜記）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為父母妻長子禫○宗子母在為妻禫（小記）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雜記下）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有過時而弗除也君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

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
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小記
右練祥禫之祭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檀弓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
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
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檀弓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祭義

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
欲生忌日必哀
右忌日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
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
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孔子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
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
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
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
猛於虎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以上檀弓
右哭墓
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羔裘玄
冠夫子不以弔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五十無車者不
越疆而弔人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所識其兄弟不
同居者皆弔檀弓
尊長於己踰等喪俟事不犆弔少儀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
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

面而弔焉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
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
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
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
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
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
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
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

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以上檀弓

期之喪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雜記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右行弔於人

凡喪事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雜記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

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檀弓

右非時而弔○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成康為未久也

王弔則男巫與祝前邑人共介邑王后則女巫與祝前王弔於四方典路以路從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凡卿大夫之喪世婦與內宗掌其弔臨女御從世婦而弔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寺人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周禮

右邦之弔事○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訃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家語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阼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笇音算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一終

後學應撝謙鐉次

大喪篇上 補亡

凡補亡皆宜次於經末以觀禮者不便查考故次於所補之下

王不豫御路寢洮頮水大宗伯為上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三公九卿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發顧命還出 以周書周禮定

右顧命

徹縣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 喪大記

王府共復衣裳司服共復衣服掌其陳序幕人共帷幕帟綬 周禮

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崩於路寢

檀弓篇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冢宰命大臣二人勳臣一人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大宗伯為上相司寇前王師氏保氏僕御從師氏詔王儆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保氏諫王惡使其屬守王闈太僕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虎賁守王門旅賁氏衰葛執戈盾 以周書周禮定 子啼死臣哭后夫人哭踊從 喪大記定 九嬪世婦女御從后

后出入則內小臣前驅為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周禮

凡當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者皆笄纚扱上衽 以周禮問喪定

右始崩

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祭僕

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大寢 周禮 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曰天子復矣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以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西北榮 喪大記曲禮士喪禮

雜記曰復西上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

喪大記言凡復婦人稱字王后忍不同宜從天子例曰王后復矣 復以卷

右復

冢宰攝政太僕戒鼓傳達於四方鼓人詔太僕鼓小臣凡事佐太僕射人作卿大夫掌事司士作士掌事小宗伯肆師凡大禮儀佐大宗伯大司馬平士大夫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灋小宰合其聯事掌其戒

具令百官供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宰夫掌小
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府以山澤之賦待喪紀
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司隸役其煩辱之事周禮縫人
制絞紟衾冒以王制補司市令巷市七日以檀弓補祝取群廟
之主藏諸祖廟曾子問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司險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得
達之周禮

右戒臣民

射人與僕人遷尸於牀角枕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
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周禮喪大記

玉府共角枕角柶周禮

右楔齒綴足

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無巾柶以士喪禮周禮批至夕易奠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檀弓
內則曰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疑即用饋食八豆與閣中五牲之內爲羞

右奠人膳夫臨爲之

幕人帷堂

右帷堂○檀弓篇曰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告喪於諸侯曰天王登假○假作遐曲禮
按檀弓父兄命赴者天子則冢宰乎

右赴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宿衛如前卿大夫立哭於堂上
東方父兄子姓次之以喪服之精麤為序庶子序之臣為君雖皆斬衰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異姓庶姓諸侯次之皆於堂
下庶士哭於門外北面后坐於西方夫人內命婦姑
姊妹子姓立哭於西方南上九嬪從后帥序哭者卿
大夫外命婦哭於堂上西方外宗以次序哭於堂下
北面肆師合外內命婦序哭內宗序哭者凡士之有

守者司士令哭無去守以喪大記檀弓文王世子周禮定
檀弓篇曰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內宰佐后使治內外命婦正其服位諸子正群子之
服位

右哭位

有賓則子拜
喪大記曰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
階君拜國賓於位
唯二王之後於周為賓弔賻贈含子拜左傳曰宋
子周為賓天子有喪拜焉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穀梁傳曰貝玉曰含衣衾曰襚

公卿大夫諸侯含執玉入階下奠玉再拜稽首擯者謂含者坐取玉自西階升堂將命曰臣某侯某進含玉坐委於殯東小宰朝服喪屨坐取玉以授宰夫宰夫受之降自西階以東含者自西階降北面再拜稽首出 以周禮覲禮士喪禮雜記推定

右受含玉

司常共銘旌以太常書曰周王姬某之柩 以周禮小記定

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

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按禮緯曰天子之旌九仞貴與馬氏曰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之旌高九尺

右銘

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為堂於西牆下東鄉堂用塊 從喪大記士喪禮定

大渳鬯人設斗共其釁鬯鬱人共其肆器 瓦盤瓦瓶之類 肆師築鬻 周禮 陶人出重鬲 喪大記 造於西牆下東鄉 以士喪禮

批

右沐浴之具

委人共薪蒸木材司烜氏共墳燭庭燎 周禮

喪大記曰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然則天子堂上四燭下四燭庭燎用百

右設燎

挈壺氏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周禮

喪大記曰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

右代哭

厥明滅燎易奠司服共斂衣服掌其陳序典絲共絲

纊組文之物 周禮

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周禮

陳襲事於序東西領南上不績明衣裳用布鬠笄用口 士用桑天子不知何用以安死當用桑木○鬠音括 長四寸纋中布巾環幅鑿之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寸析其末瑱用五采纊幎目用口方尺二寸口裏 幎目表裏宜用玄黄表與冒同色裏與殺同色 著組繫決用口口 士用正王棘若擇棘天子不知何用也 組繫纊極二冒口質長與手齊口殺三尺掩足冕服五自袞衣以下爵弁服皮弁與玄端服纁裳素積素帶朱裏終辟龍載延朱舃皆繶約純組綦繫於踵庶襚繼陳不用玉九

實於笄稻米一豆實於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櫛於簞浴衣於篋皆饌於西序下南上以士喪禮周禮玉藻喪大記雜記批定

喪大記曰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又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又曰復衣不以衣尸雜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雜記曰天子飯九貝注言九貝非周制

雜記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紳加大帶於上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此皆諸侯之禮也天

子則襲服有如綴旁九乎文獻通考曰天子十二稱歟

凌人共夷槃冰典瑞共飯玉含玉玉府共含玉舍人共飯米周禮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喪大記

文獻通考曰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䪼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飯君用梁雜記天子飯九貝此蓋夏時制也周天子飯用玉雜記曰三節名自有牀皆有枕席唯含一時暫徹枕使平面

右陳襲飯含之具

小宗伯掌大肆從秬鬯渳太祝從肆鬯渳尸小祝贊渳子出戶外北面周禮

后之喪女御掌沐浴周禮

喪大記曰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王沐浴用秬鬯其法略同此

士喪禮曰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母之喪鬠無笄設明衣設巾帶

右沐浴

子入即位諸侯襲冕服袞衣一鷩衣一毳衣一希衣一玄衣一爵弁一皮弁一韋弁一朝服一玄端一素端一大裘一賓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於盆上洗玉執以入太祝洗柶建於米執以從太祝又一人執巾從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玉奠於尸西賓由足西牀西東面跪祝入受米奠於玉北洗柶者從跪

於牀西在右賓在扱米實於右三左中亦如之大冢宰贊含玉（或小宰攝之）賓進含又實米唯盈興子襲反位太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於跗連絢乃襲十有二稱明衣不在算大喪爲上設大帶搢珽設决麗於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設冒櫜之幠用衾巾柶鬊蚤埋於坎（二王之後爲賓遠不及王或公卿之○以士喪禮周禮雜記推定）

右飯含襲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於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飯餘用入鬲於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於重冪用口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於後

鄭註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不知何據禮器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疑即此而先儒誤設以抗木抗席與茵爲一重也

右重

太祝徹朝奠設夕奠（士喪禮始死日襲有始死奠無朝夕奠天子小斂在四日不容無奠）

右襲奠（無考今推與始死奠同）

三日子及后杖祝先服（檀弓 喪大記）子皆杖不以即位（喪大記）命作冊度（周書）

將傳顧命

禭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階下北面致命曰臣某侯某致襚衣於賈人小宰受之襚者再拜稽首出小宰受之宰夫以下五人陳於寢東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東序不以襚（周禮雜記少儀推定）

右始服作冊及襚

太僕縣喪首服之法於宮門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司服掌王之吉凶之服內司服共后及九嬪世婦凡命婦之喪衰追師共王后九嬪及外內命婦之笄喪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周禮）

右具服式

四日厥明滅燎易奠陳衣於序東西領北上（喪大記士喪禮記）

喪大記曰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又曰君無襚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又曰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喪大記）廣終幅析其末凡絞紟用布（士喪禮）

錦衾口裹無紞祭服次并服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
之不盡用饌於東堂下醢人共韭菹醓醢昌本麋臡
菁菹鹿臡茆菹麇臡加豆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
雁醢筍菹魚醢司尊彝設四甒明水鬱齊醴齊盎齊
南順鬱齊在南冪人冪奠用功布在饌東小臣設盥
於饌東萑在東南順玉府實角觶三角柶二素勺二
豆在甒北四以並籩人共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加籩之實蔆芡栗脯蔆芡栗脯亦如之凡籩豆實具
設皆巾之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士喪禮觶四其二為夕酌士畢
檢不另設奠也天子則另設○以上用士喪禮周禮推定

封人飾其牛牲牛人共其奠牛囿人共其生獸死
獸之物獸人共其生獸死獸腊人共其脯腊凡乾
肉之事䲣人共其魚之鮮薨醢人共其薦羞之豆實
籩人共其薦籩羞籩內饔共羞脩刑膴胖骨鱐外
饔陳其鼎俎而實之庖人共庶羞寺人率女宮而
致於有引佐世婦治禮事大斂條通用
羊人共羊豕人共豕犬人共犬雞人共雞經文雖
不備可以職推
檀弓曰奠用素器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

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於東方婦人之帶牡麻
結本在房牀第夷衾饌於西序南西方盥如東方以士喪禮推定
喪大記曰君以簟席
內饔陳五鼎於寢門外當東堂少南西面其實牛羊
豕犬皆四鬄去蹄兩胉脊肺雞五乘而鼎設扃鼏鼏
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
雜記曰匕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
刊其柄與末
右陳小斂衣絰帶奠

小宗伯及執事大祝之屬涖小斂帥異族而佐太祝贊斂
周禮背盥二人以並東面立於西階下布席於戶內下
莞上簟子即位於戶內右東面太祝布絞衾散衣祭
服次祭服不倒美者在中眾祝襲舉遷尸反位設牀
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太祝是斂鋪絞紟踊鋪
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卒斂
宰告子西面馮尸踊無算后東西馮亦如之子袒脫
髦髺髮以麻眾子髽臣皆括髮婦人髽帶麻於房中
以喪大記士喪禮周禮推定
檀弓篇曰斂用日出喪大記曰君之喪大胥是斂

(大作奉脊作祝)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又曰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為之一不食凡斂者六人又曰小斂之衣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又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又曰斂者既斂必哭又曰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執之凡馮尸興必踊士喪禮曰小斂辟奠不出室

右小斂

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幠用夷衾踊無筭執事者降子降拜國賓襲帶經踊群臣皆踊賓出徹帷后及婦

人踊太祝徹奠

喪大記曰毋之喪即位而免士喪禮曰主人絞帶

凡王后有捧事於婦人則春官世婦詔相

右奉尸侇於堂拜賓襲經

哭尸於堂上子在東方宿衛如初后西方夫人以下南上立哭如初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踊無筭衆子群臣男女在堂下皆以次踊無筭乃奠士舉鼎入內饔五人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四俎次於後右人左執匕抽扃子左手兼執之取鼏委於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牛兩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羊豕犬亦如之雞五豕全載饔人及舉鼎者出太祝及執事盥執鬱齊先醴齊盎齊從豆從俎從籩從升自西階子及丈夫踊幕人徹鼎巾待於阼階下奠於尸東執鬱齊北面西上豆錯四列俎錯於豆東二列鬱醴盎錯於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后及婦人踊奠者自重南東子及丈夫踊出后及婦人踊(以喪大記士喪禮周禮推定)

右小斂奠○檀弓篇曰小斂之奠於東方○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曾子問)

至暮易夕奠

右夕奠(皆大祝為之)

五日易朝奠官長服(檀弓)

右朝奠(皆官長為之)

諸達官之長杖(喪大記○入殯宮大夫杖)

右官杖

有襚者則將命如前

右襚

至暮易夕奠

右五日夕奠

六日朝夕易奠

右易奠

越七日伯相命士須材尚書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檀弓篇曰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椑音僻

厥明滅燎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陳衣於庭北領西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祭服無筭褶衣褶衾喪大記

本篇曰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本篇君陳衣於庭百稱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士三十稱然則天子當百二十稱

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周禮

孔子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死於中原也然則此條當廢

舍人共熬穀饌於西坫南

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然天子五種十二筐乎先儒謂熬穀惑蚍蜉免侵尸今若用之是引之使侵尸也石梁王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東方之饌司尊共四瓦甒其實明水鬱齊醴齊盎齊角觶三角柶五甒豆十六又加豆八羞豆二朝事籩八饋食籩五加籩八羞籩二無縢布巾內饔陳鼎十二於寢門外北上牛羊豕犬合升雞五乘魚十有五腊半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

掌次張帟三重司几筵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仍几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掘肂棺入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

右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

大祝徹盥於門外升自阼階子及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鬱齊醴齊盎齊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於足降自西階后夫人及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鬱醴盎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帷堂以士喪禮周禮推定

右徹六日夕奠

將大斂子弁絰即位於序端有國賓以告俟於堂下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東北面東上次君爲上父兄子姓堂下北面以喪服之精麤爲序異姓庶姓諸侯次之后夫人內命婦內宗尸西東面南上外宗房中南面而外

命婦以次序哭於堂下小宗伯及執事涖大斂帥異
族而佐小臣鋪席太祝鋪絞紟衾衣美者在中士盥
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徹帷宰告子馮之踊
嬪婦告后東面亦如之以檀弓周禮喪大記推定
雜記曰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喪大記曰大斂於
阼階爪實於綠中檀弓篇曰周人斂用日出
右大斂
小宗伯涖上士舉尸斂於棺斂者却立子奉尸踊如
初后亦之復位斂者進益加漆東之以周禮士喪禮喪大記推定
喪大記曰君益用漆三衽三束大夫益用漆二衽

二束士益不用漆二衽二束然則天子四衽四束
歟
加杝棺梓棺子北面於西階東肂視復位小祝設熬
此不可用乃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卒塗小
祝取太常銘樹於肂東復位踊襲以喪大記周禮檀弓士喪禮推定
甸師代王受青蕺太祝言甸人讀禱
檀弓篇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
上畢塗屋又曰天子龍輴而椁幬
右殯
燭升自阼階日中而用燭事神乃奠太祝執巾從設於奧東

面祝反降及公卿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
載魚左首進鬐腊進柢賓執鬱齊先升自西階大冢
宰執醴齊大司空執盎齊升自阼階豆籩俎從升自
阼階子及丈夫踊饔人徹鼎奠由楹內入於室賓奉
鬱齊北面冢宰司空亦如設朝事之豆四列韭菹醓
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亦四列
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在朝事東加
豆亦四列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
在正豆北羞豆二酏食糝食在加豆北牛俎當魚醢
東牛北羊羊北豕豕北犬犬北雞雞北魚皆一列麋

當牛俎其北田豕鹿獐狼兔次之朝事之籩麷蕡白
黑形鹽膴胞魚鱐在俎南饋食之籩棗栗桃乾䕩榛
實在朝事籩東加籩蔆芡栗脯蔆芡栗脯在籩南又
羞籩糗餌粉餈加籩南賓奠鬱齊冢宰奠醴齊司空
奠盎齊在豆南中如初皆再拜稽首哭踊奠者出立
於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降自西階后及
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子及丈夫踊賓拜子拜送不
下堂賓出后及婦人踊子及群臣父兄子姓北面哭
殯群臣父兄子姓出哭止闔門
士喪禮記曰巾奠執燭者滅燭

右大斂奠

位

右大斂奠圖

既殯內外命婦皆杖以喪大記推定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右成服

狄設黼扆綴衣周書司几筵設几筵周禮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徹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於東

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某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
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
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
報告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

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
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
厥若無遺鞠子羞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
反喪服 尚書

右傳顧命

居倚廬不塗宮之 喪大記 三年不言 論語 百官總己以聽
冢宰三年 尚書論語 宮正幾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射
人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右居廬

外宗敘外內朝暮哭者 周禮 后夫人即位於堂南上子
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卿大夫在其南北面衆子及
公族以喪服之精麤為序異姓庶姓群臣次之門東
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士備入子即位辟門后夫
人命婦拊心不哭子左還入門哭后夫人命婦踊子
堂下直東序西面群臣皆即位如外位 以士喪禮文王世子推定
朝夕哭不帷 雜記 不辟子卯 士喪禮 春官世婦三年比
外內命婦之朝暮哭之不敬者而苛罰之 周禮
檀弓篇曰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右朝夕哭

太祝徹奠 周禮 徹者盥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子及
丈夫踊祝取鬱齊北面取醴齊盎齊立於其南取豆
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后及
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直西榮鬱齊醴齊盎齊北面西
上豆西面錯籩俎錯鬱齊醴齊盎齊錯復位鬱齊錯
於西遂先由子之北適饌 以士喪禮推定

右徹大斂奠

司服共其奠衣服乃奠鬱齊醴齊盎齊朝事八豆八
籩有加六俎升子及丈夫踊入如初設不中錯者出
立於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后及婦

入踊奠者由重東南子及丈夫踊出后及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子出公卿揖衆子同姓皆就次

右朝奠○夕奠亦如之用饋食之豆籩有羞○檀弓篇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朔月月半殷奠用五牲魚六腊陳鼎十有二陪鼎十有二豆籩用朝事饋食之品有加有羞饌人共黍稷稻粱麥苽舍人實十簋簠各十有二庶羞位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祀釋朼於鼎俎行朼者逆出饔人徹鼎其序鬱齊醴齊盎齊豆俎簠簋籩其設於室豆錯俎錯如初簠簋啓蓋郤諸其南

進太羹鉶羹其鬱齊醴齊盎齊位如初祝與冪巾乃出子及丈夫后及婦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之儀徹奠先取鬱齊醴齊盎齊其餘取先設者序出如入其設於外如於室每奠司几筵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小寢以上用周禮士喪禮推定

有薦新如朔奠檀弓

右朔月月半殷奠及薦新

周禮羞用百有二十品當不盡用疑朔月用三十二品

庶羞四列每列四品

位

每列四品 庶羞四列

右朔月月半奠圖

踰年改元即位

勉齋黃氏曰案即位之別有四正嗣子之位已見始死條下顧命有王麻冕黼裳道揚末命及康王

之誥有予一人釗報誥之語乃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之禮若踰年合改正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元年書即位則是踰年改正元之位也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有未殯而踰年者矣

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禮之失何也貴與馬氏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

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搗謙按武王之喪傳顧命之禮必經周公所定豈有一傳而召公遽敢改之則此禮自周公召公遵行而孔子刪定後人何敢議焉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二終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三

後學應搗謙鳌次

大喪篇下 補七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周禮 葬於北方北首 檀弓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冢人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周禮

右兆域

司空擇兆域 補

既朝哭小宗伯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在小宗伯之右占人三在其南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命臣某為父某王某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右還北面置韇兩手執蓍曰假爾泰筮有常遂述命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在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於命筮者與小宗伯占之曰從小宗伯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復命於子子絰哭不踊便春官世婦告於后后哭不踊 用周禮士喪禮推定

右筮宅○小記曰祔葬者不筮宅

又明日既朝哭子弁經帥公卿親往兆南北面大宗伯為上相龜人吉服奉龜以往先奠龜於兆南南首有席莁氏執焚焞置於燋在龜東小宗伯涖卜及太史太卜皆吉服大卜立於兆西南東面南上占人三在其南有司告事具子北面小京伯即位於兆東南西面龜人抱龜奠龜西首莁氏執燋置之燋在北太卜受龜人龜示高以示涖卜涖卜受視定體授之太史太史定墨以授太卜太卜還少退受命太祝在子之右贊命命曰哀子某為父某王某卜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許諾還即席西面坐述命命龜興授龜人龜立於兆西龜人坐莁氏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太卜太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龜人與卜師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卜師退東面乃旅占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卒不釋龜告於涖卜遂告子占曰從子哭不踊龜人徹龜有司告事畢乃歸殯前哭不踊使春官世婦告於后后哭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右卜宅（周君卿重卜今龜書惜不傳無考）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龜人先奠龜於堂上南首有

席莁氏以焚焞置於燋在龜東小宗伯涖卜大卜吉服立於堂西東面南上占人三在其南北上龜人莁氏席者在堂西有司告事具子北面於堂上弁經左擁之涖卜即位於阼階上西面餘如卜宅之儀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父某王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太卜許諾還即席西面坐述命命龜興授龜人龜退立當戶餘皆如卜宅之儀

右卜日○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左傳）七月而葬（禮器）

既有日小宰以戒百官掌其戒具冢人請度甫竁小宗伯及執事眂兆遂哭之祭后土冢人為尸及竁以度為邱隧執斧以涖遂人遂師抱磨共其邱壠鄉師執斧以涖匠師

由南為隧道掘中南其壤置抗木衡土如方室闕其南

右穿壙

柏槨以端長六尺

左傳曰用蜃炭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天子之葬禮也

既井槨司空復命於子子左還槨反位哭不踊群臣皆哭后及殯婦哭於堂

右升椁
小宗伯及執事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績子徧視
之如哭椁群臣皆哭
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獻素獻成亦如之
孔子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沫木不成斲琴瑟張
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檀弓夏后
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
右獻明器○荀子曰薦器則冠有鍪而無縰甕廡
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笫木器不成斲陶器不

成物薄器不成內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
告不用也
夙興設盥於太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
之俠牀饌於階間
記夷牀輁軸饌於西階東○周禮曰世婦帥女宮
而濯溉為齍盛巾車共匶路
旬設庭燎八燭俟於殯門外子升經葛衆子公卿大
夫皆升經葛散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子即位袒
喪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
三命哭燭入祝降踊無筭喪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
衾
記啓之昕外內不哭○周禮曰喪祝及辟令啓註辟
謂除菆塗椁也
右啓
閽人設門燎遝於祖用軸士師帥其屬而蹕於王宮
司常取太常銘旌建之以先前導者各間以燭重繼
之奠從燭從柩從燭從子從喪祝執羽葆御匶大司
寇前王小司寇前王而辟公卿以下從虎賁氏帥虎
士八百人又旅賁氏衰葛執戈盾夾左右從后及嬪
婦內外世婦從內監為內人蹕及宮門廟門閽人蹕

升自西階奠俟於下東面北上子升后及嬪婦內外
世婦升東面疏者入於房衆子東即位於階下正柩
於兩楹間用俠牀子柩東西面司常樹太常置重如
初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子踊
無筭賓入拜頓首子拜賓即位踊襲后及親者由足
西面薦路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
自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子及丈夫后及婦人
要節而踊薦馬大路盤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喪僕執策立於馬後哭
成踊右還出賓出大宗伯送於門外

右朝祖薦路設奠薦馬○曲禮曰祥車曠左周禮曰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內豎前蹕（士喪禮有朝禰按天子未葬七廟之主皆合於太廟則無朝禰之理）

既正柩賓出巾車納廞路於階間薦乘輅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載冕服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載皮弁服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載朝服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載韋弁服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載韋弁服

王后之喪薦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屋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周禮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圉人牽馬而入陳

有司請祖期日日側

右請祖期

子入祖公卿大夫皆祖乃載踊無筭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喪祝飾棺縫人掌縫棺飾馬衣柳翣之材

按喪大記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則天子當四池九齊九貝餘未詳又禮器天子五重八翣然則當火翣二

明堂位曰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右載飾棺○記將載太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於柩西○巾奠乃牆

閭胥聚衆庶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小司徒帥邦役治其政教遂人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屬六綍鄉師帥其民而致遂治之掌蜃共閭壙之蜃稍人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遂師共其丘壠及蜃車之役

右屬役

升正柩執綍千人司馬執鐸左右各十六人綍皆銜枚

按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振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執引三百人執鐸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然則天子當倍諸侯

右屬引

陳明器於乘輅之西抗木若干抗席若干重加茵（士喪禮陳明器陳折抗席抗木先儒謂禮器天子五重即抗席茵與抗木也然天子用隧則所謂抗木鄭土

當先置於隧道之中而所陳之抗木則所以閉其隧道之南者耳未必須五重也抗席與茵者當亦加於椁上天子之席五重故先儒推抗席與茵亦如此其實禮器但言五重即檀弓以為主道之重耳不然何不言抗席五重況士抗席三已是再重天子又當不止此器西南上綪用器俎豆

簋簠登敦杅盤各若干匜實於槃中南流役器甲冑

干笮之屬燕器杖翣之屬司服共其斂衣服掌其陳

序司常建斂車之旌車僕斂革車巾車飾遣車遂斂

之行之司裘斂裘飾皮車校人飾遣車之馬圉人斂

馬

雜記曰遣車視牢具

司兵斂五兵司弓矢供明弓矢

既夕禮曰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可張也有

柲設依撻焉有韣鍭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

軒輖中亦短衛

既夕禮曰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澤焉周禮曰掌

荼共荼既夕禮曰葦苞長三尺一編菅筲三其實

皆瀹周禮曰稻人共其葦事澤虞共其葦蒲之事

量人掌奠罋之俎實

司干斂舞器樂師帥樂官陳樂器太師涖斂樂器師

瞽而斂小師與斂眡瞭笙師鎛師籥師各斂其樂器

典庸器斂筍虡

茵苞若干筲若干黍稷麥麴若干甒醯醢筲冪用疏布

甒八五齊三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

右陳明器

徹奠巾席俟於西方徹奠不設於序東南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為神憑依之久也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焉子及丈夫右及婦人要節而踊袒商

祝御柩乃袒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即位於階間

祖還輅不還器太祝取銘置於茵士十人遷重左還

布席乃奠如初子及丈夫右及婦人要節而踊薦馬

如初賓出大宗伯送

右祖奠薦馬○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十六人

○祝饌祖奠於子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有司請葬期入復位

右請葬期

太師作匱謚瞽矇世奠繫太祝作誄遣之日太史讀

誄凡喪事攷焉小史佐太史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曾子

問

右誄

賓賵執圭將命曰某屏之臣某敢賵相者入告反命

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自下

由路西子拜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
殯將命宰舉圭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
者出反位於門外諸侯賵子不拜書賵於方乃宮代
哭如初宵為燎於門外內

右賵

厥明陳鼎十二於門外如初其實馬牛羊豕犬豚解
離肺魚鮮獸陪鼎十有二皆如初東方之饌籩豆各
二十六簠簋各十有二鬱鬯五齊三酒陳器滅燎執
燭俠輅北面賓入者門外告於擯拜稽顙子拜賓出
侯入拜稽顙子不拜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司尊彝存奠彝○鬱人
及葬共祼器遂貍之○小祝設道齎之奠分禱五
祀○量人掌喪祭之俎實

右陳大遣奠

徹者入子及丈夫踊設於西北后及婦人踊徹者東
鼎入乃奠如朔奠奠者出子及丈夫后及婦人要節
而踊

右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薦馬馬出自道輅各從其馬駕於
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上
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路從徹者出踊如初

右重出車馬奠器從○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
脯醢而已雜記○校人飾遣車之馬周禮

遂師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鄉士各掌其鄉之禁
令帥其屬夾道而蹕遂士各掌其遂之禁帥其屬而
蹕縣士各掌其縣之禁方相氏先匶喪祝執羽葆以
御匶出宮乃代掌勸防之事太史執遷以蒞勸防鄉
師執纛以與匠師御柩而治役司士作六軍之士執
披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

后之喪女御持翣

冢人言鸞車象人虎賁氏從遣車而哭

王后之喪內竪執褻器以從遣車

子祖眾子公卿皆祖乃行踊無筭出宮踊襲

右柩行

及墓巾車啓關陳車輅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陳器
於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匶引方相氏入壙以戈擊四
隅歐方良柩及壙喪祝說載除飾斂服載之子祖眾
子公卿以下西面北上后及婦人東面皆不哭
按文獻通考檀弓公室視豐碑豐碑言視者僭天子也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

者凡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以又方中之內先累梓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壙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撫謹按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則是諸侯國有碑也當時必有所謂豐碑公室之葬碑則視此耳非豐碑為天子葬禮也魯之僭禮國多碑然亦成王所賜耳若死生之物服采章莫不僭之何名秉禮哉諸侯之用碑以用繂下棺耳天子有隧道則竟自南闕一而以舉棺入壙然後載入穴而碑止用之于隧外則穴中不致高大空陷令若用大木為碑穿鹿盧用六繂以下棺于隧道之中則地臧空虛地氣沮洩非所以安神靈也

右至壙

冢人共窆器及窆司常建廞車之旌樂師帥樂官陳樂器序哭乃窆太僕戒鼓鼓人詔之子哭踊無筭諸

侯群臣皆踊襲贈用玉

典瑞詔贈

制幣玄黃束拜稽顙踊如初冢宰贊卒袒拜賓后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賓出大宗伯拜送冢人藏器於旁大司樂蒞窆師鎛師籥師藏樂器司干藏舞器司兵藏舞器校人埋遣車之馬藏器畢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子哭拜稽顙乃反哭

荀子曰輿藏而馬反又曰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

右窆○凡葬遇雨則止唯庶人之葬不為雨止見王制春秋

成葬而祭墓小宗伯為位冢人為尸

右成葬之祭

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子堂下東面北上后婦人入子群臣踊升自阼階右入於室踊出即位及子拾踊三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衆子出群臣出哭止唯上相及群臣宿衛者在餘各就次猶朝夕哭不

奠

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榠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榠素飾小服皆素藻車

藻蔽鹿淺榠革飾駹車雈蔽然榠髤飾漆車藩蔽豻榠雀飾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綰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

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鄭註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歟木車王始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繅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並見喪服圖式

記卒窆而歸不驅

王者巡狩崩於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

葬會稽於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天子當九虞以士三大夫五諸侯七推之小宗伯詔相喪祭之禮

天子虞卒哭祔練祥皆不復補今以士虞禮大事篇特牲少牢饋食禮及所補王祭篇推之大略可見故也

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其可行者封建故也即有冢宰不利孺子威令所及畿內諸侯得而抗之況其外乎後世郡縣則不同秦之趙高漢之呂后可鑒也孝文易月之制有所不得已矣斂哭以臨朝朝衣朝冠皆用厚布而燕居則易月之外猶執通喪庶亡於禮者之禮乎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三終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四

後學應撝謙蒼次

謚法篇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發建功於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壹民無為曰神一德不懈曰簡靖民則法曰皇平易不眥曰簡德象天地曰帝尊賢貴義曰恭仁義歸往曰王敬事供上曰供立志及衆曰公尊賢敬讓曰恭執應八方曰侯既過能改曰恭賞慶刑威曰君執

事堅固曰恭乎正不阿曰君愛民長弟曰恭揚善賦簡曰聖執禮御賓曰恭敬祀享禮曰聖芘親之闕曰恭照臨四方曰明尊賢讓善曰恭譖訴不行曰明威德悉備曰欽經緯天地曰文大慮慈民曰定道德博文曰文純行不差曰定學勤好問曰文安民大慮曰定慈惠愛民曰文安民法古曰定愍民惠禮曰文闢土有德曰襄賜民爵位曰文甲胄有勞曰襄綏柔士民曰德小心畏忌曰僖誅慮不威曰德有伐而還曰釐剛強直理武質淵受諫曰僖威強直德曰曰武溫柔賢善曰懿克定禍亂曰武心能制義曰度刑成克

服曰成聰明叡哲曰獻夸志多窮曰武智質有聖曰
獻安民立政曰成五宗安之曰孝淵源流通曰康慈
惠愛親曰孝溫年好樂曰勤恊時肇厚曰孝秉德不
回曰孝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執心克莊曰
齊布德執義曰穆輕輶供就曰齊中情見貌曰穆甄
心動懼曰頃容義供美曰昭敬以敬慎曰頃昭德有
勞曰昭柔德　衆曰靜聖善周聞曰宣供已解言曰
靖治而無省曰平寬樂令終靖執事有制之曰平威
德剛武曰圉布綱治已曰平彌年壽考曰胡忠義而
濟曰景保民耆艾曰胡耆意大慮曰景彊毅果敢曰

剛布義行剛曰景追前過曰剛清白守節而曰貞猛
以剛果曰威大虞克就曰貞不隱無屏曰貞彊毅執
正曰威闢土服遠曰桓治典不殺曰祈克敬動民曰
桓大慮行節曰孝闢土兼國曰桓治民克盡曰使能
思辯衆曰元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先曰元道德純
一曰思始建國都曰元大省兆民曰思主義行德曰
元外內思索曰思聖善周聞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兵
革亟作曰壯行見中外曰慤其國克服曰壯狀古述
今曰譽勝敵克亂曰壯昭公盛民曰商死於原野曰
壯克役秉正曰夷堡征殺伐曰壯安民好靜曰夷武

而不遂曰壯執義揚善曰懷柔質慈民曰惠慈仁短
折曰懷愛民好與曰惠述義不克曰丁夙夜敬戒曰
敬述事不弟曰丁夙興恭事曰敬有功安民曰歷彖
方益平曰敬秉德尊業曰烈令善典法曰敬剛克為
伐曰翼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執心決斷曰
肅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不勤成名曰靈未
家短折曰殤死而志成曰靈愛名好治曰戴死見神
能曰靈曲禮不倦曰戴亂治不損曰靈短
折不成曰殤好祭鬼交曰靈隱拂不成曰隱極知鬼
事曰靈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殺戮無辜曰

厲官人應實曰知愎狠遂過曰剌肆行勞祀曰悼不
思忘愛曰剌年中蚤夭曰悼早孤短折曰哀凶年無
穀曰穅好樂動民曰躁外內從亂曰荒不悔前過曰
戾好樂怠政曰荒怙威肆行曰醜在國遭憂曰愍班
過不通曰幽在國逢難曰愍早孤銷位曰幽禍亂方
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使民悲傷曰愍柔質受諫曰
慧貞心大度曰匡名實不爽曰質德正應和曰莫溫
良好樂曰良施動無私曰惠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
敢曰趣博聞多能曰慮言於賜與曰愛滿志多窮曰
戈危身奉上曰忠思慮不爽曰原克威捷行曰魏好

內遠禮曰煬克威順禮曰魏好內怠政曰煬怠政外交曰攜遠禮遠衆曰煬教訓不倦曰長毓遠繼位曰遠肇敏行成曰直彰義掩過曰堅内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好廉自克曰節逆大虐民曰炕逆大大字疑天字誤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終愛民在刑曰克擇善而從曰比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曰靈隱哀之力也景武之力也施為文除武也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鄉惠無內德為獻由義而濟為景失志無輔則以其明餘皆象也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四終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五

後學應撝謙鳌次

奔喪篇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在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

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在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右奔父喪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

哭不括髮

右奔母喪○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經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小記)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右婦人奔喪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

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子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右奔喪者不及殯○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小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雜記)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

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

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
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
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
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右聞喪不得奔喪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
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
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
麻
右除喪後歸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
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
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
而往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
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右為位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
即位而哭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雜上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
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
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
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
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
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
者勿拜也○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
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

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
室檀弓○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小記○孔子哭
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
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檀弓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
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
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為之不以樂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

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檀弓

所識者弔先哭於室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

北面而踊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後拜之

右為位與哭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公羊傳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右聞喪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五終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六

後學應撝謙蕢次

居喪篇

親始死雞斯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

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本篇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

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問喪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别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

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問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

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

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喪服四制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王制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雜記下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檀弓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檀弓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雜記

高子羔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檀弓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雜記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

廬宮之大夫之禮士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喪大記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檀弓

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雜記下

既練居堊室不與居既祥黝堊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

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
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
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雜記上）大夫
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
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喪大記）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小記）哭皆於其次（小記）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
不當門隧（曲禮）
君之喪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
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
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樂子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
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以上檀弓）
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
之無筭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悼公
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
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
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
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檀弓）
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
食之無筭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
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
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祥而食肉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
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

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
在身
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皆出於不慈不孝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
肉處於內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
薑桂之謂也（檀弓）
雜記曰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
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

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非為人喪問與賜與（此上有闕文）

又曰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

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有疾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不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一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喪大記）

檀弓曰凡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雜記曰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玉藻）

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喪服四制）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檀弓）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

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喪服四制）

雜記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喪大記）

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雜記）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雜記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雜記

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脫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入公門雖脫齊衰亦不脫絰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脫杖○禮運曰以衰裳入朝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檀弓

小記曰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則否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喪大記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與非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曾子問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春秋公羊傳

庶人喪不貳事王制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雜記下

王制曰父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

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

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本篇○四句重小記小記作除喪者）

檀弓篇曰婦人不葛帶少儀曰葛

絰而麻帶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

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間傳○斬衰之葛四句與麻同則皆兼服之亦見小記）

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小功不

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服問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止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雜記下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

子蓋猶猶爾○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檀弓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比之兄弟句疑有誤○雜記下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如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如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左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之妻喪居處飲食言語衎爾檀弓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雜記下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玉藻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雜記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曲禮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檀弓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臨喪不笑不惰必有哀色入臨不翔哭日不歌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魯襄公卒立公子裯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

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矣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必不有其宗以上春秋左氏傳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

手之巻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景王十八年六月乙丑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

禮也

衛孫文子在戚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宿於戚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若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檀弓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六終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七

後學應撝謙鳌次

喪服篇 用鄭玄儀禮注禮記陳澔註編入

補未成服

親始死雞作笄斯作纚徒跣扱上衽 問喪。陳註曰纚黑繒韜髮者以纚韜髮作髻訖即横插笄以固髻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

斬衰括髮以麻 喪服小記。陳註曰為父將服斬衰之人將小斂乃去笄纚著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于紒如著幓頭然幓頭今名掠髮

檀弓篇曰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襲哀之節也 疏曰袒衣括髮形貌

之變也悲哀慍恚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惟袒而括髮又去飾之中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袒時有襲時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

按士喪禮飯含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實米唯盈襲反位 小斂主人馮尸髻髮袒奉尸侇於堂拜賓踊襲絰 將大斂袒遷尸踊無筭奉尸斂踊如初卒塗踊襲 君若視斂主人及衆主人袒拜稽顙成踊君出門主人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既殯脫髦三日成服杖 啓殯主人即位袒哭踊無算啓遷於祖正柩主人踊襲將載主人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 將祖主人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

襲　公賵主人及衆主人袒踊賓出主人送于門外襲　將行主人袒踊乃行出宮踊襲　將窆主人袒乃窆哭踊無筭襲贈幣卒袒拜賓襲　賓出拜送拜鄉人即位踊襲此有襲則上拜鄉人當袒踊失之耳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嘆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　家語

檀弓篇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

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人袒括髮于房婦人髽于室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為將奉尸故袒而髺髮耳今武叔待舉尸者出戶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註以子游者知禮之言為嗤之也○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雜記上○疏曰環經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于環經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陳註曰母死亦括髮以麻但父喪小斂時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免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又卻向後而繞于髻也○小記大功以上散帶雜記三日成服絞垂見士喪禮○小功以下初死即絞

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陳註曰古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父喪成服也男以六升布為冠女則以箭篠為笄若喪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若小斂之時將斬衰則男括髮以麻女則麻髽將齊衰男子括髮以麻著免女則布髽其義不過以免與髽分別男女而已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髻故謂之髽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之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檀弓陳註曰縚妻夫子兄女從從太高也扈扈太廣也吉笄長尺二寸喪笄一尺婦為舅姑當齊衰不杖期當用榛木為笄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為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于髻後其長八寸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

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問喪○劉氏曰已冠者為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于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為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于不冠也若為孤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為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緦幼不能知踈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緦緦者以其當室而為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以為成人之緦矣故曰緦者其免也

按士喪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如字經卒筮

主人絰喪大記曰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士喪禮啓之日大夫璧散帶垂據小記則此當云丈夫免婦人璧鄭曰互文以見耳余獨謂丈夫下當闕免婦人三字耳。檀弓篇弁絰葛而葬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陳註謂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葬而吾親托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于山川之神也于是以緇素爲弁如爲弁之制以葛爲環絰在首以送葬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然士傷禮無其文殆天子諸侯之服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蓋士葬用免天子諸侯喪用弁耳非從柩與反哭無免于堩雜記○堩道路也道路不可不冠唯從柩送葬至葬畢反哭則著免而行于道路餘則否也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既葬而

不報音赴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緦小功虞卒哭則免陳註曰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也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緦小功服之輕者也殯之後啓之前雖有事不免及虞與卒哭則必免不以恩輕而畧於後也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此言爲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若君弔則主人免而絆其要絰不使散垂大功以上之親皆免雖異國之君亦然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葬後而君弔之則非時亦免以敬君故新其事也兄弟親屬也親則尚質故不免而爲主也○以上皆小記陳註

以上未成服及啓後變除之節

斬衰 笄纚 扱上衽 袒括髮 啓後免 有事則免

齊衰三年 笄纚 扱上衽 袒括髮 免 啓後免 有事則免

齊衰為母則免 笄纚 餘易冠 袒免 啓後免 有事

大功 易冠 袒免 啓後免 有事則免

小功 易冠 袒免 啓後免 虞卒哭則免

緦麻 易冠 袒免 啓後免 虞卒哭則免

成服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鄭曰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上布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朱子曰搹是拇與食指一圍也指左本在下麻根在左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竹桐之根向下也杖者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鄭主曰擔猶假也無爵而

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為眾子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
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
屬右縫吉冠纓武異材喪冠通屈一條繩為武即垂下為纓纓屬于冠也
冠六升外畢升八十縷言其經也外畢冠之梁從武下外出而縫邊上向也鍛而
勿灰用鐵鍛熟勿以灰治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外納猶外
畢草邊向外居倚廬倚廬于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也以草為夾障不以泥塗飭之
寢苫枕塊寢于苫草枕土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
夕一溢米鄭註言二十兩為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恐太多陳註作二十四分
升之一則日食不滿半合不待三月已恐滅性皆或有誤量擇中可也寢不脫絰帶既
虞翦屏柱楣翦屏者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柱楣者謂舉倚廬之木柱之于楣使

稍寬明也寢有席朝一哭夕一哭而已鄭曰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
侯虞卒哭異數○捷間傳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婦人葛絰而麻帶○寢
不脫絰帶之下宜補既葬疏食水飲六字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
食哭無時練以繒為冠也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墍所謂堊室者也
本經記曰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
受受冠七升鄭註曰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
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
檀弓篇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
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
曰練也練衣者以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淺絳

色緣謂中衣領及褎之緣也○陳註曰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絰惟餘要葛也故曰葛要絰繩屨者父
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無屨頭飾也○朱子曰菅屨疏屨今
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今卒伍所著者○陳曰瑱充耳也
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所以掩於耳君用玉為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用角為之也○
疏曰冬時為吉凶衣裏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同用鹿皮為之小祥之前裘狹而袪短又無袪小
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裼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喪後凶質未有裼衣小
祥後漸向吉故加裼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
裘鹿裘內自有裳著襦衣○揭謀按練中衣不拘冬夏冬則用鹿裘裼之可也要之裼衣亦即以練
為之嫌於喪中不當見美故曰裼之可也然裼衣之上又襲中衣也○陳曰今按袪者袖口也此所
謂袪則是以他物為袖口之緣既袪以為飾故裼之可也

李桓子之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
服練服可以無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
何以除焉家語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疏曰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服首服素冠以縞紕
之身著期服而祭祭畢哀情未除更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
采緣故云素縞麻衣○縞生絹也
有醯醬居復寢喪大記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菜以醯醬祥後醯醬雖肉醬可耳
則祥後當食乾肉又間傳言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按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禫在

二十五月之內中月而禫者於此月之中而禫也故三年問言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雜記言

期之喪父在為母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祥與禫相去兩月矣故言禫有一月

者有兩月者馬氏以為期屈于正服而伸于禫三年之喪伸于正服而不過于禮亦是但今制則禫兩

月而筮從其厚矣○陳註曰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

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黑經白緯曰纖禫而牀以上間傳禫而從御吉祭而

復寢喪大記○間傳言大祥復寢禫而牀則是復寢猶未牀也喪大記之復寢始復居處之舊矣

小記曰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檀弓曰經也

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

冠之反吉非古也○喪冠不綏○雜記曰喪冠條

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

左疏曰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周尚文冠多辟積橫縫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陳祥道曰一幅之材順經為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為縮縫順緯為衡縫

父

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中庸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雜記言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則是父母之服分貴賤而非端衰無等之義蓋周之末失也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經帶杖以菅屨食粥

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

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

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孫辭以避

咎義也夫家語○晏子之服雖天子諸侯不得異而其老遂以為非大夫之禮蓋習見當時非禮之禮而晏子又不敢明取大夫之非禮以責取怨但為遜辭以答之而已

諸侯為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周禮曰凡喪為天王斬衰

服問曰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

子不為天子服外宗見期服條下○陳註曰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夫人為天子亦期故曰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為天子服者遠嫌也

君

傳曰君至尊也鄭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小記曰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陳註曰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為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為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反而服斬也不言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明在異國也坊記曰喪父母三年喪君

三年示民不從也

父為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曰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

繼祖也註曰庶子眾子也

為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鄭曰如親子

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陳註曰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為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為之後即為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

曾子問篇曰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妻為夫

傳曰夫至尊也

小記曰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

妾為君 鄭註曰妾為夫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傳曰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 註曰言在室者關已許嫁

小記曰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鄭註曰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于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髮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幧頭焉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鄭曰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為飾也 ○小記曰箭笄終喪三年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鄭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為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

小記曰婦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鄭註曰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 鄭曰士卿士也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鄭曰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公卿大夫厭于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者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鄭曰沽猶麤也沽功大功也

本經記曰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 註曰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故謂為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為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于父母

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

父卒則為母（鄭曰尊得伸也）

檀弓篇曰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為所後者之妻若子見斬衰條下）

本經記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鄭曰公子君之庶子也麻者緦麻之絰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為妻縓冠葛絰帶妻輕）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註曰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註曰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鄭曰此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妻子父在為母大功則）

士之妾子為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小記曰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言父之妾無子而已命己之妾子為之後而奉其祀亦可）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陳註曰天子諸侯不為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期是與己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故下文舉國君之事以證之）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

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陳註曰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子諸侯者為其母緦然必適小君沒若適小君在則為其母厭屈故練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為王者為其母耳○楊謙按此段記禮者有誤恐非夫子之言也觀論語司敗一章可見言昭公而繫以魯亦可見家語作魯孝公疑為是蓋昭公喪其母三易衰如故衰況慈母乎知有誤）

母為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母為長子削杖○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小記）

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本經記）妾從女

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小記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麤衰而逢緝其裳下齊以無子之麻為首絰以布為纓用桐木削為杖布帶麤屨皆與前同所異者三年與期而已此當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方食肉飲酒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鄭註曰問之者斬衰有三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耳緣如深衣之緣

父在為母居廬終喪不御於內不食肉不飲酒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期而除服子不敢不除○父必三年然

後娶則子之心喪三年可知矣○為所後者之妻若子見斬衰條下

妻居廬終喪不御於內不食肉不飲酒

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鄭註曰適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長子適婦父在子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

出妻之子為母終喪不御於內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鄭註曰在傍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

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小記曰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

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檀弓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以下三月竊謹按此為父後不御於內者亦無服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鄭註曰嘗為母子貴終其恩

不杖麻屨者鄭註曰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

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為所後者之父母經雖不言亦與祖父母同

父卒然後為祖父後者服斬本篇為君之祖父母條○祖父
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小記
世父母叔父母世母叔母飲酒食肉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
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
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
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
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
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
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

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鄭註曰宗者世父為小宗典宗事者也為姑在室亦
如之○為所後者之昆弟若不見前斬衰餘下
大夫之適子為妻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
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鄭註曰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
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降
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
小記曰為妻父母在不杖又曰世子不降妻之父
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昆弟鄭註曰為姊妹在室亦如之

檀弓篇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
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
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
為衆子鄭註曰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
之庶子降之為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檀弓篇曰昆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
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
我而厚之者也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鄭註曰適
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為之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
孫婦亦如之鄭註曰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為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
為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為庶孫之婦凡父子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
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

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
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
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
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太祖知周始封之祖后稷也始祖之所自出則稷之父帝嚳也鄭註曰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

小記曰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攜謙按唯大宗立後則眾子不立後矣適子不得後大宗則唯一子者不得後大宗矣孔子矍相之射斥為人後者謂禮不當為人後而以利故出繼者耳非後大宗之尊祖者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
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
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
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
貳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
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鄭註曰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之服重者不自絕于其族類也小宗有四大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攜謙按婦人歸宗唯主為父後一人

本經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
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
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
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
不言婦終也 鄭註曰櫛笄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笄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于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大飾也○今按上文女子子為父母婦為舅姑而言之卒哭折笄但言子而不言婦以惡笄終喪也蓋女歸夫家故殺恩而婦不易也

雜記曰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
為先女君之黨服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

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
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
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
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
為異居 鄭註曰子幼謂年十五以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為之築宮廟于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

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
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為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服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主故也鄭註曰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鄭曰此言祖父母服期君之父卒君為祖父母服斬臣從服君之祖父母亦期也

周禮曰凡喪為王后齊衰○服問曰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皆期○雜記曰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疏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為君服斬衰為夫人齊衰此云猶內宗也則齊斬皆同君服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是嫁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為妻是其正也諸侯不內娶故其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者其無服而嫁於諸臣從為夫之君者內外宗皆然若嫁於庶人則亦從其夫為國君服齊衰三月者於內外宗皆然○陳氏澔曰按儀禮喪服疏曰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註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註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

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也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緦故羣臣無服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緦則此等人亦緦也

妾為女君鄭註曰女君嫡妻也女君於妾無服

本經記曰妾為女君惡笄有首布總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婦為舅姑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本經記曰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小記曰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檀弓篇曰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經疏曰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及死子柳妻雖是魯鈍婦人知為舅著齊衰而首服繆經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云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為然乃請于衍令其妻身著繐裳首服環經衍又答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繐裳環經無人相禁止也子柳得衍此言退使其妻著繐裳而環經○陳註曰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經皆然惟弔服之環經一股○摛謎按此章疏可疑○學音效衣音吉繆音摎繐音歲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鄭曰唯女君與君一體為長子三年

女子子為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鄭註曰經似在室傳以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從在室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鄭註曰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為者凡六命夫六命婦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鄭註曰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

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唯據女子子似失之矣○攷謨按唯子不報者唯子服三年故曰不報餘皆報以期傳誤者蓋傳久而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鄭註曰大夫曷為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已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已同婦貴於室從夫爵也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鄭註曰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鄭註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鄭註曰無受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

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寄公為所寓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鄭註曰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食肉飲酒○鄭註曰婦人女子子在室及

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本經記曰宗子孤為殤小功衰大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為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為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

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絶屬者同其緦麻之親成人及殤皆與絶屬者同

為舊君（飲酒食肉）君之母妻

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雜記曰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檀弓篇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言二盜所與遊之人邪僻耳其實可用之人也）

庶人為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其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繼父不同居者（鄭曰嘗同居今不同）曾祖父母（此有闕文今制高祖齊衰三月）

曾祖齊衰五月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註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

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見斬衰條下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家語

檀弓篇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大夫為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舊君

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

曾祖為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

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三不食疏食水飲猶期之喪也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鄭註曰大功布其鍛治之功麤也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鄭註曰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也女子子許嫁不為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鄭註曰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樛垂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喪殤而

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公羊傳曰婦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禮喪之

檀弓篇曰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使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音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陳註曰戰於郎魯哀公十年齊伐魯也禺人昭公子公為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於塗禺人乃嘆之曰傜役之繁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遇于厚也若上之人協心以衆思難猶可塞責之今卿大夫不能盡謀策士不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則既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者皆往鬪而死于敵魯人以踦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此下脫昆弟之子之長殤中殤一句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鄭註曰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絰有纓者為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以一條

繩為之小功以下絰無纓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鄭註曰受猶承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于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非內喪也○大功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註曰此受之下也以發此傳者明受盡于此也又受麻絰以葛絰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

本經記曰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鄭曰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于受服欲其文相值言大功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為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

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檀弓篇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從父昆弟鄭曰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為所後者之昆弟之子若子見斬衰條下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本經記曰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者鄭曰言報者嫌其為宗子不降

庶孫鄭曰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為姪庶孫丈夫婦人同

適婦鄭曰適子之妻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小記曰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鄭曰父在則同父沒乃為父後者服期也

本經記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姪丈夫婦人報鄭曰為姪男女服同 此姪字是從女子適人者貫下非適人者則女子子為昆弟之子猶昆弟也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此問無答與下文不屬必有缺文此條答意當與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意同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道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此上當有闕文意或謂嫂之與叔無服以之與伯有婦道焉疑當為之服故此荅以叔不可為婦猶嫂可為母

本經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按叔嫂無服見檀弓夫之

昆弟無服見檀弓夫之昆弟無服見本篇而此記乃有妻降一等之說則是叔嫂有服矣可疑當闕勉齋喪服亦刪去此條陳註以為外兄弟如夫為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或然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鄭曰尊同則

本經記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小記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鄭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不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鄭曰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

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鄭曰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為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為之亦如之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鄭註曰婦人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康成謂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與齊衰三月章為曾祖父母同此舊讀連上者傳之誤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傳悮

小記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服子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也者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曰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祖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之遷乃毀其廟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於說此義云○禰音你

繐衰裳者麻絰既葬除之者繐音歲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鄭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

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

本經記曰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鄭曰此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繐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鄭曰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于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小功布衰裳

不與人樂之○鄭曰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

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詘音屈○陳註曰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殤降為小功故曰下殤小功也其帶以澡麻

為之謂憂治其麻使之潔白也不絕本不斷以去其報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斜之故曰屈而反以報之也凡殤服之麻皆散垂此則不散首絰麻無報而要帶猶有報皆示其重也

玉藻曰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

叔父之下殤此下脫子之下殤一句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

小功之殤中從下鄭曰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鄭曰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鄭曰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鄭曰祖父之昆弟之親

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鄭曰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

本經記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鄭曰皆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避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此言大功以上兄弟不在此例也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鄭曰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為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為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見斬衰條下

本經記曰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

小記曰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服問曰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母死者繼母死也○出妻之子為外祖父母無服○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從母母之姊妹丈夫婦人報庶子為後者為從母無服見前章條下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鄭曰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竊謂按從母小功疑誤也當與舅同服緦不應獨厚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鄭曰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降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鄭曰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鄭曰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

本經記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鄭曰兄弟猶言族親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 鄭曰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于大夫亦大功

庶婦 鄭曰夫將不受重者

君母之父母從母 鄭曰君母父之嫡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不服 鄭註曰不敢不從服者恩輕也凡庶子為君母如適子

小記曰為君母後者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 鄭註曰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鄭註曰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於公宮則劬之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緦麻三月者 鄭註曰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鄭註曰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

雜記曰緦冠澡纓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鄭註曰族曾祖父母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

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 鄭註曰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鄭註曰不見中殤中從下○從祖祖父之長殤何以不見

外孫 鄭曰女子子之子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鄭曰言中殤者中從下

從母之長殤報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鄭註曰君卒庶子為母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

貴臣貴妾 鄭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

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檀弓篇曰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哀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言魯人以此妾賈生

世子竟以夫人尊之不得不服

乳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鄭○族父母為之服

曾孫 鄭曰孫之子

父之姑 鄭曰祖父之姊妹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甥 鄭曰姊妹之子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壻 鄭曰女子子之夫也

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也從服也

服問曰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小記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 陳註曰公子妻為父母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之世子不降妻之父母以妻故親之也○今按公子降而世子不降可疑或世子之妻父母必為諸侯以尊故不降歟

姑之子 鄭曰外兄弟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舅 鄭曰母之兄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庶子為後者為其舅無服見前外祖父母條下為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見斬衰條下

舅之子 鄭曰內兄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為所後者之妻之昆弟之子若子見前斬衰條下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之諸祖父母報 鄭曰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曾祖父母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鄭曰君母卒 卒則不服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

功之殤中從下鄭曰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者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檀弓篇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本經記曰改葬緦鄭曰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故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後除之

童子唯當室緦鄭曰童子未冠者之稱也當室者為父後承家事者為家主與族人為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五世袒免以大傳補○陳註曰共承高祖父者相為袒免而已矣

事師心喪三年以檀弓補

檀弓篇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

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

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

群居則經出則否

朋友麻鄭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及弔當事則弁經其服有三錫衰也緦麻也疑衰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亦以緦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服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表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冠素委貌○周禮註疑衰疑擬于擬于吉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鄭曰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云以為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以上五服及師友之服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雜記下○陳註曰麻謂喪服之經也紳大帶也吉凶異道居喪以經代大帶也執玉不麻謂著衰經不得執玉行禮也采玄纁之衣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鄭曰削猶殺也太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

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

若齊裳內衰外鄭曰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

負廣出於適寸鄭曰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于辟領外旁一寸

適博四寸出於衰鄭曰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也出于衰者旁出衰不著寸數者可知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鄭曰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衣帶下尺鄭曰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以掩裳上際也

衽二尺有五寸鄭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袂屬幅鄭曰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

衣二尺有二寸鄭曰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尺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

袪尺二寸鄭曰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

以上衰服

生及不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小記○陳註曰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為之服也此言生于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此條本在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之下陳註謂宜在此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檀弓○當時傳禮者有小功不稅之說故曾子非之小記所言祖父母諸父是族曾祖父也祖父母昆弟是從祖祖父也生不及見可以不稅若正統之祖父母豈可委而不稅乎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陳註曰卿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留君除喪之後已始聞喪不追服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陳註曰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期之月日君稅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為介為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此言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以上小記

以上稅服

久而不葬者唯至喪者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小記

右久不葬服

凡弔事弁經服玉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凡孤卿

大夫之弁經否以其等為之周禮○鄭曰弁經爵弁而素加以環經也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周禮

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據鄭氏經字衍紂作緇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疏以為天子至尊不見尸柩則不弔服今諸侯薨而赴于天子天子遣哭之故不服緦衰而服爵弁緇衣本士之祭服也爵弁弁之色如爵紂衣緇衣也

○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疏曰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于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為然者亦知若于卿大夫也若君于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自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亦不錫衰喪服小記○陳註曰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經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以上為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為輕服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既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來弔雖非服免之時必為免以尊重人君故也禮既殯而成服此言未喪服謂未成服也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雜記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雜記○陳註曰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衣首加弁經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經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

則皮弁服也私喪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緦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絰而往不
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於緦麻兄弟無服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本經記鄭曰
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
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曰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
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君及卿大夫弔士惟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
則知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
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陳註曰朝
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為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為緦服緦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

布而加灰以澡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緦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三
百縷終幅緦之縷細與朝服同但非布終幅止六百縷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緦
羔裘玄冠不以弔論語○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
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
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
人曰夫夫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
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
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檀弓○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
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

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絰而
入是也○按此與上條異蓋始死當易服深衣有不易也者非宜緊著朝服也朝服即羔裘玄冠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
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
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檀弓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
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
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
絰焉禮也家語○

以上弔服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服問陳
註曰罪重者附于上刑罪輕者附于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于疎此
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
曰長幼六曰從服陳註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為首次公卿大夫
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在在為入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
諸殤從服者下文六等是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
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

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兄有服而妻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為君所厭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為夫之昆弟無服而服姊姒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為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以上皆大傳陳註

服問曰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則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此妾既賤若唯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解見上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疏曰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為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撝謙按喪服小功以下為兄弟明凡稱兄弟皆小功以下踈遠之兄弟而非大功以上之親從昆弟也若小功之服如服外祖父母等則不得槩謂之兄弟疏此解殊為牽強然本篇之說原自難通此或外兄弟之稱本係外祖父母之所誤歟○愚謂外兄弟者妻之兄弟也公子於妻之兄弟無服而具妻子己之兄弟有服或此說畧可通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解見上○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

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大傳○以仁愛言之當循父至祖之等殺上而溯之于曾高祖其恩漸殺而名曰輕以正義言之當循祖先順序之次第以下至于父其尊雖遠而不減名曰重疏曰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按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為尊重而然耶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寧不為恩深乎

親親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小記○疏曰此論服之服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男親也不言卑幼衆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為父斬為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為最大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小記○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徒空也與被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有四者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妻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餘三徒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雜記上○陳註曰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喪衣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于胸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等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檀弓○方氏曰葛之麤而部者謂之綌布之細而疎者謂之繐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為衰以繐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檀弓○疏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衰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重不言可知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為勤勞之事也○按下兩句正言衰不可不當物）

右總論喪服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七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八

後學應撝謙輯次

黃勉齋儀禮喪服圖式目錄

凡五服圖共十四（原圖十七其一無圖其二併入一）

凡五服式圖共二十（原圖十七其一杖本無圖今者又分出二圖）

將小歛變服圖
小歛訖變服圖即髻髮免髽圖
喪絰帶旁通圖
男子成服旁通圖
成服冠制圖即上圖分出
絰帶圖增即喪絰帶旁通圖增定
婦人成服旁通圖
成服衰裳制圖内照家禮數圖增定亦在上圖分出
啓葬反哭虞卒哭變服圖
男子卒哭受服旁通圖

婦卒哭受服旁通圖
男子練除服受服圖
婦人練除服受服圖
大祥服圖
禫服圖
喪車制圖
奔喪變服圖
並有喪變服圖
弔服圖
以上圖式三十有四見儀禮經傳續勉齋黄氏貫

通喪禮作為此圖瞭如指掌其禮學之津梁也撝
謙稍加詳校列于喪服之後使學者有所會歸其
圖說不足者畧有所增不辭僭妄云爾

五服圖
己為本宗服圖
禮學彙編
卷之二十八
四
姑姊妹女子子在
室服並與男子同
嫁反者亦同適人
無主者亦同

為人後者為其
本宗服圖
禮學彙編
卷之二十八
五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本宗服圖
禮學彙編
卷之二十八
六
曾祖父 齊衰三月
祖父 齊衰不杖期
父 齊衰不杖期
女子子適人者
曾祖母同
祖母同
母同
世叔母 大功
姑
世叔父 大功
昆弟 為父後者 不杖期 餘大功
姪 大功服
從祖父
從祖姑 緦服
從父昆弟
從父姊妹 小功
從祖兄弟
從祖姊妹 緦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不杖期
衆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期又記曰妾為私親兄弟如邦人然則其服與女子子適人者同

己為姑姊妹女子子女孫適人者服圖
禮學彙編
卷之二十八
七
父之姑 緦
姑 大功
從祖姑 緦服
己
姊妹 大功
從父姊妹 小功
從祖姊妹 緦服
女子 大功
兄弟之子 大功
女孫 小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不杖期服
丈夫婦人為大宗服圖
宗子之母 齊衰三月
宗子 齊衰
宗子之妻 齊衰三月

天子諸侯服圖

- 高祖父　齊衰三月　高祖母
- 曾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母　為曾祖後者斬衰三年
- 祖父　齊衰期　祖母　為祖後斬衰三年　父有廢疾孫為祖後者亦斬衰三年
- 父 斬衰三年　母 齊衰三年
- 己
- 長子 斬衰　適子長殤 中殤大功　適婦 大功
- 適孫 齊衰期　有適子者無適孫　孫婦 小功
- 曾孫 緦　適曾孫期　曾孫婦
- 玄孫 緦　適玄孫期

天子諸侯絶旁期尊同則不降正統之期不降於衆子絶而無服

- 世叔父 無服　君為姑嫁於國君者大功
- 兄弟姊妹 無服　兄弟俱作諸侯服不杖期　君為姊妹嫁於國君者大功
- 衆子 無服　君為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大功　君為昆弟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大功

己為母黨服圖

	君母之父母小功 外祖父母小功 母之君母小功	
君母之姊妹小功 從母小功服 長殤緦服	母	舅緦 君母之昆弟從服緦
從母之子緦	己	舅之子緦

母黨為己服圖

	外祖為外孫緦	
從母服姊妹男女小功	母	舅服甥緦
從母昆弟緦	己	舅之子服姑之子緦

妻為夫黨服圖

		夫之曾祖母緦	夫之曾祖父緦		
	夫之諸祖母服緦	夫之祖母大功	夫之祖父大功	夫之諸祖父服緦	
夫之從祖母緦	夫之世叔母大功	姑齊衰不杖期	舅齊衰不杖期	夫之叔父長殤小功中下緦 夫之世叔父大功 夫之姑小功服 長殤緦	夫之從祖父緦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緦	娣姒婦小功服	己	夫斬衰	夫之昆弟無 夫之姊妹小功服 長殤緦	
	夫之昆弟之子婦緦	婦 適婦大功 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庶婦小功	子 長子齊衰三年餘並見本宗五服圖	子女並長殤中大功下殤小功 夫之昆弟之子齊衰不杖期 女子適人者大功	
	夫之昆弟之孫婦緦			夫之昆弟之孫緦	

臣為君服圖

天子王后

諸侯為天子斬衰
諸侯之夫人為天子期 服問云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
天子之女嫁於諸侯為父斬衰為母齊衰
公卿大夫士為天子斬衰
公卿大夫士之妻為天子期
卿大夫適子為天子亦如士服斬衰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繐衰裳
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
注天子圻內之民為天子亦如之

諸侯夫人

卿大夫士為諸侯斬衰
大夫之妻為諸侯期 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為父斬衰為母齊衰
與諸侯為兄弟雖在異國服斬衰
與諸侯五屬之親皆服斬衰
大夫之適子為君如士服斬衰
寄公為所寓齊衰三月
大夫致仕者為舊君齊衰三月
大夫待放未去者為舊君齊衰三月
大夫在外待放已去者其妻長子為舊君齊衰三月
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 為府史胥徒在官者亦如之

公卿大夫

貴臣為公卿大夫斬衰 傳曰室老士貴臣也其餘皆眾臣也 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眾臣為公卿大夫布帶繩屨斬衰 疏曰言欲於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而布帶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絰則如常也

士

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為其弟喪服加麻

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違大夫之諸侯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世子不為天子服○天子圻外之民不服○大夫不接見天子者無服士不接見者亦無服

臣從君服圖

君之祖父母 齊衰不杖期

君之父母 齊衰不杖期
大夫致仕者為舊君之父母齊衰三月

小君 齊衰不杖期
為王后齊衰期 諸侯公卿大夫同
卿士大夫為小君期
內宗外宗為夫人期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如士服期天子卿大夫之適子為王后亦然
大夫致仕者為舊君之妻齊衰三月

世子 齊衰不杖期
大夫之適子為太子如士服期天子卿大夫之適子為太子亦然

君為臣服圖

天子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 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
為諸侯緦衰
為大夫士疑衰

諸侯

公為大夫錫衰以居
案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

大夫

貴臣緦 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士卿士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

妾服圖 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君服見妻為夫黨圖

君	女君
妾為君 斬衰	妾為女君 不杖期

君之子

為君之長子三年與女君同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期
士之妾為君之眾子不期無降
為君之庶子適士者小功出降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大功降其庶子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小功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君之

黨服

公卿大夫為貴妾緦士妾有子而為之緦女君於妾

無服天子諸侯於妾無服

始死變服旁通圖

本篇勉齋黃氏從崔氏及漢戴德說定

案問喪云親始死笄纚注云親謂父母也則是斬衰與齊衰同但男著笄纚婦人去笄而纚耳案儀禮註但有斬衰齊衰之別則為母改服無旁親令從問喪注

	笄纚	總	衣	屨
斬衰齊衰男子	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二日乃去之 問喪注疏		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	無屨而徒跣
婦人	士喪注去笄而纚 問喪注則為母同	縞總	深衣同男子不扱衽	不徒跣

	笄纚	總	衣	屨
齊衰旁親以下男子			白布深衣 崔氏變除	吉屨無絇 崔
婦人	士喪注骨笄而纚	縞總	白布深衣 崔	吉屨無絇 崔

問喪疏云笄謂骨笄○長短之制未詳

問喪疏曰纚謂韜髮之繒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古者男子婦人吉時皆有笄纚○曲禮注云古人垂髮以纚韜之○士冠禮云緇纚廣終幅長六尺

縞總

曾子問疏云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案此雖是女在室聞舅姑喪改服之總疏引士喪禮釋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制蓋通用與○說束其本又總其末服謂之總

屨絇

案周禮屨皆有絇○儀禮疏絇者屨頭飾也喪無飾故無絇○詳見成服屨條

按崔氏始死加素冠于笄纚之上始死去冠唯留笄纚不應遽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按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疏云將小斂去笄纚着素冠視斂訖投冠而括髮當以喪服小記之疏為正

將小斂變服圖

素爵弁

天子諸侯冠素弁以葛為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

素委貌

士則素委貌加環絰

深衣

小斂訖變服圖

髺髮

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而繞于髻如著幓頭然

免

母死亦括髮以麻但父喪小斂時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髺髮而著免以踊免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又卻向後而繞于髻也

髽

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紒謂之髽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

喪絰帶旁通圖

儀禮註疏所論絰帶分寸之數甚密而難用約法甚疎而易見今圖只用約法後成服變服圖準此

	首絰	要絰 帶象大帶者	絞帶 帶象革帶者
斬衰男子	以苴麻為之圍九寸不去莩垢下本在左繩纓	苴麻為之圍七寸二分散垂至三日絞之惟年五十不散垂	亦苴麻為之王肅以為其大如要絰雷氏以為比要絰又五分去一
婦人	同前	亦苴麻為之但初即絞之仍結其本不散垂	同前
齊衰男子	以牡麻為之圍七寸二分右本在上雖齊衰三年亦同有繩纓	牡麻為之圍五寸七分有奇散垂	布為之降齊衰布七升正齊衰八升義齊衰及三月皆九升
婦人	同前	牡麻為之圍同前但即結本耳	同前
大功男子	以牡麻為之圍五寸七分有奇右本在上有繩纓	牡麻為之圍四寸六分有奇散垂	布為之降大功十升正大功布十升義大功十一升
婦人	同前	牡麻及圍同前但結本耳大功以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爲殤小功帶不絕本	同前
小功男子婦人同	正服義服以牡麻為之唯殤服以澡治莩垢之麻為之圍皆四寸六分有奇	正服義服牡麻殤服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服之圍三寸五分有奇並不散垂	布為之降小功布十升正小功七升義小功十二升
緦麻男子婦人同	澡麻為之圍一寸五分有奇小功緦麻絰無纓	澡麻為之圍二寸八分有奇	布為之十五升抽其半

男子成服旁通圖 冠衰裳制附

	斬衰	義服	齊衰三年	杖期
冠	冠用布六升○通屈麻繩為武垂下為纓○辟積之縫向右○惟用水湛勿用灰○外畢○三辟積廣二寸	同前	降服冠用布七升正服布八升○以布為武垂下為纓○布用灰鍛治之○餘並同前	制同前唯用布八升
首絰	此首絰即本尸俟子重時襲絰帶所用者已見前圖○後並同	同前	同前	同前
衰	布三升○外削幅○不緝○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積○衰長六寸○衣帶下尺○兩旁有衽二尺有五寸○衣二尺有二寸○袂屬幅○袪尺二寸	布三升有半而成布還三升○餘同前	降服布四升○正服布五升○緝外展之○餘同前	布五升○為母之制同前負版辟領衰唯孝子於父母有之
裳	布同上○內削幅○不緝○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連	布同上餘同前	緝其下內展之○餘同前	布同上制同前
要絰	取如著散垂者而絞之○其圍之大小已見襲絰帶圖	同前	同前	同制
絞帶	此蓋麻絞帶即襲絰帶時所服者	同前唯公士大夫之眾臣布帶	此布絞帶亦襲絰時所服者後並同	
杖	苴悪之竹為之○長與心齊大如要絰圍七寸二分有奇	竹杖○同前	桐木為之○削方○長與心齊○本在下大如要絰圍五寸七分有奇	同前
屨	菅屨草為之○外納謂回外為之○亦名菲屨	同前唯公士大夫之眾臣繩屨	疏屨亦用草為之○亦名苞屨	疏屨

不杖期	三月	大功殤服	大功正服	大功義服	繐衰	小功殤服	小功正服	小功義服	緦麻
降七升正八升義九升○制同	制同不杖期義服	冠用布十升○餘並同前	制並同前	制並同前唯用布十一升	冠八升	冠用布十升○辟領之縫向左○餘並同前	冠十一升	冠十二升	冠布十五升抽其半○澡纓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後並同前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	並同前	布七升○餘同前	布八升	布九升	布四升有半縷如小功	布十升	布十一升	布十二升	布十五升抽其半
布同上制同前	布同上制同前	此後布並同上○制並同前							
同前	同前	雖此一章絰不絞垂蓋殤服殺入其文不縟	同前	同前	帶亦同小功	自此以下絰初即絞之矣今仍著耳	後並同前		
此後並不杖									
麻屨	繩屨	同前	同前						

成服冠制圖

斬衰冠

齊衰大功冠

小功緦麻　冠同前

按五服之喪冠其制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勿灰之與灰四也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辟積之數三也廣狹之制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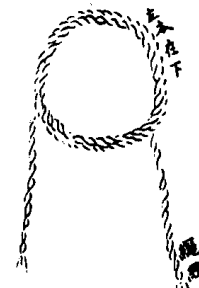
公子為其母練冠

公子為其妻縓冠

縞冠玄武 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武用玄是黃冠用玄繩為武孫亦然

經帶圖 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腰皆曰絰分而言之首曰絰腰曰帶

斬衰首絰

齊衰首絰

搗謙按古人韜髮加項之正中而加冠緇布冠僅以撮髻故曰圭笠緇撮其外以緇布圍額前後謂之缺項所以束髮之旁披也故喪冠亦僅以撮髻而用絰圍額前後以代缺項也今喪冠以武為絰非制也

問絰帶之制朱子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于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于中而束之○朱子又曰首絰右在本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有纓者以其加于冠外須著纓方不脫落也

斬衰腰絰

斬衰至大功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

婦人成服旁通圖

	斬衰	義服	齊衰三月	齊衰杖期	不杖期
總	六升布為總○束其本末出紒後所垂者長六寸	同前	布降七升正八升長六寸	布八升長八寸	降七升正八升義九升○長八寸
笄	笄以箭篠竹為之○長尺	同前○惟妾[illegible]子[illegible]服[illegible]以惡笄榛木為之	惡笄有首惡笄者櫛笄也榛木為之	同前	同前唯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及妾為女君惡笄有首○餘無明文
髽	斬衰婦人於男子括髮之時已用[illegible]加布髽	同前	同前	杖期以下婦人於男子括髮之時用布為髽其今成只是露紒之髽而著總惡笄	同前
首絰	已見絰帶圖				
衰裳附	婦人之衰其用布升數及制幅不殊與夫負版辟領衰等並同男子○但無帶下又無衽曰裳之制用布六幅裁為十二幅如深衣之下連綴子衣故婦人但言衰不言裳也○布三升	同前	降四升正五升縷衰外展之裳內展之○餘並同前	布五升○餘同前	降四升正五升義六升○自此以下其削幅縫長衣連裳等制並同前○但未必有負版辟領及當心之衰之制
要絰	婦人要絰初即絞之無[illegible]已見[illegible]絞帶圖				
絞帶	已見絞帶圖				
杖	竹杖制同男子	同前	桐杖制同男子	同前	此後並不杖
屨					

服	冠				
齊衰三月	布九升○長八寸				同前
大功殤服	布十升○長八寸	大功以下未詳	大功以下[illegible]		布七升餘同前
大功正服	布十升○長八寸				布八升餘同前
大功義服	布十一升○長八寸				布九升餘同前
小功殤服	布十升○長一尺				布十升餘同前
小功正服	布十一升○長一尺				布十一升餘同前
小功義服	布十二升○長一尺				布十二升餘同前
緦麻	布十五升抽其半○長一尺				布十五升抽其半餘同前

成服衰裳制圖

此圖勉齋云係棐先師朱文公家禮纂出仍加領于淵中者與儀禮合

瑀謹按古無兩衽生者用右衽實用家禮圖誤今改去

裳制

用布為之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輙輙皆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

衰分制圖

負 亦名負板○用布方一尺八寸綴于背上領下垂之

衽二尺有五寸 在右所以掩裳際

袂 袖也○疏云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為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

袪 袖口也○廣尺二寸

啓葬反哭虞卒哭變服圖

啓	大夫免 婦人髽 凡男子括髮免散帶垂婦人髽皆當小斂之節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至緦麻男子免今於啓殯見尸柩變服同小斂之時但啓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 衰絞帶杖屨並同成服 散帶垂（散帶） 垂者小斂之節大功以上男子皆然今啓殯亦如之 自啓至葬其服同至卒哭乃變其服焉
葬	小記云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又士虞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又小記云既葬而不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注云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著免可知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已藏亦著免也是免衰服以葬確然無疑而檀弓有弁經葛而葬殷人冔而葬周人弁而葬之說疑是天子諸侯蓋喪大記大斂時亦子弁經也
反哭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墠○遠葬者此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虞	及虞則皆免士虞禮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注一人主人兄弟也○有事子尸則去杖○虞杖不入于室
卒哭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 婦人啓葬反哭虞卒哭並同

男子卒哭受服旁通圖

	斬衰	齊衰三年	杖期及不杖期	齊衰義服	大功正服	大功義服	小功
冠	右縫○條屬○外畢○辟積○鍛之制並同成服○所不同者布用七升	降服八升服九升○餘同成之制	杖期正服七升○不杖期降服八升正服九升義服十升餘同前	布十升○餘同前	布十一升○餘同前○但既云受以小功衰則恐當縫耳	布十二升餘同前	無受
首絰（[illegible]）	圍十寸二分有奇○猶兩股糾之也	圍五寸七分有奇○餘同前	同前	同前	圍四寸六分有奇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衰裳	其制並同成服○但用布六升○又負適衰三者用與不用未詳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餘同前	杖期正服八升○不杖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餘同前	布九升○餘同前	布十升○餘同前	布十一升餘同前	因故衰無受
要絰（或葛或穎）	圍五寸七分有奇○閒傳云葛帶三重○鄭注云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也	圍四寸六分有奇○餘同前	同前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同前	圍二寸八分有奇
絞帶	斬衰章疏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為之	布八升	布九升	布十升	布十一升	布十二升	無受
杖	仍成服竹杖	仍桐杖	杖期同前○不杖期則元無也	此後無			
屨	斬衰卒哭受齊衰蒯藨屨所謂疏屨是也	未詳恐當同前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婦人卒哭受服旁通圖

	斬衰	齊衰三年	杖期	不杖期	大功正服	大功義服	小功
緦	布十升	降服八升正服九升	正服九升	降八升正九升義十升	布十二升	布十二升	無受
笄	箭笄無變	惡笄無變	惡笄無變	同前唯女子子適人者歸父母之喪折吉笄之首以笄布總期以下未聞	未詳	未詳	未詳
髽	露紒無變	露紒無變	同前	同前	同前孔疏云大功以下無髽	同前	同前
首絰以葛易絰	圍七寸二分有奇	圍同前	圍五寸七分有奇。餘同前	同前	圍四寸六分有奇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衰附裳	布六升○其制並同成服○負適衰用否未詳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餘同前	正服八升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	布十升	布十一升	同故衰無受
要絰	仍其故麻帶	同前	同前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同前	圍二寸八分有奇
絞帶	布七升	布八升	布九升	同前	布十一升	布十二升	無受
杖	仍竹杖	仍桐杖	同前	自此以下無杖			
屨	無明文恐與男子同						

男子練除服受服圖

除服先重者 男子除首絰

	斬衰十二月而練	齊衰十二月而練	齊衰期十一月而練
練冠	以練易冠條屬右縫	自練冠以下並同前	自練冠以下並同前
角瑱	人君以瑱小祥微飾以角易之		
衰	以卒哭後冠受其衰		
中衣	練中衣黃裏縓緣		
葛要絰	小祥除首絰唯餘要葛		
鹿裘	橫長袪袪裼之可也		
絞帶	未詳		
杖	仍竹杖	杖仍竹杖	
屨	與大功初喪繩屨同	屨未詳	

婦人練除服受服圖

婦人除要帶

妻	斬衰 女子子在室為父	婦為舅姑 齊衰 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
緦	練有受服則布總升數當與冠同	緦 同前
笄	仍箭笄	仍惡笄
髽	仍露紒	同前
首絰	仍苴葛	仍前
衰	女子子在室至小祥練祭受衰七升總八升嫁反者加之	以卒哭冠受其衰
杖	仍竹杖	仍桐杖
屨	未詳	

大祥服圖 除衰服○杖斷而棄之于隱者

豫吉祭期所服

朝服縞冠祥祭前一日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於此為期之時主人著朝服其冠則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縞是生絹而近吉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

素冠鄭禮服處見素冠素衣素韠注云韠蔽膝也以韋為之是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裳則素韠也今案詩所謂素冠者其縞冠素紕歟

素屨周禮屨人掌三后之服屨素屨葛屨注曰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夏用葛冬用皮散屨屨人辨內外命夫命婦之散屨注云散屨亦謂去飾也經據卑曰散散與素一也

祥祭所服

朝服縞冠明旦祥祭之時主人因著前夕故朝服以祭始即吉正祭服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

既祥所服

素縞麻衣祭訖之後哀情未忘更反著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紕緣邊也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耳以素于絹也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

禫服圖

禫祭所服

玄衣黃裳

既祭所服

禫服朝服綅冠

踰月吉祭所服

玄冠朝服

既祭所服

玄端而居

喪車制圖

所乘	車	蔽	飾	小服
始喪遣所乘	木車 不漆者	蒲蔽 以蒲爲蔽蔽謂車旁禦風塵者	犬禩尾櫜疏飾 犬白皮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麁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	小服皆疏 服讀爲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皆以麁
卒哭所乘	素車 以白土堊車也	棼蔽 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	犬禩素飾 以素繒爲緣	小服皆素 以素繒爲緣
說縗所乘	藻車 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	藻蔽 以蒼繒爲蔽	鹿淺禩革飾 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	
大祥所乘	駹車 駹車邊側有漆	雚蔽 細葦席	然禩髹飾 然果然獸名髹赤多黑少之色韋也	
禫所乘	漆車 黑車	藩蔽 即上文葦席漆即藏藩	豻禩雀飾 豻胡犬名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緅也	

奔喪變服圖

奔父喪

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

於又哭 括髮袒

於三哭 括髮袒

三日 成服

奔母喪

西面哭盡哀 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 襲絰絞帶

於又哭 不括髮 爲母於又哭而免輕于父也

於三哭及三日成服如奔父喪之禮

小記曰奔父母之喪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

袒

婦人奔喪

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夫人奔喪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它如奔喪禮然

奔喪者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成踊 括髮

東即主人位 絰絞帶

遂冠歸入門右北面哭盡哀 括髮袒

於又哭 括髮成踊

於三哭三日 括髮成踊成服

齊衰以下奔喪三免袒○不及殯四免袒大略與奔父母喪同但免與括髮異耳○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若家遠則為位三日五哭成服而往

聞喪不得奔喪 謂以君命有事者

為位 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

於又哭 括髮袒成踊

於三哭 括髮袒成踊

三日 成服

道有喪

君出疆薨大夫士一節也

其入也子麻弁絰 布弁而加環絰

疏衰 齊衰

菲 足著菲屨○麻弁疏衰菲屨不忍成服于外也

杖 服未成而已杖為己為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於此正棺 服殯服

旣塗 成服

如小斂則子免布深衣而從柩

入自門升自阼階 服殯服及成服亦當同前

並有喪變服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

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

經既經則去之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又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父未沒喪而母死其

除父之喪也除其除服○父母之喪既引聞君薨遂

既封改服而往○三年之喪既顈為前喪練祥○三

年之喪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如當

父母之喪除諸父昆弟之服則服其除服

弔服圖

主人未小斂而弔

弔者易羔裘玄冠去之也○裼裘而弔

主人既小斂而弔

弔者襲裘

主人既成服而弔

凡弔事弁經服

凡弁經其衰侈袂　三衰經帶同有疏

羔裘玄冠不以弔

王弔服

弁經　錫衰　王為公卿

弁經　緦衰　王為諸侯

弁經　疑衰　王為大夫士

爵弁經　紂衣　遥哭諸侯

諸侯弔服

弁經　錫衰　君於大夫士有朋友之義　弁經錫衰君為卿大夫

弁經　緦衰　同姓之士

弁經　疑衰　異姓之士

皮弁　錫衰　弔異國之臣

大夫相為弔服

弁絰　錫衰

士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

緦絰帶　疑衰素裳

庶人弔服

素委貌白布深衣

婦人弔服

與夫同 凡弔皆同○無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魯婦人髽而弔自敗于臺鮐始也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八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九

錢塘後學應撝謙蕺次

廟制篇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王制

按周家廟制依諸儒則以為太祖后稷與文世室武世室三廟不遷而外止有高曾祖考共為七廟依劉歆王肅之說則天子七廟文武二祧當在七廟之外共為九廟而宋之學各相論難諸儒之所據則如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馬昭以之雖正義此一證也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

嘗乃止鄭氏以二祧為文武此二證也馬昭又曰禮器曰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此三證也議侍中盧植說云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穀梁傳天子七廟皆據周言也張融曰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此四證也據王肅九廟之說則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有問朱子以漢儒所論朱子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為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以撝謙之愚論之取義則劉歆為長然于經一無所據諸儒之說於義為疑然引據精確有難盡疑諸經今只以當時情事推之武王克商始定天子七廟之禮所謂自上及下降殺以兩此時之制也周公相成王始定文武不祧之禮而文武實未在宗祧之列也至七世之後文祖當祧而以功德不祧乃遂祧成王八世之後武祖當祧而以功德不祧乃遂祧康王自是以後除

一祖二宗而外止及高曾祖考而已此後王承廟制已定之後不敢創改固未嘗慮及後世又有如文武之不祧者當何如也若慮後世有功德者多則不特七廟之位皆占即太祖廟室有限而不祧之主日增亦將無祫祭之位但守成之主如成王者而在祧毀亦豈有遍于成王者而頻此遣慮然則諸儒之說似可從○康成鄭志謂別子爲祖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王制所祫太祖之廟皆毀制若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據隸按儀禮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于卑者也明係周制而康成云然者豈不以諸侯世國大夫世祿不世官所以異國來與匹士時起者不得爲百世不遷之祖雖然大夫不世官固不得有太祖之廟之法而後世爵祿既始自此人如齊之管晏晉之趙魏其子孫亦無可祧遷始祖之理又王制大夫有太祖之廟祭法祖考無廟究之兩書皆出于孔子答子羔一篇而此篇即以皇考廟爲始祖廟豈大夫起家者所祭未是

始祖止曰皇考至三世以後始以大夫君第一廟四世當遷而不毀乃曰始祖耳

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

南 見中庸朱子或問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 攷工記

明堂位述魯制曰太廟天子明堂則周人太廟亦與明堂同制先儒之說皆然然所謂同制者祇是堂耳廟室不必皆五也至太祖廟室祫祭時當容九筵之通執事之往來與主祭之位非凡室二筵之制所可概也當又闊廣耳

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塗謂之陳閎謂之門 爾雅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明堂位 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左傳

春秋傳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穀梁子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穀梁子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肆師掌廟中之禁令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在焉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

守祧黝堊之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 周禮

春秋傳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穀梁子曰有壞道也譏不脩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成公三年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子曰廟災三日哭禮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左氏傳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 公羊子

藏主石函謂之祏祧主藏焉 康成謂士大夫無主用之陳氏曰孔悝大

夫也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

春秋傳文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穀梁子曰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

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以上曾子問

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周禮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太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周禮

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穀梁傳

諸侯遷廟禮 附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及從者皆齋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羣臣如朝位

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

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閒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曰還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大戴禮

諸侯釁廟 附

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

雜記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服

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

雜記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雜記作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向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 大戴禮

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皐問于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市朝于西方失之矣 家語○郊特牲作朝市之于西方

禮學彙編卷之二十九終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

錢塘後學應撝謙撰次

祭法篇上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

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以上周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曲禮）

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大凡生于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以上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按祭法禘郊祖宗一段本出國語但國語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則虞以天子之後武得郊耳而作記者見虞不傳子便易為郊嚳而宗堯蓋據尚書有受命神宗之文而嚳為堯父便以郊與之來必有據也而書殷有三宗而稱成湯為祖祖並無有以成湯為宗者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孜之諸經並無以文王為祖夫祖有功宗有德則文王當宗周既祖后稷則廟無二太祖國語此語亦未可據也以愚論之虞夏殷世次之見于史者多非其真而當日追崇之意又未知其

故則禘郊祖宗之實且當闕而勿論獨周則后稷為始祖配于南郊祖之與郊一人而已始祖之所自出則帝嚳是也文世室武世室皆百世不祧所謂宗也此明見于經傳而無可疑者也）

右內外祀通禮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相作祖近作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以上祭法）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

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文王世子）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周禮）

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即瞽宗）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周禮）

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月令）

孟春祈穀於上帝（月令）祭先農於藉田（韋昭國語註陳藉禮而祭其神）

（陳氏禮書謂漢以來祭之則古可知）季春乃為麥祈實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月令）凡國祈年於田祖籥章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天子大蜡八主先嗇而祭司嗇祭百種饗農及郵表畷禽獸迎貓迎虎祭坊與水庸（郊特牲）

日在北陸而藏冰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仲春天子乃鮮（鮮作獻）羔開冰（左傳月令）

右外祀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于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曰太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月祭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

為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家語○凡王制祭法疑並出此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爾雅作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爾雅公羊說苑並同

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祭統曰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王制之說明是記禮者見春秋有夏禘秋嘗冬烝之文不知禘為閒祀魯禘為僭禮而繫以禘為夏祭之名以之反改禮文又以禴為礿而誤為春祭作祭統者因之又誤解中庸禘嘗之義而附會其說不足信也

祭義曰春禘秋嘗郊特牲曰此兩書皆言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蓋一書先誤而一書因之以誤○今按四時祭名竟以周禮大雅爾雅三經與公羊說苑之文為正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苑

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子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傳

天子犆礿作祠祫禘作禴祫嘗祫烝諸侯礿作祠則不禘作禴禘同上則不嘗嘗則不烝諸侯礿作祠犆禘作禴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王制此四時之祫祭也犆者舊謂各于其廟使人攝祭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郊特牲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祭統

右內祀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終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一

錢塘後學應撝謙蓭次

祭法篇下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曲禮)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弭)焉(郊特牲)○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王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王制)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喪服小記)○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曲禮)○庶

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喪服小記)○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此言慈母子己有恩當祭庶母或無子或子死不忍遽絕祀亦當祭但及身而止至若所生之母自有世祭之禮小記上事言士大夫妾祔于妾祖姑則是有世祭之妾矣陳註以疏言妾無廟當為壇以祔之夫既無廟妾安用祔當必有藏主在子之室及祔則祀于祖廟旁室耳)○(小記)○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曲禮)○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文王世子)○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少儀)○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曲禮)○未嘗不食新(少儀)○君

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禮器)○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禮器)○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雜記上)○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禮器)○臨祭不惰(曲禮)○祭事不言凶(曲禮)

右雜記

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齋三日必見其所爲齋者太古冠布齋則緇之 郊特牲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 玉藻 端衣玄裳 荀子 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論語 緇結佩而爵韠 玉藻

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鄭氏曰四命以上齋祭異冠三命而下齋祭同冠而不同纓陳氏曰天子齋則玄冕玄端諸侯玄冠玄端

君羔韠虎犆大夫齋車豹韠豹犆士齋車鹿韠豹犆 玉藻

齋必變食居必遷坐 論語 王齋日三舉玉府共食玉鬯人共秬鬯

莊子曰不飲酒不茹葷祭祀之齋也

齋者不樂不弔 曲禮

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將齋也散齋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齋而一用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家語

右齋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以上曾子問

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 大戴禮

大祫禮曰毀廟之主升合食而二尸 陳澔禮註謂不毀廟之主無尸不知何 按

陳氏禮書曰祭祀同几則一尸儀禮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曲禮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曾子問 ○尸襲 玉藻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曲禮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

右軌范乃飲（儀少）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宮以待事禮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夏殷兩句當在周坐尸之前）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周禮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國語晋祀夏郊

董伯爲尸尚書大傳帝入唐郊丹朱爲尸又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按此則內外祭各有尸但天帝至尊孰可爲之尸故橫渠謂祭天無尸則此尸乃配帝之尸耳）

右尸

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𢷎（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襃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弭）裁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太祝○司巫掌羣巫之政令祭

祀則共匰（匰音丹）主凡道布及蒩館凡祭事守瘞○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既祭反命于國致福（周禮）

楚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

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物類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乎祀而不知其福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國語）○齊晏子謂景公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神怒民怨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將會衛靈公使祝鮀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左傳）

右祝巫宗人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

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國語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荐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

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曲禮疏以為此天子大夫士也則上文明有諸侯天子大夫即諸侯矣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然則此所謂索牛者其上大夫之喪祭歟）

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騂（禮引）

牧人掌牧六牲（馬牛羊犬豕雞）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

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
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
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
不繫者共承之

右牲 按周尚騂祭法祭天地用騂犢而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不專尚騂此皆損益時制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
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藤榛實加籩之實
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
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

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
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
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
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
醯醬之物○鹽人共其苦鹽散鹽○囿人共生獸死
獸之物○獸人共生獸死獸入於腊人○腊人共豆
脯薦脯膴胖凡腊物○内饔宗廟祭祀凡掌共羞脩
刑膴胖骨鱐○外饔外祭祀共其脯脩刑膴○掌畜
共卵鳥○䱷人共其魚之鱻薨○鼈人共其蠯蠃蚳○
川衡共川奠○澤虞共澤物之奠○場人共其果蓏
○甸師共野果蓏○烹人共太羹鉶羹○庖人共好
羞

右庶羞 據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蓋朝踐八饋食八加豆八羞豆二共二十有六也諸公十有六朝踐六饋食六加豆四也諸侯十有二朝踐六饋食六也上大夫八蓋饋食四獻豆二醢豆二也下大夫六蓋饋食四獻醢各一也籩數與豆數同

○郊特牲曰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
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
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
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
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

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
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
所安樂之義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
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酒正掌酒之政令
以式灋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
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
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
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
酒不貳皆有器量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六尊六彝見王祭篇）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槩凡疈事用散（周禮）○暢臼以椈杵以梧（雜記上）

右酒齊尊彝○郊特牲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貴其質而已

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於清汁獻（娑）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illegible]之酒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曲禮）

天子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曲禮雜記）

右祝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

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

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

大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雜記下 ○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 曾子問

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子游以問孔子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家語

右因事廢祭

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周禮

穀梁子曰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

僖公九年夏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左傳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牲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右致福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一終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二

錢塘後學應撝謙羣次

特牲篇註用康成鄭氏章從勉齋黃氏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諏音娵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南面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門謂廟門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有司群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士之屬吏也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為筮人設之也閾音業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宰羣吏之長贊佐也贊命自左者為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主人受視反之反還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於主人占曰吉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日宗人告事畢

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

右筮尸

乃宿尸宿讀為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凡宿或作速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子姓立于主人之後正當其後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不敢南面當尊主人辟皆東面北上順尸主人再拜尸答拜主人先拜尊尸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受宗人辭許之傳命于尸始宗人祝北面至于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尸許亦宗人受于祝而告主人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

右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蒞之敢宿薦進也蒞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鼏亡狄反○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順猶從也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棜於虛反轝音餘牲在其西北首

東足其西棜西也東足者南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
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東房房中
之東當夾北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
如初初然位色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象如初者以
賓在西宗人視不在宗人視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事禰至位禰異宗人
祝于祭宜近廟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
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
位於堂下如外位為視濯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
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濯溉也不言致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緩實意欣聞也言
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為視牲也宗人視牲

告充雍正作豕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西以策動作豕視舉氣北宗人舉獸
尾告備舉鼎鼏告絜備具請期曰羹飪肉謂之羹飪熟也謂明日質明
時而曰肉孰重豫勞賓宗既得期西北西告賓有司人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右陳鼎拜賓視牲告期○記設洗南北以堂深
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右海篚在洗西
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順從也言南從統于堂也
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酌衆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亞也四觶一
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
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

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覆壺者盝水且為其不宜塵
冪用綌以其堅潔禁言棜者祭而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疏曰未奠不設冪卒奠
乃設之故曰卒奠冪用綌綌粗葛
夙興主人服如初夙蚤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
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
而祭于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于己可也
雜記下
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側殺殺一牲也主婦視饎爨于
西堂下炊黍稷曰饎宗婦為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亨于門
外東方西面北上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為一爨羹飪實鼎陳於

門外如初初初禮也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
尊酌者在左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執
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
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不升鼎者異於神○疏曰士虞祝俎陳于階間敦東彼虞不致爵故無主人主婦
俎此吉祭有致爵主人主婦俎陳于階間可知以主亦是執事之人也神俎升鼎而入設于階前此鼎在
門外不入而俎速陳于階前不升鼎者異於神○又日少牢三獻禮成別為儐尸正祭無致爵故主人主
婦無俎儐尸行三獻致爵乃有俎下大夫不儐尸者亦于三獻尸爵止行致爵乃有俎也盛
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匜
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設盥水及巾尸
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祝筵

几于室中東面為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纚所綺反○主人及賓兄弟群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具猶辦也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初視濯也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尸疏曰士虞禮宗人西階前北面詔主人此吉禮主人行事阼階宗人亦在阼階南擯主人

右祭日夙興主人主婦陳設拜賓即位○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尸祝佐食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其西壁西壁堂之西牆下○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籩有巾者果實之皮物多核優尊者可烝裹之也烝擇互文舊說曰纁裹者皆玄被○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苦苦荼也荁菫屬乾之冬滑於葵詩曰周原膴膴菫荼如飴云今文苦為芐芐乃地黃非也○菫音謹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婦盥于房中薦

兩豆葵菹蝸醢在北主婦盥盥于內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蝸力禾反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腊用麋士腊用兔○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枇畢同林明矣今此枇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以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此無叉者乃主人不親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叉自此純吉用棘心叉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於鼎北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贊者錯俎加匕贊者

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乃朼音匕○右人也尊者于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為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肵音祈卒載加匕于鼎卒已也已載畢亦屬加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芼也○芼亡報反菜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郤于敦南出立於西南面酌奠奠其爵觶少牢饋食禮啟會乃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稽首拜之甚者祝在左當為主釋辭于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饗○淖女孝反卒祝主人再

拜稽首
右主人主婦及祝佐食陳設陰厭○記棘心匕
刻刻若今龍頭○凡祝呼佐食許諾呼猶命也○肵俎心
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於牲鼎載心立舌縮俎
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
祝迎尸於門外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為禮周禮掌次凡
祭祀張尸次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
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為厭疏曰出迎廟門則有君厭臣之
嫌故不迎厭一業反○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侍盥者執其器就之
執箪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庭長尊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尸至于階祝

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無方者也少牢
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
尸妥安坐也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于士
虞記則宜曰孝孫某圭為孝薦之事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挼于
醢祭于豆閒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
墮墮與挼讀同耳挼醢者染于醢○墮許恚反挼如悅反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
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肺祭刌肺也旨
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芬者齊敬共之惟恐不美告之美道其心明神事之○啐七內反刌寸本反齊側皆
反共音恭祭鉶嘗之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曲禮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和戶臥反祝
命爾敦佐食爾黍稷於席上爾邇也近之便尸之食也設太羹湆

于醢北太羹湆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太羹不為神非盛者也士虞
禮曰太羹湆自門入今文湆皆為汁○湆去及反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
嚌之左執之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乃食食舉
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達肉主人羞肵俎於腊北肵俎主于尸主人親羞敬也神
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三飯告飽
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也佐食舉幹尸
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
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尸實舉于菹豆為將食庶羞舉謂肺脊佐食羞
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四豆者膮炙
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為上以有醢不得餕也○膮許堯反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

如初禮再成也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
如初禮三成獸魚如初者骼魚一也○骼音格獸舉肩及獸魚如初不復飯者
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縛而前終始之次也佐食盛肵俎俎
釋三个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于肵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為改饌于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
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魚則三頭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個者此讀然○盛音成臑乃報
反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
也肺脊初在菹豆主人洗角升酌酳尸酳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酳者尸既卒食又
欲頤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畧者○酳士刃反尸拜受
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肝肝炙也古文無長尸左
執角右取肝换于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卒角祝受

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曰送爵者節主人拜
右迎尸正祭○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
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
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今文淳作激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
授尸卒執巾者受宗人代授巾庭長尊○尸入主人及賓
皆辟位出亦如之辟位逡遁○尸俎右肩臂臑肫胳
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
貶于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
中脅無前貶于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于尸尸食未飽不欲空
神俎○肩臂臑肱骨肫胳股骨膚三離肺一刌肺三膚三為養用二厭飫
一也離猶挃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刌肺三為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刌為切
魚十有五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于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
十有五而俎尊卑同此所謂經而等也腊如牲骨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古文醋作酢○醋才
各反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退者進受爵反
位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古文挼作綏主人坐左
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
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也○嘏古雅反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
豆執以親嘏主人獨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摶大官反主人
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

指卒角拜尸答拜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于左袂挂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
也少牢饋食禮曰興受黍坐振祭嚌之○挂音卦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籩
受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穡嗇嗇者農力之成功
右尸醋主人
筵祝南面主人自房還時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
設菹醢俎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祝左執角
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
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於鹽振祭嚌之加於俎卒角
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
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
入復位

右主人獻祝佐食○記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
骨凡接于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
各三體膚一離肺一○佐食俎觳折脊脅三體卑者從正
膚一離肺一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亞次也次猶貳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簡耳
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于主人北西面宗
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於敦南兩籩棗栗棗在西祝贊
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籩祭棗栗之祭祭之亦于豆祭其兄弟長
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燔炙肉也羞燔者受加于肵

出出者俟復事也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送者送卒爵

右主婦亞獻尸

酢如主人儀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不易爵辟內子○此必不易爵經省文耳鄭註誤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接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撫挼祭示親祭佐食不受而祭于地亦儀簡也入室卒爵于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

右尸酢主婦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於房獻佐食如拜至人之北西面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奠而待之

右賓長獻尸爵止

席於戶內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婦拜拜于北面也今文曰主婦洗酌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初贊亞獻也主婦薦兩豆籩東面也俎入設佐食設之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啐酒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為絕肺染汙也刌肺不挩手古文挩皆作說肝從左執爵取肝擩於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於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于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酢撫祭統此酢亦易爵○記胙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于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膚一離肺一

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於篚入復位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

右主人致爵于主婦更爵酌醋○記主婦俎㲉折其餘如阼俎㲉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

三獻作止爵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曰賓入尸北面曰皇尸請舉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洗乃致爵為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

右賓作尸止爵及獻祝佐食主人主婦等此節飲酒有六上文三獻如初則尸已啐酒而未卒爵也至此卒爵而酢賓一也賓獻祝二也獻佐食三也賓又致爵于主人四也又致爵于主婦五也賓又更爵自酢則六也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拜賓而洗爵為將獻之如初視濯時主人

疏曰俟者尊體盡俟庶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

再拜賓答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者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

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就賓拜者此禮不主于尊也賓

卑則不尊階主人在右統于其位薦脯醢設折俎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畧云

折俎非貴體也上賓骼衆賓儀公有司設之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

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

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

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

位位如初薦俎從設位如初復其位東西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

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爲之與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

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衆賓立飲賤不

儀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盡人答拜之○鄉音通從皆同

右獻賓及衆賓○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

其餘在東堂東堂東夾之前近南○公有司門西北面東

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

受降飲獻在後者賤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與音預宗人獻與

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齒于衆賓尊庭長齒從其

長幼之次○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骼在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

分之畧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

臣皆殽脀又畧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

禘者貴凡骨有肉曰殽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

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

於君者也私臣是已所辟除者膚一離肺一

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爲酬賓及兄弟行神

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主人洗

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先酌西方者尊

賓之義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

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西面者鄉

賓位立于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主人奠觶于薦北奠酬于薦左非爲其不舉

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

於薦南揖復位還東面就其位薦西奠觶薦南明將舉

右堂下設尊酬賓賓奠觶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如賓儀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

禮成于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于位私人爲之與洗獻衆兄弟如衆

賓儀獻卑而必爲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衆賓儀則如之獻衆賓洗明矣

右堂下獻長兄弟衆兄弟

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

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于其位而立內賓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畧婦人也有司徹曰主

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

爵于篚入復位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

右獻內賓宗婦於房中○記尊兩壺于房中西
牖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
東面北上尊壺為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之姊妹也宗
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為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于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
北○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
從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為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爵于主人主婦
右長兄弟為加爵疏曰此一經論三獻之外為加獻尸之事如初儀者如賓
長三獻之儀但賓長獻十一爵此兄弟之長加獻則降唯有六爵以其闕主人主婦致爵并酢
四爵及獻佐食五惟有六在者洗觚為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于主人四

也致爵于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
眾賓長為加爵爵止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
右眾賓長為加爵爵止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嗣主人將為後者舉飲酒也使嗣子飲奠者將
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
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
觶拜尸備答拜焉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答之以尊者與卑者為禮
畧其文耳文備為復古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
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右嗣舉奠○記嗣舉奠佐食設豆鹽肝宜鹽也

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
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後生也
右弟子舉觶於長兄弟
宗人告祭脀脀俎也所告者眾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
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乃羞羞庶羞也下尸胾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于內
賓無內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
薦南奠觶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於其尊東
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其尊兄弟尊也此受
酬者拜亦北面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左受旅如初旅行
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於其尊西面立受旅

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眾賓及眾兄弟交
錯以辯皆如初儀交錯猶言東西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
弟之儀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
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
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于篚明其相報禮終于此其文省賓弟子及兄弟弟子
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
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
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皆奠觶于薦右奠觶進奠
之子薦右非神惠也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
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

舉觶于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作北面爵皆無算算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令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

右旅酬及無算爵○宗人旅齒于衆賓佐食于旅齒于兄弟見爾○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于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宗婦之娣婦舉觶于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奠于其長並行交錯無筭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

利洗散獻於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主人出立於戶外西南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于

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主人出事尸禮畢

右尸卒食○記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于爨夫爨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瓶

祝東面告利成尸謖祝前主人降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于尸謖之謖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義士虞禮備矣○謖所六反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俎所以載所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

右事尸禮畢○記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為禮乃去之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于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去起呂反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為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祭統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簋音軌

宗人薦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養其惠不過族親古文養皆作餕○養子峻反同餕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當有所以也

以先祖有德而事于此祭其坐餕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不戒者非親昵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養席南面

若是者三丁寧戒之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食乃祭鉶禮殺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養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養亦如之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舊說曰主人北面授下養爵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主人復拜為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兩養執爵拜答主人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下養復兄弟位不復升也上養即位坐答拜既授爵戶內乃就坐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降實于

餕主人出立于戶內西面事餕者禮畢

右養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命命佐食阼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畢各有為而已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俟告利成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宗婦既並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

右徹俎將用之為燕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為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矣曾子問

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厞扶未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答拜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佐食徹阼俎堂下畢出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者

右改饌西北隅陽厭○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當事將有事而未至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二終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三

錢塘後學應撝謙蘆次

少牢篇章次從勉齋黃氏註從康成鄭氏

少牢饋食之禮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為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史家臣主筮事者○韇徒木反主人曰其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

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其字也大夫或因字為氏春秋傳曰晉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尚庶幾也饗歆也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蓍之德圓而神遂述命曰假爾太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乃釋韇立筮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于板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西旅占之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從者求吉得吉

用爲之爲疑爲字誤

之言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

初

右卿大夫祭前十日先筮日

宿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前宿一日宿戒尸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吉則乃遂宿尸祝擯筮吉又遂肅尸

禮學彙編　卷之三十三　二

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執事者祝爲擯者尸神象及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不拜者尸尊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即改筮之不及遠日

右筮尸宿尸及宿諸官

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言既肅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次及早晏在于子也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于諸官有君道也爲期亦唯尸不來也〇比毗志反宗人曰旦明

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旦明旦日質明

右宗人請祭期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文也尚書傳羊屬火豕屬水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竈也在門東南統于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潔〇概古愛反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廩人掌米入之甗者甗如甑一孔匕所以匕黍稷者也古文甗爲烝〇甑子孕反甗音言敦音對後皆倣此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洗于阼階

禮學彙編　卷之三十三　三

東南當東榮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

右視殺視濯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魚腊從羊膚從豕統于牲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膊骼股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綼也並併也脊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爲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婦古文胖皆作辯髀皆作脾今文並皆爲併〇胖音判臑奴到反膞音純說文之允反骼音格又音各脡他頂反綼側耕反辯音遍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

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
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雍人
掄膚九實于一鼎掄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司士又升魚腊魚
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司士又升副倅者合升左右胖曰純
純猶全也卒脅皆設扃冪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
面北上北面北上鄉內相隨古文冪皆為密○脅音之承反司宮尊兩甒于房
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棜無足禁者酒司宮設罍水
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為之戒然○甒亡甫反棜於遠反
於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枓斟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
此也○枓音主斟苦俟反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
籩之實改更也為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小祝設
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為尸將盥○匜以支反簞音丹

右實鼎與豆籩槃匜等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為將祭也司宮筵於奧祝
設几於筵上右之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為右主人出
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司宮取
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棜
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二尊兩甒也今文柄為方鼎序入雍
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
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助也相息亮反○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為下匕
皆加于鼎東枋膚為下以其加也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枋彼命反二俎皆設
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肵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
設文不當鼎○肵音祈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札長札者長
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札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札作乙○長丁丈反佐食上利升
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
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
之皆如初為之于爨也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于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
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為其分散也肵之為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今
文切皆為刌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

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
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
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
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
為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下利升豕其載如羊
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進下變于食生也所以交于神明不敢以食道
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腠曰公食大夫鄉飲牲體皆進腠腠是本是食
生人之法此言進末末為終稱骨之終是食鬼神法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
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右首進腴亦變于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
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疏曰鬼神進腴生人進鰭○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

如羊豕凡腊之
體載禮在此
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列載于俎令
其皮相順亦令
者亦其骨體○疏曰革順者今此膚之體相次而作
行列上羊豕骨體橫載組文未明故舉膚亦橫載以
明之

右舉鼎匕載

陳氏禮書曰舉肺一者尸之所先食者也故刲
離之而不切祭肺三者尸與主人主婦之所祭
者也故切之而不刲離舉肺亦謂之離肺亦謂
之嚌肺祭肺亦謂之刌肺亦謂之切肺祭肺祭
而不嚌舉肺嚌而不祭祭肺三
皆在尸俎而舉肺各于其俎

卒脀尸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
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將納祭也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
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

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
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被錫讀為
髲鬄古者
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
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
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
寸袪尺八寸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
夫禮○疏曰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三分益
一故衣三尺三寸袪尺有八寸也○衣幅連袂故亦
曰衣
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
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
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相助也主婦自東
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
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
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
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
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
龜有上下甲今文
曰主婦入于房
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
蓋二以重設于敦南酌奠酌酒為神奠之後酌者酒
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洗
酌奠奠于鉶南重
累之○重直容反
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
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
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
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
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粢以告
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
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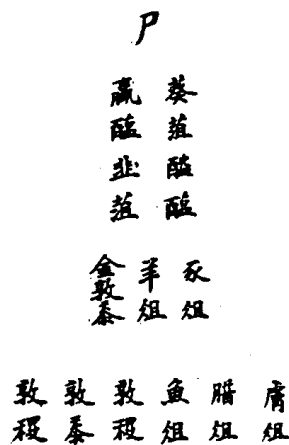
右迎尸之前先為陰厭

陰厭圖

尸

葵菹　醓醢
蠃醢　韭菹

豕俎　羊俎　金敦黍

膚俎　腊俎　魚俎　敦稷　敦黍　敦稷

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
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特牲饋
食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

擩前後皆作擩疑此誤
如悅反前作如悅反
須查

出亦如之祝入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復尸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
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
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受
尸巾庭南没霤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
周禮曰太祝相尸禮祝從從尸升自西階主人升自西階祝先入主人從
祝接神先入宜也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主人
由祝後而居右尊也祝從尸尸即席乃卻居主人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
尸答拜遂坐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其間有不呼真不嘗斯不告
古大夫之禮尸稱尊也不告旨者為初亦不餐所謂曲而殺祝反南面未有事也墮祭爾敦
官各肅其職不命○墮許規反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

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
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祭牢羊
豕也同合也合祭于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為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今文擩為緛○緛音遂擩如
悅反又而誰反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
敦黍于筵上右之邇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主
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羞進也肵敬也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
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
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
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
鉶嘗羊鉶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芼七報反柶音四扱初洽反食舉舉牢肺正

脊也先飯啗之以為道也三飯食以黍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
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幹正脅也古文幹為肝○嚌才計反上佐食羞胾
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
四豆亦綪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無膮臐者尚牲不尚味○臐許云反膮許堯反尸又食食胾
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
之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魚橫之者異于肉○數所角反又食上佐食舉
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腊魚皆一舉者少牢
二牲骨之腊必舉肩以肩為終也別之舉魚腊崇威儀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
初如舉幹也又食不舉者卿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侑尸尸告飽祝西面于
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

飽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
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四舉牢體始于正脊終于肩尊于終始尸不飯告
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祝言賛主人辭主人不言拜侑祝言而不
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宜尸又三飯為祝一飯為主人三飯尊卑之差凡十一飯下人君
也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言受者尸授之也尸受牢幹而實舉
于菹豆食舉操以授佐食焉

右尸入正祭

正祭圖

尸
醓豆 戴豆 葵菹 蠃醢 羊鉶 豕鉶
醓豆 戴豆 醓醢 韭菹
豕俎 羊俎 金敦黍
肵俎 膚俎 腊俎 魚俎 敦稷 敦黍 敦稷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古文酳作酌○酳音胤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羞進也縮從也鹽在肝右便尸換之古文縮爲蹙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兼兼羊豕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主人受酢酒俠爵拜彌尊尸○醋才各反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綏或作挼挼讀爲墮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挼按綏許規反挂按及墮皆做此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右受佐食右手受墮于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爲禮也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命祝以嘏辭○摶大官反卒命祝祝受

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工官也承猶傳也來讀曰釐釐賜也耕種曰稼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古文嘏爲格祿爲福也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詩猶承也實于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納猶入也古文挂作卦

右主人酳尸尸醋主人命祝嘏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室中迫狹主人西面答拜不言拜送下尸薦兩豆菹醢葵菹蠃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二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皆升下體祝賤也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殊○尻苦刀反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祭俎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不嚌之膚不盛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亦如佐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略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佐食不得成禮于室中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

有賓而無薦亦遵下尸○疏曰有俎實無菹醢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

右主人獻祝與佐食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男女不相因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依拜也婚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拜于主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始拜于此則上拜于南由便也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

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不嘏夫婦一體綏亦當作挼古文爲肵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不俠拜下尸也今文曰祝拜受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不言拜于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于內篚

右主婦亞獻尸及獻祝與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尸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

右賓長獻尸及祝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謖起也謖或作休○謖所六反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

事尸之禮訖于廟門外

右祭畢尸出廟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徹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肵俎而以儐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不云尸俎未歸尸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大夫禮四人餕明惠大也○餕音俊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備四人餕也三餕亦盥升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資猶減也減置于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今文資作齎○兩賓長皆下○餕司士乃辯舉餕者皆祭黍祭舉舉膚○辯音徧

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三拜旅之示徧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一鉶于次養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湆肉汁也湆去及反○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答一拜畧也古文壹爲一也養者三人興出出降實爵于篚反賓位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坐祭酒啐酒主人自酢者上養獨止當尸位尊不酌也上養親

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搞謙按下不言主人受黍則此嘏但有辭無黍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送佐食不拜賤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三終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四

錢塘後學應撝謙撰次

儐尸篇原名有司徹章次從勉齋黃氏本註從鄭氏本

有尸徹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祭爲陽厭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于祊而繹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爾雅曰繹又祭也○祊日庚反掃堂爲儐尸新之少儀曰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爲去声拚方問反司宮攝酒更洗益整頓之乃燅尸俎燅溫也溫尸俎于爨脀亦溫焉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燖音尋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腊爲庶羞膚從豕去其鼎者儐尸之禮殺于初如初者如廟門之外東方

北面北上○扃古熒反鼏亡狄反乃議侑于賓以異姓議猶擇也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必用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古文侑皆作宥宗人戒侑戒猶告也南面告于其位戒曰請子爲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俟待也待于外當與尸更入主人與禮事尸極敬心也

右徹室內之饋及燅尸俎選侑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爲尸席也又筵于西序東面爲侑席也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言與殊尊卑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西上統于賓客主人出迎尸宗人擯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擯贊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道尸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及當相揖主階又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

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東上統于其席

右迎尸及侑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拜至喜之乃舉舉舉鼎也舉者不盥設也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如初如阼階下西面北上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凡三匕鼎一匕四俎為尸侑主人主婦其二俎設于豕鼎魚鼎之西陳之宜具也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

俎西枋並并也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脀湆魚疏匕匕柄有刻飾者古文並皆作併○湆去及反

右門外舉鼎匕俎入陳于廟門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凡所以生安體周禮太宰掌贊主几玉爵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横執几揖尸獨揖尸几禮主于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位作階賓階上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横執几進授尸于筵前衣袖猶之袂推去塵示新拂尸進二手受于手間受從手間謙也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左之者異于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輕○長丁丈反主人東楹東北面拜拜送几也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侑拜者從于尸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降盥者為土汚手不可酌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醓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昌昌本也韭菹

醓醢昌本麋臡麷熬麥也蕡熬枲實也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亦豐大夫之禮主婦取籩興者以饌異親之當外列辟側也退退入房也○麷芳中反蕡扶云反醓他感反臡乃兮反枲思治反辟音避

右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

乃升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升牲體于俎也言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骼存焉亦著脊脅皆一骨也臑在下者折分之以爲肉湆俎也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肫音純一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也必爲臑折上所折分者嚌肺離肺也南俎雍人所設在南者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于此歷說之耳今文湆爲汁○既曰羊豕皆在俎無汁而曰肉湆者明在鼎有汁也進羊肉必先進羊之湆故肉亦曰肉湆明此湆爲肉而進豕不言湆言脅者見在俎無汁互見爲文○嚌才計反

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

載于一俎○臑在下者順羊也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疏曰左右體之臑而必取右體之臑折分用之貴神俎也脊脅二骨分一爲肉湆亦貴神俎故也亦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用左體侑賤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豕左肩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切肺亦祭肺互言之耳無羊湆下尸也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禮也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豕俎與尸同○疏曰侑主人主婦之俎不在階間在鼎側亦同升鼎也少牢祝與佐食俎不升鼎異于神此自侑以下皆升鼎以儐尸禮益卑唯尸尊禮侑以下禮畧故文不具也又曰鼎俎數奇今有肫體數四故曰加侑豕俎無肫主人羊俎亦無肫故知脫爲加作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脅臂一脊一脅一膚

三嚌肺一載于一俎作俎主人俎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肉湆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降于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所伸亦所謂順而摭也作俎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也其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摭之石反○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肺有嚌肺亦下猶也祭肺尊言嚌羊肺者文承膚下嫌也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相亞也其俎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司士朼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橫載之者異于牲體彌變于神膴讀如殷哻之哻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膴父吳反依註音哻刳空吳反臠力轉反

右司馬司士載俎用之陳氏曰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骼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脛也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骼觳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二觳正祭不薦于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于主人主婦之俎脛不升子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去髀脛而二十一去二觳而爲十九矣

卒升卒已也已載尸羊俎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換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賓長上賓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郤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

揄舊本皆作抗亦誤也俟查

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揄之揄字或作挑者秦人之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深狀如飯橾挑長枋可以抒物于中者注猶瀉也今文挹皆爲扱器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肺羊祭肺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嚌湆者明湆爲內加耳嘗之以其升南味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旨美也拜告酒美答主人意古文曰東楹之東○啐七內反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絕祭絕肺末以祭周禮曰絕祭湆使次賓內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換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燔亦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坐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右主人獻尸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

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醢在南方者立侑爲尸使正饌統焉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答拜拜于侑之右

右主人獻侑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酌者將酢主人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從筵于菹西北亦辟側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

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
執虛俎以降奠爵于左者神惠變于常也言受肺者明有授言虛俎者羊湆俎訖于此虛不復用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
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
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
南不降奠爵于篚急崇酒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見主人不反位
知將與己為禮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崇充也拜謝尸侑以酒薄充滿
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右主人受尸酢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房東房戶外之東

主婦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
拜于筵上受尊南西面拜由便也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
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
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
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
于主人席北西面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無黍稷殺也糗糗餌也腶脩擣肉之脯今文腶為斷○疏曰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析而段之脩則其體長矣○糗去九反腶丁亂反餌音
二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
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
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

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
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
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獻侑
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酌獻者主婦今文無西面主
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
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
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
執俎以降侑興豕脀無湆于侑禮殺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
坐卒爵拜主婦答拜

右主婦亞獻

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
阼階上答拜主婦易位拜于阼階上辟併敬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
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
如尸禮嘗鉶不拜主人如尸禮尊也其異者不告旨其受豕脀受豕
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將酢主婦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
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俟尸洗
尸易爵于篚盥洗爵易爵者男女不相襲爵主人揖尸侑將升主
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

極西北面立侑酌尸尸酢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設席者主婦尊今文曰南面立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婦人贊者宗婦之少者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挩手者於帨帨佩巾內則曰婦左佩紛帨○挩由銳反次賓羞羊膰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

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出房立卒爵宜鄉尊不坐者變于主人也執爵拜變于男子也○鄉許亮反

右尸酢主婦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之長賓奠爵爵止也

右賓長三獻尸尸奠爵未舉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降洗主人者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餈在私反酏以支反食音寺糝素感反○疏曰糗餌粉餈是周禮羞籩之實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是周禮羞豆之食見內則

右主人酬尸設羞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拜于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言三拜者衆賓賤旅之也衆賓壹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今文壹為一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羊骼羊左骼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古文骼為胳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擩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于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

已獻尊之祭膴肺宰夫執爵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既盡也長賓拜者以次第升受獻畢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于尊南今文若爲如辯皆作徧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脅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脅體儀也徧獻乃薦略之亦宰夫薦司士脅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亦有切肺膚今文儀皆爲賺或爲賺○度大各反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酌自酢序賓壹賓卑不敢酢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降反位

右主人獻賓辯酌自酢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宰夫授主人觶則受其虛爵奠于篚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右主人洗觶酬賓賓奠薦左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子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于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脅設于其位言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于上乃後云薦脅設于其位明初在是也位不繼于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于尊此薦脅皆使私人先生之脅折脅一膚一先生長兄弟折家左肩之折其衆儀也

右主人獻兄弟于阼階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南面于其右主人之位恒左入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脅亦設薦脅于其位特牲饋食禮記曰內賓立于房中西墉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右主人獻內賓于房中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于其群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脅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北上不敢專其位亦有薦脅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爾言繼者以爵既獻爲文凡獻位定主人就筵古文曰升就筵

右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

尸作三獻之爵上賓所獻爵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益卑可以自舉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不羞魚匕湆略小味也羞有正俎羞匕湆肉湆家無正俎魚無匕湆陰污之殺司士縮奠俎于羊俎

南横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司馬羞湆魚變于尸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賓拜于東楹東以主人拜受于席就之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酌以酢之既致主人尸乃酢之遂賓意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

右尸作三獻之爵三獻又獻侑及主人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

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序殷勤于尸侑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于飲酒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尸拜于阼階上酬禮殺坐奠爵拜主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下酬主人言就者主人立待之主人拜受爵尸拜送酬不奠者急酬侑也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言酌復位明授于西階上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送旅也言升長

賓則有贊呼之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上西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于下升受兄弟之爵下飲之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其位兄弟南位亦拜受拜送升酌由西階卒飲者實爵于篚末受酬者雖無所旅猶飲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無房中之羞賤也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觶于內賓遂及宗婦

右旅酬從尸及上下無不徧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後生年少也古文觶皆為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長在左辟主人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

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拜受答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

右兄弟舉觶于其長兄弟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即上賓也如初如其獻侑酌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湆爵不止別不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觚大夫尊者也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無湆亦遂之于下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為也遂之于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故言亦遂之于下也上言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前二人舉觶于尸侑尸舉旅酬從止至下皆徧飲今亦從上至下故云亦遂之于下

右賓長獻尸次賓舉爵于尸更為旅酬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算數也長賓取觶酬

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雖己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送之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從者不拜送也司士歸尸侑之俎尸侑尊送其家主人退反于寢也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

右堂下行無算爵禮終尸侑出主人送于廟門外

若不賓尸不賓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舊說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子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備有似失之矣○綏許恚反本亦作隋音同後皆倣此則祝侑亦如之謂尸七飯時○飯扶晚反後皆同尸食八飯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盛者盛于肵俎也此士體羊豕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肩未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盛音成魚七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必盛半者魚無足翼于牲象脊脅而已腊辯無髀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脊屬焉言無髀者言一純而俎嫌有之古文辯作脾○疏曰腊十七體與牲一體同尸既舉腊肩俎唯有十六今言盛半明脊在又凡牲載體者脊皆屬焉牢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舉已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不言魚俎東主于尊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个猶枚也魚摭四枚腊摭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疏曰釋三个皆為改饌西北隅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祝主人主婦之魚腊取于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此皆于鼎側更載焉不言主婦未聞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

言尸又三飯凡十三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佐食受牢舉如儐舉肺脊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受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肝牢肝也綏皆當作挼讀為墮○墮音隳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脅皆如儐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儐同者在上篇

右下大夫不賓尸與賓尸異同疏曰此段不儐尸之禮按少牢尸初告飽之下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五

錢塘後學應撝謙蘆次

耕藉篇 補七

天子為藉千畝在於南郊

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

上春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周禮太史順時覛土覛音脈視也陽癉音但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房星也日月底于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稷又告王也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易治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以上周語先農壇一耕壇一補○先儒謂先農神農也立壇于田所祀之其制度如社之壇陳氏曰耕壇有華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田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沐浴飲醴酒○以上周語及期用則日月令所謂乃擇元辰也王玄冕先農即八蜡先嗇庫小祀也王祭小祀則玄冕此陳氏所推今按神農先古三皇無妨袞冕但于經無據姑從之朱紘補

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躬秉耒

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周語駕木路陳氏謂周禮田僕掌馭木路以田以郊並則耕藉于郊蓋木路○補以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月令○保介車右也置耒于車右于御者之間諸侯冕而青紘見祭義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周語祭先農韋昭曰陳藉禮而祭其神陳氏言自漢以來皆祀先農則古可知小司徒奉牛牲以上用陳氏禮書推補太史贊王王敬從之周語躬秉耒祭義耕一墢周語三推月令○以一人發其土三次舉手也而班三之周語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月令○班三之者王一公三卿九而大夫以二十七繼之也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周語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月令句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周禮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周語

月令曰藏帝藉於神倉

耨穫亦如耕禮見周語舍人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周禮

諸侯藉于東郊見祭統卿以下必有圭田孟子

親蠶禮附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祭義中春內宰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周禮乃大昕之朝季春也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祭義天子乃薦鞠衣于上帝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曲以去獻八月取萑葦為之所謂曲薄今之蠶簾也植槌也蠶薄在遂圓而筐方凡曲與遂筐皆以植架之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月令及期后服編鞠

衣黃展翟車貝面以貝飾馬面組總以組為總有幄以帷幄為蔽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躬桑以上據陳氏用周禮推定○補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祭義夫人世婦以次食蠶禮畢后還宮依耕籍禮推補歲既單矣蠶月畢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后后曰此其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王后親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祭義○后祭義作夫人其實三盆手后禮也

月令曰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

季夏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月令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五終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六

錢塘後學應撝謙鑿次

王祭篇上 補七

前期三月牧人共犧牲以授充人充人繫於牢芻之

三月(周禮)宰祝循行犧牲視牷具桒芻豢瞻肥瘠察物

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月令)色用騂(見周書)角

握(禮器)朔月月半君巡牲(祭義)充人告牷(周禮)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先儒以為馬牛羊犬豕雞也然馬亞未見之于言祭唯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校人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黃駒則吉祭唯用五牲而已而大戴禮載曾子之言序五牲之先後貴賤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禳瘞是有五牲而曲禮牲號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豕曰剛鬣豚

曰腯肥犬曰羹獻雞曰翰音亦不言馬有何號也此可見矣

及時將祭天子乃田取禽以實廟庖(其禮詳見軍禮篇)凡獲禽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達右耳本為次殺以待賓客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殺以充君庖(詩傳○膘脟前肉也腢肩也脟即服骨髀水膘也蓋膘左右虛肉處也)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春秋傳)諸侯貢士皆與焉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射義)

以上尨牲擇士

先時有司脩除宮廟守祧黝堊隸僕脩寢(周禮)日用丁巳前期旬有三日卜於禰宮(旬有三日容次日齋戒次日爲尸也)

陳祥道禮書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則人君卜於禰宮之內大夫士筮於廟門之外

肆師宿為期至期大家宰大宗伯與太史帥有司犀執事各冕弁服卜日大卜眡高命龜菙氏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卜師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占人占龜君占體(家宰攝君)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既事占人繫幣以比其命

命曰孝王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太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世祖文王以某后配某氏世宗武王以某后配某氏高祖某王以某后配某氏曾祖某王以某后配某祖某王以某后配某氏考某王以某后配某氏尚饗

太卜述命曰假爾泰龜有常云云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卜下旬之日如初告占曰某日從乃退(從周禮儀禮定)

以上卜日

周禮大冢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
伯帥執事而卜日肄師及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
相其禮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卜之明日王出在外朝冢宰獻命遂誓戒百官百官
各如其位
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此雖言郊祭然宗廟之戒
禮文未詳當與此同
太史北面讀禮書條狼氏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
凡治官之職
太宰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贊玉几玉

爵
小宰掌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治
其聽訟贊幣爵祼將之事
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
而眡滌濯
宮正廟中執燭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齊日三舉徹王之胙
俎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共王膳與薦羞之物
共祭祀之好羞

內饔掌割亨之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內饔之爨亨
煮辨膳羞之物共太羹鉶羹
甸師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帥其徒以薪蒸役
內饔之事
獸人共其死獸生獸入于腊人○䱷人共其魚
之鱻薨○鼈人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腊人共
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凌人共冰鑑
酒人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籩人共其籩薦羞之實

醢人共薦羞之豆實
醯人共五齊七菹凡醯物凡醯醬之物以佐醢
人
鹽人共苦鹽散鹽
幕人共帷幕幄帟綬○掌次張尸次旅幕
太府用邦都之賦
玉府共食玉
外府共財用之幣齎
內宰贊后祼獻之瑤爵
內小臣為后前驅而損徹后之俎

閽人設門燎蹕廟門
寺人率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
內豎為內人蹕
九嬪贊玉齍贊后薦徹籩豆
世婦帥女宮而濯摡為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
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女御贊世婦
典絲共黼畫組就之物
內司服共后之衣服用褘衣
追師共王后之首服用副

屨人共王及后之服屨赤舃
凡教官之職
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
鄉師羞牛牲共茅蒩
封人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
舞牲及毛炰之豚
鼓人鼓路鼓
牛人共享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共其牛牲之互
與其盆簝以待事
充人繫祭祀之牲芻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師氏王舉則從掌以媺詔王
保氏諫王惡
遂人遂師共野牲入於內饗
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入於烹人
川衡共川奠入于內饔烹人醢人
澤虞共澤物之奠入于內饔烹人醢人
掌蜃共蜃器之蜃共白盛蜃
囿人共生獸死獸之物入于內饔烹人醢人
場人共果蓏入于醢人
廩人共接盛粢末也以授舂人

舍人共簠簋實之陳之
舂人共其粢盛之米
饎人共盛
凡禮官之職
大宗伯宿視滌濯涖王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
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
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班之于五官使共
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
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

待祭祀掌敘事與其禮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
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以時將瓚果詔相
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禮肆師展犧牲繫于牢
頒于職人眡滌濯宿爲期詔相其禮祭之日表
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
其怠慢者掌廟中之禁令禮成則告事畢
鬱人掌祼器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
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
沃盥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用脩凡祼事用槩凡王

之齋事共其秬鬯
雞人共雞牲夜嘑旦以嘂百官
司尊彝掌尊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
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
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著尊其再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
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
也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
司几筵司神席及王胙席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
玉几賓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天府陳玉鎮大寶器既事藏之廟中沃盥執燭
典瑞辨瑞玉共祼圭有瓚共玉器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司服掌共王之祭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
驚冕助祭者公衮冕享先公亦驚冕侯伯驚冕
子男毳冕孤希冕卿大夫玄冕士皮弁
守祧以遺衣服授尸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
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
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王后有

事則從
外宗佐王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
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
與則贊宗伯
大司樂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以降神舞大武
以享先祖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
國子而舞
樂師樂成告備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環拜以鐘
鼓爲節

大胥凡用樂以鼓徵學士以六樂之會正舞位
以序出入舞者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太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
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徵歌
瞽矇役太師
眡瞭相瞽
磬師奏縵樂
鍾師奏九夏奏燕樂
掌鞸鼓縵樂

笙師共其鍾笙之樂
鎛師鼓其金奏之樂
韎師帥其屬而舞韎樂
旄人舞其燕樂
籥師鼓羽籥之舞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餘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
司干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
太祝辨鬼號牲號齍號幣號辨九祭九拜執明
水大而號祝隋釁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來瞽
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小祝逆齍盛送迎尸
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太祝佐食疑即小祝為之
太史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
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小史讀禮法以戒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巾車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出玉路贊駕說
司常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
夫士建物
凡政官之職

大司馬羞牲魚授其祭
司勳詔祭有功者于大烝
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
小子羞羊肆羊殺肉豆贊羞受徹
羊人掌羊牲飾羔割羊牲登其首
射人贊射牲贊孤卿大夫之法儀
服不氏共猛獸
司士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及賜爵呼昭穆而
進之帥其屬而割牲以羞俎豆
射鳥氏以弓矢毆烏鳶

掌畜共卵鳥

諸子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虎賁氏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

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服而趨

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

服亦如之

太僕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玉牲事

小臣沃王盥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

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

勞之誅其不敬者

御僕相盥而登

司兵授舞者兵

司戈盾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

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

齊右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

則前馬

校人毛馬而頒之

凡刑官之職

大司寇奉犬牲納烹前王奉其明水火

犬人共犬牲用牷物蜡氏令州里除不蠲禁刑

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

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水於月以

共明齍明燭共明水

銜枚氏令禁無囂

伊耆氏共杖函

大行人歸脤

凡事官之職

闕

凡與祭者攷禮書於太史

令於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

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事畢乃退 以上用周禮定

以上誓戒

宮宰宿后夫人春官世婦宿戒女官如外朝之儀王

及百官齊於外后夫人及嬪婦女官齊於内各散齊

七日致齊三日

周禮春官之職曰世婦掌女宮之宿戒祭義曰齊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統曰齊之爲

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

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
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
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
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
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
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
夫人致齊于内然後會于太廟陳氏禮書曰君齊
于路寢夫人齊于正寢士大夫亦各齊于適寢鄭氏
曰散齊不御不樂不弔

以上齊

宿尸前宿一日大宗伯宿戒尸明日朝大宗伯卜尸
如卜日之禮命曰孝王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
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世祖以下同尚饗
吉則遂宿尸七廟共七尸太祖之尸太卜卜之文武
二尸卜師二人卜之四廟卜人四人分卜之若大祫則毀廟
之主昭穆各一尸共九尸大宗伯立于尸外門外羣執事各立于
其後北面東上尸冕服出門左西面宗伯辟還北面
再拜稽首傳擯介告曰孝王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
于皇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筮子為皇祖之尸占曰
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祝傳命于擯擯傳介宗
伯又再拜稽首宗伯退尸送揖不拜六尸皆如之若
不吉則遂改筮尸依周禮儀禮定

以上宿尸

賓用先代之後賓如宗伯服出門左傳擯如諸公相
朝之儀西面再拜宗伯東面答拜擯曰王薦歲事嘉
賓將涖之敢宿介傳命賓曰某屏之臣某敢不敬奉
王事介傳命宗伯再拜賓答拜宗伯退賓拜送宗伯
答拜二王之後助祭見詩傳

以上宿賓

宿尸及以告于王王命祭僕警戒有司及小宰糾百

官之戒具春官世婦比女官之具宰夫以式法比之
宿之日太史與羣執事復讀禮書而協事
致齊之日王玄冕玄端績結佩爵釋即齊宮日三舉
撤樂淳濯不飲酒不茹葷服食玉古有精玉成漿之法今無之大約金石之類不可試也

以上戒具致齊

前期三日亨人共鼎鑊內饔概鼎匕俎于饔爨饔爨
在門外東塾北上寺人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世婦率
饎人饎人有奄有女有奚概甑甗匕與簠簋于廩爨廩爨在門
外西塾北上

餋饗八十有四（牛七羊七豕七麋七鹿七麇七犬七雞七魚七曰豕七麢七兕七）

小饗不在列

糜饗四（黍稷稻粱）

内饔率其屬陳鼎八十有四于鑊西北上陳俎八十有四各于其鼎西南登鉶各八十有四又各七皆于餋饗南（大祫則饔一饗一百有八康饗四鼎俎登鉶各一百有八登鉶又各九）舍人陳簠簋于饎西簠四十有二簋五十有六（大祫則簠五十有四簋七十有二）

司几筵鋪筵設同几（見祭統）單席（見禮器）筵太祖於太室東嚮（若大祫則毀廟主皆陳于太室昭當北牖穆當南牖昭共一尸一筵穆共一尸一筵）筵文宗於南牖北嚮羣穆祖考從之西上筵武宗于北牖南嚮羣昭祖考從之西上（見朱子或問廟制辨）又筵太祖于堂南面昭穆各三筵東嚮西嚮（大祫東西各四筵）

郊特牲曰坐尸於堂禮器曰養定詔於堂又曰設祭於堂特牲註曰筵於戶西南面

設王昨席於室東北王位設黼依依前南嚮設管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筵國賓于牖前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設后昨席于室東南西房亦如之

掌次張尸次于門四有幄張衆幕于門外具旅幕天府設盥尸盥七王盥一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之右洗設于阼階東南東西當東榮陳王鎮大寶器

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正樂縣之位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簴陳庸器縣鼓在西階下應鼓在東階下宮縣一肆

司尊彝陳雞彝鳥彝皆有舟（此春祠夏禴之彝若秋嘗冬烝則用斝彝黃彝間祀追享則用虎彝蜼彝）兩獻尊（朝踐所用）兩象尊（饋獻所用）皆有罍（秋嘗冬烝則用著尊壺尊間祀追享則用太尊山尊）冪人（奄也）以疏布巾冪尊以畫布巾冪彝典瑞共玉瓚鬱人濯祼玉司烜氏共明水梓人濯溉蒲勺玉爵玉觚玉觶璧角璧散凡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此職于周禮無攷按梓人為飲器凡勺爵觚觶皆梓人為之今補）

禮器曰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明堂位曰勺周以蒲韓詩說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陳氏禮書曰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則天子自觶而上用玉可知也諸侯象大夫角士木

以上陳設（皆以周禮推定）

大冢宰帥執事即位於門外揖入即位於堂下宰夫

升自西階舉幕視尊彝司尊彝告潔反降視玉瓚勺爵瓠觶於東堂下梓人告潔東北面告濯具視樂縣小胥告樂具宰夫告於太宰太宰出復外位宰夫之東塾視甑甗廩人告潔視簠簋舍人告潔之東塾視鑊視鉶鐙亨人告潔視匕俎舉鼎冪內饔告潔宰夫告潔於太宰命執事比各具脩事畢太宰退

以上視滌濯省器具

明日封人飾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牛人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牲北首羊人豕人犬人雞人各飾其牲獸人共鮮獸腊人共獸腊鬯人共秬鬯

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烜氏以明水實氏甒為玄酒尊陳於室肆師表齍盛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庖人具薦羞好羞

以上庀牲具（以周禮由禮定）

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帥執事即位於門外揖入即位於堂下肆師與二執事視勺爵瓠觶角散于篚取勺十有一洗之兼執以升乃令司尊啟二氏甒之蓋司烜氏告潔肆師加二勺于甒南枋覆之次加二勺于彝鬱人鬯人告潔加四勺於四尊加三勺於三罍亦如之肆師反降東北面告濯具大宗伯出復外位肆師之西塾視粢盛舍人告潔視甑甗廩人告潔反告於宗伯之東塾視鑊視鐙鉶視匕俎舉鼎冪內饔告潔反告於宗伯省牲牲人告充腊人告備事畢告於宗伯宗伯乃退

以上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以周禮儀禮周頌定）

世婦率女宮而濯溉為齍盛并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籩人具四籩之實醢人具四豆之實各溉籩豆陳於西房酒人以泛齊實氏甒陳于室以醴齊盎齊實兩獻尊于戶內以緹齊沈齊實兩象尊于堂以事酒昔酒清酒實三罍尊于阼階東皆三貳于別室春

官世婦比具

以上內官戒具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六終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七

錢塘後學應撝謙纂次

王祭篇下 補亡

祭之日雞人夜嘑旦以嚣百官巾車展軨以應雞人太史奏雞鳴於階下鼓人鼓路鼓應門擊柝（以上周禮尚書大傳）王夙興鬱人薦鬯王祼鬯（國語）鷩冕（周禮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以太祖為主則合享先公先王當鷩冕）膳夫進食王一舉王世子及公族朝於內朝乃行駕玉路典路贊駕太僕自左馭而前驅太馭掌馭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齊右持馬陪乘王出在外朝典路贊說朝士序儀太

僕正位公卿以下進見如外朝之位王步至太廟羣臣序從節服氏袞冕（周禮節服氏袞冕按節服氏下士也豈有袞冕而同九命其誤無疑）六人維王之太常虎賁氏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條狼氏八人執鞭以趨辟宮正蹕師氏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百官官以物至與祭者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官府各象其事大司寇及肆師率旅賁氏先入清宮王后服副衣褘衣赤舄黍重翟錫面朱總自闈門出九嬪世婦女御女史從內小臣前驅內豎蹕即位于西房（以上皆以周禮禮記定）

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祭統言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蓋諸侯以下無西房故耳然則此夫人即后也祭義夫人三盆手即后禮）

天子不乘宗廟道上行故書言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王即位于門外東方西面王世子及公卿以下序爵于東方北面賓即位于西方東面祭僕六人立于王後傳王命太祝小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北上小宗伯告備於王王揖先入太僕齊右祭僕從入虎賁氏列於西階之東西序主先入門右大司樂令奏王夏御

僕一人奉槃東面于庭南小臣奉匜水西面于槃東御僕一人奉簞巾西面于槃北乃沃王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王王拭乃入立于阼階下與祭者從入列于階下如門外之位（周禮小臣沃王盥御僕相盥儀皆從儀禮推定）太祝小祝六人（大祫則八人）先時迎羣廟之主（大祫則迎于夾室與二祧）

孔子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曾子問）

升於筵及是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王登太牢奉幣從入太室祝在左王再拜稽首祝祝曰孝王某某年月吉日丁亥敢以嘉幣薦歲事於太祖某公以

其妃配其氏（世祖以下同）尚饗王又再拜稽首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王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每尸一祝尸入門左王及賓皆辟位小祝沃盥如王入之儀大司樂令奏肆夏尸升自西階入室祝從王升自阼階大宗伯小宰師氏保氏御僕祭僕從祝先入南面尸升筵坐於主北王西面立於尸內拜妥尸尸不言答拜祝拜尸答拜遂坐 大冢宰及六官升入拜妥羣尸亦如之（大祫則更用二官）王乃退立御僕進盥鬱人沃盥如初濯祼玉授王小宰贊王就雞彝司彝舉冪王酌鬱鬯司彝反冪王執圭瓚祼尸灌之于地以瓚授祝祝授小宰王拜太祖尸答拜王退出卿大夫皆出（以上用周禮儀禮郊特牲推定）

（問鄭氏釋小宰謂凡鬱鬯受祭祭之啐之奠之今何以灌地曰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此正所謂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若啐之是饗味矣臭之則非達于淵泉矣故啐之奠之是享生者之祼非先王也且受祭須徧羣尸今禮之文但有大宗伯攝亞祼自無羣尸代祼之文此、降神但告尊者而已）

白虎通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芭蘭士蕭庶人艾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陽達于牖屋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

柄灌鬯貴玉器也又曰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之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美德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惟玉瓚秬鬯乎

后盥於內洗內宰濯璋瓚授外宗外宗以授王后后就鳥彝酌鬱鬯司尊啟冪反冪如初后執璋瓚亞祼以瓚授外宗后拜太祖尸答拜后興入於西房王后有事不與則大宗伯攝而亞祼賓執璋瓚酌雞彝三祼殷士祼將如儀（以上用周禮儀禮大雅推定）

（問據經與先儒之說止有亞祼是王后之儀不與則大宗伯攝無賓之祼之文今何以有三祼曰饋食禮主人一獻主婦再獻賓三獻今王與后既再祼而詩又有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之文必有賓祼也然則再祼者王享上公之禮一祼者王享侯伯子男之禮三祼者王饗先王之禮可無疑也矣）

以上入廟及祼

小宗伯告迎牲王乃出迎牲祝導尸出就堂筵南面拜妥尸尸坐（以上用周禮郊特牲祭統儀禮推定）

陳氏禮書曰尸入既祼於室然後延之於戶西坐於主東南面所謂坐尸於堂是也又曰祭統言所祭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

固南面矣然鄭氏又言堂上坐王於西東面是象
神者與神異向無是理也
大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宗伯
奉雞牲被繡王肉袒親執紖牽牲穆答王六卿序從
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士執芻大司樂奏昭夏既入廟
門麗于碑封人歌舞牲王入豳升奠幣再拜稽首祝
祝曰孝王某敢用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羹獻翰音用
薦歲事於太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世祖以下同若大祫則加入歷代祖妣）
尚饗王又再拜稽首尸答拜（以上用周禮祭統祭義曲禮禮器推定）
以上迎牲奠幣

尸既出堂王后薦自西房奠於太室嬪婦贊者副笄
執韭菹授王后王后坐設於筵前進醓醢王后與受
坐設于韭菹北興宗婦設昌本在醓醢北北麋臡菁
菹在麋東菁南鹿臡南茆菹南麋臡入于西房嬪婦
進朝事之籩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外宗傳之命
婦贊設于籩東南命婦分獻扉筵亦如之祝命舉冪
酌齊（其泛齊于）奠于筵前加以明水（用周禮儀禮明堂位祭統郊特牲推定）
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
贊君命婦贊夫人祭統曰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
豆（君迎牲于門而親割肺以為羞尸嚌之事于時夫人則在室而薦豆）郊特牲曰祭
齊加明水報陰也
以上薦朝踐之豆籩
司弓矢共弓矢王親射牲射人贊之卿大夫袒而毛
牛尚耳王執鸞刀以刲牛羞嚌割牢肝膟膋祼于鬱
鬯以授祝王豳入立于阼階下內饔佐割羊人割羊
牲豕人割豕犬人割犬雞人割雞司士率其屬而割
牲（用周禮祭義祭統鄭註推定）
以上殺牲
司烜氏以明火熾爐炭於堂東太祝取肝貫于膋取
黍稷合蕭燎於爐炭臭陽達於牆屋

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鬱鬯鬱合鬯臭陰達于
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
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
羶薌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
求諸陰陽之義也
以上燔燎
祝啟皇尸入即席尸謖入太室祝從之王從入尸執
奠王拜祝拜妥尸尸奠爵答拜遂坐取菹擩於醢
祭於上豆閒小祝西面坐取膟實于右手又取籩擩
以授尸尸祭之執奠祭齊啐齊告旨王拜尸奠爵答

拜王退羣尸則羣祝妥尸亦如之大司樂令奏樂乃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八人二琴二瑟皆
有相相者皆左何琴瑟後首內弦挎越琴五絃瑟二十五絃用朱
相門之左手相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琴瑟乃降歌
南呂搏拊琴瑟擊玉磬應之歌畢衆工堂下擊柷播
路鼗擊路鼓以陰竹之管奏姑洗管畢笙入奏姑洗
鏞應之間歌三終乃合樂調用黃鍾歌九德之歌興
舞用九磬立四表八佾舞于羽于兩階九成樂止衆
工皆降立于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以尚書周禮儀禮定

以上降神

司徒帥牛人司馬帥羊人司空帥豕人司寇帥犬人
宗伯帥雞人各登牲首于俎祿血祼以鬱鬯而登之入設于筵
前豆東

郊特牲曰升首于室又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
也

五官之屬奉毛血各一俎入奠以上用周禮郊特牲禮器註疏定

以上薦血腥○禮器曰血毛詔於室

饔人爓牲升牛肝肺心四鬄去蹄兩胉脊于鼎升羊
豕犬亦如之升雞五乘于才鼎鼎亦如之腥魚十有
五而一鼎鮮獸一純而鼎麋鹿狼麕野豕兎平脊皆
設扃冪人設冪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
上大司徒以下出迎鼎除冪司士率士盥舉鼎大司
徒諸卿大夫先入鼎序入陳於東方洗西階下右人
抽扃坐奠於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內饔執
一匕衆士各執匕以從鼎各一匕匕各加於鼎東枋
饔人各執房俎以從共八十有四若大祫則壹百有八皆設於
鼎西西肆內饔升牢心于肵俎牛體脾不升載兩肩
於兩端兩胉亞脊肺在於中進祇升羊豕犬亦如之
雞脊肋爲上魚縮載右首進腴鮮腊各一俎髀不升
亦進下肩在上牢脊各還肵俎于阼階西西縮大司

徒帥其屬四人執牛俎以下每俎二人序升自西階
相從入設俎于毛血俎東南上牛羊豕牛東犬犬北
雞雞北魚犬東麋麋北鹿鹿北狼狼東麕麕北野豕
豕北兎饔人以鼎出陳于鑊西如初羃筵以次畢設
周禮儀禮定

周禮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註肆豚解也

小宗伯帥小祝逆齍盛春官世婦率六宮之人共奉
之及堂大司樂奏肆夏王后自房入室羞齍世婦以
玉齍黍授王后坐設于俎南進西世婦進盛稷王后
興受坐設于黍南八簋二列次稻次粱六簋二列上

佐食啟簠簋卻於簠簋南祝出於祊廟門外西室王不出廟門故祝出索祭
之設七席大祫加二肆筵索祭具禮不傳俎不可分其豆葅醢簠黍稷之具也敦
祝再拜稽首祝曰孝王某用薦歲事于皇祖某公以
某妃配某氏尚饗
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
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
遠者與祊之為言倞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
曰於彼乎於此乎按此三段正是正祭日索祭之事故楚茨之詩祝祭于祊在正
祭之前而陳氏禮註皆作明日繹祭夫繹祭乃是賓尸置可謂之索祭乎蓋繹祭亦在祊故家語高
子羣問于孔子曰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史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

子東方失之矣陳氏禮註謂正祭之祊在廟門外西室繹祭之祊在廟門外西堂于經無據蓋同謂
之祊而謂一堂一室殆正祭尊祖故在室而賓尸禮設當在堂耳此雖先儒臆說然以祝詩註廟門
內之祝則禮註為優
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小宗伯告備于王王降盥執鸞刀升制肺授尸尸受
王坐挩手興小祝取黍稷授尸尸兼執祭之王拜祝
饗曰孝王某為孝薦之饗尸答拜小祝遍玉簋黍稷
於筵上司空以俎羞毛炰之豚進於魚南封人歌舞
豚王親制祭割豚小祝遍豚俎于筵右宰夫羞肵俎
升自西階置于腊北尸祭豚肺食豚飯𪗋葅醢告飽

祝拜侑曰皇尸未實大司樂令奏鍾鼓尸又飯又食
樂止烹人進太羹湆不和實于登右執登左執蓋由
門入升自阼階設于醢北進太羹鉶臐膮牛炙牛胾
牛膾羊炙羊胾豕炙豕胾魚膾麋膚六登為列尸扱
以柶徧祭小祝徹黍稷復俎南遍玉簋稻粱于筵上
尸祭乃飯嘗牛鉶徧炙胾告飽祝侑如初作樂如初
尸又飯嘗羊羹樂止徧炙胾告飽祝又侑作樂如初
尸又飯嘗豕羹以徧樂止飯止不食小祝取肺祭加
于肵羣筵皆諸臣代羞嚌如儀用周禮儀禮禮器祭統推定
禮器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陳註位尊者禮盛其飽以德不在于食味故每一餐

必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更餐特牲少牢士大夫禮故三飯告飽也賈公彥謂士三飯而侑大夫士
七飯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蓋承鄭氏之誤與禮器之文相悖也周禮王大食三侑
享先王亦當然蓋重禮故不多食
以上薦爓
大冢宰盥以玉爵進王王降盥洗升就獻尊於戶閒
司尊彝羃王親酌醴齊司尊反羃王以酳尸尸拜受
王拜送尸登席祭啐酒奠爵告旨王拜尸答拜賓長
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縮進末鹽在右尸取肝換于
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祝受爵曰皇尸卒爵王
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酢王王拜受爵尸拜送王西

面奠爵又拜宗婦贊后薦豆籩於王酢席如尸之設外宗傳之司徒以下設俎王執爵以興升席自西方左執爵取韭菹徧換于醢于上豆之間祭小宗伯北面坐取體實于右手又取籩徧以授王王受亦祭于豆祭小宗伯取一切肺以授王王右受肺坐祭之小宗伯受加于俎祭僕進巾王坐挩手祭齊嘗醢遂啐酒卒爵興坐奠爵長賓羞燔王受如尸禮嚌之加于豆執爵以興出授祭僕納于篚羣筵皆諸臣代獻如儀立受酢

祭統曰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鄉所命

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

以上王初獻

內宰取瑤爵於篚以升授春官世婦於房世婦受以授嬪婦贊王后盥洗於內洗入就獻尊之盎齊司尊啟冪王后親酌西面拜獻尸尸拜受王后在王之北西面拜送爵尸拜受爵祭齊啐齊卒爵王后拜祝受尸爵尸答拜宗婦羞燔用俎鹽在右尸受如初祝易爵洗酌授尸尸酢王后王后拜受爵尸答拜王后立於王西宗婦薦豆籩內宗授之如尸之設內小臣設王后之俎王后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體貫兼祭于豆祭奠爵宗婦授肺絕祭嚌之授宗婦挩手宗婦加于俎祭齊啐齊宗婦羞燔后受如王之禮執爵以興西面於王拜位北立卒爵執爵拜尸答拜王后以爵授贊者於篚入於西房羣筵皆宗婦代獻如儀以上用儀禮周禮推○祭禮主婦皆卒爵于尸前周禮內小臣徹后之俎酢席殆內官設之歟

以上后亞獻

賓長盥洗玉斝此宋禮若祀則用殘酌醴齊獻于尸尸拜受斝賓尸南西面拜送斝尸祭酒卒斝賓拜祝受尸斝尸

答拜次賓長以燔從祝酌授尸尸酢賓賓拜受斝尸拜送斝賓即席執事薦豆籩俎賓左執斝右祭菹醢祭籩祭肺皆賓大夫贊卒斝執斝以興坐奠斝拜尸答拜羣筵皆衆賓長代獻如儀以儀禮明堂位詩傳定

以上賓三獻朝踐禮畢

司士告改俎太祝令徹大司樂命以樂徹退而合烹九嬪帥外宗贊后徹豆籩內宗佐傳豆籩羣執事退晝膳于外次

以上朝徹

王后薦饋食之豆于堂如初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

蚳醢豚胉魚醢羣筵代設如之畢入於房宗婦薦籩豆棗栗桃乾藤榛實畢入於房祝酌奠于筵前此在堂之酒其醍齊醆乃導尸出就堂筵南面王從出尸執奠王拜祝拜安尸尸奠爵答拜遂坐取菹偏擩于醢祭于豆閒祭籩亦于豆祭執奠祭齊啐齊告旨王拜尸奠爵答拜王退羣筵則羣祝安尸亦如之以周禮儀禮定

問先儒謂朝踐于堂饋食于室今反之何也曰此非無據而敢然也據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以酒之貴者在室而賤者在堂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先儒謂醴即醴齊醆即盎齊粢醍即醍齊澄酒即沈齊鄭氏周禮註以爲朝踐之獻尊實醴醍饋食之象尊實盎沈是朝踐之醴齊在戶醍齊在堂而其禮行之于堂饋食之盎齊在

戶沈齊在堂下而其禮反行之于室先儒亦自知其說之難通也故以禮運之玄酒在室四條爲說而不酌者今以禮器祭統徵之盎齊並非饋食所爲是知醴醆在戶內爲朝踐之所爲而粢醍在堂爲饋食之所薦無疑也朝踐血腥爛祭禮之精微者也今反在堂饋食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今反在室不惟與所設之酒不合于理亦已悖矣先儒徒見特牲少牢饋食皆行之于室而不知大夫士唯無朝踐之禮故饋食在室天子諸侯以朝踐爲尊故饋食行之于堂也卽特牲曰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迎牲奠幣之時祝詔朋出堂聽牲而升首是尸已反于室而行朝踐也禮器曰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繼之曰設祭于堂爲祊于外是知羹定詔于堂而卽設正祭此卽饋食之禮也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爲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是升首固朝事也卽特牲既曰升首于室矣又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朝踐禮在室無疑今不信經而信諸儒之說固不可也

乃席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升工工八人四瑟皆有相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大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大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清廟律用夾鍾朱絃疏越壹倡三歎頌鍾頌磬應之歌終乃管象卒管笙入立于縣中奏貍射笙鍾笙磬應之三成乃閒歌三終大樂正命太師合樂遂合樂天子執朱干玉戚率羣臣就舞位東上八佾進旅退旅聽而舞大武大胥正舞位以序出八舞者小胥巡舞列六成復綴振大磬止樂王及群臣各復位太師及衆師皆降坐于東坫之東南

西面北上坐用儀禮周禮禮記推定

以上奏樂入舞

羹定饔人以告乃升牛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升羊右胖亦如之實于一鼎升豕右胖亦如之無腸胃有膚實于一鼎升犬右胖亦如之實于一鼎升雞五乘而鼎升魚十有五而鼎鮮獸一純而鼎卒脊皆設扃冪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如初大司徒以下各出迎鼎如初鼎序入如初司士執俎從設如初內饔及其屬執

匕以從加匕如初肵俎在牛俎之北西肆長札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佐食各還肵俎於阼階西西縮內饔二人升牛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司士升羊亦如之祭肺羣筵各一陳氏禮書曰舉肺一者尸之所先食者也故刲離之而不切祭肺三者尸與主人主婦之所祭者也故切之而不刲離舉肺乃謂之離肺亦謂之嚌肺祭肺亦謂之刌肺亦謂之切肺祭肺祭而不嚌舉

肺嚌而不祭祭肺三皆在尸俎而舉肺各于其俎

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掄膚九其載于俎皆進下升犬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升雞五乘而俎載脊左肋右肋升魚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獸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執俎進升自西階相從入設如薦爓之次盤餁小宗伯及小祝迎盤王后羞盤如初王親取肺祭授尸尸受祭尸受祭于豆祭上佐食取黍稷于玉簋授尸尸受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受乃食舉上佐食通玉簋黍于筵上右之宰夫羞肵俎升自阼階儀禮主人羞肵俎然禮君然以宰夫爲主人故以宰夫代主人置於腊東罡

人進和羹湆如初進鉶羹皆如初鶉羹鴈羹雉羹脯羹雞羹犬羹兔羹濡豚濡雞濡魚濡鼈服脩六鉶爲列尸扱以柶徧祭鉶嘗鶉鴈一飯告飽祝北面于王西侑曰皇尸未實大司樂令奏鐘鼓臨人進羞豆酏食糝食設于薦豆之東小子贊之尸徧羞樂止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上又飯稻嘗雉羹脯羹告飽祝又侑如初作樂如初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飯粱嘗雞羹犬羹以徧告飽祝又侑王不言拜侑作樂如初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凡振祭者取牢魚腊擩鹽而振之也上

佐食受加于肵又飯告飽不飯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羣筵亦如之用周禮儀禮定

以上饋食正祭

大冢宰盥以玉爵進王王降盥洗升就西象尊司尊舉冪王親酌醍齊以酳尸尸拜受王拜送尸登席祭哜酒奠爵告旨王拜尸答拜賓長羞牢肝升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祝受爵曰皇尸卒爵王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酢王拜受如初宗婦傳豆后設豆如初宗婦設籩如初司徒以下設俎王升席左執爵祭豆小宗

伯北面坐取籑實于右手又取籩辯以授王王祭之
小宗伯取一切肺以授王王右受肺坐祭之興加于
俎祭僕進巾王坐挩手祭齊不興遂啐齊舉牢各一
骨小祝二人各取黍于一敦一人兼受搏之以授尸
尸執以命祝祝受東南面以嘏于王曰皇尸命工祝
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
宜民宜人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王坐奠爵興再拜稽
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
執爵以興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
宰夫以籩受嗇黍王嘗之納諸內羣筵分獻受酢不

受嘏

以上王為四獻尸酢王

大冢宰盥以玉爵進王賓辭洗王降盥洗卒洗揖讓
王先升賓從自阼階冢宰辭賓乃自西階冢宰從自
阼階王就西象尊司尊舉冪王親酌醍齊司尊反冪
王以獻賓于西階上賓降奠爵北面再拜稽首王使
宗伯辭升成拜王答拜設席東西薦六豆設俎賓左
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
手祭酒卒爵以興奠爵拜王答拜冢宰受爵更爵洗
就西象尊酌以進王王受爵反阼階奠爵拜賓答拜
王坐祭卒爵以興奠爵拜賓答拜執祭以降西面奠
於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衆賓階下再拜稽首冢宰
辭升成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王旅答拜
降實爵于篚

賓之薦自西房其餘在東廂

大冢宰洗觶進王酌于西象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
降西階下再拜稽首王命宗伯辭升成拜王坐奠觶
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稽首宗伯辭賓升成
拜王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
易觶洗升酌罍尊降再拜稽首宗伯辭賓升成拜王

答再拜賓降奠觶于薦南復位

以上王獻賓自酢復酬賓

宰夫獻祝設席于西階下宰夫盥洗酌罍事酒以獻
祝東面共七席太祝拜于席南進受宰夫北面答拜
薦四豆司士設俎皆升席祭豆祭俎祭酒降席立卒
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宰夫答拜受爵酌獻佐食席于
祝南薦兩豆有俎餘如獻祝之儀

以上宰夫為主人獻祝佐食

王后五獻酌于東象尊之沈齊餘如初禮入立于席
西宗婦薦八豆坐奠于筵前內宗執籩以授宗婦宗

婦設籩如初王后升筵司徒以下設俎王后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籩棗栗兼祭于豆祭奠爵宗婦授肺絶祭嚌之授宗婦加于俎挩手祭嚌啐嚌宗婦羞膳后受如王之禮卒爵執爵以興出北面于王東執爵拜尸答拜王后入于房

以上王后為五獻

射人升卿王盥洗酌西象以獻卿于西階上設重席六卿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王使太僕辭卿升成拜王答再拜徧授爵卿辭重席司几筵徹之乃皆薦六豆司士設俎卿升席坐祭豆祭俎祭酒不啐酒降席

立飲卒爵降階坐奠爵拜執爵興王答拜宰夫受爵卿皆自徹其俎以降設于位（用周禮儀禮祭統推定）

以上王獻卿○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賓長六獻酌醍齊于西餘如初禮（以周禮儀禮推定）

以上賓為六獻饋食禮畢

嬪婦贊后洗爵如初爵酌象尊如初致爵于王王拜受爵后拜送爵王祭齊啐齊宗婦以肝從王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祭僕受加于俎王興席末坐卒爵拜后答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王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王答拜王后入于房御僕進盥王盥洗酌象尊致爵于王后席于房中西面王后東面拜受爵王東面答拜長兄弟從獻皆如王王更爵酌酢卒爵祭僕受爵實于篚王出復位（以周禮儀禮推定）

以上王及王后致爵

大祫九獻此下當有諸臣三獻

司几筵設王世子席醢人設豆籩人設籩饔人設俎王世子盥洗升就西象尊司尊彝羃世子酌醍齊以獻尸尸拜受世子北面再拜稽首尸祭齊啐齊卒爵

祝受爵曰皇尸卒爵世子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酢王世子世子拜受復位祭齊啐齊尸舉肝世子左執爵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爵拜尸備答拜焉（以上用文王世子儀禮周禮推定）

以上王世子獻受爵為七獻○文王世子曰獻受爵則以上嗣

內宗薦加豆其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菭菹鴈醢筍菹魚醢尸徧嘗之同姓諸侯長以璧散獻尸為加爵如初儀（用周禮左傳明堂位儀禮推定）

以上同姓諸侯長為加爵

內宗羞加籩菱芡栗脯菱芡栗脯衆賓長以璧角獻

尸爲加爵如初儀同上

以上衆賓長爲加爵○七獻畢射人升大夫祭僕盥洗瑤爵酌罍王以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皆降再拜稽首王答一拜大夫升有司徧授爵乃皆薦菹醢四豆于其位司士設俎皆降升席祭降席飲進拜如卿禮有司受爵奠于篚加爵尸飲九射人升士及羣有司祭僕盥洗散爵酌罍以獻士于西階上士西階下再拜稽首王答一拜士長升受爵祭僕授爵士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祭僕及執事

徧授爵皆薦脯醢司士設俎士皆坐祭立卒爵宰夫出酌尸僕僕左執觶右受爵祭左右執薦乃飲酌衆尸僕亦如之酌王之僕如尸之僕以上用周禮祭統少儀推定

大祫九獻則獻士在九獻之後

按周禮疏九獻之禮有四節其一節曰祼王以圭瓚獻尸也一獻也后以璋瓚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后祼畢王出迎牲入門后薦朝事之籩豆王迎牲入廟麗于碑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王以玉爵獻醍齊三獻也后以玉爵獻四獻也其三節曰薦熟朝踐之後體解其牲而亨之后薦饋食之籩豆王以玉爵獻盎齊五獻也后以玉爵獻六獻也其四節曰酳自饋食之後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醴祭酳七獻也后以瑤爵盎齊酳薦羞籩八獻也后酳畢諸臣以瑤爵酌醍齊獻九獻也此謂

正獻正獻之後乃行旅酬按此乃先儒以意推前與用之陳氏謂行人上公再祼而祼不預于九獻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不預于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內非也此說近是今推祭統言賜爵祿于大廟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則始祼而未降神坐爵遠及舉命則此一獻必是朝踐之正祭也其將一也酳者食後以稱攝口也故特牲少牢饋食主人正獻即曰酳尸是王之饋獻正所謂酳也今乃子饋食而獻之後又有二酳重疊無義使王及后多此勞擾其謬二也有客振鷺之詩皆言二王之後來助祭書言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大雅言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則王家之賓唯以二王之後與三恪為之特牲少牢饋食皆以主人為一獻主婦為二獻賓為三獻然則三祼者王享先王之禮而殷士祼將無疑矣今天子九獻凡八獻皆王及后專之而諸臣以瑤爵僅備一獻賓之殘爵不與焉其謬三也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祭義君牽牲夫人薦盎今乃言五獻王獻盎齊其謬四也周禮醢人有加豆之實籩人有加籩之實春秋傳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則加固九獻之外矣鄭氏釋加籩在后亞獻後也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蓋有加爵則有加豆加籩士禮卑不賓尸故饋食則長兄弟為加爵衆賓長為加爵上大夫賓尸故三獻而禮成無加爵用之陳氏以為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禮所以隆于尊者也禮器言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明堂位言加用璧散璧角則加為諸臣之事內宗薦加豆籩必非后獻之時也其謬五也今定朝踐王一獻后亞獻賓三獻饋食酳尸四獻后五獻賓六獻諸臣為七獻八獻文王世子篇言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則王世子當有獻而在終獻者特牲饋食禮鄭註所謂示將傳重也九獻既畢乃行二加二加之後乃行旅酬有謂上大夫三獻禮畢不行旅酬至賓尸乃旅酬天子旅酬當在繹祭然以繼推之上大夫當日賓尸則一日不再旅酬天子諸侯次日繹祭始賓尸則正祭之日仍行旅酬子楚茨之詩可見其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旅酬之事也中庸旅酬亦在燕毛之前而楚茨述尸[illegible]

徹之後即言燕私楚茨數內公卿即諸侯也則天子諸侯皆次日繹禮同可知唯禮器言周旅酬六尸則正祭無祖禰自相酬之禮設次日繹祭又旅酬之事也○漢儒以祫大于禘故謂祫十有二獻禘與四時九獻今先儒論定禘及始祖自出之帝祫及始祖禘大於祫明矣宜禘十有二獻而祫九獻蓋禘之所祀始祖自出之帝與始祖二人而已十有二獻不為褻也祫及羣廟九獻已褻矣周禮疏言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也按此則禘先全烝次豚解次體解各三獻多于祫者全烝之三獻而已

掌次張旅冪於階下兄弟弟子洗酌于東罍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長兄弟在左弟子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舉觶者坐祭卒觶拜長兄弟答拜舉觶者洗酌西面奠觶于薦北長兄弟坐取觶還東面奠觶于

薦南揖復位

以上弟子舉觶於長兄弟

宗人告祭脀乃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罍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罍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長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罍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罍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以儀禮推定

以上旅酬

王出立于阼階西南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謖王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小祝從羣尸皆如之遂出于廟門鼓鐘送尸奏肆夏賓出奏陔夏有司歸俎

以上送尸

祝反復位于堂王升即位于阼階上太祝命徹佐食徹胙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大司徒以下各徹所進之尸俎膳夫徹王之胙俎內小臣徹后之俎九嬪內宗外宗贊后徹豆籩佐食徹庶羞設西序下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司几筵徹席徹俎據特牲禮在設前餘以周禮定

以上徹

佐食分簋鉶司几筵設王席如初南向居中設世子席於東楹北西嚮設三公席於西楹北東嚮王盥升席司士設八簋右黍於席上世子及三公皆盥升席司士皆進六簋醢人設庶羞佐食授舉王西面再拜

祝曰養有以也世子曰唯及三公皆再拜皆取舉祭
黍祭舉乃食至人進六鉶進豆湆乃皆食食舉卒食
宰夫洗爵升酌進王王受爵授世子及三公皆進受
爵降奠爵再拜稽首執爵興飲卒爵王答再拜宰夫
及有司受爵世子易爵洗酌酢王再拜稽首升王受
爵坐祭啐齊世子親嘏曰天子受祭之福壽考萬年
保建家邦王卒爵與大司樂奏王夏王入寢世子從
入樂具入奏三公出同姓者入寢司几筵設對席九
卿升餕司士皆進簋進舉如初醢人進羞如初烹人
進鉶進豆湆如初皆祭黍祭舉乃食有司授爵皆奠

爵拜坐卒爵拜興出同姓者入寢司几筵改席大夫
二十七人餕如初禮大夫起士餕各執其具以出陳
於堂下百官進徹之量人視脯命畀煇庖翟閽凡䍐
遍皆量人斆人受而飲之異姓皆出同姓皆入寢

以上餕 用周禮儀禮文王世子祭統推定

司几筵先設席東向族人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各依其世羣有司皆以齒至是司士呼昭
穆而進之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大司樂奏族夏父
兄長降洗玉瓻升實之西面獻于王王拜受爵父兄
長北面拜送爵王升席卒爵徧羞興坐奠爵拜執爵
興父兄長答拜受爵奠于膳篚更爵洗酌罍以酢西
面坐奠爵拜王答拜父兄長卒爵拜王答拜父兄長
奠爵于篚及位王以族人皆坐有執齊爵者有執散
爵者執齊者酌以進王王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
王命所賜王賜父兄長所賜爵者興受爵降席下奠
爵拜王興答拜坐受賜者以爵就席坐王卒爵然後
飲執齊者受王爵酌反奠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
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王者拜無算爵無
算樂不繼以樂爵止小大皆興皆西面再拜稽首四
神嗜飲食俾夫子萬年永受景福保建家邦王曰維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咸受無疆之慶大司
樂奏王夏王乃興族人從出出廟門右王就路還寢
王后與嬪婦內外宗婦燕於內寢祭之明日繹祭王
有事則大宗伯攝位

以上同姓燕於寢

撝謙按天子祭禮不傳久矣子曰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關其儀節而明具
禮義固亦難矣今謹從諸經之可推者推之亦畧
可見當日廟中之象如此古之去今遠矣吾烏知
其果不異於今所推者然具文合敬殊事合愛大

旨不違矣一人穆穆于宮駿奔萬事就理不言而
行嗚呼盛哉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七終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八

錢塘後學應撝謙釐次

内祭義篇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
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祠)秋嘗霜露既降君子
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
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
往故禘(祠)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
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

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
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
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
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
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是日志有所至
而不敢盡其私也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
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
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

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

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受命則或使之也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夫何神明之及交下疑有闕文及饋於是諭其志意一段及孝子之祭也一段明係宜在此段而錯簡于後觀薦其薦俎四句明係重出可知）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祭義）

祭義之終篇曰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

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

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又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

之菹陸産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

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祭統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

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由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義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

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

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

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内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祭統）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乂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祭統）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

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祭義）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腍祭

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坐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郊特牲）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喪服小記）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於外

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禮器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禮器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禮器

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左傳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左氏曰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胡傳曰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于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有事于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朞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家語

豐卷將祭請田焉子產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左傳

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子曰此其志何也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志不敬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

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春秋傳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左傳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坊記○子者作坊記之人自稱其師非孔子也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八終

錢塘後學應撝謙纂次

郊祭篇 補七

兆於南郊因名山為圜丘以祭天小宗伯營之不壇掃地而祭

記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器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兆五帝于四郊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禮器又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祭法曰燔柴于泰壇泰壇即圜丘之別名陳氏謂祭天不壇別為壇以燔柴恐屬附會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及祭帥

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昊天上帝位南嚮主日

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筵於丘西南之坎北嚮

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所謂大報天而主日正以昊天上帝為陽氣之宗而圜天陽氣以日為主故春分祭日止及于日冬至祭昊天則以周天為體而以日為主故曰迎長日之至也儀禮祭日于南門外祭月于北門外即以日月為天地耶註可徵也○祭法燔柴于泰壇祭義曰祭日于壇皆即指圜丘而言祭天雖曰圜丘然必因天成之丘而加以人力使之層級圓正即謂之一壇孟子所謂為高必因丘陵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尚書所謂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必皆指圜丘而言也不然何為山之有纍雖三成為崑崙丘昊天上帝與后稷

必在三成丘上凡天神必在再成丘上凡山林川澤丘陵等神與地祇主月必在一成丘上無一壇

共祀之理則三成亦必加人功為之但不如壇壝砌累之法斯所謂不壇耳非墻埒有壇祭日有壇

而昊天不壇也祭法四坎壇亦言他時四方之祭非郊祭天也王恭時天地同廟建武行之不知祭之上

帝從事于尊雖可合卑仍當殊其高卑東西之位所謂日月不相射而陰不掩陽也

五緯列宿風師雨師雷師百神從祀凡川澤山林丘

陵墳衍之示土示皆坎

以太祖配東嚮在帝之左

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祭前三月牧人共騂犢

用始生之犢以祀期在三月之後角繭栗郊特牲白色用騂尚赤色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肆師展之封人飾之設其福衡置其豸共其水藁以

授充人充人繫於牢芻之三月牛人共其牛牲之互

與其盆簝以待事

配以太祖則有牢配以月攝無牢乎曰夏至祭地于北門外而主月則有牢所謂祭地丞也冬至主

日而配以月從以星辰共一牢圜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以日月星辰共燔柴之禮也召誥用牲于

郊牛二帝牛稷牛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無三牛之文則月

無牲也○按廟祭朔月朔月半君巡牲今郊大于廟當亦有巡牲之禮

日用上辛

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按義祭傳皆用上辛則冬至之郊不卜日唯卜牲西漢曰

大事不問卜

前期十有二日王乘齊車受命於祖廟齊右前王太

宰蒞卜牲作龜於禰宮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稷牛唯

具

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所以知太宰作龜用禮太宰大祭祀蒞卜日今

杲王上辛不卜日唯卜牲而已

卜之日王立於澤宮親聽誓命明日獻命庫門之內

戒百官

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

也周禮大司寇大祭祀蒞誓百官戒于百族陳註獻命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

又明日命於太廟戒百姓皆太宰掌其誓戒與其具

脩大司寇蒞誓之大宗伯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

之大禮小宗伯佐大宗伯相其小禮祭僕警戒有司

糾百官之戒具宰夫掌其戒具與其薦羞

習射於澤後擇士於射宮容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

以上豫戒

前期三日鬯人共秬鬯王乃沐浴致齊於路寢之室

服玄端績結佩而齊釋日三舉玉府共食玉

蜡氏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梏拳之具者及凶服者

以及郊野御核氏令禁無囂射鳥氏以弓矢敺烏鳶
掌舍為壇壝宮設棘門為帷宮設旌門掌次於棘門
外立大次小次大次遠祭壇小次近壇各張氊案設
皇邸（以鳳為屏飾以鳳羽）幕人共其帷幕幄帟綬尸次亦如之
從祀者各有分次小宗伯設兆位司筵設席用藁秸
王酢席用蒲越
廩人共接盛舂人舂之以授饎人饎人共盛厄饎爨
饔人厄饔爨亨人以式法共其薪蒸木材甸師帥其徒
以薪蒸役外饔之事亨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
外饔之爨亨煮共太羹鉶羹小宗伯使六宮之人奉

六齍盥人共苦鹽散鹽司戈盾授旅賁及故士戈盾
校人毛馬而頒之職金共金版伊耆氏共杖咸司弓
矢共射牲之弓矢有司各厄其具宿之日太史與羣
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
明齍明燭共明水祀之前日太祝執明水火而號祝
外饔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司尊設犧尊用鬯酒
人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三貳冪人以疏布巾冪之
有司設爵篚於各成丘前設盥於壇前設洗於壇東
南大司樂命宿縣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簴笙師陳

樂器司兵司戈盾授舞者兵大胥以鼓徵學士既宿
縣大司樂遂以聲展之
有司具十有二獻之籩豆簠簋登鉶於冪下各二具
五獻之籩豆簠簋登鉶如諸神之數
太宰大宗伯小宗伯宰夫及執事眡滌濯肆師表齍
盛告潔展器陳告備
大宗伯蒞玉鬯小宗伯省牲鑊充人告牷
所過田野汛掃反道鄉士各掌其鄉之禁為田燭以
炤路帥其屬夾道而蹕遂士縣士亦如之
以上致齊厄事

祀之日雞人夜嘑旦以嚻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
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王夙興鬱人薦鬯
王祼鬯皮弁大裘被黼衣膳夫進食王一舉乃行乘
素車席蒲越繁纓一就典路贊駕太僕自左馭而前
驅齊右持馬陪乘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建太
常十有二斿節服氏袞（袞書作玄）冕六人維之虎賁氏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吉服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左八人右八人車止而持輪條狼氏八人執鞭以趨
辟宮正蹕司寇前導王世子從師氏詔王媺保氏諫
王惡各以其屬從從祀者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

士建物官府各象其事百官官以物至王至丘典路
贊脫即大次師氏以其屬帥四夷之隸以其兵服守
王之內列公卿以下進見如外朝之位委人積柴於
丘南一成之上王肅立以聽祭報小宗伯告時於王
告備於王王脫裘服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步入大司
樂奏王夏祝先至再成丘上小臣沃王盥御僕相盥
祝曰有司其請升王執大圭升御僕相登師氏保氏
祭僕從詣拜位北面跪搢圭太宰太宗伯執蒼璧小
宗伯執幣與小宰從登太宰以蒼璧跪授王王跪進
璧小宰跪受王璧奠於神前太宰以幣授王王跪進

幣小宰跪受王幣奠于神前王再拜稽首太祝在左
祝曰下土臣某王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用薦歲事
尚饗王興出圭詣禋位前跪搢圭大宗伯以蒼璧授
太宰太宰跪以授王王跪進璧小宰跪受王璧奠于
禋前太宰授幣于小宗伯跪以授王王跪進幣小宰
跪受玉幣奠于禋前王再拜稽首祝祝曰曾孫某王
某有事於昊天上帝敢以太祖某公配尚饗王興出
圭諸神祇各有玉幣諸臣分告如儀地祇兩圭有邸
黃幣星辰用圭璧山川璋邸射乃出迎尸于壇門外
先是節服氏袞冕二人執戈與小祝逆先公尸從車

至尸次止聽祭報及期乃入尸如先公服袞冕九旒
入門而右太祝小祝令奏鍾鼓大司樂令奏肆夏士
師及祝沃尸盥小祝助之升席東面王執大圭升執
事從典瑞奉四圭有邸各二從王北面跪搢圭太宰
取玉授王王受玉進之小宰跪受王玉奠於帝前王
再拜稽首興出圭詣禋前西面跪進圭太宰取玉授
王王受玉進之小宰跪受玉玉奠于尸前王再拜稽
首尸答拜坐王乃興出圭降逆牲於壇門外牲至太
祝令鐘鼓大司樂令奏昭夏王親執紖牽牲太宰贊
幣而從太僕及卿大夫序從士執芻至神席前太宰

授幣王奠幣再拜稽首祝祝曰臣嗣王某敢用一元
大武用薦歲事於昊天上帝以先祖配尚饗至禋前
太宰授幣王奠幣再拜稽首祝祝曰曾孫某王某有
事於昊天上帝敢用一元大武薦歲事於皇祖尚饗
尸答拜封人歌舞牲充人贊碩牲牲出王親射牲射
人贊之公卿毛牛天子再拜稽首執鸞刀肉袒親割
羞嚌太宰割牢肝膟膋濯于鬱鬯以授祝王盥入立
於壇前冢宰盥從外饔舉割牛人盛血於盆懸牲於
互濯以鬱鬯登其首於柴（割者刲其首腥全其牲體）饔人升牲於
鼎登血於俎鼎毀扃冪乃舉陳於壇南東方北面太

祝取膟膋貫于肝合蕭黍稷大宗伯帥執事受玉于
神前并幣加于柴上而燔之先儒據韓詩外傳謂取牲玉加于柴上而燔之謂之禋祀然又謂郊先血次腥次爓次熟然則亶有二牛乎踈矣
大司樂奏樂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
之舞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鸁物及
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
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
物及天神

以上迎尸迎牲降神

司士奉血俎入設大司寇奉明水大宗伯薦瓦豆盛
燔炙大司徒帥其屬出迎鼎除鼏司士率士盥舉鼎
大司徒先入鼎序升陳于再成丘上東方左人抽扃
坐奠于鼎西南順饔人執房俎以從設于鼎西西肆
升牲于俎全烝大司徒率其屬各八人執俎升設饔
人以鼎出濯陳于鑊西如初小宗伯小祝逆齍簠簋
各十有二不鑿大司樂令奏齊夏大宗伯奉之坐設
于俎西大冢宰以陶爵進王王降盥洗升就黃目司
彝舉冪王親酌秬鬯司彝反冪王以獻帝祝奠于帝
前王拜祝取爵酌酢王王拜受爵北面奠爵宗伯薦

豆籩于王酢席王執爵以興升席自北方祭鬯奠爵
享臭執爵以興授祭僕降納于篚洗獻后稷尸拜受
王拜送尸登席祭享臭王拜尸答拜祝取爵授尸尸
酢王王拜受爵尸拜送王東面奠爵又拜餘如初王
即小次大宗伯亞獻小宗伯受爵司筵設酢席小宗
伯薦六豆餘如初賓三獻衆賓長授爵亦如之諸神
皆諸臣分奠于其位鄭氏謂天地大神不裸蓋致之鬯人司尊彝典瑞皆無天地裸玉然表記曰天子之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周禮大宗伯祭大神祀大示饗大鬼莅玉鬯則鬯雖天子祀天神亦有之但鬱鬯以降神人鬼不知所在故祼以求神于陰天神不當求于陰不言可知地祇以大地爲體又無俟于求則秬鬯

亦獻之而已不裸也獻亦不飲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

以上獻腥一獻二獻三獻

饔人告爓徹俎大司樂奏昭夏徹豆籩徹篚樂師帥
學士而歌徹大宗伯薦朔踐之豆籩饔人爓牲炙肝
燔肉升牛肺心四觭去蹄兩拍脊于鼎凡二卒脊皆
設扃冪乃舉陳鼎于壇南如初位大司徒以下出迎
鼎如初鼎序入如初外饔執二房俎以從設于鼎西
西肆升牢心于肵俎牛體髀不升載兩肩于兩端兩
胉亞脊肺在于中進祗還肵俎于壇東東縮大司徒
奉牛俎如初鼎出如初小宗伯小祝逆齍大司樂奏

齊夏大宗伯羞盞如初小宗伯告備于王王升盥執
鸞刀制肺授祝祝受置神前小祝取黍稷授祝祝受
置神前王拜祝饗曰下土臣某王某爲歲薦之享烹
人升太羹于土登進太羹湆不和右執登左執蓋升
設于醢東六登爲列二列大司樂令奏鐘鼓如三侑
之儀小祝取肺祭加俎每奏鐘鼓王拜畢降盥諸太
祖筵執鸞刀制肺授尸尸受王坐挩手興小祝取黍
稷授尸尸升席兼執祭之王拜祝饗曰曾孫某王某
有事于昊天上帝敢以太祖某公配爲歲薦之享尸
荅拜小祝遁黍稷于筵上尸坐取菹以擩挭于醢上

豆之間祭飯擩菹醢告飽祝拜侑曰皇尸未實尸又
飯烹人升太羹于土登進太羹汁不和右執登左執
蓋升設于醢東六登爲列二列小祝復黍稷于故處
遁稻粱尸扱以柶祭嘗太羹飯告飽祝侑如初小
祝復稻粱于故處遁麥菽尸又飯嘗羹告飽祝侑如
初尸嘗羹不飯小祝取肺祭加于肵每侑大司樂令
奏鐘鼓王不言拜侑凡侑昊天上帝辭曰皇皇上天
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
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稷侑歌思文

以上薦爓

大冢宰盥以陶爵進王王降盥洗升酌醴齊于匏尊
司尊彝羃反羃獻帝祝受奠于帝前王拜賓長羞牢
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祝取肝換于俎
鹽振祭加于俎王拜祝酌酢王王拜受爵大宗伯薦
豆籩王升席小宗伯取黍稷一切肺以授祭王左執
爵右受祭取韭菹偏換于醢祭于豆祭小宗伯贊籩
祭王受亦祭于豆祭執奠嘗醢坐祭齊遂啐齊卒爵
興坐奠爵長賓羞燔王受振祭嚌之加于豆執爵以
興授祭僕出納于篚諸太祖筵酌醴如初以酳尸尸
拜受王拜送尸登席祭齊啐齊奠爵告旨王拜尸荅

拜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
取肝換于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祝受爵曰皇
尸卒爵王拜尸荅拜祝酌授尸尸酢王王拜受爵尸
拜送王北面奠爵又拜餘如初儀王出復小次小宗
伯相大宗伯五獻諸卿長羞燔祝酢宗伯宗伯拜受
肆師薦豆籩宗伯升席祭肆師相之嘗醢啐齊次賓
薦燔宗伯受嚌之加于豆卒爵興降授執事納于篚
諸太祖筵獻尸尸酢亦如之賓三獻如宗伯之禮諸
神薦爓一骨各二獻諸臣分奠各具籩豆簠簋

以上四獻五獻六獻

司士告改俎太祝令徹如初羣執事者退晝餕于外
次大宗伯薦饋食之豆太祖筵亦如之薦籩亦如之
小宗伯告時于王王入升壇祝酌奠王拜退詣太祖
筵太祖尸坐取菹徧換于醢祭于豆閒太祝徧取籩
授祭祭籩亦于豆祭執奠祭齊呼齊告旨王拜尸奠
爵答拜王退復位乃席工升歌大呂管奏黃鍾合樂
舞雲門歌生民八章養定饔人以告乃升牛右胖髀
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
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一
實于鼎稷鼎亦如之每筵各三牢局皆局冪陳鼎迎

鼎如初序入如初司士執俎從如初饔正執一匕以
從饔人執四匕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肵俎皆牛俎
之北西肆長杷祝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上切
下午割勿没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為之于爨也佐
食各遷肵俎于壇西南西縮外饔二人升牛載右胖
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
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
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二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
脅肺肩在上執俎升入設次䀇鉶小宗伯及小祝遍
䀇大宗伯羞䀇如初王升親取肺授祝祝受置神前

小祝遍黍稷亨人進和羹十二鉶二列大司樂奏鍾
鼓王拜侑如初舉降盥詣太祖筵取肺奉尸尸受小
祝遍黍稷于筵上右之祝舉正脊授尸尸受乃食牢
夫羞肵俎升置于俎東亨人進和羹六鉶為列二列
尸一飯告飽祝北面于王西侑曰皇尸未實大司樂
令奏鍾鼓小祝復黍稷于故處遍稻粱尸扱以柶祭
鉶嘗羹小祝舉尸牢幹嚌之小祝受加于肵又飯告
飽祝侑如初小祝復稻粱于故處遍麥苽尸扱以柶
嘗羹小祝舉尸一骨嚌之小祝受加于肵又飯告飽
祝侑如初凡侑王不言拜侑尸嘗羹不飯小祝受尸

牢肺正脊加于肵

以上饋食正祭

大家宰盥以陶爵進王王降盥升酌醴齊如和以獻
帝祝受奠于帝前王拜賓肝從如初禮祝酌酢王王
拜受如初宗伯設豆如初設籩如初司徒以下設俎
王升席左執爵取菹擩換于醢上豆之閒祭小宗伯
北面坐取稟實于右手又取籩擩以授王王祭之小
宗伯取一切肺以授王王右受肺坐祭之小宗伯受
加于俎祭儀進巾王坐挩手祭齊不興遂啐齊舉牢
一骨小祝二人各取黍于一篚一人兼受摶之奠于

帝前執以授祝祝受東南面以嘏于王曰帝命工祝承致多福無彊于汝嗣王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宜民宜人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王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振祭嚌之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黍王嘗之納諸内獻太祖尸如四獻儀酢亦如初小祝搏黍授尸尸執以授祝祝西面以嘏于王嘏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彊于女孝孫如上帝之命王出小次宗伯酌洗齊八獻如初禮賓酌醍齊九獻如初禮小宗伯薦加豆同姓諸侯長為十獻如初

禮羞加籩衆賓長為十一獻如初禮諸神各二獻諸臣分奠各具籩豆簠簋一俎

以上七獻八獻九獻十獻十一獻

王世子盥入北面再拜稽首祝執奠進受復位祭齊啐齊祝舉肝世子左執爵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爵拜世子洗酌入奠于帝前拜退詣太祖筵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世子進受如初尸舉肝世子左執爵受肝拜如初尸備答拜焉世子洗酌入尸拜受世子答拜尸祭齊啐齊奠之王世子出復位王出立于壇東南祝出立于壇西南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太祖尸謖王降立于丘前祝先尸從小祝從送出壇降丘鼓鐘送尸奏肆夏賓出奏陔夏有司歸俎祝反即位于壇王升即位于壇東南太祝命徹佐食徹胙俎降設于壇南大司徒以下各徹所進之尸俎膳夫徹王之胙俎大宗伯徹豆籩烹人徹鉶羹于壇下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司几筵徹席

以上十有二獻并徹

佐食分簋鉶司几筵設王席如初南向居中設世子席于東西向設三公席于西東向王盥升席司士設簋右黍于席上世子及三公皆盥升席司士皆進八

簋烹人臨人設羹小祝授舉王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世子曰唯及三公皆再拜皆取舉祭舉祭黍小祝徧授祭乃食烹人進豆湆宰夫洗升酌進王王受爵授世子及三公皆進受爵降奠爵再拜稽首執爵興飲卒爵王答再拜宰夫及有司受爵世子易爵洗酌獻王再拜稽首王受爵祭啐齊世子親嘏曰天子受祭之福壽考萬年保建家邦王卒爵興大司樂奏王夏王出世子從三公從至大次止司几筵設對席九卿升餕司士皆進簋六進舉如初烹人臨人進羹進湆如初皆祭黍祭舉乃食有司授爵皆奠爵拜坐

卒爵拜興出司几筵改席大夫二十七人餕如初禮篚四大夫起士餕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量人視膳命畀煇庖翟閽凡學遞皆量人斆人受而飲之宗伯告事畢輅輿還宮

禮學彙編卷之三十九終

禮學彙編卷之四十

錢塘後學應撝謙釐次

外祭義篇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南郊元日祈穀於上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天子之祈也左傳啟蟄而郊蓋魯之祈穀也）此

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

郊特牲曰郊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

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

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郊之日喪者不

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掃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

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氾掃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郊特牲曰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家語

按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弁師掌王之五冕鄭註以為祀上帝服大裘衣玄衣冕無旒裘冕十有二旒然則宜言六冕而非五冕矣用之陳氏以為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而同一十二旒之冕如是于五冕合矣然亦當云祀上帝則大裘而袞冕不當正言大裘而冕加于袞冕之上夫既子袞冕之上言大裘而冕則必非袞冕矣以為言之周禮庭家與經不合不當牽之以合郊特牲之所記但援其本文則祀帝當玄衣大裘如鄭志之說而冕則十有二旒庶不乖五冕之制據家語孔子對定公與郊特牲則祀帝明被袞冕十有二旒

大不同于周禮但郊特牲言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則臨祭始冕而家語稱至泰壇王脫裘服袞則祭前因皮弁而大裘矣又家語言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在郊之日之上與郊特牲又異而玉藻言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夫祭報正戒誓省牲之類不必皆在祭日也冬至大寒必有裘服則異且裘正與齊服之玄端相稱至泰壇脫鳥獸之皮而被袞以見帝子禮為當不當疑孔子之言為王齋所服也今且當從郊特牲與家語之文為是而周禮之本文不合于經者此是作者損益時制以為祀天一概從質衣亦當爾未必周制如此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出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

致天下之和 祭義

祭日于壇一段本言郊祭主日配以月之位而先儒誤以為四類之祭日月與上文不相蒙也據周禮冬至祀天于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日于南門外周禮夏至禮地示于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月于北門外此皆祭天地而主日月也國語稱天子朝日夕月儀禮將會諸侯禮日于東門外周禮四類之祭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此直祭日月也冬至祭天主日雖配以月而不言祭地據周禮六變之樂致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祇而後致象物與天神則天神地祇無不並致而但言祀天且有事于尊可以及卑也然而天地定位永大不相射故祭日于泰壇祭月于坎則在泰壇外之西所謂以別外內也夏至祭地卑不合尊則不致天神而天子通四方之祭則王躬柴祀于南門外而北門外之禮月與羣神之祀皆諸臣代告焉蓋南郊祀天主日兼有諸神之位而月在壇外之西巡狩之柴陰陽各祭于其方北郊之祀地止及四望山川之類此有因祭天地之明法也後世主分祭者止見大司樂南北郊之說而并未及肆其六變降神一段兼致土祇主合祭者又抗地于天而同壇並尊送廢北郊之禮而幽明不別皆失之甚者也

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禮器

公羊子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大享不問卜不饒富 曲禮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曰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禮運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子曰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

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子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

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穀梁子曰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周禮）春其帝太皥夏其帝炎帝中央其帝黃帝秋其帝少皥冬其帝顓頊（月令）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水火木金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正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皥之屬配焉亦曰帝從其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皥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上帝是以其德

不可以多也（家語）

天子玄端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玉藻）晋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掌次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周禮）

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所以為萬物先而尊事天也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尚書大傳）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

盛而後即安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典瑞用圭璧

以上天神

祀大示於澤中之方丘見周禮蓋方丘即祭法之泰折太社覲禮之北門外也王社在王朝之右太社即方澤無疑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樂八變以降神周禮牲騂犢祭法角繭栗王制器黃琮幣黃色典瑞用玉兩圭五寸有邸其禮瘞埋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之太宰大宗伯太祝掌事如郊廟之職周禮祀辭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太戴公冠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郊特牲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即以社為祀地而周禮大司樂靈鼓靈鼗以降地示而鼓人又云以靈鼓鼓社祭故疑大社即北郊之方丘又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無祀地示之冕而典瑞有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然則太社祀地當是地示而王社祀句龍當專是蓋已降于關事之下矣諸經既未言左祖右社之外又列大社于何方即北郊可知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周禮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郊特牲

肆師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稼周禮

月令曰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明堂位曰春社周禮大司馬中春獻禽以祭社此仲春之社在朝右夏至之社在北郊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祭法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左傳

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白虎通春秋文義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周禮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
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周禮

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丘春仲祀社稷于朝右之王社若弭災之弭則小子掌之天子將出則宜焉祭社稷王希冕用太牢血祭帗舞宦用大磬而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而喪祝掌其祝號祭州社則州長蒞其事社祭自尊達卑至展也

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業而觀民於
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天子祀
上帝諸侯會之受事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
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

兆於四郊王毳冕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各以其

方之色牲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男巫望衍
授號旁招以茅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
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
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毳冕璋邸射以祀山
川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大司樂奏蕤
賓歌函鍾舞大夏

說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
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
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
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
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
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
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
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學記

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曲禮春祀戶夏祀竈季夏
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月令以血祭周禮

白虎通曰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蓟
子曰天子祭五祀孰薦者百人侍西房

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
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
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魏獻子
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
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
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
也顓頊氏有子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
土此其二祀也左傳

四坎壇祭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用羽舞

以上地祇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

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草服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以上百神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郊特牲）

右通論

禮學彙編卷之四十終

禮學彙編卷之四十一

錢塘後學應撝謙釐次

王國篇

凡建王國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周禮)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

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諸極星以定朝夕(攷工記○水地以縣先於四角立植而以繩垂之取其端然後注水於地而取其平也槷則立八尺之木以為表縣正之而量日影為規以定十二方觀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參日中之景攷極星以定南北)

量人掌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周禮)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禮)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考工記○堂脩二七南北之深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言其廣又增其分脩之一也為三步半室脩三四步為十二步廣又增三之一四尺為十二尺九階一堂四面皆有階南面三階三面各二階也室四旁窗有戶每戶夾以兩窗白盛以蜃炭堊其牆壁也門側之堂比正堂三分之二門堂之側有兩室比正室三分之一重屋棟也四阿四柱也五尺曰几六尺曰步七尺曰軌八尺曰尋九尺曰筵)

六宮(周禮)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

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考工記)

內有九室九嬪居焉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考工記)

國語曰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六寢(周禮)

正寢一小寢五(陳氏禮書)正寢一為群妃進御之寢小寢在內寢之前路寢之後中曰太室東曰青陽太室有左个右个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亦如之天子每月服衣佩玉如其方色以居之如月

令之灋（此條依月令定）閏月太史詔王居門終月小臣掌
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
逆正王之燕服位（周禮）寢旁有八次八舍焉直宿之
廬休沐之所凡官吏士庶子入宿衛者居之（周禮註）
（按周有士庶子乃選卿大夫之庶子使直宿衛漢有郎官多至千人多徼舉貲良為之出則為御校牧守郎古士庶子遺制唐之親衛勳衛翊衛皆以貲蔭為之夫宿衛天子皆德行之士可以綢繆糾謬格其非心皆明經之儒可以備顧問皆數親勳賢之子可以託腹心則何至没溺於宦官宮妾而太阿失柄乎）
寢門之外為路寢（禮註）
路寢有東房西房東西夾室堂有賓階阼階是謂

燕朝（制見尚書）
王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卒食玄
端而居（玉藻）
齊明盛服非禮勿動（中庸）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
夕承弼厥辟（尚書）
公族朝於內朝臣有貴者以齒東面北上（文王世子）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
逆（周禮）
路寢之門為路門（一曰畢門一曰虎門一曰太寢之門）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
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考工記○大扃三尺小扃二尺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則三丈三尺也言不容是兩門乃容之二徹之內八尺參个則二丈四尺）
建路鼓於太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周禮）
太僕掌其政聞其聲則速逆僕御與御庶子御僕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
鼓（周禮）
門左立學師氏保氏居之師氏詔以媺詔王以三
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教
之六藝六儀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
服守王之門外保氏使其屬守王闈○虎賁氏王

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閽人掌守
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
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
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為
之闢掌埽門庭（周禮）
路門之外為治朝（禮註）
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
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
太僕太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
孫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

揮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周禮

王眡僕則太僕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冢宰贊聽治○宰夫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職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周禮

治朝之門為應門 禮註

尚書康王始見諸侯出在應門之內

應門之外為外朝 禮註

建邦外朝之法在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朝士掌之帥其屬而以鞭呼趨其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周禮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周禮

左宗廟右社稷 周禮

九廟共為都宮廟各有門堂室寢皆南向太祖居中文世室右武世室左右為昭右為穆三昭三穆以次而南主皆東向 見朱子廟制辨

大司徒設社稷之壝令封人為基封而樹之以野之所宜木必受霜露風雨廣五丈東方青土南方赤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冒以黃土君南鄉於北牖下祭土以稷配 以周禮白虎通禮記定

立百官府 依周禮註補

凡天官之署有職事於朝寢者皆在雉門之內 以周禮定

外朝之門為雉門 禮註

正月之吉始和冢宰縣法於象魏浹日而斂之司徒縣教灋司馬縣政灋司寇縣刑灋亦如之 周禮

公羊傳五板為堵五堵為雉記曰都城不過百雉又匠人城隅之制九雉註城隅角浮思也浮思漢書作罘罳樓也即所謂觀闕又曰兩觀春秋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按皋門既為郭門是雉門者王之中城之門也

作六官聽政之署 依周禮補

天官之屬列於宮內地官之屬列於國外四官各依其方凡府庫之官皆在庫門之內 用之陳氏曰天文東壁為文府西奎為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雉門之外為庫門 禮註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經
涂野涂以為都經涂考工記
設四義祭義中成均東東膠西瞽宗北上庠西郊為虞
庠以禮王制註定
制壓里列市於北設思次介次胥執鞭度守門國
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各有
罰見周禮
庫門之外為皋門禮註○毛氏曰皋門王之郭門
國門之外為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周禮

立明堂於國之陽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淳于異義登為宮方三百步四
門觀禮外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九階前三階東西後二階堂後五室中一室
旁四室有左右个如小寢之制鄭氏謂路寢與明堂同制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
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侯之國西階之西東
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
面東北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
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
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
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明堂位
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堂位
因丘於南郊為圜丘以祀天因澤於北郊為方澤以
祀地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
墳衍各因其方周制見周禮
郊外為郊門禮註
郊外為六遂曰遠郊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
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周禮
郊門之外為關門禮註

邦甸去國二百里天子使吏治之家削去國三百
里大夫所食采邑邦縣去國四百里卿及王弟子
之采地邦都去國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采地周禮
註
後世如六官七廟之類復古者多矣因其制不襲其名所為復古之善也漢文帝乃取已廢皋雅之名而變改祖制其為善復古乎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 周禮大行人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成書

禮學彙編卷之四十二

錢塘後學應撝謙纂次

侯國篇

凡建邦國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土方氏以土地相其宅量人以建國之法量其城郭宮室市朝道巷門渠太祝先告后土用牲幣封人設其社稷之壝而封其四疆 周禮 司空帥匠人之屬以師營之授土授民 依周禮詩傳左傳補定

公之城方九里宮廣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廣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廣五百步 鄭氏 三郊三遂 鄭 ○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門曰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 鄭氏 面朝後市左祖右社 匠人○明堂位曰魯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則諸侯有庫雉無皋應

王命諸侯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周禮几筵 司宗伯儐內史策命之 周禮

左傳衛子魚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授民命以康叔而封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

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冢宰施六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太祝頒祝號太史頒告朔

傳曰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

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

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順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周禮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　王制

書訓曰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圭瓚者資

訖於天子之國無後祭。又曰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伐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地畢

傳曰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絶同宗則可以為後王者受命而作興滅繼絶世何為先王國道無妄殺無辜及

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絶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絶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君見弒其子得立何以尊君防篡弒也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兩食之

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以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曲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檀弓篇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錢塘後學應撝謙撰次

君臣篇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禮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前巫而後

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經解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周禮曰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造音奏

諸侯玄端冕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服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於八月不雨君不

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國君不乘騎車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曲禮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曲禮又曰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國君撫
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君車將駕則僕執策
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
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少儀曰執君之乘車則坐又曰僕者右帶劍負良
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
曲禮又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
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
下拘之

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
門閭溝渠必步
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
子下行然後還立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進左
手而俯 曲禮
曲禮又曰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
在衡曰鸞在軾曰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御之
節也上車以鸞和為式下車以佩玉為度 大戴禮 酌君
之僕左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少儀 祥
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少儀曰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
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曲禮 有貳車者
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少儀
少儀曰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
乘
君子之居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
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修工乃升歌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
屨進飲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
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
則有光矣 玉藻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
不履閾
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又曰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門公苞屨扱衽
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

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論語）始見於君執
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
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
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
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
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士相見禮）
郊特牲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
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

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玉藻曰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反走（曲禮）
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
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郊
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玉藻）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曲禮）凡
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
以及袷聽鄉任左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
君之黨（玉藻）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倒龜於君前

有誅（曲禮）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
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
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
飧飯飧者三飧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凡
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
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
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
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
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玉藻）

士相見禮曰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
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
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
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
而後屨
士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
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士相見禮）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
用棜士側尊用禁（玉藻）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曲禮）君賜

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
服也玉藻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君賜生必畜之論語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食之賜
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有慶非君賜不賀
大夫有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凡獻
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
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
拜為君之答己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
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
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

聞玉藻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
首而後對曰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
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少儀士
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玉藻君命大
與士肆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
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
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
受命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
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
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

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
委執玉其有藉者則裼其無藉者則襲曲禮
士相見禮曰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執玉
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
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
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曲禮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
成不造燕器王制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
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
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

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
服祭祀之禮居喪之禮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
修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
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
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
法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
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
衆士死制曲禮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
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為人
臣諫者有而無訕有亡而無頌疾而無諂諫而無驕

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禮學彙編卷之四十四

錢塘後學應撝謙纂次

爵祿篇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王制)王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其屬各三百六十小事則從其長大事則專達(周禮)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以上周書)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王制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

劉本有小國二卿者失一畫也本文已言三卿何自相矛盾
其有中下士者二句蓋錯簡在下當其下大夫之下今按宜在此
蓋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八十一下士二百四十三也蓋增其分為三分也古以下士為庶士其多可知

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夫下當其下大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其有中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王制

諸侯之五儀曰上公九命為伯五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周禮

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王制

凡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王制曰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諸侯五等之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王制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傳曰天子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

王制傳文曰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

食百四十四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周禮

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

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王制傳文曰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千億畝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有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三寸二分

今以十寸尺算則八尺之步百畝當六尺四寸之步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百里當得百五十六里又二百二十五畝以八寸尺算百畝亦當得百五十一畝七十步餘七百二十寸百里當得周百五十一里四百三十一畝三十六畝二尺二十二寸經文傳久當有誤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王制傳文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

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六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御射醫卜及百工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

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與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據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國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國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是與周書分土惟三不合一也與孟子不合二也與王制不合三也與左傳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之說不同四也鄭司農為之解曰其食者半是所食租稅餘容附庸屬天子據此說則公食封尚當方三百五十三里有奇侯實封方二百三十里有奇伯實封方百七十三里有奇子實封方百里男實封方五十里與諸書不合鄭康成為之解曰其實者半公之地以一易三之一侯伯之地以再易四之一子男之地以三易與司馬令賦同解若是則唯以濫惡之地予子男豈公之封內封里之閒必無再易三易之地乎其說尤為附會而欠理宋陳氏詳道合兩家之說而為之解曰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實封也周禮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廣封也兼附庸在其中其說似矣然與周禮其食者半之說仍不可通而公之地方五百里當得二十五萬里除萬里為實封則二十四萬里皆附庸也侯之地方四百里當得一十六萬里除萬里為實封則一十五萬里皆附庸也先王又用何使二十五萬里之中其不通朝會之君乃占二十四萬里地乎且王制通九州之地計之共得千七百七十三國而周禮之法則方千里之地公之國止可容四男之國止可容百而附庸乃適天下與王制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之說矛盾不合悉謂天子畿內方千里當得百萬里以孟子之法推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三公九卿各方百里當得十二萬里二十七大夫當三十七萬一千里八十一元士當二十萬里則百萬里中已用六十九萬一千里矣再加中士下士姑如元士之數以倍中倍下之祿推之又宜得十五萬里王城郭遂之內四萬里共八十八萬一千里餘十一萬九千而已供天子亦已太少若如周禮之制則九卿已該封一百四十四萬里而王畿之地已不足矣若謂畿內無附庸則畿外之公有二十四萬里之附庸為之臣以供其賦令而畿內之公僅萬里之實封則大小懸絕非重內輕外之意先王之制必不如是之疏闊故意周禮一書為周末賛者損益當代之制而為之實與原制處處不同不當牽合諸經為乖理之說以附會之也

禮學彙編卷之四十五

錢塘後學應撝謙釐次

服器篇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諸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其以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

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絰服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為三公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士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緣音彖

王藻曰王后褘翬衣夫人揄揺狄翟君命屈闕狄

翟再命褘鞠衣一命襢展衣士褖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

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禊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禊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

鹿淺禊革飾駹車萑蔽然禊髹飾漆車藩蔽豻禊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玉藻曰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豹幦植朝朝車士

齊車鹿幦豹植

樂記曰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王弓孤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凡弩

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以放其器

之色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玉人職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天子圭必中○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宜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玉人職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

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玉人職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玉人職曰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玉人職曰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玉人職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玉人職曰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玉人職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玉人職曰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璧羨以起度

玉人職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玉人職曰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祀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玉人職曰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玉人職曰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瑉之多故賤

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明堂位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之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豆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子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自君卷冕至此一段錯簡）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太廟天子明堂庫

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之路也大路殷輅也乘路周路也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夏后氏以雞彝殷尊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

勺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簴殷之崇牙周之壁翣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肺祭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壁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明堂位一篇多不足據謂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而文王世子篇又有周公踐祚之文遂啟王莽之簒蔡氏書註因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唯

七年者留洛也亦誤夫周公攝政七年不七足疑也但不踐天子之位耳如此篇謂魯君臣未嘗相弑先儒謂見春秋之經而不見傳者其疏濶已甚今悉載而不刪為頗因是見三代之服器官不得黜棄又見説訛謬之由不可全信也

錢塘後學應撝謙纂次

齊民篇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小司寇及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

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中之和凡萬民之不率教而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黨○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鄉大夫各掌其鄉其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法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

老及鄉大夫師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

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之
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
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
教其禮事掌其禁戒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
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各掌其族
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
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
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
刑罰賞慶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

之數數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
其比觵撻罰之事○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
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
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
圜土內之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
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鄉
師考察教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右司徒教法與教法六卿之法

遂人掌邦之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
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
域溝樹之使其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
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劑要書也甿田民也下田可任者家二人下劑致民謂皆以下地為率一為正卒一為羨卒其外為餘夫
也以田畝安甿以樂昏擾甿合婚以馴擾之以土宜教甿稼
穡以興鋤利甿興其合耦助耕以時器勸甿耕耨之器以時用之以彊
予任甿民之有餘力其相助為養許以土均平政分地為三等平其力役之征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
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
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
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遂師各掌其遂之
政令戒禁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遂大夫各掌其
遂之政令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三年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縣正各
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
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以時教其衆寡而察其美惡而誅賞○酇長各掌其
酇之政令以時教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
祭祀之事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趨其耕耨稽其

女功○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於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斂其財賦鄰長掌相糾相受從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右教治六遂之法撝謙按周人以六鄉居士以六遂居農以市廛居商以官府居王政鄉無野而遂有野鄉察德行道藝遂教稼穡而已遂之溝澮以十起數此先儒所謂田不井授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也

鄉遂各以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時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此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以上皆周禮

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差粟凡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

齊桓公親逆管仲於郊與之坐而問焉管仲對曰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叁其國而伍其鄉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曰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厖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暇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士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若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

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

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耕
及耕深耰而疾擾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
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冠功首戴茅蒲
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
從事以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
能為士者必足賴也○齊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
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
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公有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
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
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公親見之遂
使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役如初五屬大夫
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退而鄉
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

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國語齊語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勸之朋友正其正而彊之道行
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
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有○司
救掌萬民以之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救而救之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
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
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
以王命施惠○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凡過
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

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
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
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
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之
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
者誅之周書有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失則過誤之殺與親貴之議官雖已赦而讎者不赦故有和難之色此真天理人情之至
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
遊之讎不同國○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
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

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記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霜降嫁女冰泮殺止至仲春之月則已極遲故令會男女若過此時不會者則是歲霜降已前不許行婚禮也先儒謂六禮備則為聘六禮不備則為奔周之婚禮必行六禮或父母有疾不能遲滯而過是時又不許合婚則雖不行六禮竟成婚者亦不禁恤其不足也若嫁資饒足別無事故而不用六禮之命則是無男

女之禮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緇帛無過五兩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

右任民和民之法

凡造都鄙大司徒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禮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周禮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考工記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上孟子

右井田之法先儒所謂行之都鄙者也

漢書食貨志曰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曰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民同力役

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瀛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二十受田

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也田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埜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學記作黨有庠州有序序以明教序則行禮而觀化焉春令民必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者不挈戴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

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私戶牖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

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稅關譏而不征

又曰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圭田無征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王制

五十不從力征 王制 不為甸徒 祭義 六十不與服戎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 王制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徒政自諸侯來徙家三月不從政 王制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魯語 國語

按周禮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二日焉先儒以旬字讀作均又或謂公家力役之旬止用三日焉之周末損益先王之制載師什二之征皆不足據謂力政以歲上下不可易若期竟以王制為正

右賦役之法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贄請見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此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之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檀弓

禮學彙編

後學應撝謙纂次

鄉飲篇章句依文公儀禮經傳註從鄭玄本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右謀賓介

主人介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人再拜賓答拜主人賓退拜辱介亦如之

右戒賓介。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於房戶間有玄酒在西設篚於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設

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右設席。記蒲筵緇布純尊綌冪賓至徹之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

右速賓。記其牲狗也享於堂東北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

右迎賓。記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主人坐取爵於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於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於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於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北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

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執爵祭脯醢奠爵於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右獻賓。記獻用爵其他用觶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以爵拜者不徒作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
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
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於篚興
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
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
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
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
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
答拜主人坐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

西階上答拜
右賓酢主人○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
方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儀
主人坐取爵於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
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爵
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
拜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
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
立主人實爵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卒拜進坐奠爵於薦西賓辭坐取爵復位主人阼階

上拜送賓北面坐奠爵於薦東復位
右主人酬賓○記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客爵
居左其飲居右儀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以介揖讓
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
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
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
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
退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
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
升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
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
祭坐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
奠爵於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阼階
揖降介降立於賓南
右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皆答壹拜主人揖升坐取

爵於西楹下降洗升實爵於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人一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於篚

右主人獻衆賓○記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一人洗升舉觶於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

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於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於其所舉觶者降

右一人舉觶○記樂作大夫不入

設席於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内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為此洗賓介降主人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

右樂賓○記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獻工與笙取

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禮禮辭許司正告於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於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南

右正司舉觶○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賓北面坐取觶西之俎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飲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於篚司正降復位

右旅酬○記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使二人舉觶於賓介洗升實觶於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實觶皆立於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於其所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於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侯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

右徹俎○記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

說屨揖讓初如升坐乃羞無爵算無算樂

右燕

賓出奏陔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右賓出○記樂正命奏陔賓出至於階乃作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右遵入○記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右拜禮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

右息司正

鄉飲酒義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

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明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而樂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復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

凝之氣始於西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故者也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

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行以貴禮而賤貨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能乃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之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

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養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中也中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右聖鄉仁右義背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禮學彙編卷之四十八

後學應撝謙鹽次

鄉射篇 章句依文公儀禮經傳本注從鄭玄本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賓禮許主人再拜賓荅拜再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

右戒賓○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使能不宿戒

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設洗於阼階東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

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

右設位○記尊綌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右張侯○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以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退賓送再拜賓友衆賓遂從之

右速賓○記其牲狗也享于堂東北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荅再拜

右迎賓○記立者東面北上

主人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

爵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

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卒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作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作階上荅拜

右主人獻賓○記凡獻用爵其他用觶○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薦脯用籩五職祭半職横于上臨以豆出自東職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以爵拜者不徒作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

主人作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作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作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再拜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作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作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

右主人酬賓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主人揖升坐

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右獻衆賓○記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凡奠者於左將舉者右○樂正與立者齒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

薦西賓辭坐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

右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

右獻大夫　記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

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祭卒爵拜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再拜崇酒大夫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右大夫酢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工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于立縣人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

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右樂賓○記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荅拜主人升就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内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

荅再拜皆揖就
席司正賔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
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
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未旅
　右司　舉觶○記司正　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
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賔曰弓
矢既具有司請射賔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司
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賔賔許司
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

在堂西賔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
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司射
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
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司正為司馬
司馬命張侯弟子說逺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
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
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
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
正北面立于其南
　右請射○記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凡挾

矢於二指之間横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
之西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司射既
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旌各以
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
韜上二尋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以其耦讓取弓矢拾三
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
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
東南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
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

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内堂則由
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
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
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
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
　右誘射○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
　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楚扑長如笴刋本
　尺射者有過則撻之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

上射在射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
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
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
足　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執弓出于司射之南
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
籥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絶以至之
坐東面偃旌興而俟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
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
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
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　獲無獵獲上射揖司

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後下射射拾發
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
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
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
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
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
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賓
揖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記命負侯者由其位上射
於右○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
遂西取弓矢

司射降搢扑及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
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
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
絶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
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福之南命弟子設福
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
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福北括乃退司馬
襲進當福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

司馬又袒執弓如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
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福

右取矢○記福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
中蛇交韋當福髹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
當洗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
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
人與賓為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以
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司
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賓將與

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君上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辯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與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

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為上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再請射○記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侍射則約矢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

右再射釋獲○記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籌箭八十長尺有握握素○衆賓不與射者不降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

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卒射釋獲者

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

右賓主大夫衆賓射○記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於物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

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于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興共而俟

右取矢視算○記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

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

右飲不勝者○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

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適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

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

右獻獲者○記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之俎脊折肺皆有祭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反階揖升堂揖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　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卽席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右三請射○記大夫說矢束坐說之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

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右三射用樂○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

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右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於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

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設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右三射畢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荅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右旅酬○記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荅

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荅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

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授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右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説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説屨升坐乃羞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

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算樂

右燕

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賓出○記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右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於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賓俎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旣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右息司正

鄉射義

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

者君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爵者辭養也○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蓋僅有存者

禮學彙編卷之四十九

錢塘後學應撝謙蘆火

養老篇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于東序幼字衍文○從儀禮經傳定

傳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老先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之老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

事也麾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養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文王世子）

凡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內則）

傳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犯寡此由

大學來者也（祭義）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肉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

一人不從政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天子巡守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非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祭義）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于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

暴弱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家語

禮學彙編卷之四十九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

錢塘後學應撝謙董次

興學篇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王制家有塾黨有庠術（州）有序國有學學記諸侯曰頖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王制設四學祭義中曰成均北曰上庠左曰東膠右曰瞽宗（圖）虞庠在國之西郊

上庠有虞氏之學也東膠即東序夏后氏之學也瞽宗即古學殷學也成均周之太學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王制傳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㊂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

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王制

尚書大傳曰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

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大戴禮曰王太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師保二氏皆居虎門之左所謂小學也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此大學之教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大學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餘見大學全文○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王制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凡入學以齒

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于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

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
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
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
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文王世子

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
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周
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
祭於瞽宗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一

錢塘後學應撝謙鑒次

朝覲篇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王制
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
尊於天子○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
今考經傳朝禮之在國中者有四其一述職入貢見于覲禮其言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曰乘墨
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則覲亦得謂之朝又曰肉袒於廟門之東是入覲之朝行之於廟也其一諸侯

在王國之日隨王官而朝於外朝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與周禮外朝公
侯伯子男列於右棘之位則所謂無事之朝行之於外朝也國外明堂位有三公諸侯諸伯諸子諸
男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九采四塞之位則是殷同之朝行之於明堂也周書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則是諸侯會葬朝見新王行之於治朝者也其外有諸侯易世交
命之朝有諸侯敵愾獻功之朝有邦國有事王時會發禁之朝亦可推而見矣稽之周禮則與諸經
大有不合其在畿方氏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
見要服六歲一見則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迴異用之陳氏曲為附會終有難通夫周官所謂六服
辟辟周不承德當侯甸男采衛要之六服也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要服終王見于圖諸故六年一
朝者唯五服也侯甸男邦采衛周公洛邑始建洪大諸治亦無要服遠也若如周禮之說則不惟諸

侯道敵而千八百國之諸侯郊勞饗燕日亦不給矣又大宗伯賓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大行人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又皆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諸侯之不能以一年四朝也當矣先儒謂南方諸侯以夏見北方諸侯以冬見東方諸侯以春見西方諸侯以秋見始以其說推之王者之推四方諸侯亦必不各行一禮也當矣主國天下之事必于春陳天下之謨必于夏又必使南諸侯陳謨而東諸侯國事乎況春秋傳諸侯不期而會曰遇此名非所施于王也故疑周禮處處不與經合為周末賢者雜採周禮更定之書而未可全以為據也朝覲之禮必以周官之期為定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

亦如之曾子問○舊註牲音制長一丈八尺為制幣今從經

【陳注】告于祖亦告于禰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奠者奠幣為禮而告之也視朝聽事之後即徧告群祀成命五大夫之職事使無廢弛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道而出者祖祭道神而後出行也五祀之行神則在宮內月令冬祀行是也喪禮毀宗跋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之行神謂之軷於城外委土為山之形伏牲其上祭告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也其神曰纍其牲天子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

右始出

至於郊鄭註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

周禮曰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司關為之告訝士與掌訝逆賓于疆為之前驅而辟以入小行人逆勞於畿環人以路節達之令門關無幾舍則授館宿則掌訝環人令聚㯳有任器則環人令環之野廬氏令守涂地之人聚㯳之有相翔者誅之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侯館有積遺人掌之大賓客則大司徒令野脩道委積小賓客則小司徒令野脩道委積遂人遂師亦如之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敂音叩㯳音拆積音恣○任器者任負之器也環者圍守之也聚㯳者聚而擊柝也相翔者四翔伺隙欲為盜也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下西面聽之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于己俟之也還玉重禮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几者安賓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拜者各于其階使者降以左驂出侯

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驂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二馬侯氏之士送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周禮曰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之禮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之禮出入三積壹問壹勞○小行人眡勞館將幣為承而擯原註積則牢禮米禾薪芻也問者問其無恙也勞者謝其苦倦也諸侯來朝其未至則有迎勞郊勞之使其既至則有致館將幣之儀皆不遣公卿以示誠意之厚小行人但為承而擯耳

右郊勞○按覲禮但有郊勞賜舍二禮則凡周禮所載積問之禮蓋不以君命將之歟

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擯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此使者致館辭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于外既則儐使者於內

右賜舍

周禮曰賓入館掌訝次于舍門外待事於客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訝士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大夫者卿為訝者也

右戒日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受舍于朝受次于廟門之外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分同姓異姓受之禮先同姓

右受舍鄭言未朝者衆多須其入覲不得並耳然周盛時千八百國侯分五年入覲一年尚得三百六十國日不暇給也然則必有旅見者也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

右釋幣于禰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韣音獨繅音早○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瑞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今文王為璧繅或為璪

記偏駕不入王門○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左索與已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于館歟圭剡上象天圓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版飾以三色再就所以為王重慎也九寸三公之圭也古文繅或作藻

天子設斧依於户牖之間左右几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左右者優至尊也

記几侯于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周禮曰司几筵

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

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莞蒲之細者紛白繡也純緣也蓋以莞為席而緣以粉也加謂加于上也繅謂編以五采也畫謂雲氣也次席謂有次列成文者黼純畫黼以為純也

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

入予一人將受之非他者親之辭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擯者謁謁猶告也告以天子前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侯氏

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

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

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

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右行覲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作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乎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

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亦言王欲親受

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

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于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

臣

右行享禮

周禮曰小宗伯受其將幣之齊服不氏則抗皮校

人受其幣馬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于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易曰折其右肱擯者謁諸天

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乃猶汝也侯氏

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

右請事

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

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于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右王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是右者始隨入于升東面乃居其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大皆音奉

右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右稱名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

周禮大行人職曰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三舉○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行人與諸士環人送之

左氏傳曰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

按周禮邦國千里以封公不過四侯不過六伯不過七子不過二十五男不過百則八州之地諸侯不過二百餘而已故其朝期甚數而饗食極繁今從周書王制孟子之制則千八百國之衆恐日不暇給覲禮饗禮乃歸未言其數殷同之時亦必有節矣未必三饗三食三燕之盛給鼎俎必無殺也

右饗送以上凡係覲禮原文皆用鄭玄原註編入

以上係入覲之朝

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朝儀見君臣篇

以上係無事之朝諸侯在王國之日入朝與司寇三詢之朝其法皆同

將朝諸侯于明堂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其位見王國篇明堂位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四傳擯王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解見迎狩篇

朝事義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

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償而禮之三饗三食三燕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脩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 大戴禮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十有再獻 禮同 夷蠻戎翟坐諸門外使舌人體委與之 國語

以上係殷同之朝

成王崩康王嗣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王義嗣德答拜 尚書

以上係朝見新君

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見天子

傳曰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

土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左傳

左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蠻夷戎翟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孟子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失容則廢禮記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

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陳註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又以己物而私覿主君故曰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之命主而專使則當行私覿之禮以伸己之信故從君朝覲而不敢私覿是敬己之君也今從君以來而施設庭實以為私覿大夫何可為此于諸侯之庭乎楊謙接朝覲則入天子之國而私覿者行于畿內諸侯也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二

錢塘後學應撝謙鑒次

巡狩篇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王將巡守則職方氏巡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周禮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王制過大山川則

太祝用事焉

王制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土訓誦訓夾王車土方氏樹王舍掌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司戈盾設藩盾虎賁氏夾王車而趨守王閑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以其兵服守內列周禮

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郊特牲不卜處大廟表記即位於堂坊記國君膳以牲犢周禮

郊特牲曰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又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

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今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周禮掌客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孟子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

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

諸侯各朝于方岳覲之明堂如明堂之位見明堂位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辯儐之各以其禮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其將幣亦如之王饗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見司儀掌客

祭義曰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

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岳如西巡守之禮

反行太祝舍奠于所過名山大川

歸假于祖禰用特以上王制

右天子巡狩則朝諸侯于明堂如天子時會諸侯不於明堂則別為壇壝宮如覲禮後記

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天子國外及四岳皆有明堂則此壇壝宮必於行在境土之國外若在國即設方明於明堂

鄭註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壁也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深謂高也從上曰深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周禮曰將合諸侯則司儀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

鄭註一成猶一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搆謂宮每旁一門則四門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鄭註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

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鄭註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

四傳擯

據謹按此位與明堂同宮每旁一門門外列四夷故四門傳擯鄭註說也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以上覲禮

鄭註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旂太常也王建太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

司儀詔王儀王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

據謹按覲禮闕見諸侯一段今用此補之宗伯為上擯引見諸侯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鄭註謂王既降階揖五等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于下等及請事勞者如覲禮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司盟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

鄭註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于壇上乃以載辭告焉

玉府共珠盤玉敦牛人飾牛牲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大司寇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以上周禮

鄭註以珠飾盤所以盛牛耳以玉為敦所以盛血將歃血者先執其器陳盟載之辭役之謂持以歃血以授當歃者割牛耳以取血以桃茢拂帚掃除不祥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覲禮

據謹按此即王制所謂柴而望祀山川者也舊註以拜日東門為春會此為夏秋冬之會殊無義理

但虞書與王制先柴望而後覲侯此覲禮所載先覲侯而率以祀天與大戴記朝事義同或周禮與虞禮異覲

鄭註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

蓋禮日以燔柴是會後之禮禮月與四瀆禮山川丘陵皆宗伯以下攝之壇者壇牛柴者焚柴升者登山以祭即漢所謂封禪沈者沈牲璧于水瘞者埋之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三

錢塘後學應撝謙纂次

大饗篇

饗禮已亡今按諸經義與先儒傳義則大祫謂之大饗諸侯饗天子天子饗諸侯與兩君相饗皆謂之大饗以示慈惠主于飲食饗以訓恭儉則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尚玄酒俎腥魚薦房烝用鬱鬯以神明之事之敬之至也饗必有燕猶祭禮朝踐之後繼以饋食也周禮王位設斧依依前南鄉筵國賓于牖前則是天子之饗朝踐行乎室中仲尼閒居稱升堂而樂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是兩君之饗行乎堂上今推兩君大饗之禮大約宿設如祭祀之儀主君相待于廟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主阼階上賓西階上拜至惟上相入牲不入升鼎于門外主君揖賓升筵或再祼上公之禮或一祼侯伯以下之禮或酢公侯或不酢羞薦腥三牲魚腊籩豆皆如其命數獻酢酬略如飲禮有酬幣奠酬之後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或九獻上公之禮或七獻侯伯之禮或五獻子男之禮內金列龜束帛加璧陳虎豹之皮丹漆絲纊竹箭其餘

以國之所以所謂饗有好貨不徒以神明事之又以所有奉之也客出以雍徹以振羽饗禮畢矣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不饗味而貴氣臭奏假無言神明之道也故曰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饗畢客出主人請入燕則如饋食之禮先食而後飲安先王之為此禮諸侯以事天子天子以禮諸侯大臣兩君以此相禮皆謂大饗下至諸侯之臣來聘亦有饗晉士會聘于周定王饗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殽烝之饗非立飫之饗也不得謂之大饗若宿衛與耆老孤子之饗則以酒醉為度又異於君公之饗矣

司几筵凡大饗於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筵國賓于牖前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

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饗食乘金路齊僕馭之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大冢宰贊祼凡受爵之事大宗伯大賓客王后不與則攝而載果肆師涖筵凡築鬻贊祼將授祭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持賓客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以時將瓚果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鬯人凡祼事用槩內

宰凡祼獻瑤爵皆贊典瑞共祼圭瓚玉器而奉之酒正共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酒人共禮酒飲酒陳酒漿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

舍人共簠簋實之陳之饎人共其簠簋之實舂人共其食米鹽人共其形鹽散鹽場人共其果蓏外饔掌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牛人共其膳修之牛封人飾其牛牲羊人共其法羊獸人共其生獸死獸庖人共禽獸川衡共川奠澤虞共澤奠獻人共其魚之鱻薧腊人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醢人共齊菹凡醓醬之物醯人共爲羞之豆實籩人共其爲羞籩亨人共太羹鉶羹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職金共金版太僕贊王牲事小臣掌事如大僕之法大司馬羞牲魚授其祭小司馬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出入則令奏王夏肆夏帥國子而舞不入牲樂師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太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鐘師奏燕樂鎛師鼓其金奏之

樂笙師共其鐘笙之樂司干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韎師帥其屬而舞韎樂旄人舞其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眡瞭奏鐘鼓

世婦掌女官之宿戒及賓客之大饗食比其具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

右大饗備官見周禮大抵祼將用樂從獻進徹皆如祭祀唯牲不入廟無射牲毛牛諸儀

仲尼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

謚之中事之聖人已此疑非聖人之言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此處脫升歌清廟一句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釆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按陳澔註升堂而樂闋者既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人又作樂主君獻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然經文却以俟升堂拜至後已樂闋賓升筵之後設豆進俎尚有多儀然後卒爵則特牲篇所謂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就是第二次作樂矣陳註又言升堂

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而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曰夏籥序興行中規是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舉徹兕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是歌雝卒徹而樂闋升歌下管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此記又可疑夫升歌清廟下堂象武周公成洛邑而祀文王即已用之亦直饗禮所得專乎經文明言禮有九而饗用四非饗用九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兩禘字皆作祠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神明之義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舊註以大饗其王事與一段作大祫禮觀此可明其誤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以上郊特牲

樂記曰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賓拜饗食皆如主國之禮聘禮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四

錢塘後學應撝謙纂次

邦交篇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行人

孔子曰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九儀謂諸侯之命王公侯伯子男也）等諸臣之爵（諸臣之爵四命孤卿大夫士也）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轂末四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積者致牢禮米禾薪芻也）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前疾謂駟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也）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

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衡車前横木當馬頭者也）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積者致其養問者問其安）皆三辭拜受皆旅擯（旅擯陳之也）再勞三辭三揖（每一揖一辭）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交擯各陳之也）三辭（三辭辭其來勞也）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三還辭其送出）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饗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主揖賓讓而）每門止一相（每門止一相者謂止而不進也）及廟唯上相入（及廟則諸介皆止而唯上介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三請車三進致進送之也賓三還辭其送也主人重勞賓之辭故告避也）致饔餼（熟食曰饔生食曰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賓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客賓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當其未至于其止宿先致五積于其既至則致夕食謂之飧以其牽牢而致之故謂之牽）三問皆脩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脩脯之加薑桂者也以脩致問而以牢賜其從者）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

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腥三十有六皆陳餐五牢以下言致餐之禮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餐之陳牽四牢饔餼九牢其死者如餐五牢而生者四牢則牽以致之也陳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字衍○饔餼九牢以下言致饔餼之禮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一秉十六斛一籔十六斗車秉有五籔言未一車則一車又容五籔也禾四百秉為秅車米陳于門外芻禾筥米陳于中以供其馬牛庭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殷膳又中膳也致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餐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

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太牢○侯伯四積皆眡餐牽再問皆脩餐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餐之數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太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餐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太牢致饗太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餐牽壹問以脩餐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

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腥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餐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餐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遺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大戴禮朝事篇曰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於境卿勞於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

則德行脩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五

錢塘後學應撝謙鑒次

燕禮○小臣戒與者

右戒羣臣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宮尊于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右陳饌器○記燕朝服于寢享于門外東方

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

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反庭公降一等揖之
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
至再拜賓答再拜

右即位○記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
夫為賓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
也凡薦羞者小膳宰也

主人降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
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
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

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
反冪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
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
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
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
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

右主人獻賓○記惟公與賓有俎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
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
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
進盥主人降賓拜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
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
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啐爵興坐奠
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
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
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
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

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
膳篚

右主人獻公　記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
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的拜賓賓
降進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揖升不拜洗主人

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
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
南面立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媵爵者立
于洗南西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
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
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
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侍于洗南小臣請致者
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

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
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右媵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
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
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
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
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
首公答再拜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
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
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
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
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為賓舉旅○記凡公所辯皆栗階不過二等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
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
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
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
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

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
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又復請致者若
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侍于洗南長致致
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
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解公
答再拜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

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為卿舉旅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右樂賓升歌獻工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

右公為大夫舉旅

笙人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内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右樂賓笙閒合○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司正

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

右立司正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

右徹俎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右燕○記有內羞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右主人獻士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

右射○記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笱既發則答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竟則虎中龍旃（鄉射記）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

右賓媵爵于公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

右公為士舉旅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

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

右無算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右賓出

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右公與客燕。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為賓無膳尊無膳爵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燕義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

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古

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六

錢塘後學應撝謙纂次

大射儀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右戒百官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

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 用革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

右張侯設樂○周禮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

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
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
正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
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
在北尊上旅食于西鐏之南北面兩圜壺又尊于大
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
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于獲者
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小臣設公席于阼
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

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
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
上官饌
右陳器設位具饌
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
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
方東面北上太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
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
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
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右即位
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擯者命賓賓少
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
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
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
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右請立賓友執事者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席奏
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
再拜

右納賓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
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
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
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
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
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
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
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
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

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虚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虚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東西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公酢主人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東面立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人二人媵爵作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

荅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右媵爵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拜拜稽首公坐奠觶荅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

右公為賓舉旅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捝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

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右主人獻孤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拜

右再媵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為賓若孤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

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右樂賓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為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

右立司正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為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蒞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太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太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其子射卒遂命三耦

取弓矢于次

右請射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右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

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

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二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福小臣師設福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既設福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福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福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

右取矢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

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〇面揖當福北面揖及福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

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
揖下射進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
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梱之兼挾乘矢皆
内還南面揖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
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揖左相揖還退釋
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
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
襲反位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
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再請射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
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
為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
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
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
與惟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
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
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
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
于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
改釋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右再射釋獲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
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
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
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
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
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
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司馬
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

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小射正坐奠
笥于物南遂拂以中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小臣正
贊袒公袒朱儒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臣又
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
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上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
公親揉之小臣師以巾内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大
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
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卒
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
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

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
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
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
西面揖揖始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
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遂
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
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
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
小臣委矢于福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
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

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
右公及諸公卿大夫射　記君射則為下射上射
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君樂作而后就物
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飲君如燕
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
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
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
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此一節並鄉射記文今移在此）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
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

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
純則橫諸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
左東面坐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
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
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
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
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
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

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
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
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
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
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
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
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
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
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升

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

乃徹豐與觶

右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 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俟

右獻服不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

右獻釋獲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

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三請射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眂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

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右三射用樂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右飲不勝者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

右公為大夫舉旅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右徹俎

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

蓋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
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

右燕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
士卒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
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辯獻士士既
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
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
受爵坐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右獻士及祝史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
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
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媵觚興
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
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
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
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
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
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

右賓爲士舉旅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
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發中以侯皆獲

右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
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
子之禮

右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
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
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
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
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
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
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
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
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
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
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閒
閽人爲燭于門外

右無算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

右賓出公入

大射義

記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

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衆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是為正之具也○天子將

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七

後學應撝謙箋次

聘禮

記久無事則聘焉○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曲禮^○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右圖事命使介○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 擯 也^玉藻^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右具賚幣○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司儀^○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旣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率衆介夕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於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北面上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授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於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右授使幣○記使者旣受行日朝同位

厥明賓朝服釋幣於禰有司筵几於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於几下出主人立於戶東祝立於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入於箕埋於西階東又釋幣於行遂受命上

介釋幣亦如之

右釋幣於禰及行

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旣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

右受命於朝○記通帛為旜孤卿建旜（司常）○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典瑞）○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玉人）○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凡執玉無藉者襲○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曲禮）

遂行舍於郊斂旜

右遂行○記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曲禮）○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問大夫

之幣俟於郊為肆又賫皮馬

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命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誓於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於其後

右過他國

未入竟壹肄為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服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右習儀

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右及竟

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於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於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於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

人之館如初

右三展幣○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司儀）○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司儀）

賓至於迎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於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

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
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
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兼
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儐
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右郊勞○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旅
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
之儀及退拜送(司儀)○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
敢
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

間
右至朝
大夫帥至於館卿至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
首卿退賓送再拜
右致館○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
(司儀)○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管人
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
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
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

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眾介皆少牢
右設飧○記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
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
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上公飧五牢○
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
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
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
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
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
飧以其爵等為之禮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

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
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
等為之禮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
之禮以待之(掌客)○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
厥明訝賓於館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
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
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
庭賓立接西塾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
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

授賔賔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賔賔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賔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賔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公當楣再拜賔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賔降介逆出賔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

右行聘禮○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

出每事如初之儀司儀○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賔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曲禮○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曲禮○唯大聘有几筵○禮不拜至○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上介執圭如重授賔賔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

敬升堂主慎○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在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曲禮

擯者出請賔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賔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賔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右享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賔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賔降亦降不禮

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右聘享夫人○辭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右有言○記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擯者出請事賔告事畢賔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賔賔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賔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於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

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於筵前東西俟
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
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於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
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
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
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公用束帛建
柶北面奠於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
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
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
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右禮賓○記醴尊於東箱瓦大一有豐薦脯五膱
祭半膱橫之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主人之
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諸公之臣
相為國客及禮再拜稽首君荅拜司儀
賓覿奉束錦總乘司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
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
從出門西面於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
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卜
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
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
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
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
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
公降立
右私覿○記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雁○既覿賓若
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
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立於閾外以相拜賓辟擯
者授宰夫於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諸公
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獻再拜稽首君荅拜司儀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
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
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
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
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幣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
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
受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
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
出禮請受賓固辭公荅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

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
幣於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
右介私覿○記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
之（曲禮）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
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
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
再拜送賓不顧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
右公送賓問君勞賓介○記諸公之臣相為國客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　拜客辟而對

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趨辟
（司儀）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曲禮）○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勞上介
亦如之
右卿大夫勞○記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
司入陳饔餁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
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
鮮腊設扃鼏腳臐膮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
鮮魚鮮腊設於阼階前西面南陳　餁鼎二列堂上
八豆設於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
屈八簋繼之黍其南鉶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
南牛以東羊豕兩簠繼之粱在北八壺設於西序北
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北上韭菹其
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鉶錯四鉶繼之牛以南
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
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於東方亦如之西北上
壺東上西陳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為列醯在東餼二
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

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
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於門東為
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
禾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揖入
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於階讓
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
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饔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
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大
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
設為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

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於楹
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
以出賓送於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於朝拜饔與餼
皆再拜稽首○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
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
及甕如上賓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 十車薪
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
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
皆餼大牢米百筥設於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儐

右歸饔餼○記聘日致饔○ 公饔餼九牢其死
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
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藪車禾
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侯伯饔餼
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
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子男饔
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
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凡諸
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致饔餼如勞之禮司儀○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
藪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
秅四百秉為一秅○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
穆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孫子某薦嘉禮於皇祖某
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盼肉及廋
車士無饔無饔者無擯○無饔者無饗禮○凡賓
拜於朝訝聽之○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
帥之自下門入
賓朝服問卿卿受於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
夫朝服迎於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

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於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
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
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
幣無擯
右問卿○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大夫不敢辭
君初為之辭矣○辭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
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
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於楹

閒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
老幣
右賓私面於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皮二人贊入
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
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
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
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
辭大夫荅再拜擯者執上幣立於門中以相拜士介
皆辟老受擯者幣於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

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於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擯
者退大夫拜辱
右介私面於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
下大夫如卿受卿幣之禮其面如賓面於卿之禮
右賓問嘗使者○記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大夫若不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
幣禮不拜
右主國大夫有故○記既將公事賓請歸○賓既
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於戶東
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於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
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
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儐之兩
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
右夫人歸禮於賓○記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
夫人歸禮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
再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
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右大夫餼賓介○記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
拜於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
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右食饗燕羞獻○記凡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日九
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燕若弗酌則以幣
致之侯伯之禮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
燕子男之禮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燕介行人宰
史唯上介有禽獻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
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饗食如將幣之儀司儀○其

介為介○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各以其爵朝服○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獻執一雙委其餘於面禽羞俶獻比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若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右大夫饗食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

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

右還玉報享○記賄在聘於賄○無行則重賄反幣○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還圭如將幣之儀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公退賓從請命於朝公辭賓退

右主君就賓館○記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儀禮○又拜送

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於郊

右賓拜賜遂行○記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公使卿贈如覿幣受於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使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於竟

右贈送○記凡賓客送逆同禮儀禮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禳乃入乃入陳幣於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受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

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
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
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
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於使者之門乃退揖使
者拜其辱

右歸反命

釋幣於門乃至於禰筵几於室薦脯醢觴酒陳席於
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
亦如之

右禮門及禰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
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
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
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右遭主國喪○記遭主國之喪不受饔食受牲禮 掌客

聘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
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
圭復命於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
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
位踊

右聘君薨

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
而從之

右私喪○記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
介為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
饗食歸介復位柩止於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
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為之棺斂之
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

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於朝若介死雖士介賓
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右賓介卒○記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掌客 ○為君
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曾子問 大夫士死
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
其復如於家 雜記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
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

右小聘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

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

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定王六年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

牧甸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

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

乎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國語○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不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

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寍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

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春秋傳○楚子西子期代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損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春秋傳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七終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八

後學應撝謙釐次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如聘

右戒賓賓從○記不宿戒戒不速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即位具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飲酒漿飲俟於東房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

右陳器饌○記不授几無作席亨於門外東方司宫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

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北面西上

右迎賓即位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右拜至○記卿擯由下

士舉鼎去鼏於外次入陳鼎於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於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於鼎南旅人南面加匕於鼎退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於前卒盥序進南面匕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於鼎逆退復位

右鼎俎入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
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公
立於房内西鄉賓立於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
六設於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
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於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
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

奠於其所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西二以並東北上
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大羹湆不和實於鐙
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
公以蓋降出入反位公設之於醬西賓辭坐遷之宰
夫設鉶四於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飲酒實於觶加於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於豆
東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於其西

右設正饌○記贊者盥從俎○升上贊下大夫也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於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
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於醢上
豆之間祭贊者東南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
反於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
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
之上鉶之間祭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於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
與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於粱西士羞庶羞皆有大
蓋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
升設於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

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胾
醢羊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衆人騰羞者盡
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

右設加饌○簠有蓋冪凡炙無醬

贊者負東房告備於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即稻
祭於醬湆間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
賓賓受兼一祭之

右賓祭加饌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北面自間
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西　面坐奠於階

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於其所降
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於廂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
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賓三飲以湆醬宰夫執觶醬飲
與其豐以進賓捝手興受宰夫設其豐於稻西庭實
設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

右賓正食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
幣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
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
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

幣從者訝受皮

右侑幣

賓入門左設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於
廂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捝手興北面坐取粱
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
拜

右卒食

介逆出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
牲之俎歸於賓館魚腊不與

右賓出

明日賓朝服拜賜於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
聽之

右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
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
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兎鶉鴽

右食上大夫禮○記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
如下大夫純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拜
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幣致之豆實實
於甕陳於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於筐陳於楹內
兩楹間二以並南陳庶羞陳於碑內庭實陳碑外牛
羊豕陳於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
儐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朝訝聽命

右不親食

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於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
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
賓止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
席主人辭賓反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

首主人送幣亦然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徹於西序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於堂無儐

右大夫相食禮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食為敬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

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於大門內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諸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也賓三飯粱以涪醬以君子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侑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　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也殺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

公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戒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飡主人辭曰不足飡也孔子退　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劉敞補亡

諸侯相朝禮

集補經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大行人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　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正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

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修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修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燕壹食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獻禽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掌客)

諸侯相朝義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義　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於境卿勞於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

大戴禮記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八終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九

後學應撝謙鳌次

刑禁篇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

於肺石三曰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士師掌五禁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狗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司剌掌三剌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剌曰訊群臣再剌曰訊群吏三剌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魯語）○草艾則墨（祭統）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

為至治也凡民之所以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雖則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

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禮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變鬬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

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祭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

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夫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

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惻慎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汎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大小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

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疑宜戭反定也)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

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旌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車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眾者不赦過也(家語)○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者

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孔叢子)○衛成公反國殺其弟叔武元咺訟子晉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晉人乃歸衛侯(國語)○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左傳)○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檀弓)○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曲禮)

禮學彙編卷之五十九終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

後學應撝謙釐次

軍禮篇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凡車一乘甲士三人居左者為正主射居右者為副主擊刺居中者為僕主御步卒七十二人左角二十四人左甲士領之右角二十四人右甲士領之前拒二十四人中甲士領之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總百人也是為一卒凡百二十五乘而成軍

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以上周禮司馬令賦如司徒之灋

按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不特鄉遂如此邦國都鄙莫不皆然但天子近郊六鄉不稼穡不調發所謂王之爪士必有常廩者也

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漢書刑法志

按一卒為一乘今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共出百人是五家賦一人六鄉家賦一人而此遂都鄙

與六鄉異者蓋以供調發征戍竟其力也凡軍無事止屬之司徒有事則屬之司馬

右軍制

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司馬法）

曲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玉藻）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少儀）

右軍容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曲禮）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王制）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諸侯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司馬法）

先期五日太史誓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

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孔叢子問軍禮）

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司馬法）

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

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孔叢子問軍禮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司馬法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

入設奠以反主君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於廟兩階閒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孔叢子問軍禮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禮記曾子問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其志也司馬法

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司馬法

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

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涖小子釁軍器鄉師治其徒役與輂輦戮其犯命者遂師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典瑞用牙璋以起軍旅稟人治其糧與其食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凡王之軍旅之禱祠肆儀為位太祝宜於社造於禰設軍社類上帝用牲肆師為位封人飾其牛牲小祝掌釁祈號祝小宰掌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治其聽訟蜡氏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野廬氏令掃道路車僕共革車各以其萃諸

子授國子以車甲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建車之五兵司戈盾頒戈盾司弓矢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司常建旌旗校人物馬而頒之牛人共其兵車之牛輿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共其犒牛司右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伊耆氏授有爵者杖遺人掌其道路之委積委人共其積委芻薪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野囿材凡用軍旅之賓客館焉小司徒致民鄉師州長黨正族師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若作野民則遂人帥而至大司馬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司常置旗斃之師行

典路以路從司服進韋弁服王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戎僕掌御戎車犯軷如玉路之儀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射人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介而趨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軍中師氏詔王嬍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諫王惡使其屬守王闈及舍司戈盾設藩盾行則斂之量人量軍之量舍幕人共其帷幕幄帟綬射鳥氏以弓矢敺烏鳶銜枚氏令銜枚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史抱天時與太史同車小史佐太史鐘師守鼙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眡瞭奏鐘鼓鼓人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司爟氏修火禁挈壺氏縣壺以序聚㯉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雞人夜呼旦以嘂百官外饔掌其獻賜脯肉之事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故掌其賣價之事賈師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虎賁奉書以使於四方象胥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士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

與犯師禁者而戮之大司寇涖戮於社凡誓條狼氏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及戰大司馬巡陣眡事而賞罰太僕贊王鼓若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大司樂令奏愷樂樂師教愷歌遂倡之眡瞭奏鐘鼓鎛師鼓之若師不功則大司馬厭而奉主車肆師助牽之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周禮

右親征

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命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

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賑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馬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孔叢子問軍禮

右命將

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

隨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師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右應敵

將居軍中之禮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不載櫜韔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孔叢子

檀弓傳曰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无而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

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右軍敗

王者之軍制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唯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

其上欲其至也 荀子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戍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 司馬法 ○我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左傳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

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檀引家語

右軍政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新書曰蒐者搜索之不殺小麛及孕重者

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

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其象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

新書曰苗者毛取之不圍澤不揜群取大禽不麛不卵不殺孕重者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

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
知應天而況人乎哉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
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
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
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
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
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
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各而致質明
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

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
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
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
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
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
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
表乃止作如初坐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
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
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
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

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
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
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
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
凡四時之田前期鄉大夫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
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小宗伯舍奠於祖禰祭馬祖禱
祠肆儀甸祝掌祝號及期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
澤野獮狩則獸人守罟王田掌舍設車宮轅門設左
右旌門司几筵設熊几右漆几王升服御木路前樊
鵠纓建大麾以田鄉師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

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若起野役則遂
人令各率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質明
司常致旗弊之小子斬牲以左右徇陳太僕贊王鼓
及田牧師焚萊田僕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肆師
表貉為位於陳前田僕御王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
夫馳鄉師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
之訟及弊田山虞澤虞植虞旗以屬禽獸人令禽注
於虞中小宗伯甸祝有司而饁獸於郊田僕比禽
遂頒禽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馬凡田獵者禂受
令於迹人迹人掌邦田之地為之厲禁而守之禁麛

卯者與其毒矢射者 周禮

按齊四千里之囿為阱於國中周何以亦有厲禁蓋四時所田之地縱民取獸則獸皆不及其長而無以待田矣故雖文王之囿不過雉兔者往焉亦不使民非時而取麋鹿也但周則禁之於平時而公之於狩獵齊則民不得而與焉此其所以異耳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王制

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 左傳

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新書 ○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至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置

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 賈誼新書

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左傳

右校獵

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凡大役大司馬與慮事屬其植受其事以待攷而賞誅鄉遂致民於司空如師田之法鼓人以鼛鼓鼓役事周禮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城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

右大役

軍禮五令之可攷者大田大師而已凡役法皆在司空自冬官既亡役法遂闕然其大略可知也大

封之禮雖不傳然觀之詩書如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旅南行而行者作黍苗之詩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亦命召伯營之其詩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而梁山之詩則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左傳召陵之會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則大封之禮所以合衆者亦可想見其次第設施之方獨所謂大均者求之書傳並無之唯宣王時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然則平時合衆唯有耕助田獵二者係先王之禮未見所謂大均者或即因周之末造宣王以役料民之禮而增入之乎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終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一

錢塘後學應撝謙纂次

制用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

之賦

論語有若曰盍徹乎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然則周人徹法經及南海而況于畿內乎邦中四郊百里之內也邦甸二百里內也家削三百里內也邦縣四百里內也邦都五百里內也而載師所掌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賦一則邦中為甚輕近郊什一僅如徹法遠郊二十而三則已過重矣謂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有魯哀二猶不足之意焉此斷為周末之弊政而非周初之盛典矣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以節傳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所謂關賦也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所謂市賦也先儒謂絘布列布之稅也總布無肆列地之稅也質布質人所罰犯禁之泉也罰布罰賈貢不平之泉也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聖以關市之征比于壞難豈有周盛典而若此乎況舉其貨提其人則是將以為暴之意苟總布為無肆列地之稅則亂世所未曾有而買賣不平治市者責之可也何可龍斷以周市利乎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以時取之大先王所謂厲禁者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之類非禁民而獨擅其利也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葛掌以時征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染草斂染草之物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掌荼掌以時聚荼以疏材之物掌蜃斂互物蜃物皆所謂山澤之賦也但載師謂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不知何緣獨重幣餘之賦先儒謂所斂之財用度之餘復歸職幣也

文公作儀禮經傳獨去載師國宅無征一條蓋有深意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收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受之關市之

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大府之屬有司會聽會計有司書掌版圖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有內府掌良貨賄以待邦之大用有外府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職內掌賦入職歲掌賦出職幣掌用幣之餘財謂之九府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無過祭祀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龜山楊氏曰不售者有以斂之益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益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以國服為之息先儒謂使服役于國中各有日數以為之息蓋通民之有無亦不貸錢取息也偽讓按二者皆仁政後世則斷不可行蓋奸吏頑民反仁為虐也宋王安石倣周禮置市易以奪民之利則商賈不行吏侵漁以罔上則官仍無利置青苗錢以病民則為害遂然其行法固非周禮之意矣今即伏一丈不取其息而錢入民手不免妄用嚴扑比煩吏胥抑勒民貸少而償多其病豈有涯哉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國野之路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以上周禮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

為出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制

王制曰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于三官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天天之祜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國語曰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曲禮）國家靡敝則車不彫幾甲不組縢食器不食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少儀）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雜記）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三十年之通可以十年無饑何至移民就穀周禮此法已是末世之政若盛時則發廩振救足矣必不出于梁惠之小惠也）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一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一

後學應撝謙纂次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遂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川林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

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

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甲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

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

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也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

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

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

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月也農乃登黍

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薄進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季夏之月

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肺溫風至始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赤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

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食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

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

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

疾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

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
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
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
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收
聲蟄蟲坏戶殺氣侵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
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
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
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
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
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

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之月日
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
祀門祭先肝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菊有黃華豺
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
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
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
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章藉之收
於神倉祗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
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

學習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合諸侯制
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
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
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
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
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
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
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
當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
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

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
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
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
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
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
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
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
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冬於北
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

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
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
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
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
謹關梁塞徑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厚薄塋丘
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
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
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能必行其罪
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
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

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
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
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
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
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
土地侵削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
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
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飭

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
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
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
中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
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
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
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
源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
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

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寍
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
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
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
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
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
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
咸竭民多疥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雁北鄉

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田土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夏小正

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

正月起蟄雁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則為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雞桴粥

傳曰正月起蟄言始發蟄也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

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也雉震呴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見韭囿也者囿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

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水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　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也鳩也時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

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為廟采也鞠則見鞠也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緹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士女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采蘩昆小蟲抵蚳來降燕乃睇剝鱓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傳曰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繼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吾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牛羊腹時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者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榮堇采蘩堇采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方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蝗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取必推而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揆泥而就家人入內也剝鱓以為鼓也有鳴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

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稀
者所為豆實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䍧羊䍧則鳴頒冰采識妾子
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拂桐
芭鳴鳩
傳曰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
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記之急桑
也委楊楊則花而後記之䍧羊羊有相還之時其
類䍧䍧然記變爾或曰䍧羝也䍧則鳴䍧天螻也
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

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
始也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
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
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為鴽鴽鵪也變而之
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
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
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
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圍有見杏鳴域王萯
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傳曰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
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寍縣也鳴而
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圍者山之燕者也鳴域域
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莠取荼荼也者以為
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
者始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
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鴂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良蜩
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為鷹唐蜩鳴
初昏大火中煮梅蓄蘭菽糜頒馬

傳曰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浮
游有殷殷衆也浮游者渠畧也朝生而暮死稱有
何也有見也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
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
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乃
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
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
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
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
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

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别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為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為豆實也蓄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

傳曰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

尾也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之辭也摯云

七月秀雚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秀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傳曰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雚葦故先言秀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秀苹也者有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蜺蝶也初昏織女東鄉時有霖雨灌荼雚聚也荼灌葦秀為蔣褚之也雚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剥瓜玄校剥棗栗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鴽為鼠參中則旦

傳曰八月剥瓜剥瓜也者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剥棗剥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

言剥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鴽為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遰鴻雁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貊貉鼬鼪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為蛤

傳曰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心也遰鴻

雁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鼬鼪則穴若蟄而榮鞠樹麥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玄雉入于淮為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傳曰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時有養夜者養

長也若日之長也玄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傳曰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于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

傳曰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

而周天厤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視

若天時天變亦一代之時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馬是謂周月以紀于政以上見汲冢周書

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國語周語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一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二

後學應撝謙纂次

月令篇

夏小正附○月令從禮記夏小正從儀禮經傳本以原傳爲註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二

後學應撝謙潛次

論語外篇上

相魯第一 家語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

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僭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也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稗用粃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

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孔子告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以上兼用左傳○家無百雉正誼也齊人必至於北門計利也以仲尼之為政三子無異言而其下之小人皆不之便焉至於兵及君側道之行難於謀始如此圍成不克與伯禹之三旬逆命而班師一也有遺力者矣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

求有司皆如歸焉

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行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行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

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無踰乎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

為奚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
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
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游觀觀之終日怠於
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若致膰肉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
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
膰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師己送曰夫子非罪也孔
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

可以死敗優哉優哉聊以卒歲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絕糧七
日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召子路而問焉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
君子無所困意者我之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
我之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子曰由吾語汝汝以仁
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
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夫遇不遇者時也賢
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
丘哉且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為窮困改節子路出召子貢曰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
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
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
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
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
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
醜也夫子何病焉莫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
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史記家語皆言陳蔡大夫

以兵距孔子而論語無其文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者無上下之交也蓋孔子偕弟子數十人驅車四方苟上無君大夫適館受粲之變下無人士子弟從遊之數則絕糧乃所宜有而陳蔡大夫乃敢距楚昭所聘之士此何為哉今謹從論孟特削其文至其字句則酌史記家語言之尤雅者著於篇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弟
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
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今遇
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鬭死挺
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
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
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

之問伐蒲對曰可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與孔子語仰視飛鴈孔子乃行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鞅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

鳳凰不翔其毛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作槃操以哀之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吾之過也若以述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以上家語

六本第二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

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

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

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稟丘之邑以為養孔子

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衣穰而提贄

言不以山為隔不以地為著衣草衣而執贄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

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琱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楚共王出游亡烏皞之弓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

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則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朞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

至嫠婦之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不建門名）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孔子游於泰山見榮聲期行乎郕之野鹿裘素琴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

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寛者也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說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

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晩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

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悋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道則可

謂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為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

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不終浩倨者則不親徑易者則數傷就利者則無不敬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拂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
孔子曰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近斯不遠之則也（以上家語）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

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天下之士悅則天下之名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段從大戴禮）
孔子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
孔茂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茂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己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忿數者獄

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忠之所由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

子曰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以上家語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

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以上二段小戴孔子閒居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祭義

曾子第三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

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以上小戴禮記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為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俱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俱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

來而改者矣

單離居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問之云乎單離居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員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

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
矣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雷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
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
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
羽則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
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為倮
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
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
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
之際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也是故聖人為天地主

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
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二管
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曆
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
禮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
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
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
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
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

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以上大戴禮

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于羣臣而留可也行忠于卿
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
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
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甦欣然而起進于曾皙曰嚮
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
房援琴而歌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告
門弟子曰參來勿納也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于
孔子子曰汝不聞之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

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
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
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
陷父于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
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
謝過

曾子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
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
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
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漉醢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任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

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以上家語

哀公問第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紳帶搢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于食葷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鑿為政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

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不自專也篤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

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機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

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

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

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夫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哀公問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

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未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于教害于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

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七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化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意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以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

之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始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共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書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

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脩

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妖孽桑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警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警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惟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彊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以上家語

雜記下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二

錢塘應撝謙潛次

論語外篇下

顏子第五

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後三日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

御也升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淵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淵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家語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檀弓

季羔為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說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

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子貢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見越禮往來過之足
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
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
宓子賤為單父宰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
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
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
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
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
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

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
聞之赧然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
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
者得魚輙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
魚輙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鱘（鱘鯉魚懷妊者）吾大夫
愛之其小者名為鱦（鱦以證切）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
者輙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
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
曰誠於此者刑乎彼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
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
積粟萬鍾累絪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
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
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
也
子路治蒲請見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
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
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
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
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
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
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
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于言者華
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
曰知之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
至則仁既仁且智烏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
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孫以為勇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臻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

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敢受教（御狂馬不可釋去鞭策操弓者必以檠薖之不可暫離而反求之也括箭笴鏃箭刃）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說與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脩己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帥師與邾人戰於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

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亂樂寗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遂入石乞盂黶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

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而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拘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

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此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于朝洩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洩冶

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

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
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
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察其從則
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以上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
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玉
之寡故貴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
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
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

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
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
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從小戴禮）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
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侯禮
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
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
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為
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

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以上家語）

觀周第六

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公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
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
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
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
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
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子乎我若獲

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
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左傳）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
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
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曰孔子云云屬臣曰汝
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
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
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

時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

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將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於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以上家語）

季桓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

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

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三疑從 魯語

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

昭十有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玄鳥氏分司者也 玄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者也 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者也 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者也 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此以上四鳥皆歷正所屬之官 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 鴡鳩氏司馬也 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 鳲鳩氏司空也 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 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 鶻鳩氏司事也 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民上五 雉為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鷷雉攻木之工鶅雉摶埴之工翟雉攻金之工鵗雉攻皮之工伊洛而南之翬雉設五色之工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為九農正 扈有九種春扈鳻鶞

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
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
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從左傳

坊記第七坊記非聖人之言也今擇其尤雅者載於篇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
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
坊欲

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見通論

子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
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
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子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
嫌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人浮於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
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
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
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
民猶偝死而號其告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
稱己則怨益亡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
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予克紂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唯朕
小子無良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
孝子不匱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子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七日戒叢段編入喪祭昏禮）

表記第八

子言之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子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

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不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子言之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

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
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
諾責也寧有已怨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
之盜也與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
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 雜記下

內亂弗與焉外患勿辟也 雜記下
士依於德游于藝工依于法游于說 少儀
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
與焉
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
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
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雜記下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
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
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
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
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
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
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
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
爵賞刑罰窮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
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
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
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
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畏德
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以上五節未敢信為孔子之言但世多引用且存之如右

緇衣第九 附儒行節略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作覺)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作誥)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民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

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子曰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三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四

小戴禮編餘

曲禮上 二十六字

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連上似文理今不復編入

檀弓下 九字

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文理舛見陳註

文王世子 刪四段二段從家語改正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

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辨見陳註

文王之為世子也 石梁王氏曰一句衍文

教世子 石梁王氏曰三字亦衍文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 家語作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踐阼周公攝政而治數語甚明蓋記者刪節之誤今從子夏問於孔子原文一段 是故知為人子 家語無是故字加夫字者字 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 家語有者字 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 家語有者字 然後能使人 家語能字作可以字 成王幼不能涖

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家語成王幼未能涖阼見上文無以為世子則無為也八字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家語無使之與成王居六字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君之於世子以下一段家語無之其文頗欠理今皆不編入

周公踐阼石梁王氏曰此當為衍文

禮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

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之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

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共貳百伍拾伍字不入編。此段言不純明似有幸錯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共壹百貳拾貳字不入編。此段申說上文辭繁意寡如事可勸事可列事可守事可復事行有考等語皆係重複無味聖人之言豈其若此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共玖拾壹字不入編。此段言雜而欠理如儐鬼神豈獨山川本事豈唯五祀國有禮四句已無次序按上秉蓍龜一段尤無謂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

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
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
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
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
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
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
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
共壹百肆拾肆字不入編。此段如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是先王行禮所以謀利本乎太一等語先儒以為諸子之言其曰動而之地尤為無理
故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

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
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共伍拾壹字不入編。以禮義仁載然為數物而又先禮義而後仁皆不可解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
强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
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
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
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
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
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共壹百壹拾捌字不入編。耕種而載事

禮儀非兩截也況先有禮義而合之以仁乎其謬審矣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　二者居天下之
大端矣故。共貳拾壹字不入編於上下語氣不類

大傳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
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
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
也共伍拾伍字不入編。周書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先柴後廟蓋誤不以卑臨尊溧水司馬氏以為推功歸美崇戴前人非謂身臨四

海之尊不可以諸侯為祖父也竊謂記禮者深於聖人之旨失之何則太王王季文王追哀既武則太王之前公劉不窋之倫尚為以卑臨尊未得謂之順也

樂記共貳百陸字不入編

此之謂大當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
詩言德音本不指樂下九句引喻尤為失義此非子夏之言
記者之失也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

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翟以舞之
此所以祭於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
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
長幼之序也（與上文不接疑是錯簡又專指六者為德音顯有乖謬）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
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
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
歌孰能保此故（商者三代也而曰五帝齊者列國也而曰三代之遺聲則魯衛何莫非三代之遺乎且尚功利自日攫金莫齊人若也而明其音者見利而讓其可信乎）

祭義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
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
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
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
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
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
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
也（共壹百貳拾柒字。有德即有道矣而曰近于道孝弟皆王道也而曰至弟近乎霸今不入編）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
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
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
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
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共捌拾貳字不入編。五者言雜而不類）

祭統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
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故曰禘嘗之義大
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
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

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
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
其祭也敬祭敬則　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
故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
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
弗可得已（共壹百柒拾叁字不入編。此記乃是因中庸有禘嘗之義之說而附會之者）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
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

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
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
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
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
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
於春秋者也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illegible]謙按漢時有明一經者輒試以治此必漢儒之書無疑○共壹百陸拾柒字不入編

發號施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
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
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
而無其器則不成共陸拾壹字不入編○馮氏曰以霸王並言之豈孔子之言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居女三人者吾語汝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
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
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
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
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
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
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
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
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
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夫仁之言未嘗有縱且自言不暇方人乃無故而註其弟子攙入當時執政尤為不類且郊社嘗禘莫非仁鬼神○共貳百壹拾貳字不入編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
掌而已乎見中庸是故以之　以之　以之　以
之以上皆編餘是故　若無禮則手足無所
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
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
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
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
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
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

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此段辭繁志寡不過
反繳上文聖人之辭不如此之費○凡壹百陸拾有陸字不入編
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德虛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
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
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
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
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張元坊曰舜命伯夷典禮伯夷讓於夔龍
豈有不達於禮而讓之者此非夫子之言○凡共玖拾字不入編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前既多不可信遂併此處拾捌字皆不入編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
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
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
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
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
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
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
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
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
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
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
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
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
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
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
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
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
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
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凡肆百叁
拾壹字不入編○此篇辭繁而無理賢者不然況聖人乎
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
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其在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共壹百伍拾字不入編

坊記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則亂益亡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上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詩云考卜維王度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曰三年其唯不言言乃讙

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禮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好德如好色

石渠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白不應孔子自言因知皆往人為之宜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別證如此齊同○今共肆百玖拾貳字不入編其中理有未足者證有不切者辭有徒繁者皆

畧盖凡稱子者皆學者自稱其師云爾非孔子也

表記共壹千零壹拾捌字不入編

歸乎於下文不應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寍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

刑戮之民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

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

不親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

為無失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

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

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

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

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

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

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

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子曰仁也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

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義敬讓以

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

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維

德之基

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

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

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

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容而

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

行是故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

稱其服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

事於天子

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

尚其事不自尊其身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

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

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

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

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不得志則孰慮而從之終身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不違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

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以上如右仁左道至王義霸拙怨之德既疑于老民三違之要難律于御下遂辭而後實以德情信而辭出于巧役行役禮之求大言大利之望皆有害焉其有辭雜而無所係者皆不入編

緇衣共伍百伍拾玖字不入編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禹纘舜後豈必三年而民始仁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
王之卭
甫刑曰播刑之迪
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
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

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
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
夏自周有終相亦周終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
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
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
民亦惟曰怨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
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
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　君陳曰出入自爾

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
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
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
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
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
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
夫子凶
儒行 全不入編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
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張元坊曰懷忠信似非所以待擧力行似非所以待取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是非鷙蟲攫搏不程勇者
引重鼎不程其力 子曰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是非引重鼎不程其力也往者不悔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是非往者而不悔也來者不豫中庸曰凡事豫則立是非來者不豫也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呂氏曰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子義理未合所責于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待人可也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庶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矣雖怨詈猶將受之況而數乎

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曰小人懷土是非暴政不更其所也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論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則非不臣天子不事諸侯也

禮學彙編卷之六十四

禮樂彙編七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蓋倣儀禮經傳通解續通解之例而稍變通之分為六十一篇視朱子黃榦舊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變其名然往往參以臆見如王祭一篇鄭康成郊特牲註謂朝踐在堂饋食在室後儒相承初無異說而撝謙乃謂朝踐在室饋食在堂引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謂朝踐用醴醆醴醆在室戶內即知朝踐當在室饋食用粢醍粢醍在堂即知饋食當在堂今考儀禮特牲禮尊於戶東鄭註云室戶東少牢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鄭註云房西室戶東也是皆在堂之明證即此知醴醆雖在室而朝踐自得在堂醍粢雖在堂而饋食自得在室亦猶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行禮之地與設尊之地異所耳又安得以設尊之地即為行禮之地耶又鄭註司尊彝謂王以圭瓚酌鬱鬯后以璋瓚酌亞祼則再祼也今撝謙乃據大雅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之文增以賓祼為三祼

考周禮小宰云祭祀行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也小宗伯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註云將送也猶奉也祭事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大宗伯然則殷士祼將亦第奉而助王祼耳豈自行祼祭乎至所謂郊天當有十二獻不特爲經典所不載亦爲史志所不傳益不足辨矣夫三禮鄭註合經者十得八九而撝謙必一一反其說舍康莊而旁騖其惑於多岐亦宜也

儀禮節略十七卷圖三卷

（一）

〔清〕朱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儀禮節略序

正一身以正家國天下者其惟禮乎根本天載之精微窮極人事之曲折大之綱常倫紀細之度數采章三代而上上之所爲教化下之所爲習

尚出入乎大中至正之途此所以成一道同風之盛也自秦人崇尚刀筆以吏爲師於是乎禮樂崩壞而二帝三王之治不復矣二氏者出又復倡爲蕩滅禮教之說老子以

禮爲忠信之薄釋氏欲剗敬字棄曰呶呶詆吾儒爲無究竟之學而不自悔其爲無本根之學也禮根於天聖人發育峻極之道散寄三百三千之中禮在即道在禮之外無道見易象春秋輒嘆周禮在魯禮與六籍相經緯者也師以禮詔其弟子以禮問於師始於灑掃進退之可觀造乎動容周旋之中禮禮在即學在禮之外無學嘗竊怪

世之講學者言理而不言禮掇拾格致誠正之緒論以與即心即佛性命雙脩之徒爭長而角勝彼且謂高過大學縱使火其書箝其口滅其教而終不足以服其心苟試繩之以人親人長天秩天敘之大原彼必無能與吾道抗而吾儒之說乃可常伸於霄壤吾友朱可亭先生交予垂三十年京邸趾接促坐深談無虛日獨未嘗一言及道學乃

今讀儀禮節略一書嘆先生之酉意道學者爲最深因以知口給禦人詡詡道學自命者必非眞道學而道學眞種子實不絕於人世也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無違乎

禮事以禮葬之祭之以禮此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也紫陽志在綱目行在小學明倫敬身志行與孔子不殊是書一以經傳通解爲宗而刪繁舉要博采諸家附以獨見

所言皆明白洞達其志居然紫陽之志其學不愧紫陽之學不鄙寒陋命予序其簡端竊自念少失學問憚煩趨簡樂放誕而畏檢束坐是道不加脩垂白無所成立晉人禮

豈爲我設一語誤人實甚今雖悔之老矣無能爲已一旦以不學禮之人序言禮之書於此心得不愧乎廼區區之心竊於可亭有厚望焉三代下願治之主救時之相往往

不乏而以禮治天下者卒無其人獨一王荆公銳意以周禮治宋紛紛建置少成多敗豈周禮能誤天下哉誤解周禮者誤周禮耳吾夫子作春秋以禮正列國諸侯大夫有

禮者褒之悖禮者刺之春秋即夫子之禮書而敢詆爲斷爛朝報不知春秋惡知周禮故雖以過人之才徧讀古人之書又得九重爲知己而舉措乖違宋室訖不復振君子

觀元豐熙寧之代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斯人也可亭以公忠清愼受知

聖天子天子方欲大用先生此貞憲考度黼黻太平之一會已郊廟朝廷邦國聘享盟會軍

旅井田學校之禮當以周禮爲綱儀禮曲禮爲目博綜先儒之禮說參訂列史之禮志旁及百家稗官之雜記一器一物一名莫不辨其眞僞覈其體製究其源流通其條貫

不爲荆公之執固亦不爲叔孫通曹褒之苟簡原天地之性達萬物之情神明古先之制斟酌時務之宜持質文損益之平極輔相財成之用用以勸成不易之經參贊郅隆之治非吾儒之責而誰責耶不有重望於可亭先生而又將誰望耶獨惜乎紫陽之宗尚有善學紫陽者而勉齋之宗無復能爲勉齋是益重余愧也夫是益重余愧也夫

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楚黄同門弟黄利通書於西泠寓齋

子朱子於乾道五年著家禮而自序之曰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務本實以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書始成爲人竊去不及再加考訂晩更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編爲經傳通解勉齋黄氏續成之其書惟章句是正使學

者知有古禮而其宜於今與否固未嘗有所論斷也葢朱子于儀禮家禮皆有望於後人之損益折衷故疾革時命門人參酌儀禮書儀而行其意可見而要其定禮之大旨則不越乎家禮之序之所云而已矣今大中丞朱可亭先生撫浙之明年刊其所著

儀禮節畧二十卷行世葢合朱子二書而折其衷者隆元受而讀之既深服公用力之勤而又曉然于公所以化民成俗之道也昔者曾子有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之言儉與禮相提並論而各有所宜後人泥于其說遂謂禮所以救儉非所以止奢是大不然

夫春秋時之所謂奢者本有是禮而以下僭上如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之類是也故君子矯之以儉恥盈禮焉若今之習俗則本無是禮而妄爲奢靡行之既久習爲固然司風教之柄者但以儉示之不足以厭服其心惟斟酌古今定爲程式如射者之

有的然後奢靡之習不令而自止在易節之大象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此示儉示禮合而用之之道也公既勵羔羊素絲之風而又須布是書訓于蒙士其權衡諸禮皆與朱子畧浮文務本實之意脗合寓示儉于示禮之中所以化民成俗者至矣隆元

與公有蘭譜之雅而於分爲州民讀公之書被公之教將與鄉黨有志之士共卒業焉故爲之推論其大旨如此非敢言序也康熙五十八年冬十二月吳隆元拜書

序

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莫大乎禮盖禮所以宰制乎喜怒哀樂之情而實本乎人情之所當然檢攝乎氣稟食色之性而實由於天性之不容已故

正己率物化民成俗未有不準諸此也儀禮十七篇吉凶賓嘉咸備盖周公遺書秦火之後漢興惟魯高堂生演其傳鄭康成黃慶李孟悊孔頴達賈公彥諸儒先後為之箋

釋然循誦習傳躬行者鮮迨
宋司馬温公始本儀禮作為
書儀俾子弟遵而行之乃間
有不甚合於古者朱子蒐羅
考訂編家禮一書精詳該備
又嘗欲合儀禮禮記訂成一

書未竟其緒君子惜焉越數
百年吾師
高安朱先生折衷古今成儀禮
節畧二十卷大旨本於朱子
旁採歷朝兼稽近代凡於禮
有發明者薈萃極博審擇極

精其中儀文之詳晰器數之
綜核證據之明確論議之微
渺靡弗歸于至當可以見之
躬行是真足以集先儒之成
而合於時為大之旨矣夫民
風簡畧多緣於無文民俗侈

靡多始於無節而節文之準
非有深達典禮者為之觀其
會通解能斟酌盡善而協其
宜誠如是書酌古準今不泥
于成迹不徇於流俗貴賤可
以通行智愚可以共曉由是

洛遵勿失奚難共沐恭儉莊
敬之教而臻於變時雍之盛
哉是編為 先生撫浙時所
刊今命衛為序衛本菲才曷
敢序是書惟是恭承
簡命繼 先生而撫是邦夙夜匪

懈思以仰副
聖天子委任至意是編也足以補
裨
聖化用敢闡揚大旨廣布成書俾
各郡縣鄉閭家喻戶曉父兔
兄識因之草薄從忠咸歸醇

厚庶幾臻于一道同風之盛
而 先生經國善俗之意亦
藉是以仰答也夫
雍正丁未壯月彭城後學李
衛頓首拜撰

已亥冬吾師可亭先生以所纂儀禮節畧示滋且曰余甚憫夫世俗之越於禮也而將以是正之案牘旁午之餘丹鉛不釋手兩年於玆矣今書已告竣未暇爲圖然圖不可以已不者無能共曉奈何滋受而讀之品節詳明辨論晰斷以意揣之彷彿可得廼作而對曰昔紫陽授儀禮於信齋楊氏而楊氏爲之圖滋也非曰能之願學信齋可乎先生許之遂蒐輯齋中羣書得陳氏禮書圖聶氏三禮圖合以儀禮家禮諸圖参訂互考繪爲若干帙質之先生又刪其複者疑者若干存圖一百有奇爲卷三敢曰原始要終于以宣厥旨歸庶幾遵文譯畧不致茫無依據云爾

康熙已亥嘉平月朔旦受業王業滋謹識

儀禮節畧

凡例

一是書以朱子家禮爲綱旁及晉唐宋明諸禮書其近世儒者論說於禮少有發明輒隨所見採入至折衷聚訟以求適合則必以十七篇爲正鵠焉

一丘文莊儀節敷演明晰間有舛謬及詳畧未適悉爲增損辨正惟祭儀頗多槩置不錄

一杜佑通典臨議明辨他書弗及惜無善本魯魚亥豕多不可句篇中所引未敢意爲更定仍之以俟校正

一自儀禮不列學官習焉而得其解者罕矣是篇引述節畧雖片語單辭梳櫛必求其當若附會前人偏執已見則吾未敢

一是書務矯時弊力崇古道然古禮有必不可行近俗有必不可廢斟酌損益頗費研慮曲禮曰禮從宜孔子曰禮之中又有禮焉變而通之觸類而長之又非是書所得盡矣

一是書旣逐條辨晰更撥拾先儒時賢語爲餘論

餘者。正條所未盡也。附論。則一知半解。聊質之當代之學古者議禮云乎哉。

一士相見鄉飲酒二篇。朱子謂何處可行。今觀相見禮嚴肅簡易。何不可行之有。鄉飲酒獻酬煩多。聊存大概。而尊讓潔敬之義已具。

一喪期服其文人王帶存所述。其所未詳。更蒐輯羣論。附以己意。庶讀者無憾焉。

一儀禮禮記。言喪事幾半。而諸家之論。亦較他禮為詳。蓋送死大事。古人慎之又慎。亦辨之又辨也

是篇採錄頗衆。悉本健庵讀禮通考。

一是書原刻三卷。今增為二十卷。始事丁酉季夏。迄已亥秋而卒業。簿書鞅掌。日無寧晷。篝燈搜閱。隨手錄記。不復省視。舛誤實多。所望明禮君子。指摘而惠教焉。

栻記

儀禮節畧目錄

儀禮節畧第一卷

冠禮。

傳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鄕。此禮之大體也。

冠。男加冠也。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身及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

軾按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小功末。可以冠。是已大功不可冠。父亦必待大功之末也。然冠非昏比。子弟年旣及。卽當責以成人之道。今世仕宦南轅北轍。動經歲年。蹉跎悠忽。誤其子弟者不少。從權似亦無礙。然年未十五。又未可責以成人之道。故限以十五至二十。

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

內則二十而冠。始學禮。

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于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故十

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麤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所以責成人事。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旣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

夏小正二月綏多士。注謂冠子取婦之時。

軾按冠禮祝詞曰。以月之正。正月元也。加元服。用元月爲當。

擇日。

士冠禮筮于廟。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卒筮。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

軾按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占非一人。故曰旅占。今但筮于廟。不必旅占。主人有官職者公服。無職者盛服。或從俗擇日亦可。

丘文莊曰既有定日卽訪求合用之人措辦當用之物庶行禮之時不致失誤

合用之人

賓主人擇寮友親識習禮者爲之贊賓自擇之或主人自擇執事者用子弟爲之禮生今人家子弟未必皆習禮況禮多曲折非有引導唱贊者不能一一中節今擬請習禮者一人爲禮生引導唱贊如官府行禮之儀先期演習然後行之庶幾無失

合用之物

帷帳 席 盥帨具 冠 衣 履

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

主人謂冠者之祖若父及凡爲家長者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自爲主

丘氏儀節 序立男左女右世爲一行 主人盥洗 啓櫝 出主 復位 降神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酹酒盡傾茅沙上 俯伏 興 拜凡二 平身 復位 參神衆拜 鞠躬 拜凡四 平身 主人斟酒 主婦點茶畢 二人鞠躬 拜凡二 主婦復位 主人不動 跪 主人以下皆跪並拜 讀祝 俯伏 興 拜凡二 平身 復位 辭神衆拜 凡四 平身 焚祝文 奉主入櫝 禮畢

祝文 維康熙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孝元孫某官姓名敢昭告于顯高曾祖考某之子某若某親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于其首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若宗子自冠則云某以某月某日加冠于首

戒賓

戒告也告而請之也

古禮筮賓今不能然擇僚友中賢而有禮者可也

前期三日主人自詣其家請之地遠則遣子弟致書

士冠禮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此言戒賓之儀畧者蓋以宿賓之儀見之也必拜送者所以謝之凡拜送容者皆于其既退乃拜之故不答拜亦與于迎○也吉禮拜送者必再拜經或不見之文省耳

辭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不敢不從 布緇布冠也

前一日宿賓

或自詣家宿或子弟以書致辭

士冠禮 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

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辭。宿賓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

如主人服。即前元冠朝服。

陳設

如人家廳堂無房。各將帷幕隔之。無階級。用石灰畫而分之。凡冠者席與賓主位次。皆用灰依圖界畫。至日按畫敷布。長子席在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衆子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洗盆帨巾。設于東階下東南。又于便室。或用帷幕隔一處為賓次。詳見圖。

瓶按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廟。今人家有祠堂者。當于祠堂行之。

厥明夙興陳冠服

是日早起。用桌子陳當用衣帶靴履。用笥盛于房中。先衣皆東領。以北為上。又用桌子。設酒注盞盤于衣服桌子北。又按圖布席。其三加冠巾。各盛以盤。以帕蒙之。用桌子陳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

士冠禮夙興設洗直于東榮。榮深東西之兩端道。當也。謂設洗遙當東榮也。南北以堂深。疏堂深。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南北以堂深者。洗去堂遠近。取于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為度。水在洗東。水所以盥洗者也。洗棄水者也。盥不于盛水之器。盥水而盥。以洗承之。盥洗者宜西面。故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墉。牆也。東領統于主位也。北上。便其先取在南者也。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纁淺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也。韐合韋為之。爵弁不與衣陳。而言于上。以冠名服耳。

敖繼公日。爵弁。士之上服也。純衣。絲衣而緇色者。言裳于衣上。以其與冕服之裳同。尊之也。韐之制如韠。不曰韠者。尊之異其名耳。其在冕服者尤尊。則謂之韍。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皮弁以白鹿皮為冠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按皮弁不言衣。蓋亦用緇。其色如其裳。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

敖繼公曰。玄端。士之正服也。玄端玄裳。謂之玄端之服。其裳以玄者為正。若無玄裳。即黃與雜亦可。雜。前後不一色也。爵韠近裳色也。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

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注屬。猶著也。纁邊。組側赤也。○按

以組爲紘其色則中滷而邊側赤也緇布冠一纓一爵弁皮弁合笄爲四六者同一篋也敖繼公曰缺項者別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故名之曰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其兩端有隅別以物貫穿而連結之以固冠其兩相叉皆以纓屬之而結於頤下以自固蓋太古始知爲冠之時其制如此後世之冠縫著于武亦因缺項之法而爲之也纚舊說謂緇爲之纚長六尺則尚足以韜其髮矣然廣一幅則韜髮際而不足或亦缺其後與言纚于缺項二笄之間以見三加同一纚也紘笄之繫也以組一條爲之冠用纚笄用紘各從其便也

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以蒲爲席布于簞南二筵一冠一醴也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注側特也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勺升尊所以斟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爲之○按一

甒故謂特尊無玄酒也特尊升醴俱在服北勺所以挹酒者實實勺觶等物于篚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注匴冠箱也執之者有司坫在堂角待于西者西階爲賓位敖繼公謂賓專掌冠事使若賓之物然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注屨順裳色玄端玄裳故屨以黑絇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純之廣一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魁蜃蛤也柎注也以蛤燒灰而塗之使白也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黑屨青飾白屨緇飾則此纁屨當飾以白而白非所以爲飾也故越之而用黑三屨東之在裳之西冬用皮屨可也不屨繐屨繐非吉布故不用

主人以下序立

主人以下盛服各就位將冠者童子服在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于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宗子自冠則服如將冠者而就主人之位

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凡牆在堂上者謂之序堂下者謂之壁在房室者謂之墉在庭者謂之牆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注袗均也或云如袗絺綌之袗洗東于主人爲東面擯者玄端負東塾東西塾之北與東西堂相對而廣亦如之立于塾北而云負則塾之

崇其過于堂與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

賓至主人迎入升堂

賓既至宜暫于便處少憩以待主人之出主人將出時賓于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

丘氏儀節禮生唱序立主人立東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童僕重行在後擯立門外西向賓贊既至擯入至主前曰賓至唱請迎賓主人出門外見賓賓主相見賓西主東拜興拜興見贊者揖平身主人側身贊者報揖此揖乃作揖主人揖賓請行主人舉手拱揖請賓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此揖乃拱揖之揖非作揖也升階至階主人舉手揖賓請升凡三次

賓主各就位。主人先繇東階升。卽東席西向。賓繼繇西階升。卽西席東向。非宗子之子。其父立主人之右。贊者盥洗。贊者洗訖。由西階升。立于房中西向。擯者布席

將冠者出房。南面立于席右

【士冠禮】主人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謂大門之內。廟門之外。賓主于凡所行由廟之處則相揖也。至于廟門。揖入。三揖。入門左右之位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三分庭一在北揖。凡言三揖者放此。至于階。三讓。主人三讓而客三辭。故主人先升一等。而賓從之。凡讓升之法。賓主敵則主人先讓而先升。主人尊亦然。若客尊則客讓而先升。主人從之。天子之使則不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冠者適房。易服。納履出。

【丘氏儀節】禮生唱　賓揖將冠者卽席。賓舉手揖之。將冠者卽席。坐。將冠者卽席西向坐。贊者亦卽席如其向坐。櫛髮。贊者解其髮梳之。今不櫛。拂拭髮辮可也。櫛訖。贊者降。冠者興。行始加禮。賓詣盥洗。賓降階。主人從之。賓洗畢。復位。主人揖賓升。俱復初位。執事者進冠。以冠授賓。賓降受。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正容徐行。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詣將冠者前。賓向將冠者。祝辭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遂加冠。賓復位。揖冠者適房易服。冠者易服出房。出房南面立于席右。

再加三加。儀如前。

再加祝詞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祝詞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士冠禮】將冠者出房南面。注 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纚。疏 此二事皆勞役之事。故贊者爲之。賓降。主人降。賓辭。辭主人降也。主人對。注 對之辭未聞。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注 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注 冠。緇布冠也。賓右手執項。項。冠後也。左手執前。進容。徐進也。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注 卒紘。謂繫屬之。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與前進容同。謂舉止從容。容觀可觀。蓋示賓敬爾威儀之戒也。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

之儀。（注）降三等。下至地也。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

軾按（　）如加玄端士正服也。再加皮弁爲朝服。三加爵弁爲祭服。□謂三加彌尊也。（家禮）始加冠巾。服深衣。納履。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帶。繫鞋。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蓋宋制也。亦遞加而尊。今擬初加仍遵古制。照式爲緇布冠。冠畢藏之。孔子所謂不忘古也。服或用深衣。或鮮明布衣。再加禮冠。如綠纓帽。衣用緞紗。三加頂帽襴衫朝靴。若從簡。一加用頂帽襴衫。

三加畢。設醮席。

冢子設席于堂中少西。庶子則仍舊席。

乃醮。

酌而無酬酢曰醮。加禮于有成之人也。

（丘氏儀節）禮生唱。行醮禮。贊者酌酒。贊者酌酒於房中。出房立於冠者之左。賓揖冠者。即席。賓舉手揖冠者立席右南向。賓受酒。贊者授酒授賓。賓受之。詣醮席。北向。祝醮。賓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冠者升席。南向。受酒。賓復位。東向答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薦脯醢。贊者以楪盛脯自房中出。冠者進席前。跪。祭脯醢。冠者左手執盞右手執脯醢楪。置于席之前。祭酒。傾酒少許于地。興。退就席末。跪。啐酒。飲酒少許。興。降席授盞。以盞授贊者。執事者徹脯醢楪。冠者拜賓。冠者南向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東向答拜。拜贊者。冠者略側身西向拜贊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立賓左。東向少退答拜。

按家禮本書儀。略去儀禮薦脯醢一節。然祝云嘉薦令芳。古註謂脯醢芳也。若去薦脯醢一節。則此一句爲虛設矣。今補入。若從簡省。不用亦可。

（士冠禮）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

柶覆之面葉。按側。特也。一人特酌。無佐之者也。柶所以扱醴。下端寬如葉形。謂之葉。上端則所執之柄。謂之枋。贊酌醴于觶。加柶于觶上。其葉覆而不仰。面前也。葉向前。枋向後也。贊者面葉。授賓。賓得之面枋。賓授冠者。又面葉。便于執以扱醴而祭也。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贊已加柶矣。此又云加者。見其更爲之也。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注）贊冠者薦進也。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祭脯醢以脯醢而祭之。古人飲食于其重者則有祭。祭脯畢。又以柶扱醴而祭之。疏云。祭醴三者。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興。筵末坐。啐醴。少嘗也。捷柶。捷字義未詳。昏禮作建。謂豎而置之觶中。不復執也。降筵。坐奠觶。拜。執觶

興賓答拜。

軾按儀禮加冠畢醴冠者祝辭甘醴惟厚云云此經正文也後云若不醴則醮醮之禮同醴惟用酒而儀物稍繁又曰若殺云云殺者殺牲也前所云醮不用牲殺又加豐矣禮經之意蓋謂醴近質言欲加文醮可也殺可也朱子本書儀不言醴而言醮祝辭甘醴惟厚改云旨酒既清其儀物則較儀禮之醴為更簡儀禮醴用脯醢家禮書儀并此去之丘氏以祝辭有嘉薦一語補薦脯醢甚當今禮

廢已久驟欲復古只得從簡依家禮行之。

儀禮三醮祝辭始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誠也。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時是也。格至也。再醮曰旨酒既湑。湑亦清也。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賓字冠者。

丘氏儀節 禮生唱。賓主俱降階。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 冠者降階。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 祝辭。賓祝辭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叶音古。永保受之。伯某甫。仲叔季唯所當。 冠者對辭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冠者拜賓不答。按家禮無此再拜之文。今補之者。蓋以下文冠者見于鄉先生有拜焉。且拜而不答。況賓祝之以辭乎。 禮畢。

賓出就次。

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出就次。

丘氏儀節 行禮畢。賓揖主人。 賓曰盛禮既成請退。主人揖賓曰某有薄酒敢禮從者。賓辭曰某不敢當。主人請 曰姑少留。

賓曰敢不從命。主人乃舉手揖賓送出外。賓從之。主答之。揖。平身。賓主對揖。

主人乃退。命執事治具。

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

陳設如常儀。

丘氏儀節 主人以下盛服序立。男左女右。 盥洗。 啓櫝。 出主。主人出考主。主婦出妣主。其餘子婦出祔主。各置正位之左。告畢。 復位。以下。主婦先降 復位。 降神。執事者洗手。上階開瓶實酒于注。一人奉注詣主人右。一人捧盞盤詣主人左。 主人詣香案前。 跪。 焚香。主人焚香畢。左執事者跪進盞盤向主人。右執事者跪進酒注。主人受注。斟酒于盞。反注于右執事者。取盤盞自酹之。二執事者皆起。 酹

酒（主人左手執盤右手執盞盞酹茅沙上畢置盞香案上）俯伏興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參神（主人以下凡在位者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斟酒（主人自執酒注斟酒于逐位神主前盞中先正位次命長子斟諸祔位之卑者畢主人稍後立）主婦點茶（主婦執瓶斟茶于各正祔位前盞中命長婦長女斟諸祔位之卑者或命子弟捧茶托主婦捧盞逐位以獻亦可畢主婦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婦與主人並立再拜主人不動）主人跪（主人跪）告辭（有祝則日宣祝）曰某之子某（若某親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宗子自冠則止日某今日冠畢敢見）俯伏興平身 復位

冠者見（冠者兩階間再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辭家）

自冠去興平身復位（冠者見鞠躬五句）復位 辭神（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有祝文則日焚祝文）奉主入櫝 禮畢

冠者見于尊長

父母堂前向南坐其餘親戚依次坐冠者拜父母凡四拜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凡二尊長為之起宗子自冠有母拜母如儀族人宗之者來見宗子西向拜

（按禮冠者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謂婦人者每以為疑者考周禮九拜曰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稽首者頭至地而留也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頓頭俱至地稽則留地稍久頓至地即舉若以首叩物也空首拜頭至手書所謂拜手也振動者戰栗變動者書曰王動色變是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期以下拜是也凶于三年之喪故曰吉凶拜稽顙而後拜斬衰拜也奇讀基與褒對一拜也褒讀報也謂再拜也肅俯下手也九拜稽顙最重空首輕肅尤輕冠禮所謂母拜肅拜也冠者見于母母起立而與為禮也古人席地而坐有所敬則伸腰而起兩膝抵席拜則俯下手頭不至地樂府所謂伸要再拜跪是也今不地坐但起立曲身又手引下前裙袂地而已詳見後）

乃禮賓

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

○親朋有來觀禮者亦併待之

士冠禮 主人禮賓以一獻之禮酬束帛儷皮歸俎

孝感彭魯岡曰此不必拘以貧富為豐約可也

丘氏儀節 （主人至客次迎賓主人先行客從之儐贊冠者及諸親朋各以序隨至堂階主人以手揖賓請升賓辭讓主人先升自東階賓繼升自西階贊以下各以序升就位以下各就位如常儀）致辭（主人拱手向賓前）曰某子（若孫姪隨所稱）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謝）主人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答拜）謝贊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謝儐同上若贊儐中幼不敢當拜揖之可也）主人獻酒 賓酢酒（主人獻贊儐以下如常儀酒遍）請升席（主人自席末先升賓次升贊儐及陪席者以次皆升坐）行酒（酒或三行或五行冠者及執事者行）進饌

或三或五醆爵。奉幣。執事以盤奉幣進。主人受以獻賓。賓受以授從者。賓謝主人。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答拜。以次奉贄者償者幣。及贊者償者謝主人。

主人答拜。皆同。送賓于大門外。揖。平身。侯賓上馬。歸賓俎。

軾按奉幣當在獻賓後。

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丘氏儀節 冠者見鄉先生及父執友。鞠躬。拜。凡二。平身。先生答拜。若有教言。則對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祇奉。鞠躬。拜。凡二。平身。先生不答拜。

丘文莊謂鄭氏家集。有或因事故倉卒。簡便行禮

之儀。今恐人家有力不能備禮者。畧倣其儀。別為儀節以附其下。

儀節 是日夙興告祠堂。如朔日之儀。不用祝。先期擇親屬一人為賓。子弟一人為贊。一為禮生。主人立堂下東階上。賓立西階上。

禮生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執事者。布冠者席于主人後少北。將冠者。即席坐。行加冠禮。賓盥。進冠。執事者捧進冠賓受之。至冠者前。祝辭。用始加之辭。如賓不能祝。不用亦可。遂加冠。復位。冠者適房易服。冠者改舊服者。將服納靴。出。降西階立。少東南向。賓字冠者。

賓主俱降階。祝辭。用前辭。若賓不能祝。只曰。字汝曰某。冠者對辭。

若加冠無祝辭。亦不用。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冠畢見于祠堂尊長。但如上儀。

笄。女笄也。

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及嫁亦笄。

母為主。行于中堂。與宗子同居。則于私室。

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

賓。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為之。遣人致書以請。

陳設。依圖界畫。如眾子冠禮。

厥明陳服。以盤子盛冠笄置西階下。

序立。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房中南向。

賓至主婦迎入升堂。不用贊者

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易服。祝用始加之辭。不能則省。

按祝當別爲辭。論見後。

丘氏儀節 序立 主婦東階下少東西向。女賓連行在後。北上。 賓至。 請迎賓 主婦出中門見賓。 賓主相見。 拜興凡四。 請升堂 賓主各就位 主婦東。賓西。 布席 侍者布席于東階之東少西南向。 將笄者出房。 侍者奠櫛 侍者取梳篦之類。置席左。 賓揖將笄者即席 賓以手導將笄者即席西向立。坐。笄者坐。侍者亦如其向坐。 櫛髮 侍者櫛髮解髮梳之。合紒爲之合髻。 行加笄禮。 賓降盥洗 賓降階。主婦亦降。洗訖。 復位。

侍者進冠笄 侍者以冠笄盤進。 詣將笄者前。 祝辭 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遂加冠笄。 賓復位。 笄者適房易服。出。服上衣。

按侍者代贊。旣不嫺禮儀。且無如向並坐之理。用年幼婦人之明禮者爲贊可耳。

乃醮

丘氏儀節 行醮禮。 侍者酌酒立于笄者之左。 賓揖笄者即席 笄者立席右南面。 賓受酒。 詣醮席。 祝辭曰。旨酒旣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笄者拜。興。拜。興。拜。興。拜。興。賓不答拜。坐。笄者坐。 受酒。 祭酒。頭少許于地。 啐酒。略飲少許。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賓答拜。

乃字

丘氏儀節 賓主俱降階 賓西。主東。 笄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 祝辭 賓祝曰。禮儀旣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女士攸宜。永受保之。曰某。 笄者拜。興。拜。興。拜。興。拜。興。賓不答拜。 禮畢。

主人以笄者見于祠堂

丘氏儀節 序立。 盥洗。 啓櫝。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告辭曰。某之第幾女某。今日笄畢。敢見。 俯伏。 拜。興。拜。興。 笄者見。立西階上少東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主人主婦揖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禮畢。

笄者見于尊長。

乃禮賓。

以上皆如冠儀而少省。

餘論

後漢何休冠禮約制 賓至。再讓坐定。執事者曰。請

行事。主人跪告辭（跪。坐而起也）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
敢諾。賓起立西序東面。冠者與。西鄉拜賓。賓答拜
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向筵坐。賓跪曰。吾
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向
筵。就事。執爵跪向冠者祝。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
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冠者還房。自整飾出
拜父。父爲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如常。入拜
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姉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
冠者出更設酹爲勸。乃罷。翼日有祭事。白告祖考

朱子曰。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
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
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將哀痛中。少有心
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
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又曰。向見南軒說冠禮
難行。予曰。冠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
弟戴。有甚難。

呂忠節曰。孩而失。曰未童。童而失。曰未成人。冠則
成人矣。乃至不能亭亭楚楚。挺然爲天地扶正氣
而以流俗終。不負頭上冠哉。此禮久廢。亟宜復。

呂豫石曰。如貧愚不能如禮。亦須請至親有行一
人。告于祖。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者。即是
若貧家更須簡便。只于祖先告拜行之。亦可。

陳氏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人人可行者。貧人
自率其子。告于家廟。而申命之。則其家雖無力成
嘉會。要于冠禮之意。何不可行之。有。惟簡也。故能
徧。

溫公書儀。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于廟。今人旣少

家廟。其影堂亦偏隘。難以行禮。但冠于外廳。笄在
中堂可也。

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
御。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陳用之禮書。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
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
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喩其志者。如是
而已。

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

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彌下也。始祝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順爾德。三祝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也。

朱子曰冠昏之禮。如欲行之。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加冠之辭。出門之戒。若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今只以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又云。古之祝辭。本爲雅妙。若冠者未能通曉。反無以示儆勵期祝之意。不若本其旨義。衍爲明白通

俗之語。且因人而施。如儒生則期以遠大。農商則勉以勤儉。而孝弟忠信之戒。則通用之。似于啓導爲切。

（呂坤四禮疑）五祝。教成人也。詳于德。而畧于福。不亦可乎。眉壽萬年云云。胡以然也。○古人祭禱無事不及福。非不求所爲之義。余以爲丁寧告戒。望以成人。明切猶恐不喩。况詞既文且迂。非士人講求不能通曉。何能激發童子哉。今擬祝詞隨便戒勉。各[illegible]丁童子之身。如有國有家及士農工商之類戒勉。務有警惕。不必泥古。

（書儀）古禮用醴。或用酒。醴一獻。酒三獻。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改醴辭曰旨酒既淸。

以財酬賓。需時隨意。君子使人。必報之。至于昏喪相禮。皆有以酬之。若主人貧窶。相禮者亦不當受也。至索取決不可。

陳用之曰。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繁。所以示文

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

與贊冠者爲介。蓋君子之于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饗送者。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

呂叔簡曰冠拜父母四。餘尊長皆再拜。不四也。見鄉先生父執而四。濫矣。聞教又再拜。不亦瀆乎。今擬于鄉先生父執。初見再拜。有教再拜。年長一倍。跪而扶之。再倍。揖而受之。可也。若行輩之長者。雖位尊皆答拜。献按見于兄弟姑姊。猶且拜之。况鄉先生而可不答乎。聞教又拜。不答可也。

沈鈍翁疑冠義母拜子。曰母之拜子。先儒訓詁紛

然有謂毋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申斯須之
敬者有謂嫡長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于餘子者
此其說皆非也夫釋經而不求原委之所出宜其
紛然倍謬如此也如以謂從子則禮所謂從子者
謂婦人不專行夫死則家事聽諸子而已非拜其
子之謂也如以為代父承祖則承祖者所以承父
也而可不母其母乎恐先王教孝之道不當若是
也夫冠之與昏一也士冠禮冠者取脯降自西階
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為

母者答拜其子之明文也又昏禮婦奠棗栗舅坐
撫之興答拜婦徧姑之饌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
此舅姑答拜其婦之明文也蓋冠昏大禮也雖父
母舅姑無端坐而受其子婦之拜者儀禮之文詳
而小戴禮之文畧不求諸儀禮而附會小戴禮之
說此所以遂多倍謬也惟孔頴達謂拜受祭脯非
拜子者差得之然亦未祭冠禮之全文故猶不免
遷就其辭也
冠禮疑笄祝笄而醮祝可已也又用冠禮祝辭誰

制斯禮也而迂若是○按笄祝當如施衿戒詞用
男冠辭洵迂
男女與拜拜與男子之禮也婦人非喪不拜手至
地頭不下非重喪不稽顙（手不至頭不至地）其拜手稽顙也俯伏
四叩而已（今之磕頭）○家禮會成士婦迎客拜興四女
子既笄拜與亦四非禮也始于魏馮胡諸后僭天
子之拜詔命婦朝賀與男子同北人至今猶然而
男女無別矣今宜叉手低頭屈膝深深四肅拜爲
丘文莊有見舅姑當拜手之說則昏義扱地之文

叩頭是已
朱子語類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如
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及
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
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
欲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
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
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
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

剔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又云。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

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安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

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

爲問。予即略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做此。以免于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東坡云。土木之像。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享之。是俯伏匍匐而就地。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子方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

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小土偶以
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
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
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
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
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
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繆。爲之喟然太息。姑記
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
來者考焉。

附論。

冠不可廢。

軾按禮始于冠。冠之不可廢。先儒言之詳矣。或曰
今襁褓稚子。輙加巾帽。一旦律以古禮。其誰從我
竊謂童子若以寒不能不帽。斷不可如成人冠。另
製一種。或緞或布圈帽。待十五六時行冠禮。蓋至
此始加禮服。而祝之醮之。使知成人之道。庶不致
滅禮而近于禽獸。丘氏謂當於將昏時另行冠禮。
亦似可從。

筮賓。

賓非一賓也。故既戒而筮之。筮之者。于衆賓中擇
正賓也。今有德而嫻于禮者絶少。則筮可省。

坐冠。

呂叔簡曰。跪。起也。古人地坐。起則跪。今不席地久
矣。跪櫛髮合紒加冠。憒乎。坐櫛立冠。未聞其病。蓋
也。軾按高坐而起則立。地坐而起則跪。坐而冠。坐
即跪也。謂起而不立也。不可以坐地而冠。又不欲
以立煩賓。故跪焉。今不坐地。自當立而冠。○自坐

言之。則跪下于坐。立又下于跪。蓋坐而起敬則跪
敬之至則起立。自立言之。則立下于坐。跪又下于
立。一人地坐。一人立其前。有似于俯臨者。故尊者
之前。不敢坐。亦不得立。跪焉而已。故曰授坐不立。
授立不跪。此所言跪。非跪拜之跪也。

字冠者。

【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疏】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注云。生無名。不可
分別。故生三月而名之。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輩

不可呼其名故字之曰伯仲叔季而五十轉尊直
以伯仲別之而捨其字要尊盡曰冠而字少者但
稱其字如顏淵季我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
如伯牛季路之類耆艾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
其次如單伯管仲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
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
殷道也軾按字尊稱也子思稱祖曰仲尼仲尼孔
子字非伯仲之仲也又古人有即伯仲爲字者漢
祖字季是也字之猶稱之稱以諱其名不必以年

別甫父也尊之至也今人曰某翁某老亦猶甫之
意與

禮賓

呂叔簡曰冠既辭醴僞也受幣不辭鄙也不如辭
幣軾按禮之爲禮辭讓而已矣以辭爲僞則亞于
威儀亦非僞矣是老莊之見也束帛儷皮行于獻
賓之後未卒爵之前所謂侑幣是也辭醴不辭幣
所重不在幣也如呂先生言是重幣矣又未離乎
世俗之見也夫

冠者見

見即拜也不行拜而不拜者故不言拜而言見
不然冠時兄弟具在焉用見爲或曰謂見兄爲拜
是已謂拜弟可乎子曰兄弟云者就所見之諸昆
言之如冠者爲叔伯仲皆見也而伯又爲仲之兄
仲又爲伯之弟凡一從再從者俱統之以兄弟云
故後入見姑姊不言妹敖氏集說謂妹未冠不與
爲禮則弟亦不與爲禮可知已然則經何以云答
拜蓋冠者拜兄兄以其成人而與爲禮故亦再拜

此再拜蓋兄與冠者互拜也冠者答拜則兄受而
無辭答者謝也謝兄之與爲禮也今卑幼見尊長
尚循此禮至北面拜母非送脯也而適執脯故就
脯言之意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跪奠脯再拜與
執脯進于母母使人受之子又拜母亦起而拜有
似乎拜受拜送者然取脯而進之母者告冠也母
受脯而拜者如已冠而禮之也母又拜者謂母之
拜乃俠拜非子既拜而母又拜之謂見于姑姊如
見母注云如見母者亦北面亦俠拜竊意見姑姊

不當北面。且母拜受冠者拜送。䟽補言之。見姑姊。則何受而何送焉。姑雖尊。不得比于母。姊則猶乎兄也。不但見姑姊不如見母。即見姊亦不得同乎見姑。禮經謂姑姊之依拜如母。非冠者見姑姊如見母也。又禮無見父之文。豈有見于兄弟。見于姑姊。見于鄉先生。而獨不見其父者乎。若云父主冠。故不見。則兄弟具在。又何以見也。或曰凡冠者見。皆先拜冠者。父至尊。不得行此禮。故不見。無論見即拜也。先拜之說。乃後儒杜撰。即使所見皆先拜。

以父之尊。何不反此而行之。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今終冠無父一䛐。可知禮經殘闕。非復周公之書矣。

以喪冠。

雜記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吕叔簡曰。冠吉禮也。終喪而行何害。以喪冠。是凶于吉也。軾按以喪冠者。因喪而冠。冠以喪之冠也。所重乎冠者。蓋將責以為人子為弟之道也。今遭父母喪。子道終矣。而可不責以盡哀盡禮乎。喪禮童子不杖不廬。

假而年二十矣。未冠而遭喪。將仍童子之。而任不喪不杖乎。喪且杖矣。而不冠得乎。其為支子。猶之可也。傳重者。可不冠。而饋奠拜賓乎。此喪冠之所為不容已也。然則用賓介乎。否乎。祝之乎。字之乎。醴冠醴賓之儀。殺不待言也。曰以喪冠。即用喪賓可也。三加之辭。戒也。非祝也。吉月令辰。壽考胡福等語。無庸也。字之曰某甫。字之辭。可省也。

大功末可冠。

雜記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

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軾按大功之末。止可冠子嫁女。小功即取婦可也。謂子與其為父可知。經文添出父字起下文已字也。謂小功之末。不但可取婦。即已亦可取妻也。或曰。父之大功。或即子之小功。父大功不得取婦。已小功取妻可乎。曰。父可取婦。子不可取妻。不得取也。子可取妻。父不可取婦。亦不得取也。內外之服。不必定是子降于父。有父重而子輕者。有子重而父輕者。有父有服。而子無者。有子有

服而父無者經蓋就父言父就子言十非合父與子言之也

婦人執禮

儀禮 女子十有五年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注 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謂未許嫁而笄則不成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也 疏 既未許嫁雖已笄猶以少者處之故既笄之後復去笄而分髮為鬌紒也 ○按所貴乎賓者謂老成典型堪為小子師耳

故戒賓辭曰願吾子之教之也願吾子之終教之也不然正纚加冠一僕隷任之有餘焉用賓為女之笄猶男之冠也許嫁而笄與未許嫁笄均笄也婦之賢而習禮者求之姻親中恐不易得今以家之諸婦執其禮能必其賢而習禮乎將不擇而使之乎所為不待許嫁而笄者欲早責以成人之道也而苟簡若是是不以禮教也何如不笄且與其使諸婦也何如母自為加竊意經言婦人執禮謂加笄母為主而賓以女父不與焉非未許嫁不戒賓之謂也燕則鬈首者謂笄後有事則笄燕則卸之若去已笄猶以少者處之則何不待許嫁而笄乎今俗親迎有期而後笄似乎可從蓋婦人外成未嫁尚可少寬其責也

冠義

傳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 ○今按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說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

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孔疏曰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

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遠於年，王月言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愛於時以農事棄日也。不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袞職。袞天子之盛服袞職謂天子之職業也是字本闕今補或曰當作一心。欽若

昊天，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鄭曰饗賓也主於賓以一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皆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

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疏曰此條論第二所加之冠自天子達於士以其質素故三王同之無所改易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或謂委貌為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今文爲斧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始冠緇

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疏曰從諸侯達諸士始冠皆用之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疏曰諸侯緇布冠雖繢緌爲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玉藻○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爲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爵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

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不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冠者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醴及饌具未闕喪之先既已陳設今皆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清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旣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服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疏曰諸侯大夫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之或弁或冕之服於太廟之中歸設奠祭

於巳宗廟但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但使人酌酒以飲巳而無醮酢皆以榮君之賜更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言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吉冠也父曰醴是古之禮故爲重醮用酒是後代之法醴爲輕明不改冠○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疏曰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然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二月數多七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

司諫魯襄公九年十二月晉悼公以諸侯之師伐鄭而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春秋左氏傳○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貌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喩自潔脩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敎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露蔭也○國語

儀禮節畧第二卷

學義

朱子集諸經之言學者為學義。自灑掃應對之末，以至天人性命之微，所以教人，至矣備矣。今擇其切近于下學者二十三章，附諸冠禮後。蓋既冠必責以成人之道，未冠先觀以弟子之則也。

學則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極，盡也。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容，而盡受之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有常而後能成其德也。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也。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蚤作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埽席前曰拚。盥，澡手。漱，滌口。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共，供也。共盥，謂共先生之盥器也。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謂廣拚內外，不止席前也。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鄉，讀向。○作，謂變其容貌。

受業對客。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紀，序也。謂先從長者教之。一周之外，則不必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必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以此為紀，綱然後可興也。興，興起為善也。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者，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應且遂行者，先生呼之，隨應隨行也。既受命，求雖不得，必以反白。反坐復業。既受教而反坐也。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師出則皆起而送也。習業至食時，則罷而食也。

饌饋。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饋謂選具其食。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胾謂肉而細者。遠近醬食之便也。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醬當作漿。○是謂胾也。禮三飯乃止胾，而辨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胾而食終，乃言酒漿，明在胾外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

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三飯食必三毀斗也。挾猶箸也。匕所以載鼎實者。貳謂再益也。食盡曰嗛。視有盡者則益之。齒次序也。如米肉同盡。則先益米後益肉也。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板祭。漱祭未詳。○既食畢。撤席前并擭飲所祭也。

食。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恐汚席也。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不以手。當以挾也。隱肘。則太佚也。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振衽掃席。謂振其衣衽。以拂席之汚。賓客食畢。亦自徹其餽。并謂藏去也。

灑埽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攘袂者。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寬。故播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揲。舌也。既灑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而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忒也。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從前埽而却退。聚其所埽穢於戶內也。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于箕。板板。時以手排之。適己。向己也。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

執燭

暮食復禮。謂復朝食之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于坐之所也。櫛謂燭盡。祭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句。曲也。舊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勢曲如矩也。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緒。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請衽。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裝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退習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弟子職

差等

人生十歲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始成人血氣未定故曰弱時可加冠於首也。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智慮氣力強可仕也。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耆者至也一云耆者久也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八十九十曰耄。耄惛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期滿所望也頤養也。○曲禮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疏曰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某甫之字而直以伯仲叔季別之至死而加諡凡此之事皆周道也。○檀弓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為節因宜有所尊。○曲禮

品節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立宜正向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劍謂挾於脇下如帶劍也長者負兒之時頭頭與語必教之使掩口而對恐氣觸尊者也。○張子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曲禮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裘帛溫傷壯氣也絇屨頭飾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玉藻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趨徐趨也弟子不得與賓主參預禮但給役使故宜驟走不得趨翔為容也。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不敢用賓主之禮。遇於道見則面。尊者若見己己則面見若尊者不見己己則隱不敢煩動尊者也。不請所之。不問所往也。喪俟事不植弔。植讀特○亦不敢煩動也事朝夕哭時。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尊長或使彈琴指畫則為之可也手無容不弄手也翣扇也雖熱亦不敢搖扇也此皆尊敬所以為敬。寢則坐而將命。坐跪也尊者臥傳辭當跪前不可以立恐臨尊也。侍射則約矢。凡射先設箭在中庭上耦一矢下耦又進取一矢迭更而進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迭進取一時并取四矢故云約矢。侍投則擁矢。投投壺也擁抱也矢投壺箭也尊者委四矢於地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勝則洗而以請。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弟子酌酒不勝者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但當洗爵而請問何所行觴也。客亦如之。若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

如卑侍之法。所以優賓也。○今按此二句。皆是卑
者與尊者爲耦而射及投壺。若已勝而司射命酌
則不敢賞它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
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它弟子酌而飲已。必自
洗爵而請自飲也。 不角。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
注云宜爲非是。 客飲加獻酬之爵。不敢用
角。不擢馬。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專之。○
也。疏曰。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
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
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
成定勝也。今若卑者則雖得二馬。亦不
敢徹尊長馬足成已勝也。○並少儀

灑埽應對進退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鬣謂
帚也。帚恒埽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擖舌也。持箕將
去糞者。以舌自鄉。○疏曰。氾廣也。廣埽內外俱埽。

拚則但埽席前也。○少儀。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
埽席前曰糞。兩手奉箕。故加帚箕上。謂初執而往
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擖。厥中有帚。○疏曰。膺胸
前也。擖。 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箕舌也。 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
埽而卻行之。○疏曰。拘障也。當埽時卻退。以一手
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退。故
曰拘而退。 以箕自鄉而扱之。扱讀爲吸。謂收糞時也。箕收糞若以鄉尊者。則不恭。
○奉席如橋衡。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
橋井上㮮槔。衡橫也。奉席如橋之
橫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順尊者所安也。衽臥席也。
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
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見父之執。不

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
孝子之行也。○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
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爲。 ○從於先生。
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
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
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爲遠視不察有所問。 ○將即席。容
毋作。作謂顏色變也。 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撥發揚貌。 足毋
蹶。蹶行遽貌。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
坐盡後。疏曰。虛坐謂非飲食坐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 食坐盡前。

疏曰。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
近後。則濺汙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
去席尺是也。 坐必安。執爾顏。安謂不動。執猶守也。 長者不及。毋儳
言。儳言。儳長者之先而言也。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謂取人之說以爲己
說。 毋雷同。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 必則古昔
稱先王。○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疏曰
踐。蹋也。後進者不得蹋先入者屨也。踖猶躐也。將
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己位上。不發初從上也。既不
踖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就己位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
焉。終則對。不敢亂尊長之言。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
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

席。言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席端。無使有餘。蓋欲得親近。若扶持備顧問。見同等不起。蓋言同等後來者。任其坐於下也。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意。○疏曰。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為燭。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嫌有穢惡。○以上曲禮。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疏曰。洗謂洗足。盥謂洗手也。與尊者盥洗。及執飲食。俱不以鼻嗅。○少儀。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端謂別語已。更謂他事。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禮尚謙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亢禮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

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噭。號呼之聲也。淫視。流動邪睇也。怠荒。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行倨。慢也。跛。偏任也。立當雙足竝立。不得挈舉一足一足蹋地也。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伏。覆也。髢。髲也。毋垂餘如髲也。免。去也。褻。袒也。○以上曲禮。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不請退者。去止不敢自由。欠伸以下。皆解倦之狀。運。動也。澤。光澤也。玩其劍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脫屨於戶內。屨常在側。○少儀。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長者在堂。則侍坐者脫屨於階下。不得上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謂猶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謂長者送之也。不跪者。若跪則足嚮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今按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雖降階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曲禮。

○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在。在內也。後來之眾。皆說屨於戶外。○少儀。

侍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疏曰。先飯若嘗食然。後已。若勸食然。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

數噍。毋為口容。數噍。謂數數嚼。口容。弄口。客自徹。辭焉則止。主人辭其徹。○少儀。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謙也。玉藻。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以其禮於己。不隆。○曲禮。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陰陽所成。非人事也。火食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故先嘗之也。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恭也。弗致者。謂不置于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疏曰。食瓜。亦祭先圜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上環是蒂間。下環是脫華處也。○今按頭村謂蒂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污。故以為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為手所持處。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玉藻。

○侍飲於長者。酒

進則起拜受於尊所。近尊爵長者故往於尊所爵長者而拜也。長者辭。

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不敢先尊者盡。

爵曰釂。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偶坐不辭。偶。燒也。本爲長者設。辭之爲長者嫌。或彼爲客設饌而名已往燒共食。○以上曲禮。

通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思。計慮也。人心有所計慮。則其形狀必端愨也。安定辭。審言語也。安民哉。言人能如此上三句者。則可以安民哉。○或問敬。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問一。曰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呂大臨曰。毋不

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所謂大人正已而物正者也。以我對彼。我安則彼安。此修已以安人也。推我之所安而天下平。此修已以安百姓也。天下至大。取諸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於曲禮首章言之。○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慢逆事。○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安而不侵。畏而愛之。是以親褻而情親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積而能散。謂已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爲傷平也。很。鬩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鬩于牆。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辭達則止。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疑事毋質。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疏曰。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已知。故戒之。直而勿有。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不疑在躬。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不度民械。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爲不欲校人之强弱。不願於大家。大家之富。不可願羨。且嫌不審也。嫌有貪欲僭竊之萌。不訾重器。不訾。毀重器。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舊事既非

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不戲色。戲色。謂嬉笑侮慢之容。○毋拔來。毋報往。拔。赴。皆疾也。來往不可卒也。毋瀆神。瀆。謂數而不敬。毋循枉。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當求自伸。毋測未至。測。度也。孔子所謂逆詐億不信之類也。毋訾衣服成器。與不訾重器之意同。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即上文疑事毋質之意也。此三節十七事。皆非謙遜謹厚之道。故戒之。○少儀。○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呂大臨曰。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之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者也。忠。謂盡心於我者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盡心於我者不竭。是全于倦而難繼也。酬酒不擧。三爵而油油。是

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力致。則不至于不曲
能勉而絕也。詩云有朋友來也。無戒是也。○禮
傳曰。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敎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
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
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
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故君
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
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

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人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
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
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
志不懾。○曲禮。

容節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舉欲遲也。手
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邪睇而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
咳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應氏曰。德謂中立不倚儼

然有德之氣象。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立如齊。
磬且聽也。齊謂祭祀之時。燕居告溫溫。告謂教使也。○凡祭容貌顏
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羸憊貌。瘦瘠也。色容顛顛。憂思
貌不舒暢也。視容瞿瞿梅梅。不審貌也。○疏曰。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
昧也。言容繭繭。聲氣微也。○疏曰。繭繭猶綿綿。此上四句皆爲喪容也。戎容暨
暨。果毅貌也。言容詻詻。教令嚴也。色容厲肅。[illegible]貌也。視容清明。
察於事也。立容辨。卑毋諂。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諂爲傾身以有下也。○諂讀
諂。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搖也。時行。時而後行也。盛氣顛
實揚休。顛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玉

色。正不變也。自立容以下至此又通言之。○玉藻。○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立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曰以服之精麤爲序。○賓客主恭。祭祀
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詡謂言語敏大而有勇。軍旅思險。
隱情以虞。險阻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優
游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
充滿者。兵革之色。○臨喪則必有哀色。介胄則有
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配。介甲也。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
人。失色謂失其所當。如臨喪不哀。軍旅不嚴之類。○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

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少儀。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而不過三丈六尺。鄭注曰立視五巂。彼在尊上。與此不同也。○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周禮大祝

居處齋潔之事。

君子之居恒當戶。鄉明也。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浴用二巾。上

絺下綌。刷去垢也。○玉藻。○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論語

步趨奉持之容。

步中武象。趨中韶濩。佩玉之聲。步則中武象。趨則中韶濩也。○君與尸行接武。疏曰。二足相躡。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大夫繼武。迹相及。士中武。疏曰。中。猶間也。每徙足間容一足地。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迤也。毋移欲其直且正。不邪低搖動也。欲或爲數。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疏曰。圈豚行者。言徐趨法。曳轉足循地而行也。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如水流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言未坐時也。端行頤霤如矢。疏曰。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如矢者。身趨前進。不斜如箭也。弁行剡剡起屨。弁。急也。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屨常起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疏曰。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根。行不離地。舉足狹數也。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恭慤嚴正貌。朝廷濟濟翔翔。玉藻。帷薄之外不趨。帷幔薄簾也。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城上不趨。於迫狹無容。執玉不趨。志重玉也。執龜筴不趨。於重器無容。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

又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曲禮

言語之禮。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適有喪者曰比。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疏曰。始入謂始入門。辭謂擯者告主人辭讓賓。令賓先入也。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此不言者略。入之文也。入門登階矣。○少儀。○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至數也。觞。○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曲禮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主樂政也。謂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士祿薄。子以農事為業。○少儀。○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

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心不正。志不在君。輟猶止也。顧謂迴顧。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曲禮 朝廷曰退。言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辭曰退。下仿此。燕遊曰歸。禮褻。主於家也。師役曰罷。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罷。○少儀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望柩不歌。入臨不翔。哀傷之無容樂。當食不歎。適墓不歌。哭日不歌。執紼不笑。臨樂不歎。臨祭不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曲禮

(傳) 魏中山舍人倉唐使文侯。名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指顧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以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

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
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飲食之禮。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爲背言也。上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古獻主者若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燋。○疏曰。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爲主人以獻賓故云爲獻主也。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疏曰。禮賓主有獻更酌辭讓又各歌詩相顯謙今既夜則所以殺於三事。○凡羞有湆者不以齊。齊和也。○疏曰。賀瑒云凡湆皆謂大羹。大羹不和也。爲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疏曰。根不淨末萎乾。羞首者進喙祭耳。疏曰。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鄉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猶絕也。刲離之不絕中央少許使易絕以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中。言鄉人也。○凡洗必盥。洗盥乃洗爵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未步爵不嘗羞。步行也。○少儀。○枘尺不蹶。豆有枘長尺則立進之。○弟子職。○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折俎尊徹之乃坐。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疏曰。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禨者醮者不坐者以二者無折俎之時則得坐嫌於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少儀。○其有折俎者取

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亦爲有足柄尺之類。折俎骨於俎也。燔炙也。鄉射記曰。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尸則坐。尸尊也。少牢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疏曰。前所引鄉射云興則知不坐此引少牢不云興故知尸則坐也。○少儀。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同事合居者。一人則壹少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壹猶聚也爲聚食也。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不備禮。○玉藻。○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雖卑於己然既沒則尊。神道接之故亦不以祭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王制。○君子不食圂腴。圂豢也。音患。○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疏曰。腴謂腸胃故鼎闕一也。○少儀

問遺之禮。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福謂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展省具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折斷分之个猶枚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疏曰。[illegible]

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段。以獻之也。骿脇。謂肩脅也。若禮得少牢者。則腊羊左肩折為七个。不云骿脇。從上可知。然雖用上牲。不作備殽。故大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五个以為腊也。○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酒重脯輕。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入以將命。其以鼎肉則以將命。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猶多也。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緤紖靮皆以繫制者。

犬有三種。一曰守犬。二曰田犬。三曰食犬。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之盧。宋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則左之。異於衆物。臣謂囚俘。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甲。鎧也。有以前之。謂它摯幣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器則執蓋。謂有表裏。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櫝。謂劍函也。襓。劍衣也。加衣於函中。而置劍於衣上。○疏曰。蓋。劍函之蓋也。謂函而以蓋卻合於函下。底於蓋上。加劍衣於函中。而復以劍置衣上也。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策。籥。其執之皆尚左手。苞苴謂編

束葦。以裹魚肉。或它物也。茵。著蓐也。既夕禮云。茵著用荼。謂用荼芳以著茵也。熲。警枕也。筴。蓍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卻。卻後也。穎。鐶也。削。曲刀也。拊謂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辟刃。不以正鄉人也。○少儀。○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常曲。體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今按此謂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疏曰。還辟。猶逡廵也。不答拜者。方執弓。不得拜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疏曰。言

於堂上。俱南面。是嚮明故也。若不於堂上。則未必南面。當隨時便。而俱嚮明云。進劍者左首。左首尊也。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疏曰。馬羊有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之。效犬者左牽之。犬謂齧人。右手當禁備之。執禽者左首。左首尊。○疏曰。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凡鳥皆然。若並授。則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也。飾羔鴈者以繢。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疏曰。飾。覆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鴈。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不言繢者。彼是諸侯卿大夫卑。故但用布也。受珠玉者以掬。慎也。掬。手中。受弓劍者以袂。敬也。○疏曰。不露手取之。故用衣袂承接。○水潦降。不獻魚鱉。獻鳥者

佛其首。爲其嚙害人。畜鳥者則勿佛也。畜養也。佛戾也。獻
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
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
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
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凡
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問猶遺也。簞笥盛飲食者。圓曰簞。方曰笥。操
以受命。如使之容。謂使者。○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
賜者世受又拜於其室。○以上並曲禮。

在車之容。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爲惑衆。
○國君不乘奇車。出入必正也。奇車獵衣之屬。○疏曰。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
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車上不廣欬。爲若自矜。廣猶弘也。不
妄指。爲惑衆。立視五巂。立平視也。巂謂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爲萦。○疏曰。車輪一周爲
一規。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
塵不出軌。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疏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
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
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僅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
○今按策彗疑謂策之垂者。今時鞭末垂帶耳。○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
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鸞和皆鈴也。○國君

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君子式
黃髮。自下齊牛以下皆敬耇也。髮白變黃者。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入
國不馳。入里必式。○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
式。士下之。曲禮

從宜。

禮從宜。使從俗。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
力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蓌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曲禮
○受立授立不坐。受人之物而立。以物予人而立。皆不跪。○少儀。○凡
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

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少儀。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
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其有方矣。我將問焉。俄而
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
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
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
足以識禮。

雜記。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爲惑人。將適舍。求毋固。謂行而就人館。

問。欲必得也。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警內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皆不干掩人之私也。視必下。不舉目也。禮有鼎扃。所以關鼎。故關戶之木。亦謂之扃。奉扃謂以兩手當心。徐徐開戶。如奉扃然。不敢放手排闢也。回。迴轉廣有所視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勿遂謂徐徐作闔勢。示不拒人也。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兩也。參。與之爲三也。非但不往參其坐立。亦不行出其中間。皆爲干人私也。揖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爲敬。○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重慎。○少儀。○並坐不橫肱。爲害旁人。授立不跪。授坐不立。爲煩尊者俛仰受之。

(傳)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列女傳

(傳)正考父。疏曰。家語云。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皐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偪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孔子也。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之。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糊。屬其口。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公卒于瑕。○柯陵之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曰。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義宜也。足

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
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
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
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明年晉弒
厲公。○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
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
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
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
後國。天之所胙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

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為晉休戚。不
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之非國何取言
必得也。及晉弒厲公。迎而立之。是為悼公。晉以復霸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其威儀行步不常。雖獲其志。
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
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
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
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
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
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

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明年令尹圍弒楚
子而自立。是為靈王。後十三年。楚人弒之于乾谿。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
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
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
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
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

附朱子論學數則

童蒙須知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鞵韈。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帶束腰。脚謂鞵韈。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飮食照管。勿令汚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汚。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旣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要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汚。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卽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是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諠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大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諠鬨爭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旁，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

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

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弟行，兄弟行也。

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忘。

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響。

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外衣，下必盥手。

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

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

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箸，舉箸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箸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槩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脩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程董學則 朱子論定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値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凉衫。升堂，師長率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讓揖之介。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襴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喧譁。毋論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毋輕易放肆。毋粗豪狠傲。毋輕有喜

怒。

衣冠必整。

毋爲詭異華靡。毋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酒。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簏衣笥。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値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拭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汚穢。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長。坐定。値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遊藝以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慤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

之。甚則自於師長懲之。不悛。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已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之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人之教。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

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訓子從學帖。朱子著

塗中事。

離家後。凡事不得縱恣。如在父母之側。逐日食後或晚間三兩次下轎徐行。共約十餘里。以寬僕夫之力。登高歷險。皆須出轎。以防不測。遇過津渡。切勿爭先。舟中人已多。寧少須後。戒飭僕從。勿與人

爭尋店。不可太迫黑險。及侵木際。晚間少食。夜間早睡。留親僕在房內。以防寇盜。

過州縣市井。擇曠僻清淨店舍安泊。閉門靜坐。不得出入。離店雖店中亦不必行。勿妄與人接。酒食之肆。博戲之場。皆不可輒入。不得妄費錢物買飲食雜物。

到婺州。

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

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己。而事業賢於己者。厚而敬之。

初到。便稟先生。合做甚工夫。自寫一節目。逐日早起夜眠。遵依禮趁。日間勿接閑人。說閑話。專意辦自己工夫。則自然習熟進益矣。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

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陵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自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

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

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費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此朱子遣長子受之往從婺州東萊先生時所投。自在途至肄舍儀節。委曲周悉。亦小學之遺意也。

自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

習有志之士。因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
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
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
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
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
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
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
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

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右事于職等篇記下學日用行習之禮最悉。而子
朱子所定教學諸則。尤深切著明。學者苟能服習
不倦。則耳目有所養。心思日益斂。久之醇正專一。
非辟自不得而干之矣。曲禮曰。毋不敬。孝經曰。禮
者敬而已矣。先王制禮。凡以範圍人心。使不至於
放失。然必退藏有密之地。先有嚴威儼恪者存。而
後能隨事體察。以求合乎天理之節文。程子謂整
齊嚴肅。上蔡謂常惺惺。皆包內外。兼動靜而言。學
者只當交修並養。而不容偏廢也。職質本庸下。兼
之筋骸衰老。疏懶自痛。恨少年衣冠動履。稍知
講飭。乃惰慢之氣。每發於不及覺。而勉強操持。不
勝其倦。蓋至是而返求之本原之地。抑非日夕所
能期其效矣。謹錄朱子論學若干
章。時加諷咏。用以自警。兼告同志。

總論爲學之方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
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
自可超凡入聖。

爲學之道。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夫。如立志以古
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爲法於天下。我
猶未免爲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
非。去其非便爲是。克去己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
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
氣禀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
快。去寓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
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
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
也。

立志要如饑渴之於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
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濟得甚事。

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學者爲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煅一飾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火去煅。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爇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個無所作爲。無圖底人。相似。

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須著火急痛切意。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不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

透。

如大片石。須是和根拔。今只於石面上薄削。濟甚事。作意向學。不十日五日又懶。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

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
之功。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如見陳師殺擂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
回頭始得、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
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
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閒只起在別人地上。

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
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
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
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
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
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
去。大有事在。
日用之閒。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

勿令心志流漫。其訓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
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
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
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
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
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
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
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

所安也。
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
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
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
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
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
年。而不能有以立矣。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已身心運用
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

漠然不應爲是耶。

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閒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會于本心嚮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

存養。　持敬。　主靜。　省察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譬如對客。但知

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存得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艮心亦不長。又曰睡夢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着合眼，死守此心而已，要須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曰也須是有專靜之功始得。

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閒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問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捉

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

漸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自浮沉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涵養。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覊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

問孝述覺得閒靜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粗細緩急。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瘥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存心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問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

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illegible][illegible]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恐見如此。不知是否。曰是是。但說太多了。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
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
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
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
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
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
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

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是畏
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
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敬字前輩都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
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道心便在
身上了。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
斷。
伊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能散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
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
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
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
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
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
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

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
好。便提撥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
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
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
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
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
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
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

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
能常惺惺矣。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
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
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
處在此。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
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
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

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
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
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
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
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撕
精神。莫令頹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
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
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
前旒黈纊答之。据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
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
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纊非
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
伏有時而不能起也。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
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

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
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
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
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
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
程子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
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
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
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此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眞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有此病了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所論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工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

問某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甚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

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爲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求

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時却
無那靜也。
與好諸戲者處，卽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
知覺不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
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
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問蔣昨日以雲庵中何所爲，蔣曰：歸時日已暮，不

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教，動
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靜坐
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
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
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
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
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
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

雜。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
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
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
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
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
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
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

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
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
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
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
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
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
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
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得那
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

做工夫正爲此也。
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

內外透徹。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

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附先儒箴銘

程子四箴有序

顏淵問克治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一作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一作爲）。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張南軒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

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眞西山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之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天理晦冥。于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

我車駟馬交騤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
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
霆鈞飈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
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
俱正莠盡苗長醨化醴醇方寸粹然無物不春惟
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承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
人其本則一二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

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
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
抑何弗仁惟于思子深惆斯世指其本源詆俗之
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進日孜孜狂聖
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捲太
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旣判復合
渾然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illegible]
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
非遠

夜氣箴

予嘗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
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
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
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
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闃窈乎如
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
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
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

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
功蓋安其身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
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
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
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
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而瘝恫

薛文清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
寐惶汗而旦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

逖尤名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
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
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誣於蒼天

慎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曰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
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縱靡定語默或流於群
妄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鶩
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
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指著象懲忿有教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寵物
易動惟是為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
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名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
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處制之有法必懲必
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
苗剪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
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賴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纖失均從降自衆
人人有姱駁自必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
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為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既
炳其然必去必辰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
迷復斯迷戒乎小子仰賴先業氣質愚庸過兼隱
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赧愧恐遂
頑然將不省憶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
訟以箴厲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
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謂之何物則是矣圓外竅
中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
耳目以及衆體至微之物直溫重恭又肅明聰或
動或靜咸有厥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
各有程準凡此衆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
存存之之要明誠有教明炳其真誠踐其道惟此
二者功不可偏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群蒙。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岐。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惰。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斷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紹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脩。年代云往。

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爲學。徒侈華博。究厥本眞。久矣北鄙。一日大覺。前爲可羞。益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顛末既陳。期守勿失。

慎微箴

倏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行違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程子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

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楊龜山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

呂藍田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讐。

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朱子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䘏。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牆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

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獲。胙承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支。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目邇而捉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予不忘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言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離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六樂云。射御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

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污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張南軒克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喪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治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繇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治。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

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貳不緣。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治。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

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
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
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
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
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
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
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
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日二致任
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

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
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夏何之事物
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趨積之久
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
在茲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既知
矣其將何為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為義不
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累
謂之勿者庸以禁止於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
知惡可去如厭糟醨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
違則眇眇之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
君令德是顧勿欺名齋顧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
士希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為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

自稟賦之雜揉紛虛偽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
為斯太極之全體兼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
保持視聽言動敬以主之羣邪退伏誠斯不虧溫
溫李生往哲是希爰居爰處左箴右規弦韋是服
絲桐是揮沉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作靡敢怠
隳窒慾止水如防如隄庶邪妄之可閑冀存誠之
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儀禮節略卷之三

昏禮

【禮】【註疏】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故名焉。取陽往陰來之義也。

軾按儀禮【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疏】用昕使者。謂男氏使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五者。皆用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昏親迎時也。然今兩家有相去數十里者。安得昏往昏來。世俗先一日往迎。次日未旦行。至昏入門。似於禮無妨。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

軾按人情生女。欲得快壻。生男欲得佳婦。卒難如意。徒爾愆期。又或貪財賄而人莫應。競奢華而力不勝。在家之願弗遂。父母之心奚安。此先王制禮。限以三十二十。過此則有罰。非謂必至是而後可也。又有愆期之失。襁褓童稚。輒訂婚盟。及長而縱蕩之悔。無及矣。律有指腹割襟之禁。亦此意也。

程正公曰。世人多謹于擇壻。而忽于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司馬溫公云。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驅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又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

爲患無窮。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

胡致堂云。後世婚姻。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美之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及德下衰。又惟財色是逃。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嘆哉。

袁氏曰。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

自㧞我家子女何如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
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柾卒爲
所棄男女婚嫁切須自揣
軾按虞翻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
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篇謂此論可破世俗扳附之妄然必求小姓則
亦未當鄭公子忽辭齊婚曰齊大國非我匹所謂
匹者惟其稱而已勝我者非匹不如我者亦非匹
也芝草不生糞壤醴泉不出汚泥此必然之理也

大戴禮云謹爲子孫取婦必擇孝弟世有行義者
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
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
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晉武帝爲子擇配曰衞
氏種賢而多子賈氏種妬而少子即戴記各以其
母之謂也擇婦者可不愼歟
又按律禁同姓爲婚分別門第嚴異禮云取於異
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
曰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

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
家語曰同姓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今世
古道不講同姓爲婚者士大家時復有之獨江西
則村野田夫奴隷下賤亦知其不可故吾謂禮失
而求諸野其必於吾鄉而可竟陵王帶存嘗云姓
氏有分別同出一祖者謂之同姓而或異氏不同
出一祖者謂之異姓而或同氏鄭夾漈謂氏同姓
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愚
意同出一祖者如魯出周公晉出叔虞是也同祖

而異氏者魯之孟季晉之欒郤是也異姓同氏者
其氏偶同非眞同氏如晉有欒齊亦有欒魯有季
楚亦有季是也自宗法廢人有不知五屬之親者
何從别其爲姓爲氏之異今有季人欒人于此能
考其果爲魯爲楚爲晉爲齊耶吾家之北鄰有魯
氏者本葉姓其女子出嫁稱葉愼婚姻也然魯不
婚葉亦并不婚魯詢夫魯本出葉而他魯之是葉
非葉不可知也三代以後有賜姓無分氏今人即
氏即姓雖有好古者不能以無徵之言爲之辨晰

源流。不如據見在同姓不婚之為確也。

主昏謂昏者之祖若父。及凡為家長者。無則族人為之主。按吾鄉以共高祖之長輩主之。蓋宗法既不可復。不得已而以長者為之。於義近似。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家許之。乃行納采禮。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未女家議擇。即俗定親也。

主人具書 主人即主昏者。書用履紙。如世俗之禮。如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于宗子。

丘氏曰。儀禮士昏禮。下達用雁。家禮削去。從簡也。會典婚姻定為三等。用紬布豬羊鵝酒菓麪之類。

世俗往往踰制奢侈。狃于見聞已久。而行古禮者過于落漠如此。蓋人情有所不堪。今擬用鵝酒果合之類。有力者用羊酒亦可。○彭魯岡曰。世俗往往踰制奢侈。相習而不以為非。夫帛與豬羊。惟有力者用之。外此惟用鵝酒菓麪。奢侈不可為訓。此惟士大夫之賢者力行之。良有司力禁之。庶或禮義之化行。而貨財之習可漸止也。

書式 某郡姓某啓。不稱親者。方議而未成也。某郡某官執事。稱呼

[illegible]承尊慈。不鄙寒微。曲從媒議。許以令愛。既室之男某。或某親之子某 茲有先人之禮。謹專人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為誰氏。并生年月日。其某生年月日名。敬刻別幅。伏惟尊慈。俯賜鑒念。不宣。近俗另開履歷三代姓氏。并男女生年月日。似可從。

軾按。納采者。以男名納之女氏。使采擇可否也。雁。賓贄。非聘物也。見論。朱子謂即言定。今俗謂之求允。言定尚未定也。求允尚未允也。丘氏增禮物禮書。是納徵矣。夫何采之有。然風俗相沿已久。于義無礙。姑從之。

夙興奉書以告祠堂。

儀如告冠。

祝文 某年某月某日。孝玄孫某敢昭告於高曾祖考妣。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議取某郡某之女。今日納采。就以問名。不勝感愴。用申虔告。○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乃使子弟為使者如女氏。

軾按。儀禮用賓。家禮用子弟為使者。世俗遣僕具禮按書致詞。一任媒人。竊謂婚禮為世之始。納采

納幣何等鄭重，可任媒人爲政耶。媒人詞多欺誑，
甚至搆成兩家之釁，不可不慎也。吾鄉用兩家公
親二人，名爲保親，此似近禮。

女氏主人出見使者。

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主人盛服見使者，啜茶畢。
使者起致詞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之某親某
官有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從者以書進，使者以
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愚蠢，又弗能
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北向再拜，使者避不答拜。

若許嫁者爲主人姑姊，則不云愚蠢又弗能教，餘
辭同。

丘氏儀節 賓至女家門外，媒氏先入告主人，執事者陳禮物于大門內，用盤子盛書函，置之于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門外迎。主人揖賓請行。主人舉手作揖遜狀，請賓行，凡三次。主人先登東階，賓登西階。○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升堂。東西相向立。揖。平身。賓主相唱喏。陳書幣。執事者舉書案于廳上，禮物陳庭中。○納幣，有幣帛則以置階前，或放卓子上。賓主各就位。主賓俱坐。奉茶。執事者以茶進，啜訖。賓興。主人亦起。主人進書。執事以書授賓，賓以奉主人。主人受書。受以授執事者，北向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避席屏立不

敢答。此拜乃謝[illegible]拜賓也。請賓就次。

遂奉書以告祠堂。

儀如男家。祝文亦同。但改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
某之第幾女，已許嫁某官某之子。

出以書授使者，遂禮之。

主人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復書，使者受之，請退。主
人請禮賓，乃以酒饌禮使者。使者至是始與主人
交拜，如常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禮之。

丘氏儀節 主人告祠堂畢，出見賓。各就位。主賓東西對坐如前。復書。執事

者以書進主人，主人以奉賓。受書。賓受之，以授從者。主人曰：敢備薄禮，請醴
從者。賓曰：敢辭。主人固請，賓曰：敢不從命。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賓拜主人，主人答拜。各就位。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俱北面。主人獻酒。主
人降階斟酒至賓席前，奉酒于賓，賓趨席末受之，而揖，且遍揖坐客，而後
飲如常儀。飲畢，復揖主人，主人報之。賓酢酒。賓降階酌酒以奉主人，如前儀。飲畢，主人以盞
置卓子上。請升席。主人自席末先升，賓次升，媒氏及陪席者以次皆升坐。執事者
行酒。或三行五行，隨意。進饌。或三或五，如俗。奉幣。賓謝主人。賓出
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答拜。送賓。至大門外，揖，平身。主人
拱俟賓上馬。

軾按世俗女家亦答禮物諒義似協納采答襪履之類納幣答文房四寶及袍帽皆可。

復書式。

某郡某官執事（稱呼隨宜）伏承尊慈不棄寒陋過聽媒氏之言擇（僕）之第幾女某（或某親之第幾女某）作配令嗣（或作某親弟姪隨稱）弱息蠢愚又不能教既辱采擇敢不拜從重蒙問名謹具所出及所生年月日于別幅伏惟尊慈特賜鑒念不宣。

使者復命主人復以告祠堂

告日某之子某聘于某氏女今日納采問名畢敢

告儀如前。

乃禮賓。

軾按家禮無禮賓缺也雖子弟媒人亦當有以勞之而况賓乎吾鄉于納采納幣之前一日設席禮賓族黨親戚之長者皆與即爲酒食以名鄉黨僚友之意也但席不過四五餚或四或六酒十行而止世俗鼓樂演戲飲食若流失禮甚矣。

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illegible]媒交[illegible]許諾皆所以養廉恥納采而用鴈爲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疏曰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也）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雖知猶問之重慎也）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阿棟也[illegible]不[illegible]故[illegible]北）授于楹間南面（授于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疏曰楹間謂兩楹之間賓以鴈授主人于楹間者明和合親好令其賓主遠近節同也凡賓主敵者授于楹間不敵者不于楹間今使者不敵而于楹間故云明好合也）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群吏之尊者○疏曰大夫家臣稱老）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辭無不腆無辱（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摯不用死（疏曰死謂雉今禮用鴈故云不用死也）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壻父名也某使名也）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

辭某女父名也。致命曰敢納采。[疏]曰此使者升堂
吾子賜使者。致命于主人。對辭
如納徵不言之者。文不具也。敢不答
者待其問名而答之。非文不具也。擯者出請賓
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辭]問
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曰吾子
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于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辭]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
敢告。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齊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
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猶兼也。疏曰夫婦一體。夫既得吉
婦吉可知故云我與在吉中也。
謹按家禮無問名納吉從簡也。丘氏問名并入納
采。納吉并入納徵。於義無礙從之。

納幣一名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且以為證。

[曲禮]非受幣不交不親。
[坊記]無幣不相見。
[儀禮]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注]徵成也。納幣以成
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儷皮鹿皮。

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疏]婚禮有六。
皆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儷皮可執也。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十個為一束。兩
兩個也。八尺為尋。
或問朱子曰。古人納幣五兩。恐太簡。朱子曰。計繁
簡則是以利言之矣。且吾儕無望復古。風俗更教
誰變。古人云。婚娶而論財。君子不入其鄉。
軾按一箇四尺。八尺為兩箇。束五兩。五箇兩
不言十箇而言五兩。猶今布帛以疋計。兩兩五
言五兩之數。謂其為兩不過五尋而已。五尋合四
十尺。以周尺計之。不及今絹一匹。故或人以為簡

具書夙興主人以書告祠堂。

儀如納采。祝文某之子某。娶某之女。今行納幣禮
擇于某日成婚。敢申虔告。女家同。如期遠去擇于
六字。

書式 忝親某郡姓某。啓某郡某官尊親家執事。稱呼
隨宜。伏承嘉命。許以令女貺室 僕之子某。若某親之子某加
之卜占已叶吉兆。茲有先人之禮。敬遣使者行納

徵禮。謹涓吉日以請曰。某日甲子。實惟昏期。可否惟命。端拜以俟。伏惟尊慈。俯賜鑒念不宣。若昏期尚遠。去請期以下至以俟二十三字。

使者奉書如女氏。女氏出見使者。受書。奉以告祠堂。

復書。禮賓。儀如納采儀。使者致辭。以采爲幣。從者以書幣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乃受書。

復書式。 忝親某郡姓某。啓某郡某官尊親家執事。伏承嘉命。委禽寒宗。顧惟弱息。教訓無素。竊恐勿堪。卜既叶吉。僕何敢辭。茲又蒙順先典。貺以重禮。辭。既不獲。敢不重拜。若夫婚期。惟命是聽。敬備以須。伏惟鑒念不宣。若易請期。不用若夫十三字。

使者復命。主人復以告祠堂。

儀如前。

請期。

家禮請期附入納徵。謂已有婚期。乃納徵也。今俗有納徵逾年而親迎者。則請期當特舉。

具書告祠堂。使者如女氏。受書。復書。禮賓。復命。告祠堂。儀並如納采。

軾按儀禮請期用雁。如納徵禮。吉鄉止用餅麪果子之類。禮書明明親迎冠笄日期。後稱伏求俯允云云。女家復書曰惟命是聽。此似可行。

親迎。近則迎于其家。遠則迎于其館。

軾按壻往婦家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齊俗不親迎。厲人譏之。今古道不講。奢侈於物。而苟簡于禮。又或少年以行禮爲羞。親迎之舉。十無一二。是使女先于男。失剛柔倡隨之義矣。彼夫懦婦悍。牝雞晨鳴。長舌階厲。都由于此。親迎之禮。斷不可廢也。

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妝奩隨往。

張陳不過被褥帳幔應用之物。其衣服鎖之箧笥。不必陳。

彭魯岡曰。張陳于室。所以備用。非張陳于道也。今乃出服飾器具枕褥帳幔。一切瑣細艷麗之物。用鼓樂迎導于通衢大市。此何禮也。兒女事。用以矜富炫俗。不亦醜乎。此在士庶。不過演債負。在縉紳不過演贓私。有何好處。而張皇若此也。

初昏。主人告于祠堂。

儀如前祝文前後同。但云某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於某官某氏。

遂醮其子而命之迎。

先以卓子設酒注盞盤於堂上。設主人座于東序西向。設壻席于西北南向。○擇子弟之習禮者一人為贊者。○非宗子之子則其父醮于私室。

輒按古人宮室之制前為堂後為室。故壻席南向。今應設父座于北南向。壻席東向。

丘氏儀節。請升座。父升座畢。壻就位。壻先立于階下。至是升自西階。立于席西南向。贊者取酒斟于盞。贊者酌酒盞。執詣壻席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壻拜升醮席。訖。受酒。壻受祭酒于地。領少許啐酒。略飲少許。降席。壻降席西。授盞于贊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詣父座前。壻詣父座前東向。跪。聽訓戒。父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壻答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非宗子之子。毋宗事為家事。

壻乘馬出。

以二燭導前。○士大夫宗用從者二人俱乘馬。壻

車隨往。亦以二燭導前。

輒按儀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注主人。壻也。壻與婦爲賓主也。乘墨車。攝盛也。今俗壻乘四人轎頂帽公服。亦似無嫌義取攝盛也。儀禮又云。婦車如之。有裧。注士妻之車。夫家供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今皆以婦車隨壻往。于義爲協。至于花轎妝飾。動費多金。鼓樂旗幟。填巷塞衢。大非禮制。禮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又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思嗣親。故不忍用樂。以幽陰。故不宜用樂。古人無昏禮用樂之事。今舉世用之。反以不用爲怪。人心陷溺。風俗敗壞。非細故也。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戒諸。又按醮習相沿日久。驟欲變俗行禮。恐女家不從。當先期開送儀註。遣人致詞。務期必行。朱子曰。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只得婉轉使人與議。丘氏曰。與議弗從。勿與爲昏可也。

至女家俟於次。

親迎不見女父母。以婦未見舅姑也。女家先設次

大門外，壻下馬入俟于次。女家使子姪尊之。

女家主人告於祠堂。

儀如前，祝文前後並同。但改某之第幾女，將以今日歸于某郡某氏。

遂醮其女而命之。

醮席設於母座之西，東向。○擇乳母或老女僕一人為姆，是日女盛飾，姆相之立于室外。○又擇侍女一人為贊者。

丘氏儀節：請升座。父母皆南向並坐。補：諸親屬以次序列。姆導女出，至兩階間，北向立。○其有父之尊屬，先一日父母尊之，就其室辭。辭父母。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辭親屬。或遂位，或東西向，各二拜。拜，興，拜，興。畢，行醮禮。 女就席。 贊者酌酒。女侍者用盞酌酒，執詣女席前。受酒以授。 祭酒。女受酒，傾少許於地。啐酒。以盞略沾脣。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父命辭。姆導女出于母，女父起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爾舅姑之命。」或易以俗語曰：「戒謹小心，早晚聽你公婆言語。」 母命辭。姆導女至西階上，母起送之，整其冠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爾閨門之禮。」易以俗語曰：「勉力敬謹，早晚守你閨門禮數。」 諸母命辭。諸母及諸姑嫂姊送至于中門之外，申之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易以俗語曰：「謹聽你爹娘的言語。」

記：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注：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戒女也。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母施衿結帨，諸母施鞶，俱託戒也。欲其目視衿帨鞶之類，而不忘戒詞也。

主人出迎，壻入奠雁。

丘氏儀節：壻至門外。壻至大門外，賓至請迎。主人出迎之。主東壻西，揖讓請行。主人舉手揖遜，請壻行，壻辭。主人先入，壻從之，至廳事。 升階。主人升自東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 跪。壻奠雁。置雁于地，主人侍者受之。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立，不答拜。

姆奉女登車。

丘氏儀節：壻奠雁畢，姆奉女出中門，壻揖新人行。壻舉手揖遜，女行，降自西階，先出，女從之，至轎邊。壻舉轎簾以俟。姆致辭曰：「未教，不足以為禮。」請升車。 女登轎。

儀禮：女次純衣纁袡。注：次，首飾也。純衣，絲衣。元色袡，亦緣也。以纁緣其衣。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袡衣，是士妻助祭之服，不常用，故云盛昏禮。疏：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內司服云婦人

尚專一衣裳不異其色。軾按世俗婦人多穿五色衣。相沿成俗。驟難更易。今酌定禮衣照儀禮用青縎大領濶袖。禮衣之內。用別色亦可。裳與衣異色亦可。首飾隨俗。但稱家貧富。無取奢麗。至珠寶貴重之物。不惟侈費。亦非惜福之道。雖富厚之家。亦可不用。吳越風俗。多用鳳冠霞帔。豈但越分。竊恐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壻乘馬先婦車。

郊特牲曰。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

義從此始也。

軾按女行必有從者。有力之家。僕婢丫鬟。惟其所遣。貧者或遣老婢隨從三月而歸。家貧無婢。不妨于親隣家借用。庶民家無婢者。亦大可省。又儀禮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註送者有司也。疏尊無送卑之法。大夫嫁女遣臣送之。士無臣。故有司送之。又云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隸子弟者。士卑無臣。自以其子弟爲隸也。竊意子弟妻妾送嫁。亦屬未便。此古禮之不可從者。遣子弟一二人送可耳。今世仕宦送女。僕從如雲。供張滿路。殊失禮意且滋擾累。

至其家導婦以入。

壻至家。立于聽事。俟婦下車。揖之。導以入室。

壻婦交拜。

婦從者布壻席于東。壻從者布婦席于西。

司馬溫公曰。從者皆以其家女僕爲之。

就坐。飲食畢。壻出。

壻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從者以兩卺杯

斟酒。和合以進。壻婦各執其一。飲訖。徹饌案。壻脫服出。

主人禮賓。

男賓禮于外廳。女賓禮于中堂。

饗送者。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於舅姑。舅禮之。

丘氏儀節。舅姑坐定。序立。壻婦並立兩階間。鞠躬。拜。興。凡四。平身。拜畢。壻立不動。○家禮無壻拜之文。從俗補之。姆引婦稍前。婦從者以棗栗盤

爲贄授婦。婦奉贄。復位。婿婦拜。興。凡四。婿先退。婦醴舅姑侍者受之。亦退立。

婦。設席。執事者設婦席于姑座之側。婦就席。侍者斟酒于盞。婦奉至舅姑前。

拜。興。升席。婦自席右升席。受酒。祭酒。啐酒。飲訖。拜。興。凡

二。醴畢。婿婦既同拜畢。婦升設婿席亦可。

【士昏禮】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

婦于舅姑。贊醴婦。婦升席。祭脯醢。祭醴。姑舅入於

室。婦盥饋。是日婦家具酒饌。送至婿家。卒食。舅姑共饗婦以一

獻之禮。軾按婦家遠近不一。貧富不等。必具酒食以饗舅姑。又開煩費之端矣。且饋饗之禮

惟冢婦爲然。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今俗于冢

婦庶婦無甚分別。饗饋之禮。殺之亦可。吾家于婦

至之三日。姑饗婦。舅不與。亦未甚悖禮。

【士昏禮】舅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腶脩奠于席。【疏】棗

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也。【白虎

通義】曰。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

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閒。

其義一也。故后夫人贄以棗栗腶脩者。凡肉脩陰

也。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栗自正也。

婦見於諸尊長。

同居有尊於舅姑。以婦見於其室。不同居。則廟見

而後往。無贄。軾按今人家娶婦。親屬畢聚。堂中至

次日見舅姑禮畢。先見本族尊長及卑幼。次見諸

親屬。

見尊長四拜。不答拜。卑幼見新婦再拜。婦答拜。○

軾按今俗婦見族親尊長。俱贈以衣飾。亦大非禮。

且無以處尊長之貧者。泥于有贈。將不復見矣。宜

正之。

廟見。

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

古者三月廟見。三月之內。恐有可去之事。三月無

可去。則婦定矣。今改用三日。

軾按今世俗多有次日先拜祖而後見舅姑者。蓋

宗法既廢。人家罕有祠堂。祖先神主。多供於堂中。

故先見於祖而後見舅姑。于禮無害。

丘氏儀節。自序立至斟酒點茶。如常儀 告辭曰

某之子某。或某親某之子某。以某日昏畢。新婦某氏敢見。

俯伏。興。平身。新婦見。婿婦並立兩階間並拜。○古無婿拜之禮。今從俗而入。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復位。辭神鞠躬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若宗子自昏則告辭云某今昏畢敢以新婦某氏見。行四拜禮。畢。新婦點茶。復位。又四拜。

壻見婦之父母。

明日壻見婦之父母。

婦父非宗子。卽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儀。然後見婦之父母。

次見婦黨諸親。

不用幣。

婦家禮壻如常儀。

丘氏儀節。其日壻盛服往婦家。至大門外立。侍者先入。壻至。請出迎。

婦父出大門外迎之。揖壻。請行之。婦父舉手揖壻。入。先行。壻從。從者執幣隨壻後。婦父升自東階。壻自西階。各就位。婦父立于東少北。壻立西少南。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婦父跪而扶之。奉贄幣。從者授壻幣。壻以奉婦父。婦父受之以授從者。見外姑。婦母闔門左扉立于門內。壻拜于門外。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〇奉贄幣。壻以奉婦母。從者受以入。〇以下補。廟見。婦父引壻至祠堂前。婦父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跪。上香。〇告辭曰。某之女某。若某親之女某。壻某來見。俯伏。興。平身。新壻見。壻立兩階間。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身。畢。婦父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按禮止有壻見婦黨諸親之禮。而無廟見之儀。今按集禮等書補之。蓋以女適人。生者既有謁見之禮。而於死者漠然不相干。況又有已孤而嫁者乎。見尊長。婦父引壻回廳事。有尊長。則就所居見之。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無卑幼見。皆前拜。或答。或跪而扶之。隨婦父所命。禮壻。其日預設酒席。如時俗儀。婦父曰。今備薄酒。敢醴從者。壻辭之。不獲。壻答曰。敢不從命。壻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答拜。各就位。婦父立東階上。壻西階。俱北向。主人酌酒。婦父將酒以奉壻。壻趨席末受之。而揖。父遍揖。壻跪。壻跪而飲。婦父以一手扶之。婦父啐酒。興。揖。平身。在席諸親。壻酢酒。壻降階洗盞斟酒以奉婦父。婦父跪。壻跪。婦父亦受而遍揖在席者。父以一手扶之。興。壻起。婦父以手扶之。請升席。婦父及諸陪者。皆飲訖。壻置酒案上。席于東序。壻獨席于西序。少南近階。執事者行酒。或三行。或五行。隨宜。進饌。如時俗儀。酒闌壻起。壻拜謝。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婦父跪而扶之。答壻幣。或巾服幣帛之類隨宜。壻受之。以授從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亦跪而扶之。送壻至大門外。揖。平身。今詳于禮壻儀者。以鄉俗有尊壻太過者。或又有卑壻太甚者。謹按集禮等書。酌中道以爲此儀。

餘論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敎化不

明而多夭。

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蚤昏少娶。敎人以偸。妾媵無數。敎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二程全書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娶婦以妃身。若取失節者以妃身。是已失節也。

司馬溫公曰。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今令文男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爲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也。

朱子語類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晉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卻得再娶。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爲正。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卻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卻是。大槪只此兩條。以此爲準。

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討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不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

[illegible]公禮所大且今[illegible]
[illegible]顧見祭禰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

問婦當日廟見非禮否。曰固然。溫公如此。他是取左氏先配後祖之說。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卻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卻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存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illegible]

家裏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卻就彼往迎歸第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自成禮。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

從。卻如何。先生微笑。頗難之。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從人也。何苦不行。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亦成是硬要拉定轎子旋三匝。先生亦笑而應。義剛曰。如俗禮若不大段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也否。曰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卻如何地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略偏些子。不知怎生地。直卿舉个人結髮之說爲礙。先生曰。若要用結髮。則結髮從軍者

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番人斬殺耶。

堯卿問姑舅之子爲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何最是。把甚（去聲）道事。又如齊初間與朱世爲昏。後又與齊世爲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位不是。

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昵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藴。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

陳用之禮書 士納吉用雁。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釋周禮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賈公彥曰。庶人用緇無纁。其大夫無冠禮有昏禮。若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改娶者。昏禮元纁及鹿皮。則同於士。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之也。然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蘇秦傳）又曰文繡千純。（張儀傳）則純匹

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為緇誤矣。
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
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元纁也。先王之制昏禮。
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婚之所佈可知矣。以為合二
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是
以梁鴻鄙孟光之綺繡。袁隗却馬倫之嚢裝。王通
亦曰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後世之俗。有以金幣
相高。蓋不知此。

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

於大夫。曰備埽灑。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不親迎。則
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春秋之時。晉韓宣子
叔向如楚送女。左氏曰。上卿及上大夫致之。魯季孫行父如宋
致女。其辭蓋亦如曲禮云爾。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裧
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鵲巢詩曰。百兩御之。
百兩將之。何彼襛矣詩曰。曷不肅雝。士婚乘車。可
嫁也。鄭氏謂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
則自以車送之。然諸侯夫人百兩御之。不待有送
之之車而已。送車繼又乘之以歸。故泉水詩有還
車言邁之嘆。鄭氏曰。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春秋之時。齊高
固子叔姬有反馬之禮。此皆古之遺制也。

呂坤四禮疑 昏之不可已者三。曰納采。曰納幣。曰
親迎。禮用六者何。猶冠之有三也。三加重冠。六禮
重昏。男女萬物之始也。可弗重與。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
親迎。凡六。家禮略去問名納吉請期。似極簡質。俗禮有起媒謝親定禮送緡下財催妝親迎。凡七。與
古有詳略。而送緡尤為非禮。廟見以前。猶有縫裳之刺。在室豈執婦功耶。

禮疎不干親。主昏喪禮之大者也。父無族。母無兄

弟。以內外兄從母姑姊之夫主之。不猶愈乎。奚取
於父執里宰也。家禮主昏無父族母舅。則以父執里宰主之。是以疎遠之人。干親戚
之事。姑之子曰內兄。舅之子曰外兄。母姊妹家有從母之夫。父姊妹家有姑之夫。姊妹家有姊妹之
夫。皆近親尊長。情誼相關。內外相及。乃棄不用。而父執里長是滿。亦迂矣。至於父母死。無喪主。寧用
東西家前後家。閭胥里宰。而不用女與婿。曰女既適人。明其為外人也。不亦拂情亂常之甚乎。女婿
外父母兄弟家。然期親。婿亦緦親也。閭胥里宰。於死者何有焉。

孩提議昏。非禮也。世無不孩提矣。而吾待成人。不
亦暮乎。暮不伉儷。溫公云。吾家男女俟長議昏。不數月而嫁娶。是但舉世皆於
孩提之時求昏許嫁。甚者指腹。雖庶人無十歲不婚之女。況世族相共。意氣相期。男女相宜。豢榛相

近門戶相當有此五可而相求不應衍其別議而子女既長以求人之餘豈能娩美耶虞謝云遠求小姓近使生子若是則待其長成可矣

納幣重女也君子不儉貧無財君子不爭儉與爭古道也女家已不可矣以無厭求續虜且恥之古人惟罪女家偏也夫六禮惟納幣爲重故幣不嫌於豊貧而無財苟足成禮君子無爭心焉儉者吝爭者貪市井交易之道乃貿鄙然女家貧而送嫁無資徜涉於爭情猶可諒言猶有說彼納人之女者既儉於禮幣又索其妝奩入門之後日餽月供禮恭物厚若謂當然稍不如意女受其殃甚者吞聲而疾非命而死賢人之女以爲人之家與虜何異恐虜有良心者當亦恥爲江南貧者溺女古人生女則悲人情亦大苦矣寡廉者恥莫甚於斯余爲此語以規世之爲人壻爲

人舅姑者

昏禮六二姓父母無相見之文皆以使者還何爲也六禮嘉禮之重者也二姓之父母無相見之文始終以使者通往來之命豈事體當相回避耶不知二姓何年是識面之日耶近世男家先拜媒媒報通於女家許婚後男家送定帖女家報許帖然後男家主者同媒往謝女家報謝且請三族近親謂之會親凡大禮必親往女家亦如之似於禮無害

媒妁二姓之合而百年之始也大賓以重之吉人以榮之使者褻矣禮稱故媒妁必稱

催妝告親迎也往之女家始進爲重父母兄弟終遠爲難催之示從人非得已也此可代請期之禮近世用果酒二席大紅衣裳一套脂粉一色巾帕二事先親迎一日參女賓二人以車往先同薄暮壻至

壻盛服盛其所有也攝盛僭矣制許之君子不敢居焉

醮禮主人西向壻南向蓋東南戶之禮也北面聽戒今制得之矣

婦人無拜與拜與非古也男醮之拜六女醮之拜二十既醮而不拜尤非禮也儀節父醮子就席北面再拜聽命也就醮席再拜謝醮也受訓再拜謝命也甚簡質女將歸而四拜於父母又左右入拜於親屬以辭是矣此

禮當行於醮後不宜拜於父母升座之始愚欲醮女如醮子禮畢設賓女之席席畢辭父母四拜辭親屬尊者四拜平交以下再拜庶於情禮爲便

壻見婦家祠堂報禮也主人不以不引壻見先告祠而壻自行之儀禮婦而家禮補之極是主人不以不敢以父道率壻也

婦黨之拜皆四不已隆乎婦尊可也四拜不宜泛施今宜於婦祖父母父母餘皆再拜

外祖父母外父母非外之也乃祖父母父母之也祖父母父母無二故外以別之壻與婦父母均禮衰世之薄俗也禮稱三族分殊而尊同鄉先生父

執。且受拜也。婦夕毋不得當尊可乎。簡倨以陵婦
翁。有由來矣。家禮。皆四拜。婦翁跪而扶之。似不使不如受其再拜。不答拜。侍坐隨行。呼
行或呼字。
王艸堂人鑑 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裝脊豐厚。坦
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
碟。乃臥魚犀。遽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令撤回。宋范
文正公將爲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爲帷幔者。公
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
吾家法。敢將至。當火於庭。王艸堂云。貪圖裝奩。而

較論貴備者。當鑑此。
宋劉廷式與鄰翁議婚。入太學五年登第而歸。翁
死女瞽。又貧甚。不復敢言婚事。廷式知之。擇日成
婚。或勸納其幼女。廷式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
一生遂無所歸。竟娶之。後廷式坐小譴。監司嘉其
行誼。爲之濶畧。及妻死。哭甚哀。東坡爲文美之。周
恭叔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女目雙瞽。遂娶焉。愛
過常人。呂君舉華陰人。聘而未娶。成進士歸。女已
瞽。其家辭之。呂云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

遂娶之。生五男皆進士。其一爲相。即汲公也。文絡
祖。禰情人。聘柴公行之女爲媳。忽患中風。絡祖欲
更之。其妻不從。仍娶歸。後其子登第。而媳疾亦愈。
劉以平。倚氏人。聘閻氏。未娶而病瘋。及婚。以次女
代。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曰。定聘
者病女也。棄之不義。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
即配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于歸後。病遂愈。後
以平登進士。官太僕卿。王艸堂云。世之輕棄其妻
者。當鑑此。

漢梁鴻世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絕不允。同郡孟
光。壯肥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故。答曰。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
屨織績之具。共遯霸陵山中。後去吳依皋伯通。居
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
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沔南
名士黃承彥。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
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諾。即載送之。鄉里
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後生子

聽。嘗公主。歷官尚書僕射。盡忠于漢。王艸堂云。好色不能好德者。當鑑此。

宋弘為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羣臣莫及。帝因召弘。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王艸堂云。停妻再娶。而棄舊憐新者。當鑑此。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

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王艸堂云。妻嫌夫貧。而不能脩婦道者。當鑑此。

宋英宗嘗謂神宗云。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

因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為令。王艸堂云。以公主之尊。而敬禮舅姑。則自恃富貴而傲慢輕忽者。當鑑此。

張待制品。呂正獻公著。皆曾參政宗道之壻。張幼女嫁正獻之子。原明張夫人。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妹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王艸堂云。世之寵女姑惡者。當鑑此。

孫明復居泰山。年五十一。家貧未娶。李廸就見之。曰。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明復固辭。廸

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于此。門人石介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夫盡禮。當時士夫莫不賢之。王艸堂云。貪勢利而薄行誼者。當鑑此。

漢任延為九真太守。為民嫁娶二千餘人。時咸其德。多以任名其子。唐鄭公綽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嫁。皆用刻木妝奩纈文綃為資裝。嘗

言必侍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其姪柳仲郢歷官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壻出俸金爲資裝嫁之周寶禹鈞嫁同宗及外姻貧困者二十八女宋鍾離瑾爲德化令將嫁女買婢見其涕泣問之答曰父亦爲令五歲而孤至此因念先人故泣也瑾遂撤女奩以嫁明沈仲說無子買妾問其姓氏乃故友范復初之女也遂擇壻以嫁吳中稱之王艸堂云今人視族女如路人况戚女友女他人女乎民胞義舉者當鑑此

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强聘其女爲妻張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劉隗並奏被罰後唐天成二年九月勑原州司馬聶嶼喪妻未及半年別成婚媾棄母動逾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王艸堂云期功之喪嫁娶有罪况父母乎世有乘喪完姻以及妻死即續者當鑑此

附論

冠禮之廢久矣喪祭亦徒有其名惟昏姻雖變古制猶未大遠禮意故予纂昏禮未敢矯異然古有不可盡泥今有不容姑徇者又逐條著爲論

婚姻以時

軾按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上事宗廟下繼後世何其重也故先王制禮男女必以正婚姻必以時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大戴記云合于五也中節也周官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媒氏掌之令三十不娶二十不嫁者有罰又仲春會

男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白虎通云嫁娶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摽梅之詩曰迨其吉兮畏愆期也毛氏釋東門之楊曰不逮秋冬鄭氏曰女春盛而不嫁夏則衰綢繆之詩曰三星在戶謂心星當昏見戶建辰之月也國亂民貧男女失其時也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女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所謂昏禮者納采納徵之禮也行者行此也非親迎之謂也

行媒

(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註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
其半爲夫婦也(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
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孟子曰媒妁之言說文
云媒者謀也謀合二姓妁者斟酌二姓而合之也
儀禮不言媒妁缺也鄭注謂媒妁通言而許之乃
行納采禮

卜筮

卜筮是婚禮一大關鍵采者采以卜筮也將卜筮
而先問名既卜筮而後納吉納徵士昏禮無卜筮

儀儀已見于冠禮故于昏禮省之也或曰古大夫
不藏龜士庶不立卜筮周禮太卜掌大封大祭大
遷大喪而不及婚姻士禮問名加之卜筮此後世
神道設教而非真先王之禮歟愚謂昏喪祭等重
也吉喪祭而昏可類推矣詩云卜筮偕止會言近
止征婦爲其夫也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婦人期所
私也又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貧卜也安得謂士庶
不得卜筮哉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儀禮)賓至納采致命出擯者出請事賓入問名是
納采問名一使一時事也納采者以男名進而告
之女氏使采擇也辭曰惠貺室某某者男名也然
女擇男男亦擇女故問名而主人曰以備數而擇
之或曰既已媒妁通言而許之矣夫何擇焉曰擇
者擇吉凶也婚姻大事雖年相若德相稱人事本
無可擇猶必待命于鬼神曰然則女氏亦卜筮乎
曰在古有之懿氏卜妻敬仲晉獻公筮嫁伯姬于
秦是也士禮無之謂男之吉即女之吉也故納采

致命女氏無答辭納吉乃曰子有吉某與在某不
敢辭疏曰夫婦一體夫既得吉婦吉可知故曰與
是卜筮者爲男擇女亦爲女擇男也納吉則擇定
而婚禮可成矣故從而納徵徵者證也成也束帛
儷皮假物爲證以成其婚姻也故納徵又云納幣
曰前此不嘗以雁往乎曰雁非聘物乃賓贄也贄
必以雁者取不再匹之義士贄應用雉今用雁爲
婚姻也故禮云下達用雁無貴賤一也曰納采問
名一時事也何以再用贄曰重婚姻也且納采問

名兩事也然則卜筮不吉將奈何曰不吉則男氏以所卜筮告之女氏女氏將曰某之子不敎今卜筮不從敢辭此所謂采也曰周官昏禮必先問年月日而後及乎名儀禮問名不問生年月日何也曰爲卜筮也卜筮必以男女名告鬼神名者別也子非一子女非一女故男名待告女名待問若生年月日媒氏已逼言而知之矣禮辭曰敢請女爲誰氏疏謂不敢必其爲主人子故問之不知納采已云某之子矣何問焉又曰問所出之母也取其女

而問其母亦屬無謂詩曰仲氏任只氏即名也誰何也問女何名也然則禮何以無答詞曰婦嫁則稱氏女子不以名行故不以名面告使者意必書而致之也

醴賓

儀禮請醴賓酌醴薦脯醢賓啐醴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註云脯長尺有二寸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人謂賓從者疏云賓將歸以脯授從者也按吾鄉禮賓以重

席燕畢主人徹饌授從者亦猶行古之道也

張陳

呂氏四禮疑張陳婿室不見儀禮後儒增之六禮以聘重貞也來往而先飾寢不棘欲乎非貞女不行之義也愚按今人出門一舍之地亦使人位置掃除況女子有行居處食息動關父母之念張陳爲女也非爲婿也吾鄉富室嫁女用老僕老嫗二人送奩先至婿家凡風俗好尚及婿與姑舅之性情預爲察問女至則老嫗密以告之此爲女計者

甚善也

同牢合巹

禮婦至主人揖婦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按主人謂婿婦至婿道自西階入義取倡隨故主人不于東階也贊者徹尊冪者陳鼎于阼階贊者設醬設豆設黍稷告具揖婦對筵坐告者贊揖者婿也陳設雖于阼階既具移于室贊出戶婿乃揖婦坐所謂爾黍授肺者意必贊唱于戶外也三飯卒贊洗爵酌酳婿婦婿婦拜贊答拜于戶內可知未睹

贊在戶外洗爵酌酳乃入戶內也所謂戶內亦必遠于筵非卽筵而拜也然贊酌壻婦贊復自酢壻婦答贊拜贊又答壻婦拜是非同牢也合巹也一室獻酬壻婦與贊爲禮也禮非祭男女不交爵女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器而食而況贊乎而況新婦乎此禮家之謬也至媵御餕餘而贊酳更屬無謂

互餕在衽

（儀禮）主人脫服于房媵受婦脫服于室御受姆授

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衽臥席也婦謂夫曰良人皆有枕北止止趾也曲禮所謂請衽何趾也主人入親脫婦之纓女子許嫁而纓明有繫屬也壻爲脫親之也亦謂爲已繫也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呂叔簡先生曰互餕誨嬻也壻從必男婦從必女新婦口餘而男餕之可乎若兩從皆女奚取互哉又曰媵侍戶外呼則聞禮家之猥也婦脫服壻從者受之禮家之陋也賓在客位女賓在中堂而壻婦脫衣燭出禮家之謬也按衽襪枕席婦所有事夫婦始接情有廉恥故使媵受壻衣衽壻席爲婦執事也御之受衣衽席答婦也媵餕壻餘勞之也壻勞媵故婦亦勞御御不侍戶外者以婦爲主故不用御也呼者呼而使令之此居室之常無足異者且媵不于戶外而于何歟媵送也送婦者也御迓也迎婦者也上文婦至御媵沃盥交疏云以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明乎御亦女使也豈有男御而爲婦沃盥衽席者乎細玩禮文周詳愼重下逮媵御莫不矜莊嚴肅閨門之內無狎無褻相敬如賓

初接而已然矣呂氏反謂其嬻而猥何也至云賓在客位女賓在中堂不應脫衣出燭不知所謂賓在者何據豈以贊酌外尊耶贊非賓也酌而酳者媵也御也非賓也朱子增禮賓一條于同牢之後謂禮送者于婦至之日非必待燭出而後禮賓也脫衣者脫去上服也燭出爲媵御餕餘非必室中無他燭也固矣哉呂氏之爲禮乎

舅姑饗婦

（儀禮）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執笲

棗栗腶脩以見。贊醴婦。婦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按婦見舅姑、舅姑禮之。婦饋舅姑、舅姑又饗之。禮何煩也。尊甒俎鼎黍豆酒醴脯醢特豚魚腊肺脊、贊湆之陳設。拜送拜受拜祭洗爵奠酬飯錯周旋升降之儀節。何其縟也。一堂之上。有贊有御。有娣。有媵舅有筭。姑有司。紛紛籍籍。而皆不與焉。不知置皆于何地也。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婦東贊西。相面也。相拜也。相答也。男女之別謂何。同事而御媵互餕。謂取陰陽往來之義猶之可也。御餕姑餘。媵餕舅餘。此何說也。

見尊長。

〔士禮雜記〕婦見舅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蓋謂婦見時夫之親屬俱在。皆于是時見訖。惟見尊長。則就而見之也。

饗送者。

〔士禮〕饗婦後。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其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徐仲山傳是齋日記云。納幣不過五兩。酬送者以束錦。何不倫也。

廟見。

儀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祝告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皇姑某氏。疏云。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也。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愚謂祭行。即廟見也。朱子經傳通解。補此記于若舅姑既沒之前。謂婦入三月然後廟見。若舅姑沒者。則廟見後又奠菜于禰廟。賈疏謂祭行為助祭。非是。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于禰。廟見與祭禰。明明兩事。陳氏謂廟見即是祭禰。致疑三月廟見專指舅姑沒者而言。是舅姑存者。竟無廟見之禮矣。或曰。婦入門即告廟。然後合巹。故春秋譏先配後祖。以為非禮。考左傳隱公二十七年。鄭公子忽為質于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二十九年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歸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陳

鋪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葢謂鄭忽不告廟
而迎婦。非謂未廟見而婚也。家禮自納采至親迎
俱先告廟。廟見改三月爲三日。於義允協。無庸矯
異。

婿見妻父母

儀禮。婿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爲外婚姻。請覿。釋必待三月者。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也。女氏稱婚。婿氏稱姻者。爾雅釋親文。所以別男女。則男曰婚。女曰姻者。義取婿昏時往娶。女則因之而來。及其親則女氏稱婚。男氏稱姻。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主人對曰。某以
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祀。是以
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
以非他故。非別親也。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
以得爲婚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
西面。婿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
婿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見主
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
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
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婿出。主人送再

拜。呂氏四禮疑。外祖父母。外父母。非外之也。乃祖
父母父母之也。祖父母父母無二。故外以別之。婿
與婦父母均禮。衰世之薄俗也。禮稱三族。分殊而
尊同。鄉先生父執。且受拜也。婦父母不得稱尊可
乎。偷俗以陵婦翁。有由來矣。又曰。婿見妻母答拜
不受。非也。闔左扉而立于門內。婿拜于門外。古者
執友之子。子之執友。皆升堂拜母。未聞如此內外
之嚴也。愚按冠者見于母。母拜之。婦見舅姑。舅姑
拜之。况外父母之于婿。而可受而不答耶。闔左扉。
男女之別也。後世子婦避翁。猶此意也。且初見如
是。燕見則殺矣。惟是肅而辭。曰辱。曰走見。請而許。
出而再拜。儼然敵體主賓。此縟節煩文之可刪者
也。又禮無不親迎者。曰若不親迎。其有他故。非得
已也。不親迎而後見。是親迎者可不見也。豈謂親
迎已見妻父母。無待三月之見與。朱子謂親迎不
見妻父母者。婦未見父母也。奠雁之拜。妻父不答。
以非見己也。豈得因親迎而遂缺三月之見乎。家
禮明日往見。謂婦見之明日也。以三日易三月也。

壻見婦家祠堂。主人不率。不敢以父道率壻也。此禮經所無。家禮補之是也。

請期。

陳用之曰。納采以至納徵。主人不辭。而請期辭者。以期在夫家。而不在主人也。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旣申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蓋惟父之昆弟。已與子之昆弟。無死喪之凶。然後可以行禮。故其言止于三族。而不及母妻之黨者。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外親之服小功也。

故不避焉。按本告期。而曰請者。謙也。主人再辭。乃曰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用鴈。

六禮五用鴈。陳用之謂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袡。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贄以鴈不爲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愚謂昏禮下達用鴈。謂自上達下。俱用鴈也。若云攝盛。則大夫應用羔。庶人亦可用雉矣。何云下達。鄭氏之說是也。

告廟。

〔曲禮〕齋戒以告鬼神。卽告廟之謂也。春秋楚公子娶於鄭。曰告于莊共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士昏禮無男氏告廟之文。女氏筵几于戶。亦不言告廟。家禮補之。於義允恊。然必納采問名。乃加之卜筮。士冠禮筮于廟門。疏云。言廟者禰廟也。冠筮于禰廟。昏可知矣。士昏禮無卜筮儀。省文也。以此知納采問名可不告。告自卜筮始也。

然今人議婚已定。然後納采。則納采亦不容不告。

醮。

酌無獻酬曰醮。夏殷禮也。昏禮用醮。致其誠敬而示之質也。〔禮疏〕父醮子于寢。用酒。女父醴女。則于廟用醴。所以然者。以先祖遺體許人。以適他族。婦人外成。故重之。若男子直取婦入室。故輕之。愚謂醮子亦必于廟。禮無筵于戶西之文。缺也。父命子曰。諾。不敢忘命。父母庶母命女無答辭。有恥也。

婚禮不貸。

郊特牲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又有賀人取妻曰聞子有客使某羞之文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昔代以爲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道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含曰婚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作記者用俗之名稱賀愚按昏嘉禮也賀亦無害從俗可耳

撒帳

[illegible]曰合巹事類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尾長生扇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上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近俗新婦坐牀撒帳本此按吾鄉婚日親友醵錢爲賀壻家置酒高會飲畢少年羣遝入房撒帳勸酒甚而以墨塗壻面鍼刺侍婢謂之鬧房予年廿一完姻先期告之族長及親戚之長者嚴爲拒絕嗣是吾家此風遂息

交拜

呂東萊婚禮壻婦交拜後舉蒙頭遂就坐按內則女子出門必擁閉其面蒙頭即擁面也俗謂之蓋頭以錦爲方帕横直四尺女辭父母拜畢即以帕蓋頭升車至夫家交拜必婦爲去帕乃合巹此俗之近理可從者

變禮

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

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按男女婚姻時爲大禮女之摽梅之迨吉畏强暴也綢繆之詩曰見此良人見此粲者若謂不圖今夕得見出望外也以是知徯期之患方大耳況室家嗣續所關綦重年三十二十後父母之心能毋汲汲乎又或親老待養升曰之[illegible]可慮女父母老且死無期功親族可依必遲

之三年豈徒情有未安勢亦有所不可不寧惟是天時人事常出意外假而鋒烟乍起饑饉薦臻轉徙流離之不免相待也不相負乎壻之辭爲女計女之飾爲壻計也古人之厚道也或曰納幣矣因喪而易之貞婦義夫當不其然曰同牢而後成妻廟見而後成婦未親迎尚未爲夫婦也未爲夫婦何不貞不義之有曰律嚴悔婚何也曰此後世爲不信者防古人未嘗有是女子已嫁爲其父母降服期既爲人婦不得而子之也若在室則服斬衰

猶然子耳知禮君子忍以已喪累人子乎曰果爾何以許而不嫁既不嫁又何以許爲曰不嫁者禮之常也苟有故如所謂女無依男不能待強暴之汚可慮鋒烟饑饉出于意外則竟嫁矣許諾者不敢必三年中之必無故也幸而無故不敢遽嫁此女氏之自處以禮也男與女各盡其道於此見古人之厚禮意之周焉禮也二字兼男女言之下段一氣讀申明上文不敢嫁之意免而請弗取而後嫁正見未免未請不敢嫁也曰女不敢嫁壻何爲

而不取曰致命而許之矣又從而取之何以處夫有故而嫁者曰請而取于義無害乎曰始而辭之禮也女氏許諾則復行納幣禮如新議昏誰曰不宜待而弗嫁者經常不易之道有故而輒嫁者權也權以濟經斯精于禮者矣細玩禮也二字聖人之意重在教人不得遽嫁謂夫苟非有故不得假愆期之說而別嫁別娶也語意最斟酌無弊然以行于今日則有斷斷不可者風俗人心日趨于下秉禮者惟守此經常不易之道以防其流焉耳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按不遷于祖不祔于姑是也夫既爲服期矣猶以未爲婦而歸葬何也古人族葬以昭穆合葬則未爲婦以中殤之位葬之則又不可故歸葬焉然與其歸也毋寧以中殤之位葬必曰未成婦也而出其尸忍矣且何以處婦之無所歸者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竊謂壻弔女室也壻死而女

弔。則不能無疑焉。在塗爲婦。故父母死。反而服期在室爲女。故壻有父母喪。使人致命曰。不得嗣爲兄弟。婦人不出疆而弔人。禮也。今壻死而弔。弔也與哉。婦哭其夫也。既已服其服而哭之矣。是未亡人也。既葬可輙除乎。除而嫁。可謂貞乎。予長女幼許李氏。年二十已納幣。有吉日。以前室喪而止。越二年。壻卒。時予官秦中。又逾年而歸。將擇配。女泫然涕零。以守義請。予曰。爾讀曾子問乎。女未成婦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未昏可即其室乎。又女死

壻齊衰待弔。既葬除。壻死亦如之。未聞未嫁有守義之禮也。女默然不語。卒不可奪。乃聽之。此賢智之過也。雖然。可以爲難矣。

曾子問曰。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黃叔暘曰。親迎未至。猶未成婚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既爲輕重當有含成昏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見之禮乎。愚按合室衰麻哭泣。而壻與婦盛服成昏。苟有人心。奚忍出此。改服即位。天理人情之正也。至除喪不復昏禮。所謂禮者。注云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非廟見及見舅姑之禮也。古者廟見于三月之後。若除喪而昏。昏之日即廟見。無待三月。况婦入門。雖未成昏。無不見舅姑之理。舅猶可也。寧有期年九月之久。婦姑隔絕不相見者乎。

既相見矣。能不一拜再拜乎。意既殯喪事稍就。以深衣見舅姑。除喪令吉。不事陳設贄拜。注言飲食之道。正謂陳設贄拜之儀。非謂同牢之禮盡可廢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按深衣縞總。始死服也。親迎在塗。雖未成昏。已不爲女而爲婦矣。故改服趨喪。斬衰三年。既除而後成昏。若冢婦無姑。則執贄拜賓。行主

婦禮。女父母死。亦服深衣縞總而奔喪。齊衰不杖
期。除喪而歸。壻俟于堂。不復親迎。

小功卒哭可娶。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
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巳雖小功。旣卒哭
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按云可者。謂不
得巳而爲之。亦猶可耳。不得已者。畏忽期也。抑或
別有故也。大功之末止可嫁子。小功之末。得取婦
二段俱指父言。乃下文又云巳雖小功旣卒哭可

冠可取妻。夫父之大功。子之小功也。大功旣不可
取子婦。小功又安得取妻耶。曰。有舅姑則言婦不
言妻。無舅姑。則言妻不言婦。小功可取妻者。無父
而自爲主者也。昏禮取婦父爲主。取妻巳爲主。故
父大功之末。不得取婦。而巳小功卒哭可取妻。至
下殤小功。自期服而降。本服重。故不可冠娶。

內表不得昏。

或有問于予曰。中表可爲昏乎。曰。此最易曉。謂我
姪者而妻父母之。謂我從母姑者。而女夫之。無論
名不正。言不順也。婦以母黨爲夫黨。壻以母黨爲
妻黨。是重夫妻而輕母也。三黨紊矣。何以爲人。男
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納幣。不交不親。親迎而
後壻見婦。成昏而見舅姑。三月壻見妻父母。禮也。
今中表往來。童稚相見。得毋黷而生怨乎。自舅姑
視之。此純衣纁袡而來者。吾兄弟子。姊妹子也。厥
明之見。不巳贅乎。壻見妻母。闔門左扉。姑于廷。從
母舅母于甥。將率是乎。抑畧妻母之禮。而以姑從
母見乎。六禮最重問名。外內之親。猶待問乎。抑將

廢此一禮乎。妻服爲妻父母緦。爲舅爲從母小功。
爲姑大功。巳嫁而返。及無主者。杖期。今將改重爲
輕乎。抑仍服姑舅之服乎。公子爲妻父母無服。將
以妻之故而不服姑舅之服乎。南州有王生者。子
幼議取妹女爲婦。比女長。聲音笑貌。絶似巳女。乃
悔之。謂此先人一脈骨肉也。人生骨格稟之父。形
貌稟之母。故甥多類舅。今以骨肉爲夫婦。于理安
乎。或曰。禮同姓萬世不昏。未有姑舅不昏之文。曰。
同姓疎遠不相知。猶且不可。况生有姊弟兄妹

之稱。死有三月之服者乎。魏袁准正論曰。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今因經無文。遂謂可昏。不知禮者也。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世爲昏姻。寧避中表之親乎。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妻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母申國夫人之姊之女。此往事之顯然可見者。曰。溫嶠紿姑而取其女。蕩檢踰閑。儒者不齒。呂榮公取姨女。自是古人過處。王謝潘楊之世爲昏。非必姑舅兩姨也。且吾輩考禮。但求其是。正不得附會古人。

尊卑不同爲昏。

通典永徽元年。御史大夫。奏鄭州人鄭宣道。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爲婦。即宣道堂姨。請敕離婚。又畧曰。同堂姨舅。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爲婚。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辟以爲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自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姊妹。降以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寢以成俗。然本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爲婚。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世法。按律載凡外姻尊屬卑幼共爲婚姻。及娶同母異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子者。各以親屬相姦論。離異。其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己之堂外甥女。若女壻之姊妹。及子孫婦之姊妹。並不得爲昏。違者各杖一百離異。

戒侈費

第四婚姻論財非禮也。吾無責焉矣。所譏譏長慮

者奢侈之流生禍耳。雁幣之費。已非容易。况乃誇多鬬靡。酒食有費。供張有費。輿隸有費。結綵張燈有費。一婦入門。中人之產蕩矣。以是竄人終身不遂居室之願。而奸徒之鑽穴踰牆。曰。不摟不得妻也。傷風敗化。有自來矣。若夫珠翠羅綺。相沿成俗。裙布荊釵。人以爲恥。其或家貧女長。妝奩無措。坐待愆期。內怨外曠。可無慮乎。匪惟是也。習尚浮誇。人懷貪鄙。遂有嫌貧慕富者。有厚賂謀娶者。有拔附與餽之額所締之非耦卒致反目離異者。有因

薔薄而怒其婦致吞聲而疾非命而死者獄訟繁興不可究詰孰非風俗侈靡之故哉戒之戒之毋謂言之迂而無當也

不用鼓樂

禮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古無昏娶用樂之事今舉世用之反以不用爲怪人心陷溺甚矣或曰關雎琴瑟鐘鼓非樂耶固矣哉斯之論詩也關雎樂得賢后妃甚言喜悅尊奉之意非眞考鐘伐鼓彈琴鼓

瑟也借曰有之詎於來嫁初昏時耶頑人韓奕之詩備言朱幘翟茀盈門百兩之盛假而昏禮用樂詩人豈無一言及之東晉升平八年將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否太常主者按儀注云皇后入自閶闔掖門鳴鐘鼓露仗王彪之議云鳴鐘鼓所以警告內外吉凶之常非樂也昏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宜如舊儀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準此觀之皇家納后尚不鼓吹況士庶人乎

儀禮節畧第四卷

昏禮

昏義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疏曰誠謂勿命蓋惡使可裁制賓之傳辭無不腆猶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告之以直信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事猶立也○疏曰人有是身非信不立婦人之德亦在貞信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

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疏曰章明也壻親迎先奠鴈後乃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

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此言見
謂助祭服也。言祭服以齊成婦道。是敬其夫婦之道而事鬼神也。共牢而食。同尊
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
匏。尚禮然也。此謂大古之禮器也。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大古無共牢
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
婦餕餘。私之也。私之猶言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
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代也。婦特牲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

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
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
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
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
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
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
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
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

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
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
本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執
笄棗栗腶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
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
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
阼階。以著代也。疏曰。此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厥明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卽
舅姑饗婦。不待厥明。著代者。謂阼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

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當于夫。以成
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
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宮。祖
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
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以下係補。○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
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
是過也。男子二十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

嫁。有適人之道。于此而往則爲昏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于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効匹夫之聽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敎。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旣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敎令不出于閨門。事

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効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也。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也。世有刑人者。謂其棄于人也。有惡疾子。謂其棄于天也。喪父長子。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出。謂其逆德也。無子者。謂其絕世也。婬僻者。謂其亂族也。嫉妒者。謂其亂家。惡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其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家語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交爵謂相獻酢。○疏曰。惟祭之時。乃得交爵。特牲饋食禮曰。主

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于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于族。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

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舅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疏曰恐此女人于昏事乖違故敎以女授壻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以上坊記。○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于季氏桓子問禮于孔子。孔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以絶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敎

也。以上家語 ○白虎通義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遣女于禰廟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去不辭誠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家廣繼嗣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

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兩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有之也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娶妻卜之何卜女之

德知相宜否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娶大國者不忘本適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故使攝父事也卿大夫一

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妾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

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養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列女傳）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異姓則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國語）劉向曰親迎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三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

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産未諭于傅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

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産未習于織紝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說苑）以上○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左傳）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以上祭統）○左氏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左傳公羊子曰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公羊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春秋魯莊公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左傳白虎通義曰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肉脩陰也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

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于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詩以絕之其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至矢誓靡無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于色而美于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

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于是相以報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陳寡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儻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也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以上列女傳○諸侯曰夫人夫人比德于其風以夫人之禮行之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

敢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器皿本其所賫物也律弃妻畀所齎○此以上三節諸侯禮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 此一節卿大夫以下之禮也 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今按此兩節通禮也○以上雜記 ○曾參後

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 家語

內則

通解目錄此小戴第十二篇蓋古經也鄭氏以爲記男女君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以閨門之內儀禮可則故曰內則今按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宜以次于昏禮故取以補經而附以經傳之說云

事親事長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 陳注盥洗手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縰黑繒韜髮者以縰韜髮作髻訖即橫插笄以固髻總亦繒爲之以束髮之本而垂于髻後以爲飾也拂髦振去髦上之塵也髦用髮爲之象幼時剪髮爲鬌之形冠之纓結于頷下以爲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緌紳大帶也搢插也插笏于帶中韠以韋爲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韍他服則謂之韠髦者以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

觿金燧 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刀礪小刀與礪石也觿狀如錐象骨爲之小觿所以解小結者金燧用以取火于日中者 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玦射者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拾也韝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放也管舊注云筆彄其形制未聞遰刀室也大觿所以解大結木燧鑽火之器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 偪 即詩所謂邪幅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偪也 屨著綦 綦屨頭之飾也即絇也著猶施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 笄今之簪也 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箴管箴在管中也縏袠皆囊屬施縏袠者爲貯箴線纊也

衿纓也纓香囊也□□□所以繫香囊非佩香臭也及所。下氣怡聲，問衣

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

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

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苛疥也抑按也搔摩也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承奉尊者之意

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

粱、秫唯所欲。饘厚粥也酏薄粥也芼菜也以肉爲羹也蕡大麻子棗、栗、飴、蜜

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

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飴餳也堇菜名荁似堇而葉大榆之白者名枌

免新生者薧乾者言堇荁枌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滫瀡久泔也瀡滑也滫瀡滑之滑者也

凝者爲脂釋者爲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男女未冠笄者，雞

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

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者未食則佐長者

視具。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爲角童子之飾也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後世香囊即其遺制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

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古人坐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由命士以上，父子

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

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甘之味致其愛各從其事者

各治其所當爲之事也晚朝爲夕○鄭氏曰異宮崇敬也父母舅姑將坐，奉席

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

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將坐且起時也

奉坐席而鋪者必問何向衽臥席也將衽謂更臥處也長者奉其臥席而鋪必問足向何所牀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牀也將坐之時少者執此牀以與之坐御侍者舉几進之使之憑以爲安臥必簟在席上旦起則斂之而簟又以襡韜之者以親身恐穢汙也衾則束而懸之枕則貯于篋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

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

敢飲食。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偪之也敦

與牟皆盛黍稷之器牟讀爲堥土釜也此器則木爲之象土釜之形耳卮酒器匜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餕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餕餘不敢擅飲食之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

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

子餕。佐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既食恒餕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時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

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

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

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

冕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嚔洟不見謂卽刷除之不使見示于人也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燂溫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恃愛而予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爲戒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他人代爲已意雖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

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子已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爲之也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亦不終絕之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

敬起孝疏曰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孝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

每事必請于姑介婦請于冢婦老謂傳家事于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于勞而怨介婦不助已是不愛敬之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又言介婦之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耦亦且不敢並行亦不敢並受命于尊者不敢並出命于卑者蓋介婦當請命于冢婦也坐次亦必異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于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

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
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
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
句賜而后與之。故前者所獻之物有舅姑不受者婦藏于私室今必請于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
祀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
夷不爭。醜衆也夷儕也謂多爭勝負故誡之〇夫為人子者三賜
不及車馬。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于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于君故

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
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〇夫為人
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
言不稱老。疏曰老是尊稱稱老是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或云子若自稱老則明父母為其老而感動之也〇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
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食饗不為槩。槩量也〇疏曰大夫士或相往來設于饗食饌設餅其事由尊者所裁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祭祀不為
尸〇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
吐之。走而不趨。命謂遣人呼非自喚應以唯不稱諾唯恭于諾也〇聽于
無聲視于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
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也闇冥也不于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〇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
財〇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不敢專家財也稅謂遺予人〇親在行禮于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
父拜之〇父子不同席〇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
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
變貌。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疾止復故〇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
時〇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疏曰言如文王乃為至孝今但色容不盛乃孝子疏節之節耳〇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
存焉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
〇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孤
子當室冠衣不純采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
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
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
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

之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

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然猶而也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

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疏曰言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爲大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

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單居離問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且順從所行，而思諫道也。）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從以義諫，而行不從。）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則亂。（謂爭辨。賢與無咎互相足。）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嚴敬其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視之以為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猶隱之。）養之內，不養于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于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之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謂冠娶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且以兄禮敬之。）誠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言盡事兄之道，然猶不變，則怒詈之。）

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言大者務自由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觚，器也；實之曰觴。杯盤盎盞之總名也。豆，醬器，以木曰豆。）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于顏色，未成于弟也。

飲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穫之則曰稰，生穫之曰穛，穛是斂縮之名，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膳：膷、臐、膮、牛炙。（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皆香美之名也。牛炙，炙牛肉也。此四物為四豆，共為一行。）醢、牛胾、醢、牛膾。（牛胾、牛膾間二醢，意食胾膾而兼醢，各有宜也。醢，肉醬也。牛胾，切牛肉也。并醢與牛膾四物為四豆，是第二行。）羊炙、羊胾、醢、豕炙。（此四物為四豆，是第三行。）醢、豕胾、芥醬、魚膾。（此四物為四豆，是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雉、兔、鶉、鴽。（此四物為四豆，列為第五行，共二十四豆，則上大夫禮也。）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醴者，稻黍粱三者各為之，已上三醴各有清有糟也。以清與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泲者為清，未泲者為糟。是三醴著致飲于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酏為醴，釀粥為醴也。黍酏，以黍為粥也。漿，酢水也。醷，梅漿也。濫，以諸和水也。）

酒：清、白。（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有事而飲者名曰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羞：糗、餌、粉

酏。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爲餈。記者誤耳。許慎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爲粉。糝餈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爲粉。然後搏之爲餌。餌之言堅潔。若玉珥。餈之言滋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兎羹。和糝不蓼。此言進飯之宜。蝸與螺同。苽雕胡也。脯羹。析脯爲羹也。稌稻。折稌謂細折稻米爲飯也。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也。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濡讀爲胹。烹煮之也。胹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于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卵醬魚子爲醬也。三物之用醬者以調和其汁耳。

腶脩。蚳醢。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蚳醢以蚍蜉子爲醢也。謂食腶脩者。以蚳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兎醢配之。餘放此。麋。鹿之大者。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爲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藊。食之則和以卵鹽。大鹽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上云折稌犬羹兎羹。此云牛宜稌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麛麑。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

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煎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薌也。餘倣此。腒乾雉。鱐乾魚。麛鹿子。鮮生魚。羽鴈也。皆設此膳所宜以五行衰王相參乃力氏燥濕彊弱之說。今皆略之。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疏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言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雉兎皆有芼者。爲雉羹兎羹。皆有菜以和之。○鄭氏曰。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

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蜩蟬。范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栭韻會註云。江淮呼小栗爲栭栗。蔆芰也。椇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石李。○鄭氏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胾。亦謂燕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言必有餅。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芥。芥醬也。肥凝者爲脂。釋者爲膏。三牲。牛羊豕也。藙。茱萸也。和用醯。以醯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獸也。

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鴽不爲羹。惟烝煮而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魴鱮二魚。烝而食之。故曰魴鱮烝。雛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雛燒。雉則或燒或烝或以爲羹。皆可。鄭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也。言烝魴鱮燒雛。及烹雉。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

不食句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狐

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此九者皆爲不利于人。雛鱉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爲鯁人也。醜。竅也。或云頭下有骨能毒人。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脫者。剝去其筋膜。作者。搖動之以觀其鮮餒。一說作猶斮也。謂斮其鱗。棗謂拭治而使之新潔。撰猶選也。栗多蟲。宜選擇之。桃多毛。拭治令清滑。如膽。攢之。柤梨。鑽治其蟲處也。此皆治擇之名。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牛夜鳴者。其肉將臭。羊之毛本稀冷。而毛端毳結者。其肉羶氣。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惡。皫。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鳥而其聲沙嘶者。鬱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般臂。前歷毛斑也。漏讀爲螻。謂其肉如螻蛄臭也。牛至馬六物若此者。皆不可食。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舒鴈。鵞也。翠。尾肉也。胖。脇側薄肉也。舒鳧。鴨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奧。脾肶也。藏之深奧處也。此九物亦不可食。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細縷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皆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醯。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

獻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飲食之關于婦德。非淺鮮也。朱子經傳通解錄內則記。陳肴品物烹飪和齊之宜。多諸侯大夫禮。于士庶人日用飲食無當。又不別補傳記。議者憾其畧。爰雜引經傳數則附後。

王制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于遊可也。粻。糧也。異。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有副貳。不使缺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恒有庋閣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爲之備具可也。○詩曰。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孟子曰。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白虎通。婦人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

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漢梁鴻避地于吳依大家皋伯通傭廡下爲人賃舂。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晉太尉陶侃早孤。爲縣吏。番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逵薦侃于廬江太守。召爲督郵。由此得仕進。

男女之別

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奠停地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湢浴室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疏曰。常事以言語處分。是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嘯叱而已。故云嫌有隱使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然後入也。○疏曰。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衣謂盛服。裳卑褻也。欲尊崇于兄弟之母。故不可使漱裳。且又欲遠別也。男子單稱子。女子重言子者。案鄭注喪服云。重言女子子。別于男子也。

傳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于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夜處于內。是故夜居于外。雖弔之可也。晝居于內。雖問其疾可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者。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闔。闢也。門。寢門也。皆不踰閾。閾。門限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傳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是也。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宴。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飲宴。宗

不具。不釋。釋又祭者賓侍中矣。宗子臣祭主祀之禮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釋
也。釋不盡飫則退。立曰飫。坐曰宴。言宗具[illegible]與釋
辭飽之失。釋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
所以遠嫌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
父氏之婦。動中禮。趣度於禮矣。

夫婦之別

禮。始于謹夫婦。不敢縣于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
之篋笥。不敢共湢浴。竿謂之椸。湢浴室也。夫不在。斂枕篋簟
席。襡器而藏之。不敢褻也。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傳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
則也。

胎教。

姙子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
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
令瞽誦詩。道正事。

傳曰。姙子之時。必謹所感。感于物。則其子形音
肖之。故姙者能謹于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識必

過人矣。此之謂胎教。

生子。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疏曰。夫正寢之室
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夫使人日
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
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作。有感動。夫齊。則不入側
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
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于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也。三日接子。大夫少牢。士
特豕。庶人特豚。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接。王肅杜預並以為

接待之義。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今按射謂以
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鄭云。桑弧蓬矢。興為鄉
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子室于宮中。以處之。特埽一處。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
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
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
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慾者。保母安其居
處者。○疏曰。此人君養子之禮。兼大夫士也。大
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人也。老人無
事不[illegible]氣像[illegible]驚動也。○凡接子擇日。與此與上章不同。或別記
[illegible]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

男左女右。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疏曰：三月翦髮，所畱不翦者謂之鬌。云囟者，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畱髮不翦也。儀禮注云：一縱一橫曰午，翦髮畱其頂上，縱橫各一，交相通達，故云午達。羈者，隻也。文華據大夫士，天子諸侯之子亦當然也。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某妻名。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欽，敬也。帥，循也。言敬之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辯，遍。○疏曰：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咸于尊。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謂屬吏也。○疏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也。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尙告，則告諸父可知。藏之，謂藏之家之書府。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疏曰：州伯則州長也。州府，里宰長之府。夫入食，如養禮。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儀男女之禮也。

疏曰：養禮即士昏禮婦盥饋舅姑之禮也。以下文云妾生子，及三月之末，見子之禮如始入室，明知此亦如之也。○凡名子，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此一節文不足，今取曲禮移入。○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尙可指摘，此則無辭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爲醫也。○疏曰：杜氏春秋注云：不以本國爲名，他國即得爲名，如衞侯晉、晉侯周是也。日月，甲乙丙丁也。殷家得以爲名者，殷質，不諱名故也。然春秋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亂世不能如禮也。案傳又云：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此記文畧耳。傳云：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也。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妻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于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于祖，家統于尊也。○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教子

幼子常視毋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

命。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簡謂篇章簡策也。諒信也。謂言語信實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至此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于友視其所志也。）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方猶對也。物猶事也。比對事物。而窮其理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當及女時而知之。○今按納謂奉而入之。）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記。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

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

冠。笄。嫁。取。

男女異長。（各自為伯季也。）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疏曰。妻是判合。故云判也。入子者。謂容媵及姪娣不聘者也。既非判合。但廣子嗣而已。故云入子。）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厚重慎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

附

溫公居家雜儀。（朱子定。）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于家長。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煑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即其禍不測婦具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退具而供之尊

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于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于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延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顔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

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輙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于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于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

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正朔望聚于堂上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兄立于門之左長姊立于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于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

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再三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而止皆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于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于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于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于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

汴反其故處長者出勿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

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

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古有胎教況于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于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于其始有知不

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于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于小慈養成其惡故也）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議論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習俗樂殊非所宜也）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知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子博觀群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于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未冠笄者質明而

起總角頮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頮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襞疊衣也）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輩爲娣。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儀禮節畧第五卷

士相見禮

執贄。［注］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于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

［儀禮］士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注］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

敖繼公曰。冬言雉。夏言腒。文互見耳。乾禽謂之腒。猶乾獸謂之腊也。雉見冬夏。而不言春秋。蓋春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左頭奉之。亦但言其執之之法如是。其實此時賓未執也。必左頭者。頭宜向內也。不言服者。亦互文可知。

［白虎通義］私相見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

軾按。編紵言徵。瓊瑤永好。此定交後事也。若相見執贄。藉物以表尊敬云爾。白虎通義謂通財幣。長和睦。誤矣。今人相見。不必定以雉雁。但隨意具物可耳。

將命者。通詞。

軾按古人傳命或以子弟或門弟子大夫以上用
有司非嫻于禮者弗使也今人寄喉舌于僕隸憃
者不習介紹之儀語者或醜賓主之際可不慎與
賓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無由達者謂
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意某子是○凡不載何
紹介中間之姓名令某貴自言姓名也○皆古經文
敖繼公曰以命以主人之命也言某子以主人之
命命某見乃敢見也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
也某將走見注有又也走往也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
走見注言不敢外貌為儀文忠誠欲往也固如故也○按凡言固者皆堅執之意
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
敢辭贄注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出也辭摯也
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注見于所尊敬無贄嫌太簡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注言依于贄謙自卑

也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軾按賓一請主人一辭再請再辭三請乃曰固請
不得將走見又辭贄賓固請主人又固辭賓又固
請乃從若是者重賓也亦自重也重賓故不敢當
其崇禮自重故再辭以觀其誠近代士人濫交苟
合不擇可否若陳遵鄭當時之流無論已即倒中
郎之屣盈北海之尊于交道庸有當乎若夫執贄
而請者將以講道論德也豈徒識韓御李增重聲

價已哉故非其人則不見見則重以擯介表以雁
雉齋宿而後請焉非苟焉而已也晉人放蕩禮法
之外有聞則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者有乘興而來
興盡而返者是皆先王之罪人也夫
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
相見
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
軾按家禮冠儀注賓既至暫于便處少憩待主人
出迎士相見禮亦然其請見之詞皆擯介傳命非

若今人望門投刺下氣柔聲于閽人之前也。
又按冠昏喪禮俱有賓主相見請答慰謝之詞士
相見無之非缺也三禮各言所重相見事無一定。
且主客矜莊歡情未洽相對恂恂豈若今人交臂
促膝一見歡若平生耶儀封人請見反出數語予
賜無以過而問答不傳相見之禮然也彼抵掌高
談揮塵風生爲足與言禮哉

請反見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請見者爲賓

主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洽也賓反見則燕矣。
軾按賓見主人成禮而退主人又請賓見賓入升
堂主賓歡洽從容笑語講道論德相得益章此鄭
注所謂反見則燕也疏謂如冠昏禮賓饗賓誤矣
蓋式飲式食乃賓主之常所不待言非若冠昏二
者特禮特饗也。

記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注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耳疏凡趨有二種有疾趨行而張足曰趨是也有徐趨則下文舒武舉前曳踵是也此云不趨者亦無疾趨又不爲徐趨但徐疾之舒爲之故以進而益恭爲威儀也執玉者則唯

舒武舉前曳踵注雖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蹉跆也。以上本記

以下補記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
不得階主階字語看造也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
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少儀○凡與客入者每門
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
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
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
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
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

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疏賓初至階名讓不先登也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
客從之者言主人先升至第二級客乃升第一級故云從之公食禮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連
步以上謂足相隨不相過也上于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
則先左足○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
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謂講
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
而辭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席。○疏曰撫謂以手按止之也辭不當主人之正席也客徹
重席主人固辭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疏曰禮器云席諸侯三重大夫再
重公食饗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者少故主人爲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也客

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注 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疏曰。此併之殽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胾。今云外內明不得在羹食之內。故知在殽胾之外內也。葱渫處末。疏曰。地道尊右。言處末則在醯醬之左。失正饌雅有醯醢無葱渫。故知葱渫爲殊加也。以其葅類。故知在豆也。酒漿處右。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疏曰。脩亦脯也。左朐朐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擧之便也。○曲禮。若濡魚者進尾。擗之由後。鰓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鰓肉易析也。冬右腴。陽氣在下。腴腹下也。夏右鰭。陽氣在上。鰭脊也。祭膴。膴大臠。謂刳魚腹。讀如㖃。○疏曰。食魚則取此肥美處以祭先也。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于左。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于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少儀。客若降等。執食與辭。注 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于堂下然。○疏曰。降等謂若大夫爲卿之客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未食必執飯以辭謝。飯爲食主故也。若欲往堂下食者。公食禮云。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鄭云。辭主人臨已食。若欲食于堂下然是也。此降等謂大夫于卿。故欲降而不降也。若敵者則公食禮云。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無降法也。主人興辭于客。然後客坐。疏曰。主人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主人延客祭。延道也。客不降等。則先祭。祭食。祭所先進。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

進。後祭之。殽之序。徧祭之。疏曰。序次序也。謂炙胾之屬。同出于牲。疑若不如其次。必徧殽而祭。故特明之。○曲禮。○凡羞有俎者。則于俎內祭。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太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于君則祭之。○玉藻。○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疏曰。三飯謂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三飯竟。主人乃導客食胾也。三飧後乃食胾者。案公食禮亦以胾爲加。故客三飧前未食之也。辯遍也。謂先食胾乃遍殽。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于肩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虛口謂酳也。客自敵以下。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疏謂食竟蕩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主人常讓客。故客待主人辯乃得酳也。侍食于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擇手。呂氏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共飯者。止飯而已。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不擇手者。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汗澤。人將惡之而難言。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摶飯。疏云。若取飯作摶。則易多得。是欲爭飽也。○朱子曰。放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也。流謂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食謂當食而叱咤。疏謂以舌口中作聲。弄咤恐似于氣之怒也。毋齧嫌其聲之聞也。毋反魚肉。不以所餘反于器。鄭云。謂已歷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也。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固獲謂必欲取之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揚謂以手散其熱氣。嫌于欲食之急也。毋以箸。貴其匕之便也。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

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羹之有菜宜用梜。不宜以口嚃取食之也。絮就
器中調和也。已客歠不宜以物刺于齒也。醢宜鹹
歠之。以其味淡也。客或有絮羹者。則主人以不能
烹飪爲辭。客或有歠醢者。則主人以貧窶之味爲辭。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毋嘬炙。濡肉殽胾之類。乾肉脯脩之類。決斷也。不齒決則當治之以手也。○疏曰。火灼曰炙。
若食炙。不一舉而併食之曰嘬。是貪食也。羹之有菜者用梜。無菜者
不用梜。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齊醬屬也。○疏
曰。食坐在前。前徹。各食竟起。從坐前北面。當己坐
而跪。自徹己所食飯與羹。飯齊食主。故客主人初
所親饋者也。此是卑者侍食之客耳。若敵者則否。謂客前徹者。謂佐助進食者。主人興辭于
客。然後客坐。疏主人起辭。不聽自徹。客亦止而坐也。○曲禮。則客祭。主人
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
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玉藻

復見。鄉今還拜也。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注鄉所執來之贄也。
將命者適言。
賓郎向之主人也。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注不言吾子見某而曰辱使某見。謙詞也。請還贄于將命者。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注言不敢求見

嫌褻主人。不敢當也。○疏賓主類見。是褻。故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贄而已。
主人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
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注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也。疏上云非敢求見。此云不敢以聞。耳聞疏于目見。故云又益不敢當也。
敖繼公曰。謂不敢以還贄之詞聞于主人。特固請于將命者耳。
軾按不敢以聞。猶言不敢聞命也。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

賓主相見。

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軾按卑之于尊。幼之于長。見必以贄。敵體用贄者。表尊敬也。必平時聞名而未見。或因事見于他所。而未嘗特見。若既見矣。則不復用贄。故士復見者。還贄而已。○復見退。主人不請見。故拜而送之。其不請見者。以賓主相習。情意歡洽。無待請見也。

士見大夫。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

退送再拜。注：終辭其贄，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贄，惟君于臣耳。大夫于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

敖繼公曰：終辭，謂主人三辭，則賓不復請也。士于大夫降等者也，受贄而不答，則疑于君；答之，則疑于敵；使人還之，則又疑于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一拜，其辱亦于大門內之東爲之。大夫云一拜，則士或答再拜與？大夫于士不出迎，入一拜，又不出送，亦以其降等也。入一拜而送乃再拜，則是凡拜而送者之禮皆然，固不可得而殺也。送而亦拜賓禮也。

軾按：此所謂士，官師也，如今鄉搢紳，非未仕之士。然則大夫于未仕之士如何？曰：賢者，父事之、兄事之，執弟子禮焉；德相等者，以敵禮待之。

嘗爲臣者見于大夫。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注：禮辭，一辭其贄而許也。將不答而聽其以贄入，有臣道也。

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一拜。注：奠贄，尊卑異，不親授也。

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擯者自爲詞，以主人尊也。

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家臣稱私，賤行也。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使者命也。

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注：受其贄而去之。疏曰：以其嘗爲臣爲輕，既不受其贄，又相見無褻瀆之禮，故鄭云去之以絕之也。

軾按：古者大夫得自用臣，諸侯而已，故于舊

臣一辭而許，答以一拜。後世雖有尊卑統屬，同爲國家選用之人，後不爲臣而來見，即敵體也。當以友道處之。彼士之嘗爲臣者，又不可不存謙遜。各盡其道則得矣。至鄭注受其贄而去，謂大夫不請見，又不復見，則無所待，可以去也。然大夫不請見，士何必不再見？疏謂去以絕之，不惟不解禮文，并未翫註義也。

大夫相見

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

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繫聯而見也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上大夫之飾取其從帥群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于胸前結之也如麛者執之如獻麛也

如士相見之禮。大夫雖貴異其儀猶如士。

言。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此節之上有見君禮四條朱子儀禮通解入臣禮。

軾按妥適也當也論語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去此三愆言必有中庶幾妥之謂與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

記士于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君所大夫存亦名。于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若是。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正容以待毋解怠也眾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以異也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注子于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

軾按人子事親膝下依依孺慕之誠根于心達于目有不覺其左之右之展轉顧盼而不去者彭所謂念不足看不足是也注訓遊目為視廣廣者猶云都如也曠如也彼陟岵陟屺瞻望涕零者即與之仰觀宇宙俯察品類曠然如無見也反是而思之而知家庭聚順之樂極天下之爾遊爾休無以加于是矣一遊字摹擬孝子依戀之情愉婉之色如畫視上于面則仰下于帶則俯仰有似于傲顧俯有似于不顧者故戒之此與大人言無異于父云云者謂雖遊目而仍不上于面下于帶也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請退。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早晏近于久也改居謂自變動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問夜問其時數也膳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疏曰注云時數者謂鐘鼓刻漏之數。

長者請見

者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注〕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敖繼公曰。大夫之爵于士爲踰等。故曰異爵。辭者謂其以尊就卑。已不敢當也。辭不得命。謂三辭而不見許也。無以見。言其非敵。不可以接見之。走者行之速也。先見之。先亦當作走。蓋既傳言。即走而見之也。

〔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于國君。國君拜其辱。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士見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必先拜辱。主人必先拜辱。不論有德也。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不臣人之臣。大夫于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疏〕大夫爲君。宜避正君。故不拜。已臣貴賤皆答拜也。○曲禮。士于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疏〕此謂大夫謂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illegible]辟之。不敢拜迎。士于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謂士往詣卿大夫。大夫先于門外拜之。亦迎面就相見。若大夫出迎而答其門外之拜。則士走辟之也。○玉藻。男女相答拜也。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曲禮。

陳師道曰。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摯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摯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于自盡。故祭主于重。婚主于迎。賓主于摯。故曰摯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肯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時。豈特士之自賢而

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是而失身。況于禮之亾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獘習而不自知也。○又曰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于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獘必至于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防。而爲士者世守焉

士相見義

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必依

于摯。以言其以道覯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覯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喋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贄。主人三辭贄者。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見。士以禮相逮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于末者。末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集。苟爲簡而相親者皆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于辱也。所以使人愼其交。而毋邇于禍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唯仕于君者名而往。未仕而見于君者。質而奠贄。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名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爵行于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贄。贄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贄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

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贄也者。致斯志者也。君之贄以事神。臣之贄以養人。惟君受贄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贄。不敢當養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儀禮節畧第六卷

鄉飲酒禮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此賓賢能。一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蜡祭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三也。又有卿大夫士飲酒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鄉尚齒。即是黨正飲酒法。〇呂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

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謀賓介。

(儀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將與其鄉人飲酒。乃于衆賓之中。擇其最賢者爲賓。其次者爲介。謀謂商度其孰優也。必就先生謀之者。不敢擅自可否。亦取且示有所尊也。

(通典)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朝服者。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也。古者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就而謀之。

軾按今鄉飲酒禮。非復賓興之舊。然尊賢尚齒。所以敎仁讓。興禮樂。使民觀感鼓舞。而化其澆薄變競之習。非細故也。邇來鄉先生旣少公論。有司亦不復就謀。郡邑率循故事。歲一舉行。甚而以飲酒之巨典。爲漁利之甘餌。豈徒虛糜廩餼已哉。或曰。世風日下。安所得賢者而賓之介之。與其濫。無寧缺也。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郡邑有司。苟能虛

懷延訪。實力奉行。但得謹厚無過之人而禮之。亦足以鼓勵末俗。且使觀乎揖讓周旋之儀。而曉然于潔敬尊讓之義。孝弟之心。油然生矣。

戒賓。謀之鄉先生。已得其人。乃就而請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

鄭注云。拜辱。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不固辭者。素所有志。疏云。士相見固辭。此禮辭即許者。賓已知欲貢己。又以學習德業。猶意相許也。冠禮主人戒同僚尊。又使之加冠于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卑矣。又將貢己。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〇不言衆賓。遣人戒速也。經

言戒賓之儀畧者。已見于冠禮也。

既戒賓。乃陳設。

賓席牖前西北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之席。皆不屬焉。設衆賓席于賓席西。不相續。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尊兩壺于房戶間。玄酒在西。設洗于阼階東南。

乃速賓介。

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凡速賓賓不拜送注人。爲從之。不終事。故不拜送。此獨拜送者。亦是卿大夫尊。賓卑。又擬貢。故拜辱而送之。介亦

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

敖繼公曰。主人既速賓介。即先歸。介及衆賓。皆至于賓之門外。俟賓同往。

軾按從之者。主人歸。賓介從其後而往。鄭注謂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

迎賓

主人一相。于有司中。立一人爲相以傳命。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注差卑也。拜介。揖衆賓。皆西面。

敖繼公曰。亦相者入告主人。乃前迎之。拜介。亦再拜。文省耳。

主人揖先入。由門右。賓厭介。介厭衆賓。皆入門左北上。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將進揖。當塗揖。當碑揖也。楣。前梁也。

主人獻賓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辭。辭賓之降。賓對。注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主人適洗。賓進東北面辭。主人對。賓復位。復所降西階下位。當西序東面。主人卒洗。一

揖一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答拜。降盥。既洗爵。又盥手而後實而獻。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不言一升一讓。從上可知。

敖繼公曰。既拜而盥。爲拜時以右手據地。不無坋汙也。

軾按洗而復盥。以致潔。不厭頻也。非必據地汙手而後盥。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繼公謂西北面者。以將授賓。而不宜背之也。軾按據敖說。是於席前西北面。實爵而獻也。考楊氏圖。賓在東北。又似就尊

所實爵。然後西北面向賓席獻之。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辟也。不敢當拜也。○繼公謂主人西北面于賓席前。賓拜于西階上。而主人乃少退。則是凡拜皆有辟之者矣。賓進。受爵以復位。將升席也。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

薦脯醢。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也。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

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于席也。祭脯醢者以右手。奠爵于薦西。

嚌肺。祭酒。啐酒。降席拜。告旨。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拜。主人答拜。繼公云。拜乃告旨者。謝其以旨酒飲己也。降席卽拜者。欲近于啐酒之處。且以別于拜旣也。旣拜則坐以告旨。

軾按。啐而告旨。猶今人初嘗酒而贊酒美也。

賓酢主人。

賓降洗。降盥。實爵。拜送。主人卒爵。拜。賓答拜。俱如主人獻賓禮。惟啐酒不告旨。又主人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軾按。不告旨者。以所飲乃己酒也。再拜崇酒。崇重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旣。故拜謝之。卒爵乃拜者。若謂己飲之。乃知酒之薄。而賓之崇重爲過當也。

主人酬賓。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注。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

敖繼公曰。主人辭不言賓對者。如上禮可知。自飲乃洗者。亦象賓之飲己也。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

敖繼公曰。此象賓之飲己。故其拜亦皆與受之于人者同。

軾按。酬。勸也。惟恐賓不飲。故先自飲以勸之。所謂導飲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不拜洗。注。不拜洗。殺于獻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于薦西。賓拜。主人少退。拜畢。乃進而奠觶。

席前北面。變于獻者。以奠觶薦西而不親授也。不親授者。以此觶不舉。故不敢親授以勞賓也。凡酬酒有卒不舉者。有未卽舉者。主人皆奠之。而不授。其同燕與大射。及少牢下篇主人酬尸與賓。皆授觶與士禮異。

賓辭坐取觶。復位。

辭。辭其奠觶也。奠觶酬之正禮也。然奠而不授。亦不能無降等之嫌。故辭之。辭之而不獲命。乃坐取觶。示受也。辭及取觶。皆當東面。復位。待主人拜也。

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

北面辭奠觶。由便。凡賓于主人所奠之物。必取而遷之。以示其不敢當之意。且爲禮也。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亦各從其便也。

楊氏云。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也。

軾按奠觶薦東。非不飲也。獻則主人待其卒爵。酬則聽賓自飲也。惟一人舉觶。則奠而不飲。

獻介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

主人將降而揖。所以禮賓。賓降者。以主人將與介及衆賓爲禮。故不敢居堂上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取爵降洗。介降。

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不拜洗。下于賓也。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于介右。降尊就卑也。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嚌不啐不告旨。下賓也。

主人自酢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主如賓酢之辭。

敖繼公曰。洗爲主人將自酢也。

卒洗。賓洗爵卒也。主人盥。

敖繼公曰。主人自飲而盥者。達介意也。

軾按介不敢酢主人。但爲洗爵。主人自酢者。代介之酢已也。盥者。亦若介酢已而盥也。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主人之盥也。介立于洗南以俟之。主人既盥。乃揖而行也。介授主人爵者。不敢酢也。主人受之者。亦達介意也。凡受獻而報酢者。一人而已。其餘則或所獻者自酢焉。此介雖尊。視賓爲殺。故其禮如此。然其初乃得于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

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

獻衆賓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

軾按主人與介行禮在西階至是乃復東階主位與介揖讓而降介降于西階下賓南主人降于東階下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 注衆賓在賓介之南故主人西南面拜之三拜者示徧也答一拜者答大夫不備禮若答士則再拜不升拜賤也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 揖升者揖三人升也不獻于席前避尊者禮也

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 既卒也不拜既爵卒爵不拜也獻而不拜既差卑也自別于尊者且重勞主人之答已也不拜既爵故但立飲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自第四人以下又不拜受愈簡也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注謂三人也 疏席謂席前

敖繼公曰此薦之節當在坐祭立飲之後與特牲饋食之衆賓同無俎矣又既飲乃薦遠下賓介也

不言不祭者可知也

衆賓辯有脯醢 注每獻薦于其位位在下今文辯作遍

敖繼公曰衆賓三人之外者也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 不復用也

記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

一人舉觶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 獻禮既備留舉觶為旅酬始示留賓之意一人主人之贊者舉觶代主人之行處中庸所謂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拜賓答拜 舉觶者自飲洗且拜其意與主人酬賓之禮同賓席末拜示違其位也不降席答之者以其賤也下二人舉觶放此

乃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 將受觶故拜 進 一人進也

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 受取也 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 下經云賓坐取俎西之觶即此觶也其于薦西爲少南乃云其所者明其近于故處也

樂賓

設席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三者小雅之首篇也。春秋傳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illegible]得歌大雅。則士大夫相飲得歌小雅。是之宜也。凡所歌者。皆不取其詩之義。但以其所得用者樂賓耳。

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于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于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注)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三詩小雅篇。今亡。未聞其義。

敖繼公曰。磬南。阼階西南也。北面立。蓋亦東上。如工立于磬南。近其所應之樂也。詩曰。笙磬同音。而禮有笙磬笙鍾。則吹笙之時。亦奏鍾磬之屬以應之矣。不言者。主于笙也。下放此。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注)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笙詩皆小雅篇。今亡。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朱子曰。二南之分。程子以爲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太姒之化者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太姒之化而成德。屬之召南。此爲得之。謂之南者。言其化自岐雍之閒。被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此謂也。

敖繼公曰。樂即此六篇詩也。合樂謂合周南召南而歌之。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注)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

敖繼公曰。工。其長也。正歌。謂所歌者皆風雅之正也。凡歌以既合樂爲備。故告備于合樂之後。工雖告正歌備者。蓋以己之所有事而言。故不及乎其他。必告于賓者。飲酒主于賓。歌亦有賓故也。

立司正。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不由北方，由便。
作相爲司正。作，使也。禮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
敖繼公曰，自是以後，禮節司正皆有事焉。于此立
之，亦示留賓之意也。謂之司正者，以其正此飲酒
之禮而名之。
司正洗觶，升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
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安，安而留之也。
敖繼公曰，司正繼主人意，必欲安賓，故受命于主
人以安之。安賓而賓辭，則是賓于此時果有不安

之心矣。辭者，蓋以主人有旨酒嘉肴，已已受賜爲
辭也。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共，拱手也。
少立，乃坐取觶，不祭，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
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不祭者，殺于獻酬也。卒觶拜者，謝主人也。主人不答拜，不與爲禮也。
軾按，主人請立司正，而司正自飲者，所以開旅酬
之端也。其面立，又奠觶所立之處，以示旅酬俱當
[illegible]

旅酬。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即一人所舉之觶也。阼階上北面酬
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初起旅酬。賓坐奠觶，遂拜，執
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
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
拜送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賓揖復席。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
之禮。主人揖復席。
軾按，主人即以賓所酬之酒酬介，儀如賓酬主人。

惟既實觶，西南面酬介，與尊賓禮也。
介酬衆賓，衆賓又相酬。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
受酬者降席。旅，序也。
軾按，衆賓相酬，恐人衆而亂，故設司正而相之。旅
即旅酬之禮也。其先後之次以齒。
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
軾按，酬已辯矣，其末受觶者，飲畢，而奠觶于篚。無
所旅也。
二人舉觶。儀如一人舉觶。必二人者，一舉觶于賓，一舉觶于介。賓則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

與介則薦南奠之。介辭坐受以興。

徹俎。

凡徹俎，賓主皆降。○記云：賓介之俎，受以降，遂出

按使者主人之俎以東。藏于東方也。

遂燕。

揖讓升坐如初。

乃羞。〔注〕羞肴具以案酒也。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

軾按：如今換席也。

敖繼公曰：注云所進者狗胾醢也。少牢特牲饋食

之庶羞皆以其牲肉爲胾，又有醢。故知此禮當放

之也。

無算爵，無算樂。

〔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燕乃及之。

軾按：既奠觶于篚，復取爵而飲。無算者，以醉爲度也。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闋，故曰無算爵、無算樂。

賓出。

奏陔。陔夏也。有聲無詩。之樂，金奏者一也。

楊氏曰：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能以

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

奏陔夏則有鐘鼓矣。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

夫士鼓而已。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鄉服，鄉飲酒之服，即朝服也。鄉飲酒主禮也，乃朝服。放君之燕禮，故如其服也。介不拜賜，禮主于賓也。

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

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疏曰：彼此賓主皆

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

息司正。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舉其長也。

無介，不殺，皆取于薦脯醢，羞惟所有。不拘何物。徵惟所

欲。徵，召也。疏曰：昨日正行飲酒，不得與親友。故今飲食之餘，可別召知友也。

鄉樂惟欲。鄉樂者，凡國風皆是也。惟欲者，惟其所欲，則使工歌之。不如昨日之有節也。

〔葛〕充宗論鄉飲酒席：太古今異宜，先王之禮存于今者蓋寡，獨鄉飲酒禮，郡邑尚歲行之，儒子弱冠時，備見正符公幣，弟兄議季賢，見于庠，觀禮于郡庠，見懸圖一軸，書賓主位次，其設席如北，其圖大賓之席在西北，面向東南。三賓之席在西南，面向東。廿郡守為主人，席于東南，面向賓。郡丞所為僎坐，席東北向。二賓通判推官席東面西向。三賓之席在堂西。予竊心異之，謂古人有憂者側席而坐

鄉飲酒。嘉禮也。胡爲其側席也。孔子平居席不正不坐。鄉飲酒。禮席也。胡爲其不正也。罔之相禮者。則曰此見于鄉飲酒義。占禮賓爲將于于禮未深攷。雖必疑之。亦姑信之。年來集禮說。取鄉飲酒義詳思之。始曉然曰。前章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者。言其方也。後章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于東方者。言其鄉也。後人行禮。信其前。而遺其後。遂悉爲側坐相向。乖爲令典。郡縣諸司。以吏治爲急。于此無過遵行故事。孰爲審察其非。其相禮執事之人。類皆庸碌無知。豈能深究。行之旣久。羣視爲禮之固然。至有志乎今之失。而反致疑于經者。如郝仲輿遠于經學。其于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云。此坐位與前異。則亦以前文爲側坐矣。嗚呼。不察經文。而致今之失不可也。因今之失。而致疑于經。益不可也。儀禮鄉飲酒篇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位。皆不屬焉。不詳其方與鄉。故鄉飲酒義特明之。然儀禮獻賓時。云賓升席自西方。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其席之正。而賓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皆可得而推之矣。鄭註儀禮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是四面之坐。禮經圖明。註家未失也。又鄭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則漢時亦非側坐也。張子云。坐位賓主不相對。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也。若相對。則主於敬主矣。斯言深得布席之義。自餘諸家。亦無解爲相鄉者。獨方氏云。賓面東南。介面東北。主人面西北。僎面西南。豈其因時俗行禮如此。而爲是言乎。考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圖式。實與經註同。至二十二年更定。則如方氏說。其非禮不正。舉世莫知。蓋已久矣。或曰。古之時謀賓介也。以齒德。今率貴富人耳。古之時獻酬交錯。三揖百拜。今皆略矣。不貴其大。而貴其席之之末。無乃已疎乎。曰。吾亦知此禮之名存而實亡然吾甚愛其名之猶在也。使其名存實亡。而席文之說。悉更從今俗。如席地之易爲几案。籩豆之易爲器皿。吾無責耳矣。乃觀其設。則側鄉也。則北

由則曰自古然也。嗚呼。禮隨時變。古禮之不行於今何害。吾惡其非古而託於古。且恐儒者惑於今之失。而疑以之釋經也。故特爲之辨。

通典 後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隨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弊俗。可先錄鄉飲禮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冊經籍。所以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行於天下。此來唯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

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匪但以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爾有性識人于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示風俗

陳州之禮書禮義者人性之所固有然民勞于耕養則曠于尊卑長幼貴賤之節先王于是因其暇

時制為鄉飲之禮以正齒位此尊讓絜敬之俗所以成而鬬辨暴亂之禍所以息也其屬飲則于鄉學其主人則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賓介則就先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則黨之飲酒必于每歲蜡時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則州之鄉飲必于春秋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以禮之賓之則鄉之飲酒又于三年興賢能之時也其坐主人于東南僎于東北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此所以正齒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所謂正齒也以至牲則用狗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尊於房戶之間羞出東房洗當東榮與夫升降酬酢繁省隆殺之辨皆制之以道此孔子所以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鄉飲三賓之席不屬鄉射無介而飲有介鄉射處士為賓大夫與則易之以公士鄉飲

處士為賓有大夫與不易之者以鄉飲之所重者在賓與射異也後世鄉飲酒廢間或講求而復古者則漢明晉武常舉之于上伏湛李忠常行之于下而史臣稱之以為美談蓋名生于不足也

禮經會元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古之教者習鄉尚齒然黨正屬丘自家之民因十二月之蜡以鄉飲酒之禮而行于黨序之學教之以尊長敬老而孝弟之道行焉一命受

職。下士也。再命受職。中士也。三命受位。上士也。命爲九等。此謂三命者。以在比閭族黨者言之也。一命齒于鄉里。是爲下士者。與鄉里之賓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鄉里者。不以爵先齒矣。再命齒于父族。是爲中士者。與父兄之族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宗族者不以爵先齒矣。三命不齒。是爲上士者。其爵稍尊。故特設席于尊東。而不與同族者相次也。則齒自齒。爵自爵。而不相踰矣。故祭義亦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若夫族

有七十者。則其年爲尊。雖有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尚齒矣。以此見周人親親貴貴尚爵尚齒。蓋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周人必以是禮。而寓之于鄉飲者。以民之素習于學也。鄉飲酒之禮行而尊長敬老之教立。民知尊長敬老。而後能入孝弟。入孝弟。出尊長敬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故司徒以陽禮教讓者。教以此也。鄉大夫以禮禮賓興者。禮以此也。黨正掌教飲酒禮事者。掌以此也。故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然

鄉飲之禮。司徒黨正固教之也。鄉大夫必三年而始一行。先王謂此禮之不可疏也。故命黨正于國索鬼神而祭蜡之日。乃大會民而飲酒。而寓是教焉。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以報八神之有功于農也。蜡祭之日。天子且以黃冠野服。而與田夫野老相周旋于俎豆之間。籥章曰。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吹豳頌者。昔農功之成也。擊土鼓者。存古樂之本也。息老物者。當物之既成。勞農以休息之也。吹豳擊鼓與民休

息。其浹洽之意何如哉。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今黨正以此禮而行于黨序。其相接之意可知也。行鄉飲之禮而尚齒。以見先王之節民以禮。行鄉飲之禮而祭蜡。又見先王之漸民以仁。

又論酒政。成周酒政嚴矣。在周書則有酒誥一篇。在周禮則有酒政等官。夫祭祀必有酒。奉養必有酒。燕饗必有酒。是不容一日廢也。然甘酒有戒。湎酒有徵。沈酒有誓。彝酒有誥。先王無不致謹于酒。今酒人以酒設官。惜其酒耶。抑禁酒耶。是五齊之

酒三酒四飲之物厚薄之異清濁之異新舊之異。
此內酒正之所必辨也。祭祀之用。賓客之用。王后
世子飲膳之用。耆老孤子士庶子饗食之用。此正
酒正之所當共也。祭祀而無酒則無以交此誠于
神明。奉養而無酒則無以將此誠于君親。燕饗而
無酒則無以暢此情于臣子。此酒之為用博矣。故
以對神而言則謂之凡酒。司尊彝曰凡酒羞酌是
也。以飲食而言謂之飲酒。酒人曰賓客之飲酒是
也。以陳設而言謂之陳酒。酒人曰賓客之陳酒是

也。以獻酬而言謂之禮酒。酒人曰賓客之禮酒是
也。以祿養而言謂之秩酒。酒正曰凡有秩酒是也
凡酒用於祭。飲酒用於燕。禮酒用於饗。陳酒用於
祭養。秩酒用於養老。合而言之。皆曰公酒。酒正曰
凡為公酒是也。若夫五齊則專用於共祭。四飲則
專用于致養而已。此酒之用有別也。然而酒人以
其酒入酒府。漿人以其飲入酒府。是故王之所得
用。酒正之所必共。而酒正掌酒之政令。則未嘗不
謹焉。共酒材也以式。授其賓尊也以法。共須酒則

有法以行之。秩酒則以書契授之。至于祭祀之酌
且有數。王之燕飲。亦有計。他官會計惟以歲終。而
獨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日計之也。月入其要。月計
之也。而使小宰聽之。歲終則會。雖不及王后。而世
子之飲酒亦會之。則周人之致謹于酒可知矣。不
特此爾。先王于飲酒之器。而且有法存焉。彝有舟
以示其過量則有沉溺之禍。尊有豐以示其不節
則有浸淫之患。六彝曰彝。所以示其祭酒之有常。
六尊曰尊。所以示其祭酒之有等。先王器皿之設

每每示戒。而況於給用之際乎。然此皆示人君節
飲之道也。酒人漿人。閽奄人也。酒正一官。獨無一
語以示民飲酒之禁。而黨正方且屬民而飲酒于
序。司徒之陽禮。則教之飲酒。鄉大夫之賓興。則賓
之以飲酒。族師雖無飲酒之禮。亦因祭酺而行獻
酬。何邪。蓋周人未嘗禁民之飲。而亦未嘗縱民之
飲。屬之而必以齒。教之而使不爭。一則曰禮。二則
曰禮。又何待于禁乎。萍氏秋官之屬。則掌幾酒謹
酒。蓋以酒之溺人。危甚于水。故使掌水禁者幾而

譏之也。司虣市官之屬。則禁以屬游飲酒于市者。亦以市者人之所聚易至鬬闘。故有羣飲不禁者。則執而殺之也。此二官雖非酒官之屬。而實操酒禁以禁民者。不如是則羣醉以亂鄉井。沉湎以敗風俗。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先王于此必立法以禁之。非若後世禁民酤酒而自榷其利也。然酒禁不掌於酒官之屬。而掌於他官。是不忍因酒以禁民。而况因酒以取利乎。漢初蕭相定律。禁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禁羣飲也。文帝以酒醪靡穀。

而下詔。景帝以五年夏旱而禁酤。慮民乏也。時平賜民羣飲。則賜酺三日。賜天下大酺。示恩意也。至武帝天漢二年。初榷酒酤。禁其飲于下。而私其利于上。禁日益嚴。而民之犯法日益衆。昭帝元始六年。雖罷榷酤。而又令民以律占租。亦未免規酒利也。其後宣帝賜百戶牛酒。詔勿禁鄉飲酒之會。則視之以爲非常之恩。豈知周人之禁民飲者以正民德厚民生而已。豈設官以羅民利哉。周人之教民飲者以賜民心洽民禮而已。豈示恩以示民樂哉。故曰以禮尊民而爲禁。則周之鄉飲。人不以爲私。其禁酒也。人不以爲怨。以利罔民而爲禁。則漢之榷酤。人不以爲法。其賜酺也。人不以爲恩。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

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

疏。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共之。供。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示主人以此自潔而事賓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浩齋曰立賓以象天所以尊之也立主以象地所以養之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象陰陽之輔天地也三賓象賓之長也其以輔賓猶三光之輔于天也三光星之大者有三其名不可得而考先儒謂三大辰心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理或然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爲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墮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復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故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浩齋曰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刪辨

之義僎有異入之義各從其義理或然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爲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其賓主之位至於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焉聖賢明也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敬其天理之節禮夫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也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謂其足以正身而安國也聖人務焉豈無意哉。浩齋曰天下之理義無所不適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適無所不徹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不在乎他在吾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

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嚌嘗之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己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還在西階上云卒觶者論其將欲卒爵之事致實則論其

臺酒之體。酒爲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豆當作偶數。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舊說此是鄉正爲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賓興賢能之飲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疏曰。主人既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矣。○方氏曰。主酌賓爲獻。賓答主。主又答賓爲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雖祭酒則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

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間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

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觶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恐旅酬時有懈惰失節者。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浩齋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也。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

不亂也。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而坐燕也。脩。舉也。脩爵無數。無算爵是也。凡治事者。朝以聽政。夕以脩令。鄉飲聽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而鄉飲畢。猶可以治私事。是莫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無不醉矣。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鄉飲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浩齋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賠之者。參矣。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前言介僎陰陽。此言象日月者。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象之。此章言體。故以日月象之也。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以三光為三大辰。正義按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曰。大辰者。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爾雅。房心尾。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是亦政教所出也。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

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方氏曰。海有四。此言東者。取夫水之所歸也。水位居坎。而其流歸東者。由其生於天一。行於地中故也。天傾西北而不足。故水之源自此而生。地缺東南而不滿。故水之流順此而行。天之所傾。地之所缺。則其形下矣。而善下者。水之性也。故其理如此。然則水位居北者。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南與北合。水位居北。而流不歸南者。蓋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南方之德火。火則水之所勝。生之為利。勝之為害。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趨其所生焉。○浩齋曰。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玄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後世因謂水為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愁讀作揫。○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德合天地。故曰產萬物者聖也。假。大也。揫。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揫之以時察。言揫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後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

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
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
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張子
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者。賓主相對。則是禮主於敬主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
軾按世之惑人者多矣。而酒爲甚。古人祭祀燕賓
養老外。無飲酒者。論語記孔子惟酒無量。郎鄉飲
酒禮所謂無算爵也。然無算爵而不及亂。惟聖人
爲然。然孔子嘗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是聖人且

不敢自必其然也。夫以聖人所不敢自必者。而欲
以責之常人。難矣。故欲無亂。不如不飲。而或且曰。
酒忘憂也。嗜酒者有托而逃也。抑知人之所以異
于禽獸。獨此心耳。心難覺而易昧。悚惕之。震動之。
猶懼其未也。無端而昏之以酒。不大惑歟。孟子曰。
生于憂患。死於安樂。忘憂是忘生矣。小宛之次章
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此遭亂相戒免禍之詩也。
未聞終日酩酊。而能脫然于亂世者矣。吾嘗謂陰
司果有地獄。其必何晏王弼輩居之。蓋自曠達之

說起。一時輕薄之徒。爭相趨效。而學士大夫。又美
之以文章風雅之目。而淑愼爾儀之君子。反詆爲
鄙吝。蓋至是而酒之中于人心風俗甚矣。獄訟繁
興。猶其後焉者與。先王知斯人飲食之欲。不可以
盡遏。而思所以過其流。于是制爲飲酒之禮。一獻
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不醉則不
亂。不亂則無惡于酒已。此鄉飲酒之禮。不可不亟
講與。

附呂氏鄉約 朱子定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
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
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
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書
于一籍。過失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
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
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

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諠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若與之朝夕遊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遊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按謂長於己二十歲。別本作三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惟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

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望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倣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

其不必書尊名他客。則不可兼名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名敵
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名少者用客目。明日客
親往謝。○日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
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
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
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
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日凡燕
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
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
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
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
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
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
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
獻衆賓如前儀。惟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
不亂。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日凡
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
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

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日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
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日不賀。然禮亦日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
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
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
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日凡慶禮如常儀。
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
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
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
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
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
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
皆以白生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
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
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
而送之。賻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為之營幹。及卒哭。及小祥。及
大祥皆常服弔之。○日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
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日凡聞所知之喪或

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聞於官司或擇人

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

已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序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

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做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爲受

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
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先拜長者拜時尊者不拜。直
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
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
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
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
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禮。
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
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
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
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
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
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
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儀禮節畧第七卷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東首。

丘氏曰。正寢即今人家所居正廳。遷居正寢者。惟
家長爲然。餘則遷于所居之室中。

輒按廳是廳事。非寢之謂。廳與堂無室。寢有室。古
人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正寢。燕寢則正寢之旁
室也。士喪禮死于適室。疏云。天子諸侯謂之路寢。
卿大夫士謂之適室。亦謂適寢。總謂之正寢。必死
于是者。欲其終于正也。然有無庸泥者。病劇則不
可遷。不劇。又無遷理。且今士人所居。不必皆有堂
寢。但卒于所居之室所寢之牀。亦屬無礙。

丘氏儀節。戒內外。戒內外安靜。毋得諠譁驚擾。書遺言。加新衣。
徹去舊衣。加新衣。〇喪大屬纊。置新綿于鼻口之
記用朝衣。今用新者可也。間以俟氣絕。〇攄
不動。則是氣絕。〇按此四節。原本連後廢
牀等儀。今分爲二。以此儀係未絕時事也。

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有疾。疾者齊。養者
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

婦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
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註云齊正
性情也加新衣明其終于正也不絕於婦人男子
之手爲其褻也
軾按君子重終必得正而斃焉曾子之易簀子路
之結纓是也疾者正養疾者亦不敢不正故各齊
焉內外埽除致潔也徹褻衣加新衣爲不可使衣
汚褻之衣以死也註謂爲有賓客來穢惡之非是
然疾劇易衣慮爲風邪所中且待革之頃亦萬難

力疾以易論語加朝服拖紳加者加于衣上耳非
必徹去舊衣也又屬纊以俟氣絕此最無謂人死
氣絕無難辨者何必屬纊況一息猶存養者方冀
其生疾者豈自信必死今屬纊以俟氣絕是早逆
其死也疾者痛心養者何忍不絕于婦人男子之
手者謂持體之御者也若夫妻子母之屬已死且
撫之馮之豈將死之頃而不容握手一訣耶春秋
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註云小寢夫人寢也禮男
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今僖公薨于小寢譏其近女

室蓋引禮文以証僖公之不應近女室非謂公絕
于夫人之手也禮夫婦老同藏死同穴今士人不
必皆有御者持手足者非夫妻子母之屬而誰雜
記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喪大記婦于舅姑但捧衣
而不服膺今做此禮嫂叔遠嫌舅婦不相持可耳
又按丘氏補書遺言一條最當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凡在親屬俱當稟奉遺敎矧茲子孫雖庭訓有
素不若彌留可嚀數語苟有人心終身不忘又姚
崇疾將革析貲曰陸賈石苞古之達者亦先有定

分以息後爭近世人心不古同室操戈都緣財產
雖其子之不肖亦緣親之未有成命也故能力疾
則自書否則子弟代書之其有遺忘書者敬詢之
書畢長子收貯他日藏之廟至若非禮亂命及兒
女情態瑣屑語不必書或謂疾者宜靜可令悤悤
計慮乎況孝子冀親之生遺命所不忍問也斯言
良然然疾者有未了之事當知不可不言尊長在
旁察其狀可問則問之不可問則毋強
既絕乃哭

丘氏儀節。廢床寢地。楔齒。舉哀。至是婦女入男女哭擗無數。

軾按古者廢床寢地之義。冀其受氣而生也。不知寢之於地。果能令親生乎。無論疾病垂死之身。奄奄一息。方保護之不暇。而舉而委之于地。地氣侵沁。是益其病而速之死也。即既絕矣。亦斷無藉地氣而復生之理。仁人孝子。忍舉親尸而置之地耶。楔齒用角柶。爲將飯含。恐死者口閉也。竊謂飯含之禮。固不可廢。然以角柶楔死者之口。使不得合。

人子之心。其何以安。死沐浴而飯含。口未即閉也。至綴足用燕几。竈覽。其謬尤甚。斷不可從。又儀禮始死幠用斂衾。注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幷用之衾。小斂之衾當陳。故用大斂之衾。疏必覆之者。爲其形褻也。竊謂復而後行死事。未復不當用斂衾。喪大記始死遷尸于床。幠用斂衾。去死衣。疏去死時所加新衣。及復衣。爲尸將沐浴故也。是幠衾在復後遷尸南牖時明矣。

復

丘氏儀節。復。一人持死者之上衣。曾經服者。左執領。右執腰。升屋。自前屋升脊北面。招呼。呼曰。某人復。凡三次。○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氏或行第。隨常所稱乎。卷衣降。自屋後下。以所卷衣覆尸上。哭擗。復畢。男女哭擗。

檀弓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馬晞孟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禮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乎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

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卷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

溫公書儀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左執領。右執腰。就寢庭之南。北面。招以衣。三呼。卷衣而入。

軾按禮運曰。天望而地藏也。疏天望謂望天而招魂。此升屋而復之義也。然倉卒不能如儀。從書儀復于庭南。似較簡便。

乃易服不食

丘氏儀節。易服。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諸有服者。皆去華飾。○華飾謂凡衣服之有色者。男子腰帶。婦人首飾臂玔之類。男子。皆扱上衣之前衿于帶。餘有被髮徒跣。婦人不徒跣。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女子之已嫁者。則不被髮。不食。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親戚鄰里爲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少食可也。男女哭擗無數。

試按人日不再食則饑。三日不食。哀痛之至。不能食也。問喪云。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又曰。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彼居喪飲酒食肉者。獨何心哉。又世俗于親死之日。營辦酒食以供賓客。主人方哀號擗踊。水漿不入于口。而惡客乃豪飲大嚼於其家。忍心害理。于此已甚。是皆王法之所必誅者也。

立喪主。凡主人。謂死者長子。無則長孫承重者。專奉饋奠。主婦。謂死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以子弟或親戚知禮者一人爲之。主賓。用同居之尊且親者一人爲之。如無同居者。擇族屬之親而賢者。無族屬則用親戚。無親戚則用執友亦可。專主與賓客爲禮。相禮。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爲之相。杜喬母喪。宮中無相。時人譏其粗略。則喪必有相也久矣。凡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鄉中素習禮者一人爲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司書。以子弟知書者爲之。司貨。置二曆。其一書凡喪禮當用之物及財貨出入。其一書親賓賻襚祭奠之數。○凡喪事當用之物。相禮者俱命司貨豫爲之備。及所用之人亦當與護喪豫求其人。庶臨時得用。不致缺乏。今謹詳其目如左。

備具

棺具。板。川杉爲上。土杉次之。○棺非死後可備之物。古者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脩。縱年未至六十。亦宜于疾病時備之。油。桐。麻。漆。灰。瀝青。用蚌粉黃蠟清油合煎之。○出厚終記。糯米。紙。麻穰。鐵釘。鐵鐶。大索。

七星板。用板一片。其長廣棺中可容者。鑿爲七孔。○即楄柎也。

遷尸之具。

幃。用白布爲之。以障尸。尸床。以木爲之。去薦。牀簀。以竹爲之。枕。衾。以上皆用舊者。無則買之。或造。臬子。

沐浴之具。

掘坎爲坔。以土塊爲竈。煮沐浴湯者。盆。盛水者。沐巾。浴巾。俱用布。上下體各一。櫛。梳也。組。絲繩束髮根者。

襲具。

襲牀。薦。席。褥。枕。幅巾。其制如煖帽。以代古之掩也。充耳。用白綿二塊。如棗核大。以塞耳。幎目。用熟絹方尺二寸。夾縫內充以絮。四角有繫。于後結之。握手帛。用熟絹二幅。各長尺二寸。廣五寸。以裹手兩端。各有繫。深衣。大帶。布履。袍襖。有綿者。汗衫。袴。布襪。

裹肚。以上隨所用之多少。皆用白布新製。衾。

含具。

錢。米。匙。

斂具。

綿布。（用細者。絹帛亦可用。以爲二斂之絞。）衾二。（一無綿。一有綿。）衿。（單被也。用布五幅。）

牀。席。褥。薦。冒二。（一自頭韜下。一自足韜上。）

奠具。

桌子。香爐。香合。香匙。酒。酒注。酒盞。

椀。盤。楪。茶盞。盞托。罩巾。（製竹爲之。蒙以細紗。）

盥盆。帨巾。燭臺。脯。醢。

括髮免髽之具。

麻繩。布頭繻。（用以括髮者。）裂布。（用以免者。）竹簪。（木者亦可。用以髽者。）

服制之具。

麻布。（凡六等。極麤生者以爲斬衰服。次等麤生者以爲齊衰服。次等生者以爲期服。稍麤熟者爲大功服。稍細熟布爲小功服。細熟布爲緦麻服。）有子麻。枲麻。草屨。

線。杖。綿。

靈座魂帛銘旌之具。

交椅。桌子。帳幙。（用布爲之。設于堂裏。別內外者也。）衣架。帕。

枕褥。衣服。（生時所用者。）櫛合。靧盆。帨巾。牀。

帳。（枕席衾褥靴鞋生時奉養之具皆備。）紅絹。（銘旌具）竹竿。木趺。白絹。（爲魂帛者。）粉。（書銘旌者。）箱。（盛魂帛者。）

治葬之具。

炭。石灰。細沙。黃土。瀝青。石。淡酒。

薄板。桐油。

送葬之具。

明器。下帳。苞。筲。甖。方相。戈盾冠服面具。

玄纁。翣。功布。喪車。竹格。木主箱。木主。（并櫝。）靈車。布幕。（所以障婦人者。）

以上俱詳喪具。其可不用者。論見後。

當用之人

贊者。祝。侍者。（以上皆用親戚及常役使者。）內御者。（沐浴時用之。）

執事者。木工。釘工。漆工。石工。（以上物事皆相禮者與護喪者計議。或因其舊而用之。或一器而數處用之。或借諸親隣。或買之市肆。或命工脩造。皆大第當預爲措辦。免致臨時倉卒失誤。則禮不難行矣。）

治棺（詳見後）

訃告於親戚僚友。

護喪司書爲之發書。無則主人自訃親戚。不訃僚

友自餘皆問悉停，但書來弔者卒哭後答之。

書式 ○某人以某月某日得疾，不幸于某月某日棄

世。專人訃告○月日哀子某人泣血。

丘氏曰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書儀

于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父母俱亡則稱

孤哀子，不知何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

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

氏禮註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乎三十以上

不得爲孤也。今既行古禮，父母喪俱宜稱哀子。然

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

沐浴、襲、奠、爲位、飯含。

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尸掘坎

丘氏儀節設幃。綫自布爲幃幔，以障內外。尸未襲斂，不欲人褻之也。故斂即撤之。設尸牀、舖置于尸前，施簀設席枕。遷尸牀上。執事者盥手，共遷尸于牀上南首，解衣覆以衾。掘坎、掘于偏僻潔淨處。

溫公書儀將沐浴，則以幃障臥內，侍者設牀于尸所臥牀前，縱置之，施簀席簟枕，不施氈褥。遷尸于牀，南首，覆以衾。注云古者疾病廢牀，將沐浴則復遷尸于牀。既死乃臥尸于地。訛也。古者沐浴飯含，皆在牖下，今室堂與古異制，故于所臥牀前置之，以從宜也。

朱子語類答尸南首之問云，士喪禮飯含章，鄭注云，南首遷柩于祖注云，此時柩北首，祖祭注云，旋柩向外。足知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時北首。非溫公創爲南首之說也。君臨臣喪，升自阼階西向，撫尸當心，則尸之南首，本不爲君南面弔而然也。

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疏云，每一條義兼二事，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于死者無用，二則令浴汁入坎也。又云，周人浴不中霤者，用盤承浴汁也。是以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也。○楶按應從喪記，家禮言掘坎，謂以沐浴餘水，傾于坎而埋之也。

陳襲衣。

以桌子陳襲具于堂前東壁下，西領南上。

沐浴飯含之具。

以桌子陳沐浴飯含之具于堂前西壁下。執事者

爲湯于爨。

乃沐浴。

喪大記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授御者。御者差

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

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

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注差。淅

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士喪禮沐稻。此云粱。

蓋天子之士也。疏重鬲者。謂懸重之罌也。取徹厞

以然竈煮沐潘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何取此薪

而用之。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也。○軾按用粱

稷者。將爲粥縣于重。而先取其潘以沐。又內則面

垢燂潘請靧。是生時䘏沐亦用潘也。今不設重。且

倉卒不能如禮。但汲水溫之以沐浴可耳。

丘氏儀節。侍者以盆盛湯入。喪主以下出幃。于帳外北面立。舉哀。

俱哭。沐。侍者解髮沐之。晞以巾。且以組撮髮爲髻。浴。侍者以手抗其所覆之衾。先澡其上身。以巾拭之。又澡其下身。別以一巾拭之。畢。還覆以衾。翦爪。盛于囊。俟大斂納于棺。理餘

水。其沐浴餘水。并巾櫛。棄于所掘坎埋之。

呂氏曰。斷爪剪須。何謂也。體受歸全。存之何病。

也大可同浴法。就牀抗衾。澡之以二巾。而收其濡

以一巾乾之。蓋事死與事生不同。總之用其意。不備其

事。故荀子曰。不沐。言不必如生人沐也。則濡櫛三律而止。濡櫛也。律者批髮也。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此易曉者。

軾按士喪禮。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沐

浴設明衣。乃入即位。註云。象平生沐浴裸裎。子孫

不在旁。已設明衣。可以入也。是沐浴必平時役使

親近之內御方可。然今士人御者無幾。而沐。而浴。

而抗衾。而髻髮蚤揃。豈一二人所能共事。且抗衾

解帶而浴。浴畢遷牀。始去死衣。非必如生時裸浴

也。內則云。五日燂湯請浴。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

湯請洗。又進盥。長者奉槃。少者奉巾。未聞沐盥蚤

揃而子孫遠避也。今但令御者一人易下體衣。主

人以下稍退尸後。其他則大功以下子弟皆可執

事。內喪則用族姓婦女。主人主婦亦無庸避。惟男

尸女出。女尸男出可也。至卒襲二斂。尤非侍者之

所能任士喪禮襲斂用兩親喪大記士與執事則
斂凡斂者六人注云與死者平生共事之人則不
至褻惡死者故斂卒必哭一不食其情切也今士
大夫家當以族子弟之習禮者執其事臨之以護
喪相禮親友親斂者聽其自來孝子當事止哭必
詳必慎勿之有悔焉則得矣

襲

丘氏儀節侍者先於帷外空處設襲牀施薦席褥枕加衣帶等物于其上舉襲牀遂舉以入置浴牀之右遷尸于襲牀上執事者共舉尸至牀上易衣悉去

病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但未著幅巾深衣履○復衣不用斂

徙尸牀置堂中間

按喪大記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又士喪禮小
斂卒男女奉尸夷于堂男女如室位是小斂猶在
室中斂畢乃移于堂今曰徙尸牀于堂中間堂猶
室也與後遷尸牀于堂中不同○戶內即室中非
當戶窔閒之謂

乃設奠

執事者以桌子置脯醢安于尸東當肩曾子曰始
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奠用餘閣亦不忍死其親之
意也奠謂祝斟酒奉置桌上而不酹也奠畢以巾
羃之○主人虞祭然後親奠

記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注腢
肩用吉器器未變也或卒無醴用新酒疏即就也
謂就尸牀而設之尸南首則在牀東當尸肩頭也
未忍異于生故用吉器至小斂奠則用毼豆等爲
變矣

溫公書儀執事者置脯醢酒于桌升阼階祝盥手

洗盞奠于尸東士喪禮復而奠開元禮五品以上
如士喪禮六品以下含而奠今不以官品高下沐
浴正尸然後設奠于事爲宜

主人以下爲位而哭

孝子自是夜寢尸旁藉藁枕塊期以下寢于側近

男女異室

丘氏儀節就位主人坐于尸牀東奠北衆男應服三年者坐主人之下皆藉以藁同姓丈夫期功以下以服爲次坐主人衆男之後西面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牀東北壁下南面西上藉以席薦主婦坐于尸牀西對主人衆婦坐主婦之下對衆男皆藉以藁同姓婦女以服爲次坐主

婦衆婦之後。東面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尸牀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于婦女之後。以服爲行。無服在後。○異姓婦女坐于幃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于幃外之西北向東上。其藉以席。○按書儀。異姓婦女坐于幃內之南。衆哀。自是以後。凡言爲位哭。皆如此儀。○若內喪則親男及婦女皆如此儀。同姓丈夫不分尊卑皆坐于幃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于幃外之西。北面東上。○有羸病者。不能寢藁藉以草薦亦可。

乃飯含。

丘氏儀節。舉哀。主人哭盡哀。左袒。自前扱于腰之右。盥洗。盥洗手。奉含具。主人執箱以入。侍者插匙于米碗。執以從。置于尸右。徹枕。徹去其枕。覆面以幎巾入覆于面。舉巾。主人就尸左。由足而向右。牀上坐。東面舉巾。初飯含。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又實以一錢。再飯含。再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左。又實以一錢。三飯含。三以匙抄米于尸口之中。又實以一錢。復位。主人含訖。掩所袒衣。哭盡哀。

呂坤〔四禮疑〕楔齒以含也。死欲安。氣散魄分之暁親心何似。而楔以困之。安用含爲。此泥禮之過。而近于忍心者也。含之義。不忍親口之虛也。不知含以飯能令親生乎。能令親飽乎。當氣欲絶之時。魂魄離合。親身必有難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親口便乎。不便乎。口容止。一楔之後。雖含以物。而口不復有合時矣。若大天暑。飯壞穢汚生蟲。尤爲不宜。

軾按呂先生此論甚當。但古人制爲此禮。以不忘口爲義。今竟置不用。于心亦有未安。帶存謂當以小珠或玉屑爲飯。最是。吾鄉用金銀屑少許。似亦無礙。惟楔齒斷斷勿宜。

卒襲。覆以衾。

丘氏儀節。先加幅巾。次充耳。次設幎目。次納履。次襲深衣。次結大帶。次設握手。次覆衾。

軾按〔士喪禮〕陳襲事。一明衣裳。用布。明衣。即家禮汗衫。以親身者。長下膝。不削幅。用布。取其潔也。一髻笄。用桑。長四寸。纋中。笄以總髮。生時笄而加冠。死不冠。但撮髮安之耳。桑喪也。取其名也。一布巾。環幅。不鑿。于巾上鑿開一口以含。士自含。不嫌穢。故不鑿也。一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用以裹首也。充以纊。析其末。爲辮結于頤下也。一瑱。用白纊。塞耳以白纊也。一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幎目覆面者。面覆以布巾。又加幎目。組繫。爲可結也。一握手。一決。所謂決見。一冒。一爵弁純衣。爵弁所衣之純衣。祭服也。一皮弁服。皮弁所衣之布積側服也。一褖衣。黑衣裳赤緣之。故曰褖。所以表袍者。即玄端服也。純衣。素積。玄端。所謂三稱也。一緇帶。一韎韐。一竹笏。一屨。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純。綦

繫於踵。滿帶玄端之帶也。袜韐爵弁之韐也。句屨純皆屨飾。註謂各用一以當三也。纔絇以緇爲之。此襲事之陳于房中者也。既沐浴蚤揃組髻。乃筓設明衣。主人入卽位。飯含。含畢主人襲。反位。飯含時袒。至此乃襲。祝掩瑱設幎目。屨綦結于跗。乃襲衣三稱。卽前陳之純衣稅素褖衣也。註遷尸于襲牀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反生時也。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決。設冒櫜之。幠用衾。冒韜尸也。以布爲二囊。上曰質。黑色。其長與手齊。下曰殺。絳色。其長三尺。下掩足。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又于不縫之邊上下安三帶。綴以結之。用時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手而下。此襲之次第也。家禮陳襲衣下。註云。幅巾一。充

耳二。幎目以覆面。握手以裹手。深衣一。大帶一。屨二。袍襖汗衫褲襪勒帛裹肚之類隨所用之多少。幅巾。卽緇布冠。無梁。以代掩。最當。蓋不冠不可用時冠又不便于斂也。汗衫卽明衣。長下膝。裹肚袍襖加于汗衫上。隨所用之多少。禮所謂不在算也。深衣制詳後。古者爵弁皮弁玄端之服。俱有中衣。中衣卽深衣也。襲用深衣。以一兼三也。韐笏不用。從省也。不用冒者。丘氏謂有斂衾自可省。愚謂卽欲用冒。亦必于入棺時。未斂尚望復生。孝子時欲見親之面。忍遽冒哉。今丗遵家禮。襲深衣大帶。其明衣之上。深衣之內。多用新布衣可耳。

帶存曰。送死之事。附身爲大。人子盡心。惟襲與斂。襲所以衣尸。衣厚則水氣不易入。故襲衣宜多。既襲之後。雖有多衣。手不入袖。止是舖而纍之耳。曾見大家襲尸。有用絲綿每指細纏。復將五指合纏者。以手指骨節易于脫落也。足趾亦必包以絲綿。然後用布帛邪幅緊纏。自下而上。復用軟底。其面底俱不用布殼。凡可纏處俱用軟帛纏定。而後襲。

又儀禮設握手。設決。蓋施決于右手之大指。設握後兩手交疊。其決連于左擘也。竊以爲疊兩手于胸前。不如使手下垂。貼身兩旁。于親體安適。且便于斂也。

軾按士喪禮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是其制爲複。外玄內纁。所謂裏親膚也。牢中旁寸四字不可解。註謂牢爲樓。樓斂也。削約。據此解則是握長尺二寸。其中央四寸容手處殺其兩旁各一寸。止存三寸。其兩頭仍各廣

五寸也。但取裹手。則中央似當寬。不應反窄。于兩頭著組繫。謂于四角安繩子以爲繫也。又曰。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決卽決拾之決。正善也。王棘檡棘。不知何物。蓋用此二物之善者爲決也。組繫。安組于決以爲結也。極亦韜指者。以纊爲之。曰二者。食指將指俱用韜也。又曰。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註謂擘手後節中也。敖氏謂擘大擘之別名。似較確。飯字之意未詳。註謂大指本也。麗施也。持謂紐繫而固之。蓋設決于大指。而以其組繫。自指本貫紐中。繞而固持之。又設握。乃以握之繫與擘之決繫相結。則擘與握相連而不開。又記云。設握裹親膚。鉤中指。結于擘。此文本無難解。鄭注手無決者云云。不知何據。士喪禮第一段。言握手制。並未指爲右手。二段言決。決惟右手有之。所不待言。三段言決與握連。亦言右手。記補經文未詳。並非謂右手設握連于左手也。愚意握手長一尺二寸。鉤中指。環裹右手四指。所以固之。而勿使脫落。其大指必另設決。亦握而繫之。

者。象其生時所有事。亦猶竹笏之設云耳。然取固指之義。不若連五指包之爲是。其左手亦必設握。但不用決耳。是握手明有二也。若謂兩手交胸。以一握連之。是梏之也。古人制禮。必不如是之謬。家禮陳襲衣下注云。幅巾一。大帶一。深衣一。履二。充耳二。握手不言是二是一。第云所以裹手。手用裹。必包而纏之。握手長一尺二寸。必不能兩手並裹。其爲二不待言矣。始死綴足用几燕。恐辟戾也。手獨不患辟戾乎。若果襲時兩手交胸。則禮文必有結手之法。如几燕之類矣。

馮尸踊無算。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主人未成服而來哭者。當服深衣。臨尸哭。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弔主人。相向哭盡哀。主人以哭對。無辭。

丘氏儀節。舉哀。弔者臨尸哭。 詣靈座前。 上香。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止哀。 弔主人。弔者向主人致辭曰。某人如何不幸。主人稽顙。拜。興。主人徒跣扱衽拊心。立西階下。向賓立。且拜且哭。無辭。賓答拜。相向哭。弔者與主人相向哭盡哀。禮畢。弔者哭出。主人哭入。護喪送弔者出門。○以上主人未成服有來弔者用。此蓋本家禮及喪大記也。舉哀。弔者入門。弔者致[illegible]尸哭。

辭曰。竊聞某如何不淑。拜。興。拜。興。平身。弔者拜。護喪答拜。護
喪答辭曰。孤某遭此凶禍。蒙慰問。以未成服。不
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拜。興。拜。興。平身。弔者答拜。禮
畢。弔者退。護喪送出門外。○以上主人未成服時有來弔者。用此儀。蓋本書儀及厚終禮也。今子
尊親者用前儀。于疏遠者用後儀可耳。若成服以後有來弔者。其儀見本條下。
軾按未襲以前。本無弔禮。溫公書儀。有主賓交拜。
客拜靈座之文。家禮因之。高氏以待成服而後弔
爲非。引左氏弔死不及尸之語。竊左氏謂贈死不
及尸。是時惠公已葬。而來歸賵。故譏其緩。及尸者

及其未葬之時也。若以及尸爲未襲之時。豈自周
至魯所能及乎。禮。有喪者專席而坐。父母之喪。唯
而不對。蓋孝子心一于哀。不能與人酬酢也。孝子
一于哀。親厚之人。亦哀其哀。聞所親死而往哭之。○
望門而號。撫尸而痛。此其情爲何如。而脩尋常賓
主之儀乎。考士喪禮。始死赴於君。拜送使者。有賓
則拜之。君使人弔。主人哭拜。賓出。拜送于門外。卽襲
君使弔者。君使人襚。主人拜如初。襚者出。主人拜送。遂
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是皆因拜君命而拜之。若

無君命。則不出拜。其兄弟朋友之襚者。弟拜于其
位而已。小斂卒。奉尸俠于堂。主人拜賓。大夫特拜。
士旅拜。賓出又拜送。此拜其親斂。非拜其弔也。將
大斂。有襚者。拜如初。大夫後至者。事畢拜之。斂卒
而殯而奠。乃拜送賓。及兄弟于門外。然俱主人拜
賓。賓不答拜。其意蓋爲執事而來。不敢自居于賓
也。尸柩所在。孝子朝夕哭奠。從無拜禮。孝子且不
拜。而客拜之。孝子于親且不拜。而與客交拜。慰藉
感謝。如常賓常主。豈禮之所許乎。况尸尚未斂。斷

無卽設靈座魂帛之理。溫公取東帛依神之意。爲
魂帛以易重。重之制。設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未
聞設于室而拜以奠也。未斂以前。人子尚望親之
復生。所以尸東之奠。止用餘閣。不以鬼神之道待
之也。若未襲而設靈座魂帛。是死其親矣。家禮但
云入哭。入哭者。臨尸而哭已耳。弔也與哉。本註出
拜靈座云云。決非朱子語。丘氏演爲儀節。繁文縟
數。于古不合。于情不安。刪之可也。又按有服外親
俱在爲位之列。其鄉鄰察友親厚之人。俯俟斂後

入弔亦可。蓋主人哀痛迫切。幾不有生。賓至哭臨。益增悲愴。況方經營斂殯之具。舉室倉皇。即護喪相禮。亦無暇與賓周旋。春秋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家禮謂親厚之人至是入哭亦可。非謂必及是入哭也。或曰襚與賻者若何。曰贈死及尸。弔生及哀。書儀云其所賻襚者。則先遣人以書致之。然後往弔。既弔而致之亦可。以是知弔與賻襚本不同時。儀禮有君襚親襚友襚。親友之襚皆坐而委之。不敢必其用也。又何親致爲哉。

厥明。謂死之明日。

執事者陳小斂衣衾。

以桌子陳于堂東北壁下。據死者所有衣服。隨宜用之。不必盡用。衾用複者。絞用細白棉布爲之。橫者三幅。縱者一幅。每一幅兩頭皆析爲三片。橫者之長。取足以周身相結。直者之長。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于身中。

設奠。

設桌於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盞注于其上。用巾冪。之。又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其東有臺者。祝所盥也。其西無臺者。執事所盥也。別以桌設水盆拭巾于其東以備洗盞拭盞。此一節至遣並同。

其括髮麻。免布。髽麻。

括髮謂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䋣也。免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項向前交于額上。卻繞髻如著掠頭也。髽亦用麻繩撮髻。竹木爲簪也。設之皆于別室。

設小斂牀布絞衾衣。

丘氏儀節設牀。設牀于西階之西。施薦席。于牀上施薦。施褥。席上

施褥。舖布絞。先布橫者三幅于褥上。布直者一幅于橫者上。乃加衾。又于褥絞上加衾。加衣。衾上加衣。或顛或倒。但取方正。舉斂牀。既畢。乃舉斂牀自西階。置于尸南。

乃遷襲奠。遷桌遷之旁所。俟設新奠。乃去之。凡奠皆倣此。○記小斂辟奠不出室。後始死不忍即爲鬼神事之。故奠不出室。將小斂。辟奠于室。遷奠于室。設于序西南。奉尸夷于堂。乃去之。而設小斂奠于尸南也。

〔士喪禮〕厥明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注〕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

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注赬赤也。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疏被生時有紞爲記識前後。恐於後互換。死者一定。不須別其前後。故無紞也。凡陳斂衣。先陳絞紟於下。次陳祭服於上。故云祭服次。至大斂陳衣。亦先陳絞紟衾。次陳君襚祭服。所以然者。以絞紟裹束衣。故皆絞紟爲先。但小斂先布散衣。後布祭服。大斂則先布祭服。後布散衣。是小斂美者在內。大斂美者在外

也。士之服。唯有爵弁褖衣而已。云十九稱。當重之使充十九。必十九者。法天地之終數也。天地之終數。天九地十。死人之終事。故取終數爲斂衣稱數也。襲惟吉庶襚繼陳。則全不用。此云不必盡用。即庶用之。不必盡而已。不務多者。衣服雖多。不得過十九耳。

高閌曰。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斂之辨也。○小斂衣尚少。但用全幅細布析其末而用之。凡斂欲方。半在尸下。半在尸上。故散衣有倒者。唯祭服不倒。凡鋪斂衣。皆以絞紟爲先。小斂美者在內。故次布散衣。後布祭衣。大斂美者在外。故次布祭服。後布散衣也。○斂以衣爲上。小斂之衣必以十九稱。大斂之衣多至五十稱。夫既襲之後。而斂衣若此之多。非絞以束之。則不能以堅實矣。凡物束縛緊急則細小而堅實。夫然故衣衾足以朽肉也。今之喪者衣衾既薄。絞冒不施。懼夫形體之露也。遂納之於棺。乃以入棺爲小斂。蓋棺爲大斂。入棺既在始襲之時。蓋棺又在成服之日。則是

小斂大斂之禮。皆廢矣。

軾按禮。襲衣三稱。小斂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今不拘稱數。以多爲貴。小斂絞紟衾于牀。遂鋪死者舊衣。次鋪新衣。及朝衣袴襦襴衫之類。所謂美在中也。大斂反是。其新舊衣上下鋪之。取平勻也。惟朝衣襴衫。順鋪不倒

遂小斂

丘氏儀節。侍者盥手。洗畢。舉尸。男女共扶助之。安尸于牀。遷尸于向牀先去設牀上。去枕其枕。藉首。舒絹疊衣以藉其首。補空。仍卷兩端以補兩肩。

衣處。夾脛。又卷衣以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大斂衣掩尸。掩尸。其衣皆衽向左。為死結而不為紐。裹衾。裏之以衾其橫直之被。皆未結。開其首不掩。覆衾。又別以衾蒙之。

主人主婦。馮尸哭擗。

主人西向馮尸踊無筭。主婦東向馮亦如之。

問喪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喪大記君撫大夫。大夫撫室老。註撫以手按之也。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君于臣撫之。父母于子執之。子于父母馮之。婦于舅姑奉之。舅姑于婦撫之。妻于夫拘之。夫于妻于昆弟執之。註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疏君尊。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膺也。馮之謂服膺心上也。捧之者。捧當心上衣也。拘者微引心上衣也。執者。執其心上衣也。

雜記君不撫臣妾。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袒括髮免髽於別室。

男子斬衰者。袒開上衣。始用麻繩括其散髮。齊衰

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開上衣。用布纏頭。或用布巾。婦人用麻繩撮髻。戴竹木簪。

禮記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楊復曰。小斂變服。斬衰者袒括髮。今人無袒括髮一節。何也。緣世俗以襲爲小斂。故失此變服一節。

在禮聞喪奔入門。詣柩前再拜。哭盡哀。乃就東方去冠及上服。被髮徒跣。如始喪之儀。詣殯東面坐。哭盡哀。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如小斂之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第四日乃成服。夫奔喪禮之變也。猶謹其序。而况處禮之常。可欠小斂一節。又無袒括髮乎。此則孝子知禮者。所當謹而不可忽也。

軾按袒者。捲起衣袂而露其臂。以便于治事。事畢即襲而掩之。孝子未成服。衣深衣。成服衣衰。袂皆二尺二寸。不袒。則妨于治事也。袒襲有節。含尸袒。含畢襲。小斂訖袒。奉尸侇于堂。襲。將大斂袒。斂于棺。卒塗襲。將葬啓殯袒。朝于祖。襲。藏柩袒。卒束襲。

將蹔祖。既祖襲。柩行祖。出宮襲。將窆屬引祖。窆訖襲。大抵治事則袒。哀甚則袒也。括髮者因始死披髮散垂。至是始以麻括其散髮以爲髻。布纏頭以爲免。婦人亦撮髻以爲髽也。此括髮之麻。免之布髽之麻。皆先設于別室。故此時括髮免髽于別室也。〔士喪禮〕主人衆主人髻髮袒免于房。婦人髽于室。〔疏〕于房于室者。括髮髽俱宜于隱處。家禮所謂別室。兼東房與室言之。

遷尸牀於堂中。

丘氏儀節。執事者。徹幃。徹去向所設之幃堂。遷尸牀。連牀遷尸于堂中。謝賓。主人降階下。凡與歛之人。皆拜之。拜。興。拜。興。哭踊訖。拜訖。即于階下且拜且踊訖。襲衣。掩向所袒之上衣。具絰帶。首戴白布巾上加以單股之絰。禮所謂環絰也。成服日去之。具腰絰。散垂其末三尺。並具絞帶。復位。補註曰。禮于奉尸俟于堂之後。有拜賓襲絰之文。家禮無之。今補入者。蓋以禮歛之後。能知歛者少。賓友來助歛者。不可不謝之也。又家禮卷首服絰圖有散垂。至成服乃絞之說。而家禮無所謂未成服而先具腰絰者。故據禮補入。

軾按丘氏補拜賓襲絰二條。良當。但儀禮小歛拜賓。有特拜況拜。視賓之尊卑也。今時與歛者。類皆親族子弟。此拜似亦可省。至拜賓後加哭踊訖。注云拜訖即于階下且拜且踊。夫既拜賓訖。何又于階下且拜且踊。若云拜尸。則後祖奠儀注。孝子不拜。夫不拜于奠。而拜于階下拜賓之後。此何禮也。若云拜賓。無論既拜訖矣。亦未聞有謝賓而且拜且踊者。士喪禮。喪大記。俱有奉尸夷堂。降拜賓之文。喪大記主人即位。襲帶絰踊。〔疏〕主人拜賓後稍近北。即阼階下位。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絰帶于序東。復位。乃踊。此諸侯禮也。士喪禮特拜旅拜畢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均無且拜且踊之儀。蓋大小

歛時。孝子悲愴極痛。踊無算。非爲賓也。又雜記大夫至。雖當踊。絕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于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疏〕大夫至。當主人踊時。主人則絕止踊而拜此大夫。拜竟反還先位。更爲踊。若士至。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至成踊畢而襲。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成踊也。觀此益知且拜且踊之誤矣。

乃奠。

丘氏儀節。祝帥執事者。盥洗。洗手。舉奠案。先所設奠案。至是乃舉之。升阼

階。祝跪。焚香興。洗盞。斟酒。奠酒。卑幼者皆再拜。孝子不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擧巾。用巾幂奠饌。擧哀。

軾按開元禮小斂畢。斂者舉尸牀男女從奉之遷于堂。仍覆以夷衾。哭位如室中。贊者盥手。奉饌至階升。奠于尸東。政和禮亦然。但無祝贊焚拜之儀。瓊山儀節。蓋以先設靈座。即置奠桌于座前。故有焚香跪拜之文。今從開元禮。于大斂後設靈座。小斂仍奠于尸東。祝贊焚香而奠。跪拜可省。

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使人更相代哭。朝夕不斷聲。

姚翼家居通編按古小斂畢。代哭不絕聲。不俟哀至。似乎不情。莫若已之

軾按哭曰代。即不絕聲之謂也。非更代交代之義詳見後

大斂

丘氏曰家禮小斂條。厥明陳小斂衣衾。其註下備書布絞縱橫之數。又于設奠具麻之後。設小斂牀布絞衾衣。其註下又備書布絞先後之序。至于大斂條。止書陳大斂衣衾。而註無布絞之數。惟云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所謂衣者。即乃大斂條下卷以塞空缺者也。所謂衾者。即舉棺條下垂其裔于外者也。皆非用以斂者也。且此後並無設大斂布絞衣衾之文。而乃大斂條下。註云掩首結絞者。蓋以小斂時。未掩其面。未結其絞。至是始掩而結之。所謂結絞者。謂結小斂之絞耳。所謂收衾。亦謂收向置于棺內其裔之外垂者也。繇是觀之。家禮無大斂之絞明矣。惟卷首有大斂圖。其布絞之數。亦與附註所引高氏說不同。蓋非家禮本文也。竊意

家禮本書儀。合兩斂以為一。小斂雖布絞而未結至將入棺乃結之。似是以入棺即為大斂也。溫公非不知古人大小斂之制。蓋欲從簡以便無力者耳。然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有力者自當如禮大斂。絞數用縱一橫五而斂之于牀。斂訖舉以入棺。別用衣塞其空處而以衾之有綿者裹之。斯得禮意矣。若夫無力者。不得已如家禮只一小斂亦可。

軾按斂。收也。約也。收藏而約束之。使細小緊實也。故斂必以絞。小斂縱一橫三。大斂縮三橫五。不如

是則斂不實。衣不厚也。然則何不并大斂衣衾于小斂。而必分而二之。先王制禮之意。一以孝子望親復生。不忍遽加周斂。一以慎終大故。必次第周詳。乃免後悔。况士庶貧家。衣衾未能卒具。即親友贈遺。未必遽至。惟分爲二斂。則畧于前者。可補于後。此所以小斂衣少。而大斂衣多也。若就棺中大斂。則絞無所施。雖有多衣。將安用之。士喪禮斂于棺。斂殯也。非斂衣之謂。至卷衣塞空。取滿棺不動搖也。雖收衾後。尤當于衾外揣而塡之。不得

以是遂當大斂。書儀家禮不言大斂絞紟。自是疎畧。

厥明。謂死之第三日也。

〔梁書〕徐勉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返。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言。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可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

軾按。予家比鄰有張姓者。貧而孤。旣死。族人買棺盛之。已臨穴。聞棺中呻吟聲。開棺則生矣。可知死而復生。非必無之事也。吾鄉惡俗。貧家死者。旣絕。即斂。即葬。其說有三。一謂速葬可不擇日。稍緩則卜吉無期。一謂死以歸土爲安。一日不葬。即暴露一日。一謂人子不忍見親柩。掩之宜速。凡此皆巧

爲辭說。以飾其人死斯惡之意。全無冀望復生之心。此與吳越停柩惡俗均罪也

執事者。陳大斂衣衾。

用桌子陳于東壁下。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

丘氏補註。衾二。一有綿。一單。絞用布三大幅爲之。橫者二幅。通身劈裂爲六片。去其一片。而用五片。直者一幅。裂開兩頭。各爲三片。留其中間三分之一。其長如小斂者。

士喪禮。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衾二。

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

設奠具如小歛儀

舉棺入置于堂中少西。

丘氏儀節。舉棺役者先置兩凳于堂中少西。舉棺以入。置凳上。置衾棺中。七星板上先鋪厚褥。褥上置衾之有綿者。垂其餘于四外。設大歛牀。牀上施薦褥設衾。衾上鋪衣。如小歛畢。舉而置之尸右。兩牀並列。盥洗。侍者與子及婦女俱洗手。掩首。掩蓋其項。結小歛絞。先結直者。後結橫者。舉尸。侍者洗手。安尸於大歛牀。

徹小歛牀。

乃大歛。

丘氏儀節。盥洗。子孫婦女及侍者俱洗手。掩衾。先掩餘衣。然後掩衾。結絞。先結直者三。後結橫者五。舉尸於棺。結絞畢。子孫婦女及侍者共舉尸納棺中綿衾內。實齒髮。實生時齒髮及所剪爪于棺中四角。塞空缺。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使搖動。收衾。收綿衾之四面。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憑哭盡哀。主人主婦憑棺而哭。哭畢婦女俱退入幕中。蓋棺。乃召匠加蓋下釘。謝賓拜。興。拜。興。徹大歛牀。

輒按棺中勿置寶玩貴重之物。恐生盜賊覬覦。昔人言之詳矣。衣無論新舊。洗曝務令乾淨。恐汙回潤。膠粉生蛀也。枕用布裹燈草。縫作鞍橋形。高寸許。近枕墊衣使平。塞空用絲綿最宜。無力者將舊衣扯作零片。卷束塞之。亦可塞滿然後收衾。仍于衾外細按。凡有可加處。即塞之。溫公謂殯歛之際。人子當擗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已也。

士喪禮殯于西階。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衽小要也。謂棺蓋合際處。喪大記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蓋掘坎于西階。埋棺及小要。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以木覆上。而泥塗之。以防火也。帷之者。帷幃也。又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疏云。熬者。火熬其穀。使

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亦為惑蚍蜉也。士四筐。兩旁各一。首足各一也。

輒按此古禮之最無謂者。開元政和書儀相襲無異。文公省之極當。

朱子語類問殯禮可行否。答曰。此不須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轄土圍之可乎。

呂叔簡曰。西階之殯。人情所不忍也。中野之葬。能幾何時。乃中堂斯須。亦不欲棺常在目前耶。殯于中堂。後世得之矣。坎于西階下。棺于坎。而累墼塗

之中堂止奉魂帛此何爲者毋亦人死斯惡之說
乎愚謂人子見棺猶見親也中野之菲迫矣依依
中堂能幾何時而忍爲此乎。

置靈座。

柩前設衣架架上覆以帕架前置椅椅上置坐褥褥上置遺衣衣上置魂帛椅前設桌桌上設香爐香合酒盞酒注茶甌果盤菜楪之類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生時。

軾按開元政和禮俱大斂後置靈座于下室庶人

設于殯東家禮及明會典則卒襲設靈座魂帛銘旌未言所設之處愚意未斂奠于尸東當有無別設靈座之理況始死設帷帷外又設靈座恐室中亦不能容書儀大斂畢復設靈座于故處可知家禮云云乃豫設于堂中畢棺斂殯則移置他處殯畢仍設故處丘氏謂設于室中尸前誤也然與其設而還不如俟大斂後設爲妥故移于此。

設魂帛。

魂帛以白絹爲之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垂其兩足丘氏曰魂帛之制本註引溫公說謂用束帛依神而朱子本文則又謂結白絹爲之考古束帛之制用絹一匹捲兩端相向而束之結之制無可考近世行禮之家有摺帛爲長條而交互穿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爲兩足有肖人形以此依神似亦可取雖然用帛代形本非古禮用束用結二者俱可。

設銘旌 以絳帛爲之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以粉筆大書曰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則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爲竿如旌而稍長依于靈座之右。

設靈牀于柩東。 牀帳。薦。枕。衣。被。屏風。靴鞋。皆如平生時。

乃設奠。

丘氏儀節。 祝帥執事者。 盥洗。 舉奠案。 置靈前。 祝詣靈座前。 跪。焚香。 興。 洗盞。 斟酒。 奠酒。 卑幼者皆拜。孝子不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覆巾。 用巾覆奠饌。 舉哀。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及中門齊衰寢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于

外。三月而復寢。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去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記 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妾及期九月者。疏食飲水。不食菜果。

呂氏 四禮疑 次中門。遠于死矣。人子忍乎。婦人或居殯側。情乎禮乎。中門之外。明不內寢也。乃孤親于中堂。何其明已重而爲親薄也。婦次在中門之內。或居殯側。不惟婦女多畏近死者。不能若死者

而男而伯叔也。婦人寢處其側可乎。近世人子苫塊于柩旁。最爲得之。

軾按古者塗殯于西階。近中門。故設次于殯東。不必中門外。即外亦必不鍵門隔絕殯所也。今安柩中堂。自應寢于柩側。既葬。次別室亦可。

厥明成服。

士喪禮 三日成服。杖。注 既殯之明日。全三日。曲禮日生與來日。○敖繼公曰。云成服者。鄉已絰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

大斂之明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夕哭相弔如儀。

會典 大斂之明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然後朝哭。相弔。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就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及諸父前哭。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伯叔母哭亦如之。訖。乃復位。諸尊者降出還次。喪主以下。降立于東階下。外姻在南。俱西面北上。哭盡哀。各還次。既成服。自是每日晨起。喪主以下。皆服

其服。入就位。尊者坐哭。卑者立哭。○軾按今孝子既不設次。哭畢仍坐柩傍。大功以下。居別室可也。

呂叔簡曰。孝帛。五服之推也。五服衰絰袒免者。麻冠葛帶。皆喪家爲之。又曰。爲吾親來者。皆有哀素之心。然無服。故裂帛以識。

軾按五服不同居。及有服外姻。俱應自製服。若盡由主人散給。族屬繁衍者。或至百餘人。無論力不能給。且三日安得成百餘服乎。至鄉里親朋。散麻散絹。殊無取義。將欲人爲我服耶。人不受也。叔簡

謂無服。故裂帛贈之。旣無服矣。賻之何爲。今俗未弔送帛。旣弔答帛。多者數十束。又皆文繡紈綺。非可服以弔者。此更無謂。禮喪者不遺人以孝子哀痛。不知有人事也。悖禮傷財。其惑甚矣。

朝夕哭奠。上食。

凡奠除祭器外。蓋用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雜記朝夕哭。不帷。疏孝子心欲見殯。故朝夕入時。除去殯帷。哭竟則帷之。

朝奠。

每日晨起。侍者設頮盆帨巾櫛具于靈牀側。○凡生時所用之物。皆列之。○執事者。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匙箸于靈座前桌上。○置盥盆帨巾于座東。○劉氏璋曰。凡奠用脯醢者。蓋古人家常有之。如無。別具饌數器亦可。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思其親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夕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各用罩子。若暑月恐臭敗。則設饌如食頃。去之。止留茶酒果屬。仍罩之。

丘氏儀節。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尊者坐。卑者立。舉哀。皆哭。盡哀。奉魂帛出就靈座。侍者入靈牀。捧出魂帛置椅上。遷帛出。侍者入靈牀中斂枕被。祝盥洗。焚香。斟酒。點茶。主人以下拜。興。拜。興。平身。且哭。且拜。禮畢。

食時上食

執事者徹去朝奠。陳設儀節俱如前。

輒按儀禮及開元政和書儀諸書。俱無上食儀。盧公謂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如平日朝晡之食。是奠即上食也。家禮朝奠下註云。設蔬果脯醢。旣于朝奠設飯羹矣。不知上食又上何食也。禮云。夕奠至。

然後徹朝奠。今上食下註云。徹朝奠。是朝奠不逮夕而後徹矣。或謂朝夕奠乃陰陽交會之時。思其親而奠之。上食乃白晝一日再食也。果爾。是几筵之饗。一日而四矣。雖曰事死如生。未聞生時一日四食也。祭不欲數。數則煩。旣設朝夕奠。上食可省。

夕奠。

執事者徹去舊奠。陳設如前。

丘氏儀節。同朝奠。奠畢。奉魂帛入靈牀。侍者先入靈牀內。鋪被枕。然後出奉魂帛。安牀上。置被于牀下。收晨所陳頮櫛之具。

哭無時

朝夕之間哀至則哭。

朔日則於朝奠設饌

饌用魚肉麪米食羹飯各一器。儀節如朝奠。

高氏曰。若遇朔望則具盛饌比朝夕奠差衆。按禮疏十月望不盛奠惟朔奠而已。

丘氏曰。禮母喪朔祭則用父為主。用父為主則是以夫而祭妻也。其禮視子于父母為輕。其行禮之際稍加節文。似亦不為過。今擬子之喪母有父在

主祭者之儀在後。

就位主人以下立。舉哀。奉魂帛出就靈座。主人盥洗。詣香案前跪。焚香。斟酒。執事者點茶。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楊氏曰。朔奠父為主者。朔殷奠以尊者為主也。

書儀成服後朝夕設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如平日朝晡之食加酒菓月朔則設饌皆褻帷幔。用素器執事者具新饌于阼階東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男子殯東婦人殯西尊長坐哭卑幼立哭。祝帥執事者盥手。徹舊饌置座西南。乃設新饌于靈座前。止哭。祝洗盞斟酒奠之。復位。卑幼皆再拜。哭盡哀歸次。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各用畢。

有新物則薦之

新物若五穀菓品菜蔬一應新熟之物。凡初出而未嘗者。用大盤盛陳于靈座前桌上。〇儀如朝奠。

軾按檀弓薦新如朔奠。家禮如朝夕奠。愚謂孝子刻不忘親。覩時物之變。怵惕悽愴。有不能自已之情。凡新物俱不忍不薦。瓜蔬棗栗非常食者。即于朝奠陳之。其穀麥常食之物。須特薦奠哭之儀。或

倣朝奠。或從朔奠。無不可者。又人食物。各有嗜好忌戒。親存所不食之物。不必奠。凡祖宗在日。所嗜何物。俱應書冊。并遺言藏之廟中。或附刻家譜。以示子孫。

弔。奠。賻。

凡弔皆素服。

各隨其人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

軾按禮自始死。而斂殯。而葬。而反哭。皆有弔哭之儀今世喪家限定弔期。先具報帖。曰某日開弔。某

旨止弔推其意以賓至必哭必服哀不如合并數
月弔畢即可不哭不服也噫忍哉又按溫公有入
弔執友之母之妻之文呂叔簡謂禮遠別情近親
君子寧處于疎又曰婦人之喪非五服不入奠奠
于戶外拜于階下非卑賓也男女之別死生無二
竊謂既與爲朋友矣即其母在尚登堂而拜之况
于死耶但未殯可不弔成服而後入奠靈座未爲
非禮至執友之妻當從呂說奠于戶外奠帖稱于
其夫子曰致奠于太夫人夫人云云可也

丘氏儀節 弔者至護喪使人先入白主人以下各就位以待 就位 弔者至向靈座前立 舉哀 哀止 詣靈座前 上香 鞠躬 再拜 平身 弔者拜畢主人持杖哭出西向立 賓弔主人曰不意凶變 或稱某親某官如何不淑隨意致辭皆可 主人致辭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 非父母及承重不用此二句 蒙賜慰問不勝哀感稽顙拜 興 凡二 平身 主人拜弔者答之 禮畢 弔者退主人哭入喪次護喪代送出或少
延待一茶○家禮未小斂前已有親厚者入哭除
悲既定爲儀節矣而又爲此者蓋未成服以前來
弔者用前儀成服以後來弔
者用此儀在祭奠用下儀
奠用香燭酒菓

賻用錢帛

司馬溫公曰古有含襚賻賵之禮貝玉曰含衣被曰襚錢帛曰賻車馬曰賵含襚以送死賻賵以佐生皆所以矜恤喪家助其斂葬也今人皆送紙錢焚爲灰燼何益喪家不若復賻襚之禮既不用珠玉則含禮可廢又今人亦無以車馬助喪者則賵禮亦不必存也凡金帛錢穀之類皆可謂之貨財其多少之數則無當準視其家之有無貧富親之遠近情之厚薄自片衣尺帛百錢斗粟以上皆可行之勝于無也孔子遇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蓋君子行禮情與物必相副前漢王丹友人喪親河南太守陳遵爲護喪賻贈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然則物豐而誠不副君子不爲也記曰不以靡沒禮不以菲廢禮此之謂也

軾按儀禮知死者賻知生者賵若饋奠則從主人未聞弔客有供奠饋之禮家禮奠用香燭酒菓已

是隨俗。今人贈賻之義不講。反侈陳奠物。牲牢酒醴而外。羅列餚饌果蔬。或二三十席。剪綵爲車馬人物。將以鼓樂。誼塡衖巷。生者滋擾。死者不寧。是何禮哉。又古者有誄詞。無祭文。朱子家禮祭文式第云某以庶羞致祭于某之柩。讀畢焚之。今則駢詞儷語。誇張旣無情實。而製錦裝軸。繪繡煌煌。如錦屏壽帳。仁人孝子。忍爲此哉。

入哭奠訖乃弔而退。

丘氏儀節。旣通名。主人焚香然燭布席。各具服就位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引賓至靈座前立定。

序立。獨祭則日就位。 舉哀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靈座前。若是衆賓則尊者一人獨詣。 焚香。 跪。尊長者則不用此句。 酹酒。執事者跪奉盞與賓。賓接之。傾少許于地。 奠酒。執事接盞置靈座前。 讀祭文。祝跪于賓之右。讀訖。 舉哀。俯伏。興。平身。若不跪。不復伏。用此二句。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焚祭文。 哀止。 禮畢。

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則弔喪不答拜明矣。家禮本書儀。乃從世俗。有賓主答拜之文。蓋禮從宜。二先生以義起也。弔不答拜。禮有明訓。二先生尚以義起之。若大祭奠而主人代亡者拜。殊無其害。今擬弔奠者尊長于亡者。則主人代拜。平等與卑者則否。

慰謝儀。行禮畢。主人哭出西向。 主人稽顙。拜。興。拜。興。賓亦哭答拜。 賓慰主人曰。

某親傾背。哀慕何堪。主人謝賓曰。伏蒙奠酹。并賜慰臨。不勝哀感。拜。興。拜。興。賓答拜。 舉哀。賓主相向哭盡哀。 哀止。賓哀止。覔主人曰。願抑孝思。俯從禮制。禮畢。賓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出。或少延茶湯而退。○賓主禮隨意致詞。不必文。

呂氏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旣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于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于常

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于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于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如是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于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雖代主人之獻

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葬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隷之能幹者。相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賻與。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高氏曰。奠。安置也。焚香酹酒。則非奠矣。

楊氏曰。奠而有酹者。初酹酒。傾少許於茅沙。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為酹而盡傾于地。非也。

軾按弔喪不答拜。禮也。然賓非尊長。而孝子可不拜乎。客無時。以杖而後起之身。日僕僕百千拜。弔

也與哉。適病之也。奠而代亡者答禮。此尤無稽。非君子之言也。若賓主致詞。從容欵洽。喪事縱縱之謂何。禮唯而不對。言而不語。終三年為然。況柩在中堂時乎。高氏楊氏奠則不酹之說。良然。然傾酒茅沙。以降神也。代祭之說。不知何據。

治葬。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

丘氏曰。禮大夫士三日而殯。故三月而葬。既殯之後即謀葬事。其有祖塋。則附葬其丈若窄狹及有

所妨礙。則別擇其地可也。

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按春秋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辛巳葬定公。雨不克葬。壬午日下昃。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于北方北首。何嘗擇地也。今世俗信葬師之說。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于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

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于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扣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

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憫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游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沒于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忍心如此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之哉○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也

擇日開塋域

主人既朝哭就師執事者于所得地掘兆先掘其四隅出其土壤于外次掘其中出其土壤于南乃于其中壤及四隅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主人歸入至靈座前哭再拜丘氏曰掘兆謂挑地四隅為塋兆之域非謂開穴也今家禮刻本多誤以兆字為穴字相承之誤久矣殊不知本文止是開塋域下文穿壙方是掘穴今制塋地一品周圍九十步二品以下每品降十步七品以下三十步主

庶之家準此以降殺可也。
軾按三月而葬，葬以三月爲度。三月之前，若後無
不可者。古人擇日以卜筮。今卜法不傳，筮可耳。或
襲俗按曆日擇之亦得。又按家禮于擇地之可葬
者下，接云擇日開塋域祠后土，擇日爲句。謂擇葬
日也。開塋域祠后土，另爲一條。書儀準儀禮，既開
域乃筮卜，得吉，祠后土。不吉則另卜。竊謂卜未定
何得先開塋域，且卜亦不應就塋域也。又云，主人
開域歸殯前北面哭，卜筮葬日于三月之初，若墓

遠，則卜筮于三月之前。主人先與賓議定可葬日
三日，筮于殯門外，得吉，主人哭，使人告主婦，亦哭。
主人與衆人至殯前哭，遂使人告于親友之應會
葬者。是書儀家禮，俱擇地定方擇日，惟開域而後
筮卜。書儀不如家禮之簡便順當也。瓊山將擇日
字連下讀，誤認爲開域之日，故將祠后土另列一
條。又于擇日前補告啓期句，不知儀禮所謂啓者，
啓塗殯也。今既不塗殯，夫何啓爲。又于告啓期下，
引書儀筮得吉之後，主人使人告親友之應會葬

者，是又誤認啓期爲葬期。一若已定葬期告之親
友矣。又擇開域之日，其謬甚矣。

祠后土 三字朱子原本接開塋域下。

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吉冠素服，告后土氏。祝帥執
事者，設位于中標之左，南向。設盞注酒果脯醢于
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于其東西，其東告者所盥，
其西執事者所盥也。軾按今祭后土，必請尊貴者
朝服行禮，不知何解。

丘氏儀節 就位。告者立北向，執事者二人在其後。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告者與執事者皆拜。 盥洗。告者與執事者俱盥。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斟酒。執事者一人執酒注西向跪，一人執盞東向跪。告者取注斟酒于盞，畢，反注盞。 取
酹酒。傾酒于地。 獻酒。復斟酒，置神位前。 俯伏。 興。少退立。 讀
祝。祝執板跪于告者之左而讀之。 復位。 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 禮
畢。 祝文。 維 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
越祭日干支某官姓某敢昭告于 土地之神。今
爲 某官姓名，婦則云某封某氏。 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
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 補註古禮雖有合葬墓左之文，而無
所謂后土氏者，惟唐開元禮有之。溫公書儀本開元禮，家禮不書儀，其義最蓋。塋域及窆與墓祭，但

祀后土。然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行似乎僭禮之文。公大全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爲土地之神。

遂穿壙

穿地直下爲壙

作灰隔 穿壙既畢，先布細炭末于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各一分，篩作令勻，以酒灑之，築實，厚二三寸許。用薄板爲灰隔，內以瀝青塗之，厚二三寸許，中取容棺，牆高于棺四寸許，置于灰上。乃于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築之，及牆之平而止。

刻誌石 用石二片，其一爲蓋，刻云某官某公之墓。無官書其字，曰某君某甫。其一爲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任某處某官，某年月日終，葬于某鄉某里，年若干。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某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存，有官則蓋云某官某人某封某氏之墓。無封則云某人妻。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無官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底云年若干，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之，埋于壙前近地面三四尺。

造明器 苞 筲 甖 大轝 附竹格 翣 所以障柩者。以木爲筐，如扇而長。黼翣畫斧，黻翣畫黻，雲翣畫雲氣。 作主 制見後 製功布 用新布稍細者爲之，長三尺，用以御柩。遇路有低昂傾側，則視之以爲節，使舁柩者知所備。

呂叔簡四禮疑 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合而錮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誌諸

碣者揭也。一抔之封，無所表識，百年之後，子孫且不識祖考，況在他人。故詳具其家世以誌之。今用方石二面，一面楷書爲文，文既工，一面篆書爲題，篆難辨，字字相對，以鐵束之，埋於墓頭三四尺。本註云，慮異時誤爲人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其爲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重鐵束，誰復從容爲汝錯鏟。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否。即爲掩之，能肎復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此墓勿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碣面，詳家世於碣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程大中誌石砌於壁間，有何不可。

軾按禮經無墓誌。惟衛靈公卜葬沙丘，掘數仞得石洸，祀有銘。漢夏侯嬰送葬東都門外，掘地得石棺有銘。或云古壙中誌石也。然滄桑變易，安知非即墓左碑耶。漢以芝石爲勒銘之具，蔡邕作郭林宗碑文，趙岐[illegible]不墓側自志平生，此碑文所自始

也。形家謂墓之東南爲神道出入之地。故墓左之碑。又名神道。宋人文集。有墓志。墓表。表而著之也。欲示不忘。則志不如表。至墓前立碑。自孔子題延陵之墓始。今無論貴賤。鐫石曰某之墓。旁註生卒葬年月日并子孫名。豎之墓前。數傳字跡糢糊則重鐫之。愈于銘表遠矣。

遷柩　朝祖　奠賻　陳器　祖奠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丘氏儀節。就位。五服之外親。皆來會。各服其服。入就位哭。奉魂帛出靈

座。祝盥洗。跪。斟酒。告辭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俯伏。興。平身。舉哀。主人以下拜。興。拜。興。平身

盡哀止。

輒按所謂遷者。遷柩朝祖。又遷廳事也。若朝奉魂帛。又不遷于廳事。則毋容告矣。

奉柩朝於祖。

[檀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illegible]氏曰。本柩朝祖。象其人平生出必辭尊者

也。固不可廢。但今人家多狹隘。難于遷轉。今擬奉魂帛以代柩。雖非古禮。蓋但主于必行。猶愈于不行者爾。○[禮疏]云。啟日朝禰。又明日朝祖。又明日乃葬。與始死日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殯同。主人主婦變服亦同。以小斂主人散帶。主婦髽首

啟至葬。主人主婦。亦同于未殯也。

輒按自啟殯至反哭。與初終至成服同。今既無啟殯。朝祖之前一日。因夕奠徹帷。爲位而哭。盡哀。厥明朝祖。如小斂。厥明葬。如大斂。反哭如成服。其變

同也。[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庶人不立廟。先禰後祖之禮。爲適士以上言之。今人家無廟。惟祠堂合祖考祀之。故書儀但朝于影堂。家禮惟朝于祖云。又按喪事卽遠。既出朝祖矣。又返于廳事。于義未協。丘氏奉魂帛朝祖之論。最當。

丘氏儀節。主人以下。輯杖立。輯者奉杖不以拄地也。祝跪。告辭曰。請朝祖。俯伏。興。平身。奉魂帛詣祠堂。執事者奉奠及椅桌前行。銘旌次之。魂帛[illegible]本註則魂帛前行。不以魂帛代柩。故省銘旌。主人以下哭從。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illegible]服在後。婦人皆蓋頭。至祠堂前。執事者布

席。先布席以奉魂帛朝祖。置魂帛箱于 主人以下
俟既至。席上北向。
就位。婦人去蓋頭。 舉哀。少頃。哀止。 奉魂帛還柩所。 主
人以下哭從。如來儀。 安魂帛於靈座。主人以下就位。
舉哀。 哀止。
輒按奉魂魄朝祖。則銘旌可不行。

遂遷于廳事。

執事者設帷于廳事。
丘氏儀節。役者入。婦人退避。 祝跪。 告辭曰。請遷柩于廳
事。俯伏。興。平身。 役者舉柩。 祝奉魂帛前導。右旁

主人以下哭從。如朝祖儀。 布席。執事先布席于廳事中。 安柩。役者置柩
于席上南首。 設靈座。 設奠。 主人以下就位。藉以薦席。 舉
哀。坐哭。○今人家未必有廳。又有堂。其停柩之處。即是廳事。略移動可也。若有兩處者。自合依禮
遷之。
輒按寢外爲堂。堂外爲廳事。堂寬于寢。廳事又寬
于堂。故遷柩就轝。必于廳事。且朝祖。亦必由廳事
而出。返而安之。從便也。今既無廳事。又不奉柩朝
祖。移動何爲哉。
乃代哭。

如未斂之前以至發引

親賓致賻奠。

初喪奠用香茶燭酒菓。至是親厚者用牲可也。○
儀如前。

陳器。

方相在前。次明器。次靈車以奉魂帛香火。次大轝
轝前有功布。旁有翣。皆使人執之。
輒按方相明器笣筲可省。詳見後。

日晡時。設祖奠。

如朝奠儀而加禮。○若柩自他所歸葬。則行日祖
設朝奠哭而行。至葬乃備此及下遣奠禮。
丘氏儀節。主人以下就位。 舉哀。 哀止。 祝盥洗。
詣靈座前。 跪。 焚香。 斟酒。 告辭曰。永遷之
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 俯伏。興。平身。
舉哀。主人以下且哭且拜。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厥明。遷柩就轝。

出殯之日也。婦人退避。
丘氏儀節。是日役夫納大轝於中庭。脫杠上橫扃。 執事者徹

祖奠。祝跪。告辭曰。今遷柩就轝。敢告。俯伏興。平身。遷靈座。置旁側。召役夫。○婦人退避。遷柩就轝。役夫俱用手舉柩底。以遷之。既遷。乃載柩于轝。施扃加楔。以索維之。令極牢實。主人視載。主人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于幃中。載畢。安靈座。祝帥執事者遷靈座于柩前南向。

乃設奠。

饌如朝奠有脯。惟婦人不在。

丘氏儀節。主人以下就位。舉哀。哀止。祝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斟酒。告辭曰。靈輀既駕。往卽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俯伏興。平身。

舉哀。主人以下且哭且拜。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祝奉魂帛升車焚香。

丘氏儀節。別以箱盛主置魂帛後。至是。婦人乃蓋頭出幃。降階立哭。舉哀。祝奉魂帛升車。焚香。守舍者辭柩。男左女右。且哭且拜。尊長不拜。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發引

柩行

丘氏儀節。方相等前導。如陳器之序。大轝夾以功布及翣。今世俗送葬有食案香案。從俗用之亦可。

毓按公孫夏之虞殯。莊生之紼謳。田橫門人之蒿里薤露。皆挽歌也。禮。鄰有喪。舂不相。挽也而歌可乎。方相魌頭。雖本周禮。然近于戲。世俗送葬。選舞徵歌。百戲具陳。是挽歌方相之流弊也。若夫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今則剪紙鏤帛。為樓觀山岳車馬人物。五色焜熀。張陳道左。殊乖哀素之義。夫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衣衾棺槨之謂也。豈張皇陳設。為無益之費。以塗人耳目哉。吾謂矯末俗之弊。不獨挽歌當禁。方相明器俱可省也。

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

如朝祖之序。婦人以白幕障之。若墓遠及病不能步者。主人諸子亦乘車。去塋三百步下。主人諸子祖免。如大斂。

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

皆乘車馬。親賓或先待于墓所。或出郭哭拜辭歸。

親賓設幄於郭外路旁。駐柩而奠。

如在家之儀。

塗中遇哀則哭。

者墓遠。則每舍設靈座于柩前。朝夕哭奠。夜則主人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

及墓　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　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在墓道右。如墓向。親賓次。在靈前十數步。男在左。女在右。後與靈幄相直。皆南向。婦人幄。在靈幄後壙之右。

靈車至。

祝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

遂設奠而退。

陳設酒果脯醢於柩前靈座上。

柩至。

執事者先布席于壙前。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于柩上。

主人男女各就位哭。

主人男子立于壙左向右。婦人立于壙右幄內向左。皆以後為上。○補註襲斂哭位皆南上者。尸南首也。及墓哭位皆北上者。尸北首也。

賓客拜辭而歸

丘氏儀節。賓客詣柩前。舉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答拜。

丘文莊嘗云。今俗送往之日。親友醵錢為主人燕客于墓。此何禮哉。

軾按禮。弔之日。不飲酒。不食肉。謂終弔之日也。未弔齋戒致潔。既弔餘哀未忘也。矧當弔時而可飲酒食肉乎。程子葬父。周恭叔主客。客欲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于惡。今俗喪家燕客。飲食若流。而親友又醵錢為主人代設。豈徒陷人。亦自陷已矣。

乃窆。

丘氏儀節。橫杠。役者先用木杠橫于灰隔之上。主人以下輟哭。審視下棺。乃用索四條。穿柩底鐶不結而下之。至杠上。則抽索去之。別摺細布或生絹兜柩底而下之。更不抽出。截其餘棄之。若柩無鐶。即用索兜柩底兩頭放下。至杠上。乃去索。用布如前。大凡下柩。最須詳審。用力不可誤有傾墜動搖。已下。整柩衣。　鋪銘旌。須令平正。

主人贈玄纁。按此條可删。說見後。

加灰隔內外蓋。

先度灰隔大小。制薄板一片。旁距四檣。取令脗合。至是。加于柩上。更以油灰彌之。然後旋旋少灌瀝青于其上。令其速凝。即不透板。約已厚三寸許。乃

加外蓋。

䡵按灰隔卽椁內蓋卽椁蓋也。

實以灰。

三物拌匀者居下。炭末居上。各倍于底及四旁之厚。以酒灑而躡實之。恐震動柩中。故未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

乃實土而漸築之。

下土每尺許。卽輕手築之。勿令震動。

士喪禮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注

匠人刊治其材。以井構于壙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矣。○敖繼公曰。拜工。謝其勞也。

䡵按井椁而拜。古人何等愼重。蓋衣附身。椁附棺。孝子之心。惟恐土親膚。故無論貴賤。有棺有椁。一也。或曰家禮以灰隔易椁。不知灰隔卽椁也。吾鄉開壙畢用磚砌壙底。又羅其四圍。彌以油灰。乃下椁。灰隔之法。不用磚砌。于壙底先鋪炭末。炭上布石灰細沙黃土拌匀者于其上。灰三分。沙土各一分。築實厚二尺許。以椁置灰上。旋于四旁下四物貼土用炭末。貼椁用三物。恐其混雜。以最薄板間之。築數寸。卽將板提起。漸築漸提。恐築深則板提不出也。築平椁牆。乃合椁蓋。以油灰彌之。旋灑瀝青(卽松油。)厚寸許。乃加外蓋。又用三物鋪其上。厚二三尺。外加炭末。按而實之。此灰隔法也。不言椁而言灰隔者。以板薄不似常用之椁。所以用薄板者重在厚加灰耳。

祠后土于墓左。(儀見前。)

祝文維　年歲次月朔辰(並同前。但云。)今爲某官窆兆云云。

下誌石。(誌石可省。論見前。)

復實以土而堅築之。

下土亦以尺許爲準。但須密杵堅築。○杵須小杵密築。緩上土。多加杵。不可用大力致震動。

題主

執事者。設桌子於靈座前左向。右置硯筆墨。對桌置盥盆帨巾。

丘氏儀節。主人向桌子前跪。盥洗。執事者與題主者俱洗。出主。出木主。祝開櫝臥置桌子上。題主。題主者盥手畢。向右立。先題陷中。次題粉面。題畢。祝奉主置靈座。置主畢。收魂帛。乃藏魂帛于箱中。置主後。祝焚香。斟酒。主人跪。主人以下跪。讀祝。祝讀畢。興。復位。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主人以下哭盡哀。

祝云維　年歲次月朔日孤子某敢昭告于某官某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母則稱哀子。

題主式

陷中。父則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行幾神主。母則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行幾神主。粉面。父則曰。顯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母則曰。顯妣某封某氏神主。其下左旁書曰。孝子某奉祀。無官則以生時所稱爲號。如父曰顯考處士府君神主。

伊川神主式說。作主用栗。取法于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前去其上兩角各去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一寸之下。入身深四分爲頷。橫勒其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頷下陷中。以書爵姓名行。陷中長六寸。闊一寸。深四分。合之植于趺。鑿趺通底以受主身。身去趺上一尺二寸。并趺高一尺八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于本身兩側旁鑿兩員孔。徑四分。以通陷中。下距趺面七寸二分。其孔在趺面七寸二分之上。以粉塗其前面。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洗滌而更之。外改中不改。

軾按古有桑主栗主。桑主曰虞主。栗主曰練主。今從家禮。練不易主。故葬日卽以栗爲之。帶存曰。主內不改。故無祖考之稱。今俗內兩旁寫府君諱某字某。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葬于某地某山某向。使後世子孫知之。此卻宜從。

軾按今世俗作神主。豫期書就。留主字不點。葬日延顯仕點之。名曰點主。豈徒無稽。竟同兒戲。更可鄙者。延賓必致厚儀。兼金文綺。以多爲貴。至期朝冠朝服。後騎前車。旂旄鼓樂。觀者如堵。喪家方以爲榮。而爲之賓者亦偎然自得。因以爲利。良可羞

已此始于一二市兒藉端依附權勢以誇耀鄉里不謂遂成風俗士失家亦復爲之其惑甚矣

祝奉神主升車

執事者徹靈座遂行

主人以下男左女右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出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

馮善家禮習說或問主人不親監視成墳而留子

弟于心安否曰按雜記論弔者注云五十者隨主人反哭四十者待土盈坎乃去則是主人先奉靈車而反哭也愚謂主人必須親視實土成墳然後反哭又何遲乎

軾按葬日虞禮也墳高四尺必細築堅實若草率速成稍有如檀弓所謂雨甚而崩者乎但不盈坎而去則孝子之心有未安耳

墳高四尺立小石碑于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

碑石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一圭首而刻其面乃畧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于其右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〇軾按墓前碣石示不忘也於行實何取石方四尺既列前後世系又鐫張懿行字多而小久之風雨剝落不可辨識何如止題某之墓旁列子孫名大書深鐫之可久也

檀弓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

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軾按孝子慎終豈有聖人葬親而墓速崩者果崩矣門人不知如何迫切夫子不知如何哀痛豈待問而後告乎又豈第泫然流涕已乎程子謂孔子先返修虞事使弟子治葬誠敬不至幾雨而墓崩無論孔門弟子無奉其師命而不誠敬者即聖人至仁至孝豈肯以窀穸大事委之不慎之弟子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是墓而不墳上古事也以爲殷制已屬禮家之誤况孔子

生周從周假而非東西南北人也遂墓而不封乎。封以固墓寧徒爲識已乎。程子又謂不修墓者爲墓必堅不使後日壞而更修。孔子云此以責弟子也然當泫然流涕之頃乃自責不暇而暇責弟子乎吾恐天下後世有忍見丘壟之壞而漠不動念者未必非此語開之檀弓云云乃漢儒杜撰非眞孔子之事之言也。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途徐行哭。

哀至則哭。

至家哭。

望門則哭。

祝奉神主入置於靈座。

執事者先設靈座于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并出魂帛箱置主後。

主人以下哭於廳事。

主人以下及門哭入。升自西階。哭于廳事。婦人先入哭于堂。

檀弓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註堂親所行禮處。室親所饋食之處。疏此皆謂在廟也。軾按反哭于廟。乃適殯宮禮也。今從家禮哭于廳事。亦無礙。

遂詣靈座前哭。

盡哀止。

有弔者拜之如初。

謂賓客之親密者。既歸待反哭而後弔。

既夕記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軾按反哭之弔異于常弔。故爲之稽顙。如之何三字深其欲絕。

檀弓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註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方慤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爲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殷既封而弔者。受弔于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于家也。弔也者所以弔其哀而已。葬雖爲哀。不若反哭之爲甚。此所以謂殷慤也。

孔子在衞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

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陳氏曰往如慕返如疑此孝子

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爲如疑則反遲。不若速而行虞祭之禮是如其禮之常。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中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

問喪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

弑按讀檀弓問喪而不動念者。不可謂有人心。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司馬書儀反哭　輦輿發行。親戚以敘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徐行勿疾驟。哀至則哭。及家望門俱哭。執事者先設靈座于殯宮。靈舉至。祝奉祠版置座前。藉以褥。主人以下及門。下車馬哭入至廳事。主人升自西階。丈夫從升。如柩在殯時之位。婦人先入。立哭于堂。如在殯之位。盡哀止。執事者撤簾帷。賓客有弔者。主人拜之。賓客答拜。主人入詣靈座前。與親戚皆立哭。如在殯之位。盡哀止。

儀禮節畧第八卷

喪儀

虞祭

虞。安也。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徬徨。三祭以安之。○葬之日。日中而虞。墓遠則但不出界日可也。若出家經宿以上。則初虞于所館行之。○丘氏曰。所館行禮。恐寓他人宅舍。未必皆寬厰。及哭泣于他宅。俗人所忌。若經宿以上。預先用蓬蓽構一屋。度寬可以行禮。似爲簡便。

檀弓曰。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方愨曰。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朱子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

孫氏家乘。眉山劉氏云。虞者。既葬反哭而祭也。蓋未葬。則柩猶在殯。既葬。則反而亡焉。則虞度其神氣之返。于是而祭以安之。且爲木主而托之以憑依焉。故謂之虞主。菅求之傳注。謂天子九虞。以九日爲節。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大夫五虞。士三虞。由是言之。既葬而虞。虞而卒哭。降殺有等。若春秋末世。大夫僭用諸侯七虞之禮也。乃後代循習。莫究其義。而世俗遂以親亡以後。每七日必供佛飯僧。以爲是日當于地府見某王者。呼。古人七虞之説。乃如是哉。世之治喪者。未葬則當朝夕哭奠。既葬則作主虞祭。不惑于浮屠齋七之説。庶乎祭之以禮。

尅按日中虞者。虞必于葬日内。不拘早暮。但葬畢

卽虞。非大事用日中之謂。觀下文緊接葬日云云。可見。葬不擇時。必以朝。未有朝葬而暮不畢者。卽不畢。亦當虞于葬處。其有路經數舍者。初虞再虞於所館行禮。三虞待返哭乃行。

主人以下皆沐浴

記。虞沐浴不櫛。注。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于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

執事者陳器

設盥盆帨巾二。別于西階西南上。在東者有架在

西者無架若所館行禮不必備但得一可也。又以架盛酒瓶在靈座東南置桌子一張在酒瓶架之東上盛酒注及盤盞又設火爐湯瓶在于座西南。置桌子一張在火爐之西上盛祝版又于靈座前正中設香案一張上陳香爐燭臺案前束茅聚沙。

具饌

於靈座前桌子上近靈前一行設匙箸當中近內設酒盞在匙箸西醋楪在東羹在醋楪東飯在酒盞西次二行以俟行禮時進饌次三行設蔬菜脯醢次四行設果實。又于桌子前置一桌以盛[illegible]

○丘氏曰此據禮陳設耳若夫倉卒之際即用世俗所設桌面似亦簡便況乃死者平生所用似亦得事死如事生之意。

祝出神主於座主人以下皆入哭。

主人及兄弟倚杖于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于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為行列重服者居前輕服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逆行以長幼為序侍者在後。

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

丘氏儀節 通贊唱 序立。出主。祝啓櫝出主服重者在前輕者在後男東女西以長幼為序。○今擬用禮生二人一通贊一引贊其說具祭禮 舉哀。少頃。哀止。引贊唱 盥洗。詣靈座前。焚香。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降神。執事者三人皆洗手一人開酒實于注跪西面立一人取卓上盤盞捧之東面立。主人跪。執事者二人向主人跪執注者以注授主人主人受注執之斟酒于執事所捧之盞斟訖以注授執事者。主人以左手取盤右手執盞盡傾酹酒于茅沙上訖以盤盞授執事者。俯伏興平身。復位。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祝進饌。祝以魚肉炙肝米麪食進列于靈座前桌子上次二行空處。初獻禮。主人執注向北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主人之左主人斟酒于盞中訖反注于桌子上。引 詣靈座前。事者捧盞隨之。主人跪。執事者跪。主人祭酒。執事者跪進酒盞主人受之。三奠酒。執事者受盞置靈座前。俯伏興平身。退稍後跪。通 主人以下皆跪。引 讀祝。祝執版立主人之左西向跪讀之畢。俯伏平身。少退。舉哀。主人以下皆哭少頃哀止。引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獨拜 復位。通 亞獻禮。引 詣靈座前。跪。祭酒。奠酒。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若主婦行禮不跪不俯伏立傾酒于地四拜 復位。通 終獻禮。引 詣靈座前。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侑食。子弟一人執注就添盞中酒。主人以下皆出。主人立于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主婦立于門西東向。卑幼婦女在後重行北上。尊長休于他所。俱肅靜以俟。闔門。執事者闔門。無門下簾。食頃。祝噫歆。祝當門北向作欲聲者三。啓門。乃闔門捲簾。主人以下入哭。辭神。主人以下且哭且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哀止。焚祝文。納主。徹饌。

禮畢。

祝文。維　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祭日干支。孤子某敢昭告于某考某官府君某妣某封孺人之靈曰。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粢盛庶品。哀薦祫事。尚　饗。

軾按不如直稱虞事爲當。詳見附論。

祝埋魂帛。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于屏處潔地。若路遠于所館行禮。必須三虞後。至家埋之。

帶存曰。今世俗多以魂帛同銘旌鋪柩上。未經題主。覺埋太早。但庶人之家。安所得潔地而埋之。愚意題主之後。仰將魂帛埋于墳旁亦可。

罷朔夕奠。軾按以虞易奠者。謂至是始可祭。非謂祭後更不奠也。或止用朝奠。或晡焚香拜揖。不奠可耳。

遇柔日再虞。

乙丁巳辛癸爲柔日。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夙興設菜果酒饌。質明行事。墓遠于所館行之。晉儀注士虞禮。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注。丁日葬。則巳日再虞。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葬用丁亥。是柔日。然則古人皆用柔日耳。今葬日既不拘剛柔日。但于葬日即虞。後遇柔日再虞。又遇剛日即三虞。

丘氏儀節並同。

祝文。改初虞爲再虞。祫事爲虞事。

遇剛日三虞。

丘氏儀節並同再虞。○若初虞未埋魂帛。至是祭畢埋之。

祝文　改再爲三。虞事爲成事。○軾按三虞卒哭一祭也。當改爲三虞卒哭云云。

卒哭。

檀弓。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

軾按士喪禮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又曰。三月而葬。遂卒哭。是三虞即卒哭也。故三虞祝文曰。哀薦成事。謂將祔而成鬼神之事也。若喪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謂有故而速葬。則待三月。另舉卒哭祭。蓋卒哭者。哭從此卒。未三月。不得卒哭。如此。則三虞不必改用剛日。祝文仍應稱虞事。虞後卒哭前。惟朝夕朔奠。亦無庸更設剛日之祭。若如

期而葬者。三虞卒哭。并為一祭。祝文云。爰及三虞卒哭。末云哀薦成事。詳見附論。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

並同虞祭。惟更取井花水充玄酒。

儀禮餞尸。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蓋虞祭用醴酒無元酒。卒哭同。至餞尸始用元酒。示將即吉也。今無餞祭。故卒哭即設元酒。

質明。祝出主。

行事皆如虞祭。

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主人主婦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祝文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躋祔于祖廟。尚饗。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猶朝夕哭。

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祔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

儀如卒哭。皆陳之于祠堂。祔父。則設父之祖考妣二位。當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于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設酒瓶于阼階上。火爐湯瓶于西階上。其饌並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

楊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于祖妣。三年喪畢未遷。仍祔于祖妣。待父他日喪畢同遷。

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

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乃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几筵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或問朱子曰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問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

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朱子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黃幹曰今案喪服小記云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

劉共集問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既入惠公之廟仲子享祭無所乃別立宮此明驗也。今或祔二妻於一室者毋乃非禮意乎答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之死則姪娣也廟無二適所以豫絕其爭心秦漢以來此禮久廢今之再娶皆

夫人也豈可貶之以齊姪娣乎連祔之宜也。

軾按不獨妻當並祔即妾之有子者亦得配食但不與妻並列耳禮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高祖妾至元孫而享祭也不配食于高祖而于何乎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

主人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哭盡哀止丘氏曰此謂繼祖宗子之喪若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禰之宗子主此祔祭禮注云祔于祖廟宜使尊者主之

詣祠堂奉神主出置於座

還奉新主入祠堂置於座

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

詣祠堂置西階桌子上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序至門止哭祝啓櫝如前儀序立祝進饌並同虞初獻若宗子自爲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卒哭若亡者於宗子爲卑幼則宗子不拜亞獻終獻若宗子自爲喪主則主婦爲亞獻親賓爲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爲亞獻主婦爲終獻並同卒哭侑食闔門啓門辭神并同卒哭但不哭祝奉主各還故處祝先納祠堂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下桌子上匣之奉之返于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盡哀止若喪主非宗子則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盡哀止

丘氏儀節俱如卒哭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孫某謹以潔牲柔

毛粢盛醴齊適于某府君母則曰妣某氏隮附孫某母則曰孫婦某氏尚饗

亡者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哀薦祔事于先考某府君母則先妣某氏適于某府君母則妣某氏尚饗

[儀禮]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

[雜記]大夫附于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存亦然公子附于公子䟽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若高祖爲大夫則祔于高祖昆弟爲士者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于王父王父現在無可祔亦如是祔於高祖也公子祔于公子不敢戚君也

萬氏曰祔于大夫之昆弟則是從孫而上祔於從祖矣從孫恐無祀食之禮若果有之將其于如何行事且從祖他日不有己之孫來祔乎一廟之中而孫祔之從孫又祔之恐無此雜亂之禮也倘使其士而本宗子則固當祀于宗子之家今祔於從祖則是宗子而入支庶之廟矣士祔於大夫爲失

貴賤之倫宗子祔於支庶不幾亂本支之義乎凡雜記所言多論貴貴而不論親親大約末世之禮而非本先王之禮也況喪小記言士祔于大夫則易牲是士固有上祔大夫之禮矣胡爲而祔於從祖乎又曰公子諸侯之子也死則自得立廟所謂別子爲祖也何須祔于他人此之所云或殤與無後者耳不然或卒哭而行祔祭暫祔于諸祖之爲公子者至喪畢而始立已廟乎軾按所爲祔於祖廟者古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易世則遷祖于高廟而新死者入祖廟故告其祖而祔之宜乎支子之不入祖廟者不

得祔於祖也。然支子不得人祖廟，父安得入從祖廟。胡爲而祔于祖之昆弟、高祖之昆弟也。萬氏以爲非木先王之禮。良然。其謂祔與遷自是兩事。祔是祭名。蓋禮亡者依祖考之意，而使祔食于廟者。無論貴賤適庶，與父在祖在，中殤長殤，無後者皆得祔。而高曾祖考之同祀一堂者，又無不當祔也。况今廟制，無復左昭右穆，祧而遞遷，新死者不得祔所，而于廟室乃謂泥古制而專祔于祖，其失矣。惟繼別之宗，祇祔於父，其繼祖者，祇祔於祖父已耳。又禮：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凡此皆於義有未協，於時有未宜。今但於祠室出奉主而祔，婦人止祔于各妣，雖未盡合古禮，庶于人心少協耳。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所。

張子曰：古者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云：日祭月享。廟中皆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呂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於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

陳祥道曰：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哲卿門，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饗，主可反乎。

朱子（語類）答陸子壽書：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于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邪。至于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于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以事

生之禮，務爾編恐如此。非唯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

軾按：祔之論不一。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鄭疏也。祔藏于廟，祭則卽祭之，呂氏說也。大祥祔而遷，伊川橫渠之論也。練而後祔者，殷道，夫子之所善也。朱子從禮疏祔于卒哭，準程張遷于大祥。折衷具有深意，而後儒乃以兩祔爲疑。徐健庵先生謂既葬迎精而返，魂魄惟祖考是依，祔祭重在合享，不重在入廟。祖考之靈無乎不在，至欲祔祭於寢堂。夫祔，附也。亡者附祖，非祖附亡者。今使祖考之靈就亡者而受祭，于禮安乎？要知祔而遷者，主高曾之祧之宗子也。死而無知，可不祭；其有知，身則已殁，而四世神主，猶書孝子孝孫曾元某也。烝嘗大典，再期不舉，死者能無恫然？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而祭之也。他若別于爲祖，並不得與祖考並列廟庭。回思生時趨蹌其事，臨痛何如？卒哭之祔，固所樂得，而惟恐其不早也。夫何

斷焉。至喪事卽遠，謂始死由室而阼階而客位，而中野，自近卽遠，不以柩返也。若謂主出不得返，何以魂帛既出得返虞而埋耶。

小祥。

初忌也。若已除服者來與祭，皆服素衣。

期而小祥。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箇月。

前期一日，主人以下，陳器具饌。

主人率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率婦女滌釜鼎，具祭饌。

設次陳練服。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大腰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

丘氏曰：家禮于設次陳練服下，既曰男子以練服爲冠，而不言冠之制，又曰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而不言所制。今考韻書，練字熟絲繒，意以練熟布

為冠服也。古人因其所服。遂以為小祥之冠。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註謂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則小祥別有冠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則服其功衰。雜記亦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註謂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則小祥別有衰明矣。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腰帶。繩屨。註練衣中衣之承衰者也。葛腰帶用葛為腰絰也。繩屨用麻繩為屨也。又喪小記曰。練皆腰絰杖繩屨。今擬冠別為練。其制纚武條屬右縫。一如衰冠。但用稍粗熟麻布為之。其服制則上衰下裳。一如大功衰服。而布用稍熟麻布為之。不用負版適衰。腰絰用葛為之。麻屨用麻繩為之。父杖用竹。母杖用桐。如故。○又温公書儀。謂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婦人長裙不令曳地。蓋不復別有所制。惟仍其舊而已。冠上去首絰。服上去負版等三物。婦人之服。只截去長裙。使不曳地。噫。古禮以小祥為練。小祥而不製練服可乎。故今擬為練服如右。及擬婦

人服製。亦用稍粗熟麻布為之。庶稱練之名云。

厥明夙興。設果陳饌。

並同卒哭

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

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丘氏儀節。祝出神主。主人以下入舉哀。主人以下期親各服其服。倚杖哭于門外。少頃哀止。就次易服。各出就次易服畢。各具新服序立。舉哀。哀止。降神。自此以後。儀節並同卒哭。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並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 饗。

止朝夕哭。

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始食菜果。

【閒傳】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寢有席。

【曾子問】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疏小祥但致爵于賓。不

得旅酬大祥乃行之

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歸夫家也。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謂庶子爲大夫士。練後各歸其宮。

朱子語類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于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男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大祥第二忌日也。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

設次。陳禫服。

司馬溫公曰。丈夫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未大祥。間假以出謁。婦人冠梳假髻。以鵞黃青碧皂白爲衣履。其金珠紅繡。皆未可用。

丘氏曰。說文黲淺黑色也。今世無垂脚幞頭之制。擬有官者用白布裹帽。白布盤領袍。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直領衣。白布帶。婦人純用素衣履。

告遷於祠堂。

陳器如朔日儀。別設一卓于其東。置淨水粉盞刷子筆硯于其上。

丘氏儀節序立。主人詣祠堂盥洗。啓櫝。出主。參神。鞠躬。拜。興。凡二。降神。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俯伏。斟酒。主人執注遍斟于酒盞。揖畢。少退立。主婦點茶。點畢。與主人並立。鞠躬。拜。凡二。主婦復位。主人不動。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跪讀之。俯伏。興。平身。詣主。主人進奉主于桌子上。執事者洗其當改字。別塗以粉。俟乾。其親盡者。以紙裹。暫置桌子上。題主。

命善書者。改題曾祖考妣爲高祖。又改祖考妣爲曾祖。又改考妣爲祖。畢。又改題主祀名。遷主。主人自奉其主。遷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少退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辭神。焚祝文。禮畢。

祝文 維 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孫某。敢昭告于某官府君。某封某氏。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屆。禮當遷主入廟。某官府君。某封某氏。某親某官府君。某封某氏。親盡。神主當祧。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爲高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爲曾祖。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爲祖。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尚 饗。

祝文神主。止書官封稱呼。而不書高祖曾祖考妣者。蓋爲是時高祖親盡。曾祖祖考妣神主。未改題故也。

丘氏曰。喪小記。父母並喪。則先葬母而不虞祔。以待父喪畢。而後祔。（言父母並喪並葬。則先一日葬母。後一日葬父。葬父虞祔畢。然後爲母虞祔。蓋葬先輕而後重。祭則先重而後輕也。）今擬若父先死。則用此告遷儀節。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爲喪主。惟祔于祖母之櫝。不必告遷也。待父死之後。然後用此儀節告遷。而于祝文大祥已屆下。添入及先妣某封某氏先亡。祔于祖妣。于禮當遷主入廟上。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文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于先考並享。不勝感愴。餘並同。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畢。祝奉主入於祠堂。

丘氏儀節。序立（至）辭神。（以上儀節並同小祥。惟辭神後。添）舉哀。焚祝文。祝奉新主入祠堂。主人以下哭從。（至祠堂）安神主。（安神主于櫝。）哀止。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祝文並同小祥。但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

〔開衛〕又期而大祥。有醯醬。居復寢。（丘氏謂雖復寢。而不臥牀。）

奉遷主埋於墓側

丘氏曰。祥祭後。陳器具饌。如朔日之儀。用桌子陳廳事上。質明。主人奉安親盡之主于桌子上。

丘氏儀節。序立。（如常儀。）參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降神。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俯伏興。主人斟酒。主婦點茶。（畢。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婦復位。跪。讀祝。

俯伏興平身。復位。辭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焚祝文。送主。（執事者。用盤盛主捧之。主人自送至墓側。）埋主。（祝埋畢始回。）

丘氏曰。楊氏附註。引朱子他日與學者書。旣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蓋有取于橫渠祫祭後奉祧主于夾室之說也。而楊氏亦云自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祭畢。奉神主埋于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于廟。夫所謂合祭者。卽橫渠所謂祫

祭也。家禮時祭之外。未嘗合祭。若仰是時祭。又不
知設新主位于何所。今不敢從。且依家禮爲此儀
節。庶幾不失云。

祝文　維　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玄孫某敢昭告
于五世祖考某官府君祖妣某氏某封。古人制
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
感愴。謹以酒果百拜　告辭。尚　饗。

軾按祧而遷者。宗子也。別子爲祖。則其子自爲立
廟。不能立廟。則祀于別室。同居無別室者。暫以其

班祔。其先父而亡。及旁親之無後者。俱以其班祔。
先父亡者。俟父卒喪畢。或遷或別立廟。旁親之無
後者。祀當盡。則埋其主于墓。

彭魯岡曰。曾伯叔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
兄弟。兄弟之妻。從子。殤子。統於正祀之外。另爲二
龕。其東一龕。居男屬之主。次正祀東龕末。西一龕。
居女屬之主。次正祀西龕末。俱不必櫝。外親無祔
廟之禮。然亦有可以義起者。如外祖考妣。母兄弟
及妻之父母。旣無後。其族又替亵無人。以情言之。

祀於別室可。如無別室。祔於同姓之祔者亦可。其
主列同姓諸主之末。男婦各東西祔。無櫝。又曰。不
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八歲至十一歲爲下殤。其祭
終兄弟之身。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其祭終兄弟之
子之身。殤傷也。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也。若已
冠笄嫁娶。皆謂之成人。所謂終者。埋其主于墓所。
不藏于夾室。以與祫祭也。

軾按旁親另爲龕。不分男女。依昭穆列左右爲當。
外親無祔家廟之理。別室可耳。

禫

鄭氏曰。澹澹然平安之意。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

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七箇月。

前一月下旬卜日。

軾按家禮卜日用环珓。書儀隨便擇日。愚謂二十
七月滿之次日。祭畢釋服。亦于禮無悖。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

設神位于靈座故處。餘如大祥儀。設桌子一于西

階上。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丘氏儀節。主人以下禫服詣祠堂。 焚香。 跪。 告辭曰。孝子某將祇薦禫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奉主至正寢。祝奉主櫝。于西階卓子上。出主。祝出主置于座。 序立。 舉哀。 哀止。 降神。 盥洗。以後至辭神。並同大祥。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舉哀。 哀止。 焚祝文。 送主入祠堂。主人以下皆從。納主。 禮畢。

祝文。 維 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神主。 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淸酌庶羞。祇薦禫事。尚 饗。母則改稱先妣某封某氏。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軾按此條舊在大祥下。丘氏移此。○大祥後雖復寢。至是乃臥牀。庶得禮意。

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顧炎武曰。吉祭。疏謂時祭。非也。禫即吉祭。豈有未復寢先御婦人者。

[illegible]禫而[illegible]。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

閒傳。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中月而禫。禫而牀。

周怡曰。三年之喪。禮書止於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凡二十七月。今則扣日計月。實二十八月也。禫者淡淡然意。則前此皆哀毀感慕。此始淡。而實非忘哀也。若依禮書中月而禫。則于二十八月忌日無事舉行。何以釋服。若再祭告是重禫也。禮則瀆矣。禮本諸人情。親喪自盡。三年之喪。自先王制

禮。不敢過也。孝子之心。雖加一日。猶爲可也。人子之于親。何忍于祥禫之間計月日乎。有所限而行者。謂之守禮則可。謂之孝親則吾不知也。

軾按三年之喪。實再期除月廿五箇月也。如正月一日爲忌辰。再期臘月三十日。是二十四箇月。至正月初一日第二忌辰。則二十有五月矣。又越月至三月初一。乃二十七箇月。所謂中月而禫也。今功令按日足二十七月。當以三月三十日爲滿。太日釋服。則二十有八月矣。故謂禫祭不必擇日。卽

以二十七箇月滿之次日祭而釋服可也。

附期喪禫服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喪服小記)爲父母妻長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註)妻。父在厭也。(疏)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若異宮則禫之。如下文言。則亦猶杖也。禫爲服外故微奪之爾。

徐健庵曰。期服有禫。謂父在爲母及夫爲妻也。其祭之儀節。不知與三年之禫同乎。異乎。然禮言十

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旣備此三者之節。則必倣三年之禮行之矣。是禮也。自周至梁陳皆守而不變。逮隋牛弘始廢十一月之練。而祥禫猶如故。至唐高宗世易母之期服以三年。于是母喪無期服。因無期服之祥禫。而妻喪之祥禫亦廢矣。古人之論妻服也。謂彼以父服服我。我故以母服報之。誠哉是言也。後世妻服無祥禫之制。則妻喪竟等于諸期喪。而與古禮大異矣。

萬斯同曰。今制母喪亦三年。有禫。妻長子不復有禫。蓋亦有由。古人父在子爲母期。故妻喪有子者。已與子同服。其練也。祥也。禫也。已與子同一月也。今制子雖父在爲母三年。則妻喪有子者。已服期。而子服三年。已爲妻之練也。祥也。禫也。先行其祭。子之練也。祥也。禫也。復設祭之禮。古人父爲長子三年。子爲父三年。故長子有子者。已與孫同服。其練也。祥也。禫也。已與孫亦同一日也。今制父爲長子期。則長子有子者。其喪也。已服期。而孫服三年。已爲子之練也。祥也。禫也。先行其祭。及其孫之練

也。祥也。禫也。復設祭之禮。于此欲得兩盡之道。不可不酌古今之宜。妻喪未有子者。其練祥禫祭。當如期以行。若其有子。則就子之練祥禫祭。已爲主。而申其意可也。爲長子而無孫者。其練祥禫祭。當如期以行。若有孫。則當就其孫之練祥禫祭。已爲主。而致其哀可也。然小記又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父在不得爲妻禫可知。所以然者。父主適婦。已不得爲主故也。

獻按近時期功之服。遵制者無幾。又從而責其練

禫禮。其誰從我。存此一節。以俟篤厚者之自致可
耳。至𪨊氏所謂因子孫之祭。而已主之。以申其意。
此則人情之所不能自已。凡有惻怛之心者。其誰
不然。

喪畢吉祭。

春秋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左傳 禘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疏 三年
喪畢。致新死者主。以進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
于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釋例曰。凡喪三年喪畢。而後禘。于是遂以三年為節。仍討除喪即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

通典 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
集之歡。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
之成。而設禘祫之享。周制禫祭之後。乃祫于太祖。
來年春禘于羣廟。
軾按喪畢合享。謂之吉祭。非吉禘也。禮遭喪不祭。
尊祖敬宗之心。缺焉久不申。喪畢合祭。出于報本
追遠之孝思。固非專為死者設也。今擬于釋服之
次月。卜日行事。如常儀。然必死者為宗子方[illegible]行

此禮。
朱子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服不釋
于身。哭泣之聲不絶于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
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
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
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
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議者。
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于典
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

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
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
以衰服特祀于几筵。用墨衰常祀之家廟可也。

忌日。

前一日。齋戒。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
饌。質明。主人以下變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納
主。徹。
丘氏儀節。如常祭。除去飲福受胙。其奉主出正寢 告辭曰。今以某親

某官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

舉哀哀止。非考妣及祖考妣遠死則不舉哀。

祝文　維某年歲月朔日辰孝子某或孫或曾孫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改此句爲不勝永慕旁親不用追遠會但云不勝感愴謹以牲醴。用申奠獻。尚饗。

是日不飮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以居。夕寢于外。

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于人情自亦不害。○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于他次。旣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禮。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屨。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屨。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

而已。

二程全書忌日必遷主出祭于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

侯子雅言。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師聖。師聖不往。或問之。師聖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

朱子語類問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變服各有等級。聞先生於諱日亦變服。不知今合如何。朱子答云。唐人服黲。今只用白生絹衫帶黲巾。○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布衫。其巾亦然。友人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問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旣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値遠諱。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黲巾終日。○一日晩到閤下。尚裹白布未除。○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尚

人亦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卓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忌日衣服飲食如何答曰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遵行但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問未葬不當時祭遇先忌如何朱子曰忌者喪之餘祭亦無妨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亦可暫停

眞德秀讀書記近世大儒有忌日以黲衣巾墨衰受弔者或疑之答曰禮不云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前世名家嫁女其篋中有墨衰一稱以爲忌日慰舅姑之服皆可法也

丁晉公談錄艾仲儒侍郎言仲儒嘗聞祖母言于歸時衣笥中得黑黲衣如裡背月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飲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張萱西園聞見錄鄭克敬將樂人洪武中山爲舉任無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高廟嘗奉使後命賜燕不飲食光燕狎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忍食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張吉成化時爲工部郎以直諫謫景東縣判官景東西南極邊俗鄙陋吉教之以禮義土官陶氏者遣其子來學開教即善事其父遇母忌即斷酒肉不御其俗亦漸以變

李濂忌日答問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視書史疏素竟日客有造謁於門者閽人辭焉他日客偏見李子再拜謝已而數曰吉禮之不聞于天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

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某于考妣忌日致齊於內不通賓客笄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値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閭爲之罷社視欽明以居親忌日而貶申州元日以忌日辭讌祭而討坐罰凡此處可悉也夫飯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而文仲儒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黲黑衣姊奴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著此服爾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每于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値先代忌日必早起出主于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事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暑者逆運也人之理真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談笑如故者逆理也著子愛人以德君其勿蹈答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吾矣作忌日答問

薛夢禮教家類纂凡祭祀所以報本不可不重近世多不行四時之祭唯于忌日設祭前期不齋臨祭無儀祭畢請客飲酒皆非禮也今宜悉依家禮○忌日祭止本龕用四蔬果小三牲考以妣配妣不援考

錢謙益初學集繆公昌期行狀云公詔獄死狀秘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槖饘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正統八年六月閹振殺侍講劉忠愍公球忠愍之亡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知其爲四月爲五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辰忌日一也劉則疑之繆則傳之亡于溫書

之禮。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

張文嘉〔齊家寶要〕忌祭儀節。質明主人以下素服詣祠堂考妣前焚香跪告曰。今以某官某考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儀節同時祭。用賛唱。去飲福受胙。○若考妣于讀祝後加舉哀。哀止。若祖考妣遠故者亦然。祝文云。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以上。則改昊天罔極爲不勝永慕。謹以清酌庶羞。用伸奠獻。請本顯妣孺人某氏配食。尚饗。若妣忌則用伸奠獻下。云敬奉以配顯考某官府君。尚饗。案妣不曰配食。而曰配食。配合也。蓋夫婦得合食也。○忌日變服。高曾祖考妣衣用青素。祖考妣玄冠白衣。考妣白冠白衣。○陳敬亭曰。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又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蓋父母之恩。與天無窮。畢喪三年。亦未足報。故于是日追思哀慕。彷徨急切。屏絕人事。而獨致其情。所以盡思親之誠。伸終身

之慕焉。爾近世禮教廢弛。此義不明。雖當忌辰。仍治私事。無復哀感于親。亦忽然甚矣。子情亭若是忍哉。鄉先生翁廣平嘗有言曰。凡祭皆吉服。而忌用縞素。凡祭皆飲福。而忌獨舉哀。夫縞素舉哀。非所以施之祭也。故此祭宜與祔祭禫祭同類。列于喪禮之末。庶合事宜。斯言良爲有見。

瞿式耜〔愧林漫錄〕祖先忌辰。誠慮有識而志之者。宜至于不可知。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有飲食燕樂。適值祖先之忌。爲吾上世先公所呼號擗踊之日者。而若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悲各笑。了無相關。皆由不可知之誤也。宜歷考先人忌日。序刻爲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賜示子孫勿忘。

生日之祭

爲善〔宋禮集說〕家禮。親生辰無祭。鄭氏曰。祭死不祭生。今俗皆有祭。及禮義門鄭氏麟溪集云。則月一日。乃始遷祖初生之辰。奉神主于有序堂。[illegible]一歌。禮此爲可擧。竊念謂在生辰。既有慶禮追遠。此日能不感慕。如死忌之祭可也。○生日祝文。維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府君。日歲序易遷。生辰復週。存沒有慶。沒享敢忘追遠。感時昊天罔極。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追慕。尚饗。其日

姚旅〔露書〕南州宗室謂親死日爲晴忌。生日爲明忌。宗中極重明忌。親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稍追壽焉。族人具禮謁賀。一如存日。

人子生日

顏之推〔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脩容薨殁之後。此事亦絕。

吳德秀曰。人子之于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日之禮自處。唐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况學者而可昧此乎。今世人有以生日爲母難日。祀其父母者。蓋思此身之所從來。有申吾追慕之情。良是也。程子亦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欲人之自省切矣。

喪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親同。長者主之。〔注〕父母死如兄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從父昆弟之喪。

〔喪大記〕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

以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注〕拜者皆拜賓于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于賓爾。不敢當尊者禮也。〔疏〕此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步遠階下。鄉云女有下堂爲此也。無男主亦使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位也。子雖幼。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者。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于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也。無爵者人爲之拜。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若主行近在竟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所以使人攝。及以衰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疏〕此疏謂小功緦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既無主。亦爲之主虞祔之祭。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注〕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注〕喪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

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

朱子〔語類〕門人問雜記此條之說如此。今某有姑。處勢正同。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朱子答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可也。

呂坤曰。婦無喪主。寧用東西家。前後家。及里尹。而不用女與婿。曰女既適人。明其爲外人也。不亦悖情亂常之甚乎。女雖外兄弟父母家。然朞親。婿亦緦親也。閭胥里宰于死者何有焉。

顧炎武曰。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親。而豫爲之防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是烏知禮意哉。

萬斯同曰。婦人死。夫家無族。妻黨弟得主喪。以婦人外成。妻族不可以干夫族也。然里尹與東西前後家。寧親于妻之黨乎。妻黨之親者不可。外人之疏者反可。何不情之甚也。愚意下文或人之說當爲正禮。故記者附著之。而注家反詆以爲謬。何也。儻此說爲謬。則記者亦不必言之矣。故此條之簡斷以後說爲正。

喪服小記。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注〕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

徐師曾曰。此言立喪主之義。爲無主後者言也。男主使同姓。雖疏不得與女主。使異姓。雖姊妹及女不得與。各從其親也。

答雷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云何治宜。答曰。一身當爲兩喪之主。○庾蔚之謂應別室爲廬。兼主二喪。

朱子【語類】朱子答妻逾期孰爲祭主之問云。此承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但用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朱子答朔祭子爲主之問云。既喪。父在

父爲主。子無主喪之禮。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妻子之喪。 問今制夫爲妻服期。子爲母齊衰三年。則夫之大祥。乃子小祥之祭。子之大祥禫祭。夫已無服。可以夫爲祭主。祝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爲介子之禮可乎。朱子答云。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卽釋服。大祥之祭。夫亦須改其祝辭。亦不必言爲子而祭。

丘延相答劉遠夫論喪禮書。承示父在母亡。父自主其喪之論。竊詳先儒多以喪服小記爲據。今考之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氏注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于祖廟。尊者宜主焉。及考士虞禮祝辭云。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卒哭祝辭云。哀子某來日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祔祝辭云。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由此三辭。皆其子主祭事矣。今詳小記之義。蓋爲諸子之婦亡者。無子則虞卒哭之祭。其夫主之。有子。則其子主之。至于祔廟則其舅主焉。爾謂之舅。與婦對言也。非謂父在母喪之云也。家禮本之書儀。或者緣此而誤。遂以虞卒哭並祔。通爲父主之也。僕初纂時。亦止據家禮注書入。未至詳考。遂前後不倫。爾承敎多謝。然僕竊有說焉。夫在妻亡。有有子者。有無子者。有子者固爲祭主矣。而無子者。其夫自主。亦禮也。古今諸禮書。皆無明證。若以儀禮及家禮祭儀論之。皆子

祝。父母之文也。以夫行之子妻。仍爲過重。今宜斟酌纂之何如。且如父在母亡。其子仍依諸禮主虞祔卒哭祥禫之祭。但其父略先拜奠。以休他所。而後長子率諸子孫內外之人舉行。其夫在妻亡。而無子者。亦當別定節儀。比之子祭父母。少爲簡省。另爲祝文。

汪琬曰。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爲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不敢主之也。何爲其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問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計。計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爲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爲之主。皆是。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他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妾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大夫之喪。皆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他人主之者也。無主後者則如之何。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爲士。若可攝無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

也。何爲其使大夫爲。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爲大夫者。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訃告必廁名其間。其殆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于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如禮者爲之。有喪事則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

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萬斯大學禮質疑武林張仲嘉著齊家寶要有云父母之喪長子爲主無則次子或長孫主之予謂當改云無長子則長孫主之此古人重適之意因引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孔子曰立孫爲據友人長乘季謂予曰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且子所引乃卿大夫之禮士庶之家不必然予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義也君之所慮者末俗之私見也子亦知適孫爲主即承重之謂乎曰雖承重猶

當次子主之。予曰。若是猶未明乎承重之謂矣古人于子。無問衆寡。爲父後者。止適長一人。是謂適子。父老則傳重。父沒爲喪主。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服。父爲長子斬。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爲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注云。適子在。則皆爲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爲祖後也。爲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爲父同。此承重之義也。夫祖非無庶子。而必以適孫爲後。則知所謂正體之重。庶子不得傳之矣。庶子不得傳重。則爲喪主者。非適孫而誰。庶子何以不得傳重也。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觀此則庶子不得傳重可知矣。不得傳重。而得爲喪主乎。使庶子而可爲喪主。則適孫可無承重矣。使適孫而不爲喪主。則所謂承重者。爲何矣。今天下喪禮廢壞。獨適孫承重。律令著之。

通俗行之。猶見古人爲後之義。于此而更忽之。則古意亡矣。士君子之所深憂也。曰。適孫爲主。庶子反無所事乎。曰。非也。喪主者。喪禮所謂主人也。庶子者。喪禮所謂衆主人也。古禮唯拜賓。哭泣。衰服。其經。衆主人所同。而拜賓送賓及祝辭之稱與凡成禮于喪中者。主人所獨。今世居喪。儀節大與古別。子孫不分適庶。衆薦而無別。孰謂其無所事也曰。然則庶子于父喪亦各有所事。適孫何以得專主邪。曰庶子之均其儀節。亦庶子之不欲自異于適爾。謂各有所重。何以庶子先父而死者。其子不爲祖承重乎。觀此則庶子無所重。而重在適也。庶子雖叔父之尊。不得以其爲兄子而厭之矣。曰庶子雖不厭。然居喪儀節。適庶既均。適孫之爲主者予何見之。曰勢重者難返。欲一旦復古禮于今。且有所不能。就今言今。唯祝辭及名刺之通于外者先適孫而後庶子。存古意什一于千百而已矣。曰知適孫復死。則如之何。曰今制不有曾玄承重者乎。謂之承重。則無問曾玄。服斬。與孫承重同服。則則其爲喪主亦無不同。次子亦不得而專之也。故次子爲喪主者。必長子無子。或適孫曾無子。不得已而後爲之。乃可爾。古人無子孫者兄弟主之。無兄弟者。族人主之。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尹主之。蓋喪有無後。無無主。聖人盡禮之變而爲之制。若言其常禮。則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之爲喪主。其可得

而移易也哉。

張歎翼曰予長嫂沒長兄會試在燕京予在旁答弔者之拜。因而謝焉。記云。爲賜而來者拜之。況嫂叔乎。及卑幼則吾兄主之。可無事於答拜

矣。此等之禮。臨時斟酌。不可預定者也。

立後

檀弓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

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

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高郵子游麻衰議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禮邪是君子也當直言以救失爲不知禮邪是小人也當矜其不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爲乎觀文子未正虎位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俟告者而行之但奈何以廣自許以狎待人重其語言甚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己之明又非美之值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以匡其失而迴遹若此設使立人之朝謀人之政至于講大禮臨大節獻可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怪而已矣遠觀望之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可以道殉物而忘其身迸并傲人傳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郝敬曰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之以免司寇惠子舍適立庶而子游弔之以麻衰譏歟非禮也然則二子之服之也何居將以明禮也將以明禮而自陷于非禮可乎昔者孟子嘗以仁術爲言假非禮以起問者而率人於禮近于術矣何不可之有

王廷相曰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人適子死立適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微子立衍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發違時制也微子立衍守殷道也立孫周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立適所以重宗一統消覬覦而絕禍變萬世不易之道也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曾孫無適曾孫立適孫之弟未娶後庶可也無則上求適子之弟立之無適弟而後及庶弟焉

奔喪

始聞親喪哭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問故又哭盡哀易服裂布爲四腳白布衫繩帶

麻屨

丘濬曰裂布爲四腳家禮本書儀温公是當時有此製今世人不用忽然以行遠路温公服俗觀擬用有子粗麻布爲衫戴白帽束以麻繩著麻鞋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哀戚猶避害也

丘濬曰家禮日行百里今其大約也道路舍止不能皆然書儀云今人雖或與親居官行不能百里道中亦不可滯留也

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城市喧雜之處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家不在城則望其鄉哭入門詣柩前再拜乃變服就位哭

儀節 奔喪者將至。在家者。男婦各具服就次。哭以待。奔喪者至。哭入門。升自西階。詣柩前。拜。興。拜。興。拜。興。拜。興。且拜且哭。擗踊無數。哭少閒。拜弔尊長。受卑幼拜弔。且哭且拜。并問所以病死之故。乃就東方去冠及上衣。披髮徒跣。不食。如初喪。就位哭。各就其位次而哭。第二日晨興。男子袒括髮。婦女髽。至上食時。襲衣。捲所袒衣。加絰帶。首戴白布巾。上加環絰。具絰。散垂其末。並具絞帶。詳見初終儀。

後四日成服。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

儀節 是日朝奠時。在家男婦。各服其服就位哭。舉哀。奔喪者具衰絰持杖。向靈座伏地哭。少頃。詣所尊諸父前跪哭。又向諸母前跪哭。相弔。卑幼者又向奔喪者前跪哭。一如前成服儀。

受弔。賓客有來弔慰者。則哭出迎之。稽顙拜。興。拜。興。且拜且哭。尊長不答拜。其餘皆答。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不設奠。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

變服。亦以聞後之第四日。

聞喪儀

丘濬曰。案禮記。有奔喪篇。家禮本書儀。書儀本禮記。但畧舉其要耳。其聞次第儀節。蓋已詳具家禮喪禮篇。於此不復重出。使人臨時考行而已。然今世士大夫。宦遊于外。一聞凶訃。心緒曠亂。平時不素講明。倉卒之際。豈能細考。縱一閱之。亦烏能因其畧而遽得其詳哉。今條析其儀節於後。

聞訃 儀節 是日訃至。舉哀。舉家男婦皆哭。少頃。問死者以病訃終之故。易服。男子皆去冠及上服。女子去首飾與凡華盛之服。披髮徒跣。不食。男女哭擗無數。

爲位。儀節 是日堂中設椅子一枚以代柩。椅子前設桌子一張。上置香爐香合燭臺之類。各就位。主人坐於位東。衆男坐其下。皆藉以藁。主婦坐於位西。衆女婦坐其下。以南爲上。舉哀。哭不絕聲。○是日具括髮絰帶衰服等物。

變服。儀節。聞訃之次日。男子皆袒。去上衣。括髮。散髮者用麻繩束之。具絰帶。首戴白布巾。上加單服之絰。其要絰散垂其三尺。及具絞帶。禮所謂環絰也。詳見喪禮篇初終遷尸牀條下。婦人髽。婦人用麻繩撮髻。以竹木簪。服輕者袒免。[illegible]著素服。袒開上衣。用布網頭。或著白布巾亦可。

設奠。儀節 爲位之後。是日即於其處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之類於桌子上。用侍者一人爲祝。有子孫在喪側者不設。盥手。祝洗手。跪。焚香。興。斟酒。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祝拜畢巾。舉哀。自是以後朝夕日中凡三次進。朔日卽盛設。如在家儀。

成服。儀節 聞訃第四日夙興。各具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就杖。有服絰者。絞其麻本之散垂者。環絰不用。各就位。男位於靈位東。女位於西。各以尊卑爲序。舉哀。相弔。卑幼者以次就尊長跪哭。弔慰盡哀。復位。

受弔。儀節 未成服以前來弔者。或門生屬吏皆可弔者入門。子弟出見之揖。訖。賓致辭日。竊聞某親某官。或隨所言。不淑。何時訃至。答辭曰。孤某遭

此凶變。蒙賜慰問。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
使某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賓答拜。尊長則別坐。禮畢。賓退。子弟送
出門。或少延茶湯。禮畢。已成服以後來弔者。入門。至位哭。主人持杖哭而出。弔。主人
曰。某親某官不淑。何時計至。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答拜。主人致謝曰。蒙慰問。不勝哀感。稽顙拜興拜
興平身拜。賓答禮畢。賓退。子弟送之出。或少延茶湯。
丘濬曰。按書儀賓答拜後。有主人置杖坐。凡子。哭
不設倚卓。或設白湯茶湯至。則不執托子。賓退撫
杖向送之之文。今書士大夫聞喪。賓弔之。有設草
坐對客者。客出不送。此皆俗禮。若來弔者果平昔
親厚之人。有事相責者。少留恐亦無害。節書守
此。○輒按賓主拜答舉謝之儀可備見矣。

至家〔儀節〕在家者聞其喪。各具服以俟其人。衰経持杖哭入門。升自西階。詣柩前。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且拜且哭。哭擗無數。拜弔尊長。
哭拜且哭如成服儀。受卑幼拜弔。就位哭。就其位。在家者皆哭。大坐哭。
在道至家。如上儀。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為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
拜賓如儀。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
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
奔喪以下。聞喪為位而哭。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若奔喪至齊
家成服。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
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再拜。成服就位哭。弔如儀。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為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為位會哭。四日成
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為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之朔。乃為位會哭而除。朝夕聞哀至則哭可也。
〔禮記〕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
問故。又哭盡哀。遂行。遂行者不為位。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
服而後行。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己私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入代己也。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為驚衆也。望其國竟
哭。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括髮袒。曲禮曰。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親新死。未忍與子生時異也。喪已經日。不袒髮。故即

括髮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経于序東。絞帶反
位。已在小斂之後。故即襲經絞帶。若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拜賓成踊。送賓反
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
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倚廬也。於
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明日朝。又哭。至
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
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括髮袒在堂上。成
踊則在堂下。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者非主
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

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于主人也。父母之喪未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今齊衰暫服。路上無改服之事。故言麻。麻絰帶也。凡奔喪不至喪所。無道路改服之事也。于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于賓客以哀變爲敬。齊衰同哀則自哀哭。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得入哭。不俟上人爲次序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于又哭不括髮。爲母輕于父。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髽。髽于東序。不髽于房。變于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

者告就次。于又哭括髮成踊。于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畢。此論既葬之後。奔父母喪之禮。主人謂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得拜賓也。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殺已久。殺之也。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此既期而歸。故止五哭。若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五哭。按先告事畢爲哭于墓之事已畢。後告事畢。謂五哭之後不復哭也。

爲母所以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于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又哭免袒成踊。于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畢。注云。于父又哭不言袒。此袒爲衍字。疏云。下既稱襲。則有袒理。問何曰。齊衰猶袒。則大喪可知。于父不言袒。此義可知。袒不足言。齊衰至緦。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三月之外。大功則免麻東方。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亦三日成服。緦麻止臨喪節而來。亦三日成服也。東即位。謂于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奔喪者于其時成踊。凡言成踊者。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成踊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不于又哭乃絰者。喪至此已踰日。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于服與之哭不踊。此亦謂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乃東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謂在家者。著平常之吉服自若。亦不踊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也。然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止着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凡五哭在五日之朝。此三日五哭者。始聞喪哭。乃出就次。一哭也。明日又明日。合朝夕而備五哭畢

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

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此言外喪也。恩輕哀情殺。路又遠。容待諸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哭父之黨于廟母妻之黨于寢師于廟門外朋友于寢門外所識于野張帷。此言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

凡爲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辟爲主。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謂使于列國。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族親昏姻在他國者。

凡爲位者壹袒。始聞喪哭而袒。明日則否。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小功以下不稅。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

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言嫂叔，兄弟妻則否也。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已嫁者也。方愨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此奔喪者是士，有大夫至，先拜而后踊襲，禮尊者也。士至，則襲而后拜，兩士相敵也。

（喪服小記）奔父之喪，括髮于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于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卽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此謂已殯而奔喪，爲父括髮于殯宮，不笄纚，異于初死也。堂上去衣，降堂而踊，爲踊故袒也。踊畢升堂襲，乃帶絰于東序也。父括髮而加絰，母不括髮而加免，旣下父也。著免加絰以後，卽位成踊，與父同。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親死哭踊無節，奔喪禮殺，故三日而五哭也。若奔喪在未殯之前，與在家同。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于宮而後之墓。兄弟骨肉之親，不由主人。所知由主人，乃致哀戚也。宮，殯宮也。

（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不暇問餘事，惟哭對使者。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數日。此言來在小歛之前。疏者小功以下，服麻則絰垂不散，親者大功以上，必竟其麻帶絰滿日，然後成服。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于道，則遂之于墓。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女子子，不自同于女賓也。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

（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張子曰：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若在他所，難爲久奠，喪禮則于殯常奠，喪不剝奠，爲主久設也。臨之奠則易之。又曰：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萬斯同曰：禮經凡言爲位，謂生者之哭位，非死者

之神位也。乃奔喪篇云凡爲位者不奠。鄭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似乎指死者之神位矣。故張子謂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司馬公書儀直設椅以代尸柩。左右前後。仍設哭位。朱子家禮因之。今之仕宦於遠方者。聞親喪而未即奔。更非親喪而不獲奔者。無有不設神位者矣。是其于禮也。果有合焉否耶。愚嘗綜古今而論之。古之所謂爲位。原指哭位而非神位。蓋以尸柩不在。不得設虛座以致奠也。後之所謂爲位。既有哭而又有神位。蓋以子孫在是。不容無所憑以致哀也。今之聞喪而設神位。雖非周代之禮。未始非溫公文公之禮也。蓋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况書儀家禮固已先有其禮哉。且古之弔賓皆弔生者而不拜死者。故可以無神位。後世之弔無有不拜死者。其禮固與古異矣。在家既拜尸柩。則客他鄉而設神位以受人之弔。亦勢之不容已也。至于古者爲位不奠。以其非神位。故不設奠。今既設神位矣。烏容以不奠哉。書儀則但設神位而不奠。

又云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朝夕奠。爲此禮者。施于諸父昆弟之期喪可也。若父母之喪。既已設位而不設奠。恐非人情之所安。則喪側有他子致奠者。此中復爲之設奠。亦何害于禮乎。蓋古禮久不行于世。而書儀家禮則固世俗之所遵行也。愚故折衷之以質于知禮者焉。

卒於道。

開元禮 凡死于外者。小歛而反。則子素服衰巾帕頭徒跣而從。大歛而反亦如之。凡死于外。大歛而反。毀門西牆而入。

唐會要 代宗大曆十四年敕。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後。不須止遏。

萬斯同曰。古之卒于外者。未有不歸殯于家者也。不但古禮爲然。至唐之世莫不然。謂城門不可入。而竟殯于郊外者。此果何禮乎。甚有原居城外。亦不容其柩入門。而寄停于別館。是客死于外者。生既不得返跡鄉邦。沒復不得歸魂家室。人子之待其親。固至如是與。乃曾不爲動念也。若謂柩不可入城。則今之城猶古之城也。何古可入而今不可入。若謂柩不可抵家。則生者之家。即死者之家也。何生時可入。而死後不可入。况死于道塗。尤人子之所深痛。欲安吾親之魂魄。正當歸殯于家。儘可許時息。而竟置之于外。則與未嘗歸櫬者何異。薄至親而背正禮。莫甚于此。必如代宗之詔。柩之欲

歸殯者。悉聽其入城。親之遺客死者必殯于已室。庶乎不違正禮。而孝子亦得少慰其情也。

丘濬家禮補。出外死者。初終至哭奠。其儀節皆如前。詳見前喪禮。製喪具。入棺後。即作大轝竹格功布及面具。其餘明器等物。至家始備。

告啟期。既擇定行期。豫先告于親者之僚友。及素相往來者。於行前一日。因

朝奠以遷柩告。

儀節 就位。有服者各以其服就位哭。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擇以某日遷柩就轝。將還故鄉。敢

告。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拜哭。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禮

畢。

親賓致賻奠。儀。如前。 陳器。若即日啓行不用此。若在官故者。宜如前陳轝。行至水次。或十里長亭。方飲之。

厥明因朝奠告以遷柩就轝。

儀節 是日清晨役夫。納大轝於庭。脫杠上橫扃。 就位。各具服。 祝盥

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今日遷柩就轝。

敢告。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哭拜。 徹靈座。 遷柩就轝。役夫齊用手舉柩底以遷之。既就。乃載柩于轝。施扃加楔以維之。令極牢實。并備油單包裹。 主人

祝載。祝其載柩于轝。主人從柩哭。降

發引。男在左女在右。隨柩後行。陸行至無人處乃乘馬舁行則至水次登舟。

設奠。登舟則設靈座。置銘旌。朝夕哭奠如儀。陸行則於大過食時上奠。

迎柩。未至家前一日。豫遣人報知在家者。去家十里便處。設幄具奠以待。至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至幄次哭迎。柩至暫駐。

儀節 就位。有服者以服爲次序。舉哀。 祝盥洗。 焚香。 斟

酒。 跪。 告辭曰。今靈輀遠歸。將至家。親屬來迎。

敢告。俯伏。興。平身。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主人以下。男女步哭從。男左女右。隨柩後行如儀。

柩至家。若死者乃宗子。或尊屬。則由中門以入。安于中堂。若非宗子尊屬。各隨便門入。安于其所居。若居城中。門禁不許入者。則先設次于郭外便安之處。按世俗出喪多不由門往來。別拆

牆壁以出。有旅殯者。多拘于忌諱。雖宗子尊屬。亦不許由中門以入安于堂中。呼生時所出入居處之處。其死也乃不容其居。孝子之心安乎。

儀節 就位。有服者各具其服哭。 祝盥洗。 焚香。 斟酒。 跪。

告辭曰。靈輀遠歸。至家。敢告。俯伏。興。平身。 舉

哀。 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相弔。卑者皆向尊者前號哭。如成服儀。

受弔。如奔喪儀。

自後朔夕哭奠。治葬發引。虞祔儀節。俱如常儀。

儀禮節畧第九卷

喪儀

容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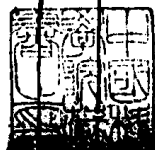
【玉藻】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注】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

【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事貌。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安舒貌。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注】謂太疾。鼎鼎爾則小人，【注】謂太舒。君子蓋猶猶爾。【注】疾舒之中。

陳澔曰：縱縱，給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亦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爲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禮之道也。

【間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疏】苴是黯黑色。止乎停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爲之變，又不爲之傾，若止於二者之間。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表記】君子衰絰，則有哀色。

【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爲其廢喪事。形謂骨見。

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注】常若親存，不忍當道也。陳祥道曰：先王制禮，教民無以死傷生，故毀瘠形，視聽衰，則禁之，所以防賢者之過也。事死如事生，故由阼階、當門隧，則禁之，所以全不忍死親之心也。

【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疏】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疏】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疏】事盡理屈爲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栖栖也。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人來而人不至也。至小祥，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顏丁善居喪。【注】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注】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方疾而暫息也。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注】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

雜記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顔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陳澔曰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者則心為之瞿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于無憂之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僞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

哭踊

儀禮喪服傳斬衰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哭無時疏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以后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在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朝夕於阼階下哭喪中三無時哭外唯此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

檀弓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疏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踊三踊九踊為一節

雜記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注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喪大記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問喪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間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疏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卻反聲也哀容可者言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呂坤四禮疑哀極擗踊有哀極而不擗踊者有其于擗踊者有擗踊而不哀者以文飾情制為節數請乎哉○哀極則擗踊哭者之自然也有哀極而嘔血者有發絕復甦者有隕而者有臥地者至哀

無容。何獨擗踊爲哀而制爲多寡之數輕重之節。將孝子且哭且數乎。人將代爲之數乎。踊者之擗不能如瘝瘺。將謂之不哀乎。婦人擗可也。北土婦女裹足。將不一踊而仆乎。情本自然。作而致之。使男女相率而矯强。必有笑于其旁者。王肅之哭母也。以手擊地。右掌血流。郭金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十指肉損。情之所極。流其自然。安用文其不及。率天下以失其哉。此必後進之禮。樂。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傷之矣。○又代哭何情也。能生死乎。吾哭而使人代之。果於死無裨也。安用代爲。○哭生于哀之不容已。非爲爲也。故禮有哀至則哭。不作而致之。又云哭盡哀。不强而抑之。蓋哀以一痛而盡。則情以一痛而息。無以感之。向有可已之哭而況五服以次相遞代哭。不計其情之戚不戚。而雅欲其有聲。此何爲者。古有懸壺。則僞之甚矣。不意聖人以誠教人。世道以眞爲貴。而有此不情之禮也。○又哭無時。哀至則哭。此眞情也。制爲哭。情乎。○禮始死不哭。既含乃哭。奔喪望其州境縣境

其城其家皆哭。又入門拜興拜興而後擗踊。皆以禮爲情。最先自然之初意。至於奔喪未成服。入門再拜而後擗踊。既成服。四拜而後擗踊。尤爲無謂。愚謂當入門擗踊而後拜。拜以四可也。○喪有六至。戚而至。思而至。見死者之親知而至。見我之親知而至。静而至。夕昏而至。有六不至。氣弱甚不至大慟後不至。見不傷之人不至。無感不至。朝不至冗不至。節不至。見弔客不可無哀聲。哀者以衣掩口。哭者兩口相向。不必以涕淚之有無多寡。占孝思之淺深也。故臨喪者皆宜哀。亦不必以無涕淚而不哀也。○男女不識面。不相哭。弔生而已。五服之親。無識不識皆哭。

飮食。

儀禮喪服傳斬衰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水飮。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

既夕記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

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飮。妻妾疏食水飮。注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 士亦如之。注如其子食粥 妻妾疏食水飮

既葬主人疏食水飮。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飮。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飮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飮酒。父在爲母。爲妻。

九月之喪。食飮猶期之喪也。食肉飮酒。不與人樂之。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飮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飮酒。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有疾食肉飮酒可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間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

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註】勉强過禮子春曾子弟子【疏】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强而至五日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矯詐勉强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雜記】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註】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疏】黨親也非親而食則是貪於人飲食也

【問喪】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呂坤【四禮疑】三日不食禮也孝子度身度親度事人子侍親病篤之時常幾日不遑寢食形神憔悴始哭者盈門三日擗踊無數兼之三日之內棺椁衣衾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勞心瘁體百務應酬而又不食焉恐此身將不勝喪矣故當量其身之强弱强則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亦無過分之事若勉强三日至不勝喪甚者有血氣羸弱之人致疾滅性死者有知于心安否若父在喪母母在喪父父母命之食或期功尊者强之食食可也若力量有餘自當守禮

言語

【喪服四制】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

【間傳】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曲禮】居喪不言樂

拜稽顙

〔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疏〕拜者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顙然不逆之意拜是爲賓稽顙爲己前賓後己顙然而順序也頎然惻隱貌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是爲親痛深惻隱之至也

〔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喪服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注〕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否

〔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二程全書〕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朱子語類〕問稽顙而後拜拜而後稽顙之義朱子答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頓首亦是引首少叩地稽首是引首稍久在地稽者稽畱之意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稽顙而後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手下○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

廬室

〔儀禮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爲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

〔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既祔黝堊。〔注〕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雜記〕三年之喪。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

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問喪〕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曲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張子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有喪者。坐無容。故專席。非謂不與賓客接也。呂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喪次

〔喪大記〕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

〔喪服小記〕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于庶子略。自若居寢。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疏〕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

〔開元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居堊室。舅姑服適婦。不為次。為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為次。次。為堊室之屬也。

喪位

〔奔喪〕凡為位不奠。

張子曰。為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宮奠。喪

不剏奠。為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〇又曰。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諸侯在他國。為位而哭。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注〕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擯相

檀弓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疏 沽麤略也。

家語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

司馬氏 書儀 護喪以家長。或子孫能幹事知禮者一人爲之。凡喪事皆稟焉。

朱子 家禮 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爲之。

健庵曰。古人之喪事。必有相禮之人。是以禮儀無失。孝子得致其情文而無憾也。蓋先王因人情以

致禮。而人子之於親喪也。創巨痛深。其禮儀亦曲折繁重。平時又不諳凶事。苟非深明於禮意者。其孰能行之。檀弓言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佐喪事曰相。禮節須人相導也。擯與儐同。以身儐侑。亦贊導意也。於時孝子悲迷。必延致知禮之君子以匡其不逮。而其人既稱知禮。當思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有不得辭者矣。

祝

郊特牲 祝。將命也。疏 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方慤曰。將命于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此主祭言。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茲非將命乎。

老疾居喪

曲禮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曲禮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喪大記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王制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陳東塾曰。或有死喪之事。唯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

喪服四制 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

婦人居喪

問喪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疏 爵踊。似爵之跳。其足不離於地。如壞牆。言將欲崩倒也。

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

喪服小記 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坊記 寡婦不夜哭。

雜記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嫂不撫叔。

喪大記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檀弓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方慤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遠嫌之道當然爾。穆伯夫也。故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子也。故晝夜哭而不嫌於厚。

童子居喪

儀禮喪服傳 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疏婦人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亦杖。

記 童子唯當室緦。注當室。爲父後承家事者。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問喪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

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玉藻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雜記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偯委曲之聲也。

喪大記 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徐師曾曰。幼子爲主。不能拜。則衣之以衰。使人抱之。而人代之拜。

三殤喪禮。

檀弓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曾子問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注今人斂下殤于宮中而葬于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開元禮 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及大小斂。與成人同。

其長殤有棺及大棺中殤下殤有棺虞筵祭奠進食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其祖牲及明器長殤三分減一中殤三分減二唯不復魄無含弔辦而葬不立神主既虞而除靈坐其虞祝辭云維年月朔日告子云告於某暱告弟云某兒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慟摧至情無可處弟云哀痛無已五情如割也今以弟祭兒云薦以潔牲嘉薦普淖明齊溲酒薦虞事于子某弟祭兄兄某魂其饗之弟祭兄則云尚饗適殤者時享皆祔食于祖無祝文亦不拜庶子不祔食庶子之適祔如適殤禮凡無服四歲以上略與下殤同又無靈筵坐唯大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於瓦棺葬于園又不奠

訃禮

檀弓 父兄命訃者 注 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疏 父兄命訃者亦復後之事訃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訃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訃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

文王世子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

弔禮

雜記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注 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疏 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殺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不著己功衰而著彼親之服以哭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練則弔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注 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疏 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弔哭畢即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

弔則亦然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 注 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疏 期喪未葬謂姑姊妹無主為之服期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也姑姊妹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此後若弔鄉人其情稍輕于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經直云期喪鄭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殯在夫族

○小功緦執事不與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 疏 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聞姓名而來趨

喪。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淺。故待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相問。謂曾相弔問。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相見。謂身經自執贄相面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朋友虞昔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祔而退也。○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言弔者必助十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曲禮】齊者不樂不弔。為其樂則失哀其思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方慤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應鏞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易致爾。若為國而死於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陳澔曰。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與為死於畏矣。似難專指戰陣無勇也。或謂狠很亡命曰畏。通典。稱王肅聖證論。鄭玄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或使聖人幸雖不害。可得不痛悼而弔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少儀】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尊長於己踰等。喪俟事。不犆弔。【注】踰等。父兄黨也。不犆弔。不敢故煩動也。○釋文犆音特。本亦作特。○疏君尊長家有喪。則待主人朝夕哭時往弔。不非時獨弔。

【雜記】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奔喪】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曾子問】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檀弓】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

其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朱子【弔說】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服。則率同志者深衣而往哭弔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旣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卒哭大祥小祥。皆當服弔之。○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所知之喪。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弔服拜哭而送之。過期

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朱子【語類】問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朱子答曰。無不弔之禮。問行弔之日。不飮酒食肉。施於有服之親。及情分之厚者。則當若泛常之弔。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飮酒食肉。如何。朱子答曰。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飮酒食肉矣。其他則隨情分之厚薄可也。

賀欽【醫閭集】門生有居喪而外父死。請往弔之。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此非尋常弔者比。乃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服其服而往哭之之禮也。
呂坤【四禮疑】衰以衣掩口。帛以巾承口。然凡臨喪。爲死無不哀者。爲生無不弔者。傷不傷惟其情。○生不相見者。死不相弔。執友之妻之母。入弔可乎。禮遠別情近親。君子寧處于疎。○溫公有入弔執友之妻之母之文。然必生時數相見。情相關。又年各長老。入弔可也。若無親親之情。只宜拜於門外。蓋嚴別之禮。生死不可廢爾。○又曰。三不弔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禮畏壓溺皆不弔。甚遠於人情。父母妻族及五服無服之親。學足於不弔乎。○又曰。婦人之喪。非五服不入奠。奠於戶外。拜於階下。非卑賓也。男女之別。死無二。

朱蓮齋【儀禮紀畧】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今雖不能從古。亦須於禮無悖。如弔帖稱于生者。奠帖稱于死者。人能知之。聞有弔帖亦稱于死者。謂奠則必不可稱于生。乃至男子稱名以奠婦人。此豈禮哉。按禮。男女不通問。婦人之喪。有子姓儐奠之禮。而無朋友拜奠之禮。若果同學世誼。或可拜奠其母。奠帖稱于其夫。夫死從子。稱於其子。書奉奠某母某夫人靈几。如是則弔必以生。而奠則男女異稱也。古人奠不爲文。告辭不過申其儐獻稱致奠不稱致祭。未葬曰奠。旣葬曰祭。世俗未葬而用文以奠。書致祭。稱祭文及稱奠文者。俱謬。晦庵公曰。未葬時奠而不祭。虞始用祭。旣有文。則是祭而非奠。斷不可行。至於朋友之妻。決無奠拜之禮。弔其夫或弔其子可也。夫禮嚴內外。男女有別。瞻其像而拜之。合其夫之友而共饗之。是以其死而忽諸也。夫繪像止爲傳諸子孫。俾得思其笑語之意。縣諸素幃端拱而受賓朋之跪拜。非禮也。况婦人之像。乃可縣之於外。以示衆賓耶。致奠者固爲失禮。縣像以受之。用贊以呼之。對諸賓將而達

饗之。享有是哉。靈其有知。能無慽乎。

奠禮

許愼說文。奠。置祭也。

劉熙釋名。喪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亦言樸奠合體用之也。

朱子家禮。奠用香茶燭酒果。賻用錢帛。具刺通名入哭。奠訖。乃弔而退。

楊復曰。按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說。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于神座前。旣獻則徹去。奠而有酹者。初酹酒。則傾少酒于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酹。而盡傾之于地。非也。

唐順之與宜興諸友書。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賻則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疏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縞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爲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爲之散麻散縞散絹。是以主人而攙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類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繁日靡。富貴之家。一日至享十家之奠。自啟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剝割狼藉。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生者靡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夫放生以資冥福。則儒者所不信。殺生以重冥咎。則理未必無。是以痛爲亡妻謝此業債。族戚朋友。則相信者多矣。而一槩自宜興歸聞諸友復欲醵金爲奠。且殺生靡費於有所用所必受。稱尙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

之何。如諸友以爲情有未盡。但遠來臨葬。此亦足矣。即使我身後。諸友亦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爲無情也。

含賵襚賻禮

文王世子。族爲相爲也。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注承讀爲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疏。臨其親戚。各有正禮。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

劉向說苑。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衾

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

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名號

〔曲禮〕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盡也。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也。在棺曰柩。〔注〕柩之言究也。死寇曰兵。呂大臨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葬者。如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孔子欲勿殤。身乎

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家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戰陳無勇者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注〕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劉熙〔釋名〕人始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言卒竟也。諸侯曰薨。薨壞之聲也。〇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生已久遠。氣終盡也。少壯而死曰夭。如取物中夭折也。未二十而死曰殤。殤。傷也。可哀傷也。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槁於義爲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

革。乾槁乃成也。母死曰妣。妣。比也。比之于父亦然也。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解舒。不復能自勝斂也。晉雷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曰。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世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于伯叔從母耶。顏答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

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之於姑舅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生。然謂我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我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為親不異。而

言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亦猶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開元禮凡百官身亡者。三品以上稱薨。五品以上稱卒。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稱死。○虞祭祝文。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祖父稱孤孫。祖母稱哀孫。大小祥祭如之。

政和禮虞祭至大小祥祭。祝文。父曰孤子。母曰哀子。

司馬氏書儀虞祭祝文子曰孤子。孫曰孤孫。為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父母亡答人狀。父亡稱孤子。父在母亡稱哀子。父先亡母與父同。承重者稱孤孫。女曰孤女。

韓魏公祭式古人書曾祖皇祖。魏公易皇以顯字。顯曾祖。顯曾祖妣。顯祖顯祖妣。顯考顯妣。妻先亡曰顯嬪。妻祭夫曰顯辟。穆甫兄弟。曰顯穆甫。

朱子家禮虞祭祝文稱孤子。卒哭以後祭稱孝子。

朱子語類問世間孤哀子之稱如何。朱子答曰。溫公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也。從之亦無害。○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又曰。姊妹呼兄弟之子為姪。兄弟相呼其子為從子。禮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為己之子與為兄弟之子。其喪服

一也爲已之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爲猶子非是也

尤鏜紅箱集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後學據之遂爲死生定稱非也如書考妣與也大傷厥考心康誥也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俱酒誥也此皆生稱考妣者也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此即死稱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此亦生稱考妣也堯典曰殂于虞大雅曰曰嬪于京又周禮有九嬪之官屬天官掌婦學之法此皆生稱嬪者也明此信非生死有異稱可以破俗儒之論矣

呂坤四禮疑承重孫有祖父母之喪諸父在則並通名曰上上之旁並孫稱孝孫則通名于親友當稱承重孫矣曰諸父不列名乎等於姪之下乎曰名可不廢等於姪下可也曰喪大出入誰先曰諸父先重長孫謂與祖爲體尊祖也故名先孫弟爲尸之義也讓諸父謂與父爲行尊父也故先庶叔虔敬之禮也

顧夢麐曰按葉夢得石林燕語父沒稱皇考于禮本無所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乃曾祖之稱也屈原離騷云朕皇考曰伯庸則直以皇考爲父矣漢時議宣帝父稱蔡義請稱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至尊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既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又曾鞏爲人後議云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也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于群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據石林以爲沿習既久雖儒者不能自異于固以爲父沒之通稱至今用之則是宋時羣下得襲稱皇考未嘗有明禁也永樂六年十二月戊戌賜秦王尚炳書曰朝廷制禮各有分定毋敢僭踰爾令僭人修齋薦考妣蓋欲以報劬勞之恩而于文字稱皇考皇妣又稱愍烈妣皇考皇妣是朝廷尊稱藩國豈得僭用況於禮有違且爾父于冥冥之中亦不自安況愍烈之謚果朝廷所賜乎抑爾自加之乎爾年少寡學未諳大體此必俗學腐儒所爲陷于僭妄而爾不能察也自今但據實書之庶不貽譏有識之人則直以皇考爲朝廷尊稱迄今無敢僭用者禁之自國初始也惜秦藩諸臣無能援屈原司馬機故事爲上告者抑僭于尊嚴而不敢言邪

顧炎武日知錄子孫得稱祖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爾字之也○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愍孜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尤可證○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源爲妣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爲祖而姜源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源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或曰易之何得及此夫辭

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享于岐山父贊屢言之矣。

萬斯大與杭人翁曾孫不當稱功服書非見令郎名有功服字不審此何人之服而皆仍是令祖母之服則令郎爲曾祖母當是齊衰五月不當是功服考儀禮曾孫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注云高祖同今制曾孫爲曾祖則齊衰五月玄孫爲高祖齊衰三月喪服斷衰之下即是齊衰其服最重蓋曾玄孫之于曾高祖乃一本之親故服齊衰重服但以其世已遠恩已殺故降于期而五月三月在古則儀禮可按在今則家禮會典可證昭昭然不可易也今杭俗曾孫皆稱功服大功服有大小皆旁支及外親之服本支子孫無服此者唯高祖爲玄孫曾祖爲曾孫緦爲諸孫乃尊服卑上服下故報以緦功今之曾孫稱功服者不審大功乎小功乎令祖母之喪在去年八月至十二月則齊衰五月之期已滿令郎之服可除而今正月尚稱功服必謂是大功矣夫大功九月較齊衰五月月數雖多而服反殺徒知九月之重于五月而不知大功之輕于齊衰是欲厚其曾祖而反薄之欲親其曾祖而反疏之如之何其可也古人制服有輕重衰布因有精麤故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布精未成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則已成布故齊衰重于大功不唯五月即爲高祖之三月亦非大功所得同也豈以月數拘哉今喪禮盡亡五服之衰輕重一無精麤之別第唯先王制禮其所以崇一本之親而爲之稱情以立文者其名不可或紊也故特言之

柴紹炳孝子喪父有繼母訃不稱哀議近世孝子訃狀喪父稱孤子喪母稱哀子父母並喪則稱孤哀子其說本于宋司馬光載諸儒家禮朱熹亦是之此有喪父而繼母在者其訃狀疑所署或欲兼稱孤哀或欲去哀稱孤客未能決質于予予應之曰有繼母在宜避不稱哀否則無以處其後母將繼親也而又安與哉禮取別嫌明微者此也或曰於禮居喪祭祀曰孝子某訃告曰哀子某哀哀父

母孝子之情也可稱哀何嫌予謂禮時爲大宜次之因時制宜不得泥古如孤哀之稱昉于宋儒猶行已久何容稍異猶之稱猶頓首例分吉凶君子未嘗或矯焉故稱孤則人知喪父稱哀則人知喪母父沒而有繼母者並書哀則嫌于無繼母義不敢出也若謂從禮書哀不必循俗已類生今反古之道又逃文書孤更觸時忌矣或又曰喪母稱哀於俗爲允今已母實亡而去哀存孤不幾于忘母乎予謂喪母哀訃其事在前今居父喪而壓於繼母而不敢書哀直避其名爾喪其母而書哀者實也壓于繼母而不敢書哀者名也禮之節文是也古有母死而講數月之喪者亦有壓而然豈忍愁邪考律之制服凡喪繼母與母如其母服功繼母死則已之服因之有無而以繼母存亡爲別則繼母在而避不稱哀禮由義起詎爲得已哉如近今登科序齒錄父沒而有繼母在堂爲書曰慈侍下而不曰永感何則書永感則嫌于無繼母書慈侍不嫌于忘已母也此是以觀亦可曉然已且執或之說如喪父有二子一子前母出一子後母出前子以已母先亡而欲書哀後子以已母尚在而欲但書孤則二子者將同訃異狀邪君子行禮緣情立文而未始壹于直達後事後母之如母有父制命焉惡敢以父沒而遽遠之故喪吾母也哀喪後母也亦哀惟其喪也亦當哀則其存也必不敢預哀焉以哀屬吾母不爲後母訃有如執言以闚嫌隙所闕其罪等於不孝也持論者善處人骨肉之間宜何從焉或又曰今俗有停柩在家經年始殯者假令母殯未舉而父已續娶於發引之時孝子通狀亦稱繼母去哀否乎予謂喪母書哀自屬定禮繼親後來惡得遽之且前此訃告以父爲政率男稱哀專爲其母則無可引嫌者也夫禮者稱情立文恆緣義起喪父有繼母而并書哀失之離喪其母而因後母來而遂削哀失之悉慝非禮意亦非禮也抑語有之議禮如聚訟吾安得通人而與之折中也哉

朱蘇前曰。孤稱也。禮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鄭氏禮注曰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三十以內未有室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當室。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所謂孤子者。如襄詩縣大之稱。非人子離喪所自稱也。臨喪以哀為本。含哀稱孤。是忘本也。忘本則無父。無父則雖言之矣。人子忍乎哉。○或問期功緦麻皆制乎。曰然。不特期功緦麻也。冠昏喪祭皆制王者治天下之法。無不為制。制。王制也。又王者之言曰制。居喪書制。古人于喪服未終。遇身家所關之事。不得已謁見官長。書哀恐息不辭。書從吉則犯十惡之條。故書制某。去其平日尊卑禮文之稱以存孝子三年不為禮之意。苟無關身家爭喪之重。雖隣不往。大功之喪。既葬而出乎。今人居喪不敢示之如古人。第非謁見官長。稱哀何忘而必從而改制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不出乎。恐忘哀爾。無故而諱哀易制。是反之也。其可

哉。至于居喪爭人面書制。惟有重喪者為然。豈斯功緦麻獨非王制邪。

諱

[曲禮]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為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于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君所無私諱。[注]謂臣言於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大夫之所有公諱。[注]避君諱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為其失事正。廟中不諱。[注]為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于下則諱。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注]臣于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張子曰。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禮。雖今之人情。猶未有不諱祖者也。又如以木鐸徇於廟。曰舍故而諱新。如是則此說亦不用也。又如先君以獻武諱二山。則是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信書。

[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

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諱新。[注]故謂高祖之自父。當遷者也。自寢門至於庫門。

謚

[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健庵曰。按堯舜禹皆名。惟湯是號。蓋名乃履也。疏少誤。此節以柳下惠一人證之。郎了然。柳下惠生而三月。其父名之於廟曰獲。及二十字之曰禽。至五十人皆以季稱之。死而謚曰惠。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曲禮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風俗通義 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

後漢書 荀爽傳、時人多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荀爽皆引大義、正以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宋名臣言行錄 張子厚橫渠先生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温公、温公復書曰、子厚生平用心、欲率庶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蘇軾與李方叔書、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作以正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

誄

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 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此有文雅辭令難為者、故大祝主之。

大史遣之日讀誄。疏 遣謂大遣奠、故以遣謂祖廟已前、孝子不忍異于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返、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乃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誄即累也。王之誄謚成于天道者、曾子問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曾子問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檀弓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列女傳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

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遊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行狀

文心雕龍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

金石例行狀惟韓退之狀董公如式

李翺百官行狀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取行狀以爲依

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正道直言沒而不朽曾不能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之姦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侈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即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眞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迹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辭自足以爲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爲忠烈矣今之爲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辭稱之故無魏徵之諫諍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

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爲據

弔祭文

健庵曰弔辭之古者宜數賈太傅誼之弔屈原班孟堅雖東漢人所述弔辭當又在太傅之先也

朱子家禮祭文式 維幾年歲次某干支某月干支越干支朔若干日干支孝親某官姓某等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親某官某公之柩云云

尚饗

健庵曰文章有簡短可稱者宋歐陽文忠永叔嘗過某郡郡守屬同官爲祭文祇之留意書云盍

軻之賢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死復何憾。文忠大賁之。

徐燉筆精。宋張子韶祭洪忠宣曰。維某年月日某官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尚饗。其子為適深感其情。今世祭文濫觴可厭。使人人如子韶。不知省許多紙筆。黃云文以足言。言以足志。如子韶云云。不幾于沒字碑乎。豈可為制。惟武廟祭蕭文僖曰。朕在東宮。先生為傅。朕即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嗚呼哀哉。則言簡意盡者也。

挽歌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疏 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

莊子 紼謳所生必于斥苦。司馬彪注云。紼引柩索也。斥疏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之也。

譙周法訓 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干寶搜神記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晞滅也。亦謂人死精神歸于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

崔豹古今注 薤露蒿里。並哀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

程敏政文翰王宣人挽詩序略。挽詩之作。何昉乎。左氏之歌虞殯。莊生之紼謳。古樂府之蒿里薤露。皆是也。然考其實。乃當時送葬執引者。舉之以相其力爾。所謂為之者異於是。閔其人命之不淑。則近于黃鳥之詩。本于人子所追慕。則近于蓼莪陟岵之詠。頌彼之善。寄此之哀。雖不相知。可以譜託為之。不專于見聞。遂成故事。不如此。則人且有無可用情之機。蓋士夫之告哀亡詩。頼于儕人之假借追薦。勢不能自已也。

丘濬曰。古人挽歌。專用之以齊衆力。至于今世昇柩者。猶歌之。辭雖鄙俚。亦自數人生必死。死者不可復回之意。非若近世所謂挽詩者。父祖物故。子孫為之徧干世之能詩者為之。甚至死且數十年。猶追為之者。失古意矣。唐宋以來。固有是作。然皆平日交遊。有契誼之舊。有親比之好。一旦聞其死。而哀傷之自發于言爾。近世作詩者。與其人乃至有素昧平生。無半面之識。一日之雅者。亦皆強作之。大無謂也。

何孟春曰。導輀執紼者。謳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差具在。而漢魏來別為有韻之章。唯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挽詩之作。其惟為大臣作者為有本乎。今世士大夫為人作挽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以為不必相知且厚。而須彼之善。寫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于世。衆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謬于何從出。而作者習焉為常。遂成故事。吾嘗撫之。然則詩之追輓于大臣者。吾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于人。則況而見痛悼于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人道其懿而歔欷。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弔哭者。詩之所由作。感于物。動于中。發於詠歌。自者

能已。文子典數晉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五咏。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投淚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實在斯文。豈獨於一家所感。一時知且厚者而已哉。

葬考

一 葬次

周禮 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注 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

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 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疏 訓公爲君者。言君則上遍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爲君也。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其丘壟之處。既爲之圖。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置塋以昭穆夾處。與置廟同。

呂祖謙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是雖死生之大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爲而父子有秩。兆爲而昭穆有班。奇衺譎怪之說。未嘗出於其間。斯民之生。老壽蕃融。繁族以宗。名官以氏。至於千百年而不替。王政既熄。卑丘封窆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林並作。民始忍以嬰粥飲水之時。起射名于利之望。覓穸所卜。畔經違親。度越疆畛。孤峙數舍之外。服降屬疏。蓋有樵牧不禁者矣。甚者兄弟忿鬩。或謂是山於伯獨吉。或謂是木於季獨凶。狐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掩。是可哀也。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注 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并昭穆。疏 謂先王子孫爲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 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注 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疏 居前則不問爲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皆得居主墓之前。以表顯之也。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注 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 此文自王以下皆有。而云爵等。則天子亦是爵號也。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注 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爲塋限。疏 即昭穆爲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兆域是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疏 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總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注 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疏 鄭知是萬民葬地者。以下文云令國民族葬。非有爵者。故知邦墓是萬民。若然。鄭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見有爵者。謂本爲庶人設墓。則有子孫爲卿大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士也。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注 族葬。各從其親。疏 族葬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爲一所而葬。異族即別塋。知族是五服之內者。左傳哭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故知族是服內。正其位。掌其度數。注 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疏 凡萬民墓地亦如上文。族有昭穆爲左右。故云正其位。爵等之大小者亦如冢人云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使皆

有私地域。【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注】爭墓地，侵區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注】墓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疏】帥其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居其中之室者，謂於葬地中央爲室，而萬民各自守之。

【檀弓】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注】北方，國北也。【疏】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二程全書】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趙汸族葬圖說】凡爲葬五世之塋，當以祖墓分心，南北空四十五步，使可容昭穆之位。分心空五十四步，可容男女之殤位。東西不必預分，臨時量所葬人數裁酌。又曰：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雖奉先之祀，僅申於四親，而袒免以還，不復相錄，能知同享其所自出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拜埽，疎遠咸集，俯臨胥相勞苦，序睽闊，尚可見同宗之意也。但葬

者或於流俗，困於拘忌，冢墓叢雜，昭穆淆亂，使不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遠其祖，是皆可恨也。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時宜爲之圖，既藏於祠室，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案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焉。蓋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案】朱文公家禮，祠堂爲四龕，以奉先世高祖考妣居西第一龕，曾祖考妣次之，祖考妣又次之，考妣居東龕。嗣世則遞遷祧毀焉，其親盡者，埋神主於墓所，或祠堂兩階之間。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謂從他國遷於此地，歿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其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歿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而祔焉。其有子之妾，又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案】禮雖以地道尊右，而葬法問禮昭穆之制，昭穆尚左，故不得不變用焉。子孫不別適庶，不分孰爲妻及繼室所出，孰爲側室所出，諸子不敢卽其父，不分兄或弟所生，皆以齒別昭穆，及適庶貴賤也。諸子葬祖之東南，昭位北首，雁列以西爲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東，仍皆與夫同封。諸孫葬祖之西南，穆位北首，雁列以東爲上，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西，餘與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陽數也。每封東西不可預分，蓋其所葬人數多寡難於前定。若夫貴之與賤，碑表存焉，爲人子弟者，可不以此而序其天倫哉，尊尊也。知其有祖而不敢以祔其父也。曾玄而下，左右祔序，諸曾孫不分何房所出，皆齒列葬子之南，玄孫序齒列葬孫之南，以其班也。左皆曰昭，右皆曰穆，昭與昭並，穆與穆並。

兄弟同列，子孫同班，在昭位則居昭制，在穆位則用穆制也。百世可行也。六世孫在
曾孫之南，五世孫在玄孫之南，八世孫在六世孫
之南，九世孫在七世孫之南，雖至百世，亦皆可推
焉。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以近祖墓為上。北首，詣幽冥
也。妾繼室無所出，令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曰
令妾，日從母以子貴也。有子則然。降女君，明貴賤也。案葬公葬於
生母稱氏，其柩退避夫人之地尺許。
今謂凡妾之柩，當北正妻繼室稍南，與夫同封。宗
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
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六有為父之道也。中下
之殤處祖後，宗未成人也。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

至十一為下殤。凡已昏娶，即為成人。案周禮則人
以殷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
殤。又曰：下殤葬於園，輿機而往。不棺斂於宮中，自
周公時已不輿機，即葬於墓。然尚有以見古人視
長殤與中下殤之禮亦異矣。故今以長殤居成人
之位，中殤已娶亦然。未娶者與下殤葬祖之北稍
東。殤女葬祖之北稍西。祖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
東西容三步，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與女，其墓
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孫女在女之北，曾
玄而下，皆直行南首，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
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用
陰數。凡數北者，男子先沒則居西，後沒者次其東。
女子先沒則居東，次沒者次其西，皆不以齒為序。
案周禮先王之葬，子孫從葬而諸侯之祔者則前
引，大夫士之祔者則後引。蓋前貴後賤，一以爵為
尊卑。□□□□禮若後世臣庶之家，其制不應乃
爾。但當以齒為序，而令成人
前引，殤後引，亦不失禮意矣。序不以齒，不期天也。

如弟先葬，而留兄之穴，則是預期其兄夭殤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穴
之東，女居祖穴之西，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男女雖異位，而二位
東西相照，必使每行共為一列。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嫌其當祖之首。葬後
者皆南首，悉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
如在室也。程子曰：葉女還家，以殤禮葬之。故今啓穴在殤女位。妾無子猶祔
葬，以恩終也。如祖之妾無子者，亦祔葬子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值而在孫
之北，孫之妾與孫女相值在子妾之北。曾玄而下每列盡然，而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
西。不以婦奴年齒為序。案禮古之公卿大夫為貴妾服緦，于妾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妾無子猶服
也。今之妾其無所出者，生享諸母之尊，沒與路人
不異。案經撰義，竊所未安，故列諸塋內，以廣愛親
之意焉。

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逖屬，宗法之
遺意也。為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途遠，不祔於
祖，與祔而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為不物矣。其如焚
尸沈骨，委之烏鳶，孰不可忍也。尚何望其能事祖
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繩以春秋誅
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朱子語類：陳淳問於朱子曰：某欲改葬前妣，祔於
先塋，以前妣與先父合為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
數步別為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

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何也。曰。昭穆但分世數。不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吳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能改齋漫錄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

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王廷相葬大說 趙季明族葬說何如。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以次列兆。靡拘壟脈。亦可以破術士之妄矣。世次日遠。子孫繁衍。如塋域之不廣何。曰五世而遷。如小宗然亦禮也。季明之爲說曰。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禰也。墓之葬則以

造塋者爲始祖。子不別適庶。孫不敢即其父。不分兄及弟所生與適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兩附。各以其班也。曾孫以齒列於子之南。玄孫以下列孫之南。各從昭穆之序也。昭與昭并。穆與穆并。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昭以左爲上。兄弟以次而東。男西女東亦如之。穆以右爲上。兄弟以次而西。男東女西亦如之。所以然者以近祖墓爲上也。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庶於女君。明貴賤也。凡妻之柩。當北。凡繼妻之兆稍南。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無與嫁歸宗者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

子長殤及殤已娶。皆葬成人之位。以有成人之道也。中下之殤。皆葬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天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塟。避其正也。後葬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如祖之妻無子者。亦葬祖後之右。祔北南首。子之妻與諸女祔位在其北。孫之妻與孫女祔位。又在其北。凡葬者居東。後葬者在其西。俱不以嫁殤年齒爲序。嗟乎。是論也。祔于祖。進殤。獨則謂之仁。正男女。謹適妾。明親之義。左右前後。各以其

班祔。則謂之禮。從事舊之宜。而不惑於邪術。則謂之智。故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不直為喪葬之設而已也。○柩在殯則南首。至葬則北首何也。曰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蓋人道尚明。殯仍南首者。孝子猶若親之生。不忍以神待之也。鬼神尚幽暗。故葬於國北。北首往詣幽冥之道也。今之居室塋域未必南向何如。曰殯權道也。隨其居室可也。葬則必以正向。如向陽負陰。正南北之位。禮也。觀於古人之

墓。無偏向者可知矣。後世有之者。惑於風水之徒也。男女之合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古也。並棺而同椁。今也葬以灰隔異椁而同穴。可也。有離之者何也。力之不能祔者變也。男女之位次何也。曰葬以北首。男東女西。禮也。觀於國葬之昭穆可知也。謂地道以右為尊者。非君子之言也。嫁殤而遷葬者何也。曰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男比之苟合。在女比之私奔。是亦亂人倫矣。

呂坤喪禮翼。地道尊右。右高而左下也。故百川自西北而東南。葬右男而左女。古也。從地也。後世重左。從人也。非幽明之義矣。今制祠堂之主尚右。○兩婦夾夫而葬。黎也。夫一位。婦一位。左右分矣。肆三五婦同一位。彌。○公第非一世。非一人也。昭穆以世分。墓地以序定。若坐席然。凡成人而無後。或夫或妻。非有大罪。皆得葬於本穴。待後死者合之。衰世拘於葬師。謂無後者不得葬於正葬。界於衰庭。不仁哉。斯言達者非之。○並墓者葬異。夫婦義合。室家之情也。兄弟欲遠。男女之別也。兩墓相去必五尺。左右容足。便往來也。前後容席。便起拜也。○兄弟並葬。迫近。則叔嫂或夫兄弟妻必並棺。葬男女之別。故夫婦之棺。不嫌太過。男女之棺。不嫌太遠。即限於地。亦須五尺。陳龍正。合葬。前右說。合葬以男穴為主。女穴為祔從男穴之中。起中線。天道尚左。為會尊左。地道尚右。葬尊右。男右女左。度古聖皆然。朱子葬劉夫人自謂失於不思。世俗既昧生死異尊之義。正支旋

又謂且從朱子。夫先賢之當法者何限。偏欲仿其偶誤而不敢改邪。又云。恐後世子孫誤認遵此。其說尤謬。但立一小石碑於墓前。更著家譜明載男右女左。從某某始。則雖數十世後。了然能辨。何至混亂乎。王文成亦以尚右為非。殆為三穴言。則可爾。三穴若概尚右。則是有邊無中。邊反尊。中反卑故必男居中。前妻右。後妻左。若妾之有子者。世俗多作連四連五塚。甚悖禮。宜羅城外餘氣之方。別置一羅城。可僅蔽其塚者葬之。若別求一地。獨葬令其子孫。得專拜埽最善。無子者。既不可同穴。又不必專葬。且葬他地。則終為不食之鬼。世宜就羅城外餘氣方葬之。令於寒食得沾杯酒。子孫拜埽正墓者。禮畢後奉一揖而不拜。幽明並安。

柴紹炳族葬祔葬說。古者重葬禮。慕葬務。定葬地而於地形吉凶之論。未嘗數數也。雖孝經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語。人指以藏先人體魄。他無異[illegible]當貴遊賤。限以時月。故未葬則不脫衰。又地[illegible]宅

所如洛之北邙晉之芳原多後先十兆丹矣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卿大夫士皆各以其族得列左右前後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為左右如是則葬皆有地可以刻期分明志定生死咸安此誠先王善制耳然而周家十世三十其時列國若臣亦皆世祿不失於犯嫌忌果安在邪自後世溺於形家者言以吉壤聚氣取地成因禁子孫不得以昭穆從必人各營藏而事始紛紜因而遂緩暴露者衆矣夫死者冢墓比於生者居室生者祖父有居父而其子孫不獲共廬而處此果人情乎惟營域逼窄外無餘地斯令後死者別謀安厝不得已也若果地勢稍寬做古族葬骨肉相依永安存歿第無荼世矣後祖韓為善耳太原王洙言昔有查氏病其數世未葬遂購地一方稍近夾塋者自祖考至功緦之親悉依昭穆序葬之都無陰陽忌諱歲中輒遷官秩家道益昌又侯官林官遷異人指一佳地官取族二十骸并親偕葬子孫俱至大官竟為閩望族由此觀之族葬何不利之有至於夫婦祔葬周公以來實為達禮故孔氏之母死必合葬于防孔母顏蓋繼配也繼配而必合則凡伉儷之宜同穴可知魯人之祔合衛人之祔離夫子善魯以合也孟子自齊葬于魯亦合也今鄒縣有孟母墓而別無孟父墓蓋當時合葬於是世止以母名之耳或云合葬非古以舜葬蒼梧三妃未從為徵又謂朱紫陽之葬其父母各自為墳相距百里夫蒼梧之事此古未定制若紫陽隔別二親以邀地靈悉出後世青烏家之言非所當日貫也嗟乎立身行禮以周公孔孟為折衷事死如生不用之義也安有生則同宮死則異穴孤魂旅泊同於仳離孝子仁人推想及此其為酸感何如哉且禮以嚴祭祀守墳墓為重故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也使[illegible]殊境百里而遙則展省曠闕久之將有淪沒[illegible]先冢等於無睹矣於勿去之[illegible]何居故族葬之不可行者或以限於地若祔葬必無父母不相容之理矣為而出於分異之條也哉或又曰父母之沒遠兆險世直皆幽首惡近使暴不如別營宅兆夫孔子少孤亦不知合葬幾何將矣葬親者凡有所先自應慮一以待使死而有知百年同穴正類事也要之人子本欲原以入土為安陰陽拘忌並屬外篇撰諸道而宜即乎人心而使斯行之勝不昇帶以私利而徵用昔人之遺舉為解也

一薄葬

檀弓 成子高寢疾 注 成子高齊大夫 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注 遺慶子高之族 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注 不食謂不墾耕

張奐傳 奐光和四年卒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鋦釘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周磐傳 磐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illegible]歎[illegible]吾齒之盡[illegible]

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縣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縣封。謂直下棺。制。幅巾。不為挺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加冠也。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王肅遺令。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衞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岩上土自堅貞。勿用

甓石。勿起墳壟。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諸子皆奉而行之。

南史梁孫謙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載。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耳。氣絕。即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輴車過精。非吾志也。上安東以鑾旂王孫保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容身。擴足容柩。旐書爵里。旐曰不然。旐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轜牀。蒙之以蘧。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細蘧蒙轜。以代為鈴

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之。

顏之推家訓終制篇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下地燒甎。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

雖混一。家道罄窮。無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
萊。無復子遺。還彼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
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
服之內。旁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蔭。使汝等沈
淪厮役。以爲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
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
儵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
復魄。斂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
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甎。吾當松棺二

寸。衣帽巳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
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甖明器。故不
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鼈甲車。襯土而下。
平地無墳。若懼拜埽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
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惟
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
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
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
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

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
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極盡
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
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
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
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
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
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致湮沒也。
舊唐書魏徵傳。徵薨。太宗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

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葬。徵
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
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
飾。
【宋祁筆記】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澣
之衣。鶴氅紗。表帽鞋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爲陰陽
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
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精然明明有識者還
於造物。放之太虛。可廁形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

爲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殤於人之裂帛。食於
喪側。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綵觴生於斥苦。
方相以敺罔兩。始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
而歌。無所歡而舞。遂春相杵之所以致矣。家有苫塊
之次。墓有土寶之位。此廬墓之所以設也。廬而致
飾。幄帟而弗華。與苴麻苫疏之儀不倫矣。溯本而求。
或蒞蕭於古人。若今所謂遂人達於禮意。何如安
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
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日予之所言。若棺槨土
擴窆。人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
榮者之事也。曰白蓋雙旗。門生塊送。非建武之佐
命乎。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樂損
於尊榮。而更爲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
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一生壙

檀弓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

斯丘也。死則吾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
請前。

漢書注 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遠久之意。

荀子 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
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
則知所息矣。

漢書 張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
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

五代史 車司空圖豫爲壽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
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
吾寧暫游此中哉。

陶穀 蕉窻雜記 右補闕王正己。四十四致仕。豫製
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
日見之。常達死相滅除貪愛耳。壽七十八。無疾而
逝。

一歸葬。

檀弓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 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子孫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 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
首。仁也。注 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疏 狐死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

漢書 韋玄成傳 建昭三年薨。父賢以昭帝時徙平
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
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後漢書 溫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別將所拘。伏劍而
死。主簿從事。舁尸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送葬到
洛陽。賜城旁爲冢。長子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

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歸舊塋

〔廉范傳〕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父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

崔承宗齊州人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萬里投險偸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叩贈惠禮如舊相識

趙琰天水人父溫卒於仇池令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遂葬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唐書趙弘智傳從曾孫矜歷襄城丞客死郴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一人泰洲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其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惠公聞人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一火葬

〔宋史禮志〕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鎭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從之二十八年戶部侍郎榮薿言比因臣僚陳請禁火葬令州郡

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爲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爲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况州縣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仍附郭近便處官司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標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幷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候將來州縣標撥到荒閑之地別行取旨詔依仍令諸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標撥

二程全書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尸今風俗
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
家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
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
有焚尸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
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爲深讎巨
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
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司馬氏書儀世人有遊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葬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况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羗俗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閒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所在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

路史發揮甚矣焚尸之酷也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比其死也一舉而焚之孝子順孫爲之安乎曩覩祕閣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耀爲雷所擊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既而蘇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以是知焚尸爲死者苦也

湛若水家訓焚尸之鬩殘子孫天性之愛傷天地
泰和之氣能使一方荒旱癘疫我在南京參贊已
行之今立一義阡禁一鄉人民不許燒焚父母以
陷於不孝之罪皆令葬於義阡以存天和有貧無
棺者本
家給與

一義葬

史記主父偃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後漢書繆彤傳太守隴西梁湛名彤爲決曹史湛病卒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羗反叛湛妻子

叅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

晉書 向雄傳。雄河內山陽人。初仕郡爲主簿。太守王經之死。雄哭之盡哀。後太守吳奮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隷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之曰。往者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

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悅。與談宴而遣之。

閻纘傳。纘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夏方傳。方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於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此非義葬。因旁葬從多喪。故附載。

南史 蔡興宗傳。廣陵州刺史范義與興宗善。坐竟陵王誕爲逆事誅。興宗躬自收殯。致喪還葬舊墓。孝武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刑。當甘於斧鉞。帝有慙色。

舊唐書 李大亮傳。大亮籍其家貲。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葬之禮。一時稱盛。

王義方傳。貞觀二十三年。貶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尸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

宋[illegible]傳[illegible]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惟[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討鄉

殷亮後至。獨哭於尸側。貸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而祭走歸京師

儀禮節畧第十卷

喪儀

餘論

曲禮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疏 君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本國禮法也。

禮器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注 二者。反本也。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疏 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其孝性之本心也。以樂。奏音樂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摭也。疏 直而行者。若親始死。孝子哭踊無節。直由天性而行也。曲而殺者。若服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是曲殺也。經而等者。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賤同等也。順而摭者。摭猶拾取也。若君沐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

樂記 哀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

經解 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

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注〕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疏〕喪禮所以為至痛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

〔孝經〕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注〕觸地無容。言不文〔注〕不為文飾。服美不安聞樂不樂

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注〕舉謂舉內尸于棺也。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注〕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注〕男踊女擗祖載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注〕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禮器〕喪禮忠之至也〔注〕謂哭踊袒襲也。備服器仁之至也。〔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注〕謂奉賻賵。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注〕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疏〕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是忠之至也喪禮備小斂大斂之衣服及葬之明器是仁愛其親仁之至也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賵於事合宜是義之至也。

〔坊記〕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注〕謂於送死尤備。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張子曰禮在乎[illegible]豈不嘗學如祭禮樂章豈必葬畢喪終乃學蓋謂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居喪者他書不可觀惟喪祭禮可讀若觀他書却似忘喪也。

[illegible]庵曰記曰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何謂也曰君子之於禮無弗學也及既除其事而復習其文者追遠慎終將致其誠信而勿之有悔焉耳至此而始讀之也今觀始死悲焉戀焉如弗欲生傯而讀禮不已晚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

如也。非將貽其親。而猶以爲之用也。禮喪具。君
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然而
有歲制時制月制日制。是時此雖父母之終事亦
有所不諱也。死也者。人之必有也。而諱之。可免乎。
夫預凶事。非禮也。至於禮。則固有吉凶矣。何可廢
也。唐顯慶之制禮也。大臣諱避去國恤焉。其後山
陵之禮。遂無所執。夫寺人官妾之所爲愛也。非君
子之所以事君父也。或曰。溫公之薨也。伊川先生
董喪事焉。子瞻周覩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

熟也。又曰。大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
志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夫志完之言何如。曰。最也。獨未若以吾之言答之
也。

雜記 疏衰之喪。旣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
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
涕泣而見人。注 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人來求見己。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疏 小功輕。可請見於人。大功則不可也。此小功承疏衰旣葬之下。亦謂旣葬也。

雜記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
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
喪則存乎書策矣。注 言疏若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疏 疏者禮文具載。存乎書策。父母至親。哀容體狀。不可名言。故經不能載。顏色稱其情。當須稱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君子不奪人之喪。注 重喪禮也。亦不可
奪喪也。注 不可以輕之於己也。○疏 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己之居喪。當須依禮。
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
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注 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疏 三日不怠。謂喪三日之內。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謂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

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

檀弓 夏后氏尚黑。注 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黑色。大事斂用昏。注 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殷人尚白。注 以建丑之日爲正。物牙色白。大事斂用
日中。注 日中時亦白。周人尚赤。注 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大事斂用
日出。注 日出時亦赤。

問喪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注 怪其遲也。曰。孝
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
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
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

皇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注節飾斂或作收服。疏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大夫以上則小斂也。

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疏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

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

時也注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疏此謂杖期主謂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

荀子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蔞文章之等蔞當爲蔞翣鄭康成云蔞翣棺之牆飾也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

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婭也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晏子曰棺棺三寸葛以爲緘道爾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昏殣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謂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經杖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

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

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爾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貌

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謸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飲食者也。卑絻。絻冕同。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檖貌越席

狀第几筵觴哭猗而吾哀哉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非順敦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怫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怫變也詭異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卜筮視日齋戒脩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白虎通德論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者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歎言身體髮

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朱子語類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不如期為此權制至公而下皆以百日為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但今人事力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不當葬也○又云以百日為卒哭是開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

（萬斯同曰開元禮卒哭篇未嘗明言百日為期唯三日成服條注有古之葬在卒哭今之百日也二語此可為唐用百日之據及考李翱之去佛齋說深詆其用佛家七七之說則知唐人之遭喪者多用七七百日為治喪之節矣夫捨先王之正法而用釋氏之邪說已為非禮乃又陰用其實而陽諱其名使後之讀其書者莫識其行禮為何時更可怪也）

朱子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登降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

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於上者也惟
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
之則其勢可謂難矣總之所以得其不合者五必
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
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常頒布然與律令同藏於
理官吏之從事於禮法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
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
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
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

莫之習臨時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繆盩朝
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
祭器常經政和改制盡取器斛爵存於今者以爲
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
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
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
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雖殊雅俗不
攝官則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
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

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略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
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
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
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
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
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紹興纂
次政和民臣禮畧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
三通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
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

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頒
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
習其頒禮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
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
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
縣所用至廣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
爲準式付之州郡櫝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爲
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其器物用者自爲一庫別
置主典與所櫝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

紙以重其事禮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圖將三獻分獻執事贊禮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識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爲古禮服製造須倣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爲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爲一圖與書通頒之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厭聞其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爲難也愚故曰禮不難

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故進斯議以爲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〇又曰喪禮大繁今只存大概使人知其意義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矣蓋苦荒迷之際何有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邪古有相禮者導孝子爲之況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爲失但使哀戚之情得盡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堲周必無用人之繁文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凡當防

慮久遠可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椁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能入何況不用釘漆乎孔子從先進已厭周之文矣聖賢者作不必盡守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爲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屬今何處可行存其大概使人知前之盛時禮之全體皆備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皆不得見掇拾於殘編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倣古禮或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何意也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蓋

聖人生於周世周之一代禮文皆備誠爲整齊如何不從但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耳用之謂自爲邦〇問喪禮制度節目朱子曰恐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安得一一如此仔細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相者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厭周文之煩矣聖人復起亦但隨今風俗立一限制須從寬簡而今若考得子細一一如古固好如考不得亦只隨俗不礙理者行之〇又曰今

人肯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禮
時爲大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况
隨時增減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
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行又須是朝廷整頓理
會始得○又云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
送死之禮貴賤不同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於
士禮殊不相入自合別爲一篇世俗拘忌不敢別
立其名因喪大記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做儀禮
次第分其章段則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依經例
其記事實有議論者依記例虞禮以下如天子九
月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爲下篇依士禮士
第編集却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剔出三傳作玉
等語附入而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書禮論語
所說諒陰制度及左傳所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
依記例隨事附於章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
爲三年之類即附祥禫章後漢華元樂舉及仲幾
對宋公編附稍幹語之屬即附棺槨葬等章楚
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入諡篇章○又曰古人祭

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便做那祭底道理
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思○安
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爲重爲主節
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
幼稚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
祀還更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又曰
喪事古人原有活法如身就事而斷而已是也○
又曰古禮難行爲古人有做未到處古者以皮束
棺豈能周設熬黍稷於棺傍以惑蚍蜉可見少智
今棺用漆要三日便殯亦難○又曰古人自有一
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
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
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
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
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
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
曰女安則爲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

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部賓（喪禮雜說）吾讀既夕禮而知古君子喪事縱

縱而不陵飾也蓋先三日則鼎鼎先一日則縣縣

故酌以先二日既夕哭之後啓而朝祖祖飾棺屬

引而後祖奠盡日從事所謂猶猶爾者其謂此乎

○又曰昔予讀顏丁居喪之說而未得其情某孫

也物固然莫之省也乃今當太淑人之喪日夕殯

宮惣忽然體始克知之嗚呼父兮母兮不可作矣

壽也燕慶榮也賛賀既皆不可得矣雖病而承饋

覩醫言善惡方救藥藏尚可得乎此猶常也雖笄

而得離之順錯愕隕越色於客而客儀尚可得乎

此猶生也雖死而號慟含斂僕僕拜賓處病疑死

尚可得乎蓋不惟生之日不可再得而死之日亦

不可再得矣大哉天地間日復一日予安所求哉

嗚呼生之不再得人能言之死之不再得予亦不

知其何心不知其何以為言也記曰始死皇皇焉

安得起顏丁而與之論匪毋何恃之詩哉

呂坤（四禮疑）一部喪禮易居其九貧者不能易或

可也故曰與致乎哀而止○又言喪家十二禁如

禮之家不可不守也一作佛事二用爽狀三信風

水四請客行祭設席太豐五避殃祓除六作樂鬧

喪七沿村謝客八遠送孝帛九作謝九請客點主十

塗明器外無用紙紮太多十一棺槨外斂身入棺

太美十二門戶朝夕不謹男女混雜不防○喪有

六不拘禮老不拘少不拘病不拘貧不拘情有所

奪者不拘所不拘者文

也真情則不在於此也

來知德（日錄）古人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語居

處衣服皆有一定之制將然垂之經典所以厚風

俗益世教也漢去古未遠居喪使婢在側凡藥即

終身黜落至宋時欲以酒飲人者曰既不能以禮

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世守先王之禮教者

猶嚴也至元時之俗父母死則歌舞娛尸明洪武

戊申御史高元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

樂娛尸流俗之弊至今已甚送終尤禮之大者不

可不謹乞禁止以正風俗高皇帝是其言命禮官

定制令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日不孝內有居喪

作樂之條八議所不赦今俗親方死即鳴金鼓邀

客來即設酒喧譁如賀客樣甚至强孝子飲酒者

此風俗之

至惡者也

張爾岐（謹俗論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

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

而審行之今之俗屢變矣將以何者為國之故乎

門六經之所陳者是其故者也二帝三王建極而

施於時周公孔子脩明而筆之書是真可為國之

故矣君子行禮有不得於心者案籍而求之決擇

其故與非故而後從事焉此風教之類也近俗之

失其故者不一事其在喪葬者有三奢僭疏促之

節不與焉一者始死而哭諸鬼神之廟邑則城隍

村落則唯其所置男女被髮徒跣提櫨捧帛聚哭

於其所名曰送漿水又曰設浴日三日而止其

俗不知始於何時何人也為其說者曰人始死譁

而之廟為之請乃得挾貲以實遊不然則為悄者

所苦注至妖尼邪相恐嚇多恭細民惑而從之往

於縉紳士人雖亦知其非亦牽於舖齋之口而不能自決也嗚呼聖人雖不言鬼神其制爲喪禮於鬼神未嘗不章明較著也有升屋而復矣有設奠而依矣有重而重之事並而爲之上矣並不及雖禰而往諸幽而請也豈有之而周公孔子不知孤岸公孔子不知而今之巫與尸顧知之邪一者柩出門而丧未停器於東亦不知其始於何時何人也畫人以爲人子重事文庶不得而代柩方升車其人捧瓮於首踊而擲地聲震屋瓦嗚呼此何時也非繁天不決之時主人子方辟踊號慕而無儀乃碎器作厲聲以當其前欲何爲乎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善之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將行而碎器以震驚之暴視者固如是乎此二事於禮則乖於儀則野殆恐伊川被髮之祭不甚於此矣謂周公孔子之故俗有是邪又一者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雖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安賓至堂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其升降避退之間必不能無愆於儀矣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哭踊之節先王制禮必不如是之亂雜不合矣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適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則今人哭泣之位亦非周公孔子之故矣周公孔子之故固未斂以前以柩東爲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前二事之失流俗之所而步位之失則考古之未審[illegible]

反之邪力反之者如何明乎設奠依神之爲故則知野哭之非其故明乎遣奠伸哀之爲故則知哭啓之非其故明乎未斂既斂之位各得其故則亦各如其故而無可疑矣

驗問禮居喪答問予先君之喪既襄事客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予好古而不和於俗今日之事其語在人人一指者則說聞命矣其辭尚不能盡無惑也請一一讀之而無罪可乎曰是問禮所急欲承教而不可得者也曰俗初喪者反穿其上衣子獨不然豈謂於禮無稽乎曰然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小斂而後袒括髮免髽禮也及上衣反未之前聞哉其不赴何也曰親厚者不必赴疏遠者不當赴貴顯者不敢赴必不得已者始赴一力自報之豈以片紙爲諸哀痛迫切之中從其質也仁人之所不罪也然則古何以赴曰古卿大夫士交政於中國勢分懸隔或拜使而赴或父兄命赴政事之章冠裳之體也今我親故情聯地密朝有變而夕莫不聞彼且匍匐不暇而待赴乎哉故曰仁人之所不罪也不稱孤子何也曰經言少而無父曰孤說禮者謂三十已下無父可以稱孤若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故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經有明文况孔子謂三年之喪從其至者孤與哀孰爲至乎孤哀分父母家禮本之書儀雖傳襲已久不爲有據近文莊公亦嘗言之矣既曰不燕客矣然亦有酒肉之者何也曰此不肖之罪也然而惡草也在禮老病不止酒肉夫孝子也老病且不止酒肉賓客之冒雨雪而徒步遠來者安知其不無所病而拘以一說恐非禮意若其必當飲食與否則在好禮者之自審其近也即遠而無他慮者自不敢不以正事之矣曰止二奠禮乎曰古君子之事其親也日出而朝奠以旨甘日入而夕奠以旨甘其在殯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既日朝夕奠矣而復日上食何煩而無久乎疑家禮之複也故節之其不焚紙錢何也曰不以祭祀行年矣敢復以瀆吾親邪雖不焚故不[illegible]甚況是今[illegible]誠依[illegible]也不受賜賻何也[illegible]

之變久矣。一旦欲復古，不設紙不分帛，而復受其來儀，彼且以我爲家於喪見孟獻子旅歸四布。亦孔子之所許，不受也者，亦歸布之意耳。而亦有受之者，義所必不當卻也。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有常所矣。于一於堂何也？曰：吾謂其大者而已。地位之彼此，古今異宜，所不必計也。無如於飾遠而已，未成服而辭客何也？曰：喜事則辭禮也，哀敬有所致，不得已也，非案辭之也。易服而後禮乎？曰：交於山川之神明，不可以純凶古也。墓不請名，公而自請何也？曰：不服及也，先儒有爲之者也。自誌則宜書府君，若先考，而曰某官某公何也？曰：欲易見也。銘旌之例也。銘旌欲使今之人知其爲某之柩也，故書某公。誌石欲使後之人知其爲某之墓也，故亦書某公。自不當與題主同耳。誌不請師者，題主何也？曰：禮家所不載也。子弟親故能者之事也，瀆驗者不敢也。服而臨之，非喪儀也。祔，只高曾何也？曰：祔祖，古也。然古者諸侯大夫士各一廟，故得以安祔。今一廟耳，將安擇之。

故不曰祔祖而祔廟。今之廟，非古之廟也，而今之祔亦古之祔矣。祔節略禮不已速乎？曰：世已易矣。主之者非其人矣，不敢趨之，可謂正名乎。不嫌速矣，亦有所不得已也。老病不止酒肉矣，子亦微食之乎？曰：先王之制禮甚嚴，而其責人甚恕，故曰：五十不成喪，七十者衰麻在身而已。又曰：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減性者謀耳。不育雖有年而力足以勝喪，何必自廢，必三年乎。曰：所不敢必也。日者，雪夜嚴寒，固嘗有所飲食矣，以勝寒而止。若其不勝，則聖人既已許民勝，而不能古之人皆用之矣。雖然，汝以行古之道，取罪於人，而不知育而得禍如是，所得者幾何乎？予曰：執禮者人皆棄禮者人從，從未知所也。吾何懼哉？君子求同理，不求同俗。求天知，不求人知。吾何懼哉？客去，書以備省。

華人處得集凡喪事家禮喪制最善，切不可惑於世俗之邪說，而有所拘忌，蓋有父母之喪，而子孫及歸不敢涉，不哭泣者，甚處呂才敘陰陽書之言誠爲確論也。夫古人制喪禮爲詳盡，乃古人送死無慽者，可以當大事也。奈何貧家力弱，不能悉舊，姑酌其可行而已，不可遂致於率略也。且如初終易簀沐浴，巾衣襲襚一如生時穿著等事，俱是人子可爲之易者，何可率略也。古用飯含，今俗用可鄙見皆不必用，但以淨帛醮水拭掠口齒，潔之可也。必用絞巾裹而結束，斂入於棺，漆粘棺口而蓋之，更布漆縫隙，防蟲水之入也。著裹衣巾，服體務要妥頓停當，件件手到，使吾心無所遺悔方可。仍看家禮參酌而行之。及葬埋之事，尤不可拘忌，添宜慮之。舉柩登途，及下壙之際，最宜防慎，安詳其扛索之類，須親過目，輟泣以扶視之可也。○喪服一依禮制，力不及者，量而減省之，所謂與其易也寧戚。須以哀爲主，方如可及，却不當吝。○惟婦人頭髻止許垂下尺五足矣，斷不可太長，而棺戲飾蓋非其飾也。○朝夕臨哭，奠獻依禮制而行，勿用七七之說。成服之後，三五日擇晴明便葬，百日卒哭。祔禫並依禮制，貧富可行，奠獻羹飯，並如家常葷素隨力。但莫依惡俗，而褻瀆於亡者，祭之以禮，

可不慎乎。○親友賻贈，只受香燭粉麪之類，其盛祭競侈者，徒虛費耳，必預告却絕之，不可誇耀超禮。尤不可暴殄物命也。○子孫堂祭，或羊或豕，一物足矣。或勿羊勿豕，亦可。世俗用三牲五牲者，殊無所謂孝之禮。

法，亦不當然。

〔補〕消夏閒錄：吳下喪禮久不講，即士大夫家，亦多徇俗，但有會典家禮，而不能一一遵行。其大端有十餘事，禮大小斂有致襚陳衣沐浴之節，吳俗始死衣衾非禮一也。沐浴餘木，棄于坎，築而實之，今以沐浴餘瀋令孝子各飲三口，非禮二也。置靈座設魂帛，古者結白絹爲之，今用緜一口，以一小竹從凝結白紙寫某人之靈位，旁注孝子某某奉祀其稱帝上，容如神主式，率用僊道書寫，孝子迎置柩前，非禮三也。吳俗成斂後用白布遮其殺後置于靈几，高三四尺，設古者明器苞筲之遺意，但羽盛用以人類，今置之靈几，非禮四也，鬻未家無习尊卑皆哭不輟，聲小斂後乃更代而哭，跡以死傷

生也。見士喪禮。喪大記。及開元禮。聶氏。後世以婢妾而爲助哭。當由貴主不能厚至。欲以多聲相餙見南史王秀之傳。今吳俗亦然。非禮五也。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今人以初喪四十九日居於倚廬。謂之七七。其說始於魏書胡國珍傳。吳俗自首七至六七。用僧作佛事。名誦經禮懺。破地獄。穿五方。化庫。諸科儀。化庫元典章所謂紙房子。當時有禁。修七里道士亦然。寧都魏禧沐浴素。不信佛。誤地獄論三篇云。設無地獄。則亂臣賊子無所去。將何處安置。其言有裨於天下之亂臣賊子。若以死去必入地獄爲人子者。復信爭僧道以救其親。何薄視其親之甚也。忍心悖義。亦齊愚而可笑乎。假使罪果入獄。亦豈僧道之力可以救拔。愚人肆作惡事。殃後藉此一說者。可以滅罪生福。定無是理。閻亦有明知其無益而卒爲之者。其心以爲不若是不足以蓋世俗之非己。而爰薄喪之譏。非禮六也。至接煞避煞之說。尤屬無稽。而舉俗信之。非禮七也。喪葬帖。孫及曾孫。俱寫稽首拜。顙爲稽顙太重。頓首太輕。孫不知開禮大祝稽首居九拜之首。乃臣拜君之拜。本非此哭。何可通用。據禮權。孝子宜寫稽顙拜。孫及曾孫。宜寫拜稽顙。或以爲駭俗不可行。非禮八也。報訃送事。用吉禮。今送貴顯。更用色綵錦段。尤爲乖繆。非禮九也。杭俗出殯前一夕。大家則唱戲宴客。謂之暖喪。吳中小民家亦用鼓樂竟夜。鄰鄉畢集。謂之伴大夜。非禮十也。至於信用風水。久而不葬。題主請顯官以爲光寵。均屬非禮。喪乎上君子。綱維名教。砥柱頹俗。尤當留意者也。

王草堂人鑑

不受賻贈。

孫謨爲長沙郡守。將亡。遺言不受贈。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臥賜地。餘歷官少府。臨卒。戒子曰。我死官屬送汝財物。勿受也。子如父命。天子嘉之。賜錢百萬。原涉父卒。讓還賻贈。廬冢三年。管寧年十六喪父。稱財送終。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資助。悉辭不受。王草堂云。遺命不受。與臨喪貪得者。當鑑此。

因喪棄官

韋義以兄顒喪去官。謝仁以兄喪去官。謙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以兄子喪自劾歸。陳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喪去官。范叔矩以博士徵。兄憂不行。劉衡爲郎中令。以兄憂即日自舉。闔令趙君以司徒楊公辟。兄憂不至。曹全遷槐里令。遭弟憂棄官。楊著遷高陽令。以從兄憂去官而去。陳重舉尤異。當遷太守。以姊憂去官。王純拜郎。失妹。遂辭印綬。陶淵明尋程氏妹喪。自免去職。孫綽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官。王艸堂云。古人以祖伯兄弟姊妹子姪。皆去官奔喪。今有親死貪位。而假託出繼者。良心安在。當鑑此。

有服不嫁。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孔穎達云。禮。士入公門脫齊衰。入大夫之門。不合脫也。季氏世爲上卿。强且專政。凡入見者。皆脫齊衰而往他處。猶有服者。故云將亡。然此謂不杖齊衰。若斬齊衰。雖公門亦不脫。陳用揚曰。杖齊衰不脫。而況斬衰。公門且不脫。而況司府州邑乎。蟜固能守禮。且乘其寢疾。觸其所深諱而勿之卹。武子亦能降心相從。而不敢以爲忤。蟜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爲士大夫有愧于武子者。不亦多乎。王艸堂云。講者見者。並當鑑此。

守制須慎

陳壽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遂以貶議。坐是沉滯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預榮伍。王艸堂云。喪中不謹飭者。當鑑此。

忌日當哀

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戚輙三日不食。王脩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脩哀戚悲號。鄰人爲之罷社。劉黎兄敬。嗣建鼎柴八。洪武中擢監察御史。王邑

宣朝以廉介受知于上嘗奉使復命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王艸堂云君賜尚不食而世之遇忌忘哀者當鑑此

喪葬自應限制

晉泰始中楊旌伯母服未除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宋郭稹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唐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之兄弟終身不齒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著爲甲令王艸堂云功緦之喪尚嚴應舉則世無敢違之間矣停柩不葬必加貶黜則世無暴露之骸矣主持風化者當鑑此

設宴送牲宜禁

張漢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賫牛酒爲釋服非禮也宋仁宗除喪有司將開樂置宴程頤奏曰除喪而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詔罷之宣仁上賓至七日有旨下光祿供羊酒欲爲太后暖孝蘇軾上疏以爲暖孝之禮出于俚俗不敢奉詔有旨遂罷呂東萊與項平父書云饋肉醋醬已領竊意服制中餽人不當以肉自此已之爲佳郭良翰云今人乃以肉餽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受人以德王艸堂云世俗除喪設席用樂并服中酒肉贈遺者當鑑此

守禮廢禮之別

晉武帝喪畢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常群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沉痛況食稻衣錦乎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毀素終三年康帝居杜太后喪周忌有司奏改服詔不從素服如舊唐德宗諒闇中召諸王食馬燧孝不識鹽酪皇姨有寡居者妝飾稍過見之

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後魏孝文帝居馮太后喪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後周高祖居叱叱奴太后之喪處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卒路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漢王裒父死廬墓衣柏號泣樹爲之枯晉汜毓濟父終廬墓三十餘載居萬敬儒喪親廬墓十八年南北朝張昭與弟乾居父母喪不衣帛不食鹽酪日食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嘔血嚴植之少遭父憂食菜二十三載丘傑喪母以熟菜有味止啖生菜歲餘致疾夢母謂曰靡粥下有藥一丸傑取服之下蝌蚪數升遂愈劉覽母憂廬墓再期不食鹽酪惟飧麥粥冬只著單衣家人夜以火照牀下知之號慟嘔血竺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時語云翟九作孝風吹即倒荀匠居父憂并兄服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脫落哭流目眥皆爛形骸枯顇雖家人不復識殷不佞母卒道阻不得奔赴四載號泣居處盡禮及迎喪歸葬又服喪三年負土植松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至盧墓之居

父母喪二十五年鹽酪不入口庭中楊檜冬賈墓上楊樹一冬再實宋李玭母卒不食肉家貧負土築墳廬墓三年妻兼葬母獨居墓下躬自樵汲一衰麻寒暑不易陳道周母歿廬墓啕號爲墳歷四年高三丈墓成而道周卒此守制盡禮見美于嘗也宋盧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于齋內劉湛正色曰公不宜有此設湖南楚王馬希聲葬父日猶食雞臛潘起譏之晉阮籍居喪無禮何曾面斥于帝座曰卿敗俗之人以重哀而飲酒食肉宜擯外域無令污染華夏此守制廢禮見譏于人也漢昌邑王奔昭帝喪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梁龕當除婦服先期請客奏伎與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司直劉隗奏請免龕官顗侯顗等宜奪俸一月從之唐陸博文與弟[illegible]居父喪衣華服過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嶺南流雍州博文遞歸本貫駙馬都尉于季友坐為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

僧此守制廢禮罷棄伏辜者也王艸堂云居喪忘哀而徙事餔啜親友不能諫止而反共飲者當鑑此

盡哀忘哀之殊

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吾武秋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顏歡母死水漿不入口三日錢堯卿母卒水漿三日不入口居喪色部滋味者三年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顏丁善居喪始死如有求而弗得及殯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蕭放居喪室前有慈鳥集樹每哭臨舒翅悲鳴余似哀旒更有異者徐積不踐石劉温叟不聽樂哀師德不食糕以父名同音之故此皆盡哀流芳者也衛定公卒太子不哀夫人姜氏嘆曰是夫也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魯立公子稠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illegible]不爲患[illegible]

昭公喪母不感叔向曰魯有大喪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能無失國齊若其子卒憐[illegible]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必不有其宗此皆忘哀遺臭者也王艸堂云盡哀卒爲孝子忘哀遂爲殞身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居喪者當鑑此

奪情起復之謬

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起劉珙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景雲元年蘇瓌卒起復其子頲爲工部侍郎頲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論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毁不忍發言恐其隕絶睿宗乃許其終制郭良翰曰當劉二公之辭如所以自處李日知之奏如所以處人王艸堂云奪情起復者當鑑此

營葬艱苦之奇

漢郭平家貧力學親死賣身于富家爲傭覓錢營葬鄉邦稱之後舉孝廉累官朝散大夫董永千乘人父亡無以葬從人貸錢一萬曰後無錢還當以身作奴夫婦共詣錢主織縑三百匹以償之范宣躬耕養親親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言談不及老莊澹喪令何子平遭母喪哭踊頓絶方築八年不得葬晝夜號哭冬不衣絮夏不就涼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居屋破敗如欲崩之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守蔡興宗爲營冢壙南北朝王彭直瀆人父母亡家貧晝則傭力夜則號哭營葬之太和中五里外一旦大霧生泉葬畢水竭論旋爲墟里宗承父喪負土成墳一夕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蔣靈敏母亡貧無克葬種瓜半畝朝采暮生遂辦葬事王艸堂云營葬至賣身貧亦極矣古人猶行之今窮民親死惟知延僧誦經鼓樂闘材而出殯委之寺觀比比然矣何不省無益之費以入土爲安乎世之親死

忘葬推委兄弟者當鑑此

廬墓孝感之異

漢蔡邕母卒廬墓有兔馴擾木生連理[illegible]琦居母喪獨立成墳有飛鳥白鳩棲廬側丁密父喪廬墓有雙鳥來小池後母卒廬墓雙鳥復至吳夏方家遭癘疫死者十三人年十四躬自負土十七年葬送得畢廬墓猛獸馴其旁晉許孜廬墓負土成墳有鹿犯松悲嘆明日獸殺之置松下宋庾子輿父卒廬墓有雙鳩棲側每聞哭聲必飛翔環遶悲鳴激切宜豐侯蕭脩母卒廬墓山中猛獸絶迹野鳥棲宿蔡字支漸年七十母喪廬墓白蛇素狸擾其旁晴鳥嘧鵲集于壠徐仲原親葬廬墓負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舉騣居孫觥母喪廬墓髮盡骨立俄有湧泉湧墓側名孝源泉廖洪二親亡捧土成墳結廬于側有青蛇白獸之異父叔牙母病難吮瘡疾疢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其旁張無擇父卒亡日絶漿三年不嚼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瑞五代時

林安母卒。廬墓。旁有石裂湧泉。閩王異之。宋徐積母殁。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甘露歲降兆域。李兩株合為幹。易延慶父喪廬墓。墓西北產紫芝一本。玉芝十八莖。母喪架。及卒。植二栗于墓。樹長而連理。祁暐母卒。廬墓蔬食飲水。經六冬。蔚足二肯。有白鳥白兔馴擾。徐從廬墓。家有紀紫牡丹。忽變為白。徐庸母卒。廬墓蔬食三年。泉溢虎虓。虎為遁去。墳左有坑數十丈。山崩壤為平地。張紳廬墓。甘露降庭。侯義母卒廬墓。負土築墳。木生連理。野鵲馴狎。金景文廬墓。夜有五色光發。爛射墓上。孔畋父卒。廬墓。卧殯棺中。月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千本。王艸堂云。德行動天。諸公以廬墓而禎祥疊降。傳奇試世。伯皆以全孝而誣餓雙親。世之久淹親柩。而葬不以禮者。當鑑此。

助葬陰騭不淺。

唐郭元振入太學。家遣齎錢四十萬。有衰服叩門

自言五世未葬。遂與之。經不問其姓氏。屬竇禹鈞葬同宗及外姻貧困者二十七喪。宋朱壽昌為于宗。族葬十餘喪。范文正居睢陽。遣子堯夫至蘇州運麥五百斛。過石曼卿三喪未葬。即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潘丹陽。奇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范堯夫曰已與之矣。范忠宣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乃遣僚屬收無主骸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行。不可以萬數計。王艸堂云。以上葬宗族親戚朋友百姓之喪者。名德至今不朽。好義易為者當鑑此。

師喪能盡可法。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漢魏晉人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劉焉王朗郭禹。並見于史。前漢任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鄭康成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

而赴。千餘人。桓榮為師朱普。侯巴為師揚雄。皆負土成墳。明顧潤之嘗師俞觀光。俞無子。次尹山而卒。潤之迎其尸殮于家。葬祖塋旁。祭享惟謹。王艸堂云。今師不成師。而弟子不成弟子矣。然豈無視猶父。而親猶子者。當鑑此。

冒險報恩足傳

漢孔車收葬主父偃。桓典收葬王吉。胡騰收葬竇武。郭亮董班收葬李固。魏王脩收葬袁譚。吳吳臧收葬諸葛恪。晉何楷收葬鍾會。明廖鏞廖銘王稌收葬方孝孺。王艸堂云。世之忘恩負義。生時趨附。而死若路人者。當鑑此。

附論

古禮當辨正

古道之不復。悖禮者為之。亦泥禮者為之也。腐儒

拘牽文義。動云師古。乎古人制禮之意。茫然莫辨。至有以手足並行為匍匐救喪者。此與於悖禮之甚者矣。况士喪既夕。半由後儒補綴。未必盡合先王之道。如廢牀寢地。揳齒綴足。何其忍也。塗殯魚腊重木之制。又近于迂。明器方相。以及棺飾喪車。抑何易歟。又有經無明文。後人附會穿鑿。漸失禮意者。可不辨與。予既于各條逐一論正。其所未詳。又著為論

養疾

養疾之說見於記呂叔簡先生部分條晰至數千言吾以一語括之曰必誠必信蓋養疾者事生之終送死之始也苟有人心能毋慎諸凡養得其道或疾不而生即萬無生理人子不可不存此心也或曰家貧乏醫藥之資奈何曰鄰鄰可乞也身可傭于可鬻也思夫割股食親雖非理之正然即是推之凡可養其親者亦何所不至哉曰有父母俱疾者有祖父母父母俱疾者甚而妻若子俱疾者甚執孤影則無期功之親顧此則失彼可奈何曰祖父母父母一也一時俱疾即一時俱養于彼于此竭其力之所能爲若妻與子只應付之天命不得以分其心焉曰有父母疾身亦疾者奈何曰身疾未甚則力而致養焉否則厚其酬而使親屬及外親養之而時告其親以疾愈狀藥餌祈禱則先親而後身凡此委曲周詳皆本惻怛之至性非他人所得而籌策亂乎人子之自致耳抑予聞徐積爲婦翁親湯藥哀憐兒不畏癘疫不獨父母當養也人有疾病行道之人猶憐之况骨肉之親乎

披髮徒跣

喪事去飾披髮徒跣不飾之至也况始死呼搶擗踊有不散髮者乎哀至故髮披非故披髮也然則何爲制爲披髮之禮曰以致哀也若謂必如是而後爲盡哀耳毛西河痛詆披髮之非亦未嘗深研禮意也

二歛

歛何以再曰衣欲多也小歛十九稱大歛三十稱不如是不足以朽骨也然則并二歛爲一可乎曰不可問喪言之悉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非三日不成親戚之遠者亦必待三日而至若猶未也姑之何而可歛不寧惟是孝子悲哀志懣匍匐而哭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若小歛之必于明日則又有說人死皮肉癖戾三日則癖戾之至有難于歛者矣凡事以有漸而能詳二日可爲之事兩日爲之則審度愼重無貽後悔今以兩歛之法併于一日又復促歛旋殯無論孝子悲哀難

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精力必不能勝。即護喪執事之人。倉皇急遽。勢必苟且塞責。慎終之謂何。而若是乎。

喪次。

儀禮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凷。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翦屏者。三虞之後。改舊廬西鄉開戶。舍外寢者。練後不居舊廬。還于廬處爲屋。又云。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有中門。大夫士惟有大門

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鄭氏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寢門爲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爲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爲中門也。樕按後寢前堂。中爲門。故謂中門。即士喪禮所云殯門也。呂叔簡曰。中門之外。遠于殯矣。子心安乎。不知殯在西階。階近寢門。故于殯東爲廬。不必門外。門外亦非鍵門隔絕殯宮也。儀禮不言倚廬設于何地。鄭注謂中門之外者。蓋以五屬人衆。門內

既不能容。且止對殯宮。乃朝夕哭位。故知倚廬委于門內而于門外也。若門內寬廣。及無期功之親者。又何必不于門內乎。惟是始而倚木爲廬。倚木者。兩木相倚。上合下開。夾草爲障。簷就地。後有席。前北向。不爲戶。既葬。去倚廬。傍東廂爲披屋。開戶西向。有楣有柱。翦屏塗泥。以終三年可也。乃既練更爲屋。而堊其牆。勦其地。堊勦者。屋之飾也。喪廬而堊勦。毋寧歸寢。今既不塗殯。安柩中堂。孝子自廬苫回視旁。既葬而居別室可耳。又問喪成壙而

歸。升于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若然。則未葬將不居廬。未斂將不苫塊乎。至喪服傳既虞寢有席。閒傳又謂小祥寢席。此皆禮文之參差。未可盡信。所當詳加折衷者也。

代哭。

士喪禮代哭不以官。代接續不絕也。即中庸日月代明之代。言無不哭之人。無不哭之時也。非替代交代之謂。鄭注云。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以喪爲不可不

哭而孝子又不能常哭故使人代之也哭生于哀之不容已親喪人故于此而不用吾情烏乎用吾情者哀盡而哭猶觴不可况使人代之耶鄭注又引周禮挈壺之說以証代哭考周禮挈壺氏縣壺以代哭者此所云代代之也未大斂守尸達旦有更遞守尸者得相更遞親屬守尸無不悲傷故曰代哭者此指朔以下而言若主人兄弟則無所庸代矣

立後

朱子語類李孝述問云先兄居適長已娶無子而沒或以爲母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如何朱子答云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爲立後尊厭之說非是又問誰主其喪朱子答云既已立後何有此疑又問云先兄嘗抱一從孫之子爲嗣既沒孝述以其年幼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兩月而此子之祖者仰問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禮孫孝述仍上祠板之題而從孫稚弱僅存致婚問其非猶疑不能執喪問之酌量彼云當以此仰問先生答云有攝主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孝述攝也乃欲俟祿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慮先兄之後爲同宗子之子不知亦謂之適孫否若可謂適孫則廟祭當使爲主未知禰孫之子即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邪若即可主祭則今祠板之題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案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以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于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軾按喪有無後無無主無後矣孰主之曰攝也喪主可攝何立後爲凡立後者爲宗子也爲宗子後者非獨後宗子後宗子之父之高曾祖也後宗子父必宗子同父弟之子亡則從兄弟子亡則再從三從子謂夫猶是宗子之

曾祖祖出也孝述立再從子爲兄後孝述未有子祔也既立矣不可復易然世世爲宗子即他日孝述有子反不得繼其先恐亡者之心未即安也且孝而有從兄子假令再從三從均無可立將親盡無服者亦立之其與莒人滅鄫何以異焉宗子同父之弟雖非適長猶然宗子之庶子且或爲大宗之庶子今以疎遠之子後大宗而大宗有子復爲小宗是重宗子而反廢宗法也烏乎可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云族人以其倫代

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就其祖而已疏曰倫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代之者代爲主其禮也愚意庶子弗爲後以殤無爲人父之道故不立後疏所謂主其禮即喪主也由此類推宗子成人而死者亦以其倫代之而俟宗子之弟有子而爲之後無不可者又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其大夫死而無子則但借他大夫之子爲喪主名曰置後而喪畢而卽撤之由此觀之則爲孝述兄後者俟他日孝述有子易之亦無不可

喪主

祖爲孫爲孫婦主父爲子爲子婦主庶子孫同居則主之不同居不主兄爲弟主不爲弟婦主夫爲妻主妾攝女君者亦主之孫爲祖主子爲父主妻爲夫主以尊主卑者但上拜賓祔廟其奠饋則仍卑者主之又有攝主凡無尊長及無後者則置後以攝之喪畢卽撤非爲後也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蓋男女皆有主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無子婦則遣他人攝之攝男主必同姓者女主必異姓者謂不

使本家女攝以婦人外成也然有無庸泥者女之于母婿之于外父母姪之于姑兄弟之于姊妹其情之切爲何如可令死而無所歸耶若雜記所謂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則里尹主之是拂情悖禮之甚者矣雜記又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無子則爲之置後陳氏謂此最可議異況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矣可臣替喪皆齊東野人之語也

銘旌

呂叔簡曰銘旌代主也禮在殯不設主故喪家自為旌有旌而親友贈旌贅也多者十數幅贅之贅也達者士大夫之旌孝子毀瘠懇求去古愈遠矣斌按銘者名也所以表柩非代主也旌者析羽之謂銘繫于干又析羽為干飾此惟命士以上得用之不命之士以及庶人則銘而不旌故士喪禮止稱銘而不言旌今人乞銘旌于親友盡誤認旌為旌表之旌也

棺飾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制為棺槨棺關也所以藏尸也槨廓也廓土使無親膚也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至周而其制繁矣棺有幭若水兕革若椑若屬統謂之棺棺裏為朱為玄為綠鐕以金以骨尊卑有差而棺外之飾抑又繁焉有褚有帷有荒有池有齊有紐有戴有披君褚若素錦若布不飾帷之飾龍雲荒飾黼飾火黼散采也采繒貝池有振容拂魚揄絞紐若纁若緇戴纁若玄披纁翣飾雲黼黻若各二戴圭大夫

士注羽為綏大夫無黼士無黼黻大夫有拂魚無振容士揄絞君池三大夫二士一士二披二戴大夫各四君六紐如之褚障車襲帷荒覆之荒頂蓋也緒采斑然相間如瓜分施貝絡是謂齊亦謂椰椰聚也荒帷之續紐連之戴值也內繫棺外繫椰使相值焉披貫于戴以牽車池狀小車笭挂荒之爪端如承霤懸魚垂采絡行則魚拂緌采振飄若水藻縝紛而錦鱗游泳其間也揄翟也畫雉于綏其異于振容者施之池上耳翣木為之似扇在路

障車輀車障柩車旁有引曰紼又曰綍前有御者輴車四綍四碑御用葆羽大夫二綍御茅士御功布有乘車鹿淺幦載旜載皮服貝勒懸于衡有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有旐有旌有抗木有茵有明器苞二筲二甕二甒二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弓矢之制必新有弭飾有柲設依撻有韣有琴有瑟有笙竽鐘磬有籩簠若豆若籩若酒醴若牲牷若方相魁頭有魁史御者若而人執紼執披者若而人哭而送

者若而人。陳器陳抗陳茵陳苞。陳籩陳主。陳旌陳
旌陳奠者數十百人。惡車幾乘。遣車幾乘。送車幾
乘。几筵幾席幾簋。幾帘幾婦帷帟帳而明祖而奠者
又不知凡幾人易矣。是殆周文之敝。非其先王之
禮也。鄭氏謂飾棺以華道。恐人之惡之。陋矣。孝子
哀痛迫切。暇爲飾觀計乎。考古者其辨之。

明器。

（檀弓）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
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夏后氏用明器。鬼器也。是

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
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
之也。（前明會典）明器。公侯九十事。三四品七十事。
五品五十事。六七品三十事。八九品二十事。庶人
一事。指功布。軾按明器之制。刻木爲人。各執奉養
之物。象平生而小。又爲牀帳茵席之類。似生時。又
苞筲五甖二。以盛黃醯五穀酒醢。葬日于穴旁
穿竇以實之。朱子謂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
然實大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尤爲非便。雖

不用可也。丘氏謂每種各置少許。庶幾存古。似亦
無害。竊意穴旁置物。久之地必陷。雨水侵入。風亦
乘之。縱有灰隔。亦恐易毀。况五穀脯醢雖少許亦
生蟲蟻。斷不可用。

方相。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
揚盾。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注）方相。猶言
放想。可驚畏之貌。方良。罔兩也。呂蒙菴云。古禮方
相氏乃狂夫四人。今以竹結縛之。俗號險道人。爲

當使人戴假面。黃金四目。逮朝文定之喪。方相用
人。北齊三品以上及五等之爵。始用方相。四品以
下。及庶人。祇用魌頭。即蒙倛也。方相四目。魌頭兩
目。宋太平興國六年。禁庶人不得用魌頭。（明會典）
公侯一品至四品用四目。五品至七品用兩目。八
品以下不許用。軾按骨肉歸土。幽窀重泉。何罔兩
之畏。且罔兩出入無時。能保方相去而罔兩不至
乎。後世神道設教。師巫詐爲祓除禳厭之說。鳴金
擊鼓。誦咒書符。以爲驅邪魅而安幽宅。愚者信之

謂即方相之遺意也。是則古禮之流弊。有心世道
者。當思爲拔本塞原計。

贈元纁。

金貞孝曰。葬禮主人贈。注云。元六纁四。各長丈八
尺。蓋即士喪禮所謂制幣元纁束也。禮云。柩至郭
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及窆。主人襲贈用制幣元
纁束。此君施于士之禮。用之以窆。榮君賜也。乃今
孝子自爲元纁束以贈其親。于義何居。馭按子無
贈親之文。而見于葬耶。此與今俗灰釁衣裳者何

異。或曰士喪禮以遺奠牲體納壙中。曾子比之大
饗歸俎賓館。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致哀也。元纁
之贈。亦賓客父母之意歟。竊意以奠牲實苞從遣
也。賓客之喩。乃後儒穿鑿之論。非眞曾子語。况今
明器苞筲俱不復用。元纁之贈。是亦不可以已乎。

族葬。

趙季明按祠堂昭穆之敍爲族葬圖。即古墓大夫
冢人之義也。然有必不可行者。祠堂親盡則遷葬
則一定而不可易。地有限而非無窮。能保百世當

祔乎。周禮墓大夫掌訟獄。古人已不能無爭。况世
趨日下。即有北邙九原之廣地。而欲令親盡無服
之屬。按圖而葬。無混中外。無紊昭穆。此必不可得
之數也。吾家祖塋數處。各百餘塚。近代相侵相越。
獄訟繁興。謹厚守分者。思別營兆宅。豈得已哉。

合葬。

夫婦合葬。理也。情也。萬世不易之經也。雖然。葬非
一時。舊壙可復開乎。再娶三娶者。可數棺同穴乎。
東漢樊榮。與夫人同墳異藏。斯爲得之。

薄葬。

喪禮稱家有亡。斂手足形。縣棺而封。謂其亡也。苟
有矣。附身附棺。稍不如制。人子之心。其何以安。士
安之蘧篨。王孫之尸囊。寧惟矯情。亦已忍甚。

客葬。

狐死正首丘。仁也。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梁鴻客葬。
傷父之不歸也。司馬溫公謂果不能歸。當如延陵
葬子嬴博之間。此爲焚尸者言之也。

古不修墓。

甚矣丘墓之不可不愼也。不愼而待脩，不愼而待
遷，與衆而委棄何異。雖然，高陵深谷有時變遷，人
事物理常出意外，假而灌木叢蔚，可不芟乎。狐鼠
是穴，可不驅乎。日久樹根近竁，可無攔除乎。有盜
一抔之土者，可不培覆乎。水潦石崩，可任暴露乎。
城郭道路之必不免，可遽之乎。又有家貧子幼，或
緣他故而藁葬者，可毋貶闕乎。章子毋親馬櫬者
命改葬而不從，以無父命也。吾謂章子知有父不
知有母，不可謂能孝。

返虞。

按禮注骨肉歸於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徬
徨，三祭以安之。此語非精於禮者不能道。蓋葬矣
亡矣，魂氣之徬徨不可見，以孝子之心之徬徨想
見死者魂氣之徬徨，此時悽愴者耽，莫知所據也。
王知其然，爲制卒葬之祭而名之曰虞。虞者，疑也。
危也。于彼乎于此乎，無不之而無之也。危也，虞之
者，安之也。何以安之，立之主而主之也。主之斯安
之矣。主必神之果主于是，而孝子之精誠主之，則

死者之魂氣亦遂主之矣。虞祭之設，所以致孝子
之精誠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葬矣，亡
矣，得如生時之依依膝下乎。而謂不忍離乎。離之
象，慌兮惚兮，若遠也，若近也。離矣，不可即矣。虞所
以即之也。離而即之，危而安之，此其情爲何如。而
能一日已乎。虞爲祭之始，自此而祔，而奠，而祥禫，
而蒸嘗禴祠，凡所爲焄蒿悽愴，僾見愾聞者，皆虞
之意也。敖氏謂柔日曰用，其非葬日矣。祝云夙興
夜處，與葬日不同，明矣。此不惟不識孝子皇皇汲

汲之深情，亦并不解禮意。凡祭俱用柔日，所不待
言。此云柔日者，以別于三虞之用剛日耳。葬日即
柔日也。夙興夜處，謂孝子之心，刻不即安，所謂徬
徨是也。豈越日之謂歟。日中虞者，虞必于葬日內，
不拘早暮。但葬畢即虞，非大事用日中之謂。觀下
文緊接葬日云云可見。今葬不擇時，必以朝。未有
朝葬而暮不畢者。若待盈坎成墳，一日未能卒事，
尚當虞于葬處，禮反哭而虞，亦就葬日言之。若出
家甚遠，以上必待返哭。古人有廬于墓者，豈竟不

虞耶。周公太公葬于周必返齊魯以虞耶。愚謂路遠初虞再虞于所館行禮儀節不妨少省。三虞待返乃行耳孔子善衛人之祔曰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乎孔子不言速反之非第曰小子識之蓋如疑者迫欲反而如疑也以迫欲反虞之情當窀穸未卒之頃若或舉之又若或縶之此孝子之所為踧踖躊躇也藉非迫欲反虞則亦可以從容暇豫孰視成墳何如疑之有

卒哭。

士虞禮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獻畢未徹乃餞又曰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是三虞即卒哭也謂之成事者將祔祭而成鬼神之事也若三虞越日又有卒哭祭則三虞不應稱成事鄭注云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之義此語不知何解豈謂變動而為神與抑謂將動而祔于廟與若然則三虞之用剛日是取次日即祔之義也不然何以初再虞用柔日而三虞獨用剛日他用剛日他字似當作別字解謂改用剛日也鄭注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似無此文若又云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以其非常也愚謂葬以三月為期有故而速葬或一月二月者必待三月後用剛日卒哭蓋卒哭者哭從此止未三月不得止哭如此則三虞祝文應仍稱虞事虞後卒哭前惟朝夕朔奠上食亦無庸更設剛日之祭若如期而葬者則三虞卒哭并為二祭次日即祔祝文當云爰及三虞卒哭未云哀薦成事來日躋祔于祖廟

又士虞禮初虞稱哀薦祫事註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合先祖也疏預言祫之意愚謂三虞卒哭乃祔初虞何得稱祫若云預言則再虞亦當云祫矣況祫者合也合羣主而祭之也今既不祫祭稱祫更無謂矣不如質言虞事為安

魂帛木主祠板畫像

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方殷曰重設于始死之時主立于既葬之後則重非主也但主之道同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于廟不忍

棄之也。周則作主而徹重，不敢瀆之也。殷綴重與
主皆所以依神，有板，又設重，故謂重。有廟而立之
主，故謂主。鄭氏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
主，故引曾子問主命之說，疑以為可用幣。許慎乃
有束帛依神、結茅為菆之論，不知有廟即有主。大
夫士既特立廟，寧禁其不立主乎。主作于既葬之
後，未葬則止設重。溫公以魂帛易重，亦取鄭許束
帛依神之義。然彼所謂神帛以代主，非溫公代重
之魂帛也。今既葬作主，不用神帛。未葬當從溫公

以魂帛代重。魂帛或結或束，各從所便。主從程子
式，貴賤皆可用。即不勒領為陷中，第書其面，亦無
害。蓋古者既葬有虞主，以桑為之。小祥易練主，以
栗為之。今小祥不易主，但用栗可也。無栗以堅木
為之亦得。又後世有影，有祠板。祠板猶之主也。影
則藏于廟中，祭而懸之，以示子孫，非可以代主也。
溫公謂婦女使人執筆為像，非禮。程子以一髭髮
不當，便是別人。愚謂繪像之非，不寧惟是。幽明隔
絕，可思也，不可即也，可格也，不可狎也。向令死者

忽幻其形聲，以與人居處笑語，雖其子孫，有不怪
而去之乎。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祖考亦鬼神也。祭
義云：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思之至，而僾
乎見，愾乎聞，聞見不以耳目，而以孝子之心。故曰
愛至存，慤至著也。今懸像于室，日夕相對，久而習
焉，相與忘之矣。是目中有像，而意中無像也。雜記
曰：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謂夫乍見而驚也。假而習
見，則亦何瞿之有。況以陟降在天之靈，而使遠近
親疏之人皆得矚而見之，亦褻之甚矣。彼浮屠設

像，百怪千奇，以惑愚昧，有心世道者，方辭而闢之，
況可尤而效乎。

神主稱。

〔曲禮〕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尤鍠引詩書公羊
以証其非。然經有明文，俗復相沿，無容矯異。又考
曰皇考，妣曰皇妣。皇，大也，美號也。然嫌于君稱。韓
魏公祭式易皇為顯，於義為協。毛雅黃云：男稱公
與府君，婦人稱孺人，似不得加於小輩。若未有封
爵，又當別論。呂叔簡云：府君、孺人，爵也。生為庶人，

死而爵之可乎。愚謂今人稱呼假借爲多。相習已久從之亦爲背禮。朱子論神主旁註某奉祀。施于所尊以下則不書。旣不書某奉祀。則公與府君之人之稱。卽加于卑幼。亦無礙。

奠。

〔士喪禮〕始死奠脯醢酒醴。註云。一豆一籩而已。〔記〕卽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注〕用吉器。器未變也。至小斂。則毼豆爲變矣。敖氏曰。無巾者。非盛饌。無柶者。與于大斂以後之奠也。襲奠飯

始死奠。而更其名。小斂陳所斂之衣而奠之。仍設于室中尸東。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實于鼎也。鬄解也。四鬄謂兩肩兩髀。各去蹄甲。胉。脅也。兩胉與脊幷四爲七體。其實一鼎。肺。周人所尚。亦實于鼎。大斂奠如小斂。設于堂。有巾。有席。〔禮疏〕大斂奠有巾。已是神之。有席是禮神之也。朝夕奠止脯醢酒醴。朔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有籩。有豆。啓殯朝祖奠俱如朝夕奠。遣奠謂大奠。加于常一等。士用少牢。大夫以上用太牢。禮書所載。大概如是。〔溫公書儀〕古者小斂奠用牲。今人所難辦。但如待賓客之食品味稍多。于始死奠可也。〔家禮〕直至虞祭始用牲體。蓋未葬尚以人道事之。不以神事之也。愚謂奠之義安置也。停久也。奠饌不徹。奠酒不酬。焉用牲牢。爲從家禮爲當。

三不弔。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或曰。縣賁父杞梁之徒。未嘗不弔也。顏眞卿之厭。屈原之溺。可不弔乎。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愚謂古人之論。有指一

人一事而言者。死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喪欲速貧。爲敬叔言之是也。孟子以桎梏爲非正命。假而文王卒羑里。公冶長死縲絏。將不謂之正命乎。畏厭溺。卽孟子立巖牆之謂也。孔子聞原壤之歌者爲弗聽也者。曰。親者無失其親。故者無失其故。檀弓所論。豈五服之親之謂乎。

三年喪。不弔。

〔曾子問〕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

弔哭不亦虛乎。呂叔簡曰。此非孔子之言也。爲吾親而哭者。吾不哭其親。爲吾而弔者。吾不弔其人。鄉鄰可也。伯叔舅姑兄弟之喪。是可已乎。軾按。所謂弔者。弔于鄉人。非親屬也。且弔也。而非傷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又(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由此觀之。五服之親。服其服而往哭。親厚之人。服已服而往哭。總皆傷死。而非弔生也。然必于卒哭

而後可。否則是誠夫子之所謂虛已。

居喪讀喪禮。

(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軾謂喪事莫大于歛殯。人子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而暇讀禮乎。即既殯朝夕哭一溢米。杖而後起。以平日絕不寓目之書。欲其研求參酌。詎可得乎。若學者讀書稽古。所以致知。非必用之而後學也。若謂親在不忍讀喪禮。一部戴記。喪事居半。彼專經家將置不讀乎。又若論語之顏淵死。伯牛疾。等。我

問。孟子之滕定公。自齊葬魯等篇。俱可刪乎。昔之大儒。有以喪服名家者。蕭望之以論語禮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雷次宗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何佟之。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儀。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于淸徽堂。是則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安得有親在不忍讀喪禮之說。

大功廢業

(檀弓)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朱子以業爲簴

業。誦爲誦詩。亦似費解。呂叔簡極詆廢業之非。曰。士可能也。農工商賈不可能也。愚謂看下句誦字。明指士言。如講學論道。射藝書數。皆士業也。非謂農工商賈凡所習之業。且禮未明言終喪如是。安知不有所指之月日。期以下既葬飲酒食肉。所謂廢業亦當如是而止。且未葬喪事縱縱。亦何暇習業乎。

哭不歌。

(梁書)梁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詔左將軍邵

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昇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弔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朱子語類）魯叔問温公卒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朱子云這也可疑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軾按哭日不歌餘哀未忘也

凡情之至者莫不有餘獨哀也與哉以斯陶斯詠鼓舞不能自已之情而欲易歌爲泣作而致之心勿許也哀之無有乎不亦虛乎祭之敬猶喪之哀也禮云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明日且然曾謂祭日而服弔乎致齊散齋僾見愾聞方已竭誠無餘矣能勝哀哭乎梁人未足議禮即宋室諸公郊少誠意賀循故事溫公之弔亦不過乘便會集盡人事之常耳賀與弔兩失之矣使程子而聞祭附祀何以爲程子文公所謂早作樂暮

聞緦麻之戚是孟子鉤金與羽寸木岑樓之說也五屬之戚何等迫切即方作樂猶悲痛奔之況早作暮聞耶同官之哀雖切何至如五屬之不可緩待乎禮生于情情視其所自致此等殺之所以差也雖然後世人心浸薄保無執伊川之說而漠視親屬之喪者乎魯叔之問朱子之答皆有爲也

生死

人之生也自無而有其死也自有而無藏之厚土猶母腹也化則歸于無矣在腹頭上將生轉而下

故尸柩南首朝祖而葬乃北首生浴見故死浴尸胎含血故死不虛口胎有包故死而歛目形貌成於胎離腹有聲已乃視已乃聽乃思將死神昏而思絕已乃無聞已乃無見氣息絕而貌如故也眼合手握亦胎形也故吾謂握手是二非一以帛褁手則帛握掌中故曰握手若兩手聯綴又何能握乎

隨俗宜從除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苟無害道從衆可也若失傷

情滅理之甚者。烏得不大聲爭之。以爲世道防。

師巫祈禱

〔記〕疾病行禱于五祀〔注〕盡孝子之情也。敖英〔東谷〕贅言或問君親有疾禱于鬼神以求福。有是禮乎。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于三王。求以身代。庾黔婁父疾篤。禱于北辰。以求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臥榻。奏藥罔效。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默佑之。一聞有禱。則然快心。若或趣之。而疾或蘇矣。是則禱

云禱云禱。非佐助藥醫之一術耶。毋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耳。試按三王之禱。禱于祖也。北辰之禱。禱于天也。五祀之禱。禱于所應祀之神也。程子亦有疾病禱于祖宗之說。蓋祖宗之于子孫。未有不欲其生者。鬼神有靈。病者未至于死。祖宗之所以默佑之者。當無不力。五祀爲應祭之神。求之自無不應。至焚香告天。乃孝子情迫不得已之事也。今世用師巫祈禱。降神書符。益之病耳。烏乎可。

作佛事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翦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于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腐朽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吹。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

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丹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

之當與天地俱生何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習俗畫寫浮屠日以七數之及擇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汙我曾致堯疾不起遺戒曰毋俾浮俗嬌佛以汙我家張忠獻公享祖者既奠而跌起嘆曰吾大命不遠矣乃定祭祀喪昏之禮俾子孫遵守曰喪禮勿用浮屠氏何叔京墓志君疾病名

子弟稱疾一以義禮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遺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栽按今世士人皆盡不知浮屠之妄而喪葬大事卒辭援于流俗者緣哀痛昏迷不能自主親戚子弟交口勸讒安能以苦塊餘生引經據典而力爲之拒又或死者平時佞佛孝子不忍拂親之心聊復爾爾不知親有過尚須幾諫沒而將順之可乎且將解于人曰親之意固如是亦大非過則歸已之意矣若夫昏迷不能自主慎擇明禮者爲相禮護喪可無此

慮

燕客

遠客供之素饌莫物以勞侍者若肆筵設席置酒高會豈惟非孽彌天亦陷人于不義也禮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況弔也而飲食可乎宋神宗除喪將開樂罷宴程子奏請罷燕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除喪且不可設宴況在喪中乎

停柩

停喪不葬人子莫大之罪也近世士大夫家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數柩不舉者詰其所以則有三焉一曰家貧不能葬孔子不云乎苟無矣斂手足形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葬之需儉于斂殯未聞有家貧而委其親不斂不殯者亦既斂而殯矣何有于葬一曰不得葬地古者按圖族葬未沒而葬地已定夫何擇焉孝經言卜地卜也非相也風水之不足信昔人言之詳矣一曰時日不利三月[illegible]期也者唧黨巷之葬日食而返鄭葬簡公毀

當路之室。則毀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日擇時之明証也。竊意不葬之患有四。古者塗殯以防火也。今中堂三月。尚須愼防。況可久淹乎。若厝之荒野無人之處。保無意外之虞乎。此其不可者一也。木性受風則裂。膠漆乾久而脫。甚至蛀嚙腐朽。至于檢骨易棺。子心其何以安。此不可者二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今人有金銀寶貴之物。櫝之篋之。又從而緘縢扃鐍之。未已也。必藏之窖室。或深埋土中。而後乃無患。殯而不葬。是猶緘寶

物而置之道路也。人子之愛親。曾不如物乎。始死而襲。而斂。而棺。而椁。凡爲葬計也。衣衾覆尸。棺覆衣衾。椁覆棺。就而覆之于土。而後其藏也密而固。今棺而不葬。何異不棺不斂乎。與其不葬也。毋寧葬而裸。此其不可者三也。禮。旣葬而虞。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虞以安之也。不葬矣。又何虞焉。不虞則卒哭祔俱無所用之。不知停柩不葬者。將不虞乎。不卒哭乎。祔乎。不祔乎。祥而禫乎。否乎。服不除喪祭禮也。將蒸嘗之祀。可終廢乎。葬而後有虞主。

祥而後有練主。主附廟則遷其當祧之祖。而改承祀之名。旣不葬矣。將終不遷乎。此其不可者四也。張文宗〔齊家寶要〕云。今國律雖有停柩之禁。卒無舉行者。若禮官援例棺未葬不除服之文。而申暴露之罰。特請于朝。著爲令甲。凡服未葬者。仕宦不准補官。生儒不許應試。其補官呈詞。必須明開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于某處。某年月日除服。仍取宗族鄰佑及墓地人等結狀。方准補官。其或未葬而詭言葬者。如有首發。俱以匿喪論。異還

坐結狀之人。若夫庶人服滿不葬者。許宗族鄰里首其暴棺之罪。庶乎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旨哉斯言。有心世道者其毋忽諸。

釋服從吉

〔曲禮〕厞蓋重素。厞蓋。喪車蓋也。重素。衣裳皆素。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苞。藨也。藨蒯之草爲屨。厭冠。冠無梁也。不入公門。〔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脫齊衰。〔服問〕凡見人無免絰。免。即脫也。雖朝于君無免絰。唯公門有脫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

喪亦不可奪喪也。按俗人每多忌諱孝冠素服不敢登親友之門遇嫁娶慶賀則易服而往謂之從吉。唐律十惡有釋服從吉之條今人簡帖直書從吉字是自署罪名也喪夫哀泣本不應預慶賀即祥後遇尊長吉事不得已而往亦無容易服古人嫁女苟中必備白衣爲婚日之用吉凶服色各隨其宜夫何諱焉吾家元其有三年喪者斬衰見客是猶存古道于萬一[illegible]

鼓樂

喪大記九月之喪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功之服且然而況三年之喪乎。雜記父有服子不與于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于其側父母妻有期功以下之服焉子與夫者且然況身有服乎然猶曰父母也妻也若大功至避琴瑟于凡人之有大功者皆然不必所親也猶曰將至也曲禮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不必有服者之至[illegible]居喪不言樂[illegible]不可而況聞之而作之乎。人即不肖未有不痛其親之死者作樂以自娛天下必無此禽獸不如之子若以燕樂爭賓不知賓之來也哀乎樂乎子于是日哭則不歌禮弔日不樂況當弔時乎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樂主人方當哀痛迫切苟有人心能聞樂而樂乎或曰聞喪送殯藉茲以娛幽魂抑思死而無知則已其有知能不自悲其死乎即不自悲見子孫哭泣有不惻然心傷乎幽明一理絲竹管絃樂者聞之則樂悲者聞之益悲爲子者何取嘈雜喧沸以悲

其親也律載十惡不孝一日居父母喪作樂黃佐云凡喪不得用樂及送殯用鼓吹雜戲紙幡紙鬼等物違者罪之愚民縱不解禮能毋畏法乎。

濫受賵賻

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還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夫子善其能廉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不家喪者惡因死者[illegible]

以爲利也漢何並徙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令其告子曰吾生素餐日久雖得法賻勿受後漢羊續遺言薄葬不受賜遺晉鄭父卒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唐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衣交先以聞所致稱詔受之軾按溫公書儀凡賻禭之物非專者必先執之北面白尸柩盡賻禭雖有知生知死之別其實皆爲送死也人子因而利之以爲家忍乎不忍乎兄弟之貧者親生時所恤也故禮親

意而班之班之者因事畢而有餘也當受賻時止爲喪計事作班兄弟想乎今人雖平時稍知自愛至有喪事則俛無不受意以爲爲死者俛受非貪也不知爲人子不能葬其親而待助于人已可羞已而又因以爲利尚得謂之有人心乎夫苟貧乏無措受賻未嘗非禮然必問賻者何人情與物果相副否苟非有通財之分義相恤之至情雖貧勿受也喪禮稱家有無苟無矣斂手足形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奈何受非所受以汙所生耶若夫

家有餘貲尤不宜濫受其有義不可卻者則辭多受少可耳吾鄉李雲龍洗馬京邸聞母喪哀痛幾絕少甦即倉皇就道家人與衣追贈親友贈賻一無所受又李侍御晴峰巡淮鹺卒于官商人以二萬金賻其子宗仁堅卻之如二李者可勵末俗矣

或曰前論賻禭引司馬呂氏說甚言賻贈之不容已今又云不可受何也曰春秋書武氏子來求賻穀梁傳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夫所謂不

受者非溫公所云尺帛片衣斗粟百錢也今之居喪者少則辭之累千盈百則受之彼累千盈百者果出於匍匐救喪之誠乎受者果必待此累千盈百而後可資喪費乎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司馬氏所謂親之遠近情之厚薄呂氏所謂周其急扶其羸皆情與物稱孔子所謂誠也賻而不誠是不賻也夫何受焉

〔司馬書儀〕曰。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呂坤〔四禮疑〕凶服不入吉門。祭奠之客。禮止喪前一謝。遠客間有書疏。近日諸客。城市猶可。遠鄉徧拜衰絰。既不登堂。主人必須具食。使卸脫衰。飲酒食肉。是何喪禮。〔孫氏家乘〕今世有踵門謝孝之舉。初喪逾出。有至四五百里者。大失朝夕倚廬之意。愚按〔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則弔喪不荅拜明矣。家禮書儀有賓主答拜之文。從俗也。然前答拜。尚爲從俗。

兇可往謝乎。今人居喪。論群人事。如平時。甚而尋親訪友。干謁奔競。風俗至此。可勝悼歎。然人各有心。未必澌滅至盡。使知弔客之不必謝。喪次之不可離。則亦戚然動念。翻然改行矣。〔士喪禮〕既成服。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注〕尊者加惠。明曰必往謝之。棺中之賜。不爲已也。竊意所謂衆賓。在朝公卿也。曰及者。因拜君而及之。假令無君命。則衆賓可不拜矣。棺中之賜。襚含也。不拜之者。謂其遺人致襚。生未嘗親至。故不拜。若云不爲已。豈有爲已而拜。爲親反不拜者乎。

焚裳衣。

古者遺裳衣。藏于廟中。祭而設之。子孫見裳衣。如見祖宗焉。今世富厚之家。遺衣盈篋。哭而焚之柩前。曰以資冥用也。無論冥衣之說荒誕無稽。而以平生躬被無數之服。付之灰燼。死者何安。生者何忍。又有弟昆分衣。或鬻爲喪費者。亦大不宜。貯廟之餘。班諸族姓之貧者可耳。

避煞接煞。

忌煞之說。據人死年月日時。不知作何推算。曰歛忌某生人。葬忌某生人。雖子若婦。不得視歛送葬。此惡俗悖理滅情之尤甚者。天下有親而忌其子者乎。孝子哀痛迫切。恨不以身殉。而忍忌而避乎。吾鄉有葬後接煞之俗。謂煞從某方某日回。至期設饌案竪杆懸燈。師巫誦咒禮拜而接之。竟夕而罷。吾不知所謂煞者。魂乎。氣乎。抑魂氣之外。別有所爲煞乎。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所爲彷徨無不之而虞以安之也。不此之務。而竪杆懸燈。延師誦咒。

亦見其惑矣。眞西山曰。彼浮屠之教。舜行由我之
禮。先廢。苟莫祭盡禮。何暇徇佛。斯拔本塞源之至
論也。

信風水。

草木之豐茂。土色之光潤。有目共覩。烏用葬師麁
舌。若較量闘爭體勢。以徼邀福澤。不知仁人孝子
之掩其親。爲親乎。爲子孫乎。葬書始郭璞。張南軒
先生。題璞書後曰。景純旣能知水之爲陸。乃不能
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以自全。何哉。今以不才之[illegible]

不學之儒。能以地理攻科第乎。不業之農。不耕之
田。能以地理成穀實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
于地何與焉。近世尊信地師。如著龜。吾未見其驗
徒見其害而已。古者死無出鄉。今則卜壤數十百
里之外。無論丘壟不族。有遊生時依依之至性。浸
假世遠親盡。子孫聞見弗及。保無耕犁道路之患
乎。若夫遷延暴露。行道傷心。子情何以即安。萬一
水火盜賊之不免。罪可逭乎。人之欲吉。誰不如我。
壤奪生于[illegible]貪昧[illegible]忍甚而掘人塚以非

已親。此訟獄之所以繁也。又有前後左右悖礙之
說。紛紛爭質。不曰斷彼龍脈。則曰塞我明堂。果爾。
陰陽一理也。閭井比屋鱗次。望衡對宇。相睦相親。
死宜孤也。生何以有鄰乎。朱門閥閱。未聞不附民
居。今世家馬鬣崇隆。不容異姓逼處。是以富貴愛
人矣。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
墳墓。春官掌公墓之地。非死于兵者。貴賤同兆域。
曾謂先王立制。不如景純輩之察微見隱與。安得
知禮君子。大聲疾呼。覺此醉夢也。

異姓爲後

禮。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史稱賈充亂紀。春秋
譏莒人滅鄫。甚言異姓之不可爲後也。魏時有四
孤之說。謂遇兵饑有賣子者。一也。有棄溝壑者。二
也。有生而父母亡。無緦麻親。其死必然者。三也。有
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四也。田瓊曰。絕
祀而後他人。固屬非理。然此四孤。非故廢其宗祀。
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illegible]論恩踰父母者
也。其家若絕祀。可四時祀之于門外。[illegible]

須分別此見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剏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愚謂生與養固兩不可負。惟是天屬之親。死生一氣。不可强也。苟所養之家無後。則送死服闋而後歸宗。世世祀之別室。恩與義。兩得之矣。

儀禮節畧第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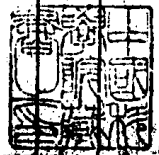
喪禮

喪期上

子爲父。爲人後者爲所後父。

斬衰三年。歷代禮同。

傳 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爲人後者。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飾章表也。羣謂五服親也。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返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

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于人。故人
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
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矣。
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
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
遂之。遂之謂不時除也。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
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
使足以成文章義理也。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
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

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
也。曰加隆焉爾也。焉猶然也。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
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
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
地。中取則於人。三年取象於一閏。期取象於一歲。九月象三時。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
時。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羣衆聚居。和諧專壹。故三
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
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達喪也。

子爲母　爲人後者爲所後母。

斬衰三年。儀禮。父在爲母齊衰杖期。父卒爲母齊
衰三年。唐律開元禮。不分父存沒。俱改齊衰三年。
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並同。明會典改斬衰三
年。今因之。

〔傳〕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
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朱子曰。父在爲母期。非是薄于母。以尊在父。不可

復尊母。亦須心喪三年。

吳草廬曰。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

徐健庵錄儀禮圖序畧曰。明太祖定孝慈錄。加母
之服。上齊于父。使普天率土。人人得伸其三年之
愛。而庶子亦遂其私焉。子之事母。既同于父。則子
婦之事舅姑。亦當同於子。于是制舅姑之服。使同
于子。而家道益以嚴。配偶益以重。其他諸服多所
更定。大約緣此爲準。夫豈求異於古。亦曰適其宜
而已。夫父母猶天地也。事地不敢同于天者義也。

報地不可興于天者恩也。先王欲裁夫情之不可過者而協之於中，故義勝恩。後王欲引夫情之不及者而進之于厚，故恩勝義。二者雖殊，其歸一也。

子爲繼母

斬衰三年。儀禮：繼母如母。父在杖期，父沒三年。唐宋至明集禮因之。書儀闕。明會典改入斬衰。今因之。

〔傳〕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親也。

子爲慈母

斬衰三年。儀禮：慈母如母。開元禮、政和禮同。書儀無。家禮、集禮同。孝慈錄改斬衰三年。今因之。

〔傳〕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庶子爲嫡母

斬衰三年。歷代禮無明文，統于子爲母也。

〔喪服變除篇〕父卒，爲君母齊衰三年。孝慈錄改斬衰三年。今因之。

庶子爲所生母

斬衰三年。儀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注疏：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孝慈錄改斬衰三年。今因之。

〔傳〕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

子爲養母

斬衰三年。古禮無。宋開寶禮：禰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齊衰三年。孝慈錄改斬衰。今因之。

按有養母，則當有養父。禮不載者，統于母也。

子爲出母

齊衰杖期。歷代禮同。

傳。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無屬。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則不敢服其私親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朱子曰。出母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上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

子爲嫁母。

齊衰杖期。歷代禮同。

適子衆子爲庶母。

齊衰杖期。儀禮緦。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並同。孝慈錄。加至杖期。今因之。

傳。何以緦也。以名服也。言有母名。故有服。

子從繼母改嫁于人。爲改嫁繼母。

齊衰不杖期。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齊衰杖期。歷代禮同。今律改不杖期。

傳何以期也。貴終也。

爲乳母。即奶母。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緦也。以名服也。言有母名。

呂氏讀禮疑。喪服圖注之誤。世莫敢更。則儒者之咎也。如慈母注云。謂所生之母死。父命別妾撫育者。斬衰三年。乳母注云。謂父妾乳哺者。即稱母。緦麻。父妾乳哺。不可謂慈母乎。慈母撫育。更重于乳哺乎。何服制之懸殊。且所生之母死。父有幾妾。而適值有乳之妾乎。此乳母。蓋顧他人之婦。乳哺三年。恩亦如母。故以母呼之。昔韓昌黎。蘇東坡。于乳母皆葬而爲之銘。爲之緦者。云父妾。謬甚矣。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

孫爲祖父母。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至尊也。

曾孫爲曾祖父母。

齊衰五月。儀禮齊衰三月。開元禮增。後因之。

傳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小功言其服。非言其期。

玄孫爲高祖父母。

齊衰三月。儀禮無文。統于曾祖也。開元禮增後用
之。

適孫承重。爲祖。爲曾祖。爲高祖。　爲人後者同。

斬衰三年。歷代禮同。

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儀禮喪服篇不載子夏于不杖期篇發之。

註疏爲曾祖後者。斬衰三年。

戴德喪服記爲高祖後者。斬衰三年。

適孫承重。爲祖母。爲曾祖母。爲高祖母。　爲人後者

同

斬衰三年。儀禮齊衰。

適孫。父卒祖在。爲祖母。

齊衰杖期。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註云祖

父在。則如父在爲母也。

軾按今父在爲母亦斬衰三年。則承重者祖在爲

祖母亦當三年。

庶子之子爲其父所生母。

開寶禮齊衰不杖期。家禮曰父稱爲祖後。則不服。

今無。統于祖母內也。

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

今制歷代禮俱無明文。

徐健庵曰。據諸家禮文皆云。爲人後者于本生諸

親。例降一等。其爲大功無疑。

遠按古今服制降殺。惟兄弟有大功。上而曾祖。旁

而伯叔。期服之殺。即爲小功。不以爲降二等也。喪

服傳。曾祖條下。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

服服至尊也。亦畧去大功。而直接小功。徐先生之

議。本于通典。服疑從重耳。

爲人後者之子。爲父之本生父母。

今制古禮無明文。

徐健庵曰。據劉智王彪之之說。爲後者之子。不論

父所後之親疎。槩降一等。父于本生父母期。子從

父而降大功。情之至。義之盡也。

軾按孫爲祖父母不杖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

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爲人後者之子。爲父之

本生父母均降一等似應降服不杖期爲齊衰五月。

夫爲妻。

齊衰杖期父母在不杖歷代禮同。

傳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適子爲妻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

喪服小記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

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唐至今無

父爲適長子。

齊衰不杖期儀禮斬衰三年歷代同明會典改不杖期今因之。

傳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

父爲衆子。 爲子爲人後者。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爲適婦

齊衰不杖期儀禮大功九月唐初增爲期服後因之。

爲衆子婦。

傳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大功九月儀禮小功五月唐初增爲大功後因之。

祖爲適孫。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鄭敬曰適子早死立適子之適子繼宗曰適孫死則祖爲之期祖爲孫大功者也異其繼體加隆焉若使適子在等孫耳無適庶之異也。

爲適孫婦。

小功五月歷代禮同。

爲衆孫。 衆孫女在室同。

大功九月歷代禮同。

爲衆孫婦。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孝慈錄無

爲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

齊衰不杖期。附適孫下。歷代禮同。

爲曾孫。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爲曾孫婦。

無服。歷代同。

按曾孫爲後者。集禮婦則爲曾孫婦小功。

爲玄孫。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爲玄孫婦。

無服。歷代同。

爲世父母叔父母。父之兄弟。　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昆弟。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旁尊非正尊。不足以尊加之。因其爲已加隆。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爲子。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伯叔父母。

今律古禮皆無明文。今律圖旁注云。凡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

爲從祖父母。祖之子。父之從昆弟。從祖祖父母。曾祖之子。祖之昆弟。

小功五月。歷代禮同。

爲族父母。父之再從兄弟。族祖父母。祖之從兄弟。族曾祖父母。曾祖之兄弟。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爲兄弟。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

大功九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記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

爲兄弟之爲人後者。

大功九月。政和五禮新儀家禮會典同。今因之

為兄弟妻。

小功五月。儀禮無服。唐初增。後因之。

〔檀弓〕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為從父兄弟。世叔父與祖為一體。又與己父為一體。緣親以致服。故曰從也。

大功九月。歷代禮同。

為人後者。為其從父兄弟。

今律諸書俱無文。政和禮增。小功五月。

為從父兄弟妻

緦麻三月。儀禮迄書儀俱無服。家禮增。後因之。

為從祖昆弟。

小功五月。歷代禮同。

〔傳〕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為族昆弟。即三從兄弟。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為兄弟之子。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報之也。

〔檀弓〕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

為兄弟之子為人後者。

大功九月。

為兄弟子婦

大功九月。儀禮無正文。政和禮始載此條。然開元禮為夫之伯叔父母報。此報字。即為兄弟子婦大功之明文也。後因之。

為從父昆弟之子。

小功五月。政和禮載。後因之。

為從父昆弟子之婦。

緦麻三月。政和禮載。後因之。

為從祖昆弟之子。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書儀無。

為兄弟之孫。

小功五月。政和禮。後因之。

為從父兄弟之孫。　為兄弟之曾孫。

緦麻三月。儀禮不言。蓋族曾祖父、族祖之報服也。

為兄弟之孫婦。

緦麻三月。政和禮。後因之。

爲從父兄弟之孫。

緦麻三月。政和禮後因之

爲姑姊妹女子子在室者。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雖嫁而無主者亦同。

爲姑父之姊妹。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大功九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大功也。出也。

【檀弓】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爲人後者爲其姑。

大功九月。已嫁小功。歷代禮同。書儀無。

爲從姑。父之同堂姊妹。

小功五月。已嫁緦。歷代禮同。

爲從祖祖姑。祖之親姊妹。

小功五月。已嫁緦。政和禮後因之。

爲族姑。

緦麻三月。已嫁無服。開元禮後因之。○已嫁而返

仍緦

爲族祖姑　族曾祖姑

緦麻三月。

爲從姊妹。

大功九月。已嫁小功。歷代禮同。家禮已嫁緦。

爲再從姊妹。

小功五月。已嫁緦。歷代禮同。

爲三從姊妹。

緦麻三月。已嫁無服。開元禮載。後因之。

爲女爲兄弟之女。

齊衰不杖期。已嫁大功。雖適人而無主者。與在室

同。歷代禮同。

爲從兄弟之女。

小功五月。已嫁緦。歷代禮同。

爲再從兄弟之女。

緦麻三月。已嫁無服。歷代禮同。

爲孫女。

今律文無。儀禮庶孫下注。男女皆是大功九月。已

嫁小功。開元禮迄會典並同。書儀無。

爲兄弟之孫女。

小功五月。已嫁緦。儀禮已嫁無服。開元禮增。後因之。

為從兄弟之孫女。

緦麻三月。已嫁無服。歷代禮同。

為曾孫女。

今制不載。歷代禮皆無文。按兄弟曾孫女有服。未有已曾孫女無服之理。以次推之。當在室小功。出嫁緦也。

為兄弟之曾孫女。

緦麻三月。已嫁無服。歷代禮同。

為同居繼父兩無大功親者。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唐律書儀無。

〔傳〕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

不同居繼父 昔同居今不同居者。

齊衰三月。自來不曾隨母與同居。則無服。歷代禮同。書儀無。

〔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為異居。

〔疏〕異居之道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云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

從繼母嫁

齊衰杖期。儀禮止有同居不同居二條。唐宋因之。家禮列三父闕。亦本喪服傳之文。同居一。昔同居今不同居二。元不同居為三。其繼母嫁而已從之。屬在繼母下。是繼母之服。非繼父之服也。元典章制改云繼母所嫁夫。遂並列為三父。明沿其誤。今因之。

同母異父兄弟姊妹

儀禮無。開元禮小功五月。今律無。

軾按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

游。子游曰大功。然儀問于子夏。子夏曰昔人則爲齊衰。徐健菴謂是記禮者之誤。游夏必不爲此不經之言。愚意論從一而終之義。只應責婦人無再醮。既再醮矣。而其子不能無繼父。即不能無同母異父之昆弟。爲繼父不杖期。爲同母昆弟小功。烏容已乎。儀禮所云兩無大功之親。重在子一邊。必曰兩無者。謂有大功之親。則無藉此子之服之耳。子幼母嫁。無强近之親。惟依繼父爲命。當夫同母異父之弟死。母與繼父。哀痛欲絕。而同居之繼子

歡笑如故。理乎。情乎。使繼父無他親。止此同母之弟。又或弟方死。而繼父亦卒。將服繼父而不服同母之弟。于心安乎。古人有養同母異父弟。嫁同母異父妹。而史傳稱之者。生也養。死可不爲服乎。至繼父子爲母之前子服。此又施報之道所不容已也。

爲外祖父母。

小功五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服問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喪服小記庶子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顧亭林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故絀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

宋明俱緦麻三月。前代及今律無。

爲舅

小功五月。儀禮緦。貞觀增。後因之。唐律並增舅母緦。後世無服。

傳何以緦。從服也。

爲從母

小功五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從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爲姑之子。外兄弟。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緦也。報之也。（謂姑之子爲我服。故報之也。）

爲舅之子。（內兄弟。）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緦也。從服也。

爲從母昆弟。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緦也。以名服也。（謂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

朱子語類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從曾祖服緦。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包姊妹在內。）恩止。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之族二。妻之父妻之母。粗看似乎雜亂無紀。仔細看皆有意存焉。

爲妻之父母。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緦也。從服也。

爲姊妹之子。（男女同。）

小功五月。儀禮緦。唐增小功。後因之。唐律並增甥婦緦麻三月。政和禮書儀家禮明集禮會典並因之。今無。

傳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也。何以緦也。報之也。

爲甥之婦。

今無服。唐律迄會典並無。

爲女之子。（外孫男女同。）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爲外孫之婦。

緦麻三月。政和禮後並無。

爲女之夫。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明集禮無。

傳何以緦也。報之也。

妻爲夫。

斬衰三年。歷代禮同。

傳夫至尊也。

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言…死…[illegible]）

父在，舅主適婦之喪，厭適子使不杖。若夫死無舅，而姑主子喪，姑不厭婦，婦雖不爲主而杖也。

婦爲舅。

斬衰三年。儀禮開元禮俱齊衰不杖期，後唐加爲斬，後因之。

傳何以期也？從服也。

二程全書 此亦前之從服，從夫服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不可獨無服也。

婦爲姑。

斬衰三年。儀禮開元禮齊衰不杖期。後唐明宗改

齊衰三年。宋以後同。孝慈錄改同于舅。今因之。

凡夫爲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從夫斬。 政和禮今因之。

爲人後者之妻爲夫本生父母。

大功九月。歷代禮同。晉儀無。

庶子之妻爲夫所生母。

斬衰三年。古禮期。孝慈錄改。今因之。

適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

齊衰杖期。明制增。今因之

為夫之祖父母。 伯叔父母。

大功九月。歷代禮。

傳何以大功也？從服也。

爲夫之曾祖父母。 高祖父母。

緦麻三月。

母爲適長子。 繼母同。

齊衰不杖期。歷代俱齊衰三年。會典改不杖期。今因之。

傳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母爲長子婦。

齊衰不杖期。儀禮大功九月。唐律增。後因之

傳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母爲衆子。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母爲衆子婦。

大功九月。儀禮小功。唐增。後因之。

母爲女。

齊衰不杖期。已嫁大功。歷代禮同。

嫁母出母爲其子。

古禮無。宋禮增不杖期。家禮、孝慈錄同。今律無。

繼母嫁，爲前夫之子從己者。

政和禮增不杖期。家禮、明會典同。今律無。

祖母爲孫。

爲孫婦。

大功九月。歷代禮同。

緦麻三月。

爲曾孫、爲玄孫。

緦麻三月。

爲夫兄弟。

小功五月。儀禮無服。唐初增。後因之。

傳：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且叔[illegible]稱弟之妻爲婦，是弟妻本有婦名。但嫂不可以母名。意以兄弟之妻，尊不列于母行，卑不列于婦行。故不爲之制服。則兄弟之妻，亦不得以夫之兄列于舅，夫之弟列于子，而爲之制服矣。乃喪服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則是有服且爲大功之服矣。萬充宗以爲此正嫂叔有服之明證。所謂沒其文于經，而補其說于記。健庵亦主此說，以爲作記者之所補。其言甚辯。惟是婦于娣姒與夫姊妹止小功，而于夫兄弟爲大功，亦覺不倫。似今小功爲得當也。

爲夫姊妹，在室出嫁同。

小功五月。歷代禮同。

爲夫兄弟之妻。

小功五月。歷代禮同。

傳：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

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爲夫之同堂兄弟姊妹及適人者。

緦麻三月。唐律有。後因之。

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妻。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傳：何以緦也。以其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爲夫之伯叔父母。

大功九月。歷代禮同。

爲夫之姑。

小功五月。歷代禮同。

爲夫之堂伯叔父母。伯叔祖父母及祖姑從祖姑之在室者。

緦麻三月。歷代禮同。

爲夫兄弟之子。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報之也。

爲夫兄弟之子婦。

小功五月。儀禮緦。政和禮改小功。開元禮爲夫之

伯叔父母。報此即伯叔母之報服也。後因之

爲夫兄弟之女。

齊衰不杖期。已嫁大功九月。歷代禮同。

爲夫從兄弟之子。

小功五月。政和禮。後因之

爲夫從兄弟之子婦。

緦麻三月。唐律疏。後因之。書儀無。

爲夫從兄弟之女

小功五月。已嫁緦麻。政和禮。後因之

爲夫再從兄弟之子。

緦麻三月。政和禮。後因之。書儀無

爲夫兄弟之孫。

小功五月。儀禮緦。政和禮增。後因之

爲夫兄弟孫之婦。

緦麻三月。政和禮。後因之。書儀無。

爲夫兄弟孫女。

小功五月。已嫁緦。政和禮載。後俱無。今有。

爲夫從兄弟孫及孫女

緦麻三月。政和禮載。後因之。書儀無。

爲夫兄弟曾孫曾孫女。

緦麻三月。政和禮。後因之。書儀無。

爲夫之外祖父母舅及從母。

今律無。歷代緦麻三月。

女在室爲父。　已嫁反在室同。

斬衰三年。歷代禮同。政和禮書儀無已嫁反在室之文。

喪服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

子一人杖。言無子。同姓爲主不杖。則長女杖也。
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
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反謂復反夫家也。
女在室爲母。　已嫁反在室同。
斬衰三年。儀禮父在杖期。父卒齊衰三年。開元禮
統于一爲母內齊衰三年。明會典改入斬衰條。今
因之。
出嫁爲父母。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何也。婦
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
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
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二尊也。
爲祖父母。　在室出嫁同。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爲曾祖父母。　嫁者未嫁者。
齊衰五月。儀禮齊衰三月。開元禮改。後因之。

爲高祖父母。　在室出嫁同。
齊衰三月。儀禮無文。開元禮增。後因之。
女適人者。爲從祖父母。從祖姑。及從祖祖姑在室者。
緦麻三月。始政和禮。後因之。書儀無。
爲伯叔父母。及姑姊妹在室者。
齊衰不杖期。已嫁大功九月。儀禮無文。載在註疏。
唐以後並同。
爲從伯叔父母。及從姑。
小功五月。已嫁緦。若從姑嫁則無服。歷代禮同。

爲兄弟。
齊衰不杖期。已嫁大功。歷代禮同。
已適人爲昆弟之爲父後者。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
服期也。
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

主故也。

爲兄弟爲人後者。

在室大功九月。已嫁小功。政和禮。後因之。

爲兄弟姪之妻。在室出嫁同。

今律無文。政和禮。小功五月。

爲從父兄弟姊妹。

大功九月。已嫁小功。若姊妹已嫁緦。歷代禮同。

爲從祖兄弟姊妹。

小功五月。已嫁緦。歷代同。

爲姪爲姪女。

齊衰不杖期。已嫁大功。歷代禮同。

出母爲女子子適人者。

開元禮。小功五月。

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孫。

今律無。儀禮有父之姑條。此即其報服也。政和禮。

緦麻三月。諸書無。

爲從姪爲從姪女。

小功五月。已嫁緦。歷代禮同。

妾爲家長 妾不敢稱夫。故古稱君。今稱家長。疏言妾之尊夫與臣無異。雖士妾亦稱士爲君。

斬衰三年。歷代禮同。

妾爲女君。家長正室也。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妾爲家長父母。

齊衰不杖期。古禮無。明會典增。今因之。

妾爲家長適子衆子。

齊衰不杖期。儀禮家禮。爲君之長子齊衰三年。爲

衆子己子期。孝慈錄改。今因之。

喪服小記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若庶子之長子。女君不服三年。妾亦不服三年也。

妾爲己子。

齊衰不杖期。歷代禮同。

傳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妾爲其父母。

今律無。儀禮齊衰不杖期。開元禮以後同。唐律書

儀無。

傳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妾爲其兄弟

大功九月記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後並同

妾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今律無

按今律并遺漏統于出嫁女爲本宗服內也妾雖賤寧無本宗親屬可置之不言乎傳曰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爲其私親寧有異乎世俗有賤妾而不使得申其私服者故引此條以明之

君母之父母從母

今律無儀禮小功五月

傳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